司汤达著



红与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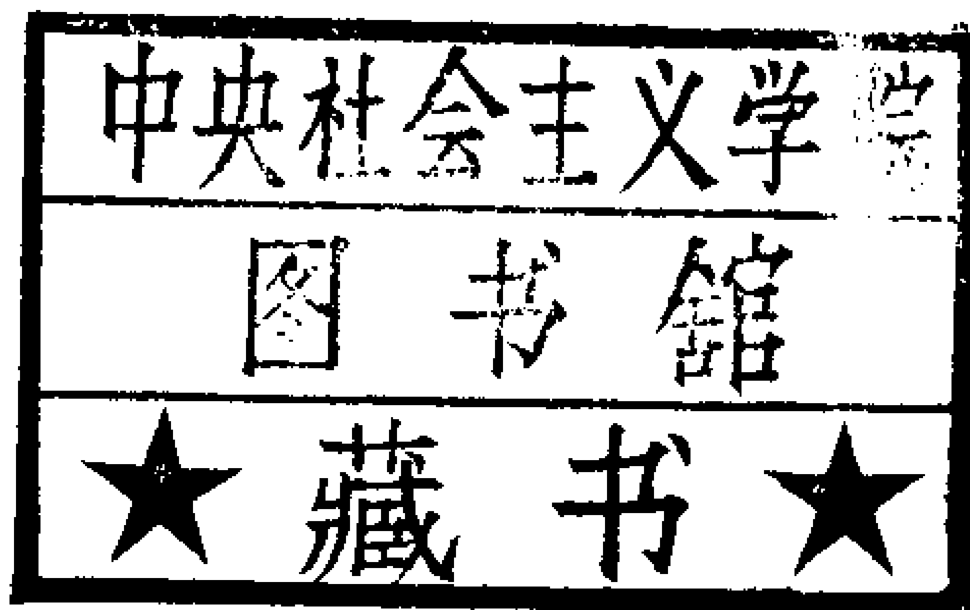


红　与　黑

（一八三〇年纪事）

〔法〕司　汤　达　著

罗　玉　君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Stendhal

LE ROUGE ET LE NOIR

根据 Les Éditions Fernand Roches, Paris, 1929 年版本译出

红　与　黑

〔法〕司汤达著

罗玉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0.25 字数 445,000

1979 年 4 月新 1 版 1983 年 2 月第5 次印刷

印数：1,107,001—1,187,000 册

书号：10188·85 定价：1.95 元

内 容 提 要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叙述一个木匠的儿子于连·索黑尔，个性倔强，因精通拉丁文，成为当地市长的家庭教师。他与市长夫人发生了恋情，被迫进了与人世生活隔绝的修道院。修道院的主持人看重他，把他介绍给巴黎的一个侯爵做私人秘书。他又与侯爵的女儿发生恋情，但因阶级的悬殊及反对者的破坏，不能与侯爵小姐正式结婚。于连·索黑尔忿激之下，去暗杀他以前的情人市长夫人。她虽然没有因刺致命，但于连却因此被敌对阶级的忌妒者判处了死刑。

本书主要反映了法国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特别是1824—1830年查理第十反动王朝的上层社会生活和阶级矛盾，谴责了当时法国社会中贵族和僧侣的反动与专横、资产阶级的庸俗与卑劣。

本书这次重版时译文曾作了一些修改。

简论《红与黑》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司汤达的真实姓名是马利-亨利·贝尔，司汤达是其笔名。他在一七八三年一月生于法国外省的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影响下度过的。司汤达深受伏尔泰的信徒、启蒙运动进步思想的拥护者，外祖父亨利·甘尼永大夫的影响。甘尼永大夫十分关心外孙的成长，他培养他阅读古代经典著作的习惯，给他讲述历代英雄的光辉事迹。司汤达后来自己也说："我完全是由我那可敬爱的外祖父亨利·甘尼永教育成人的。"

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九年，司汤达在故乡格勒诺布尔的中心学校里求学。这所学校是一所新型的学校，学校教师大多是启蒙思想的热烈拥护者。他们对于司汤达世界观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司汤达在毕业后来到巴黎，经亲戚的介绍到军队里工作。一八〇〇年随同拿破仑军队来到意大利的米兰。在意大利，他深深爱上了文艺复兴时代辉煌的艺术作品。不久，他脱离军界，回到巴黎。在巴黎他专心阅读唯物主义哲学家蒙田、爱尔维修等的著作，也接触到了卢梭的作品。一八〇六年，司汤达重新到军

队中服务。但一八一四年拿破仑一败涂地后，司汤达也就结束了军人生涯。从这时起直到一八二一年期间，他一直侨居在意大利。侨居期间，他开始写作，积极参加要求在艺术中运用历史和民族题材、发扬民族的英雄气质、主张艺术接近现实的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司汤达先后写出了《海顿、莫扎特和梅达恩泰斯》、《意大利绘画史》和《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等著作。

一八二一年，司汤达被迫离开意大利，回到巴黎。在此期间，他除了继续写作论艺术的著作《罗西尼传》和《罗马漫步》以外，相继写出长篇小说《阿尔芒斯》（一八二七年）和《红与黑》（一八三〇年）。

七月革命以后，司汤达因写作收入菲薄，不得不出任国家的官职，做教皇管辖下一个滨海小城的领事，但他对接替波旁王朝的新政府并不表示同情。在这段时期内他写作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一名《红与白》），但未完成。

一八三六年夏到一八三九年夏，司汤达是在法国度过的。他在法国外省各地作过一次旅行。他写出了《一个旅行者的回忆录》和《法国南方旅行记》等著作。接着，他又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写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

一八三九年八月司汤达重返任所，开始写第五部长篇小说《拉米埃》，但到一八四一年十一月，他因健康不佳，再度请假回国，这部小说的写作也未能完成。司汤达终于在一八四二年三月在巴黎中风逝世。

在司汤达所写的五部长篇小说中，《红与黑》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

《红与黑》原书有一个副标题，这就是《一八三〇年纪事》。一八三〇年正是法国历史上七月革命的一年。一八一四年拿破仑

的垮台和波旁王朝的复辟给法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法国国土上驻扎着十多万英、俄和普鲁士等国的占领军。法国不仅要承担这些占领军的给养，而且还要付出七亿法郎的赔款。同时，重新恢复统治的封建势力，则是仇视革命，迫害人民。特别是法王查理十世，更对法国人民施行高压政策。查理十世所颁发的七月敕令激起了法国人民的愤怒，终于导致波旁王朝的再被推翻。

司汤达的《红与黑》一书，就是对复辟时期法国社会生活作了现实主义的描绘的。

据一些给司汤达写评传的作者说，司汤达的《红与黑》是以当地法院公报中所提到的一个杀人案件作为基础而写成的：有个青年在一个有钱人家里给他的孩子们当家庭教师，爱上了这个家庭的主妇，最后在一种妒忌和绝望的冲动下把她杀害了。

这大概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们可不能因此就把《红与黑》看作是一本庸俗的社会小说。高尔基曾经这样说：司汤达的才能的力量在于，他把一件十分平凡的刑事案件提到对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的、哲学的研究的境界。

司汤达在《红与黑》中通过典型人物生动的描写，十分深刻地分析了青年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命运。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象拿破仑这样由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出身、开头只当一名下级军官的人，一跃而为叱咤风云的国家元首，这在当时欧洲各国青年人头脑里，无疑引起了许多幻想。《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惜的是，于连似乎有点“生不逢辰”，在他成长懂事之年，拿破仑不但已经垮台，而且墓木已拱了。

于连·索黑尔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的地位自然比当年

拿破仑还差。摆在这样的青年人面前的，本来无非是两条路：一条是乖乖地继承老子的家业——做木匠；一条是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凭一己的血肉之勇杀出一条路来。

幸乎不幸乎，于连的头脑看来要比周围的人"灵"一点。他自恃自己的才智，自然不甘心老死乡下，做一个木匠，一定要"出人头地"。但是在复辟时期，拿破仑式的晋身之道已经被大贵族和资产阶级所堵死了。

在岩石底下，一株小树就弯弯曲曲地生长。既然前一条路不通，于连就一心想当一名年俸十万的大主教。为了博取人家的赏识，他明知道毫无价值，却把拉丁文的《新约全书》读得能够全部背诵出来。

他的惊人的背诵本领，让他跨进维立叶尔市市长的家门，做起家庭教师来。

但于连一方面竭力想跻进上流社会，一方面却又瞧不起上流社会的人物。他开头所以要占有市长德·瑞那的夫人，为的是他要对看不起他的市长之流进行报复。后来当他做了巴黎一个贵族的私人秘书，他所以敢于在夜深人静去赴贵族小姐玛特儿的幽会，又是出于这同样的动机——报复。

于连为了向上爬，为了报复上流社会对他的鄙视，他是不择手段的。他明明是个无神论者，然而他偏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最虔诚、最忠实的教士。他明明是拿破仑的崇拜者，然而在公开的场合却是大骂拿破仑。他甚至还把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达尔杜弗奉为自己的导师。

然而在复辟时期，卷土重来的大贵族的利益和大资产阶级以及教会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虽然"赏识"平民出身的于连的才干，但是他们看待于连好象一头会说话的鹦鹉，一只会作

出种种可笑动作来的宠犬。他们只允许于连在一定的范围里活动，然而决不允许于连轻易逾越一步。

于连同德·瑞那夫人偷偷相爱在维立叶尔社会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的。后来，于连和德·拉·木尔侯爵的女儿玛特儿相爱了，尽管双方都是未婚者的身份，恋爱，结婚，完全符合法条律令，德·拉·木尔侯爵却是坚决反对。之后，在女儿玛特儿的苦缠下，侯爵虽然作了些让步，愿意给于连二万埃居，还为他弄一个德·拉·伟业骑士先生的头衔，一张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可是他这样做是缓兵之计，并非真心实意想让这一对青年男女结婚。等到德·瑞那夫人在教会的压迫下写来了告密信，告发“于连先生没有任何宗教的信仰”，他的最拿手的手段，就是“诱惑最有支配力量的女人”，从而“支配主人的财产”……德·拉·木尔侯爵马上采取了断然的措置，要于连离开法国到美洲去，不准他们再来往。

于是这个已经当了骠骑兵中尉，一心指望在三十岁上当上司令官的于连，一下子从一片彩云里摔到了地上。他恼羞成怒了，立刻从巴黎赶回维立叶尔，向德·瑞那夫人打了两枪。

虽然于连打的两枪并不致命：第一颗子弹穿过德·瑞那夫人的帽子，第二颗子弹击伤她的肩骨。但是已经把于连恨之入骨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社会还是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原来打算不穿上“红”色的将军制服，就穿上教士的“黑”道袍，将来当大主教，可是现在竟弄到上了断头台——这却是于连始料所不及的。

于连的终于被推上断头台，说明在王政复辟时期，法国贵族勾结资产阶级所树立的壁垒是何等森严。他们决不允许一个出身“微贱”的知识分子跨进他们的营垒，决不允许一个侥幸混进

他们的营垒的人还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傲气”。事实上，在广大劳动人民、广大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同贵族和资产阶级两军对垒、殊死搏斗的时候，个人奋斗的道路，原是不存在的。

自然，司汤达对于连这样的青年人是抱着同情的，但是他完全按照实际生活所表现的样子来雕塑这个人物，并没有把他美化。司汤达以悲剧的结局来结束于连个人奋斗短短的历程，说明司汤达如何忠于生活本身的逻辑。

在《红与黑》里，通过于连个人的遭遇，司汤达还刻划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司汤达总是密切结合每一个登场人物在现实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来描写他的性格特征以及内心活动的。司汤达以无情的笔触刻划了维立叶尔市长德·瑞那先生的庸俗猥琐：他请于连做他们的家庭教师，关心孩子的前途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与他的对头哇列诺先生争一个高下。因为哇列诺只有马车，还没有家庭教师，他要抢在这个人的前面。司汤达又以同样的态度揭发这个贫民教养所所长哇列诺先生如何若无其事地在隔壁就有饿肚子的贫民的那间餐厅里大开宴会。

司汤达所刻划的女性形象也是极为深刻的。德·瑞那夫人和她的丈夫，在司汤达的笔下，形成强烈的对照。德·瑞那先生是那么庸俗猥琐，唯利是图，而德·瑞那夫人却是那么朴实、单纯、富于同情心。她十六岁上就嫁给了德·瑞那先生，她根本没有经历过什么爱情生活。德·瑞那先生对德·瑞那夫人关心孩子的冷暖病痛，时常报以“粗鲁的笑声，和肩头的一耸”，这种轻蔑态度好象“一柄尖刀刺在德·瑞那夫人的心上”。于连走进他们的家庭，使得这些日常生活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了。后来德·瑞那夫人和于连的不正常的关系，正是这种没有感情的夫妇生活所造成的。司汤达始终都抱着同情的态度来描写这个三十岁女

人的悲剧遭遇，他通过他们之间的爱情纠葛，有力地控诉了维立叶尔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以及德·瑞那先生之流的罪恶。

另一个与于连相爱的女人——玛特儿，她却是一个和德·瑞那夫人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她对于连的爱情，完全是建筑在一种罗曼蒂克的荒唐的想象上的，是从观念出发的。她竭力追求一种不平凡、出人意外的爱情生活。她有个祖辈曾经爱上过一个王后，后来被处死了，这个王后就抱着死者的头坐上马车，亲手把它埋在坟地里。她对这个故事十分向往。她对于连所表现的爱情应该说是十分强烈的，于连被捕以后，她的确也想尽方法要把他救赎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她在内心深处又把她的这些行动当做一种英勇行为而自鸣不凡。正因为如此，当于连被处死以后，玛特儿竟然能够镇静地打开一件蓝色大衣，捧起于连的头放在一张大理石的小桌上，亲吻它的前额。最后，她还坐上马车，膝盖上放着于连的头颅，来到墓地，亲手把它埋葬了。

总之，《红与黑》，无论在思想深度上，无论在艺术描写上，都是一部在世界文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

辛未艾

一九七九年三月

目 次

红 与 黑

一　小　城

把成千的生物放在一起，
拣除了坏的，
那笼子就不热闹了。

——霍布斯①

维立叶尔小城可算是法朗士—孔德省里最美丽的城市当中的一个了。它的白色的房屋，有着用红瓦盖成的尖尖的屋顶，疏疏密密，排列在一个山坡的斜面上，曲折蜿蜒的地方，却被一丛丛的茁壮的栗树衬托出来。杜伯河在旧堡寨的下面，约有数百步的地方奔流着，这旧堡寨是从前西班牙人建筑的，到今天只剩下断瓦颓垣了。

维立叶尔的北面，被一座高山所掩蔽，这是汝拉山脉的分支。每年十月，当最初的寒流来到的时候，威拉嶙峋的山峰，便盖满了白雪。从山间狂奔下来的急流，经过维立叶尔城，然后倾泻似的注入杜伯河。急流贡献水力给无数间锯木厂，这是一桩很简便的工业。城中大多数的居民，因此快乐过活。自然，这城中的居民，农民多于有钱的绅士。

但是，并非这些锯木厂使这座小城富足了。富足的原因，是

靠着印花布料的制造；这是有名的缪鲁士花布。自从拿破仑失败以后，这种繁荣，改变了维立叶尔全城房屋的面貌，门墙粉饰一新。

人们刚走进这城市，就听到一阵噪声，震得人们头痛。这是一架又可怕又喧嚣的机器所发出来的声响。二十个笨重的铁锤，因急流冲动齿轮，高举起来，又自然的落下。这响声使街道都震动起来。每天每个铁锤，不知道要造出多少万铁钉。当铁锤一起一落的时候，那些又鲜艳又美丽的少女，递送小铁片在巨大的铁锤下面，于是小铁片很快的就变成钉子了。这种工作，表面显得粗笨，却是使第一次来到法兰西和瑞士交界的山里的旅客最感到惊奇的一种工业呢。假如他走进维立叶尔城，询问这座会震聋大路上行人耳朵的宏大的制钉厂究竟属于哪一个的，人们会用懒洋洋、慢吞吞的语调回答他说："它吗！它是属于市长先生的。"

维立叶尔有一条大路，从杜伯河岸起，直达山坡坡顶。在这一条大道上往来的旅客，只要他在中途稍稍停留数分钟，百分之九十九他可能看见一个神色匆忙的显要的男人。

只要看见他，所有路上的行人，都赶忙脱帽敬礼。他头发斑白，穿着灰色的服装，他曾经得过许多勋章。他有宽大的前额，鹰嘴似的鼻子，总之，他的面貌，严肃端正。在他的面貌上，我们一眼望去，甚至于觉得他不但有乡村市长的尊贵，还兼有某种和悦；这种和悦，我们仅能在四十八岁或五十岁的人的身上发现。但是不久这位巴黎的旅客，更发现他自得和自满的逼人的神气；谁也猜不定，在他这种自满的心情里，偏见是怎样的窄狭，创造的智

---

①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哲学家，政治家。

慧是怎样的稀少。这个人的才能，我们可以断定，他只能办到严格地收讨他人的欠债，当他自己欠人家的债时，他愈迟还愈好。

这便是维立叶尔城的市长德·瑞那先生。当他用严肃的步态穿过街心，走进市政府，旅客就看不见他的影子了。但是假如这位旅客继续散步，再走上一百步左右，他便远远的看到一座样式相当美丽的房子，从房子周围的铁栏栅望进去，还可瞧见极华美的花园。再望过去，便是一带布果尼的山脉所组成的天际线，好象天生来怡悦人们眼睛的。这一片风光使旅客忘记了那开始使他窒息的、痨疫一般的财利的氛围。

又有人告诉旅客说：这座房子是属于德·瑞那先生的。他的房子刚刚落成。他所以有这样美丽的坚固的白石住宅，完全由于他那大规模的制钉厂所赚来的利息。有人说他的祖宗是西班牙人，据说在路易十四未征服此地以前，他的祖宗——西班牙人——已经来到此地安居乐业了。

自从一八一五年起，他就以为做工业家，是够羞耻的了。原因是从一八一五年起，他已经做了维立叶尔的市长。这壮丽的花园的各部平台是由护堤短墙支持着，一层一层的，一直到杜伯河岸。这也是德·瑞那先生在制铁生意上经营的结果。

在法兰西我们不要想多看见这类明媚如画的花园，如象在德意志的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各大工业城附近的区域内的那样。在法朗士—孔德省里，假如有人建筑高墙愈多，或者在他的地产上，将方正的石块，一层一层的堆积起来，那么，他愈能获得村邻的尊敬。德·瑞那先生的花园里，不用说是筑了高墙。还有更值得人们羡慕的，是他花园里有几块小小的土地，是他用金子买过来的。举个例来说，当你初到维立叶尔的时候，你看见的那所锯木厂，矗立在杜伯河岸那种特殊的形势，会令你触目惊

心。你还会注意到“索黑尔”几个大字，用极大的字母，写在那屋顶上的一块大木板上；六年以前，这场地还是工厂占据着，但是这时候，人家正在这块地土上替德·瑞那先生的花园建筑第四层平台的围墙。

无论市长是如何的傲慢，也不得不跟那个又倔强又顽固的农夫索黑尔老头儿大打交道。他给了他一些明晃晃的金路易，才得到他的允许，把他的工作场搬到别的地方。至于那条发动截木锯的公共河流，德·瑞那先生在巴黎活动，假借权势，才使得这条河流迂回改道。他所以有这种幸运，是因为在一八二几年大选举以后。

在杜伯河岸下游五百步远，德·瑞那先生用他四亩田地去掉换索黑尔一亩田地，这个地段，显然对于索黑尔的松树板材生意上是十分有利的。这个索黑尔老伯伯（自从他发财以来，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了），掌握了秘密的生意经，利用他邻居的心急和强烈的地产占有欲，敲了他六千法郎一个大数目。

老实说，他们这种掉换，曾经引起维立叶尔头脑精明的人的批评。这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有一个礼拜天，德·瑞那先生穿着市长的礼服，从教堂回家的时候，他远远的看见老头儿索黑尔被他的三个儿子围绕着，满面笑容的望着他。这阵笑容，在市长先生的心灵里铸成了他的最不幸的一天。从此以后，市长便常常想到他那次本来可以少花些钱，也能做成的交易。

要想获得维立叶尔大众的敬仰，最重要的是一方面仍旧建造许多道围墙，一方面不要采取这些泥水匠从意大利带来的计划。这些泥水匠是每年春天绕道汝拉山峡到巴黎去的。假如有个卤莽的建筑家，采用了这种革新的计划，他将永远受人们的毁谤，说他笨拙无能；并且在法朗士—孔德省里，一般守旧而稳

重的人，他们往往可以支配一般的舆论，使维新的人失败到不能立足的地步。

事实上，这些保守的人，在法朗士—孔德省里所造成的专横的威权，是最令人讨厌不过的。就是因了这种专横的威权，所以在称为民主社会的巴黎生活惯了的人，如果他来到外省的城市里居住，实在无法忍受这小城市的生活。专横的舆论，算不得公正的舆论。这种压迫是最笨拙不过的了，在法兰西的小城市里，是和在美利坚合众国里同样愚蠢的。

二 市 长

重要！先生，什么也不算么？愚人的尊敬，孩童的惊奇，富人的艳羡，智者的蔑视。

——巴拿夫①

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德·瑞那先生荣任行政长官的好名誉，促成了修筑一道庞大坚固的堤墙。它修筑在离杜伯河水道，大约有百步之高的山坡上。对于维立叶尔民众的散步说来，这堤墙是必需的。这样可赞美的地势，算是法兰西最美妙的风景之一了。但是每年春季，雨水在那里冲流成许多沟洼，阻碍行人，大家全感受到这种困难和不方便。因为这种困难，给了德·瑞那先生一个很好的扬名机会，他建筑了一段二十英尺高，三十到四十特瓦兹②长的宽厚堤墙。这种十分重要的公益事业，已经使他市长的美名，永垂不朽了。

为了这堤墙的栏杆的兴建，德·瑞那先生不得不到巴黎跑了三次。因为前任内务部长曾经宣布关于维立叶尔的散步场所，对于他是恨入骨髓的仇敌，一向反对兴建它。到今天这堤墙的栏杆已砌成离地有四英尺来高了。再者，好象公然侮蔑现在和过去的部长们似的，他们趁这个时机经营工程，用很好的建筑石

板来铺饰路面。

多少次，当我胸膛靠住光洁细致的灰碧色的墙石，心里还迷恋着昨夜遽然离弃的巴黎的舞场，我的眼光，却投射在杜伯河沿岸！河的左岸，蜿蜒着五六道山谷。在山谷里，我们的眼睛分明看出无数的小溪，在那儿潺潺地流着，形成重重叠叠的小瀑布，然后才聚汇在杜伯河里。山间的太阳是很猛烈的。每到红日当头，炎热难堪的时候，憩息在这平台上的游人的清梦，遂为壮美的槲树荫蔽着。这些槲树生长得真快，那绿油油的密叶，远望一片葱翠，因为它们生长的地点很适宜，无怪这位市长先生，在他的产业庞大的围墙的后面，购置这块土地。纵令市参议会是如何的反对他，他毫不在意，竟将这一散步场所，又加宽了六尺多。（纵然他是过激派，我是自由党，但是为了他这番功业，我还是赞美他的。）无怪维立叶尔贫民寄养所所长，幸运的哇列诺先生的意见，和我们这位市长的意见一样，都以为这段堤墙，可以比得上圣日尔曼·昂·莱。

至于我呢，对于这条所谓"忠义大道"，只找到一个可以谴责的错处。我们在十四五个地方，读到这雕刻在大理石板上面的官名。这么一来，德·瑞那先生又赚得一个勋章。我所以要谴责"忠义大道"，完全是不满意他们那种野蛮的方法，强迫将许多茂盛茁壮的槲树枝叶修剪，甚至于砍掉它们的梢头，他们不愿意树木长成低低的，圆圆的，平平的梢头，好象菜圃里通常的蔬菜。他们只要我们在英吉利所看见的槲树那么华美的形态就够了。市长先生的意见是这样的专横，凡附属在这个区域内的树木，每

---

① 巴拿夫(Joseph Barnave,1761—1793)：法国宪法会议议员，一七九三年因反革命罪被斩首。

② 特瓦兹(Toise)：法国古度名，约合一·九四九米，大约等于六市尺。

年两次，一定得残酷的截剪斧伐。本城的自由党人，都以为——也许他们言过其实——自从马士农神父开例将截剪下的树枝树叶据为己有以后，一班公家园丁的手腕，更残酷了。

这位少年神父自从贝尚松省城里派来，已经有好几年了。省里派他来，为的是监视西朗神父和周围的几个传教士。以前，有一个年老的外科军医总监，曾在意大利军队里服务过的，后来退居在维立叶尔。他活着的时候是过激党，同时又是拿破仑党。(市长先生的意见是这样。)有一天他大胆抱怨市长，可惜这些美好的懈树，定期截剪，变成残废的样子了。

“我爱荫凉，”德·瑞那先生常常这样回答。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态度高贵适当。因为说话的对方，是曾经得过嘉禾勋章的大医生。“我爱荫凉，我修剪我的树，为的是使它枝叶密茂、将来更多荫凉。我不懂得一棵树长出来还有什么别的用途，除非它象有用的胡桃树那样‘有利可图’。”

“有利可图”，这句成语，就决定了维立叶尔的一切了。这四个字代表了那城市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的一般的思想。

“有利可图”也就当做一个理由，来安排这座我们以为那么美丽的小城市的一切事情。陌生的旅客来到此地，被周围深邃而清爽的林壑美景蛊惑住了，最初便会想象这里的市民对于美是特别敏感的。一般本地人也时常夸耀他们家乡景物的美丽，我们绝对不能否认他们重视美。但是正因为山川风物的美丽可以引诱人们到那里去旅行，旅馆、商店的老板们可以大大发财，然后再依照纳税的办法，便一一的向市政府完成其“有利可图”的使命了。

这是一个美好的秋天，德·瑞那先生挽着他的妻子，在“忠义大道”上缓缓地散步。他用很严肃的态度谈着话。德·瑞那

夫人一面很用心的听他的丈夫谈话，但是两眼紧紧地注视着她的三个孩子的动作，好似很不放心的样子。她的大儿子大约有十一岁了，走不上几步，孩子又挨近堤墙，他很想爬上去玩玩。在这个时候，便有一个很温柔的声音唤着阿朵儿夫，孩子听到这个声音，才放弃他顽皮的计划。从面容上看起来，德·瑞那夫人有三十岁左右了，可是仍旧非常的漂亮。

"这位漂亮的巴黎先生，对这件事，他将来一定会懊悔的。"德·瑞那先生很生气的说道，他两颊比平时显得更苍白。"……我自己并不是没有官场朋友的……"

(我很想将外省的人情风俗，用两百页的篇幅向你们详细地描述，但是我不敢这样不讲情理，使你们耗费许多光阴，来读我这样的长篇大作。外省的方言，实在是很烦琐的，而且他们细腻的私语，实在是聪明不过的。)

这位在维立叶尔市长的眼里，这样可恨的漂亮的巴黎先生并不是别人，就是阿白尔先生。两天之前，他已经想方设法，参观了维立叶尔的监狱和贫民寄养所。不但这样，他还参观了市长先生和本城大财主们所管辖承办的大医院。

"不过，"德·瑞那夫人怯懦地说道："你既然是很正直廉洁，又很细心谨慎地去办理维立叶尔的慈善事业，这位巴黎先生他敢对你怎么样呢？"

"他来专为的是找错处，以后他好做文章，在自由党的报纸上发表。"

"我亲爱的，你从来没有看过自由党的报纸。"

"可是有人常常向我们说起这些过激党的言论。这些事情总使我们耽心，并且妨碍我们做正当的事情。至于我哪，我一辈子也不能饶恕这个教士的。"

三 穷人的利益

一个有德性而没有阴谋的教士，是乡村的福音。

——弗列力①

我们应该叙述一下，维立叶尔城这位教士，他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了。但是由于山间空气的清爽，他的身体壮健，养成一副刚毅的性格。每天无论什么时候，这位教士有参观监狱、医院、甚至于贫民寄养所的权利。有人由巴黎把阿白尔先生介绍给这位教士，这天正是早上六点钟，阿白尔先生很敏捷的走到这座奇怪的小城来了。他一到，立刻就去教士家里。

西朗教士读着木尔侯爵写给他的介绍信，沉思不语。德·拉·木尔侯爵是法兰西的大臣，也是本省最富的大地主。

"我的年纪这样大，这里大家都敬爱我，"他低声向自己说道，"他们一定不敢对我有什么的！"想到这里，立刻转身向着巴黎来的先生，虽然他的年纪那么高迈，但是在他得意的眼睛里，还闪烁着圣洁的光辉，好似在说：他是很快活的，将要做出一个特别的含有危险性的行动。"先生，你同我一齐去吧！但是在狱卒的面前，尤其是在贫民寄养所的看守人的面前，我希望先生对于我们看到的事物，不要发表任何的意见。"阿白尔先生听到这

里，明白他遇着了一个好心肠的人，于是他随着这位可敬佩的教士，参观了维立叶尔的监狱、医院、寄养所等处。他曾经提了许多问题，虽然他得着一些稀奇古怪的答复，但是他始终没有吐露半句责备的言语。

他们参观了好几个钟头，教士请阿白尔先生午餐，阿白尔不愿意打扰他的慷慨的同伴，推说有许多信要写，不能赴约。在三点钟左右，他们两人详细考察了贫民寄养所以后，便去参观监狱。他们看见狱卒把守在监狱的门前。这狱卒是一个六尺来高大的汉子，他有一对弯曲的腿，一张卑鄙的面容，这种可怕的形象，第一眼便使人讨厌他。

他瞧见教士，立刻说道："喂！先生，我看你旁边的这一位，不是阿白尔先生吗？"

教士说道："是又怎么样？"

"昨天我奉到最确实重要的命令，那是省长先生专派一个宪兵骑马跑了一个整夜才送到的。上头命令我不准许阿白尔先生进监狱来。"

教士说道："诺瓦鲁先生，我明白告诉你吧，随同我来的这位旅客，正是阿白尔先生。你认识我吗？难道你不承认我有权利跨进监狱，无论何时，白天或夜晚，并且我高兴谁陪我来，谁就能来吗？"

"是的，教士先生。"狱卒垂下头来，用低沉的声音说，好象一只叭儿狗，被棍子的威吓，暂时降伏了一样。"只是，教士先生，我有妻子儿女，如果我被人告发，我的饭碗就要砸了。我一家人

① 弗列力（Claude Fleury，1640—1723）：法兰西神父，路易十五听忏悔的教士，有名的神学史的作家。

靠我这个位置养活呀！"

"我也是害怕把我的位置失掉的。"好教士再说道。他的声调愈来愈感动人了。

狱卒赶快接着说道："好大的分别啊！你，教士先生，我们都知道你有八百利勿尔[1]的进款，太阳底下的一个阔绰的好位置呀！……"

就是这么一回事情，而大家却用二十来种不同的方法来传诵，议论纷纭，言过其实。这两天来，把维立叶尔小城一切憎恶、仇恨的情绪都挑动起来了。也正是这个时候，德·瑞那先生和他的夫人在散步的时候，把这个作了谈话的题材。当天早上，德·瑞那先生同着哇列诺先生——贫民寄养所所长一同去到教士家里，向教士表示他们对他的极端不满。对这件事可说没有一个人是同情西朗先生的。他已感觉到他们的抗议的言语占有全盘力量。

"好了吧，先生们。我是八十岁的老人了，我将是这区域里第三个被人家赶走的教士了。我来到此地有五十六年了。本城的居民，差不多每个人，都是我给他们行的洗礼。当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维立叶尔还是一个小村镇呢！我天天为本城少年人行结婚礼，他们的祖父母的婚礼，还是我为他们主持的呢。维立叶尔是我的家。当我接见那位外乡人的时候，我也曾自己打算过。想到这位从巴黎来的男子，也许他真是一个自由党人，因为现在到处都是自由党人。但是我想他对于我们的穷苦人和囚犯有什么损害呢？"

德·瑞那先生的叱责，尤其是贫民寄养所所长哇列诺先生

---

[1] 利勿尔(livre)：法国古代钱币名。

的咒骂，越来越严酷了。

“好吧，先生们！快撤我的职吧。”老教士大声的说，只是他的声音有些发抖。“可是我还是照样的住在这里。你们大家全晓得，四十八年前，我承继了一份田产，有八百利勿尔的收入。我就用这份利息便可以生活了。至于我职位上的薪俸，多年来我是毫无储蓄的。先生们，也许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到我将免职的事，我并不心慌。”

德·瑞那先生和他的夫人过的是很美满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却不知道怎样回答他的夫人怯懦地反复重复着的问题：“这位巴黎先生他能做出什么损害囚犯的事呢？”德·瑞那先生正要大发脾气，忽然听到他的夫人发出一个喊声。因为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刚爬上这堤墙的栏杆上去了，他不管这墙离开地面有二十多尺高，正沿着墙边儿跑着，墙的左边是宽广的葡萄园。德·瑞那夫人很害怕惊动她的儿子，会使他摔下来，于是便不敢直接向他嚷出来。那小孩一面笑着，得意着自己英武的举动；一面回头瞧见他母亲面孔骇得灰白，才从石垛上跳下，跑向他母亲怀里，接受了一番大大的责骂。

这一件小小的事情，改变了谈话的内容。

“我是决意要把索黑尔请到家里来，那个锯木匠的儿子。”德·瑞那先生说道。“孩子们渐渐的淘气了，我们自己是照应不了的。索黑尔可以看管小孩；他是个青年教士，他又是个很好的拉丁语言学者，他可以使我们的孩子进步。教士说过，他的性格很刚强，这样对小孩们更适当。我供给他膳食，还给他三百法郎。只是对他的道德方面，我不免有怀疑的地方。因为他是那个老军医的宠爱的小朋友，这医生是得过国家嘉禾勋章的人员。他借口说是索黑尔家的表亲，于是就跟索黑尔一家住在一块儿。仔

细研究起来，这老医生很可能是自由党的秘密间谍。他常说我们山里的好气候，可以医治他的哮喘病。但是这一层却从来没有证实过。他曾经参加过拿破仑在意大利的所有的战役。还有人说他生前曾经攻击、反对过王室。就是这个自由党人教小索黑尔读拉丁文，后来把他随身带来的许多拉丁文的书籍，都留给他了。说也奇怪，我从前万想不到我会把锯木匠的儿子弄到我们的孩子的身边来的。恰好在这件使我们彼此间永远划开一道裂痕的龃龉的前一天，那教士曾向我说起索黑尔，他说他三年来研究神学，计划要进修道院的。这样说来，那么，他又不是自由党了。他是个真正的拉丁语言学者。"

"这么安排是最方便合适的。"德·瑞那先生继续说，一面现出外交家的神色，瞧着他的夫人。"哇列诺家不久以前为他们的四轮轻车买了两匹洛尔曼马，他们是骄傲得不得了。可是他家的小孩子，还没有家庭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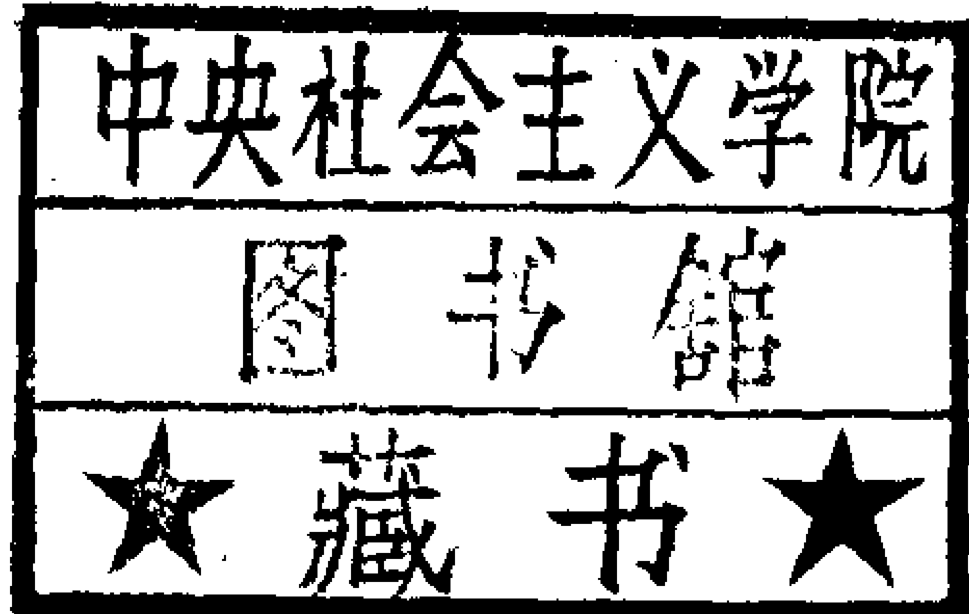
"他很可能抢走我们这一个呀。"

"那么你赞成我的计划了？"德·瑞那先生接着说，微笑一下，感谢他的夫人刚才那个微妙的启发。

"好吧，事情就这么决定。"

"啊！好天主！我的亲爱的，你的主意是这样容易决定的。"

"这是因为我有坚强的性格，我，教士清楚这一点。我们不必装聋装哑了，这里有的是自由党，我们的周围，都被自由党包围了。那些布料商人全嫉妒我，我敢担保；他们当中有两三个人转眼就要变成百万家资的大财主。随他们吧，我很高兴让他们看见德·瑞那先生的少爷们，有家庭教师领着散步，很规矩的从他们的眼前走过。这很可给人瞧瞧颜色了。我的老祖父常常向我们讲起他少年时代，也曾有过家庭教师的。这自然要多用许多



银钱，但是这笔费用，我们应该记在必要开支的费用里。为了抬高我们的地位，是不能节省的。”

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使德·瑞那夫人沉思不语。她是一个窈窕的少妇，长得丰满合度，端正秀美。她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本地的美人儿，山村里个个人都这么说。她有某种纯洁朴素的仪态，而且有象少女般的娇艳。根据巴黎人的眼光，她这种天然的风致和美貌，流露着无限的活泼和天真，使人想到她生就是温柔的，甜蜜的。如果她真的明白她自己这种优点的话，德·瑞那夫人要感到非常的困窘和羞耻的。因为在她的高洁的心里，从来没有殷勤献媚，或者矫揉造作的感情。寄养所所长，有钱的哇列诺先生，有一个时期，曾经钟情于她，不过没有成功。为了这件事，她的贞操增加了很大的光辉，人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品行很好的夫人。说起哇列诺先生来，他是一个魁伟的青年男子，体格强壮，有一张光彩的棕红的脸，嘴上留着黑而粗的小胡子。他面皮厚，不害臊，声音大，在外省人的眼里，他也是一个美少年。

德·瑞那夫人生性怯懦腼腆。表面看来，她的性格，也有些特别古怪的地方。譬如哇列诺先生的高声狂笑，轻举妄动，就使她惊骇不安。在维立叶尔人人觉得是欢欣娱乐的事情，她就远远地离开它。因此在她少年时代，人家说她十分骄傲自己出身的门第，获得了尊敬。人家对她的毁誉，她自己是毫不在意的。譬如她看见本城的居民，到她家里来拜访的渐渐的疏少了，她自己反而快活得什么似的。不过有一样我们大可不必掩饰起来，这就是在女太太们的心目中，她只能算是一个傻瓜而已。因为她对于她丈夫的日常私事毫不关怀，她便轻易地放走了许多请托她丈夫从巴黎或从贝尚松带回美丽的帽子的好机会。她所希望的是人们让她孤独一人在她的美丽的花园中缓缓的散步，她便

永远不会抱怨诉苦了。

这是一颗极天真烂漫的心，她从来没有高傲得去批评、责备她的丈夫，或者明白表示她讨厌他。她假定夫妇之间，本来不过如此，根本就没有更温柔更甜蜜的关系存在。虽然她从来没有向自己这么说过。

当德·瑞那先生向她谈及教育孩子的计划的时候，她就特别喜欢他。三个孩子当中，他希望一个去做军人，一个去学政治，一个进教会。总之在她所有认识的男子当中，她觉得德·瑞那先生比他们都好，没有他们那样令她讨厌。

她对丈夫这种看法，是很合理的，无怪维立叶尔的市长博得识见宏富、礼貌君子的美誉。他能讲半打以上的诙谐故事，是从他的叔父那里学习过来的。他的叔父老德·瑞那是个军官，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曾经在阿列昂公爵的步兵队里供职。当他去巴黎的时候，可以出入亲王的客厅。在那里，他还看见过蒙特松夫人、最著名的让丽丝夫人和那个建筑"王宫"的杜克莱先生。在德·瑞那先生的谈话里，这些伟大人物的故事，我们是常常听到的，在他也是叙述不厌的。他是这样详细的叙述，而且这些事物的回忆，慢慢地变成他重要的工作了。近来遇着隆重的场面的时候，他便重复的叙述关于阿列昂家的故事。还有德·瑞那先生是十分的谦恭——只是人们向他谈到银钱的时候是例外——大家很有理由公认他是维立叶尔的一个最富有贵族气概的人。

四 父与子

如果那是这样的，
难道便是我的罪恶？

——马基雅维里①

"我的夫人确是很有见解！"在次日清晨六点钟，他一面这样说，一面向索黑尔老伯的锯木厂走去。"我从前向她说过，我绝对要尊重我的地位和身份，少与平民交往。那时我不曾梦想到我现在会把这个小索黑尔教士请到我的家里来。唉，管他呢！人人都说小索黑尔精通拉丁文，如象天神一般。寄养所所长，他是惯用心机的人，也许这次他也有我一样的心事，把小索黑尔抢走，这是很可能的事。果真如此，以后他说到他的小孩的教师的时候，一定更要洋洋自得，不知他的声调将是怎样的自负了！……家庭教师，一旦请了来，他不会穿一件会衣吧？"

德·瑞那先生正专心一意在这些迟疑的问题上面，他远远地看见了一个乡下人，是一个六尺来高的粗人。天刚亮，他便忙个不休，在杜伯河沿岸的拉纤道上搁置着许多木材，他急急忙忙去测量这些木材的长短。当这乡下人看见市长先生渐渐地走近他的身旁，他的面容很不高兴。因为这些木材这样搁置着，阻碍

了公共的道路，是违犯法律的。

这个人正是索黑尔老伯。当他听明白了德·瑞那先生的意见，只是来向他商议关于聘请他的儿子于连的事情，并没有其他的恶意，他觉得非常惊愕，同时又欢喜极了。但是从他面容上看来，是愁闷，是悲苦，是漠不关心的样子。他知道怎样扮演他的角色，正如山村里的居民一样。他们是西班牙统治时代的奴隶，时间虽然经过了很久，但是仍旧保留着埃及农民的面目表情。

索黑尔最初的回答，无非是他心头记得的长篇的客套话，和对长辈的恭维话。当他重复着这类废话的时候，面孔上带着奇怪的笑容，这笑容增加了他的虚伪，差不多是配合着他那相貌上的拐骗欺诈的丑态了。这乡下佬是很精明的，他很想找出一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会把他的无赖的儿子弄到他的家里去。因为在他的儿子当中，他最不欢喜于连了。恰巧是这个不被欢喜的儿子，德·瑞那先生愿意雇请他，并且还给他一个梦想不到的薪水，三百法郎一年，还有膳食，甚至于还有衣服。索黑尔老伯灵机一动，乘机赶忙提到衣服一项，德·瑞那先生仍旧是答应了他这个贪图。

他的要求，触动了市长的心。他暗自想道："照道理说来，我对索黑尔的建议，他应该是很快活，大大的欢喜才对。他既然这样迟疑，一定老早就有人聘请了他的儿子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除了哇列诺家，还有谁聘请他呢？"德·瑞那先生催促索黑尔立刻将这事说定，但是他绝对不肯。因为这是乡下老头儿的狡黠，故意固执地拒绝他。他假说他要征求儿子的意见，据外省人

① 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家，政治理论家。

的习惯说来，有钱的父亲绝不征求贫穷的儿子的意见的。他故意要这样说，无非是摆架子罢了。

一座水力锯木厂，位置在河岸边。屋顶盖在四个粗大的木柱头支持住的桷椽上。厂棚里，在八尺到十尺高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把大锯子，时而升起，时而降落。同时有一架极其简单的机器把一段段的木材送到锯子的下面去。借河水冲流的力量转动了大轮盘，把机器的两部分全滚动了。这就是说，第一使锯子上下升降，第二使一段一段的木料慢慢的送到锯子的口里，锯成一片片的木板。

索黑尔老伯走向他的工作场，用他粗噪的声音，大叫于连，没有人答应他。他只看到他的大儿子在那里工作。他们都是些粗大的汉子，举着笨重的斧头，砍开松树躯干，然后送到锯木头的地方去。他们是这样的忙碌，很准确的瞄定树桩上的墨线记号，斧头落处，大块木屑纷纷飞开。他们没有听到父亲的喊声。于是做父亲的走向厂棚，走进那里面，在于连应该在的地方寻找，但是在锯子的周围，瞧不见于连的影子。后来他看见他了，在离锯子有五六尺高的地方，于连正骑在屋顶的一条木料上。他应该一心一意地照应这些机械的动作，但他放弃了这项工作不做，去埋头读他的书。这是老索黑尔最恨恶不过的事。如果于连这时不看书，也许他还可以原谅他。因为于连的身体是这样的瘦弱，和他的粗壮的长子完全两样，对于做用气力的工作，于连是最不适当的。但是他现在是在看书，这是最可恶讨厌不过的事。因为老索黑尔自己不认识字，所以他最恨的是读书。

他叫了两三次于连，于连没有答应。因为少年的心思完全集中在他的书本上去了。就是锯子升降的噪声，他都未听到，他怎能听得到他父亲的可怕的叫声呢？后来老头儿不管自己年纪

那样大，很敏捷的跳过正待锯开的树木，再一步跳上撑住屋顶的横柱，他凶恶地一拳打去，使得于连手上捧着的书，飞向河里去了。他第二拳来得更凶猛，正打在于连的头盖上，使得他身子失了平衡，如圆球似的滚下。假如不是做父亲的手快，用左手将他用力抓住，他早已跌下十四五尺远了，一定跌在机器的铁轴中间，使他粉身碎骨。

“哼！懒小子！当你做正事，看守锯子的时候，你也要读你那些混账的书吗？你晚间到那个教士家里去混时光的时候，再摸着它们也不迟呀！”

这厉害的两拳，使得于连头晕目眩，鲜血直流，他只好慢慢地走近锯子旁边，到他工作的位置上去。他眼内噙住泪水，为的是失掉了他最心爱的书，身体上打伤的痛苦还在其次。

“下来吧，畜生，我有话对你说。”机器的噪声又阻碍于连听见这个命令。他的父亲已经下来，不愿意再爬到机器上头，走去找到一根长棍子，这是人们用来敲打核桃的，他便用来敲打于连的肩臂。于连才落了地，老索黑尔便从后面凶暴地推他走，把他赶到回家的路上去。少年暗自想道：“父亲要怎样处置我呢？天才明白！”他一面走，一面很愁苦的向河里望去，因为他的书，跟着流水远去了。这是一本他最心爱的书，比什么还宝贵，《圣爱伦回忆录》。

他的两腮红红的，两目低垂着。他是一个十八岁到十九岁间的少年，表面看来，文弱、清秀、面貌不同寻常。他的鼻子好象鹰嘴，两眼又大又黑。在宁静的时候，眼中射出火一般的光辉，又好象熟思和探寻的样子，但是在一转瞬间，他的眼睛又流露出可怕的仇恨的表情。他的头发是深栗色的，垂得很低，只看得见一点儿额头，在他生气的时候，更显得他有的是坏性情。人类的

面貌，变化无穷，也许他的有点突出，有点不同凡响，有使人感动注意的特征。他的身体纤弱而端正，看起来他不是强壮有力的人，而是柔和的人。在他的幼年时代，他的面容，时时都浸在沉思里面，灰白而无人色。因此他父亲总以为这个儿子是养不活的，纵令能够活起来，也是家庭当中一个很大的累赘。他是全家怨恨嫌厌的对象。他也恨他的哥哥们，还恨他的父亲。每当礼拜日游戏的时候，当着众人的面前，他总是挨打的。

这是不到一年的事，他的标致的面孔，才得着少女们的称赞和同情。人人都当他是怯懦无能，于连却崇拜那个老外科医生。这医生不是别人，就是有一天胆敢向市长说起修剪槲树的那个人。

这医生常常为了于连付给老索黑尔整天的工资，使于连有功夫读书，好教他拉丁文和历史。这就是说他所知道的历史，一七九六年意大利的战役。医生死的时候，把他的嘉禾勋章传给了于连，并把他退伍军人的半薪俸和三四十本书都遗赠于连。在这许多本书里，他最心爱的一本，便是刚才飞到河里去了的。这条河正是市长运用他的势力改移了水道的河。

刚刚走进家门，于连觉得他父亲一双强有力的手，把他的肩头抓住了。他全身战栗，等着挨打。

“不要扯谎，老实对我说，”老头子用他粗暴的喊声，在于连耳边叫吼。他的手将于连一把扭转，好似小孩扭转他们的玩具小铅兵一样的容易。于连大而黑的眼睛，充满了眼泪，望着老木匠的两只灰色的小眼睛。这眼睛好象要在于连灵魂的深处看个明白。

五 谈 判

他依靠坚强而完成了工作。

——恩尼阿斯①

“不要扯谎，老实对我说，如果你愿意说的话。恶浊的狗！你在哪儿认识德·瑞那夫人的？你在什么时候跟德·瑞那夫人讲过话？”

“我从来没有跟她讲过话。”于连回答道，“除了在礼拜堂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位夫人。”

“无耻的坏蛋，你当然钉眉钉眼的看了她？”

“绝对没有！你要知道，在礼拜堂里，我看见的只有天主。”于连回答道。他的态度有些假正经的样子，实在说来，他只有顺从他父亲的意见，否则无情的拳头，又要象雨点般的打下来了。

“这里面到底有些花样了。”这不怀好意的老头子讲到这里，又沉默了一会儿。“丑恶的伪君子，关于你自己的事，我不打算知道。总之，这样也好，我可以脱离你这个祸根了，你滚开后，我的锯木厂还要弄得好些。你讨得了教士的欢心，还有人也把你看中了。教士为你弄得了一个很好的事儿。快去收拾你的行李吧，我就把你送到德·瑞那先生家里去。你将是他的少爷们的

家庭教师。"

"我做家庭教师有什么好处呢？"

"有衣穿，有饭吃，还可赚得三百法郎。"

"我不愿意做奴仆。"

"畜生，谁个叫你去做奴仆，难道我愿意我的儿子去做人家的奴仆吗？"

"到他家里，我同谁一桌吃饭呢？"

这个问题使得老索黑尔为难了。他心想自己如果说出什么来，必定冒了个轻率的过失。于是向于连大发脾气了。他狂骂于连太没有道理，想入非非，更咒骂他好吃懒做，未上工就想到吃饭。后来他把于连放开，跑去和他别的儿子商量去了。

不久于连也走到他哥哥那里去了。他看见他们每个人都停止了工作，身子靠在他们斫柴的斧柄上，正在那儿商量事情。于连很注意的观察了他们的神情，但是他看了许久，仍是猜不出他们商量的结果。他慢慢走到锯木厂的另一端去坐着，为了避免他们看见。他仔细思量这个天上掉下来的消息，可以使他的命运完全改变。但是他觉得自己慎重考虑是无用的。他宁可集中想象力，去描绘德·瑞那先生的府第是如何的美丽，府第中的世界又是如何的新奇。

他自言自语道："什么美丽，什么新奇，都不要想吧！假如我父亲要强迫我去，让我和奴仆一桌吃饭，我宁可死掉，我平日节省下来的十五法郎又四十生丁，我带着这点钱今晚上就逃跑吧。只要两天，由小路走，我就到了贝尚松了。路上虽然有稽查，但

---

① 恩尼阿斯(Quintus Ennius,240—169 B.C.)：古代罗马诗人，以名著《年代计》而被称为"罗马诗文之父"。著作范围极广，有悲剧，喜剧，短诗，谐谑诗等等。

是我什么也不怕。我去当兵吧。如果再有机会，我就到瑞士去。不过这么一来，一切发展进身的事儿全完结了，那顶顶好的做教士的好职业也完结了。”

害怕和奴仆一桌吃饭，这种羞恼，对于于连并非生性如此的。他为了要兴家发财，可以忍受比和奴仆同桌吃饭更要屈辱更要艰辛的工作。他的这种矛盾的性格都是从卢梭的《忏悔录》上学得来的。说起《忏悔录》来，这是他唯一无二的书。全靠这书，来建筑他的理想的世界。此外拿破仑《出征公报节略》和《圣爱伦回忆录》都是他最珍贵的经典。他整个的心都在这三本书上，从来没有注意到旁的事物。他可以为了这三本书赴汤蹈火，叫人杀掉。他自从听信了老军医的话以后，他认为天下其余的书，都是些欺骗说谎的废纸。这些成千累万的作家，个个是撒谎者。他们急急于著作的，无非为了向上爬，想升官发财。

于连的特点，除了有火一般炽热的性格以外，他还有惊人出众的好记忆力。虽然有时候在他脑子里，也记住些笨傻无益的事。他为了要博得老教士西朗的信任，曾经将拉丁文的《新约全书》读得能够背诵。还有墨士德所著的《教皇传》，他也能够背诵。在他心里，何尝不知道这两本书是一样的没有价值，不过西朗对他的信任，关系他一生的命运，他心里是很明白而且打算过的。

在这一天内，老索黑尔和他的儿子，似乎彼此同意避免说话。大约黄昏时分，于连去到教士家里，学习神学。他不敢向教士提及人家聘请他的事，他觉得不说比较谨慎，因为这种聘请，对于他是如此稀奇。继后他又暗自想道：“也许这聘请是一场骗局，表面上应该假装忘记了它才对。”

第二天大清早，德·瑞那先生派人来叫老索黑尔去。但是等了一两点钟，老头子都不来。结果他到了，刚进门，就说了一

百种原谅道歉的话，还夹杂着一长串寒暄致敬的言语。老索黑尔罗罗唆唆提出千百个奇怪的问题，结果他还是明白了，明白他的儿子将和男主人女主人同桌吃饭，绝不是和奴仆同桌。只是每当德·瑞那家宴请宾客的时候，于连就得和小孩子们在另一间房间里用膳。说到这里，索黑尔老头儿还是不放心，他是老早预备好要出难题的。他在市长先生的身上看出焦急的心情的时候，他更要为难他了。

他怀着疑惧的心情要求看看给他儿子睡觉的卧室。这是一间很宽大的屋子，布置清洁适宜。仆人已经在那里忙着把三个孩子的小床搬进去了。

看过屋子，老头儿的眼前闪过一道光芒；他立刻很有把握的又要求看看给他儿子穿的衣服。德·瑞那先生打开他的写字台，拿出一百法郎来。

"把这钱交给你的儿子，教他到杜郎先生的布店去，买一套黑色的全礼服。"

"如果我把他从你这儿领回的时候，这套黑衣服仍然归他所有吗？"老头儿见了一百法郎，把假装的尊敬忘记了，立刻这样说。

"这是一定的。"

"很好。"索黑尔说道。他的声音又缓又慢，态度不慌不忙。"那么，我们现在只有一件事情应该商量了，就是你给他的价钱。"

"怎么！"德·瑞那先生这时候愤怒已极，大声的说。"我们昨天已经说好了：我给他三百法郎。我相信这是很够了，也许还太多啦。"

"这是你方出的价，我没有否认它。"老索黑尔说话的声音又长又慢，努力藏住他本来的面孔。这种狡黠的智慧可以使没有

看见过法朗士一孔德省里的乡下佬的人大惊失色。他两眼坚定地看着德·瑞那先生，一面接上去说道："我们在别的地方可以弄到更多。"

一听这话头，市长的脸变色了。不过一会儿他又恢复常态。他们机敏的谈了整整两点钟的话，两个人都是郑重其事，没有说出一句轻率的话。老头子的狡黠乖巧，胜过了大人先生们的狡黠乖巧，而大人先生们本来可以不依靠狡猾过活的。这许多繁冗辞句，越说越远。好不容易归到本题，说到于连身上来。这次算是磋商妥当了，不但每年给了于连四百法郎的薪俸，还要先交钱，后做事，每个月初一付钱。

"就这样吧，我每个月给他三十五法郎。"德·瑞那先生说道。

"为了凑成一个双数，象我们的市长这样有钱又这样慷慨的人，应该加到三十六法郎。"乡下佬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充满了谄媚。

"够了，不要再噜苏了。"德·瑞那先生说这话的时候，一下子，他的火气冲上来，使得他的声音也强硬起来。乡下佬到现在，方才明白他自己应该止步了。现在是轮着德·瑞那先生采取主动，向他进逼。他绝对不愿意把第一个月的三十六个法郎交给老索黑尔，老索黑尔是这样的慌忙，想把这钱立刻拿到手里，替他的儿子收下来。德·瑞那先生心想他定要将这场滑稽戏讲给他的夫人听听，因为在他们的对话里，是这样的各人计算自己心内的事情，讨厌而且无聊。

"你把我刚才交给你的一百法郎退还我。"德·瑞那先生很生气的说。"杜郎先生还欠我的钱。我会领你的儿子一道去选择黑色衣料的。"在这个有力的动作之下，老索黑尔又很小心谨

慎地重新回到他的最恭敬的客套里去了。他又说了一刻钟的恭维话，末了，他明白绝对没有拿钱到手的希望了，只好告辞回家。他最后的一段虔敬的话是这么结束的：

“我就将我的儿子送上府第来。”

“府第”二字是市长先生的属员们用来称呼他的住宅的。每当他们想取悦于他的时候，便称呼他的住宅叫“府第”。

老索黑尔回到他的锯木厂以后，到处寻找于连，总找不着。因为于连害怕有什么祸事临到他的身上，他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出门去了。他想先把他的书和嘉禾勋章搁置在安稳的地方，好使自己放心。他把它们运送到一个年轻的木柴商人家里去，这少年是他的朋友，名叫福格，住在维立叶尔城外的高山上。

当于连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父亲向他骂道：“该死的懒奴才！天主才明白，你现在该有这个荣耀来付还我对你的养育费了吗？好多年来，都是我垫钱给你穿衣吃饭。快收拾你的褴褛的衣物，给我滚到市长先生家里去。”

于连这次没有挨打，这例外使他自己都觉得很惊奇。他匆匆忙忙地离开他的家了。但是当他刚刚看不见了他可怕的父亲的影子以后，他立刻就把脚步放慢了。他自己忽然想起应该到礼拜堂做一次祈祷，虽然这对于他来说常是假仁假义的敷衍，他这时候也觉得有点好处。

这句话使读者惊奇吗？在于连还没有这个可怕的意念之前，这位年轻乡下人的心灵曾经起了很多的变化，经历了无数的过程。

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曾经看见过第六营某龙骧队经过他们的乡村。这些威武的骑兵，身着白色的长袍，头戴银盔，帽后垂着长而黑的鬣毛。他们从意大利回来，于连亲眼看见他

们把马匹系在他父亲的屋子的窗子的铁栅上。这景象使他发狂，热望自己将来能入军界。后来，他又听到老军医向他叙述拿破仑大战的故事，譬如当他听到洛第桥、枒角尔、伊梧里的战役时，他的热血沸腾，耳听这些打胜仗的历史，眼睛还注意到老医生的眼里放出激动的火花，投射到他的嘉禾勋章上面。

但是当他满十四岁的时候，维立叶尔开始建筑礼拜堂。对于这座小小的城市说来，这座礼拜堂可算得华丽伟大的了。最可贵的是四根大理石的柱头，那华美的景象，使得于连惊叹不止。后来因为这四根柱头的关系，在裁判官和少年神父之间，还惹起了许多风波，他们二人结了最大的冤仇，闹得乡邻全都晓得，于是这四根柱头的名气大了。这少年神父是由贝尚松省里派来的，他来的使命，是做教会里的秘密侦探。为了这件事情，裁判官几乎失掉了他自己的位置，至少舆论界是这样传说的。未必裁判官不如一个神父？实际上并不是他胜不过他，只因少年神父每半个月去贝尚松省里一次，人人都知道，他去朝见主教大人。

在当时，那个裁判官——很多小孩子的父亲——经过了好几次不很公正的审判，这些案件都是控告那些阅览《宪政民报》的老百姓的。公正的一方，终于得到胜利。实在说来，这只是为了三五个法郎的小小的罚款，有一次这惩罚落在一个铁钉商人的身上，他是于连的教父，惹得他生气了，大声的骂道："现在是什么世界呀！谁料得到！二十多年来，人人都知道裁判官是个大好人呀！"只可惜军医——于连的好友——这时候已经死了。

从这个时候起，于连不提起拿破仑的名字了。他宣布他要做神父的计划，并且从此以后，大家时常看见他在他父亲的锯木厂里，急急忙忙的念拉丁文，手不离书的，把一本拉丁文的《圣经》，读得能够背诵了。这《圣经》是老教士借给他的。他的神速的进

步，使这个善良的老人十分惊讶，愿意整夜整夜的不睡觉，来教于连读神学。于连在他的面前，表示极端的诚恳感情，唉！这个少女似的面孔，是这样灰白，这样温柔，然而谁能猜透他的灵魂深处藏着不可动摇的决心，这决心是宁愿冒九死一生的危险，也得发财。

在于连的眼睛里，他认为要建立一番事业，第一便是离开维立叶尔，他憎恨他的故乡；因为在他故乡他所耳闻目睹的，一一都使他灰心，使他的热情和想象都冷得结冰。

在他童年时代，他也曾有过眉飞色舞的得意时期。在这时期内，他曾经很快乐的做他的幸福的幻梦，他想到有一天，他将看到巴黎的许多美丽的女人，他知道如何运用某些炫耀的事迹来逗起她们的注意。他常常这样想："天下有这许多的美人，为什么他不能被一个美人所爱？譬如拿破仑幼年时候，还在微贱的境况里，然而那个光辉灿烂的波牙列夫人①便看中了他。为什么自己不如拿破仑呢？"许多年来，在于连的日常生活里，可以说没有一点钟不提到拿破仑的名字的。他想到拿破仑初年，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下级军官，又卑微，又穷困，然而后来只靠了他身佩的长剑，便做了世界上的主人。于连这种种想象，使他在不幸里得到无限的安慰，也使他在快乐的时候，增加了几倍的快乐。

维立叶尔礼拜堂的建造，和裁判官的审判，这两桩事情突然的启发了他。在好几个礼拜里，他脑海里新来的观念，几乎使他变成了疯子。一个最富有热情的心灵，应该有所发明与建树。这个强而有力的思想，把他整个的心攫住了。

"当拿破仑被民众称道的时候，正是法兰西害怕强邻侵略，

① 波牙列夫人即拿破仑的原配约瑟芬。

所以军事上的胜利是必要的，而且是时髦的。可是到今日便有点两样了。如今我们眼见四十岁左右的神父们，能拿到十万法郎的薪俸。这就是说，他们的家资，三倍于拿破仑当时手下的著名的大将的收入，并且这些大将还要有人来为他们掌腰。瞧瞧这个裁判官，他的头脑如此清楚，为人这样清廉，年纪又是这样的高迈了，然而他害怕得罪一个三十岁的小小的神父。这样看来，我应该做神父了。”

有一次，在于连研究神学两年之后，心中充满着新的虔诚，他被一道突然迸发的吞噬心灵的烈火暴露了他自己。当他到西朗先生家去晚餐的时候，在许多神父的面前，这位好教士来介绍于连是一位天才，他却疯狂似的歌颂起拿破仑来了。后来他把他的右手绑在胸前，假装因为移动松木，折脱了手臂的关节。他保持这个笨拙的姿态，经过了整整两个月。在受了这样痛苦的肉体的惩罚之后，他自己才原谅自己。

这就是这个十八岁的少年的思想的过程。从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如何的怯懦孱弱啊！我们看他顶多不过十七岁，现在肘下夹着一个小小的包裹，走进维立叶尔美丽的礼拜堂。

他觉得这座礼拜堂黑暗无光，孤独冷静。每当圣日节宴的期间，大厦里面所有成十字形的窗子，全用深红色的布料遮盖起来。窗外的日光，透过红色布料，变成使人头晕目眩的暗色光线。这种景象，显得庄严，使人产生宗教信心。这时候的于连，战栗起来。他孤单一人在礼拜堂里，走去坐在一张长凳上，这是一张最华美的凳子，雕刻着德·瑞那先生的勋章。

在祈祷的小凳上，于连注意到一张印有字迹的纸，端正的展开在他面前，好象专为要他来念的样子。他的眼光投落纸上，他看到：

"路易·约黑尔的处决和最后的顷刻的详情,在贝尚松省处以死刑,在……"

这张纸是撕破了的。以下的文章,他看不清楚了。反面,有一行的起首两个字还看得明白,写着:

"第一步。"

于连暗自说道:"谁把这张纸摆在这儿呢?可怜的不幸者呀!"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往下又说道:"他的名字的末尾恰恰跟我的相同……"他随即把纸片撕成粉碎。

从礼拜堂走出的时候,于连恍惚看见圣水钵旁边有许多鲜血。其实这正是圣水,被人溅泼在地上了。因为窗子上遮着的红色布帘映成的反光,使地上的水看起来象鲜红的血一般。

走出礼拜堂以后,于连想到他刚才心里秘密的恐惧,不免惭愧起来。

"难道我是一个懦夫吗?"他向自己说。"投军去!"

这几个字眼儿在老军医的大战故事的叙述当中重复着,在于连耳朵里听起来,这是英雄气概的表现。他想到这里,立刻挺直身体,很快的朝着德·瑞那的住宅走去。

虽然他下了勇敢的决心,可是当他看见了德·瑞那先生的住宅离他还有二十步远的时候,不能克服的怯懦,又把他的心攫住了。那宅外一带铁制栏栅,在于连的眼睛里,是如何的华美伟大啊!铁门大大的开着,他想自己必须走进去。

走进住宅,心里更加胆小慌乱,但是有这种感觉的,还不只于连一个人呢。德·瑞那夫人的胆小怯懦到了极点了,近来她一想到这个陌生人,她就局促不安。既然聘请了来,以后他的职务,便是常常置身在她和她的孩子们中间。她是习惯了看见她的儿子在她自己的寝室里睡觉的。今天早上,她看见把他们的

小床搬到教师的大房子里去的时候，她流了许多的眼泪。她请求过她的丈夫，让司达尼斯拉—查伟埃——他们最小的儿子的床搬回到她的房里来，可是连这一点也得不到允许。

女人的细心，有时候可以想入非非。在德·瑞那夫人的心里，便是这样的把一件事情想象到不可思议的地方去了。她想象里的于连，面目污垢，乱发蓬松，是一个粗野不堪的人，这样讨厌的人，还来担负打骂她的美丽的孩子的责任。唯一的原因是他懂得拉丁文，为了这野蛮不雅的语言，她的孩子们还要遭人鞭打。

六　愁　闷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我做什么？

——《费加罗的婚礼》①

当德·瑞那夫人离开男人们的眼睛的时候，她的态度是活泼天真的，她的性格是优娴文雅的。这天她就是带着这种自然的态度，穿过那扇开向花园的客厅的窗式的大门，她不经心的看见大门外有一个年纪轻的乡下人，差不多还有孩童气息。他的面容非常苍白，脸上还有泪痕，穿着雪白的衬衫，臂下夹着紫色绉布做成的短衣，十分清洁。

这个年轻的乡下人的面色既是这样白嫩，眼睛又是这样温柔动人，使得德·瑞那夫人充满了幻想的心灵，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便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以为他实际上是一个少女，故意假冒男装，特来向市长先生说情讨恩的。她对于这个可怜的人儿忽然怜悯起来。他停留在门口，很显然的他不敢举手去按门铃。德·瑞那夫人走向门前，暂时忘掉了她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也应该今天来到，这件事使她心中有些辛酸痛苦。于连面对大门，还没有看见德·瑞那夫人的到来。当他耳边听到一个温柔轻快的声音说话的时候，他骇得发抖。

“我的孩子，你来这儿干什么？”

于连很快的回过头来，他被德·瑞那夫人的温柔的眼睛吸住了，也忘记了一点儿羞怯。立刻使他更惊奇的是她的美丽，于连忘记了一切，甚至于忘记了他来这儿的目的。德·瑞那夫人把刚才的问话重说了一遍。

“夫人，我来当家庭教师的。”他终于回答她道。脸上的眼泪使他惭愧，他赶快揩干。

德·瑞那夫人呆立着，说不出话来。他们两人四目相视，距离近得很。于连有生以来，不曾看见过一个人穿得这样讲究漂亮，尤其对方是一个女人，容颜这样鲜明，还用一种甜蜜的口吻向他说话。德·瑞那夫人注意到这个年轻乡下人的两颗大泪珠，还停留在洁白的腮帮上。那腮帮起初是那样的灰白，到现在变得这样红晕了。这时候她不自禁的笑了，充满着少女的疯狂似的快乐。她自己都嘲笑她自己，简直没有想到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她起初一人暗自想象的那个教师，蓬头垢面，又肮脏、又褴褛的传教士，还要来打骂她的孩子们的教师，现在来到她面前了！

“真的吗，先生，你懂拉丁文吗？”后来她问了。

“先生”二字使于连十分惊讶。他心里沉思了一会儿。

“是的，夫人，”他很怯懦的回答道。这时候德·瑞那夫人现出很高兴的样子，大胆的向于连说道：

“你骂我的可怜的孩子们，不厉害吧？”

“我，我骂他们？”于连很惊异的说道。“为什么哪？”

---

① «费加罗的婚礼» 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尔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在一七八六年所作的四幕歌剧。

“不是吗，先生。”她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道。她的声音在每分每秒里都添加了更多的感情。“不是吗，你待他们很好，你能答应我这个吗？”

第一次耳朵里听见有人叫他做先生，叫的这样亲切，并且从女人的嘴里说出来，她的服装又是这样讲究漂亮，这些都是于连梦想不到的事。在他的童年时代的幻想里，任何美丽高雅的女人，没有一个肯丧失自己的身份，来和他谈一句话的；除非他穿上一套漂亮的军服。在德·瑞那夫人这方面说来，完全错了。她只看见于连鲜明俊秀的面色，大而黑的眼睛，漂亮的头发，便为他所迷住。尤其是他的漂亮的头发，今天特别鬈曲得比往常更可爱些，因为他刚才路过公共的用水池，想叫自己凉爽一下，特别把他的头浸入水里去了的。德·瑞那夫人最快活的是她发见这个命中注定的教师，有少女的怯懦的神态，和她想象中的完全相反。因为她早就害怕这个教师太威严，太厉害，使她的孩子们受苦。在德·瑞那夫人平静的心灵里，生活当中的微细的不合意和恐惧，以及她刚才看见的一切，在她都认为是重大得了不得的事情了。结果她从惊奇里苏醒过来，她自己都奇怪自己，为什么走到屋子外面的大门旁边来了，而且对面是一个少年男子，差不多只穿一件衬衣，和她这样挨近地站着。

“我们进去吧，先生。”她很难为情的向他说道。德·瑞那夫人从来还没有领略过这样纯洁和悦的情绪，纵然有，也没有如此深刻地感动过她。在忧虑害怕里，她也从来没有这样满意的发见。因为她的美丽的孩子们，一向由她自己殷勤照料，到现在她才知道他们不会落在污浊的怨天尤人的教士手里了。刚刚走进客厅的前廊，她转头看看于连，于连很羞怯的走在她的身后。他瞧见这般华美的房子，露出惊奇张皇的颜色，在德·瑞那夫人的

眼里，更增加了他的妩媚。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觉得一个教师应该穿一件黑色的外套。

“先生，这是真实的吗？你懂得拉丁文吗？”她又停下脚步问道。因为她最害怕自己弄错了，但是她的信念又使她高兴得不得了。这句话对于于连说来是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一刻钟以来，他沉湎在幻梦里，听了这句话以后，幻梦烟消云散。

“是的，夫人。”他努力摆出冷酷的面孔。“我知道拉丁文，不比教士先生差。甚至有时候他很谦虚，还夸奖我比他好呢。”

德·瑞那夫人发见于连的面容可怕，他站着离她有两步远近。她走近他的身旁，低声说道：

“不是吗，在起初这几天内，你不会鞭打我的孩子，即使他们对自己的功课弄不清楚？”

这个温柔的声调，差不多近于恳求，从一个这么美艳的妇人口中吐出，立刻使于连忘记了靠它出名的拉丁语言学者的骄傲。德·瑞那夫人离他很近，他闻到女人夏季衣衫的香味，这对于一个穷苦的乡下人说来，是怎样的惊愕啊！于连面红耳赤，不觉叹了一口气，他的声音微弱起来：

“不要怕，夫人，我一切全服从你。”

这样一来，德·瑞那夫人对于她的孩子们的耽心，才完全放下，当她自己的忧愁消散了，她才注意到于连的极端的美貌。这副十足女性的容貌和他局促不安的窘态，映现在一个她自己本来是怯懦的女人的眼睛里，丝毫没有可笑的地方。一般人认为男性美所必须具备的某种粗野仪态，倒是反而叫德·瑞那夫人害怕的。

“先生，你有多大年纪了？”她向于连问道。

“快满十九岁了。”

“我的大儿子十一岁。”德·瑞那夫人说道。这时候她的心绪全然宁静了。“他差不多可以做你的朋友呢，你同他讲理由最好。有一回他的父亲想要责罚他，仅仅是很轻很轻的打了他一下，孩子就病了整整的一个礼拜。”

于连暗自想道：“我和这孩子是多么大的差别呀，就是昨天，我父亲还打了我。这些有钱的人是多么幸福啊！”

德·瑞那夫人这时候已经明白在这个教师心里所发生的细微的变化，可是她错认烦闷为羞怯，她愿意给他勇气。

“先生，你叫什么名字？”她向他说道。声音蕴含着无限的文雅和温柔，真使于连心醉。

“我叫于连·索黑尔，夫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陌生人的家里，所以我周身战栗。我需要你的保护，当这初来的几天，请求你原谅我许多事。我从来没有进过学校，我太穷了。除了我当军医的表兄，曾得过嘉禾勋章的官员，和西朗教士两人以外，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话儿。他们可以作为我的人格的好见证。我的哥哥们天天都要打我，如果他们向你说我的坏话，你千万不要相信，原谅我的错处吧，夫人，我永远不会有坏意思的。”

说完这一大段话以后，于连的心安定了。他详细地看了看德·瑞那夫人。当一个女人的风韵反映她的性格，二者谐和一致，尤其是听凭这份风韵自然表现的本人并没有存心矫揉做作时，那么，这便是十全十美的风韵所产生的效果了。于连很有欣赏女性美的能力，在这个时间里，他誓言德·瑞那夫人仅仅是一个二十岁的少女。他立刻起了个大胆的念头，想去亲吻她的手，但是顷刻之间，他又害怕起来。一会儿以后，他暗自说道：“难道我是个无用的低能儿吗？我无用到了这地步，不能做一个对我很

有用的动作吗？也许这个举动可以使这位美丽的夫人的心中，减少对我的轻蔑。象这样美丽的妇人对于一个可怜的工人，刚刚离开锯木厂的工人，应该是轻蔑的。”也许“美男子”三个字给于连带来了一点勇气，因为这三字是从六个月以来，在每个礼拜天，他从姑娘们的谈话里听来的。当他内心正在斗争的时候，德·瑞那夫人向他说了两三句话，关于她儿子们的教育，问于连如何着手。于连努力克制自己的热情，这种努力的结果，使他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他勉强的说道：

“绝对没有的事，夫人，我绝对不会打你的孩子的，我可以向天发誓。”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大胆地拿过德·瑞那夫人的手送到自己的嘴唇边去了。这举动叫她大吃一惊，仔细想了一想，更惊骇于连这种行为。这时候天气很炎热，她的手臂赤裸裸地藏在纱披巾的下面。当于连将她的手臂举到唇边的时候，这举动使他有机会看见了胳臂的全部。几分钟以后，她自己责备她自己了，她似乎觉得早就应该生气，她生气得太迟了。

德·瑞那先生听到他们在说话，赶快从他的工作室里走出来。他摆出官长的架子和老前辈的态度，仿佛他在市政厅为人家主持婚礼时的模样。他向于连说道：

“这是很重要的事，当孩子们还没有看见你以前，我应该和你谈谈。”

他将于连领进一间屋子，并且留住他的夫人，她正打算抽身走开了。德·瑞那先生关门后坐定，态度庄严得很。

“教士先生告诉我，说你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这边所有的人全会尊重地看待你的。假如你能得到我的欢心，将来我要提拔你帮助你成家立业。从此以后，我要你不再看见你的家里的人，也不要再看见你的朋友，因为他们的腔调，对于我的孩子们

是不合宜的。这里是三十六法郎，是你的第一个月的薪俸。但是我要求你一定依照我的话，不要送给你父亲一文钱。”

德·瑞那先生十分愤恨那老头儿。因为他的生意经比他自己来得更精明，更厉害。

“现在呢，‘先生’，因为我命令这儿大家都叫你做先生。这对你有好处，不久你就体会到的，你走到一个规矩的显贵人家来了。现在呢，先生，你身穿短服，让孩子们看见你如此穿着是很不适宜的。”“仆人们见过他了吗？”德·瑞那先生向他的夫人问道。

“还没有见过，我亲爱的。”她答道，现出沉思的神情。

“好运气，请你把这个穿上吧。”他向少年说道，同时把自己一件燕尾服给了他。于连是如何的惊惶啊！“现在我们到杜郎先生那儿去吧，那个呢绒商人。”

一个多钟头以后，德·瑞那先生回家来，他领着一位全身黑衣裤的新教师。他看见他的夫人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德·瑞那夫人看见于连回来，她的心镇静得多了。她察看了于连一会儿，她已忘记了刚才她害怕的事儿。可是于连不再想她了。虽然他心中这时候还存有对人类和命运的怀疑。但是这一刹那间，他的心灵完全是一个小孩子。他觉得三小时以前当他站在森严的礼拜堂里恐惧战栗的时候，不过一会儿的功夫，他好象过了好几年一样！他注意到德·瑞那夫人冷若冰霜的面容，他心里明白她是在生气了，因为他刚才大胆地吻了她的手。由于他身上穿着好衣服的关系，使他骄傲非常。这衣服和他平日穿着的迥然两样，使他激动得忘记了自己。同时他又想掩饰他心里的快乐，越掩盖越坏，使得他的举动草率，象着魔似的。德·瑞那夫人用惊讶的眼睛望着他。

“先生，郑重些吧，如果你要我的孩子们和仆人们尊敬你的

话。"德·瑞那先生说道。

"先生，我穿上这新衣服，不方便得很。我呢，仅仅是一个贫穷的乡下人，除了短衫以外，我从来没有穿过旁的衣服。如果先生允许我告退，我愿意回到我的房间里去。"于连答道。

"你觉得这新雇来的人怎样？"德·瑞那先生向他的夫人问道。

德·瑞那夫人用一个几乎出于本能的，实际上她自己也不甚明白的动机，向她的丈夫隐瞒了真情：

"对于这个年轻的乡下人，我丝毫没有你那么高兴。你越是谦恭，他越是傲慢无礼。我们看吧，不到一个月，你不得不打发他走。"

"好吧，我们打发他走；这只是有百十个法郎倒楣罢了。虽然我花了钱，但是维立叶尔已经习惯了看见德·瑞那先生的少爷有一个家庭教师，这也是值得的事。假如我让于连永远穿着工人的衣服，这好印象就得不到了。刚才我到布店里为他新做的黑色衣服，当我打发他走的时候，一定得扣留下来。至于从裁缝家买来的做好的一套，现在给他穿上的一套，就赏给他去。"

于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消磨了一些时候，依德·瑞那夫人看来，不过一瞬功夫。孩子们知道新教师来到了，围着他们的母亲问长问短。结果于连出现了，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如果说他现在是威严的话，便算曲解了，他实在是庄重的化身。德·瑞那先生把他介绍给他的孩子们，于连向孩子们讲话，他的态度连德·瑞那先生也感到吃惊。

"先生们，我来到这里了，"当于连发表他的小小的讲话以后，再继续说道："我来到这里，为的是教你们读拉丁文，想来你们都知道什么叫做背书。这里是《圣经》，"他说这话时，拿出一本

小小的册子给他们看。这册子是三十二开本，封面的装订是黑色的。“这一本特别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故事，这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约全书》。以后我要你们常常背诵功课，你们现在就请先考察我的功课吧。”他们的长子阿朵儿夫接过那本书来。于连接着说道：“请你随手翻一页吧，再请你告诉我那一行里起首的一个字，我就把这作为我们行为准绳的圣书背诵下去，一直背到你叫我停住的时候为止。”

阿朵儿夫打开书本，随意念了一个字，于连随声将全篇背诵出来了。他背诵得流利畅快，好象他说法语一样的轻松。德·瑞那先生显得得意，骄傲的望着他的夫人。孩子们看见父母脸上的惊惶的颜色，都张开大大的眼睛。有一个仆人来到客厅门口，于连仍旧背诵他的拉丁文。那个仆人起初站着不动，后来跑开了，不久德·瑞那夫人的女婢和厨娘都来到门边了。阿朵儿夫已经在书中翻开八九个不同的地方，于连一直流利地背诵下去。

“我的天主！这小教士多么漂亮呀！”厨娘大声的说道，她原是一个极虔诚的好姑娘。

德·瑞那先生的自尊心有些动摇了，这时候他完全忘记了去考察教师学问的深浅，他只忙着在记忆里去搜寻几个拉丁字，来对付这场面。到底他念出了一行贺拉斯① 的诗。其实于连知道拉丁文，也仅仅限于能背诵《圣经》为止。他皱着眉头，答复德·瑞那先生道：

“我准备做的神圣的教士职务，不允许我读这些无神派诗人的作品。”

---

① 贺拉斯(Horace, 65—8B.C.)：罗马诗人，倾心共和，著有讽刺诗，短歌等。

德·瑞那先生念了一大段假定为贺拉斯的诗，很当心地向他的孩子们解释贺拉斯是何等样的人，但是孩子们不大理会他说的话。他们这时候的心眼儿里，只在羡慕钦佩于连，眼睛只盯在于连的身上。

仆人们还待在门前。于连心想应该再往下背，让他们继续考验。他向着最小的孩子说道：

"司达尼斯拉先生也应该指一段圣书给我。"

小司达尼骄傲得很，他找着了一行中的第一个字，他连发音都不准确，于连马上把这一整页又背完了。随着又有一件事使得德·瑞那先生得意非凡，正当于连背诵经文的时候，哇列诺先生——肥壮的诺曼底马的主人来拜访，夏果·德·莫洪先生——本专区区长也来拜访。这局面，使于连值得"先生"的称呼，从此以后，就是仆人们也不敢不叫他"先生"了。

当天晚上，维立叶尔的熟人，成群结队的来到德·瑞那先生家里看奇迹。于连很忧郁的，敬而远之的一一回答他们。他的荣誉，在维立叶尔城里传播得很快，这时候于连是出色极了。因此几天之后，德·瑞那先生害怕有人把于连抢走，他急忙要求他签订两年的聘约。

"先生，这是不可能的。"于连冷淡的答道。"如果你愿意辞掉我，我必须走开。一张聘约，束缚了我，而对于你却无任何拘束性，这是不公道的。我拒绝它。"

于连很知道处世接物，各方面都应付得好，所以他到德·瑞那家还不到一个月，就是德·瑞那先生本人，也很尊敬他了。还因为那个教士，与德·瑞那先生和哇列诺先生已伤了和气，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告发于连从前对拿破仑的疯狂的崇拜。就是于连本身，现在说到拿破仑来，也只有战栗和恐惧。

七　选 择 的 爱

他们只知道伤人的心。

——一个近代人

孩子们敬爱于连，但是于连却丝毫不爱他们；因为他的心思用在别的地方去了。但是他是绝对细心忍耐地去看管三个孩童的功课和游玩。他是冷淡的，正直的，沉静泰然的；他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教师。全家个个人都喜欢他，因为自从他来到德·瑞那家以后，从前家里有些愁闷的空气，都被他驱逐走了。但是在他那方面呢，恰恰相反。他在德·瑞那家所感受到的，仅仅是他对于已经插身进来的上流社会的仇恨和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要恐惧，除了每餐他坐在饭桌的末端的理由外，也许无法解释。有几次在华美盛大的晚餐的席上，亏他用尽了气力，很困难地去掩藏他对于他周围事物的仇恨，才没有把这仇恨暴露了出来。特别是圣路易节那一回，德·瑞那先生家来了许多宾客，哇列诺先生成了一个中心人物，在这一天于连生了很大的气，差点儿露出马脚来了。后来他假说要去看管孩子们，逃向花园里去。他忍不住私自咒骂道："正直诚实的颂赞！人人都说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美德，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现实呀！自从他照管贫穷人的救济事业

以后，他私人的产业，顿时增加了两倍到三倍之多，这是怎样公开的贪污，这是怎样卑鄙的荣耀呀！我敢打赌，他赚钱甚至于赚到最悲惨的孤儿弃婴的身上去了。对于这些可怜的无父无母的小孩说来，他们的痛苦和牺牲，比旁的穷人还更要多！啊，社会的蠹贼啊！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啊！唉，我自己不是一样吗，我也是一个孤儿弃婴呀！我父亲恨我，我哥哥恨我，全家人都恨我。”

圣路易节前几天，于连独自一人在小森林里散步；这林子名叫贝尔威台，从这里可以下望“忠义大道”。于连一面在这美丽的林子里散步，一面念他的祈祷文。忽然间，他看见他的两个哥哥，从一条静寂的小径上，远远地走来了，他急忙想法抽身，然而已经躲避不及。这两个粗野的工人，看见兄弟穿着华丽的黑色礼服，和他的极端斯文温雅的仪表，以及对于他们两人的真实的轻蔑，他们的忌妒心高涨起来，因此上前捉住于连饱打一顿。一直将于连打得头破血流，昏迷不省人事，他们才放开手走了。这时候德·瑞那夫人陪同哇列诺先生和县长散步，也偶尔来到这座小森林里；她看见于连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以为他死去了，她惊惶失色，十分痛心，引起了哇列诺先生的忌妒。

哇列诺的惊恐未免太早，于连羡慕德·瑞那夫人的异常美丽，但因为她生得太美，所以他仇恨她。他觉得德·瑞那夫人是他生命上第一道暗礁，这暗礁可能使他倾覆沉没。他努力节制自己不跟她谈话，说得愈少愈好。这样才可以使她忘记第一天初见面时那吻手的热情。

德·瑞那夫人的女婢爱利沙，自从看见了这个少年教师以后，钟情起来。她常常向她的女主人谈起这件事。爱利沙对于连的爱情，引起了一个男仆的忌恨。有一天于连听到这个男仆向爱利沙说道：“自从这个卑污的教师来了以后，你就不愿意跟我

讲话了。"于连受不住这种咒骂；可是由于爱漂亮是少年人的本性，从此以后，他对于自己的仪表，加倍的关心起来了。哇列诺先生对他的仇恨，也因此增加了。他当着众人说道："一个年轻的教士，不应该有风流轻浮的态度。"其实于连那时穿的衣服，已经和教士的会衣差不多了。

德·瑞那夫人注意到于连现在更爱和爱利沙小姐谈话了。爱利沙向她说，她和于连常常谈话，为了于连缺少一架小衣橱。并说于连衬衫等类的衣服少极了，因此他不得不常常到外面去找人替他快快的洗浆，否则没有更换的。在这种种小殷勤上面说来，爱利沙对于连是大有用处的。于连极贫穷的境遇，爱利沙是不怀疑的。德·瑞那夫人听后，心中感动极了。有意赠送他一些礼物，但是她不敢。这种内心的矛盾，使她非常痛苦。为了于连，这是她情感上第一次感受到的痛苦。自从认识于连到现在，于连这个名字，与一种纯洁清白的、完全是智慧方面的欢乐，乃是一组同意义的词汇。于连贫穷的景象，把她心里幽静的世界扰乱了，她忍不住向她丈夫请求，买一些常用的换洗衣物送给他。

"真会骗人！"他答道。"怎样！送礼物给一个咱们非常满意，而他也为咱们服务得很好的人吗？当他疏忽怠慢了他的职务，我们要激发他的热忱的时候，才需要送礼。"

德·瑞那夫人觉得这种处世为人的态度，十分可耻。在于连没有来到她家以前，她还没有注意到她丈夫这种悭吝的态度。她每次看见于连极端整洁而又异常简单的服装，心里老是想道："可怜的孩子，他如何能够对付过去呢？"

渐渐地，她对于于连缺少的一切东西，不但不耻笑他，反而生了怜悯同情的心。

外省有许多女人，当我们初次看见她们的十五天内，很容易

把她们认为是傻瓜。德·瑞那夫人便是这类女人当中的一个；因为她对于生活没有丝毫经验，说起话来，真是无忧无愁，毫无忌惮。这种女人，生来便有娴雅的心情，傲慢的性格，和一种天生快乐的本质，往往使她们对于粗鲁的人们的举动，忽略到不闻不问。现在，不幸的机遇，却把她抛在他们中间。

假使她受过极少的教育的话，她或者会用她心智的自然与活跃建立声望。但是她原是一个女承继人，她有这个资格，她是在那些虔诚而热情的耶稣圣心会的女修道士中间受教养长大的。对于反对耶稣教士的法国人，她们是恨入骨髓。德·瑞那夫人虽然在修道院里学来许多东西，但是她觉得有许多东西都是没有道理的。不久，她完全忘记了。然而她没有别样东西来代替这空虚的位置，结果她什么都不了解，一无所知。因为她是一份极富的产业的承继人，所以在幼年时代，她早已经是众人阿谀逢迎的对象。再者她生来便具有热情、信心，和狂热殉道的倾向，因此使她倾向于精神生活。她的态度和外表，显得十分柔顺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维立叶尔的丈夫，个个把她作为教训他们的妻子的模范。德·瑞那先生是多么的骄傲有这样一位夫人啊！可是事实上她心灵深处惯常的活动，却是轻蔑那些粗鲁男人的。世界上的皇家公主，公认为骄傲的好例子，比起这位女人来，恐怕还要分心去关心周围左右的男人的。她是如何的温和啊！如何的谦让啊！如何的听从她丈夫的言行啊！在于连没有来到她家以前，她的心思完全集中在她的孩子们的身上。譬如他们小小的病恙，小小的痛苦，小小的快乐，都可以占据这整个的心灵。她所崇拜的只有天主，尤其是当她在贝尚松圣心修道院的时候。

她自然不愿意委屈自己去告诉人家说，有一次她有一个儿子发了一阵烧，她以为那孩子已经不中用了。因此她几乎也发起

烧来。他们新婚的几年内，她心里有这类的不快意时，常常向她丈夫倾诉。因为一个心里痛苦的人，有向亲人倾吐心底秘密的必要。然而当她倾诉时，她所得到的回答，常常是粗鲁的笑声，和肩头的一耸。对于女人的痴情，这讪笑与耸肩里伴着好多的轻蔑和藐视啊！尤其是为了她的孩子们的病苦，她所受的嘲笑，真好比一柄尖刀刺在德·瑞那夫人的心上，她是如何的痛苦啊！她在耶稣教士的修道院里度过了她的青春，自从她出院以后，这种种嘲笑的态度，便代替了她从前在院里所得的殷勤的甜蜜的阿谀逢迎。她的教育，可以说，是用痛苦造成的。因为她太骄傲，把为孩子们受的痛苦隐藏起来，不但不向丈夫说起，甚至于不向她的女友德薇夫人说起。她想象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全跟她的丈夫一样。譬如哇列诺先生和那个夏果·德·莫洪区长。男人们天生的粗鲁和他们的迟钝，除了金钱权势勋章的贪欲以外，对于一切都是麻木不仁。和金钱权势勋章相反的东西，哪怕理由十足，他们也只有盲目的仇恨。德·瑞那夫人觉得这种种都是每个男人的天性，好象他们脚穿长靴，头戴绒帽，一样的自然。

经过这么悠长的岁月以后，德·瑞那夫人依旧不习惯和这般爱钱如命的人相处，然而她又不能不生活在这个利欲熏心的社会当中。

这儿便是年轻的乡下人于连成功的机会了！她觉得在他的又高贵又傲慢的心灵的同情里，有无限甜蜜的乐趣，和新奇的迷人心魂的光辉。他们见面不久，于连种种笨傻的思想和态度，德·瑞那夫人不但完全原谅了他，还觉得其中含有更多的趣味和妩媚。于连粗鲁的举动，她从前不愿意看见的举动，她现在却设法改造他。她还觉得她值得这样辛苦的去听于连的谈话，有时甚至于听他讲的都是极寻常极普通的事情。譬如有一次他讲

到一只可怜的压碎了的狗，当这狗走过大街的时候，被一辆急驰的农家货车压死了。这悲惨的景象，却赢得了德·瑞那先生的哄然大笑。至于他的夫人呢，这时候正仔细欣赏于连两道美丽的黑眉，弯曲得象弓一样，自然得很。慢慢地，她觉得只有在这个少年教士的心里，才有慷慨、高尚、仁爱。她悄悄地给与他大量的同情，甚至于赞赏他。这种感情原是那些美德在优雅的性灵中最易激动的。

如果在巴黎，于连的地位对于德·瑞那夫人说起来，可能迅速地简单化。因为在巴黎，爱情便是小说的产儿；这位少年教士和他的怯懦的女主人一定发现了三四本好小说，或者发现一些吉木拉斯的诗歌；在这些小说诗歌里，一定可以找出他们的处境的说明，并且为他们描绘了该扮演的角色，指示了应该仿效的模范。纵令这里面丝毫没有快乐，甚至于有的只是阴沉恐怖。但是好胜的虚荣心，迟早会强迫于连去追求的。

在阿维洪或比黑列两省的小城里，由于气候的炎热，常常把一件小事情，看作了不得的大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维立叶尔就两样了。在这暗淡的天色底下，有一个贫穷的少年，他只有一些野心，因为他的心又细腻，又热情，使他需要享受物质上的快乐；他天天看见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具有绝顶的聪明和节操，时时都在看护她的孩子们，从她的行为上看来，她从来没有效法过小说上的人物。一切都慢慢地进行着，一切都逐渐地在乡镇上展开，自然得很。

德·瑞那夫人常常想起少年教士穷困的境遇，就难受得流出眼泪。有一天，于连突然来到她的跟前，她正在哭泣。

“唉，夫人，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吗？”

“没有，我的朋友。”她回答道。“请你把孩子们唤来，我们一

同去散步吧。"

她挽着他的胳臂，那种紧紧偎着的态度，于连觉得很奇怪。这是第一次，她称呼他"我的朋友"。

散步终了的时候，于连注意到她的脸红晕起来。她放慢了脚步。

"人家以后会告诉你，"她说道。眼睛低垂，不敢看他。"我是一个极富有的姑母的唯一承继人。我这姑母住在贝尚松城里。她给了我许许多多的财物……我的儿子们读书很有进步……令人惊异的进步……因此我想请求你接收我一点小小的礼物，作为我感谢的表示。这只不过是几个金路易，你拿去买几件衬衫什么的。不过……"她说到这里，脸红得更厉害，话打住了。

"怎么？夫人。"于连问道。

"用不着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丈夫。"她继续说道，同时垂下了头。

"夫人，我出身低微，可是我绝不卑鄙。"于连站住说道。眼睛里射出忿怒的火花。他挺直了身子，傲慢已极。"你为什么不仔细想想呢？假如我隐瞒着德·瑞那先生做了与我薪金有关的任何事情，那么我比一个仆人还不如啦！"

德·瑞那夫人吓得说不出话了。

"市长先生，"于连继续说道。"自从我来到他们家以后，他已经给了我五次三十六个法郎了。我早预备好将我的用款账簿给德·瑞那先生看，而且给谁看全可以，甚至于恨透了我的哇列诺先生。"

这一阵子的爆发，使德·瑞那夫人面色惨白，周身发抖，散步也随之停止了。因为他们两人都找不出一个借口可以重启话头。在于连骄傲的心里，德·瑞那夫人的情爱渐渐地变成不可

能的了。至于她呢，她敬重他、崇拜他。因为敬重与崇拜的结果，她还忍受了叱责。从此以后，她借口要弥补她无意中使他受辱，她对待他更小心翼翼温柔顺从了。这种处置方法的新奇，给予德·瑞那夫人七八天的快乐。亏她这种种的努力，于连的愤怒才消了一半。但是他在德·瑞那夫人的殷勤里，找不到一点适合他口味的东西。

"唉，这就是这些有钱人的行为！"他暗自说道。"他们侮辱了人，然后他们相信可以用些狡猾的诡计来弥补一切！"

德·瑞那夫人，实在忍受不住了，因此她不能不告诉她的丈夫。她心里没有丝毫的打算计较，原来对于这件事，她是下了决心不向她丈夫说起的。她如何想赠送于连一点礼物，只是赠送的不得当，她被拒绝了。

"怎么？"德·瑞那先生说道，他受了严重的刺激。"你能够容忍一个奴仆身份的人对你拒绝么？"

德·瑞那夫人对于奴仆这个字眼提出抗议。

"夫人，我说的话，好似已故的孔德太子一样。当太子将他所有的侍臣贡献给他的新娘的时候，向她说道：'所有这些人，全是我们的奴仆。'记得从前我曾经向你念过这一篇书，在泊上凡的回忆录里。为了保持我们的地位权势，这可是重要得很。我现在也向你说：所有在你家生活的人，只要他不是贵族，他接受了工钱的，都是你的奴仆。我就去向这位于连先生说一句话，再给他一百个法郎。"

"是的，我亲爱的。"德·瑞那夫人战栗着说。"你千万不要当着仆人的面前给他。"

"对啦，他们可有理由忌妒他了。"他的丈夫一面说，一面走开，心里想着这一笔大数目。

德·瑞那夫人倒在一张椅子上，两手遮住面孔，几乎痛苦得晕过去。"他又要委屈于连了，这全是我的罪过！"她怨恨她的丈夫。她暗自发誓不做暧昧不明的事。

当她再看见于连的时候，全身发抖，她的心是这样的紧压着，使她不能够发出半句话来。在这种困难的境况里，她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握着。

"唉，我的朋友，"结果她说出一句话来了。"你满意我的丈夫吗？"

"我为什么不呢？他给了我一百法郎。"于连面带苦笑的回答道。

德·瑞那夫人注视着他，怀疑得很。

"请你挽着我的手臂吧。"结果她说了，她的语调中，充满了于连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勇气。

她敢于走到维立叶尔的书店去，也不管这家书店是著名的自由党人开设的。在这家书店里，她为她的孩子们选购了价值十个金路易的书。但是这些书，她知道全是于连所渴望阅读的。她一定要她的儿子们，就在书店里，每人立刻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应得的书上。德·瑞那夫人正在很幸福地、有胆量地做这种补偿对于连的赐予被拒绝的事情时，于连却醉心于书店里书籍的丰富，他惊骇已极。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走进过这种没有信仰的地方，他的心跳动了。这时候他完全未想到怎样去猜度德·瑞那夫人的心事，他只是深深地隐入自己的理想里。对于一个研究神学的少年学生，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从这许多书籍中买几本来藏在自己的家里。最后他想出一个门路了，他想这是很可能的，只须用一点小小的手段，不难劝诱德·瑞那先生听从他的话，达到这个目的。他就借口要给他们的儿子的议论文找题材，

因此要购买本省最有名的大人先生们的传记。经过一个月的仔细安排，于连的目的达到了。又过了一些日子，他甚至于冒险向德·瑞那先生建议，一面向他解释，请他给自由党一点好处，向书店预约订阅他们的书报。这是一件使这位高贵的市长先生更加为难的事，但是德·瑞那先生非常同意给他的大儿子见识见识各种不同的著作，当他大儿子进军校的时候，也会听见人家谈到这些书籍的，他以为这是一件聪明可喜的事情。但是于连看见市长先生固执地不答应，只能做到这么些，他疑惑内中还有秘密的理由，但是他绝对猜想不到是什么理由。

有一天于连对德·瑞那先生说道：

"先生，我想，一个如象德·瑞那那样有名望的上流人的姓名写在书籍商人的污秽的账簿上，是很不合适的。"德·瑞那先生的脸上闪闪发光。于连继续说，他的声音来得更谦卑了，"对于一个可怜的研究神学的学生说来，如果将来有人发现书店老板的账簿上有他的名字，这也是很不好的一件事。自由党人不难定我一个罪名，说我租借了很多不名誉的书。谁知道他们不更进一步，就在我的姓名的后面，添写一些最邪恶的书名。"于连愈说离本题愈远了。他看见市长先生的面色又现出困难的表情，并且有些不好惹的样子，他只好噤口不作声了。他暗自想道："他被我难住了！"

几天以后，最大的孩子，当着德·瑞那先生的面前，向于连盘问《每日新闻报》上登着广告的书。

"为了要避免过激党造成胜利的机会起见，"年轻的教师说道，"同时，能使我有办法去回答阿朵儿夫先生，我们可以设法到书店去订书，用你的手下人的名义去订购。"

"好呀！这意见不错的。"德·瑞那先生说道，显出十分快活

的样子。

“不过应该讲清楚，”于连说道。他的态度庄严已极，差不多显出痛苦的表情来了。这种态度对于某种人最适宜，当他们看清楚了自己内心热望着的事情的成功，面孔上就现出这种表情来。“应该讲清楚，限制这个仆人不能要任何小说。万一把这类含危险性的书籍弄到家里来，会把夫人的侍女们引诱坏，更别提男佣人了。”

“你忘记那些政治小册子了。”德·瑞那先生很傲慢矜持的说道。他想隐藏住他对于这位学者的折衷办法的敬佩，这学者就是他的孩子们的教师。

从此以后，于连的日常生活，便常常包括在这一类的小小的谈判里。他很喜欢它们成功，胜过于欢喜德·瑞那夫人内心对他的情感。他明明看出在德·瑞那夫人的心里，已经有所偏爱了。

他一生投身其中的那个道德的环境，又在维立叶尔市长的府上重新出现。在这儿，也和从前在他父亲的锯木厂里一样，他十分讨厌和他在一块儿共同生活的人们，同时为他们所痛恨。他每天耳闻目见的，都是人们在说古道今，背诵家谱。无论是专区区长，是哇列诺先生，是德·瑞那家旁的朋友，他们看到任何一件事，都要抓住机会高谈阔论。在于连眼里看来，他们那些谈话，是多么牵强附会，多么的脱离现实。难道还有值得于连注意的事件吗？有，就正是他周围的人贬斥的那些事情。他内心的回答常常是：“怪物！笨蛋！”在他骄傲的心里最感着兴趣的，是他压根儿不了解他们说的是什么事。

他生平仅仅向老军医谈话的时候，才是用的很诚恳的态度。他脑海里所保留的也只有少许关于拿破仑的军队在意大利的战争，或者关于外科手术的观念。在他少年勇敢的心里，最爱听

老人叙述外科开刀，情形越痛苦的，他越爱听。他心里想道：

“假如我身临其境，我决不害怕畏缩。”

德·瑞那夫人第一次尝试着和他谈关于子女的教育以外的问题，于连开始谈到外科的手术，骇得她面色惨白，求他不要再往下讲。

他和德·瑞那夫人单独在一道的时候，存在着奇异的沉默。除此之外，于连什么都不知道。

每次在客厅里，他的态度虽是十分谦逊，她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智慧的优异的神情，远超过一切降临她家里的人们。但是只要有一分钟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她又看见他显然地拘束不安。于连这种为难的神情，使得德·瑞那夫人心绪撩乱。女人的本能，使她知道这种窘迫绝不是温柔的爱情。

根据上流社会流行的，我不知道的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如象老军医官所看见过的，当一个男人单独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好象沉默对于他是一种特别的过失，于连感觉受了委屈。自从他有了这种思想以后，每逢他和德·瑞那夫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真是痛苦万分了。他想一个男人单独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话才对呢？在他理想的世界里，充满了无限夸大的情调，和幻想的楼阁，来解决这个问题。总之，在他振动的心弦上所想出来的，都是事实上不能允许的，他确是想入非非了。因此除了委屈的沉默以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每逢他陪伴德·瑞那夫人和孩子们作长时间散步的时候，他内心顿时感到这种极残酷的痛苦，使得他的面色越来越森严可怕。他蔑视他自己。万一不幸他强迫他自己找话来说的时候，那么，他说出来的，无非是些滑稽可笑的事儿。他明明看出他的错处，但不幸的是，他越来越狂妄了。只有一点是他自己看不见的，就是他的两

只眼睛的表情。他的眼睛真美，显出他有一个富于热情的灵魂，就是古今有名的伶人的眼睛，也只有这样的表情。它们的好处，就是有时候我们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微妙的意义，它可以在一瞬一瞥之间显露出来。德·瑞那夫人已经注意到，每次当她单独和于连在一块儿的时候，于连从来没有说出有系统的言论，除非他间或谈到一件妙想天开的事情；他做梦也不曾想到怎样去奉承人，怎样去替人家说好话。于连也好象德·瑞那家的朋友一样，常常贡献出许多新奇的漂亮的意见给德·瑞那夫人，不使她生厌；于是，她欢乐地享受了于连精神上的闪光。

自从拿破仑失败以后，一切类似风流的举止，殷勤的言辞，严格地从外省的风俗里一律排斥了。人人害怕丢掉位置。流氓只有依靠于教会。虚伪妄诞得到了最辉煌的进展。就是在自由思想者的阶层里，也采取这种手段。因此社会上一般人更加苦闷了，除了念书和种田以外，简直找不到其他寻求快乐的方法。

德·瑞那夫人是一个虔诚信教的富有的姑母的承继人，她十六岁就嫁给一位体面的绅士。她有生以来，丝毫没有感受到或者看见过世界上最微妙的类似爱情的事物。为她做忏悔的教士西朗曾经对她说起爱情，这是为了哇列诺先生追求她的缘故。但是这位好教士解说爱情是最渺小值不得注意的一件事，给了她一个深刻的不好的印象。因此德·瑞那夫人心里的所谓的爱情，就是世人所谓的淫荡，是世间最卑鄙丑恶的事。她也曾翻阅过几本小说，是适逢某种机会看到的。在这些小说里，她认识了关于爱情的故事。但是德·瑞那夫人觉得这些故事，都是稀奇古怪的，甚至于不合情理，违反自然的。幸亏她对爱情是无知的，所以她是完全幸福的人。她不断地关心于连的一切，于连占据了她整个的心，但是她连一点儿也不责备她自己。

八 小风波

于是有叹息声，发自压抑的深处；
偷窃的觑觎，甜蜜的盗窃，燃烧的酡颜，
——可是他并没有犯罪。

——《唐璜》① 一章七十四节

德·瑞那夫人生来便有天使一般的甜蜜，就她目前的幸福生活说来，她应当是更温柔可爱了。然而每次当她想到她的女婢爱利沙以后，她温柔的天性，不免有些搅扰了。这姑娘最近承受了一笔遗产，她走到西朗教士家里去，把她的知心话对教士说，把她要嫁给于连的计划也向教士陈述。教士听了后，看见他的朋友的幸福就在眼前，心里真有无限的欢喜。但是于连用决断的神气向他声明不能同意爱利沙小姐的提议，教士的惊讶真是到了极点了。

"我的孩子，注意，注意你脑筋里想了些什么。"教士皱着眉头说道。"你为宗教而舍身②，我真庆贺你有这点灵性。如果仅仅是为了这点舍身的灵性，你才蔑视一份十分丰富的财产，我当然佩服你。我做维立叶尔本堂教士，已经有五十六年了，但是目前据各方面的情形看来，我还要被人家撤职呢。这使我忧愁，虽

然我自己每年还有八百利勿尔的收入。我告诉你这件事的详细情形，为了叫你对于神父的职位，不要存什么幻想或期待什么。只要你闭目一想要如何去奉承那些有权力的大人先生们，便知道你永远是个失败者。你也可以赚钱，立功名，但是你也必须剥削穷苦的人民，还要献媚省长市长，恭维一般有权力的人物。要去侍候这般人的喜怒，他们要你怎样，你就得怎样。这种卑贱的行为，就是我们的时代所谓的'生活的艺术'。天国并不是完全不能容纳世俗人的；然而在我们身为教士的人说来，就应该有所选择了。问题在于我们要想发财，就只有采取这种艺术，否则我们就只有向天国去碰运气了。两者之外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

"去吧，我亲爱的朋友，去仔细想想吧。三天之内，你再到此地来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我仔细分析你的个性，不觉忧虑起来。在你暗藏的热情里，我实在还没有发见你的有节制、克己的性格在什么地方。一个神父对于人间肉体上的享乐，和物质上的享受，都应拿出自己节欲的苦功夫出来。这些教士的美德，你都少有修养。我已经看透了你的心灵，让我向你说一句话吧，"好教士说着，眼睛里噙着泪水，"从做一个神父说来，我为你能否得救而战栗！"

于连对于他自己的感情觉得惭愧。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女人的爱恋。他快乐得想痛哭一场，赶忙跑到维立叶尔山上的大森林里去躲着流泪。

"我为什么弄到这步境地呢？"他终于自己问自己了。"为了西朗老教士，我觉得叫我牺牲一百次性命我都肯，然而刚才他明

---

① «唐璜»(Don Juan)：英国大诗人拜仑(Lord Byron)的诗篇。作于一八一八年，为未完成的杰作。

② 指于连想做神父，这和东方出家做和尚差不多。

明向我证明我只是一个大傻瓜。我特别要欺骗他，而他却猜透了我。他刚才向我提起我的秘密的热情，这正是我想要立身发财的计划。他以为我不配做神父，正是我想象牺牲五十金路易的进款就会叫他夸我的虔诚和天资的。”

于连继续想：“将来吗？我只依照我的天性向生活的道路上迈步。谁说我能够在眼泪中去寻取快乐！那个证明我是一个傻瓜的人，难道我还应该敬爱他——这类侮辱我的人吗？”

三天以后，于连寻找到借口了。实在说来，第一天，他就该用这个借口了。这借口是一种无聊的毁谤，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输理的人不至于哑口无言就行了。他对教士说话，故意迟疑吞吐，他说他拒绝爱利沙是有充分理由的，不过不便为教士解释而已。因为这会危害一个第三者，首先就劝阻他接受这计议中的结婚。这明明是控告爱利沙的品行了。西朗教士发见在于连的言谈举止里，有一种世俗的火焰在他心里燃烧着，这跟激动一个穿黑道袍的少年出家人的火焰是大大不相同的。

他再向他说道：“我的朋友，我劝你还是做一个乡镇上的好绅士吧。与其做一个没有灵性的神父，不如做一个令人尊敬的、受过教育的好绅士。”

对于这新的忠告，于连答复得非常的好。他夸夸其谈地说了修道院里青年学生应该说的话。只是他说话的腔调和他眼中藏不住的火花，使得西朗战栗恐怖。

我们不必为于连的来日预言凶恶。他在这样小的年纪，就很出色了。他能够制造出一个假道学先生的谈话，一点儿也不差错，十分谨慎，又十分狡猾。至于他讲话的腔调和举动，因为经常和一些乡下人生活在一起的原故，当然缺少派头大的榜样。不过后来，和那些大人先生们一接近，他的举动，居然和他的言

谈一样，会博得人们的赞赏了。

德·瑞那夫人觉得很诧异，因为她的侍女新近撞到的好运气，并没有使她更快乐：她看见她不断地到教士家去，回来时总是眼睛噙着泪水。有一天，爱利沙终于向她说到她的婚姻大事。

德·瑞那夫人相信自己是病了。一种寒热病阻碍她睡眠。只有当她的侍女或者于连在她眼前的时候，她才觉得自己还在世间上活着。她日夜想着他们两人，想着他们婚后生活的幸福。一座小小的房子，看来不免清寒，因为房中的主人全靠五十金路易的收入过活，这情况在她的心头描绘着心荡神怡的色彩。于连很可以在朴野充当律师，朴野县距维立叶尔只有二里路远，在这种情形之下，她有机会可以看见他。

德·瑞那夫人确实相信她自己要疯了。她曾经向她的丈夫这么说过，结果她真的病了。当夜，她的侍女照例的侍候她，她发现这个女孩子又在啼哭。那一忽儿，她厌恶她到了极点，随着将她痛骂了一场。但是她立刻又晓得她自己错了，赶快向爱利沙请求饶恕。这时候爱利沙的眼泪流得更加多了，她说假如夫人允许她诉苦的话，她愿意将她的不幸说出来。

"说吧。"德·瑞那夫人答道。

"唉，夫人，他拒绝我。一定有些坏人向他说了我的坏话，他也就相信了。"

"谁拒绝你？"德·瑞那夫人呼吸困难地说道。

"夫人，还有谁呢？除了于连先生以外。"爱利沙一面回答，一面抽噎。"教士先生不能改变他强硬的性格。教士先生觉得他不应该拒绝一个贞节的少女，而借口说我是个丫头。不管怎样，于连先生的父亲也不是了不起的人物，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罢了。就是于连先生他自己，在未来到夫人府上以前，他是怎样过日

子的?”

德·瑞那夫人没有再听下去了。过量的幸福几乎已经剥夺了她的理智的运用。她这时候要侍女再三再四重复于连拒绝她的积极态度的确实性，和这种决不会允许他以后再翻悔的贤明的决心。

“我愿意向于连去说，作一次最后的努力，看他能不能回心转意?”她向她的侍女说道。

第二天午餐以后，德·瑞那夫人心里怀着无限的愉快和柔情，去和于连谈话，她为她的情敌辩护了一点钟以后，她知道爱利沙完全被于连拒绝了。她的诚意和她的金钱都不能感动于连。

慢慢地，于连离开拘谨的应答，结果用热烈奋跃的精神回答德·瑞那夫人聪明慎密的论点。她抵御不住幸福的激流了，在这么多失望的日子以后，如今这股幸福的流泉泻落在她的心海里。她有些晕眩，不能支持了。当她恢复过来，安适地睡在房里的时候，她遣散了左右的人。她万分惊骇。

“难道我爱着于连吗?”终于她向她自己说了。

这种发现，在往常她一定惭愧悔恨，会激动她整个的心，可是今天只是一片奇异的光景，她觉得十分冷漠。她的心力被方才经过的事情消耗尽了，再没有锐敏感觉可以侍候热情了。

德·瑞那夫人愿意工作，但是她落入深沉的睡眠里。当她醒来的时候，她没有象她应该的那样惊恐。她是太幸福了，心里找不出一点儿坏念头。这个外省的聪明的女子，生性天真烂漫，心里毫无计算比较的成分，她从来都没有研究过她的心灵，为了榨出几许柔情，去蒙受感伤或痛苦的阴影。在于连来到她家以前，她一心一意专注在那一大堆家务里，在远离巴黎的地方，这种家务便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全部生活。德·瑞那夫人想着爱情，

就好象我们想着发财的彩票一样，都是些骗局。如果有人认为买彩票是致富的幸福的道路，除非他是疯人。

晚餐的钟声响了，于连带领孩子们来吃饭，当德·瑞那夫人听到于连说话的声音的时候，她的脸绯红起来。自从她坠入情网，她变灵巧了，她为了掩饰面红，就抱怨头痛得厉害。

"女人就是这个样子。"德·瑞那先生回答，同时发出粗暴的笑声。"女人这个机器，老是有东西需要修补。"

德·瑞那夫人在平时已经听惯了这类的话，不过今天他说话的语气，使她大大地憎恨。她想找点心灵上的安慰，只有仔细瞧瞧于连的脸。就令他是天下最丑的男子，在这个时候，她也会爱他。

德·瑞那先生很醉心地模仿当时宫廷中人们的习惯，每到春光明媚的时节，他们便移居到凡尼去了。这是一个乡村，由于加白丽的悲剧事迹而扬名。村内有一座倾颓了的古代的峨特式的礼拜堂，离风景佳美的礼拜堂约有数百步远近，德·瑞那先生购置了一座古老的府第。这座宫殿式的府第，有四座小小的塔楼，一个与推勒里①差不多的花园。花园的周围，种植许多排黄杨树，作为天然的边界和藩篱。园中有许多小径，两旁是每年修剪两次的栗树。邻近还有一块园地，遍种苹果树，也可以当作散步的场所。果园末端有八棵到十棵壮丽的胡桃树，它们枝叶密茂，绿荫遮空，离开地面有八十尺高。

德·瑞那先生当他夫人赞赏那些胡桃树的时候，常常说："这种可恶的胡桃树，每一棵就使我损失半亩田的收成。因为在他们的树荫下，麦子是不能长大的。"

---

① 推勒里(Tuileries)：巴黎王宫华美的花园。

德·瑞那夫人这次来到乡间，她觉得景物格外新奇。她欣赏四周的景物，一直到心神骀荡。她受了赏玩美景的启发，引起她内心的精神生活和做人的决心。他们到凡尼的第三天，德·瑞那先生为了市政府的公务回到维立叶尔去了。德·瑞那夫人也就在这天用她自己的钱雇来工人，依照于连的意见，修筑一条用石沙铺成的小路。这条路环绕果园，直达大胡桃树底下，使孩子们每天早上可以在这条小路上散步，免得他们的鞋子为露水沾湿。于连发表这个意见，还不到二十四点钟，德·瑞那夫人就实现他的希望了。她每天很快乐的和于连在一块儿指导工人做活。

当维立叶尔的市长从城里回来的时候，发见这条路已经修筑好了，使他异常惊奇。他这次忽然回到家里，也使德·瑞那夫人异常惊奇。因为她完全忘记他的存在了。此后两个月当中，他一直很生气地提到这件事，他粗暴的嚷道：家里这般重大的事情，譬如建筑工程，都不征求他的同意。只是有一点使他稍稍安慰的，就是修路所费的工资，是德·瑞那夫人自己掏腰包的。

她每天很快乐地过活，伴着孩子们在果园里散步。或者赛跑，或者捉蝴蝶玩。她令人做成几个色彩鲜艳的轻纱大网，用来捕捉这些可怜的蝴蝶"莱披多夫特儿"，这个野名儿是于连教给德·瑞那夫人的。因为她从贝尚松买来了哥达先生的名著，于连向她叙述这些可怜的昆虫的奇异的生活习惯。

他们毫无怜悯地把这些可怜的蝴蝶，用针钉在一张很大的绘图纸上，这也是于连出的主意。

总之，目前在德·瑞那夫人和于连两人当中，有了谈话的资料了，他不再忍受当他们无话可说沉默下来时的可怕的痛苦。

现在，他们两人说得太多，简直没有休息的机会了。两人都

感到谈话是最大的快乐，虽然他们说的都是些极天真，没有多少意义的琐事。这种活活泼泼的生活，又忙碌，又欢欣，符合了全家所有的人的兴趣，只是除了爱利沙小姐。她每天的工作多得很，辛苦已极。她向人说道："就是在狂欢节维立叶尔有盛大的跳舞会的时候，夫人去赴宴会，也没有这样用心打扮过。她现在考究极了，每天要换两三次衣服。"

我们虽然存心不谄谀任何人，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德·瑞那夫人有天生的美丽。譬如她超群出众的皮肤，现在又穿上裸胸露臂的衣服。她本来生得端正均匀，没有丝毫缺陷，加以这种穿衣服的方式，更使得她仪态万方了。

"夫人，你从来没有这么年轻呀！"她的维立叶尔的朋友们，来凡尼赴宴，对她如此说道。（这是当地人恭维人的妙语。）

有一件奇怪的事情，说出来也许我们不会相信，就是德·瑞那夫人忽然如此注意她的装饰，她实在不是处心积虑的。她只是高兴这么做，也没有特别的思索这些事儿，任何时候只要她不跟孩子们和于连一块儿捕捉蝴蝶，就跟爱利沙一块儿缝衣服。她只回到维立叶尔去过一次，唯一的原故，就是去买从缪鲁士运来的夏季新装。

她从维立叶尔回到凡尼的时候，带来了一位少妇，是她的亲戚。自从德·瑞那夫人结婚以来，她不知不觉地与德薇夫人要好起来了。她是她从前在圣心院时候的伴侣。

德薇夫人听她的表妹叙述许多愚蠢可笑的念头，大笑不止。她说道："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这个念头。"这些荒谬的念头，巴黎人一定称它们做机警才智，德·瑞那夫人这时候，也觉得这是愚人干的傻事，所以不免惭愧，尤其在她的丈夫面前。但是德薇夫人的莅临，却给了她勇气。她慢慢地告诉她心里的意见，她的声

调，怯懦得很。当她们两人长时间在一起的时候，德·瑞那夫人的思想和言辞都激动了。一个悠长的寂寞的早晨，一会儿就混过了。两朋友快乐得什么似的。这次拜访，理智冷静的德薇夫人觉得她的表妹没有从前那样快乐，可是比从前幸福多了。

在于连这方面说来，他象个小孩子那样的生活着。自从他来到乡间以后，领着他的学生们跟着蝴蝶追赶，也和他们一样地幸福快乐。经过那么多的压抑束缚，以及巧妙的政治手腕以后，现在是很自由的一个人了。离开了许多忌妒的男人的眼睛，而且由于天性，他丝毫不惧怕德·瑞那夫人，他现在是尽量的发展他的生命力，享受生存的快乐。正当他青春期间，对周围格外敏感，何况他现在置身在世界上最美丽的群山里。

德薇夫人来到凡尼以后，于连觉得她是他的朋友。她刚到凡尼不久，他就急急忙忙指给她看站在新筑的道路上，从胡桃树底下，所望到的一带美丽的风景。就事实说来，真不敢断定此处的风景不比瑞士好，或者不比意大利的湖沼妙。那两处的景物，也许还不会获得人们如此赞美呢。假如他们爬上那陡峭的山坡，——只须向前走几步，便是山坡。——立刻就达到崔巍的悬崖，崖的周围，都是极茂盛的橡树林，一直蔓延到河边。当于连每次爬上山顶，眺望四周悬崖绝壁的时候，他感觉到他真是世界上的幸运儿。他有自由的身体，还有使他梦想不到的奇遇，就是他现在的地位，俨如德·瑞那家的帝王，领着两位女友，沉醉在她们对于自然界伟大的景物的赞叹里。

"我觉得这就是莫扎尔特① 的音乐。"德薇夫人说道。

---

① 莫扎尔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奥地利作曲家。有«费加罗的婚礼»、«唐璜»、«安魂曲»等名作。

维立叶尔的郊外，不是没有美丽的风景，于连所以不能领略，因为他有个横暴无理的父亲，一看见于连就生气，再加上哥哥们对他的忌妒，使他无心欣赏美丽的风景。自从来到凡尼以后，他完全忘记了这些痛苦的回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他周围没有了仇恨他的人。当德·瑞那先生到城里去了的时候（他是常常在城里不回来的），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看书了。不象从前他只能在晚间看，还要用尽心机，把灯盏藏在一只空花瓶里来遮掩灯光。现在他晚上可以安静地熟睡，没有一切顾虑，白天除了教导孩子们的功课以外，其余的时间他可以畅快地读书了。他挟着他的心爱的书，去到岩壑间诵读。书本是他行为的唯一的主宰，是喜爱眷恋的对象。当他失意沮丧时，他能够在书籍里找到幸福、狂喜和慰藉。

拿破仑曾谈到许多关于女人的事，在他那个朝代，有许多流行的小说，拿破仑对于这些小说的优劣也有所讨论批判，于连这时候读到这些文字，不免有些感触，发生幻想，其实别的与他同年的少年男子，早就有了这些关于男女问题的知识了，而在于连还是第一次。

当最热的天气来到的时候，他们晚上到一株极茂盛的菩提树下去乘凉，已经成为习惯了。这株树离屋子约有数步远近，在那棵树下，黑暗是深沉的。有一个晚上，于连说话很起劲，因为是向两个少妇谈话，所以他细心地去研究词藻，想博得对方的欢喜，他讲得得意挥动起手臂来，因此撞着德·瑞那夫人的手了，这只手倚靠在一张椅子的背上，油漆过的木椅是早就安置好在花园里的。

她的手很快的就缩回去了。于连心想这只手，假如他偶尔撞着仍不退缩，他应该把它紧紧地握住，这是他的“责任”。他这

种应尽责任的观念,使他想到假如她的手不再回到原处了,这就变成可笑的事,或者变成他自卑的情感的创伤。这几个问题一来,使得他心中原有的快乐立刻烟消云散了。

九 乡村的一夜

格尔林先生的迪东，①
可喜的素描。

——斯托伯克

第二天当他看见德·瑞那夫人的时候，他的目光奇怪得很，他望着她，仿佛她是个仇敌，他正要上前和她决斗交锋。他的这副面目和昨天晚上那样不同，使德·瑞那夫人摸不着头脑。她一向待他很和善，一片好心，而他似乎很烦恼。她不能移开她的目光，不对他凝视。

幸而有德薇夫人在场，于连因此可以少说些话，集中他的注意力研究他心里面的事。这一整天，他唯一的任务，就是用阅读来增加他的力量，来振作他的精神。

他无心教孩子们的功课，很快的就结束了。不久，当德·瑞那夫人来到眼前，他不禁立刻想到胜利的光荣。他暗中决定，决定在今天晚上，要她把手送到他的手里，他要握住它。

红日渐渐西沉了，渐渐接近那个决定性的时刻，这叫于连的心古怪地急跳着。美丽的夜色已经来到了。他仔细察看，怀着一种欢乐，好象从他胸口移开了一个重大的巨压。今宵没有星光

月光，将是最黝黑的一夜。天空中笼罩着大块大块浓厚的黑云，随着十分闷热的风飘荡不定，好象预示暴风雨将要降临。两个女友散步了很久，她们今晚上的一举一动，于连都觉得稀奇古怪，和往常不同。她们很欢迎这种天气，因为有不少的细腻敏感的心灵，喜欢以这种天气来增强爱情的欢乐。

终于大家坐下来了，德·瑞那夫人坐在于连身旁，德薇夫人又坐在她的女友的身旁。于连一心一意要去实践他的企图，找不出半句话来说。他们的谈话没有劲儿了。

于连暗自想道："有一天我将和一个人第一次决斗，难道我也是这样地怯懦战栗和不幸吗？"他太怀疑了，他对于自己对于别人都失去了信心，这样他如何能窥见他心灵的状况呢？

在他的致命伤的痛楚里，他宁可遭罹任何的危险。甚至于有许多次，他希望忽然有些事情来到德·瑞那夫人的身上，使她不能不离开花园，回到屋子里去料理那些事情。他愿意对方自动地走开，他的心理竟这样矛盾。于连极力压抑自己，折磨自己。他约束的结果，反而使他发出了巨大的力量；这力量太猛烈了，使得他讲话的声音完全嘶哑了。不久德·瑞那夫人的声音也战栗起来，但是于连只顾挣扎自己，还未发现到她的声音的改变。他的责任的观念和他的怯懦的心理斗争，这种可怕的斗争太痛苦了，使得他，看不清他自己，也看不清别人了。府第里的钟，刚才响了九点三刻，他还不敢有所动作，于连对于自己的怯懦感到愤怒。他暗自说道："等十点钟来到后再说吧，这个千金难买的时光，绝对不能把它放过。我定要履行我的计划。我整

① «迪东与爱奈»(Didon et Enée)是格尔林(Guerin)的名画。本书作者司汤达最欣赏画中主角迪东的凝视。

日所憧憬着的，所追求的，一定要在今晚上实现；否则宁可回到我自己的寝室里，打出自己的脑浆来。”

在等待与焦急里，于连的过分紧张的激情，使他几乎失去知觉。终于传来了十点钟的钟声，飘过他的头上，这命运的钟声每敲一下，在于连的心头引起一个回响，他的肉体也不由得不跳动一下。

后来，十点钟敲最后的一下了，在他的心里起着更大的回声的时候，他伸出他的手去把德·瑞那夫人的手握着。但是她的手立刻就缩回去了，于连不知道怎样做才好，本能地又把她的手抓着。他在无限的感动里，他还感觉到他握着的手，冷得象冰霜一样，这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打击。他拚命地把这只手紧紧地捏着。她再努力缩回这只手，但是结果这只手还是在于连手中握着。

他的心浸润在幸福里。并不是他爱着德·瑞那夫人，而是一个可怕的苦难已经完结了。他想要怎样才使德薇夫人不至于发现他的秘密，他不得不强迫自己说话，这时候他的声音又宏亮又有力量。至于德·瑞那夫人的声音，恰恰相反，泄露出来情感的激动，忸怩不安，因此她的女友以为她生病了，提议回屋子里去。于连觉得危险了："假如德·瑞那夫人回到客厅里去，我一定又要烦闷起来，这种可怕的情形，正和我刚才经过的一整天一样。我握着这只手的时间太短暂了，不够保证我所获得的胜利。"

等到德薇夫人重申她的提议，要求大家回到客厅里去的时候，于连把这只手握得更紧。

德·瑞那夫人已经起身，但是又随即坐下说道：——她的声音，简直半死不活。

“我觉得，实在的，有点儿不舒服，但是园中新鲜的空气对我是有益的。”

这一句话巩固了于连的幸福，他这时候心满意足，快乐极了。他高谈阔论，忘记了装假做作；她们两人听他谈话，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男子。不过在他这份突然降临的流利口才里，仍然缺乏一些勇气。这时候凉风习习，好似暴风雨快来的预兆。德薇夫人已为晚风吹得疲倦了，于连最怕她不愿久留园中，或者一个人先回到客厅里去；那么，他将和德·瑞那夫人单独在一块儿，面面相对了。他的忽然间由天外飞来的疯狂的勇气，能帮助他握着德·瑞那夫人的手，已经是心满意足了；万一德薇夫人走开，留下他和德·瑞那夫人两人，要他说一句最普通的话，都超出他的能力之外；纵然她说出最轻微的责备，他也将是个战败者，就是他现在已经获得的握手的快乐，那时也要消灭了。

幸而这晚上他的可感动的虚张声势的演说，能得到德薇夫人的欢心，她起初总以为他跟小孩子一样，粗鲁笨拙，毫无趣味。至于德·瑞那夫人呢，她的手搁在于连的手里，她什么也没有想，她听天由命，就这样活下去。据这地方一般人传说，这株大菩提树，是英勇的查理王① 亲手种的。这天晚间在树下乘凉，可说是德·瑞那夫人最幸福的时辰。一阵晚风，吹过菩提树密积的叶层，叶叶摩擦，发出凄切的哀吟，她很快乐地细心赏玩这种天然的微妙的音乐。或者是很稀少的几滴露珠，开始降落在最低的枝叶上，也发出一种单调的声响，她也静静地听着。有一次，一阵风过，一只花瓶，被风吹倒在他们的脚边来了，德·瑞那夫人不能不立起身来，抽回她的手，去帮助她的表姐扶起花瓶。但

① 查理王(Charles le Téméraire)：法国中古有名的王子。

是当她刚刚重新坐下的时候，她立刻就将她的手送给于连。这种毫不迟疑的态度，好似说："他们两人中间，这件事已经是同意的了。"这是叫于连大大放心的事，可惜他没有注意地放过去了。

夜半的钟声，早已响过，他们一定得离开花园，各自分散。这时候德·瑞那夫人已经浸溺在恋爱的幸福里，这幸福夺去了她的睡眠。她自己一点也不责备她自己，她是怎样地天真啊！于连的情形恰恰和她相反，他早为沉沉的酣睡所占据，因为怯懦和骄傲在他心里整天的战斗，使他疲乏极了。

第二天五点钟，有人把他唤醒。这时候他几乎把德·瑞那夫人忘记干净了。这件事幸好德·瑞那夫人不知道，否则她要遭遇最残酷的痛苦。他不想到她，他只记得昨晚已经尽了他的责任，一个英雄的责任。为了这个观念，他才完全幸福了。他把房门紧紧地锁上，心里充满了新奇的快乐，重新展读他崇拜的英雄的丰功伟业。

当传来早餐的钟声的时候，他还在读拿破仑《出征公报》，把昨晚上得到的胜利，忘得一干二净。他一面下楼向客厅走去，一面很细声地自言自语道："应该向这个女人说，我爱她了。"

他心里正期待着要去遇见一双多情的眼睛，不料他首先发现德·瑞那先生一张严厉的面孔。德·瑞那先生从维立叶尔回到家里已经有两点钟了，他看见于连整个的清晨都不管理孩子们的功课，心里不高兴，丝毫不隐藏他的愤怒的神色。当这个重要的人物发起脾气来，并且想生气给别人看的时候，没有比他的面孔更难看的了。

她的丈夫每一句粗鲁刻薄的话语，都刺进德·瑞那夫人的心窝。至于于连呢，如此的投入极快乐的境界里，因为几点钟以前，在他眼前经过的伟大的事件，还一直吸引着他的心。开头他

绝不留意听取朝他发出来的德·瑞那先生的严厉的责备；最后他才很唐突尖锐的回答他道：

"我生病了。"

他回答的声调，能刺伤比维立叶尔的市长更能容忍的人，他很想回答于连，叫他立刻滚蛋；但是他打住了，他遵守自己订下来的箴言：处理任何事情，决不可过于急促。

不久他向自己说道："这傻小子，他在我家已经博得好名誉了，哇列诺会抓走他的，也许他会娶爱利沙，在这两种情形之下，他可能在心里讥笑我的呀！"

德·瑞那先生虽然有机警沉着的智慧，但是他心里的忿怒，还是无法消除：他越说，话语越粗鲁，慢慢地他激怒了于连。德·瑞那夫人差点儿哭出来。早饭刚刚吃完以后，她请求于连给她胳臂，扶着她到花园里去散步。她温情脉脉的依靠着他的手臂。她向他说了许许多多的话，于连仅能低声回答她道：

"这都是有钱人的派头！"

德·瑞那先生挨着他们一块儿散步，有他在跟前，使得于连更生气了。他突然注意到德·瑞那夫人依靠着他的胳臂，现出一种极明显的姿态，她的多情的表现，反而叫他大大憎恶，他猛烈地将她推开，抽脱自己的手臂。

幸而德·瑞那先生丝毫未察觉到这种无礼的举动，却被德薇夫人注意到了，她的朋友两眼充满了眼泪。这时候恰恰德·瑞那先生瞥见一个乡下小姑娘从果园一端走过，想走捷径，走了不应该走的地方，他于是追上去，不住地拾起石子向前掷击。

"于连先生，你何必这样生气呢，忍耐一点吧！你要知道，人人都有发脾气的时候。"德薇夫人很快的说道。

于连很冷酷地盯了她一眼，眼里显露出高度的轻蔑。

这神情叫德薇夫人大吃一惊。幸而她还不知道这神情的真实意义，否则她更要惊骇了。她在那里看出最残酷的可怕的复仇的模糊的希望。我们要知道世界上许多的罗伯斯比尔① 都是在某一个时期里，由他们身受的屈辱所造成的。

"你的于连真凶，他使我害怕。"德薇夫人向她的好友低声说道。

"他有道理生气。你看他教书，孩子们进步得多么快，有这样好的成绩，就说他一早晨不给孩子们讲功课，有什么妨害呢？我们要知道男人们都是不好讲话的。"她回答她道。

这是德·瑞那夫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反对她的丈夫，她心里涌起了报复的观念。至于于连呢，他的怒火快爆发了，他恨死了一切有钱的人。幸而德·瑞那先生这时候叫来他的园丁，就同园丁在一块儿，忙着用些带刺的荆棘，将果园那端不应该走的捷径阻塞起来。在后半段散步里两位夫人虽然殷勤解释，然而于连一句话也不说。德·瑞那先生刚刚走开，她们两人都说太疲乏了，要求于连每只手扶着一个人走。

他一手挽着一个女人，走在她们中间，羞恼使得她们双颊绯红，现出窘迫的样子。这样子和于连的傲慢的灰白的肤色，以及沉郁的果敢的神气排列在一起，形成最奇异的对照。他蔑视这两个女性，还蔑视世界上所有的柔情。

他暗自想道："要完成我的学业，袋里还不足五百法郎，这当然不是可能的事啊！啊，我会叫她滚蛋！"

这种严肃的思想，吸引住他整个的心情，他早就不屑于听她们的谈话了。无论她们说得如何亲切，如何诚恳，他只觉得厌

---

① 罗伯斯比尔是法国大革命时的领袖。

恶。还觉得她们说的话都是一样地无意义，愚蠢得很，幼稚得很，浅薄得很，一句话说完："这是女性的。"

德·瑞那夫人想改换沉闷的空气，努力找话说，好把她们的谈话弄得生动些，于是她说她的丈夫从维立叶尔回家来，为的向他的一家佃农购买黍梗。(当地人的习惯，用玉蜀黍干秆作铺床的草褥。)

"我的丈夫不会再走到我们这儿来了。他指挥他的园丁和仆人，想把全屋子里的铺床的草褥都重新换过。今天早上他已经把第二层楼房内所有的床褥都换成了新的玉蜀黍秆，这时候他到第二层楼去了。"德·瑞那夫人再说道。

于连的面孔改变了颜色。他很惊奇地注视着德·瑞那夫人。不一会儿，他加快脚步把她拉到一边去，德薇夫人也就让他们两人离开很远了。

"救救我的命吧，只有你一个人才能拯救我。因为你明白那个仆人恨死我。我向你坦白，夫人，我有一张肖像，我把它藏在我的床上的草褥里面的。"于连向德·瑞那夫人说道。

听见这话，这次轮着德·瑞那夫人的面色苍白了。

"夫人，只有你一个人，在这个时间里，能够走进我的卧室里去。在靠近窗子那一头，床上草褥的一个角落里，你将找着一个小纸盒子，是黑而光滑的。你仔细搜寻吧，不要叫人看见你。"

"这盒子里藏着一张肖像吗？"德·瑞那夫人说。这时候她只有勉强支持着身子的力量。

于连看出了她颓丧的神气，马上利用她这一点：

"夫人，我还向你乞讨第二个恩惠，我求你不要看这个肖像，这是我的秘密。"

"这是一个秘密！"德·瑞那夫人背诵他的话道。她的声音微

弱得很。

虽然她生长在富贵的家庭里，所接触的人们，都是为金钱的贪欲熏透了心，为了自己的财富而骄傲于他人，他们只有金钱的观念。但是在她的心灵里，这时候为爱情占领着，爱情已经播下了慷慨的种子。因为她的心受了残酷的伤害，所以她的面貌显得更忠实，显得更简单。德·瑞那夫人定要完成于连给她的命令，她不得不仔细问清楚：

"一个小圆纸盒子，乌黑光滑的。"她一面向他重述，一面走开了。

"是的，夫人。"于连用很直拗的态度回答她道。大凡男人们遇着危险，便显出这种直拗的态度。

她走向府第三层楼，面色惨淡，好似走向死亡一样。她心里愁苦萦结，觉得快要昏过去了。只是为于连服务的需要而重振了她的勇气。

"我应该拿着这个盒子。"她暗自说道，脚步加倍的快了。

她听见她的丈夫和仆人说话，就在于连的卧室里。幸而他们立刻又走到孩子们的卧室里去了。她进门赶快把床褥掀起，用力将手伸入草荐里去，因为她用力过猛，把她的手指的皮肤都擦破了。在平时稍微有这一类的小小的疼痛，十分敏感，现在她却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因为她刚伸手去探寻的时候，立刻就触到一个盒子光滑的表面。她赶快抓住这个盒子跑开了。

她担心会被丈夫发觉，刚刚才消失了这种恐惧，由于这盒子所引起的恐怖，她立刻觉得自己真个的要病倒了。

"这样看来，于连是有爱人的了。我握着的便是他心爱的女人的肖像。"

坐在休息室里的一把椅子上，德·瑞那夫人做了妒忌心所

有的恐惧的牺牲品。这时候她极端的天真无知又发生了作用，惊愕匀和着悲伤。于连突然走来，夺去那个小盒子，也不向她道谢，一句话没有说，跑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立刻燃起火来，烧掉了它。这时候他面色惨白，神情沮丧。他向自己夸大了他刚才所经过的危险。

他摇着头说道："拿破仑的像片，在扬言痛恨篡窃国位者的人的家里藏着！一旦被德·瑞那先生发现，他那么愤怒！又那么激烈专横！我还有最不谨慎的地方，是在肖像的背后的白板纸上，亲手写了数行小字。我的倾慕向往的心，因此更使人无可怀疑。并且这种倾心的崇拜的每一行都注明了年月。两天之前还写过一行哩。"

"我所有的名誉全破产啦！一下子毁灭了！我的名誉就是我的财产，我仅仅为了它而生活……，况且，这是怎样的生活！我的好上帝啊！"于连一面说，一面看着那个盒子在燃烧。

一点钟以后，他身体上的疲乏和他的自我怜悯的心理，使他变得温柔多了。他下楼来遇见了德·瑞那夫人，他拉过她的手来亲吻。带着他从来都没有过的虔诚真挚。她快乐得脸红了；但是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以内，她又因了忌妒的愤怒，把于连推开。于连的自尊心，这时是被刺伤了，他摸不着头脑，象一个傻子似的呆着。他分析德·瑞那夫人，觉得她不过是一个有钱的贵妇人罢了。他让她把手收回，不屑于留恋，慢慢地走开了。他走到花园里去散步，细细地思索一切。不久他的唇边，浮上一层辛酸的微笑。

"我在这里散步，宁静安逸，好象是我自己的生活的主人一样。我不管理孩子们的功课！我得承受德·瑞那先生责备侮辱我的话语，他有道理。"他急忙跑进孩子们的卧房里去。

那个他非常喜欢的最小的孩子对他的敬爱，使得于连心中正煎熬着的痛苦平静下来。

于连暗自想道："这个孩子还没有藐视我。"但是立刻他又责备自己这种以自我安慰来减轻悲愤的想法，简直又是新的懦弱。"这些孩子们爱我，就好象他们爱昨天买来的小猎狗一样！"

十 雄心和涩囊

掩饰最深的热情，就在它的阴暗处；也可泄露它的秘密，如最黑暗的天空预告最猛烈的暴风雨。

——《唐璜》① 一章七十五节

德·瑞那先生指挥仆人收拾府第中的卧房，最后又回到孩子们的寝室里，仆人们抱着草褥，跟随着他。这个人突然走进于连的卧室，在于连的心目中，好象是加了一滴水就使花瓶涨溢了。

他的脸比平时更苍白，更阴郁，突然闯到德·瑞那先生的跟前。德·瑞那先生停住脚步，瞪目看着他的仆人们。

于连说道："先生，你相信你的孩子们跟着任何教师读书，有跟着我一样地进步吗？"于连不让德·瑞那先生有答话的时间，接着又说道："如果你回答我说没有，那么你怎敢责备我，说我耽误了他们的功课？"

德·瑞那先生还没有从惊惧里恢复过来，不过他从这个年轻的乡下人所采用的奇异的腔调里，得到结论，知道于连的口袋里藏着更有出息的聘约，他一定要离开这里了。于连越说下去，越是生气：

“先生，没有你我也不会饿死。”他再说道。

“你这样三心二意，真令我生气了。”德·瑞那先生回答道，他有些口吃。距离仆人只有十步远近，他们正在清理孩子们的卧床。

“先生，这不是我所应得的。”于连再说道，他这时候有点儿不由自主了。“你想想你向我说的许多卑鄙污秽的话，并且当着女人的面前。”

德·瑞那先生只以为于连所要求的是增加工资，为了钱他心中起了痛苦的斗争，心都撕裂了。这点使得于连更加生气，他实在疯狂了，嚷道：

“离开你的门槛以后，我知道往哪儿走，先生。”

这两句话，使得德·瑞那先生好象已经看见于连在哇列诺家里安顿下来了。

“好吧，先生！”他终于向他明说了，还深深叹了一口气，神色痛苦已极，好似接受外科医生施行最苦痛的手术一样。“我同意你的要求。从后天算起，后天是下个月一号，每个月我给你五十法郎的薪金。”

于连这时候只想笑，目瞪口呆地待着。他所有的愤怒全消散了。

他暗自说道：“我鄙视这猪猡还不够，无疑，这是一个十分卑贱的人所可能有的最大的道歉了。”

孩子们看见这个场面，惊得张开大嘴，急忙跑到花园里去向他们的母亲报告于连是如何地生气，可是他以后就有五十法郎一月了。

---

① 《唐璜》见前第59页注。

于连随着他们的后面走开，好象平常的习惯一样，他不屑于看德·瑞那先生一眼。让他独个儿留在那里去生气。

市长暗自说道："唉，这是一百六十八法郎啦。哇列诺先生叫我花了这笔钱的。一定的，我应该向他说两句明确的话，关于他所承办的孤儿们的给养问题。"

过了一会儿功夫，于连又走到德·瑞那先生的跟前，说道：

"我要和西朗先生谈谈良心这个问题，因此我有这个荣幸来通知你，我要离开几点钟。"

"好，我亲爱的于连，今天一整天吧，就是再加上明天一整天也不妨。我的好朋友，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借园丁的马，骑到维立叶尔去。"德·瑞那先生一边说，一边笑，显出一副最虚伪的神色。

"果不出我所料！"德·瑞那先生暗自说道。"他是去给哇列诺家送回话的。他还没有给我什么诺言，不过我必须使这个青年人的头脑冷静下来。"

于连很快地出走，攀登到大森林里去。因为穿过这森林，可由凡尼走到维立叶尔。时间还早得很，他不想就去看西朗先生。他一点也不愿意勉强自己再重新去假装虚伪，他需要仔细分析自己的心灵。他心中感觉忐忑不安的许多情绪，这时候愿一一加以批判。

他刚才来到森林里，离开人们的注意以后，便对自己说道，"我打了个胜仗！我真的打了个胜仗！"

这句话恰恰和他今天的情形相符合，他的心灵因了这句话而得到一些宁静。

"我现在有五十法郎一月的薪资了。德·瑞那先生一定怕得很，但是他怕什么呢？"

一点钟以前，他曾经惹他生气，沸腾得象开水一般。有什么东西，竟使这个又走运又煊赫的大人物害怕？于连这样沉思默想，他的心忽然平静起来。他在林子里慢慢地走着，一刹间，他心里本能地感觉到森林的悦人心目的美丽。巨大的光溜溜的岩石，昔日曾从山腰滚入林子的中部。巨大的山毛榉长得象岩石一样高，它们的树荫掩蔽着附近数步的地方，展开一片令人舒适的阴凉。这些地方，由于日光的炎热，本来使人无法驻脚的。

于连在这些大岩石的阴影底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往上走。不久他走到一条很仄隘的小路上来了。路的迹影刚刚看得清楚，这只是牧羊人走的山路，僻静得很。他发现自己笔直的伫立在一块大极了的山岩上，在这里他确信与人间完全隔绝了。这种自然界伟大的形势使得他绽开微笑。并且因了这伟大的美景，他更想达到精神上的要求。高山上清洁新鲜的空气，将谧静、甚至快乐注入他的心灵。在于连的眼里，维立叶尔的市长代表世界上有钱的和骄横的人，但是今天惹起他的仇恨，不管他的举动是如何的猛烈，并没有牵涉到个人的事情，如果他从此以后不再看见德·瑞那先生了，七八天以后，他会把他忘记得干干净净。甚至于他的府第，他的狗，他的孩子们，以及他整个的家庭。"我不晓得是什么强迫他做那个重大的牺牲，增加我的工资每年五十多个埃居①！我是从最大的危险里打出来的！一天当中，获得两种胜利！第二种胜利是不值得提起的。我应该猜透他为什么要来这一手。唉！明天吧，留待明天再想吧！"

于连站在最大的岩石上，双目仰视苍穹，八月的太阳燃烧着天空。岩石的下面的田野里，有无数的蝉子在歌唱。当它们歌

① 埃居：法国古代银币名。

唱疲乏了休息的时候，于连便立刻沉入无边的寂静里。他看见在自己的脚底下展开二十里遥远的原野，他还瞧见几只老鹰，从他头顶上的绝壁间飞出，他望着它们在天空中静悄悄地画了无数的大圆圈。于连的眼睛机械地随着鸷鹰转动。这猛禽飞翔起来，那种有力的安闲谧静的活动，在于连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羡慕这种力量，他羡慕这种孤独。

这是拿破仑的命运。难道有一天，这也会是他自己的命运吗？

十一　一　夜

即使瑞立亚的冷酷仍然是仁慈的——她极其温柔的小手，在他的手里退缩回来；但是留下了一个轻微的接触，使人战栗的接触；如此轻微的殷勤，在脑子里成了一团迷离。

——《唐璜》一章七十一节

到底应该去维立叶尔走一走。他刚从教士的住宅走出来以后，就遇见哇列诺先生。真可谓一个巧妙的遇见。他急忙告诉他增加薪金的事。

回到凡尼，一直等到天色黑尽了，于连才下楼走到花园里去。他的精神疲倦已极，因为无数强烈的情感在白天激动着折磨着他。他想到两位太太，不禁耽心地思量："今晚我对她们说些什么呢？"其实他自己还未看清楚他的心灵，他是如何地关心琐碎的事啊！而通常那些琐碎的事原是女人的全部乐趣。有许多时候，他变得很呆很傻，不但德薇夫人不了解他，甚至于他的朋友德·瑞那夫人也不了解他。她们讲的话，有时候他也只能体会一半。这就是热情的巨大的力量所生的效果，我敢说，这热情如今在震荡着这野心勃勃的年青人。在这个奇异的年青人心里，差

不多时时刻刻都有暴风雨。

于连今晚走进花园去的时候，打定主意要留心听取两位美丽的表姊妹的关心自己的话语。她们焦急地期待他回来。他仍旧坐在他平时坐的位子上，挨在德·瑞那夫人的身旁。不久夜色黑暗如漆，他试去握住那只白嫩的手，他早就看见这只手一直靠近他，搁在椅子的背上。他犹豫了一会儿，结果握住了。但是这只手忽然缩回，表示很生气的样子。于连很想问个究竟，但是他不敢出声。因为他听到德·瑞那先生走来的声音，他只好继续他的快乐的堂皇的谈话。

这时候于连的耳朵里，又振荡着早上粗鄙的言语。他暗自想道："这个家伙，他财运亨通，那么丰富的堆积着各种财富，待我嘲弄他一番吧，当他的面，我要把他的女人的手占为己有。是的，我一定要这样做。我么，他曾经给了我多少的轻蔑呀！"

他生性就不安份守己，这时候更显得不安本份了。他很热心地盼望达到目的，他整个的注意都在那只手上。德·瑞那夫人十分愿意她自己的手落在他的手里。

德·瑞那先生高谈政治，生气得很。因为维立叶尔有两三个工业家，现在确实比他还有钱，还要阔气。在市民选举里，他们有意反对他。只有德薇夫人专心一意地听着他讲话，于连不但不听他的演说，简直气极了，他把他的椅子移近德·瑞那夫人的椅子。幸而天黑如漆，什么举动都看不出来。他大胆地把自己的手贴着她那裸露在衣服外面的美丽的胳臂。于连这时候有点神魂飘荡，失去了主宰，他把他的脸颊移近这只胳臂，把双唇贴在上面。

德·瑞那夫人战栗起来。她的丈夫离开他们只有四步远，她赶快把她的手送给于连，同时把于连轻轻地推开一点。因为德·瑞那先生还在继续咒骂那些一钱不值的人们，和那些发了

财的过激党，于连趁着这个机会，把她送过来的手印遍了热情的吻，至少在德·瑞那夫人的心里，觉得这些吻都是热情的。但是这个可怜的妇人，在今天这个致命的日子里，她手里已经拿到过证据，证明她虽然自己还未承认过她心里已经爱上了的男人，却爱着别人。当于连整天不在家里的时候，她曾经非常的痛苦。这使她左思右想了许多问题。

她曾经自语道："怎么！我在恋爱！我已经接受了爱情！我，结过婚的妇人，又爱上别的男人了。但是，"她再说道，"我不能够一分一秒不思念于连，这种可怕的秘密的痴情，我对我丈夫从来没有过。实在说来，他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对我有的是满怀的尊敬。这可怕的痴情也许不久就烟消云散了。我对于这个少年的情感，对于我的丈夫，也许没有什么损害吧？我常常和于连谈话，谈的都是些异想天开的事，也许德·瑞那先生讨厌听吧？他，他心目里只有他自己的事业。一直到现在我并没有窃取他任何东西给于连。"

没有半点虚伪和矫饰玷污这颗天真烂漫的心的纯洁，不过这时候她为了从来没有经验过的热情所迷惑罢了。她被欺骗了，可是她自己还不知道，同时贞节的本质恐吓着她，这便是她内心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形。当于连走进花园的时候，听到于连的声音，同时又看见于连坐在自己的身旁，她的心灵好象被这迷人的幸福强夺去了一样。十五天以来，这幸福，与其说诱惑她，毋宁说使她惊奇，因为一切太出乎她的意料了。经过几番思考以后，她向自己说道："那么，只要于连在跟前就足够了，足够抹掉一切的过失吗？"想到这里，她害怕了，所以把于连握着的一只手赶快缩回。

他的吻充满了热情，她从来没有接受过如此动人的吻。立刻

使她忘记他可能爱着另外一个女人。一下子在她看来，于连已经不是一个负罪的人了。这时候刺心的痛苦没有了，怀疑的鬼胎也打消了，她从没有梦想到的幸福，来到她的眼前，她心里充满了恋爱的欢乐和疯狂。这是最美丽的一夜，人人都心满意足。只有维立叶尔的市长是例外，因为他心里老是忘不了新发财的几个工业家。于连这时候也不想到他的秘密的野心了，也不挂念他预备实行的最困难的计划了。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美的力量束缚着。他好象失落在一个飘渺的温柔的梦境里，暧昧而甜蜜，在他的性格上说来，这个梦是如此的离奇。他慢慢地把这只手轻轻地揉抚着，觉得这只手好极了，美极了。在这种陶醉里，他还迷迷糊糊地听到菩提树的密叶在夜风中摇曳的响声，他还远远地听到杜伯河两岸磨坊的狗叫的声音。

然而这种情绪，只是欢娱，不是爱情。当他走进他的卧房的时候，他只想到一桩伟大的幸福，就是重新捧起他最心爱的书。二十年以来，对于宇宙间一切的观念，一切的事实，都在这本书里去找寻解释，这本书支配着他的一切行动。

不久他把书放下来。他梦想着拿破仑的辉煌胜利，他发现在他自己的胜利上又增添了一点新奇的东西。“是的，我打了一次胜仗。但是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彻底干。应该把这个自尊自大的绅士的骄傲心理捣碎，趁着他正在撤退的时候。这是拿破仑的彻底的作风。他斥责我怠荒了孩子们的功课，我应该向他请三天假，去看我的朋友福格。如果他拒绝，我仍旧提出解除聘约的办法。想来他定会让步的。”于连暗自说道。

今晚德·瑞那夫人不能闭上眼睛了，她觉得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活过。于连在她的手上印遍了火热的吻，她不能够摆脱这种动人心魂的幸福感觉。

忽然有一个可怕的字样来到她的眼前："通奸。"所有世上卑鄙恶浊的淫乱一类的观念所引起的厌恶的含义，都呈现在她的想象里。这些念头污损了她建筑在对于连的爱情上的幸福的憧憬。在她眼前描绘出最可怕的将来，她瞧见自己成了被诅咒的对象。

这是个可怕的时间，她的灵魂飘游到陌生的国度去了。前夜她还在从没有过的甜蜜的幸福里，此刻她又完全落在残酷凄惨的不幸里。她对于这些痛苦是毫无经验的，它们扰乱她的理智。有时，她想到她的丈夫的身边，把她的心事向他坦白，说她恐怕爱上于连了。这是应该向他说出来的。幸而在她的记忆里，掀出了一段格言，在她结婚的前夕她的姑母曾向她说："丈夫毕竟是一家之主，妻子向他坦白已往的秘密是很危险的。"她痛苦到了极点，自己绞着自己的手。

她这时候完全为矛盾的痛苦的观念震荡着，她忽而担心于连不爱她，忽而心里又涌上了罪恶的可怕的景象，好象明天颈上就要戴上枷锁，押到维立叶尔的广场上，背上还背了牌示，写着罪状，向大众宣告她的通奸的情形。

德·瑞那夫人丝毫没有生活经验，就在她清醒着的时候，运用她全部的理智，她也看不出天主眼里的罪人，和罪恶昭彰的在公共场所受大众诽谤的卑贱的罪人有什么不同。

她以为通奸是万恶之首，可以牵连许多别的罪恶。当可怕的通奸和一切丑恶的观念暂时放松她的时候，她又开始梦想到天真地和于连生活在一起的甜蜜。这样，她又坠入于连已经爱了另一个女人的可怕的想象里，她又看见他惨白的面色，当他担心他心爱的肖像失落的时候，或者他怕人家不得到他的允许，想要偷看他心爱的肖像的时候。他是怎样的急得面色发白啊！这

还是第一次，在他这沉静的高贵的面貌上，表现恐怖的神情，她那时是怎样的奇异啊！为了她，或者为了她的孩子，于连从来没有过如此感动的表示。想到这里，心里的痛苦慢慢地增加，一直增加到最悲惨的程度，人类的心灵，能忍受痛苦，也只能达到这个程度罢了。无疑，德·瑞那夫人发出了痛苦的呼声，把她的女仆从梦中惊醒。一会儿她看见她的床边，出现一盏灯光，她认出爱利沙来。

"他爱的是你吗？"她在狂乱当中，喊了出来。

爱利沙看见女主人在这样可怕的迷乱里，惊愕极了。幸而她没有留意到女主人所发出来的奇怪的问话。德·瑞那夫人这时候头脑稍稍清醒，明白她自己有些不谨慎。向她说道："我发烧，头脑有点儿昏眩。陪着我。"因为她想努力约束自己，不要再说出疯狂的话来，理智重行主宰她，她就完全清醒了，不怎么难受了。她不要侍女的两眼凝神地盯着她，她要她念报纸。当这个姑娘用单调的语音，朗诵着《每日新闻报》上一大段社论的时候，德·瑞那夫人下了一个贞洁的决心，决定再见于连的时候，一定用冷淡的态度去对待他。

十二 旅　行

在巴黎有的是漂亮的人，
在外省有的是有品格的人……

——西叶斯①

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德·瑞那夫人还没有走出房门，于连已经从她的丈夫那边得到三天的假期。于连计算她会等候他的，觉得有再见她一面的必要，况且，他是如何的希望看见她的美丽的手啊。于连走到花园里去了，但是等了许久，德·瑞那夫人还不来。如果于连爱她的话，他应该看见她早已在偷看他。第二层楼的百叶窗，半开半掩，百叶窗的后面，她的额头靠着玻璃，正在那儿望他。后来，她的决心战不过她的情感，终于到园里来了。她平常苍白的面色，这时候改变为鲜艳的容光。这个天真活泼的女子，确实激动着。一种内心矛盾的心情，甚至愠怒的心情，损坏了她的深沉，谧静的表情。而她这表情是超于一切人世庸俗鄙野的利欲之上的，所以给了这天使般的容颜，增添了多少妩媚。

于连一看见她，急忙迎上去。他羡慕她那娇美的胳臂，这是由匆促地盖上的披肩衬托出来的。清晨新鲜的空气，好似增添

了她的姿色的妍丽。昨夜的骚乱，只有使她的容貌对于一切的外界印象来得更为敏感。这个害羞的动人的美人，还具有高尚的思想，在下层阶级中简直寻找不着。在于连的眼里看来，自从他认识她以后，她在他的心灵上简直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这是于连梦想不到的。她的美貌攫住了于连的贪婪的眼睛，这时候他整个的心都在欣赏她的美，羡慕她的美，已经忘记了他正在等待她的友谊的问候了。当他突然发觉有意表现给他看的冰冷的态度的时候，于连大大的惊骇了，在她这份态度里，明明表现出她自己高贵的身份，要把于连仍旧送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

欢娱的微笑从他的唇边萎谢了。他记起了自己的出身和地位，尤其是在一个贵族的有钱的继承者的眼睛里。一转瞬间他的脸上只有矜骄的和对自己愤怒的表情了。他心里涌起最剧烈的憎恶，为了等她，把动身延迟了一个多钟头，为的是受她一场侮辱和奚落。

他暗暗地说道："我真是一个大傻瓜，我应该仇恨一切人，反对到底。一个石子坠地，因为石子本身是沉重的。难道我永远是个小孩子吗？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约束自己，养成良好的习惯，使我的心情应付这般人，恰到好处，他们给我多少钱，我便为他们尽多少心？如果我要尊重自己，使一般人也尊重我，那么，便应该向一般人表明我现在的态度。我现在只是用我的贫穷和他们的财富作交易；但是我的心和他们的寡廉鲜耻的心相比，距离有几千万里。我的灵魂在天堂里，他们想用小小的恩惠或轻蔑的表示，作为接触我的灵魂的工具，这是可能的吗？"

当一切的情绪在这个青年教师的心里斗争纷扰的时候，他

---

① 西叶斯(Siéyès, 1748—1836)：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新闻家。

的容易变动的面貌，表现着痛苦的傲慢和凶猛的神情。德·瑞那夫人骇得周身战栗了。她原先打算接见于连的时候，表示出贞节、冷淡、疏远，不料她的表情使对方误会了。更不料激起了对方的愤怒，使她惊骇起来。一切早起见面时候的问候和谈论天气的无意义的话，两个人都同时感到无从谈起了。于连这个时候没有一点热情来扰乱他的理智，他很快的发现了一个方法，让德·瑞那夫人看出来他根本不关心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不向她说起就要起身旅行的事，只向她行了一礼，就转身走了。

德·瑞那夫人看着他慢慢地走远，觉得自己精神萎靡了。从于连的眼睛里看出了傲慢的表情，而昨夜还是那么友爱的。她的长子从花园的深处跑来，一面拥抱着她，一面说道：

“我们放假了，于连先生旅行去了。”

一听这话，德·瑞那夫人觉得她的心破碎了。一股致命的寒颤攫住了她。为了自己的贞操，她是如何的不幸啊！为了自己薄弱的意志，她更是如何的不幸啊！

这新鲜的消息，占据了她整个的心。她这时候不能再回到她昨夜的聪明的决断上去，她刚刚过了最可怕的一夜，但是那聪明的决断是没有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拒绝这个最可爱的情人，而是永远要失掉他了。

她应该到饭厅里去早餐。德·瑞那先生和德薇夫人老是讲起于连旅行的事，更增加她的愁苦。维立叶尔的市长注意到于连的声音，当他向他要求休假时，他的声音强硬，态度异常，其中必定有神秘的东西。

“这个年轻的乡下人的荷包里，一定有旁人的聘约。不过这人，即使是哇列诺先生，也一定会因六百法郎的数目，而稍稍丧失勇气的。他每年必须支出这笔钱呀！昨天他到维立叶尔去，人

家给他三天功夫考虑这件事情。今天早上，他终于不给我一个回答，这个小先生就到山里旅行去了，他要去跟一个粗鲁无礼的贫困工人商量商量。你瞧，咱们所得的是什么结果！”

德·瑞那夫人暗自想道：“我的丈夫还不明白他是如何地刺伤了于连的心。现在他既然以为于连要离开我们了，我自己应该怎样想呢？啊！一切全决定了！”

为了不在人前流眼泪，要自由自在的痛哭一场，德·瑞那夫人避开德薇夫人的询问，推说她的头痛得很厉害，到床上睡下了。

“这就是所谓女人。在这些复杂的机器里，常常有毛病要修理的。”德·瑞那先生背诵他的旧话，这样嘲笑着走开了。

当德·瑞那夫人做着这桩意外事促成的、可怕的激情的最残酷的忧伤的牺牲品时，于连正在很欢乐地走着路。他走在万山的青翠里。景物美丽，使他高兴已极。他应该穿过凡尼北部最大的山脉，在高大的榉树森林里，他顺着许多小山路走去，越走越高。崎岖山路沿着山岩边上，这座高山从北面形成杜伯河的谷壑。于连这时正沿着山坡往上走。不久我们的旅行者放眼四看，他看着他脚下的丘陵，阻挡杜伯河向南方奔流。这些丘陵一起一伏地卧在大地上，恰好形成布果尼和波若来的肥沃的田野。这个少年野心家的心灵，不管多么迟钝，但是此刻他身临天然的伟大的美景，也不能不常常停止脚步，欣赏这样伟大壮丽的景色。

不久他走到最高的山顶上去了，他应该越过这个山顶，还要走完一条必经的道路，才能够走下幽深的山谷，达到他的朋友福格的住处。这是一个年轻的木柴商人，住在寂寥的山谷里。于连一点也不急着要见他，也不要碰见任何别的人。象一只猛禽，藏

在高山顶上不毛的岩石之间，他感觉远远的离开了任何一个人，就令有人朝他走来，那距离也遥远得很。他在一处差不多垂直的岩壁之间，发现了一个小岩洞，他进去欣赏了一番，就准备住在这个隐秘的处所了。他眼中闪出了快乐的火花，不禁对自己说道："在这儿，世界上一切的人，不能够伤害我了。"他有心在此地久留，要大胆写下他的思想，因为在其他任何地方，这思想对于他是危险的。一块方石板，恰好做了他的写字台。他的笔势飞舞着，他看不见周围的景物了。最后他注意到夕阳在波若来辽远的山峦外闪着余辉。

他自言自语道："我为什么不在这里过一夜呢？我有面包，我很自由！"一说出这个伟大的字样，他的灵魂飞翔起来。他的古怪的想法以为即使在福格的家里，身心都是不自由的。于连这时候坐在岩洞里，两手捧着头，觉得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尝到幸福的滋味。他的心这时候为自由的幸福和他的好梦而沉醉了。他在无意间瞥见红日西沉时的薄弱的微光，一道一道地消逝了。在这无边的幽暗里，他的心灵有些模糊，幻想出他将在巴黎所遭逢的奇遇。这一定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充满了仙女般的智慧，比他在外省遇见的一切女人，都要高明。他疯狂地爱她，她也爱恋着他。假如他要和她分离一些时候，那么他会充满了光荣，更值得她对他的尊崇和爱恋了。

于连放纵他的想象力，甚至于把他自己假想为一个俊美的少年，生长巴黎，在忧郁和穷苦里长大，逢上这种恋爱的场合一定被冷酷的讽刺所阻碍，他伟大的事业，将随着不能实现的希望而消灭，被一个著名的格言所代替："当一个人离开他的情妇时，他便会冒险，一天两三次为人所欺骗。"这个年轻的乡下人觉得他本身和英雄的事业之间，缺少的只是机会罢了。

现在黑暗的长夜代替了白天。他要到福格住的小村里去，还有两里路。于连在离开这个小岩洞以前，他燃着火将他所写的文章细心焚毁。

早晨一点钟，他去敲门，使得他的朋友十分惊讶。他看见福格这时候还在急急忙忙地抄写账目。少年福格有魁梧的身躯，长得很难看，有一个高大的鼻子，面部有很直拗的轮廓。不过在他的不讨人欢喜的样子里面，隐藏着无限的仁慈。

"你这样出我意料之外地到我家里来，那么，你是和你的德·瑞那先生闹翻了？"

于连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不过所说的只是重要的部分。

福格向他说道："你就留在这里，跟我一块儿生活吧。我知道你现在认识德·瑞那先生，哇列诺先生，莫洪县长，西朗教士。在这一般人当中，他们的性格小气得很，你应该早就知道了。你的年龄现在够成熟了，可以标价拍卖了。你的数学比我高明，以后你就帮我算账吧；我在我的生意里，正要赚大批的钱。我一个人要照应每件事，实在是不可能的，我不敢找一个伙伴合股做生意；因为我害怕遇到一个骗子。我为了这件事天天都在为难。不能做顶有出息的生意，也是这个原因。不到一个月以前，我使米息圣阿蒙赚了六千法郎。有天我在波达利拍卖行偶尔遇见他，我们已经六年不见了。好兄弟，你为什么不能赚钱呢？你不能赚六千法郎，难道三千也不能赚吗？如果在那个时期里，有你做我的伙伴，我一定把这些木材都拍卖了，买主们还不是早就买去了。你快来做我的伙伴吧。"

福格这种提议，使于连受了刺激，因为它扰乱了他疯狂的梦想。两朋友好似诗人荷马所描绘的英雄一样，共同把晚餐做好。

因为福格还是个单身汉。当他两人晚餐的时候，福格把他的账簿给于连看，他向于连证明他的木材生意是如何的赚钱。福格最重视于连的才智和性格。

后来当于连单独走到他的松板盖成的小卧室里去的时候，不禁暗自想道："这是真的，假如我留在这里，我一定可以赚几千法郎。有了基金，然后占优势地去当兵，或者去做神父，看当时法兰西所流行的花样来决定。我在这里集凑的储金，一定可以解除将来事业上一切细节的困难。借这山间的寂寞，我还可以稍稍医治可怕的愚鲁；因为在那些大人物的客厅里，由于我的愚鲁，许多事都是门外汉，真烦厌透了。但是福格决定不结婚，他又再三再四告诉我说山间的寂寞，使他郁郁不乐。这是很明白的，假如他找到一个伙伴，这人没有资本来添到他的生意上去发展，那么他希望这人永作他的伴侣，永远不和他分离了。"

于连怒嚷着："我将欺骗我的朋友吗？"虚伪和缺乏同情心，原是他这个人行为上的缺点，这一次对于一个爱他的人，连最小欠周到的地方他也不能忍受。

忽然于连找到一个拒绝他的理由，觉得快乐极了。"我绝不能为了他而疏懒地生活七八年啊！如果依照他的劝告，我要二十八岁才能达到我的计划。但是在同样的年纪里，拿破仑已经干了很伟大的事业了！当我辛苦地在木材买卖中奔走，等到在黑暗的生活中受够了苦，巴结奉承那些次等流氓角色，才能赚得数千法郎的时候，谁敢说我还能保存着那创立名誉的神圣的热情，不会为岁月消磨了？"

第二天早晨于连看到福格的时候，他很冷淡地拒绝了他，好福格却认为彼此合股做生意的事儿已经说定了。于连借口说他有宗教的禀性，不适宜经商。况且他的神圣教士的职业也绝对

不允许他经商。善良的福格莫名其妙，半天说不出话来。

福格再向于连说道："好兄弟，你再想想吧，你想你同我合伙做生意多么好啊！或者直截了当的说，我每年给你四千法郎多么好啊！如果你愿意回到你的德·瑞那先生家里去，他把你轻蔑得象他的鞋底上的污泥一样！你自己有了两百金路易在手里，那时人人都要欢迎你进神学院，谁还敢反对你呢？我还可以对你说，我会想法给你弄一个本城最阔气的教士的职位，因为，"说到这里，福格放低声音，"因为如某先生……某先生……们，都烧我的木材，我把橡树卖给他们，顶上等的质料，然而他们付钱给我，只当着白木一样。你要知道，把金钱安排在这些地方，是最巧妙的。"

无论如何不能打消于连想做神父的念头，福格拿他没有办法，后来断定于连有些疯了。第三天，大清早，于连就向他的朋友告辞。他走到大山里的岩石中间去，徘徊欣赏。他又走到他前天发现的那个岩洞里去，可是他心里的和平，这时候已经没有了；因为他朋友的提议，把他心里的和平扰乱了。他心里这时候有一种力量在冲动，好象爱尔居尔神一样，如今他所要选择的不是善和恶，而是平凡庸俗的舒服生活和他年轻时代的英雄梦。他向自己说道："这样看来，我还没有真正的坚强性格。"这就是疑虑的苦恼。于连的痛苦，大半是由疑虑得来的。他再继续说道："我既然耽心为挣取面包的八年光阴会消磨了我创造丰功伟绩的崇高的毅力，我恐怕不是制造大人物的好木头。"

十三　透明的袜子

小说，原来是生命旅途中的一面镜子。

——圣瑞尔①

于连望见凡尼的古老礼拜堂美丽如画的遗迹时，心里才记起德·瑞那夫人。真的，从前天到现在，他心里没有一次思念到她。“那天我离开她家的时候，这个女人使我记起了在我们两人中间，有着很大的距离，她把我看成工人的儿子，永远不能和她亲近。这是无可怀疑的，她唤醒我的注意，表示她懊悔了，懊悔那天晚上，她不应该让我亲吻她的手。……多么美丽啊！这只手！这个女人的顾盼，蕴藏着何等的华贵！”

和福格一同经商可以因此发财，这使于连的抱负得到不少的安慰。这些抱负不再时常被愤激、被他的贫穷的锐敏的感觉、被世人眼中的他的卑贱所阻挠损伤了。他觉得现在好象站在一个高高的海岬上，可以了解许多事情，这就是说，他能够看清楚他极度的贫苦，和那些他叫做一生下地来就属于有钱阶级的人物。自然他要判断他的地位离哲学的见解还遥远得很，不过他有明快的颖悟力，在这次山林间的短短旅行之后，他觉得自己大大的不同了。

德·瑞那夫人要求于连把旅行的经过仔细告诉她。她听时十分困窘不安，于连非常诧异。

福格曾经有过结婚的计划，但他的恋爱都不幸夭折。关于这个问题，他们两朋友开诚布公的谈过，讨论了许久。福格解释一个人轻易的过早的获得幸福，那人一定不是唯一的被爱的人。这些故事，都使于连惊骇。他还在福格那里学来许多新的事情。他的孤独的生活，怀疑的生活，和他常常居住在想象的世界里的生活，都使他和现实远离，本来能够看见的事物，因此都看不见了。

当于连不在的时候，德·瑞那夫人的生活，只是一长串各色各样的苦难，全叫她无法忍受。她真的病倒了。

德薇夫人看见于连回来了，向她说道："要注意，你病得这样厉害，今晚不应该再到花园里去了。潮湿的空气将使你的病加重。"

德薇夫人看见她的朋友的打扮，平时十分朴素。常常因为她的打扮太朴素了，受着德·瑞那先生严厉的责备，但是现在忽然改变了。她刚才买了很漂亮的透明的袜子，还买了从巴黎新到的美丽小巧的鞋子。三天以来，德·瑞那夫人唯一的消遣，就是忙着裁新衣。她用一段很艳丽时髦的料子，教爱利沙日夜不停地为她缝一件夏天的衣服。于连到家几分钟以后，这件衣服做好了，德·瑞那夫人立刻穿在身上。德薇夫人一向的怀疑，这时候才肯定下来，她知道德·瑞那夫人的病状为什么这么稀奇。德薇夫人暗自叹息道："原来她在恋爱，可怜的女人！"

她看见德·瑞那夫人和于连谈话，原来苍白的脸色改换成最鲜艳的容光，焦急渴望的心思在她的眼睛里表示出来，又紧紧的盯住青年教师的眼睛。德·瑞那夫人时时刻刻盼望于连明白

① 圣瑞尔(Saint-Réal,1639—1692)：法国历史家兼文学家。

表示，离开她家呢，还是待下去。于连对于这个问题，不准备说什么，因为他还没有想到“去留”。经过可怕的内心斗争以后，德·瑞那夫人敢向他明说了。她的战栗的声音，描绘出她满腔的热情：

“你愿意抛弃你的学生，到别处高就吗？”

德·瑞那夫人的眼神，和她不同寻常的声音，都使于连惊奇而加以注意。他暗自想道：“这个女人爱我了。但是在她短暂的软弱之后，她的自尊心又要责备她了，当她一知道我不再离开她们，她又要对我骄傲了。”这种地位不同、阶级不同的观念，在于连的心中，好似电光一闪。他犹豫地回答她道：

“假如我要离开少爷们，我是非常痛苦的；他们是那么可爱，又是名门子弟，教养有素。不过，也许我应该离开他们；因为一个人总得有他自己的责任呀。”

当他说到“名门子弟，教养有素”（这原是贵族的词汇，于连刚才学来的）的时候，他浑身燥热，起了很大的反感，他暗自说道：

“在这个女人的眼睛里，我呢，我不是‘名门子弟，教养有素’。”

当德·瑞那夫人听到他的答语的时候，她崇拜他的天才，羡慕他的美貌。她见他表示有离开她们的可能性，她的心破碎了。当于连不在家的时候，维立叶尔的朋友们，来到凡尼聚餐，争着向她道贺，说她丈夫有福气发掘了一个神奇的人。并不是他们了解了孩子们有什么进步，实在是因为他会背诵《圣经》，尤其是拉丁文的《圣经》。就这一点已经使维立叶尔的市民惊骇了。他们对他的崇拜，可以历一世纪之久。

没有一个人把上面的事实告诉于连，他还不知道人们对他如此崇拜。假如德·瑞那夫人的头脑稍稍冷静一点，她把他已经

获得的名誉告诉他，借此恭维他一番，在于连的骄傲心获得满足以后，他一定变得又温柔，又和悦，比她的美丽的新装，还要叫他心醉。德·瑞那夫人也很满意她自己的美艳的衣服，并且于连向她说的一番话，也使她称心，于是愿意到庭园里走走。接着她承认因病无力行走。她拉过这旅行者的手臂，不但不能恢复她的精神，和他手臂接触，使她原有的力气也消失了。

天黑了；他们才坐下来，于连仗恃他往日的胜利，大胆的把他的嘴唇凑近邻座美人的胳臂上去，同时握着她的手。因为福格曾经告诉过他他对于他的情妇们十分放纵、十分大胆的作风。于连想着福格的经验，并未想着德·瑞那夫人。“名门子弟，教养有素”这几个字还重压在于连的心头，虽然德·瑞那夫人把他的手握紧，但是于连一点也不觉得快活。他一点儿也不傲慢，或者他甚至于认识清楚了德·瑞那夫人今晚用明显的姿态，美丽，优雅，鲜艳所泄露出来的柔情，但是今晚他对这一切都没有感觉。一个人只要他有纯洁的心灵，无愁无恨，他的青春时期，定可因此而延长。世间上有许多漂亮的女人，心中的忧虑过多，年龄未老，而美貌已经消逝了。

这一晚于连心里却不十分快活。一直到现在，他只是愤怒社会的不合理。自从福格向他提出一个平凡的致富之道以后，他就对自己的计划没有把握了。他的心完全想着这些事，虽然有时候还向两位女太太说几句话，但是他终于不知不觉地把德·瑞那夫人的手放开了。这种举动，使得这个可怜的女人的心情撩乱，从这儿，她看见了她的悲苦的命运。

假如她确知于连的爱情的话，也许她的贞节可以寻到力量来抗拒他。可怜她时刻战战兢兢地害怕失掉他。她的热情这时候甚至支配着她去把于连的手拿回来，因为他的手这时候无意

的靠在一张椅子的背上，她便趁势把它握住了。这动作把年轻的野心家惊醒了。他愿意她这个举动被那些非常骄傲的贵族们亲眼看见。譬如每次宴饮的时候，于连和孩子们总是坐在桌子最末的一端，他们总现出主人翁的微笑望着他。他暗自说道："这个女人不敢再轻视我了。在这种情形下，我应该迷恋她的姿色；我应该勉励自己去做她的情人。"情人这个观念，在福格向他吐诉隐情以前，他心里还没有的。

最后他很快的找到一个结论，这结论在他心里造成一种快乐的游戏。他暗自说道："这两个女人当中，我一定要得到一个才好。"他忽然觉得钟情于德薇夫人还好些。这并不是说德薇夫人更动人，实在是因为她一看见他，他就是一个光荣的教师，很有学问，没有看见他是锯木厂工人，如象德·瑞那夫人初次看见他的那样，胳臂下夹着一件叠好的绉布短衣。

那时候真是一个年轻的工人，两颊羞得绯红，连眼白也红了，停留在府第的门外，不敢伸手按门铃。于连以为这是他的莫大的耻辱；但是德·瑞那夫人每想到这里，觉得这是他最动人的地方。这女人，城中的人全说她十分骄傲，实在没有什么阶级观念，在她的心目中，一点点小成就比一个人的阶级所决定的性格的表现更能久远存在。依她看来，一个显露英勇毅力的拉车子的人，比一个有髭须和风笛的可怕的骠骑兵，更有英雄的气概。她相信于连的心比她任何表亲来得更为高贵。那些表亲都是大家绅士，其中还有许多封过爵位，官衔显赫。

于连把自己的地位和情况详细地考虑了一遍以后，他觉得自己是不应该胡思乱想做征服德薇夫人的梦，也许她早就发觉了德·瑞那夫人对他的兴趣了；因此他不得不回到德·瑞那夫人这方面来。他暗自想道："我如何能够认识这个女人的心情呢？

只是有一点：在我旅行之前，我捏她的手，她退缩。今天我缩回我的手，她主动的把它握着，而且握得很紧。她从前对我所表现的轻蔑，现在我可说都报复了，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天知道！她从前有过多少情人，她现在属意于我，一定是因为我容易到手。”

唉，这就是过度发展的文化造成的不幸！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的心灵，如果他已经了解风情，他可能十分荒唐放纵，如果他还不了解风情，在他的心里，爱情常常是一种可怕的讨厌的义务。

于连继续梦想道：“我应该再进几步，务必要在这个女人的身上达到目的才好。如果我以后发了财，有人耻笑我家庭教师的低贱，我就让大家了解，是爱情使我接受这位置的。”

于连再度把他的手和德·瑞那夫人的手分开，后来他又去握她的手，用力紧握。差不多是夜半了，大家才回到客厅里去。德·瑞那夫人轻声问他道：

“你离开我们吗？你要走吗？”

于连叹了一口气才回答道：

“实在的，我应该走了！因为我热烈地爱着你。这是一个错误……尤其是对于一个少年教士说来，这是多大的错误啊！”德·瑞那夫人这时依靠在他的臂腕里，有些失魂丧魄，以致她的面颊竟触到于连的面颊的热气。

这一夜对于两个人却是异常的不同。德·瑞那夫人心情愉快，沉醉在高尚的精神的欢乐里。一个风流的少女，很早就了解了爱情，对于爱情的波澜和苦恼，都习以为常了。当她到了真正热情奔放的年龄，那种新鲜的迷恋的意味便丧失了。而德·瑞那夫人因为从来没有读过爱情小说，此刻所有幸福中稀奇微妙的感觉，对于她说来，都是崭新的。她心中没有半点真的愁闷来

冲淡她的热情，甚至于她没有想到来日的处境。她憧憬着自己十年以后仍和她那时一般的幸福，在几天前她发誓要对德·瑞那先生贞节忠实，这事曾经苦恼过她。但在这个时候，这种念头来到她的心里是枉然的，它好象一个讨厌的宾客，一来就被主人赶走了。德·瑞那夫人对自己说道："我永远不会同于连发生越礼的关系，将来我们的生活也和我们一月来的生活一样。他永远是一个朋友。"

十四　英　国　剪　刀

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本有玫瑰花的颜色，
但是她抹上了胭脂。

——蒲里多利①

对于连说来，福格的建议，实在扰乱了他内心的平安，他现在主意不定，不知道走哪条路好。

“唉！也许我缺少坚强的性格。假如我生在拿破仑的时代，我定是他手下一名很坏的小卒。但是……我和府中的女主人小小的暧昧关系，也可以使我有片刻的开心。”他说道。

他很高明，在这些不关紧要的小事件里，他的心和他豪放的壮语彼此是不受牵制的。他对德·瑞那夫人有些害怕，因为她的衣服太漂亮了。据于连的眼光看来，这件衣服，就令在巴黎也是很出风头的。他的骄傲使他不肯放松机会以及一时的灵感。自从福格向他说了那番知心话以后，加上从前他读《圣经》时得来的一点点关于爱情的观念，他在他心里非常精细地给自己订出了一个策略。然而他一点经验也没有，他是太激动太热烈了，他把这爱情的策略记录下来。

第二天早晨在客厅里，有一个短短的时间，德·瑞那夫人和

他单独在一块儿。

“你除了于连这个名字以外，没有别的名字了吗？”她问他道。

这样谄媚的问话，我们的英雄不知如何答复才好；因为这种意外的局面，不是他预定的计策以内的。如果没有愚蠢地订下计策，于连明快的才智很可以应付的，他的惊讶加强了他的观察力。

他的举动忽然呆笨了，并且越来越呆笨得可笑。德·瑞那夫人处处都是原谅他的，她不但不觉得他讨厌，反而觉得他的笨拙正是他的可爱的诚实的表现。这个青年在她的眼里什么都好，人人都崇拜他的天才，她只觉得他缺少了一点坦白的风度。

德薇夫人有几次对她说道：“你的小教师表现的神情使我对他没有信心。他时时刻刻都在沉思里，所想的都是些狡猾手段。这是一个阴险的人。”

于连觉得他不能够立刻好好地回答德·瑞那夫人，这是他的不幸，使他深深地感到耻辱。

“象我这样一个男子，应该补偿这次的过失。”乘着大家从这一间房子走到另外一间的时候，他觉得他应该给德·瑞那夫人一个吻，这是他的责任。

对于他和她说来，再没有比这一吻更不适当，更不愉快，更为鲁莽了。他们险些儿被人家发现了秘密。德·瑞那夫人以为于连疯了，使得她十分恐惧和惊惶。这种蠢笨的举动，使她又想起了从前的哇列诺先生。

她暗自想道：“假如我和他两人单独在一块儿，我将有怎样

---

① 蒲里多利(Polidori)：英国大诗人拜仑的医生。

的遭遇呢?"道德观念回到她的心里,爱情晦暗了。

她安排妥当,时常有一个儿子留在她自己的身旁。

于连的日子过得很厌烦,他全部时光消磨在笨拙地实现他诱惑的计划。他每回注视德·瑞那夫人,他总在她的眼色里发现一个问题。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大傻瓜,竟看不出来他变得十分令人讨厌了,更不必提他毫不吸引人了。

德·瑞那夫人越来越惊奇了。她发见他如此窘困呆笨,同时又如此大胆妄为。"这是一个聪明人对恋爱的羞怯!"她暗暗地解释,带着不能形容的欢乐。"他从来没有被我的情敌爱过,难道这是可能的吗?"

早餐后,夏果·德·莫洪来拜访,德·瑞那夫人回到客厅里去接见这个布雷专区区长。她做一点轻巧的手工,是一张很名贵的绣毡。德薇夫人坐在她的身旁。德·瑞那夫人的位置是很显著的,而且又在大白天;但是我们的英雄觉得有机可乘,他把他的长靴伸去压着德·瑞那夫人的美丽的脚。她的脚上穿着透明的袜子,配着从巴黎新到的最华美的鞋子。这样一双美丽的脚,明明早就引起了风流的区长的注意。

这时候德·瑞那夫人害怕到了极点,她故意让她的剪刀,她的毛绒线团,她的针,一齐掉在地上;因为这样一来,可以遮掩于连无礼的举动,人家以为是于连早就看见剪刀下坠,故意伸脚去阻挡的。不幸她的英国钢剪跌断了,德·瑞那夫人没有竭力表示遗憾;她只说于连没有更为接近的靠拢她的身旁:"你明明比我先看见它们掉下来,你应该挡住它们才是。你的一番热心却只是很重的踢了我一脚。"这些举动与解释,在区长面前,掩饰得很好,然而却不能瞒住德薇夫人,她暗自想道:"这个美好的青年,可惜有不少蠢笨的举动!照省城里的规矩说来,绝对不能原谅这

一类的错误的。”德·瑞那夫人也觉得这时候有斥责于连的必要了：

“小心点，我命令你小心点！”

于连看出了自己的笨拙，他很生气。他仔细研究了好久，为的是要知道他对于“我命令你小心点”这几个字到底应不应该生气。他的心思用在这些地方，是如何地蠢笨啊！因为他心里想："她很可以向我说：'我命令你如此，'如果这只是关于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可是关于我的爱情，又假定了平等的关系。人们不在平等的立场上是绝对不能相爱的……”提到平等二字，他的心神又立刻驰骋于所有关于平等意义上的事物去了。他生气地诵读高乃依的诗句，这是几天前德薇夫人教他的：

……………………爱情

创造平等，但不追求平等。

于连的意志坚强得很，他觉得他正扮演着唐璜①这个角色。他，有生以来，还没有过情妇。这一天烦厌得要死。他只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讨厌自己，也讨厌德·瑞那夫人。当他看见夜色降临，心里涌起非常的恐怖。因为夜一来到，他又要去花园乘凉了。在深邃的黑暗中，他将坐在她的身旁，那是如何地可怕啊！他告诉德·瑞那先生，他要到维立叶尔去见教士，晚餐刚过他就走了，一直到深夜才回来。

到维立叶尔以后，于连遇见西朗先生忙着搬家。他终于被撤职了，马士农神父来代替他的位置。于连帮助那个好西朗搬

① 唐璜是传说中的西班牙的美男子，最能诱惑女人。

家。他很想给福格写封信，报告说他从前所感受的不可抗拒的神性，曾经一度阻止自己接受他的恳挚的建议；但是现在他看见了一个不公平的例子，这个例子令他有些灰心，也许他因此要接受他从前对他的建议，而不参加宗教的职务，对于自己的幸福更有保障些。

这时候于连非常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利用维立叶尔神父免职的事，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新路，可以回到福格的生意上去。可惜在他的心灵里，这种忧郁的谨慎，还没有战胜他的个人英雄主义。

十五 鸡 鸣

爱情在拉丁文叫做情爱；
死亡也用爱情来作媒介，
它还伴着咬心的痛苦的伤害，
悲哀，涕泣，陷阱，罪恶，永远懊悔的由来。

——《爱情的徽章学》

于连平时总以为自己有了不起的聪明。如果他真有一分聪明的话，应该知道这次去维立叶尔旅行的效果，是如何地可庆幸啊！他的短暂的旅行，使人忘记了他的许多笨拙困窘。这一天也和以前一样，他还是抑郁不乐。到黄昏时分，一个荒谬的欲念浮上他的心头，他立刻就告诉德·瑞那夫人，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大胆。

人们刚在园里坐定，也不等待天再黑一点，于连就把他的嘴凑在德·瑞那夫人的耳边，不顾一切，冒最大的危险，他对她说道：

"夫人，今夜两点钟，我要到你的卧室里，有事向你说。"

于连想到他的要求将被拒绝的时候，便战栗起来。诱惑者的角色是那么可怕的重压着他，如果这次不能顺着他的愿望，他

将在卧室里躲上几天，并且从此不看见这些太太们了。他知道昨天聪明的举动，把过去的一切完美的希望都破坏了。实在的他不晓得该向哪一位圣者祈祷。

于连敢于向德·瑞那夫人有如此无礼的要求，她生气了。她回答他时露出了无限的愤懑，一点也不言过其词。他相信在她短短的答话里，已经表现了轻贱他的意思。在这个十分低沉地发出的回答里，一定有"呸"这个字儿，这是真的。于连托词有话给小孩们说，避到小孩子的房里去了，当他回来的时候，故意坐在德薇夫人身旁，距离德·瑞那夫人很远很远。这样他就避免了与德·瑞那夫人握手的机会。这次的谈话是非常正经的。于连说得很得体。有几次在大家的沉默里，于连真是绞尽了他的脑汁。他暗自想道："为什么我不能够想出一些好法子，强迫德·瑞那夫人给我一些她爱我的明显的表示，三天以来，我深信她是属于我的。"

于连觉得他陷入的几乎绝望的境况，使他仓皇失措。恐怕没有比幽会这件事更使他惶惑了。

当夜静更深，大家分散以后，于连的悲观心理使他相信德薇夫人也在轻蔑他了。甚至于在德·瑞那夫人的心里，对他也没有什么宠爱了。

于连的心境异常恶劣，感到深深的屈辱，他不能入睡。如果要他放弃所有的幻想，所有的计划，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要他满足现状，仿佛一个小孩子似的，自满于每天带来的幸福，天天和德·瑞那夫人相处，就此止步，那也是不可能的。

他绞尽脑汁，设想一个聪明的行动；过了片刻，他认为种种计划全是荒谬可笑的；总而言之，他万分痛苦。尤其是当府中的大钟传来两点钟的时候。

钟声敲过两下，使他恍然大悟。好似晨鸡一唱，惊醒了司天堂的门神圣彼得一样。他知道最困难的大事的时间到了，这时候他已经忘记了刚才当他提出这个无礼的要求的时候，她是那么恨恶地回答他的。

他一边起身，一边想道："我已经向她说了，夜半两点钟我要到她的卧室里去，假如我失信，人家一定讥笑我原来是一个乡下佬的儿子。又粗鄙，又没有经验。德薇夫人常常向我表示这种轻蔑的态度。但是至少说来，我不是懦弱无能的。"

于连对自己的勇气感到骄傲，他是很有道理的。他从没有经验过更困难的骚扰。当他打开自己的房门的时候，周身战栗得这么厉害，他的两个膝盖软下去了，使他不得不靠在墙壁上。

他因为没有穿鞋子，轻轻走向德·瑞那先生的门前窃听，他分辨得出他的鼾声，心中不免失望；因为德·瑞那先生既已熟睡，他还不去履行他的计划，便没有借口了。但是，我的天！到她卧室里去做什么？于连实在没有主意。即使有，现在他是这样恐惧，这样昏乱，在这种情形下，他有主意也不能够实行！

后来，他痛苦极了，比他走向死亡的道路还要痛苦千倍。他走进小小的走廊，由这里可以通到德·瑞那夫人的卧室里去。他用一只战栗的手打开房门，弄出可怕的声响。

室内还有光亮，一盏小灯，在壁炉的下面燃着。他并没有料到这个新的不幸。德·瑞那夫人看见他进门的时候，立刻从床上跳下来，喊道："该死的！"室内有些零乱。于连这时候忘记了他所有的幻想的计策，仍旧回到他本来的面目。在他看来，一个男人讨不着这么美艳的妇人的欢心，是天下倒楣不过的事。他不回答她的斥责，他跪在她的脚下，吻她的膝头。她又庄严又残酷地向他说话，他两眼充满了眼泪。

几点钟以后，当于连从德•瑞那夫人的房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传奇小说的笔调表白：他一无所思，一无所欲了。事实上，于连应该感谢他激起的爱情和她蛊惑的美丽在他身上所产生的空前的印象，使他得到一个他全部拙劣的诡计未必能够获得的胜利。

但是，在最甜蜜的时光里，他几乎又做了奇怪的骄傲的牺牲者。他仍然想玩那套旧把戏，装做一个惯于征服女人的有经验的男子。他用一番令人不相信的努力，毁灭了他的天生的可爱的地方。他不注意他自己造成的欢娱，也不注意能增加他的活跃生命力的悔恨，只有"责任"的观念不停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惧怕那可怕的后悔和永久的荒谬，如果他逃避了这个他所要追求的理想的计策。总而言之，凡是使于连成为一个优异高超的人的东西，恰巧便是阻止他享受脚边幸福的东西。他好比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自己有的是天然的迷人的姿色，为了去赴跳舞会，一时的疯狂，竟涂脂抹粉，不但不美，反而掩盖了她天赋的姿容。

当德•瑞那夫人看见于连象鬼魂似的出现的那一忽儿，心中起了死的恐怖，但是这种忧惧，不久又为最残酷的痛苦所蒙蔽了。于连的哭泣和绝望，都使她心碎。

甚至于，当她什么要求也不再拒绝他的时候，她真实的愤怒，使她用强力将于连推开很远，但是顷刻间，她又自动的投入他的怀抱里了。在他们一切的行为里，自然得很，丝毫没有固定的计划。她觉得自己该受诅咒，罪无可赦，她努力逃避地狱里可怕的光景，为了这个，她对于连表示出最温柔最热烈的爱抚。总之，在幸福的范围说起来，我们的英雄真是未缺少分毫。如果他自己会欣赏的话，甚至他刚才掳得来的女人的身上，一丝燃烧

着的灼人的感觉，对于他都未缺乏过。于连虽然离开她了，她心里的欢乐，还没有退减；虽然她在痛苦，虽然她心中的矛盾和懊悔已经把她的心撕得粉碎。

当于连回到自己的卧室，来到脑里的第一个念头："我的天！幸福，被爱，就是这样吗？"他心里所长期渴慕的东西，刚才算是得到满足了。但是转瞬间，这颗心又陷入惊骇的忧虑的战栗里。因为它是在追求里生活惯了，一旦到了无所追求、无所景慕的境地，并且刚才经过的事，还未造成甜蜜的回忆，他因此感觉空虚。他好象一个兵士，刚刚从阅兵场回来，于连忙着很仔细的把他的行为的细节，重新检查一遍。"我应该对得住自己的事，我已经丝毫不缺少了吗？我这个角色演得很好了吗？"

什么角色啊！他在女人面前会变得多么神气啊！

十六 第 二 天

他将他的嘴唇送给她去，而且用他的手整理她纷乱的头发。

——《唐璜》一章一七〇节

对于于连胜利的光荣说来，幸而德·瑞那夫人当初是太兴奋了，太惊骇了，不曾立刻发见这个男人的笨拙。瞬息之间，在这个世界里，这个男人已经成了她的一切了。

当她瞥见晨曦的时候，催他快走。说道：

“啊！我的天主啊！假设我的丈夫听见了一点声音，我什么都完了。”于连这时候有了从容的功夫来考究他的语言，他记得他曾经说过这句话：

“你懊悔你的生活吗？”

“唉！这个时候我懊悔极了；但是，我一点也不懊悔我认识了你。”

于连这时候觉得自己应该表示英雄的气概，故意要等到天明才回去，并且故意要显出不谨慎的样子。

他用不断的谨慎考察他的最细微的动作，在他要表现自己是一个有经验的男人的疯狂的意念里，对他只有一点好处。当他

在吃早饭，重见德·瑞那夫人的时候，他的行为非常谨慎，出色得很。

对于她说起来，她不能不看他，看他又不能不红脸，一直红到眼角。假如有一分钟不看他，这一分钟她便没有了生命。她觉得自己在战栗，并且觉得越努力要掩饰她的狼狈，反而增加了她的战栗。于连仅仅抬起眼睛来看了她一次。起初，德·瑞那夫人很钦佩他如此谨慎；后来，看见这唯一的凝视不再来了，她心里又感到酸辛了。她对自己说道："他不爱我了吗？唉！我的天！我比他老多了！我比他大了十岁。"

从饭厅里走向花园的路上，她把于连的手紧紧握住。在这么奇异的爱情表现里，他惊讶地注视着她，眼中显出无限的热情。因为在早饭的时候，他觉得她很美，很动人；虽然他两眼低垂，但是他所有的时间，都在思量她的迷人的地方。这一眼真够安慰德·瑞那夫人了。虽然他这一眼，还没完全把她的不放心去掉，然而正因为她不放心，才使她完全忘记了她对她的丈夫的悔恨。

在早饭的时候，做丈夫的丝毫没有觉得什么；可是德薇夫人却是两样，她相信德·瑞那夫人马上就要陷入诱惑的陷阱中了。在这一整天里，她果敢的心，支使她用友谊的话语，含着丑恶的形容，向她描绘出她所冒的危险。

德·瑞那夫人急欲要跟于连单独在一起，她好问他还爱她不爱她，她不顾她性格中不可改变的温柔本质，有好几次差点儿违反本性地说她的女友是多么罗唆讨厌。

当晚，大家又聚在花园里，这次德薇夫人安排得很巧妙。她自己坐在德·瑞那夫人和于连中间。德·瑞那夫人想起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就是紧紧握着于连的手，把它送到唇边去吻着，现在连向他说一句话都不可能了。

这个想不到的挫折，增加了她内心的矛盾和苦痛。她是被悔恨伤害着。昨夜他胆敢来到她的卧室里，他的轻举妄动，她曾经严厉地斥责过他；但是想到他今夜晚如果不再来了，她心里又立刻悲哀起来。她很早就离开花园，回到卧室里安心等待。但是她不能耐烦久等，走去将自己的耳朵紧贴在于连的房门上，听听有没有动静。可怜她信疑参半，忐忑不定，感情热烈，痛苦已极。但是她不敢走进去。因为她自小便熟悉外省的谚语，"这是天下耻辱里的最耻辱的事。"

府中的仆人，还没有完全入睡。谨慎和小心，强迫她重新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这两个钟头的期待，等于两个世纪的苦刑。

于连对于他所谓的应尽的"义务"是太忠实了。他要很正确地履行他所订下的程序，不能错误分毫。

钟声刚响一点，他就悄悄地溜出房门，去听明白，看府中的主人是否深深地睡着了，这才放了心，走到德·瑞那夫人的卧室里去。这一晚他和他的情妇在一块儿，觉得比昨夜更要幸福。因为他不时时刻刻去思索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有了明亮的眼睛可以看，有了聪慧的耳朵可以听了。德·瑞那夫人向他说到年龄的差异，更使他的心安定了。

"唉！我比你大了十岁，你怎么能爱上我呢？"她毫无目的地向他重复着，因为这个念头太使她难堪了。

于连心目里丝毫没有这种不幸的观念。不过他也看出了这不幸是实在的。因此他差不多忘记怕闹笑话的恐惧了。

一种愚蠢的观念，觉得自己出身微贱，譬如自生自灭的可怜虫，会被人家看成是一个低劣的情人，这观念到现在也完全消灭了。于连的欢乐也渐渐的使他的怯懦的情妇有了把握，她也觉得自己有一些快乐，能够去鉴赏她的情人的优点。幸而他今

晚没有昨夜那种虚伪的态度，昨日的约会，只是完成一次胜利，并不是愉快。假如她明白他存心扮演一个角色的主意，那么，这不愉快的发现，会把所有的幸福永远带走了。在这儿，她什么也不知道，只看出年龄不相称的愁苦事实。

虽然德·瑞那夫人从来没有想到爱情的理论，但是除开贫富悬殊以外，年龄的差别，在外省人的心里，总是最容易惹人嘲笑的话题，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谈到爱情这件事。

几天以后，于连恢复了他那个年纪的全部的热情，他疯狂般地堕入爱情里。

他暗自说道："我应该承认，她有天使一般的仁慈的灵魂，天下没有比她更美丽的女人了。"

他已经放弃企图扮演一个角色的意念。在放纵恣情的时刻，他甚至于向她吐露真情，说到他心里的忧患。这种坦白的表示，显出他所掀起的热爱已经到达顶点。德·瑞那夫人暗自思量，心里快活得很："那么我绝对没有情敌了？"她胆敢诘问那个肖像是谁，为什么这个使他发生了那么大的兴趣，于连向她发誓说这是一个男人。

当德·瑞那夫人能够冷静地思量的时候，她不禁惊异象这样的幸福居然存在，这是她从来不曾想到的。

"啊！"她暗自说道，"如果在十年前我就认识于连，那时候我还可以算是美丽的！"

于连心里，完全没有这种观念的痕迹。他的爱情，完全是野心造成的，这是一种占有的狂欢。他那般贫穷，那般不幸，又那般被人唾弃，能够得到这么高贵、这么美好的妇人，这已经是他奢望以外的满足了。他爱慕她的动作，欣赏他的情妇的美貌，使她稍稍减少了年龄不平衡的恐惧。如果她稍微知道一点生活的

艺术，譬如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在文明的城市里生活了许久，她一定为爱情的延续而震惊，这种爱情似乎只能存在于惊恐里和自尊心的狂喜里。

在他忘记了他的笨拙的主意的时候，于连用了满腔热情去欣赏他的情妇，甚至于欣赏到她的帽子，她的衣服。他贪婪地嗅着它们的香味儿，这快乐使他享受不尽。他打开那嵌有玻璃镜子的衣橱，整小时整小时地站在那里欣赏橱内美丽的世界，那整齐，那安排，那华美，都令他赞叹。至于他的爱人呢，紧靠着他的身旁，瞧着他的神态。他呢，再细细观看那些珠宝、缎带及彩巾，这正是从前结婚前夕的物品，来点缀装聘礼所用的花篮的。

有时候德·瑞那夫人自思道："我可能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呀！多么热情的心灵！和他共同生活，该是多么快活！"

对于于连说起来，他从来没有经验过挨近过女性迷人的可怕的武器。他私自想道："我不相信在巴黎有比这更美丽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对于他的幸福，更找不出反对的理由了。他的情妇诚恳的赞美和欢乐，常常使他忘记了那种空虚的思想。在他们最初发生暧昧关系的时期里，这思想把于连弄得那么拘束笨拙，令人发笑。他虽然脱不了虚伪的习惯，但是有许多时候，他感觉着一种极端的温柔使他向这位崇拜他的贵夫人承认他对于许多礼仪小节完全不懂。他的情妇的阶级，似乎把他抬高到他自己原来的地位之上。在德·瑞那夫人这方面说起来，她以为在许多小事件上，能够指导这个富有天才的，大家都认为有远大前途的青年，是在道德上最甘美的享乐。就是县长同哇列诺先生，也禁不住要称赞他的天才呀。对于称赞于连这件事情说起来，他们又好象有点聪明似的。至于德薇夫人呢，她绝对没有表示这样的情感。她对于自己猜着了的事，感觉绝望，看着自己

的聪明的劝告，被这个可以说简直弄昏了头的女人厌恶起来，她只好离开凡尼了，不说出要走的理由，人家也避免去问她。她的离去使德·瑞那夫人流下几滴眼泪，但是一刹那之间，又想到她走了可以使她加倍的幸福。因为她一走开，她可以和她的情人整天在一起，再没有不方便的地方了。

于连现在有了更多的机会投入他情妇的温柔欢娱的恋情中。不过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独处的时间太久，福格那个致命的提议，又来烦扰他。在这新生活刚开始的日子里，他常常想到："象他这样一个人，从来没有爱人，也从来没有被人爱过，现在忽然得到这样甜蜜的欢乐，又是这样诚恳的爱情，"想到这里，他很想剖开自己的心给德·瑞那夫人看。向她承认一切，承认他从前所有蠢笨的计划；这计划甚至成了他的生命的精华。他很想征求她的意见，由福格的提议而来的奇怪的诱惑是否合理。可惜为了一点小小的事情，使他这种真心的坦白受了阻止。

十七 第一位副市长

啊，这爱情的春光，
好似四月天不定的荣华，
时而表现阳光下一切的美丽，
时而黑云带走了一切。
——《维洛纳的两绅士》①

有一个黄昏，夕阳西下的时候，他挨着他的情人坐着，在果园的深处，离开一切烦嚣很远。在这样的美景里，他坠入深邃的沉思中。他想道："这样甜蜜的时光，能继续长久吗？"他这时的心灵完全被寻求一个职业的困难所占据着。他悲叹这个痛苦的重大的进取问题。这种痛苦，葬送了他的童年，又葬送了他的贫困的青春的初期。

他高声说道："啊！拿破仑真是天主派遣来帮助法兰西青年们的人物！将来谁能代替他呢？没有他，这些贫穷困苦的人又怎么办呢？就是比我富足的人们又怎么办呢？他们只有几个银币，可以受到优良的教育，但是没有足够的钱，能够鼓励二十岁的青年去从事于一种伟大的事业。"他又补说道，同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论我们怎样达观，那个致命的回忆，将永远阻碍我

们的幸福！”

突然间，他看见德·瑞那夫人双眉深锁，现出一副冷漠蔑视的神气；因为她觉得于连刚才这一类的思想，只适合于仆人们。她自己是在非常富贵的生活里教养大的。于连既是她的情人，自然和她一样。她爱他千百倍于爱自己的生命，她从来没有考虑到金钱的问题。

于连一点儿也猜不透她的心事，她的颦眉使他重新回到现实里来。他努力地解释他刚才说的话，并且多方面使高贵的夫人了解。她坐在碧绿的草地上的一条长凳上，是这样地紧靠着他。他刚才所说的话语，是他从前去拜访那个朋友木柴商人的旅途中听来的。这是大不虔敬的论调。

德·瑞那夫人说道：“对啦！你不要再和这般人混在一起了。”依然保持着一点冷冰冰的神态，这种神态，是突然地替代了最温柔最亲热的表情。

她的眉头这一蹙，可以说是她对浪漫生活的悔恨。在我们的英雄的眼睛里看来，这已经是他缠绵的梦境里的第一道裂痕。他暗自想道：“她很善良，又很温柔，对我的爱恋是强烈的；可惜她生长在仇敌的阵营里。象她们这一类的人，一定害怕有好心肠的那个阶层。可怜这般有好心肠的人，虽然受过好的教育，可惜财力不足，不能创立一番事业。这般有钱有势的人们，假如他们的手中和我们手中握着同样的作战武器，两方打起仗来，他们还能胜过我们吗？譬如说，我，我战胜了，我做了维立叶尔的市长！心地善良，诚恳光明，好象德·瑞那先生一样！看我该怎样

---

① «维洛纳的两绅士»(Two Gentlemen of Verona)：是莎士比亚在一五九三年所作的喜剧。

对付神父、哇列诺先生以及他们所有的混账诡计！在维立叶尔公道应该胜利！给我制造艰难的可不是他们的才能，是他们不断的迫害。"

在这一天里，于连的幸福差不多到了永恒的巩固的境界。我们的英雄不敢表示忠实，他就是缺乏这点大胆的表示。做人就应该有点勇气，才能够当机立断，从战场上得到自由。于连说那番话把德·瑞那夫人惊骇住了。因为在她的社会里，常常听到人家说："罗伯斯比尔①在人间重新出现是很可能的；因为下层阶级的青年人觉悟太高，一旦革命，可能造成恐怖的世界。"德·瑞那夫人的冷落的神态继续了很长的时间，于连心里又感觉到一重黑影。他向她间接地说起了不快意的事情，继续用不好听的话来拂逆她的意思，使她恐惧不堪。这份忧愁很明显地反映在她的容颜上，当她欢愉而远离烦恼的时候，这副容颜是那么洁白而又那么天真。

于连现在不敢无顾忌地留连在他的理想的梦境了。他的态度虽然比较从前沉静，但不是那样热烈多情了。他觉得每晚到德·瑞那夫人的卧室里去幽会，是很不谨慎的事。应该她到他的房间里来就他。如果府中一个仆人看见她夜里私自走动，有二十种不同的理由来解释这种行动的可能。

不过这安排也有不方便的地方。于连从福格那里，接到一些书籍，是一个学神学的学生绝对不能够在书店里去买的。除了晚间，他也不敢打开这些书来看。常常他是很快乐的打开书本，很不愿意为了一个约会而间断这些快乐。譬如昨天在果园里小小的一幕喜剧，叫他无法安心念书。

---

① 见前第75页注。

他感激德·瑞那夫人用稀有的宽大，谅解他所念的书籍。他也大胆地盘问她关于一大堆琐碎的小事情，不明白这些事情，便会十分损害一个出身于上流社会之外的年青人的智慧，不论人家是如何的相信他天生的才智。

这种爱情的教育，由一个极天真烂漫的女人来赐予，是一种很大的幸福。于连到现在，才深入地认识今天的社会。他读历史知道了古代的社会情形，二千年来，或者只是六十年来，在伏尔泰时代和在路易十五时代，他心理上从来没有讨厌过过去的社会。现在一幅幔幕从他的眼前拉开了，他终于清楚了正在维立叶尔发生的那些事情。

于连首先了解的，就是一个阴险复杂的奸谋诡计，两年来在贝尚松省的长官身边发生的。这诡计是由从巴黎方面来的许多信件来支持着，那许多信是最著名的人物写来的。就是要把本地最虔诚的人物摹乐先生委任为维立叶尔市长的首席助理，不是次席的。

和他竞选的人，是一个很有钱的工业家，把他击退，安顿在次席代办的位置上，是绝对必要的事。

从前当本省高等社会的人们来到德·瑞那先生家里晚餐的时候，他们所说的半吞半吐的话语，常常使得于连惊奇，到现在他才恍然大悟。这个享有特权的人群，急急忙忙的，都是为了推荐副市长的候选人问题。城中其余的人们，尤其是自由党，连选举的可能性也不发生疑惑。有一件人人都知道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维立叶尔的大街的东边，要缩进九尺多；因为这条街已经改成皇家大道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摹乐先生有三座房子要缩进，他做了副市长，假如正市长德·瑞那先生荣任为下议院的议员，召到国会

里去，他继他做了市长，他可以睁只眼，闭只眼，把他的侵占公共通衢的房子，稍稍改变修理一下，借此得到众人看不见的赔偿，房子又可以保存百年。虽然摹乐先生是著名的正义的诚恳的好人，但是一般人相信他还是要运用手腕去干利己的事；因为他有一大堆小孩子。在许多应该缩进的房子当中，有九座房子是属于维立叶尔最有势力的人家。

在于连的眼睛里，这种阴谋诡计，比芳特洛娃的战争史还要重要。他从福格给他寄来的一本书里，第一次看到芳特洛娃战争这个名词。他开始夜晚到教士家里念书以来，五年里，有许多叫于连惊奇的事情，使他不能开口询问。因为心灵上的谨慎和谦恭是唯一无二的美德，一个学神学的学生，应该沉默。

有一天，德·瑞那夫人命令侍候她丈夫的仆人做一件事，这人是于连的仇敌。

仆人态度很强硬，抗命道："可是，太太，今天是本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

"去吧！"德·瑞那夫人说道。

于连说道："对了，他要到那个卖干草的店里去，从前这地方是个礼拜堂，新近才恢复礼拜的；但是他们去到那里干什么呢？这是一个秘密，我永远也不会了解的。"

德·瑞那夫人答道："这是一个非常慈善的组织，可是非常奇怪，里面绝对不许女人进去的。我所知道的，就是这里面人人互相亲昵称呼，说话丝毫没有礼貌。举个例来说，这个仆人将在那里看见哇列诺先生，这个十分骄傲又十分愚鲁的男人，听到圣约翰这些你你我我侮慢的称呼，丝毫不会生气，而且他将用同样的语调回答圣约翰。如果你真想知道他们去到那里干些什么，我为你去问莫洪和哇列诺两人，教他们把详细的情形告诉我。我们

给每个仆人二十法郎，免得将来有一天他们割断我们的喉咙。”

时间飞逝着。对他的情妇的迷人的女性美的欣赏，转移了于连的黑暗的野心。他不能向她说愁闷的话，也不能向她说理智的话，既然他们是站在相反的立场，可是这一下反转更加使得他不怀疑她赐予他的幸福，也不怀疑她支配他的力量。

孩子们太聪明了，有时候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只能用冷静的理智的言语交谈。当这些时候，于连往往变得十分驯良，两眼充满了爱情的光辉，一面凝视着她，一面细听她解释一般的人情世故。有时叙述几桩机智的诡谲欺诈的事，如象修造一条道路，或者家庭供养问题的时候，德·瑞那夫人自己有些彷徨，甚至于有些精神恍惚。于连不得不斥责她，她也愿意受他的斥责，用亲昵的态度回答他，如象对待孩子们一样。在许多日子里，她心中起了美丽的幻影，就是把他当成她的儿子们一般地爱着。在千万件最简单的事物上，他不是也一件件地很天真很幼稚地问过吗？她不是也不惮烦厌地一件件地答复过他吗？一个十五岁的好家庭出身的孩子，决不会不知道这些事儿的。但是在一分钟以后，她又崇拜他象她的老师了。他的天才真使她惊骇，她觉得一天一天地她把他认识得更清楚了；这个青年神父，定是未来的伟人。她好象已经看见他做了教皇，做了国中的元勋如象黎塞留① 一样。她向于连说道：“我能够活着亲眼看见你成功吗？事业和地位都在等待你。王朝和宗教都需要伟人。”

---

① 黎塞留（Richelieu，1585—1642）：法国政治家、主教、路易十三的首相。创设法兰西学院，提倡文学艺术。

十八　皇帝驾到维立叶尔

你不只是一具抛在那里的无灵魂的死尸吗？
血管里没有流动的血液吗？
——大主教在圣克里蒙礼拜堂的讲演

九月三日，晚间十点钟，一个宪兵驰马由大街飞奔而来，把全维立叶尔的居民都唤醒了。他送来的消息说某某皇帝将于下礼拜日，驾幸维立叶尔城，今天已经是礼拜二了。省长委人组织仪仗队，应该弄得愈华丽愈好。一个驿使被差遣到凡尼去，德·瑞那先生在当晚就赶到了。他眼见全城人民的心情都在激动里。每个人都有他的奢望，那些比较无事可做的人便租借阳台，为的好瞻仰皇帝进城的威仪。

谁来统领仪仗队呢？德·瑞那先生立刻就看到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在关于许多房子要拆修缩进去的问题上，摹乐先生应当统领仪仗队。这或者会给他造成获得副市长位置的好机会。摹乐先生的尽责任是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真正没有什么人能够和他的忠诚相比拟，但是他一辈子还没有骑过马。他是一个三十六岁的人，对任何事都怕羞，而且害怕跌交和害怕惹笑话。

早晨五点钟，市长命人把他找来。

“先生，你看，我要征求你的意见了。好象你已经占有好人都拥护你的那个位置，在这个不幸的小城当中，只有工业家才走红运。这些自由党人都变成百万的财主了。他们现在如饥似渴地想取得政权，他们晓得运用他们所有的斗争武器。让我们考虑到皇上的利益，君权的利益，尤其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圣的宗教的利益。先生，你想想看，目下我们信托谁来担任统领仪仗队的职务呢？”

摹乐先生虽然最害怕骑马，结果也不能不象一个殉道者那样接受这个光荣的任务，于是向市长说道：“我知道安排得象个样子。”时间太匆促，刚刚够整理他的制服。他的制服还是七年前一个亲王过路时用过的。

早晨七点钟，德·瑞那夫人带着于连和孩子们从凡尼回来。她看见她的客厅里，充满了自由党的女人们，她们宣传各党派的联合，这次来为的请求她，转求她丈夫在仪仗队里，能够替她们的丈夫谋一个仪仗队队员的位置。内中有一个女人说道：“如果她的丈夫不能入选，这种痛苦会使他的生意倒闭。”德·瑞那夫人很快地把她们一一遣走。她显得十分忙乱。

于连惊异着，尤其使他不安的，便是她在他面前所造成的神秘，他不懂什么使她这样激动。他自己辛酸地说道：“我已经预料到了。在她的家里有迎接皇帝的光荣的时候，她对我的爱情便晦暗了。所有的热闹已经把她迷惑得头昏眼花了。当阶级观念不再煽动她的虚荣心的时候，她才会再来爱我。”

事情是奇怪的，为了这一切，于连更加爱她了。

绣彩商开始拥塞整座府邸。于连守候了许久，想寻找一个机会和她说一句话都不可能。终于他看见她了，他见她正从自己的卧室里走出来，手中捧着一套他的衣服。他们两人这时候单

独在一起，他想向她说话，她逃跑了，而且拒绝听他的话。"爱上了这样一个女人，我真是个大傻瓜！野心会使她和她的丈夫一样地发狂。"

实际上她更厉害些。她有一个大的希望，从来没有向于连说起，因为，害怕使他惊骇，那便是想看见于连脱去那阴沉的黑色外衣，即使只有一天。对于一个如此天真的女人说来实在有值得赞美的聪明。她起初在摹乐先生那里，后来又在莫洪县长先生那里，得到许可，于连将被聘为仪仗队队员，不去选用有钱有势的工业家的五六个少年子弟。他们当中至少有两个青年，是具有模范德行的君子。哇列诺先生预备把他的四轮轻车借给城中最美的女人，因为借此可以使人赏鉴他的诺曼底宝马。现在他也允许了借一匹马给于连，虽然此人是他所恨恶的。所有这些仪仗队队员，都有自己的或借来的一套天蓝色的制服，肩上还有银质的上校官衔的肩章。七年前这肩章已经放过光辉了。德·瑞那夫人要于连穿一套崭新的制服外套，只有上贝尚松省城里去定做，日子只有四天了。她要从省里去采购一套制服，还有军器，帽子等等，所有仪仗队应有的东西，她都为于连买了来。她觉得最好玩的事，在维立叶尔城里去为于连缝制服是不谨慎的行为。她想使于连本人和全维立叶尔城的人，都大吃一惊。

组织仪仗队的工作和人们精神上的忙乱都告了一个段落了。市长此刻又急忙在布置一个盛大的宗教的仪式。某某皇帝不愿意驾到维立叶尔城，而去参拜圣克里蒙著名的遗骸，人们把它保藏在离城很近的布雷·列俄地方。当局需要很多的教士，这是一件很难办理的事情。新的本堂教士马士农先生，希望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和西朗先生见面。德·瑞那先生向他解释这个举动的鲁莽不智，也是徒劳无益。因为德·拉·木尔侯爵的祖

先，有几代人长期的做过本省的省长；他被指定了来陪伴皇帝。在三十年前，他就认识西朗教士了。当他来到维立叶尔的时候，一定要探问西朗的消息。假如他知道西朗受了耻辱，他一定会到西朗隐居的小房子里去找他，随带着他可以支配的全体的仪仗的随员。这是怎样叫人受不了的事啊！

马士农神父回答道："我在这里和在贝尚松一样，都得丢脸，如果西朗也在我的教士队里，一个冉森派教徒！我的仁慈的天主啊！"

德·瑞那先生再分辩道："我亲爱的神父啊！话虽然是由你这样说，但是我不愿意维立叶尔的行政接受德·拉·木尔先生的侮辱。你还不认识这个人，他在朝廷里，受人尊重。但来到外省，成了一个最爱嘲弄人讪笑人的幽默大师。他专门找使人为难的事情做。他会只为着自己取乐，当着自由党人的面前，大开我们的玩笑。"

经过三天的磋商，一直等到礼拜六的晚上到礼拜天那段时间，在市长的畏惧里，马士农神父的自尊心才收敛起来。市长的惧怕的心理，逐渐变成了勇敢的行动。他们应该给西朗教士写一封很温和的信，请求他来参加布雷·列俄的圣骸的瞻拜典礼，如果是他的高龄和他的羸弱允许他来的话。西朗更为于连向他们要求得到一张请帖，请他去陪伴西朗，身份是陪祭的教士。

礼拜天的早晨，成千累万的乡下人，都从邻近的山里来了。维立叶尔的街道，被人流拥塞着好似潮水淹了一般。这天天气特别晴明。等到午后三点钟的时候，群众的心异常激动。因为看到维立叶尔城外两里远一座大山石上，燃起熊熊的火光来，这信号宣示皇帝已经进入这一区的管辖地了。立刻，所有的钟全响起来。城里的一座西班牙式的旧大炮也响了，表示对于这件

大事的欢乐。城里有一半的居民爬上了屋顶，女人们都拥在阳台上，仪仗队也出动了。看见这光彩夺目的制服，人人羡慕称赞。每个人可以在队里认出来一个亲戚或者一个朋友。大家嘲笑搴乐先生的害怕，看他无时无刻两只手都谨慎的预备好抓牢他的马鞍，生怕跌下来的样子。但是有一件更可注意的事，使他们把一切别的事都忘掉了；就是在第九排的第一位骑士，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年青小伙子，身材纤秀，起初大家没有认出是谁。不久有一部分人发出一个愤怒的呼喊，还有一部分人，在惊骇的沉默里，也表示出一般的愤懑。他们认出了这个骑在一匹哇列诺先生的诺曼底马背上的少年就是锯木匠的儿子小索黑尔。现在只有一片反对市长的怨声了，尤其是在自由党人的群众里。怎么！只是为了这个披着神父衣裳的小工人是他那些乳臭未干的小毛头的教师，他居然大胆妄为把他任为仪仗队队员，因此把这位先生、那位先生和阔气发财的工业家的子弟剔除去了！一个银行家的女人说道："对于这个无耻的流氓，各位先生，应该给他一种惩罚才对；因为他是从粪堆里长大的。"旁边一个人回答道："他是一个阴险的人，居然带了佩刀。他很可能阴险到去割破他们的脸皮。"

贵族社会里的舆论是最可怕的。贵妇人们互相猜测这次不适当的选择，是否市长一个人的意见。就一般说来，大家对于他因为出身微贱而受蔑视，公道自会为他说话的。

当于连是议论的主题的时候，他却是人类中最幸福的男子。他生来胆量很大，所以他骑马骑得很好，比山城里大多数少年人都要强。他从女人们的眼睛里知道她们正在议论着他。

他的银质肩章，比一切人的都明亮好看，因为它们是崭新的。他的马时时刻刻都在奔腾跳跃，他心里的快乐，已经到达

顶点了。

这时候他的幸福简直是没有边际了。当他们的队伍从古城堡垒旁边经过的时候，一门小炮的声响，把他的马惊得跳出行列，经过这件极大的出人意外的事件，他仍旧安坐马上，没有摔下马来。从这个时候起，他觉得自己的确是一个英雄，他是拿破仑手下的传令官，领导着一个炮队进攻。

还有一个比他更要幸福的人，就是她。她起初从市政府的大窗口内望见他慢慢地走过。后来她便坐上四轮轻车，很快的兜了一个圈子。她害怕得战栗起来，当她看见他的马带着他跳出行列的时候。后来她的车从城里另一道门奔驰穿过，重新来到皇帝应该走过的大路上，因此她又跟随着仪仗队，约离开二十步远，淹没在一片荣华的灰尘里。当市长恭敬的向皇帝致敬，在大声致颂词的时候，成万的农夫大声喊道："皇帝万岁。"一点钟以后，所有的演说都听过了，皇帝进城来了。那门小炮又开始急速地轰响着，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这不是炮手们的不幸，因为他们在莱比锡、蒙米赫① 两地都曾经显示过好身手的。这不幸落在市长未来的助手——摹乐先生的头上。他的马听到炮声，一跳把他很狼狈地抛在大路上的一团污泥里，最引起讥笑的是人们不得不立刻把他从那里拖出来，好让皇帝的车子通过。

皇帝停驾在美丽的新教堂前面，这一天教堂用深红色的大帷幔装饰起来。皇帝进餐以后，又乘车前行，去瞻拜著名的圣克里蒙圣骸。皇帝刚走进教堂的时候，于连加鞭奔驰，转回德·瑞那先生的府第。在那里，他叹息地脱去了天蓝色的美丽的制服，解下了卫刀和肩章，重新穿上他的穿旧了的小黑衣，他再跨上

---

① 莱比锡、蒙米赫是拿破仑打胜仗的地方。

马，几分钟就赶到了布雷·列俄。这是一座教堂，建筑在十分美丽的山丘上。于连叹道："虔诚引来了这样多的农民。在维立叶尔城里，大家拥挤得不能走动，在此地还有上万的人群，围绕在这古老的修道院的附近。"因为革命战争，破坏了艺术的建筑，这教堂的大部分已经被毁坏了。后来王政复辟，重新加以修建，才恢复壮丽的旧观，已有人传述它的灵迹出现。于连找着了西朗教士，被他大大地骂了一顿。立刻教他穿上一件会衣，罩上一件白法衣，于连很快的就预备好了，再跟着西朗教士去参见年青的安地主教。他是德·拉·木尔爵爷的侄儿，刚刚被任命为主教的。这次他被推选来呈献圣骸给皇上，可是什么人也找不着他。

教士们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在这古老寺院阴沉的峨特式的廊庑里等待他们的领袖。这次召集了二十四个教区里的本堂，代表布雷·列俄旧日的组织。在一七八九年以前，这里盛会也是二十四个教士组织的。大家都觉得主教的年纪太轻，是件可惜的事。教士们的惋惜，足足有三刻钟之久。主教还不来，大家有些焦心，觉得最好是一位年长的教士退席去通知主教大人，皇帝就要驾到了；还通知他说应该是走回唱歌班的时候了。因为西朗教士的岁数最大，被选为教士长。虽然他曾经向于连生过气，他却向他做了一个手势，教他跟上来。于连穿着白法衣，十分合宜相称。不知道经过什么一种教会的化装的手续，把他的美丽的鬈发，都弄得平板了。但是他忘记了取下脚上带的刺马具，因此从他的长长的会衣的折纹下面，还可看出仪仗队员的装饰。这种疏忽失检，增加了西朗教士的忿怒。

当他们走到主教的住所的时候，几个披金着彩的仆人，用不屑于回答这个老教士的样子说道："主教大人不能谒见。"他向他们解释：他是布雷·列俄的高贵集团的教士长老，他用这种资

格，随时有特权进谒司祭的主教。可是仆从们对他嘲笑着。

于连的高傲的脾气，为这般奴仆的无礼刺激起来，于是他自己到古老的修道院宿舍里去找，他每看到一个门就撞进去，他用力打开一扇极小的门，他发觉自己到了修行的密室里，左右周围站满了主教的内室仆人，他们穿着黑色的礼服，颈上挂了大的链条。他们看见于连神色匆忙，以为是主教召呼他进来的，不便阻挡，让他通过。他前行几步，走进一间很大的峨特式厅里，里面极为阴沉，厅内的板壁都是用黑橡树做成的，除了一个窗子以外，其余的尖拱形的窗子都用砖瓦堵塞住了；这个泥水匠的工程，粗糙得很，没有丝毫装饰，和周围古代华美的装点板壁的木工，成了一个可怜的对照。在这个著名的大厅的两端，布尔果古物陈列所之间，装置着活动的木椅，雕刻得十分富丽。这是在一四七〇年，英勇的查理公爵没收几个罪人的资财，为他们赎罪而建筑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木椅上的图案，都是颜色不同的木料镶嵌成的，由雕刻表现了《启示录》的神奇。

这种忧郁的华丽，被裸露在外的砖石和白色的熟石灰所衬托，深深感动了于连。他静默无言地停了脚步。在厅里的另一端，靠近唯一的窗户（日光从那里透进来），有一面桃花心木做的活动镜台。有一个少年男子，穿着深紫色的长袍，外面罩着镶有花边的白会衣，光着头在离镜子三步远的地方站着。这样一件家具，在这样的地方出现，是非常奇怪的。不用怀疑是从城内搬来的。于连觉得这少年满脸激怒的神情，他对着镜子，很庄严地用右手在作祝福的姿态。

他心中想道："这是什么意思呢？也许这是一个预备的礼节，要这个少年神父来举行的吗？也许这就是主教的秘书……他会象主教的仆人一样的无礼……管他呢，有什么要紧？待我试试

看。”

他沿着大厅向前走去，他走得很慢。老是凝视着那唯一的窗户。他看见那少年继续在作祝福的动作，缓慢地进行，但次数可计算不清，一分钟也不休息。

越走近他的时候，于连越看清楚了他的不快乐的脸色。他身上穿的花边镶成的白袍的名贵，使于连不由自主的在离华美的穿衣镜有数步远的地方停住了。

他暗自想道：“我应该打招呼了。”但是这间大厅的美丽，已经把他的心感动了。对于人们将要对他说的粗暴的言语，预感有点忤逆不快了。

那少年已经在活动穿衣镜里看见他了，回转头来，立刻改变了怒容，用极端柔和的声音对于连说道：

“那么，先生，已经把它修理好了吗？”

于连莫名其妙地站着不动。因为那少年转面向着他，他有机会看见了他胸前挂着的十字架。“原来那少年就是安地主教！这般年青，至多比我大六岁或者八岁罢了！……”于连心中想道。他羞愧他还带着马刺。

他很羞怯地答道：“主教大人，我是教士长西朗先生派来的。”

“啊！他是郑重地被推荐给我了。”主教用一个很有礼貌的声音说道，使得于连的心，更加着迷。“但是，先生，请你原谅，我以为你是那个去取我的主教冠冕的人。从巴黎动身的时候，这帽子被人包扎坏了；那顶上的银丝网损坏得太厉害。”年轻的主教带着愁闷说道，“这样将造成丑陋的效果，而且使得人们久等我了！”

“我的主教，我就去把主教的帽子找来吧，如果大人允许我这么办的话。”

于连一双美丽的眼睛,发生了它们的效果。

"去吧,先生,我立刻需要它。教士们等待了我许久,我的心是很不安的。"主教很有礼貌地答道。

当于连走到大厅中部的时候,回转头来看看主教,看见他依旧在做祝福的姿态。于连心里暗想道:"这是干什么?对于快要举行的典礼,这定是一个必需的预备。"当他走到那些仆人聚集侍候的那间密室的时候,他看见主教的帽子已经捧在他们手中了。虽然他们骄横成习,但是看到于连那种威严的目光,他们也只好屈服地把主教的帽子递到于连手里。

他捧着这顶帽子,慢慢地从大厅走过,心中骄傲得很。他很恭敬地用两只手捧着。他看见主教坐在镜子的前面,常常用右手作祝福的动作,虽然他的手是那样疲乏了。于连帮助他戴好了帽子,主教摇摇头。

"对了!这次可合式了。"他很满意地向于连说道:"你离开一点儿好不好?"

于是主教轻快地走到大厅中央。后来又慢慢地向镜子走来。他又做出愤怒的脸色,很庄严地作祝福的动作。

于连这时候惊骇得呆呆地站立着,心里很想知道主教为什么如此生气,如此频频祝福,但是不敢问个清楚。主教忽然停住脚步,看着于连,眼里又立刻消失了刚才那种严肃的表情:

"先生,你觉得我的冠冕好吗?它合式吗?"

"好得很,我的大人。"

"不太靠后面了吗?太后便带一点呆相;不过也不能往前拉下,把眼眉都遮住了,好象军官的帽子似的。"

"我觉得这样戴着已经很好了。"

"皇上习惯了看见尊严的教士,无疑要很严肃才对。我不愿

意我的态度太轻浮了，尤其是在我这种年纪，更应该小心。”

主教又重新开始一边走着，一边祝福。

结果于连不了解的事也了解了。他暗自说道：“这可弄明白了，他原来在练习祝福呢。”

几分钟以后，主教说道：“我准备好了。先生，去吧，去告诉教士长和教士团的先生们。”

不久西朗先生，后面跟着两个年老的神父，从一扇雕刻华美的极大的门走进来了，这门他还没有注意到。但是这一次他走在一切人的后面，看不见主教的姿态，仅仅从拥挤在门边的教士们的肩头的缝隙间看见一点儿主教的动作。

主教慢慢地穿过大厅，当他走到门槛的时候，教士们排成行列。经过短时间的混乱，这行列开始向前移动，大家唱着赞美诗。主教走在西朗教士和另外一个年纪很大的教士之间。于连这时候一溜烟跑去挨着主教走，好象是西朗的随员一样。大家沿着布雷·列俄修道院的长廊慢慢地移动。天气虽然晴明，但是这长廊仍是潮湿黑暗。走了许久才走到僧院的门口来。于连被如此华丽的礼仪惊得象呆子了。主教的年轻所激起来的野心，主教的敏感和温文有礼的态度，这时候，在于连的心里激动着。主教这种礼貌，和德·瑞那先生的礼貌根本是两样的，即使他过着好日子的时候。于连自忖道：“一个人的地位越高，越是社会上的第一流人物，我们越是能够在他身上看到文雅的举止。”

大家从一道侧门走进教堂里去了，忽然传来一个很大的声音，把教堂里的古代穹窿形的屋顶都震撼得发出回声，于连相信这些拱顶都要震下地来。这声音还是那尊小炮发出来的，用八匹飞驰的马拖曳着，刚刚拖到，莱比锡的炮手们就动手开炮，一

分钟内要响五次，好象普鲁士人已经在炮口的前面一样。

可是这种可以赞美的声响不再对于连有什么影响了，因为这时候他已不再想到拿破仑和军队的光荣了，他心里的思想是："这么年轻，就做了安地主教！可是安地在哪里？这能赚好多钱吗？也许二三十万法郎吧。"

主教的仆人们送上一顶美丽名贵的华盖来。西朗先生拿着华盖的竿，事实上，还是于连帮他拿着的。主教置身在华盖下面，这时候他又摆出老迈的姿态了。我们的英雄崇拜主教的心情更没有止境了。他想道："一个人只要灵巧，有什么事办不到呢？"

皇上进来了。于连在近处可以看见他，真是福气不浅。主教演说皇上的功绩，词句十分动人。在细微末节的地方，他也不忘记很有礼貌的说出令人战栗的话来。我们可以不必渲染布雷·列俄这次所举行的盛礼，十五天以来本省的一切报纸，为描绘这件事把报纸的篇幅都占满了。于连听了主教的演说，知道皇上就是英勇的查理王的后裔。

事后，于连的一个任务便是审核这次典礼所有费用的账目。德·拉·木尔先生为他的侄儿谋得了一个主教的位置，而且为着向大家讨好，愿意担负一切的费用。单就布雷·列俄一处的仪式说来，已经费去了三千八百法郎。

在主教的演说和皇上的答词以后，皇上便退入华盖下面，然后很虔诚地跪在祭坛旁边一个拜垫上面。唱歌班被围在壁座里面，而这些椅子离开铺道有两级台阶那么高。于连坐在这台阶的最后一级，在西朗先生的脚边，他就象罗马西克司丁教堂里的红衣主教身旁的捧持衣裾的人一样。这时候祭台上香烟缭绕，大家唱起古赞美歌来。外面众炮齐发，好象没有止息的时候。

农夫们的心沉醉在欢乐和虔诚里。这样一天，使得过激民主党主办的百来种报纸的宣传工作统统白费了。

于连离皇上有六步远近，这时候皇上祈祷虔诚到了极点。他第一次注意到一个瘦小而有神采的人。他身穿一套几乎没有绣花的礼服。但是在这简单的衣服上佩有一条天蓝色的勋绶。这个人比一切的达官贵人更要靠近皇上。他们的衣服全是金线绣成的。依照于连的说法，这些衣服绣得看不出布了。过了一些时候，于连才知道刚才那个人就是德·拉·木尔先生，他觉得德·拉·木尔先生不但高傲，而且有轻蔑人的神气。

"这个侯爵，一定没有我的美貌的主教那样有礼貌。唉！这原是宗教的职位把一个人变得如此温柔，如此精明了。皇上特别是来朝拜圣骸的。圣骸在哪里？圣克里蒙在哪里？我一点还未看见呢。"于连暗自想道。

旁边一个小执事告诉他道：那可崇拜的圣骸安置在这大厦的顶上，在一个圣骸堂里。

于连暗想道："什么又是圣骸堂呢？"

但是他不愿意请教这个字的意义了。他加倍地注意。

礼节规定，每逢一位亲王拜访，只能由主教一人陪伴，教士们都没有资格相随。但是当安地主教开步走向圣骸堂去的时候，他教西朗教士相随，于连放胆跟着前去。

爬了很长的楼梯之后，来到一道很仄狭的小门前面。那是峨特式的门框，完全镀过金的，样子很华美。这一切的设备，好象前一天刚做好的一样。

小门的前面，已经跪着二十四个少女，都是维立叶尔最显贵的家庭的小姐。在没有打开这扇门以前，主教也跪在这一群十分美丽的少女当中。当他高声地祈祷的时候，她们好象争着欣

赏他美丽的花边，他的风度，他的年轻而和善的相貌。这一番光景，使得我们的英雄，失掉了他仅仅剩下来的一点儿理智。在这个时候，于连心想，宁愿受宗教的制裁，也要拚命达到令美人羡慕的境界。小门突然开启，小教堂内灯火辉煌。我们可以看到那祭台上，燃着千余支大蜡烛。蜡烛分作八排，每排之间，用鲜花间隔着。最纯洁的香烟的馥郁的香气从圣堂门内喷出，好似海潮的漩涡。这座新近镀金的小教堂仄狭已极，但是非常华贵。于连注意到祭台上的大蜡烛有比一丈五尺还高的。少女们简直禁不住发出叹赏的声音来。这时候在这座教堂的小过道里，只有二十四个少女、两个教士同于连等人；其余的，一概不许进内。

不久皇帝到了，只有德·拉·木尔先生和御前大臣相伴随。卫队只能停留在外面，统统跪在地上，举枪致敬。

皇上下跪在一张祈祷用的矮凳上。这时候，差不多只有于连一人，被挤得贴在镀金的门上，从一个少女赤裸的胳臂之上，看见了圣克里蒙的美丽的塑像。这塑像在祭台的帷里藏着，穿着罗马少年军人的服装，颈上有一道宽的伤痕，好象血从那里流出的样子。艺术家完成了空前的创作，看他临死时半闭的眼睛，充满了温柔优雅的表情。他有很神气的短须，衬托出一张秀美的嘴，嘴半闭着，好象还在祈祷。看见这种情景，靠近于连的一位少女很伤心地哭了。有一滴热泪，正滴在于连的手背上。

祈祷了一些时候，那是在最深沉的静穆里进行的，只有附近周围十里乡村里所有的小教堂的钟声缭绕，然后安地主教请求皇上允许他致词。主教发出一篇极简短的演说，言语非常动人，实在产生了伟大的效果。

“年青的女教徒们听着，你们永远不要忘记曾经看见过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皇帝跪在全能的可敬畏的天主的仆从的面前。

这些仆人在地上是软弱的，被追害的，被杀戮的，你们可以从圣克里蒙的血迹尚新的伤痕，看见了这一切。但是他们在天堂里是战胜者了。少年信女们，你们是不是永远纪念着今天？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将要永远厌恶邪恶不敬天主的人，你们将要永远对天主忠诚，如此伟大，如此威严，而且如此善良的天主！”

讲到这几个字，主教威严地站起身来。

“你们答应我吗？”他这时伸长着手臂，态度极富灵感。

“我们答应。”少女们说道，每个人眼眶里都噙着热泪。

“我用可敬畏的天主的名义，接收你们的诺言。”主教用雷鸣似的声音接上说。典礼到此完成了。

皇帝自己也哭了。事后，经过很久的时间，于连才稍稍冷静下来问人道：“从罗马送给布尔哥尼公爵斐里浦乐彭的圣克里蒙的遗骸放在哪里？”人家告诉他说这遗骸藏在蜡膏制成的美丽的塑像里。

皇上这次格外加恩，对于陪伴他进小教堂的少女们，每人赐给一条大红缎带。带上绣着几个字样：“仇恨渎神，永生崇敬。”

德·拉·木尔先生施舍给农夫们一万瓶葡萄酒。当天晚上，在维立叶尔城里，自由党人，找着了理由来大张灯彩，辉煌照耀，比保皇党强过百倍。皇帝在走以前，还去拜会了摹乐先生一次。

十九　思想使人痛苦

日常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于你是把爱情的真正痛苦隐藏起来。

——巴拿夫①

于连在德·拉·木尔先生住过的房间里，重新安置原有的家具的时候，他拾得一张很粗的纸，叠做四折。他从第一页的下端念起：

"上呈S·S·M·德·拉·木尔侯爵，法兰西的大臣，皇上卫队骑士等等，等等。"

这是一张用厨子的粗劣笔迹写的呈文。

"侯爵先生：我平生信奉宗教的义理；九三年围城的时候，我在里昂，曾经在枪林弹雨里生活过来，这是一个可怕的纪念；我参与圣餐礼，每个礼拜天，我都到教区里的礼拜堂内做祷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复活节的职务，即使在九三年的恐怖时代，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的女厨子——在大革命以前，我是有仆人的。——每个礼拜五，为我作素菜。在维立叶尔城里，我博得一般人的爱戴，我敢说我是配受他们的爱戴的。在迎圣节的时候，我也在华盖下行走，走在神父先生和市长先生的旁边。在这些重

大的场合里，我手中捧着一支用我自己的钱买来的大蜡烛。关于这一切的证明书在巴黎的财政总长那里。因此我恳求侯爵先生，将维立叶尔城里的彩票局给我管理，这机关的位置，不久总是要空出来的，因为现在职位的主管人，病得很厉害。而且选举时候，投错了票。……德·萧南启。”

在这张呈文书的旁边空白上，有批注的字句，下面署着摹乐的签名。批注是这样的开头：

“昨日我荣幸地提及作这个请求的良善的人。”等等。

于连自语：“好了，就是萧南这个蠢才，也启示我一条应该走的路径了。”

在皇帝经过维立叶尔城八天以后，城中有着无数的谣言，愚笨的解释，可笑的讨论等等。就是皇上啊，安地主教啊，德·拉·木尔侯爵啊，一万瓶酒啊，摹乐的可怜的跌伤啊，（因为他希望获得一枚十字勋章，在跌伤一月以后，才走出房门。）全做了谈话的资料，还有一件飘浮在这一切之上的，是非常不合理的把锯木匠的儿子于连·索黑尔弄到仪仗队里去。关于这个题材，我们须听听那些富有的印花布制造家所说的话。每天早晚他们聚集在咖啡店里，宣传平等，声音都叫哑了。那个高贵的德·瑞那夫人，便是这个丑事的制造者。原因呢？原来小教士索黑尔的美丽的眼睛，和他鲜艳的腮颊，就说明了其余的一切。

他们回到凡尼不久，司达尼斯拉—查伟埃，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忽然发寒热了。为了他的病，使德·瑞那夫人投入可怕的忏悔里。这是第一次，她斥责自己不正当的爱情，好象由于一个奇迹，她忽然明白了，她所卷入的这桩罪恶是如何大！虽然她生

① 巴拿夫见前第8页注。

来便具有深厚的宗教虔诚，可是一直到现在，她还没有梦想到在天主的眼里，她的罪恶是如何深重！

从前，在圣心修道院里的时候，她曾经很热烈地敬爱天主，现在这种情形，她也同样地害怕天主。撕裂她的灵魂的冲突挣扎，变得格外可怕了。因为在她的畏罪的心里，没有丝毫可以诉说于理智的东西。于连稍微用点理智的话向她解释，结果使她更加愤怒，绝对不能够安慰她。她从理论里听见地狱里的语言。因为于连也很爱小司达尼，他一遇见德·瑞那夫人就谈到小司达尼的病，她立刻现出一副严肃的面貌，不断的悔恨使她竟因此失去了睡眠。她不曾摆脱那残酷的沉默。如果偶尔她张开口，这就是向天主和世人承认她的罪恶。

当他们两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于连向她说道："我恳求你，千万不要向人家说出来。让我一个人做你的痛苦的知情者。如果你还爱我的话，不要声张。因为你的话不能使我们的司达尼的病情好转。"可惜他的安慰，在事实上一点裨益也没有。因为他不了解德·瑞那夫人心里的事。为了平息天主的震怒，她应该仇恨于连，否则便只有看见自己的儿子死去。也正因为她觉得自己不能恨她的情人，才这么痛苦。

有一天她向于连说道："离开我吧。用天主的名，你赶快离开这所房子。你在这里，无异杀了我的儿子。"

她很低声地继续说道："天主处罚我了，他是公正的，我崇拜他的正义。我犯的罪太可怕了，而我往日活着竟没有悔恨！这是天主抛弃我的第一个表示，我应该受加倍的惩罚。"

于连深深地感动了。在这里，他实在看不出虚伪和夸张。"她以为她爱我就是杀了她的儿子，可是这不幸的女人，爱我还是胜于爱她的儿子，可怜的女人啊！唉，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不

能够再怀疑这爱情，懊悔会活活把她杀死。唉，这就是她情感的崇高！但是我为什么能够激起这般伟大的爱情来呢？我，那么穷困，那么缺乏良好教育，那么愚拙，有时候我的行为还是那么粗鲁？”

有一天晚上，孩子病得更厉害了。在早晨两点钟的时候，德·瑞那先生来看他的儿子。孩子在高热的熬煎下，烧得通红，已经不认识自己的父亲了。忽然间德·瑞那夫人跪在丈夫的脚下，于连在旁边看见这种情势，觉得她就在这个时候要向丈夫招认罪状，要永远毁掉她自己了。

幸而这种奇怪的举动，反而教德·瑞那先生讨厌起来。

“再见！再见！”他一面说，一面拔脚就走。

“不能走，你听我说。”他的夫人跪在他的面前叫道，想留住他。“你仔细听听真实的原因吧。杀害我儿子的凶手是我。我从前给了他生命，现在我又把他夺回来了。上天惩罚我。在天主的眼睛里，我是犯了杀人大罪的。应该我毁灭我自己，处罚我自己。也许这种牺牲，才可邀请天主的宽佑。”

如果德·瑞那先生是一个有想象力的人，他一定明白她话中的一切了。

“异想天开！”他一边说，一边离开他的夫人。而她企图抱住他的膝头。“这全是异想天开！于连，天亮派人去请大夫来。”说完他回卧室睡去了。

德·瑞那夫人这时立脚不稳，跌倒在地上，她神志昏迷，用痉挛的动作推开想来救她的于连。

于连骇得呆住了。

他暗自想道：“这就是所谓通奸了！欺骗作恶的教士难道还有些理由吗？他们犯了这么多的罪恶，反而有特权认识罪恶的

真实理论吗？好奇怪啊……”

从德·瑞那先生走开以后，于连看见他心爱的女人，头靠在孩子睡的小床上，毫不动弹，差不多象失了知觉的样子有二十分钟长久了。于连暗想道："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子，可惜她为极端的痛苦所毁灭了，因为她认识了我。”

“时间迅速地前进。我能为她做点什么事呢？现在应该决定了。现在不是关系我个人的问题了。人们和他们的卑劣的装腔作势与我何干？我能为她做点什么事呢？……离开她吗？但是正在她最痛苦的时候，我就狠心离去，让她孤零零地一个人受罪吗？这个傀儡似的丈夫，会麻烦她，而不会服侍她。他将向她说几句粗鲁的话，因为他生来便是粗鲁的，她会因此变成一个疯人，跳出窗口，坠楼而死。

“如果我弃她而去，如果我不继续看守着她，她定要向她丈夫吐露真情。以后呢，谁知道？不顾她留给他的财产，他可能造谣中伤。天啊！她可能把一切隐情都说出来，当着这个……这个马士农神父的面前。神父可以借口说为了六岁孩子的病，不是没有其他的目的，老是住在这里。她的痛苦和畏惧天主的心情，可以使她把所知道的男人方面的一切事情都忘记，她看见的只有神父。”

“你快走开！”忽然间德·瑞那夫人张开眼睛，向他说道。

“我可以一千回牺牲我的生命，只要我知道怎么做，对你才是最有用的。”于连答道。“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爱过你，我心爱的天使啊！或者可以说，从这一刹那起，我才崇拜你，如象你值得我崇拜的那样。我离开你以后，我将变成怎样一个人呢？你这样痛苦都是为了我，我的良心将是如何地不安啊！我所有的痛苦，可不用管它。是的，我的爱，但是，假如我离开你，假如

我不继续看守着你，不再继续地插脚在你同你的丈夫中间，你一定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你要把你自己毁掉了。你要知道他一定侮辱你，把你赶出他的家门。到那时，你要知道，整个的维立叶尔，整个的贝尚松，要谈论这无耻的丑事。大家要把所有的错儿，都加在你的身上，你永远也洗不清这种可怕的耻辱。……"

"这正是我要求的惩罚。"她叫道，同时站起身来。"我受苦，那更好些。"

"但是为了这可怕的丑事，你也将使你的丈夫不幸。"

"我使自己受屈辱，我甘愿走到污泥坑里去，也许这样一来，可以拯救我儿子的性命。在世人眼里这种屈辱，也许是一种公开的惩戒？用我的软弱的心来判断，这岂不是我本身可以做得到的最大的牺牲吗？……也许天主可以格外垂顾，接受我的忍辱含垢的赎罪，让我的儿子活在人世。请你指示我另外一条牺牲的道路，比这个更痛苦的道路，我一定勇敢地走去。"

"你让我处罚我自己吧。我也是，我是一个罪人。你要我隐匿到德哈卜① 苦修院里去吗？那种谨严刻苦的生活，也许可邀赦于你的天主。……唉！天啊！我要怎样才能把司达尼的病痛弄到我自己的身上来……"

"啊！你，你原来也爱他！"德·瑞那夫人说道。同时站起身来，投入于连的怀里。

同时她又恐惧地把他推开。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德·瑞那夫人跪下继续说道："啊，我唯一的知己！啊，为什么你不是司达尼的父亲呢！这将不是

---

① 德哈卜是法国十二世纪建筑的苦修院，里面教规极严，凡人进院后，即与现世生活隔绝。

一桩可怕的罪恶，如果我爱你甚过你的儿子。”

“你允许我留下吗？从此以后，我爱你象个弟弟一样，好吗？这是唯一的合理的赎罪方法；可以使天主的忿怒平息。”

“我呢，”她高声说道，同时站起来，双手将于连的头捧住，退后一步，两眼瞪着它。“我呢，我爱你将象爱我的兄弟一样吗？象爱我的兄弟一样地爱你那是我的能力办得到的吗？”

于连泪如雨下。

“我服从你。”他说道，同时跪在她的面前。“不管你怎样命令我，我总是服从你的。这是我现在唯一的责任。我自己已经没有主见，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好。如果我离开你，你一定把一切告诉你的丈夫，你和他两人都将同归于尽。在这场笑话以后，他永远也不能被选举为国会议员。如果我留下来不走，你一定相信你的儿子是因我而死，你也将因此死于痛苦里。你愿意试试我离开你以后的影响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为我们的罪过而惩罚我自己，离开你七八天。我将过八天孤独隐居的生活，在你指定的地方。譬如说，到布雷·列俄修道院里去，但是你得先向我发誓，就是当我不在你跟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向你的丈夫招认什么。你要知道，如果你向你的丈夫说了，我便永远不能回到你的身旁来了。”

她允许了他，他走了，但是两天之后他被唤了回来。

“没有你在我的跟前，要我遵守信誓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你时时刻刻守在我的身边，用你的眼睛命令我缄默，我一定向我的丈夫招供了。这种讨厌的没有主宰的生活，一点钟好象比一整天还长。”

最后对于这个可怜的母亲，上天是发了慈悲心了。慢慢地司达尼的病已经过了危险时期。但是爱情的明镜已经打破了，

她的理智已经认识了她的罪恶的程度。她再不能保持安宁。懊悔仍然存在着，在这样真诚的心里，做了这些事，是不能没有懊悔的。她的生活时而在天堂里，时而又在地狱里。在地狱里，是当她看不见于连的时候；在天堂里，是当他在她跟前的时候。甚至于当她敢于纵情娱乐的时候，她说道："我不再作任何的幻梦了。我是定了罪的人，我是不可赦宥的。你很年轻，你让我诱惑了你，你的罪过，天主可以饶恕的。但是可不能原谅我了，我是定了罪的。在某种暗示当中，我已知道这种处罚了。我害怕！在地狱的前面，谁敢说不害怕呢？但是实在我一点也不懊悔。如果罪恶可以再犯的话，我是会再犯的。我只求天主不要在这个时刻惩罚我，连累我的孩子们，我愿意接受更多的惩罚。"另外一天她又向他说道："我的于连，但是你呢？至少，你是幸福的吧？你觉得我爱你够不够？"

于连的心里，一向是为怀疑和骄傲两种观念痛苦着，他正需要一种自我牺牲的爱情，可是在这样伟大的、无疑的、每时刻都会有新的牺牲的面前，却使他的这两种观念不能撑持下去了。他敬爱德·瑞那夫人。"她枉自尊贵！我是工人的儿子！但是她爱我……我在她的身旁，不是一个兼任情人的仆人。"一旦这恐惧离开他的心里以后，他便坠入疯狂的恋爱里和爱情的剧烈的震撼里。

当她看见他怀疑她的爱情的时候，说道："至少当我们在一道度过的短短的日子里，我是使你幸福了的！我们赶快些吧！也许，一到明天，我就不是你的了。如果天主在我的儿子身上惩罚我，那时我将不能为了爱你而生活，亲眼看见是我的罪恶把他们杀死。在这种打击之下，我是不能够偷生的。就是我愿意，我也不能。我会疯了的。"

“唉！假如我能够代你受罪，好象你上次慷慨地愿意替司达尼忍受剧烈的寒热一样，该有多么好！”

这个大的道德上的变化，改变了结合于连和他的情妇的情感。他对她的爱情，现在不仅仅是美貌的赞赏，和占有她的骄傲了。

从此以后，他们的幸福有了一种纯洁的气息。吞噬了他们两人的爱情的火焰，现在燃烧得更加强烈了。他们充满了疯狂的欢乐。在普通人的眼里，他们的幸福，这时候显得分外伟大。但是他们再也找不出他们爱情的初期那种甜蜜的宁静、没有阴影的喜悦和自在的幸福。那时候德·瑞那夫人的唯一恐惧，便是于连爱她的程度还不够热烈。他们真正的欢娱，有时候渗入罪恶的恐惧。

在他们最幸福的时候，显然也是最宁静的时光。——“啊！我的天主啊！我已经看见地狱了。”忽然间德·瑞那夫人惊喊起来：痉挛地把于连的手紧紧地握住。“如何可怕的刑罚啊！我是罪有应得的。”她把于连紧紧地抱住，好象长春藤贴在墙石上一样。

于连想尽千方百计，企图使这个激动的灵魂安静，结果都无效。她抓住他的手狂吻，后来又跌入暗淡的梦境里。她说道：“地狱啊，对于我说来，将是恩惠；因为这是死后的事。我还要在世界上同他一起生活几天，可是地狱就在这世界上……我孩子的死亡……这样一来，给这种代价，也许天主可以宽恕我的罪恶……但是啊！我崇高的天主！但愿不要用这种代价来要求你的恩赦。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从来没有得罪过你，我，只有我，才是唯一的犯罪的人：因为我爱了一个男人，他不是我的丈夫。”

于连又看见德·瑞那夫人表面上变得非常沉静了。她自己

想把悔恨担负起来，而不愿意毒害她所爱的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在这些恋爱、懊悔、欢乐的交迭当中，他们的日子，过得象电光一般的快。于连失掉了他多愁多虑的习惯。

爱利沙小姐到维立叶尔去办一件小小的官司。她发现哇列诺先生很不满意于连，她自己也很恨这个教书先生，她常常向哇列诺说长道短。

有一天她向哇列诺先生说道："先生，万一我把真情告诉你，你一定使我毁灭了。……因为主人和主人当中对于重要的事件常常是融洽的，一致的。……他们绝对不会饶恕可怜的奴婢的某些告白。……"

听了这些含糊的字句以后，哇列诺先生又不耐烦又好奇，找到了一个直截了当的方法，他才弄明白了最损害他的自尊心的事情。

这个全省中最出色的女人，六年以来他用了无限的关怀引诱着她。不幸的是维立叶尔城里，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这个如此骄傲的女人，对于他的轻蔑，曾使他面红耳赤；但是她现在竟把原来是一个小工人而冒充教书匠的当作了情人，这是一件怎样刺心的事啊！最使这个贫民收容所所长愤懑难堪的，就是德·瑞那夫人还钟爱这个情人。女婢最后叹了一口气，还加上一句道："于连先生丝毫没有费力就把她征服了。他对夫人，还是毫不丢掉他那副冷淡的老样子。"

爱利沙只是在乡下时，才确知这件事，她相信两人的相爱，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所以这时候她很气愤的添说几句："一定是为了这件事，所以那时候，他拒绝娶我。而我哪，真傻，还去和德·瑞那夫人商量！恳求她在教书先生面前为我说几句好话！"

就在当天晚上，德·瑞那先生收到城里寄来的日报，同时也收到一封长长的匿名信。信中很详细地告诉他，他的家里出了什么事。于连看见德·瑞那先生读这封浅蓝色的信的时候，脸色变得一阵一阵的苍白，并且时时抬起恶意的眼睛来看他。整个的夜晚，市长的心撩乱不堪；于连想方设法，要讨他的欢心，请求他解释布果尼省里的高等家庭的族谱，结果也是枉然。

二十 匿名信

不要太玩弄，太拘束，

最强的誓言，在血液里是火中的草。

——《暴风雨》①

半夜他们离开客厅的时候，于连有时间向他的女友说：

“我们今天晚上不要会面了。你的丈夫生了疑心。我相信他一面读一面叹气的那封长信，一定是一封匿名信。”

幸而于连一进卧室以后，就把房门锁起来。德·瑞那夫人起了一个傻念头，以为他这个警告，完全是拒绝见她的遁词。她的神经完全错乱了，到了平时约会的时间，她照例的走到于连的门边来。于连听到过道里有脚步声音，立刻就把灯吹熄。有人用力地要打开他的房门。这是德·瑞那夫人呢？或是那个忌妒的丈夫呢？

第二天大清早，那个维护于连的厨娘送来一本书。封面上用意大利文写着如此字样：“请看一百三十页。”

于连想到这件事情这么轻率，不觉吓得发抖，赶忙找着了一百三十页，看见这页上有一枚别针，别住了下面的一封信。这封信字迹潦草，想见写时的匆忙。并且这封信是给眼泪浸湿了的，

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字句是否写对了。在平日德·瑞那夫人写信，写得十分工整，这回可想见她心中的撩乱与苦楚。就是这几点，已够使于连心中感动了，他这时候已经忘记了一点不谨慎的恐惧。

“今天晚上你不愿意接见我吗？有许多时候，我怀疑我自己从来没有看清楚过你灵魂的深处。你的两只眼睛，使我害怕，我害怕你。伟大的天主啊！难道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吗？假使你真的不爱我的话，我希望我丈夫发觉了我们的爱情，把我禁锢在乡下一个永远不见天日的监狱里，远离我的孩子们。也许天主愿意这样处罚我。我不久就死了。只是你竟成了一个不近情理的人。

“你不爱我了吗？是不是你现在厌倦了我的痴情，我的懊悔，和我的渎神呢？你愿意使我毁灭吗？我给你一个最容易的法子。去吧，把这封信向维立叶尔全城人公开；或者更简单，只把这封信送给哇列诺先生一个人看就行了。告诉他我爱你。不，不要说得这样的轻微，你还是向他说我崇拜你，你说我的生命是从认识你那天起才开始的。你说在我的青春时代，最疯狂的时刻里，我都未梦想到我给你的幸福。你还向他说我为了你，牺牲了我的生命；我为了你，牺牲了我的灵魂。你知道我为了你牺牲的还多着呢！

“但是这个男人，他了解牺牲二字的意义吗？你就向他说，故意使他生气吧。说我藐视一切播弄是非的坏人。并且说我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不幸，那就是看见我的唯一的爱人的叛逆。既然他重给我生命，使我感到生活的意义，一旦我失去了生命，

---

① 《暴风雨》(Tempest)：莎士比亚剧本名。

为牺牲而献出了生命，以后我的孩子们纵有病苦，我也不用劳心焦思了。这对于我将是如何的快乐啊！

“是的，有一封匿名信。亲爱的朋友，不必怀疑，假使有一封匿名信，它必定从那个讨厌的家伙那里来，六年来他追求我，用他的粗鲁的声音，马的跳跃的故事，他的傲慢的神气，和永远数不尽的他的种种长处。

“真的有一封匿名信吗？调皮的人，这就是我要和你商量的事儿，算了吧，你是对的。把你抱紧在我的怀里，也许是最后一次，我从来不能冷静地考虑问题，如象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从此以后，我们的幸福不象从前那么容易得来了。你反对我这种说法吗？是的，当你收不到福格先生寄来的有趣味的书籍的时候，牺牲已经是定了，明天管他有匿名信也好，没有匿名信也好，我哪，我要告诉我的丈夫，说我收到一封匿名信，应该立刻给你预备下一道黄金做的桥，找出合理大方的借口，使你毫不迟缓地回到你的父母身旁去。

“唉，我亲爱的人啊，我们要分离十五天，或者一个月！去吧，我不冤枉你，你那时一定痛苦得和我现在一样。这便是粉饰这封匿名信的影响的唯一方法。这不是我的丈夫收到的第一封匿名信了，尤其是为了我的缘故。唉，我的天！我是如何的讥笑这些啊！

“我的策略的目的，就是要使我的丈夫知道那封信是哇列诺先生写来的。我完全不怀疑，这封信是他写的。如果你离开了这房子的时候，不要忘记到维立叶尔城里住起来。同时我也要想个方法，使我的丈夫去城里住十五天，为的是要表示给愚蠢的人们看看，使他们知道在我和我的丈夫之间，感情仍然和好，你到了维立叶尔以后，不要忘记多结识朋友，甚至于和那些自由党

人。我知道的，许多夫人小姐都将要追求你。

“你不要跟哇列诺先生吵架，也不要象你有一天对我说的，要把他的耳朵割掉。恰恰相反，你应该待他客客气气。最重要的是使维立叶尔城里的人，都相信你快要到哇列诺家去、或者快要到别的人家去教育孩子们。

“这就是我的丈夫绝不能忍受的，纵然他决心这样干。好吧，至少你得留在维立叶尔城，有时候我还可以见你一面。我的孩子，个个都非常爱你，你在那里，他们都要到那里来看望你。仁爱的天主啊！我感觉更宝贝我的孩子了，因为他们都爱你呀！什么懊悔，这一切将如何结局呢？……我神志昏乱了！……总之，你该懂得你自己的做法。听我劝吧，温柔一点，恭敬一点，对待那些粗鲁的人，不要动辄现出轻蔑的样子来，我跪下来哀求你。你要知道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命运的裁判者。还有一件事你用不着怀疑的，便是关于你的事，我的丈夫不会按照‘舆论’来处置你的。

“现在轮着你为我预备下这封匿名信了。准备着耐心和一把小剪子，把你在下面所要看见的字，从一本书上一个一个地剪下来。剪好了再把这些字用胶水粘在我送给你的一页蓝色信纸上。这封信算是哇列诺先生寄给我的。你得作搜查你的房间的准备，把你剪残了的书页都烧个干净。如果在书里你找不着现成的字句，耐着性儿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凑上吧。为了减少你的麻烦，我把那匿名信写得很短。唉！如果你真的不爱我了，正如我所恐惧的，那么，我这封信你一定还觉得写得太长了！

匿名信

“‘夫人，你一切的小勾当，全都被人知道了。那些有意把这

些事隐瞒下去的人都受了警告。由于我对你的残余的友谊，所以我劝你和那个年轻的乡下人断绝关系。如果你是够聪明的话，听了我的忠告，你的丈夫一定会相信他在别处得来的告密是欺骗他的。并且别人也将因此而原谅他的错误的地方。你要知道，你的秘密掌握在我的手里。你吓得发抖了吧！不幸的妇人啊，从这时刻起，检点行为，要在我面前规规矩矩。'

"当你剪完了贴好了这封信上的字句，(你认得出这是所长平时讲话的态度吗?)你就离开这屋子，我将和你相会。我要到村里去，回家来时，面带愁容。实在说起来，我现在的样子就愁得厉害。伟大的天主啊！我冒什么险呢？一切都是因为你相信猜着了一封匿名信。最后，我装做颓丧不堪的样子，把这封信递给我的丈夫看。我说是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的。你呢，你领着孩子们到大森林里去散步吧，一直等到吃午饭的时候，你才回来。

"站在岩石的上面，你可以望见那个鸽巢。如果我们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在那上面摆一块白色的手绢。在相反的情况下，那里什么也没有。

"忘恩负义的人啊！在散步以前，未必你的心想不出一个方法，来向我说一声你爱我吗？不管什么事情来到，必定要相信一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就是我们最后确定离别的时候，不能叫我多活一天。唉，坏母亲！这是我刚才想到写下来的一个无聊的名词。亲爱的于连啊！我感觉不到这两字的意义，因为我这时候心里所想到的只有你。我写下它们，只是为了避免你的责备。现在我已经看见我失掉你的时间来到了。故意粉饰太平有什么用处呢？是的！在你的眼里看来，我的心是多么残忍，但是在我所崇拜的人面前，我绝对不能说谎话！我的生活已经是太虚伪

了。去吧，如果你不再爱我了，我也原谅你。我没有时间重读我的信了。在我的眼睛里，拿我的生命付给那些在你的怀里度过的幸福日子，是算不了什么的。你要知道它们将使我牺牲得更多呢！”

二十一　和主人的对话

唉，原因是我们太软弱，而不是我们无能！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造成的。

——《第十二夜》①

心里感觉着小孩子闹着玩意儿时的快乐，花了一个钟头，于连把字粘在一起。他刚从房间里走出来，就撞见他的学生和他们的母亲。她接过那封信时，带着平易而有勇气的神气，这份毫不在乎的安闲劲儿，使得于连惊骇。

"胶水够干了吗？"她问他道。

他暗自想道："这还是从前那个被懊悔使得她那样疯狂的女人吗？这个时候，什么是她的计划呢？"他是太骄傲了，不屑于问她。但是她从来没有象这时候这样强烈地引起他的欢心。

她再说道，态度仍旧是那么冷淡："假如这件事情办不好，我的一切都要被人夺去。把这点积蓄埋藏在山里的什么地方吧。也许有一天这将是我唯一的靠山。"

她递给他一个有玻璃的匣子，是红色摩洛哥羊皮做的。里面装满了金子和数粒金刚钻石。

"现在去吧。"她向他说道。

她亲吻孩子们的脸，最小的一个，吻了两遍。于连呆呆地站着。她转身就走开了，脚步很快，看也不看于连一眼。

德·瑞那先生自从拆开匿名信那一分钟起，他的生活立刻变得痛苦可怕了。一八一六年，他几乎有过一次决斗。但是那次未遂的决斗，还没有这么使他激动过。并且，为他讲句公道话，就令他给一粒子弹打穿胸脯也会比这个痛快，少受些痛苦。他翻来复去的研究这封信里的意义。他自言自语道："这不是一个女人的笔迹吗？在这种情形之下，这又是哪个女人写给我的信呢？"想到这里，他把在维立叶尔城里所认识的女人，个个都考虑一下。他不能把他的疑心确定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也许是一个男人口授给一个女人写的这封信吧？那么，这个男人又是谁呢？"想到这里，同样没有把握。他被人忌妒，说明白点，在他认识的熟人当中，有一大半都是忌妒他的。"应该问问我的妻子去！"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和平常的习惯一样，一面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神情颓丧已极。

他刚刚站起来，便猛省道，同时用手击着自己的额头："天呀！第一就是她我应该小心提防，从这会儿起，她已经是我的敌人了！"愤怒之下，热泪涌上他的眼睛。

由于对他心灵的荒芜的惩罚（这心灵是外省人机智的来源），德·瑞那先生疑心最厉害的，却是他两个最知己的朋友。

"除开这两个，也许我还有十来个朋友。"他把每个人都考虑了一下，估计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能得到多少安慰。忽然疯狂的叫起来："一切人！一切人啊！我的可怕的遭遇，将变成你们高度的快乐！"幸而他觉得自己被人忌妒，实在是不无理由的。在

① 《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莎士比亚剧本名。

城里,他有一所极美丽的房子,皇帝最近赐予不朽的光荣,还在这房子里睡过觉。除了这个,他在凡尼有一所别墅,他也费尽了心思,布置得十分舒适。房子的正面,一律粉刷成白色,明亮的窗子,带着鲜艳的绿色的窗扉。他想到自己的别墅的华丽,霎时又得了安慰。这所别墅,在三四里以外就可远远地被人看见,这景象使邻近乡村里称为别墅的住宅相形见绌,时间把这些建筑物弄旧了,留下质朴灰暗的颜色。

德·瑞那先生,可以得到他的一个朋友的眼泪和同情,他是教区里的办事员,但是这个人是一个蠢才,遇事都要哭泣的。不过这时候,这个男子可说是他唯一的支援了。

他疯狂地喊道:“世间一切的不幸的遭遇,也比不上我的痛苦!我是如何地孤独啊!”

“这是可能的吗?”这个十分可怜的人向自己说道,“这是可能的吗?当我处在逆境里,连一个能征求意见的朋友也没有了么?因为我神志昏迷了,我自己是知道的。啊,法尔古!啊,杜克洛!”他辛酸地喊道。这是他孩提时代的两个朋友的名字;从一八一四年起,因为自己的身份提高,才把他们疏远了;因为他们不是贵族,他改变了从小在一块儿的平等的言语习惯。

两人当中,法尔古是一个又聪明,又有良心的好人。他在维立叶尔做纸生意,曾经在省城里买来一部印刷机,创办了一种日报,后来教会的势力使得他完全破了产,他的报纸判了罪,他的出版家的执照被追缴了。在这种愁惨的境遇当中,他勉强给德·瑞那先生写了一封信,是十年以来,第一次写信给他。维立叶尔的市长接到这封信以后,认为应该用古罗马笔法回复他:“如果皇帝的内阁大臣给我这个荣耀,来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将回答:丝毫不要怜惜,使外省的一切印刷厂主人都破产吧,把所有

的印刷公司收归国有，象烟草专卖一样。"这封信写给一个知己的朋友，在当时曾经博得维立叶尔城里的人的称赞。在今天记起信中的字句，便觉得字字可怕了。他说道："以我的地位，我的财产，我的荣誉的勋章，谁想到有一天，我会懊悔写这封信呢？"他度过这可怕的一夜，整个心思，都沉浸在疯狂的忿怒里，时而自己反对自己，时而反对他周围一切的人。幸而在他的悲苦里，他没有心思去侦探他的女人的行动。

他又自言自语的说道："我和路易丝生活惯了，我所有的事情，她都知道；假如明天我有自由能够再结婚的话，我还找不到一个可以代替她的！"想到这里，他高兴起来，以为他的女人是清白的，既然是这样，自己便没有发脾气的必要了；事情便可以安排得更妥当了。多少被诬蔑的女人，我们不曾看见过呢？

"什么！"他忽然大叫一声，同时发疯似地走了一步。"我应该忍受吗？同穷光蛋，赤着脚跑路的乞丐一样地忍受吗？让她同她的情人在旁边讥笑我吗！我应该使全维立叶尔的人冷嘲热讽我懦弱无能吗？人们对于查密野（这是本地人所共知被女人欺骗了的丈夫）什么话说不出呢？每当人们一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不是都在唇边挂了笑容吗？他是一个好律师，谁还谈到他说话的天才呢？人们一提到他，总是说道：啊！查密野！伯拉的查密野！人们就用那个名字代替他要侮辱的人的名字。"

在另一些时候，德·瑞那先生又说道："谢谢天，幸而我没有女儿！我要想方法来惩戒这个母亲，不会妨害我的孩子们的事业。我能够出其不意拿住这个乡下人和我的妻子，把他们两个当场杀死；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这幕悲剧也许可以洗刷讥笑的耻辱。"这个念头，使得他微笑了。于是他循着这个念头，计划详细的步骤。"刑法是维护我的，不管结果怎样，我们的教会集

团，和我的法院里的朋友，会拯救我的。”他于是去检查他打猎时用的刀，这刀锋利得很。但是一想到血，他又怕了。

“我本来可以把这个丑恶的教书先生饱打一顿，然后把他一脚踢出我的大门。但是这样一来，城里闹遍了。甚至于全省都将和维立叶尔一样地公开宣传这件丑事。自从法尔古的报纸处罚停刊以后，当那主笔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我用手段使他失掉他那六百法郎的位置。有人说这个烂文人又敢在贝尚松露脸，他会狡猾地诽谤我，而且使我无法拖他到法庭上去。拖他到法庭上去！……那下流的人可以想尽千方百计，说明他所说的概是实情。象我这样一个出身高贵，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总是被平民忌恨的。我将看见我的名字在巴黎的可怕的报纸上出现。唉，我的天啊！怎样的一个深渊呀！我眼见德·瑞那古老的家世，坠落在嘲笑的污泥里……假如我出去旅行，我得改变姓名才对。怎样！要抛掉代表我的荣耀和权力的姓名吗。真是惨痛到极点了！”

“如果我不把我的妻子杀死，只把她羞辱一番，然后赶出大门。贝尚松省城里，住着她富有的姑母，这老妇人一定不假手外人，亲手把她的财产全部给了她，那时我的妻子，一定同于连到巴黎去生活。维立叶尔城里的人终究会知道这件事情的。我仍旧被人认为是受了欺负的可怜虫！”这个可怜的丈夫，想来想去。后来看见案上的灯光已经变成暗淡的了，东方也慢慢地明亮了，他才信步走到花园里去，吸取一点新鲜的空气。在这个时候他差不多决定了，不把这个消息声张出去。因为他想到一旦声张出去，他的朋友们都会欢乐得发狂的。

在花园里的散步，使他稍稍安静一些。他忽然叫道：“不能，我绝对不能和我的妻断绝关系，她对于我是太有用了。”他推想

到，假如在他的房子里，一旦没有了他的妻，将变成何等可怕的世界啊！他除了那个R侯爵夫人以外，又没有第二个亲眷。说到R侯爵夫人，她不但年纪老迈，而且蠢笨，凶恶。

一个含有深意的重要的计划来到他的心里了。但是要实行这计划，非有坚强的意志不可。可惜这个可怜的男子，这种坚强的意志太少了。他自言自语道："如果我留住我的妻子，有一天她使我失去耐心的时候，我就会责备她的短处，这点我看得很明白。她生性是很骄傲的，到那时我们动了火，失了和气；这一切会在作她的姑母的承继人以前出现。唉！人家将是何等的嘲笑我啊！我的妻最爱她的儿子，结果财产还会归给他们。只是我一个人竟成了维立叶尔的大笑话。他们将说道：'可怜啊！他甚至于不知道对他的女人复仇！'这样说来，我只怀疑而不必去证实，岂不更好些吗？好，我把两手捆在一起，什么话也不能够责备她了。"

过了一会，德·瑞那先生又被他的受了创伤的虚荣心攫住。他很痛苦地想起维立叶尔城里的游艺场或者贵族俱乐部台球室里述说的种种故事，一个会说笑话的人，常在停下弹子的时候，向着大众拿受愚弄的丈夫来取乐。那时候那些戏谑，对于他将是如何的残酷啊！

"天啊！我的妻为什么不死去呢！那么就不会被人家当作笑柄，拿来攻击我了。我怎么不是鳏夫呢！我将到巴黎去在最高等的社交场里过它六个月。"鳏夫的念头来到他脑里，他又感着一阵的幸福，不过一刹那以后，他又回到原来想探求实情的想法，"是不是应该在半夜里，当众人已经熟睡的时候，在于连的寝室门前，撒上一层薄薄的糠灰呢？等到第二天天明，便可辨认鞋脚的印子。"

“可惜这种方法是不中用的！”突然他疯狂地叫道。“那个狡猾的爱利沙一定会察觉的。于是全家人立刻知道我是忌妒的。”

在游艺场里，还有一段故事：一个丈夫证实了他的不幸的命运，他把一些头发，用蜡油分别胶在他的女人的房门上和她的情人的房门上，两端粘紧，好似封条一般。

经过很长时间的犹豫以后，他发现一个能证明他的遭遇的方法，当然是最好的方法了。他决定采用这方法。在小路转角的地方，他遇见了他希望她死去的那个女人。

她刚从村里转来。她去凡尼的礼拜堂里望弥撒。根据一个在冷酷的哲学家眼里极不确实，但她却相信的一个传说，以为人们今天所用的那个小礼拜堂就是从前凡尼王宫里遗留下来的。当德·瑞那夫人在这个教堂里祈祷的时候，这个思想一直缠绕着她，不停地想到她的丈夫会把于连杀死，好似在他打猎的时候一时失手所犯的过失；当天晚上，还挖出于连的心，逼着她吃下去。

她暗自说道：“我的命运，就关系在这里，当他听我说话的时候，看他心里作怎样的打算。过了这命定的一刻钟的功夫，也许我就没有和他说话的机会了。这不是一个聪明的理智的人，我应该运用我的薄弱的理智，预先料到他将要说的话，做的事。他决定我们共同的命运，他有这个权力。但是这个命运是以我一人的才智为转移的，要看我引导这个有怪僻的人的思想的技巧如何而定，愤怒使他变成一个盲人，事情的光明的一面，他已经看不见了。伟大的天主啊！我应该显出才能来，应该有冷静的头脑，但是教我到哪里去寻找这些呢？”

事情真来得奇怪，当她走进花园来，远远地看见她的丈夫的时候，好似有神差鬼使一般，她的态度，立刻就变得沉静了。看他

头发蓬松，衣服散乱，便知道他夜来未曾合眼。

她递给他一封拆开的还是叠得好好的信。他呢，并不打开信看，只是用着疯狂的眼睛，盯住他的女人。

她向他说道："这里出了一件讨厌的事情！一个面色暗淡的男人，据他说认识你，你给了他不少的恩惠，当我从公证人的花园后面经过的时候，他递给了我这封信。我要你替我办一件事，就是立刻把于连先生遣送回到他父母的身边，不要耽误。"德·瑞那夫人赶忙说出"于连"二字，也许她说得太快了一点，为的是要避免不得不说出这名字的恐惧的心理。

当她看见她的丈夫正为了她而生气，她心里真是快乐极了。由于他的眼睛盯着她的样子，她明白于连所猜想的是正确了。"他不但不忧愁这极真实的不幸，"她心里想道，"怎样的天才，怎样完美的机智！在他还是一个毫无生活经验的青年，用他这种本领，将来会升到怎样一个地位？唉！唉！他的成功，会使他把我忘记。"

她赞赏她所崇拜的人这么聪明，使她在烦恼里重新得着安慰。

她为他的措置而喝采。"我不是配不上于连！"她暗自想道，心里充满了温柔的和亲切的愉快。

德·瑞那先生害怕自己受累，一声也不响。他去审查第二封匿名信。如果读者还记得的话，这信是用胶水把一些印刷好了的字粘在一张带蓝色的纸上。德·瑞那先生已经疲乏不堪，自言自语道："人家竟想出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嘲笑我！"

"又是一番侮辱，须得检查，而且每回都是为了我的太太的原故！"他这时候很想发作，很想用最粗鄙的话，把他的女人辱骂一番，但是贝尚松的遗产的承继的远景，又遏止了他的忿怒。需

要借些东西发泄一下自己的愤怒，他于是把这第二封匿名信揉做一团，随后大踏步走开，因为他很需要离开他女人远一点。几分钟以后，他又走回他女人的身旁，这次的态度分外镇静。

“现在应该拿定主意了，快把于连辞退。”她立刻向他说道：“无论如何，他不过是一个工人的儿子。你和他解约，至多赔偿他一些金钱罢了。何况他总算一个学识丰富的人，很容易找到一个位置。譬如哇列诺先生的家里，或者莫洪县长的家里，他们都是有孩子的。这样一来，你一点也损害不着他。……”

“你那样说话，你真象一个蠢才。”德·瑞那先生用一个很可怕的声音叫道，“人们怎样能希望女人有什么理智呢？你就从来没有留心过什么是合理的，你怎么能懂事呢？你的冷淡，你的懒惰，只给了你追赶蝴蝶的气力，意志薄弱的家伙，我们家里有了这种家伙，是多么的不幸啊！……”

德·瑞那夫人不阻挡他，让他一直说下去，说了很久。“他的怒气从嘴里吐出了！”这是一句本地人的土话。

后来她回答他说：“先生，我用一个受了人家凌辱的女子的名义发言，就是说人家侮辱了她的所有的最宝贵的东西。”

德·瑞那夫人在这场痛苦的谈话里，始终保持不变的冷静的头脑，在决定她是否仍旧和于连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她想出了些主意，觉得是最适宜来平息她丈夫的盲目的忿怒的方法。她的丈夫这时候骂了她许多秽语，但是她心里一点也不起反应，对于这她好象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听见这些詈骂，只一心想着于连：“他会满意我吗？”

“这个年青的乡下人，我们曾经和气地待过他，甚至于我们还送给他不少的礼物和钱财。也许他是无罪的人。”后来她向他说道，“但是我得到的第一等侮辱也许是由于他的缘故……先

生！当我读到这张亵渎的信纸的时候，我当时已经决定不是他，便是我，总有一个人要离开你的府上。”

“你愿招人毁谤，叫我丢脸，你不是一样的吗？那你就叫维立叶尔城很多人看笑话了。”

“这倒是真的。人家通通忌妒你的发达，这原是你管理财产有方，知道怎样安顿你的家庭和城市……好吧！我将吩咐于连向你告个假，教他去山里那个木柴商家里去住一个月，他和这个小工人，倒是合适的伴儿。”

“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德·瑞那先生说道，这回态度格外镇静了。“第一桩，我坚决要办到的，就是不要你跟他说话。你一说，就要激起他的愤怒，使我和他两人失了和气。你要明白，这个小先生的脾气多暴躁。”

“这个少年人一点也不伶俐。”德·瑞那夫人继续说道。“他也许是个有学问的人，这点你是认识得很清楚的。但是实际上，他真正是一个乡下人。自从他拒绝娶爱利沙以后，我对于他简直没有好的印象。他不要她，就等于不要一笔稳固的财产。他有一个遁词，说她时常秘密地去拜访哇列诺先生。”

“啊！”德·瑞那先生说道，高高地竖起两道眉毛，“什么，这件事是于连告诉你的么？”

“不，不太确实。他常常向我说起那个叫他担任神父职务的神的召唤。但是，相信我吧，这些小人物第一个职务，就是赚得面包。他常常向我表示他不是不知道那些秘密的来往。”

“我呢，我呢，我却不知道！”德·瑞那先生叫道，他又愤怒起来，一字一字，咬牙切齿地说出。“我的家里有许多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爱利沙和哇列诺两人中间，有一些暧昧事情么？”

"唉！我的亲爱的朋友啊！那是很早的事情了。"德·瑞那夫人含笑地说道。"也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损害。那是你的好朋友哇列诺先生还没有感觉不安的时候，当维立叶尔城里的人以为在他和我当中，已形成一种完全柏拉图式的爱情。"

"有个时候我也曾经怀疑到这点的。"德·瑞那先生叫道。同时用手愤怒地敲着自己的脑袋，逐步有了新的发现。"你从前一点也没有告诉过我呀？"

"为了我们的亲爱的所长一点小小的虚荣的把戏，就应该使两个朋友吵嘴失和吗？他对于哪一个上流的女人，没有写过几封极端聪明，而且有点殷勤献媚的信呢？"

"他给你写过吗？"

"写得很多。"

"立刻把这些信给我看。我命令你。"德·瑞那先生神气十足，好象他的身材长高了六尺。

"我要好好的保存起来。"她答道，态度十分柔和，好象她的精神已经分散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天你变得更聪明的时候，我才把信给你看。"

"我立刻就要看！见鬼！"德·瑞那先生气得疯狂了。虽然自十二点钟到现在，他的内心还没有象此刻这样快乐过。

"你得先向我发誓，"德·瑞那夫人严肃地说道。"你向我发誓绝对不要因为这些信和贫民寄养所的所长吵嘴。"

"吵嘴不吵嘴，我可以撤掉他的寄养所所长。"他生气地继续说道。"我立刻就要这些信。信在哪里？"

"在我的书桌的一个抽屉里。但是一定的，我不会给你那钥匙的。"

"我敲碎它。"他叫道，同时跑向他的妻的卧室里去。

他用一个铁斧，真的敲碎了一张桃花心木做成的写字台，这是从巴黎运来的，在平时德·瑞那先生觉得台上有一点点污点的时候，总是用他的衣角去磨光它。

德·瑞那夫人这时候一口气跑了一百二十级高梯，爬上鸽巢，把一张雪白的手巾的一角系在小窗子的一根铁条上。她是女人当中最快乐的了。眼里噙着泪水，她朝着山中一带大森林凝望。她暗自说道："毫无疑义的，从一棵那些繁茂的榉树的下面，于连正在探望着这幸福的信号。"她竖着两耳静听，后来她咒骂枝头的蝉子和鸟雀时时发出来的单调的声音。因为假如没有这些烦厌的声响，从大岩石那边，一定有一个欢乐的呼声，传到这里。

她用追切的眼光想把一片广大的青翠的斜坡一下子看到眼里，斜坡阴暗整齐得象草原一般，其实是无数的绿树梢头所形成的景象。她带着满腔的柔情暗自想道："他为什么这样没有心思，发明一种信号向我表示说：他的幸福和我的相等呢？"她从鸽巢下来，只是害怕她的丈夫会上那里来寻她。

她看见她的丈夫正在生气。他把哇列诺先生信里拙劣的字句都读了一遍。在这种愤激的心情之下，原来不适宜于阅读这类东西的。

在她的丈夫叹息声里，她抓住一个时机使自己的说话可以被他听见了！

"我还是归根到我的意见，"德·瑞那夫人说道，"应该允许于连去旅行。他虽然对于拉丁文有些天才，但是无论如何，他总是一个乡下佬，常常是粗鲁的，缺乏机智。每天他自己以为很有礼貌，向我说一大篇恭维话，不但太夸大，而且也鄙俗不堪。也不知道他是从哪本小说上背诵来的。……"

“他从来不看小说，”德·瑞那先生高声说道。“这一点我是可以相信的。你以为我是一个瞎了眼睛的家长，不知道家里经过的一切事情吗？”

“好吧！就算他完全没有看过小说吧，那么，这类滑稽的恭维话，完全由他自己创造的。对于他说，这更是倒楣的事。他会在维立叶尔城用同样的口吻谈论我……不必在远的地方找例子，”德·瑞那夫人说道，神情好象要发现什么的样子。“他拿这类的话去向爱利沙说，这差不多和他在哇列诺先生面前说一样。”

“啊！”德·瑞那先生大叫一声，同时用从来没有的最重的拳头击了一下，使得桌子和房子都震动了。“那印刷的匿名信，跟哇列诺的亲笔信，所用的纸张全是一样的。”

“终于……”德·瑞那夫人暗自想道。她显出被这种大发现所征服的样子，但是她丝毫也没有再说一个字的勇气了。她远远地退到客厅的深处，在一张长沙发上坐下来。

她的斗争可以说是胜利了。她想尽方法来阻挠德·瑞那先生，不让他向匿名信的嫌疑的作者去谈判。

“你没有充分的证据，就去和哇列诺先生大闹一场，这是最笨不过的事。这点你为什么不想想呢？先生，老实说，你是被人家忌妒的先生，这又是谁的错处呢？事实上，就是你的才干的错误；你的高明的行政，你的富有风趣的建筑，我带给你的嫁妆，尤其是我们可以希望从我的好姑母那里得到手的产业，这是一桩可观的财富，人们曾经无限地夸耀它的重要！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你成了维立叶尔城里第一个人物！”

“你还忘记说我的门第呀。”德·瑞那先生说道，到这个时候才露出一点点笑容来。

“你原是本省绅士里最出色的一个。”德·瑞那夫人很快地接着说道。“如果当今的皇帝自由地对于出身门第下一个公正的评判，毫无疑义的，你定列为贵族院的议员……正因为你处在这样好的环境里面，你愿意给忌妒制造一桩事实，让人批评。”

“你若要向哇列诺先生谈判他的匿名信，这无异是你自己向维立叶尔全城大宣传。要我怎样说才好呢，甚至于向贝尚松和全省的人扬言，一个小小的人物，因为被德·瑞那家一个人一时糊涂认为好友，已经找到方法来侮辱他了。至于刚才你在我身边抢去的那许多书信，如果能证明我对于哇列诺先生的爱情，有过任何的答复，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应该杀死我；我倒值得被杀一百次。但是无论如何，你都不应该向他生气寻衅。请想所有你的邻人们，都在那里等待一件可以借口的事实，为了你优越的地位，向你复仇。请想想在一八一六年的时候，你曾经赞助一些逮捕事件。那个逃到他的屋顶上的人……”

“我以为你现在对于我丝毫没有友谊，什么事都不关心了。”德·瑞那先生用被一种回忆引起的悲苦心情说道，“我还没有被举为贵族呢！……”

“我想呢，朋友，”德·瑞那夫人微笑地重说道。“我想我将来比你更有钱，十二年来，我已经是你的伴侣。就这一切名份说来，我都应该有说话的权利；尤其是今天的事情。如果你宁可要于连先生而舍弃我，”德·瑞那夫人重说道，态度表示很忧愤，但是这回装假得不够象样，“我已经预备好了去我的姑母家里过一个冬天。”

这句话带着愉快说出，含有一种坚强的力量，这力量是被殷勤娴雅包围着的，使得德·瑞那先生决定了主意。但是依照外省的习惯，他还翻来复去的说了很久，反复回到原有的论调上

来。他的妻让他说去，他的声调里还带了无限的愤怒。两点钟冗长的谈话，使得这个男人力竭声嘶，何况他一夜未能合眼，愤怒在他心里战斗了一夜。结果他决定了对付哇列诺先生，于连，甚至于爱利沙的行为的态度。

在他们这场大戏演出中，有一两次，德·瑞那夫人不免心动。她为她的丈夫眼前实际上的不幸的遭遇不免起了同情心，因为十二年以来，他曾是她的朋友。但是真正的热情，是绝对自私的。加之她时时刻刻都在等待他昨晚收到的那封匿名信的招认，但是这个招认，总是期待不到。因此德·瑞那夫人看不清楚旁人的意见，到底如何处理她命运所依赖的人。因为在外省，丈夫常常是诽谤的焦点。一个忌妒的丈夫，便会被人多方嘲笑(在法国这些事的危险性越来越少了)，如果一个女人，丈夫不给她钱花用，使她陷入每天赚十五个苏的女工的生活；并且那些善良的人要雇用她的时候，还犹豫不决呢。

土耳其宫廷里的嫔妃，能够全心全力地恋爱他们的国王苏丹。苏丹是万能至上的主人。她如果想用小小的诡计，把他的权力夺去，这是丝毫没有希望的。可是君主的复仇就太可怕了，残忍的，一点也没有顾忌的，鲜血淋淋的，匕首一刺就结果了一切。十九世纪的时候，一个丈夫要杀死他的女人是很容易的；可是生者不免受公众的舆论所轻蔑，家家的客厅，对他都将关闭起来。

害怕危险降临的恐惧，在德·瑞那夫人的心里活跃着。当她走进自己的卧室的时候，看见室内零乱不堪，她吃了一惊。她的美丽的小箱匣的暗锁都破碎了；地板上的镶木，有好几片也被掘起来了。她自语道："他对我简直没有丝毫的怜惜！他竟这样毁坏这彩色的细木地板，在平时他是如何地喜爱的啊！当他的

孩子们有一个穿了潮湿的鞋子进屋来，他气得脸发红；现在是永远毁掉了！”这种粗暴的场景，一经映入她的眼帘，立刻就把她为了她的太快得到胜利对自己所作的谴责吓跑了。

在报告吃午饭的钟声以前，于连领着孩子们回家来了。当午餐吃到最后的点心水果，仆人们退去的时候，德·瑞那夫人很冷淡地对于连说道：

“你从前曾经向我表示，希望去维立叶尔城里过半个月，德·瑞那先生愿意允许你一个假期。你可以离开，什么时候都可以随你的意。但是为了孩子们不虚耗光阴，每天我们派人把他们的课卷送给你修改。”

“自然啊！”德·瑞那先生补充道，声音辛酸得很。“我允许你七天的假期，可不能超过。”

于连看见他的面容，十分忧闷，好象一个饱经忧患的人。

“他还没有决定一条路呢！”他向他的女友说道，当他们两人单独地在客厅里的时候。

德·瑞那夫人赶忙向他叙述从早晨以来她所做的一切。

“今晚上再详细说吧！”她添说道，不禁一笑。

“好邪恶的女人啊！”于连暗自想道。“什么欢乐，什么本能，引导她们来欺骗我们呀！”

“我觉得你被你的爱情弄得有时候明白，有时候又昏聩。”他向她说道，态度有些冷淡，“今天你的行为是很可钦佩的；但是你以为今天晚上我们的会见，是谨慎的行为吗？这房子里，充满了我们的仇人，你想想爱利沙是如何尖锐地忌恨我的！”

“她对你尖锐的忌恨，很象你对我尖锐的冷淡。”

“就说我对你冷淡吧，但是无论如何，我总应该在我使你陷入的危险里拯救你。万一德·瑞那先生问到爱利沙，只要他问

她一句，她就可以源源本本的全盘揭穿。为什么他不装备着武器，藏在我卧室的周围呢？……”

“什么！居然一点勇气也没有了！”德·瑞那夫人说道，态度好象一个高贵的少女，带着十分骄傲的气概。

“我永远不会自卑到怀疑我的勇气，那是卑鄙的。”于连冷酷地说道。“让人们据事实判断吧。”于连又添说道，同时握着她的手。“你哪里知道我是如何地眷恋你啊！在我们这种残酷的别离之前，我能够亲昵地向你告假道别，这才是我心里的欢乐。”

二十二　一八三〇年的风尚

言语是给人们掩饰思想的。

——马拉格利达①

于连刚到维立叶尔，便责备自己对德·瑞那夫人的不公道了："假使，她由于软弱，不和德·瑞那先生扮演那一幕，我把她当作一个软弱的女人来鄙弃她！她象一个外交家那样做，我同情那个失败者，他原是我的仇敌。在我自己的行为里，有一种资产阶级的小家气，虚荣心受了损害，因为德·瑞那先生到底是个男人啊！我有幸运隶属于他那卓越而广大的社会。其实我不过是一个蠢才而已。"

西朗先生免职，从长老会驱逐出来以后，城里最负盛名的自由党人，都把房子让给他住，作为拉拢他的表示；但是西朗先生拒绝不受。他自己租了两间小屋子，他的书籍太多，充塞了满屋子。于连想要向维立叶尔城里的人表示出一个教士是怎样的，他回到他的父亲家里取来十二块松木板子，他亲自背在背上，沿着维立叶尔的大街走过。他后来又在他的老朋友那里借来木匠的工具，不多时就为西朗先生做成几个书架了。他将室内的书，一一整理出来，放在书架上。

“我以为你被世俗的虚荣弄坏了。”老头儿向他说道，同时快乐得流出眼泪来。“象这样，你便可以和前次的光彩的仪仗队的制服的孩子气，功过相抵，虽然因此增加了你许多的仇人。”

德·瑞那先生命令于连住在他自己的家里。没有人知道发生的事情。当他到了城里的第三天，于连看见一个不算渺小的人物，走到他的卧室来。这就是莫洪区长先生。足足两点钟的毫无趣味的废话和深深的叹息，关于人类的邪恶，关于管理公款的人员的贪污，可怜的法兰西的种种危险等等，说了这许多话以后，于连还看不出拜访的目的。客人辞出，主人送他到楼梯边了，可怜的教师，半受耻辱似的，适当恭敬地送着将来某个幸运的省分的省长先生。这时候莫洪先生关心起于连的前途，并且赞赏到他处置有关自己利益的事情的得当等等。后来莫洪先生带着父亲的亲爱的神气，双手抱住于连，然后才建议于连，教他离开德·瑞那先生的家里。最好是到一个做官的有孩子要教育的人家去。“这种人家，好象费理伯皇帝一样，应该感谢天主，并没有赐给他那么多的孩子，象于连先生现在的东家的那样多。他们从前的教师，薪金八百法郎一年，还不是一月一月的付，那太不大方了。”莫洪先生说道，“而是一季一季的付，永远是预先付钱。”

现在轮着于连说话了。他一个半钟头以来，就很不耐烦地等待他说这番话。他的答语是非常漂亮的，而且很长，好似主教的训谕一样。他的回答，使对方了解一切，但是一方面他又说得很含混，让对方摸不着头脑。我们听了这番话以后，知道他对德·瑞那先生的敬仰，他对于维立叶尔城的人士的崇拜，和他对

① 马拉格利达(Malagrida, 1689—1761)：意籍耶稣会修士。

于著名的县长的感恩。这位县长惊奇于连比他还更是一个耶稣教派的人① 。几次想从于连的话里，探出一点确实的消息都不能够。于连的心，这时快乐已极，赶忙捉住了这个机会，练习另一番谈话，又重新用另一个格调去回复他。一个极会演说的县长，他想利用每一个会议末尾的时间，发表一篇惊人的议论，使会议的空气，由弛懈中顿时又紧张起来；恐怕他那番惊人的议论，还赶不上于连这时候说的话更多，而所含的意思更少。等到莫洪先生刚出门以后，不由得于连自己不大笑起来，好象一个疯狂了的人一样。他又利用这时候假装伪君子的兴致，提笔给德·瑞那先生写一封长至九页的信，他向他叙述刚才人家向他说的一切话，而且很恭敬地向他请求教示。"这个混蛋还没有向我说到要请我教书的人的姓名！这会是哇列诺先生，因为他从我被驱逐到维立叶尔来那件事上，已经看出那封匿名信的效果了。"

于连把这封快信发出以后，他快乐得象一个从早晨六点钟就出门，在一个美丽的秋天，在一片无际的禽兽孳富的平原上的猎人一样。他去看西朗先生，想征求他一点意见。

当于连走到那个好教士的家里以前，上天故意为他安排一些快乐，又把哇列诺先生送到他的跟前来。他一点也不向他隐藏他已经破碎了的心。象他一般贫穷的孩子，应该完全供献在神放在他心里的职业上，但是在这个卑贱的世界里，职业不是一切。为了配得上在天主的葡萄园里做一个有价值的劳工，而且不是完全配不上那许多有学问的合作者，他是需要教育的。自己应该去贝尚松省里的神学院里经过要自己付学食费那么两年。这样说来，眼前切要的问题，就是积点金钱。要达到这个目的，

① 意即虚伪假饰的人。

当然应该接受八百法郎一年的待遇。这一季一季的付钱的，比那个吃一月饭，付一月钱，六百法郎一年的要好得多。但是就另一方面说起来，上天既有心把他安置在德·瑞那孩子们旁边，尤其是使他感觉到对于他们有一种特别的友爱。这还不象指示他应该为着另一种教职，而抛去这一种教职，是适宜的？……

在这种口才里，于连达到会说话的完美的境界，（这种口才已经代替了帝国的，迅速的行动。）结果被他自己讲话的声音弄得烦厌起来。

当他回到家里去的时候，看见哇列诺先生的穿了一身制服的仆人正在等他，手中拿着一张请帖，就是当天午餐的请帖，他在城里各处把于连都找遍了。

于连从来没有到这个人家里去过。仅仅几天以前，他心里只想找一种什么方法，可以无端地毒打哇列诺几棍子，而事后不要弄到轻罪法庭去。

虽然筵席定在午后一点钟，于连觉得十二点半钟就去是比较恭敬一些。当他走到贫民寄养所所长的办公室里的时候，看见哇列诺先生的周围，围着一大堆用来表示他的重要的纸张文书。他的粗黑的颊髭，极多的头发，斜戴在他头上的希腊式的便帽，极大的烟斗，绣花的拖鞋，纵横交叉在胸前的粗金链，这是一位自以为走红运的外省银行家所炫耀的装饰，实际上丝毫也不能感动于连。因为他心里所想的，是如何去殴打他一顿，这是他应该领受的。

他请求哇列诺先生，给他荣幸，把他介绍给哇列诺夫人，她正在化妆，不能接见。为着补偿，他得参与贫民寄养所所长的化妆谈话。后来他们一同走到哇列诺夫人的闺房去，她把她的孩子们，一个一个的介绍给于连，眼里含着泪珠。这位夫人，也是维

立叶尔城里很高贵的一个，她生就一副宽大的象男人的脸，为了这盛大的典礼擦上胭脂，她的面容特别表示出母爱的仁慈。

于连想着德·瑞那夫人。他的怀疑的性格，仅仅在这种相形对照之下，才使他回忆起来，可是这些回忆攫住了他，以致使他深受感动流下泪来。尤其是当人们引导他参观所长的住宅的时候，触景生情，他思念德·瑞那夫人的心思更强烈了。所长的房屋布置得非常华美，完全是崭新的。人家告诉他每件家具的价钱。但是于连的心里，总觉得这房子里有些不名誉的东西和偷窃来的钱财的气息。从家里的主人，一直到仆人，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一种大胆莽撞、反抗蔑视的神情。

管理间接税的收税官、宪兵的军官和两三个公务员同着他们的妻子都来了。他们的后面还跟随着几个富足的自由党人。有人报告筵席开了。于连心里，早已感觉很不舒服，忽然想起餐厅墙壁的另一面是那些可怜的囚人，他们吃着残羹剩肴，别人剥削他们的口粮来购买这一切趣味低劣而打算向他炫耀的奢侈品。

"也许这时候他们正饥饿着，"他对自己说道。他的喉咙哽咽着，觉得不能吃，而且几乎不能讲话。一刻钟以后事情更糟，大家听到远远的有唱歌的声音。唱的是一个很通俗，而且我们应该承认是一首很下流的歌。大概是寄养所里一个囚人唱出来的。哇列诺先生向着他的一个仆人用目示意；一会儿这个穿制服的仆人走开了，不久我们也听不见唱歌的声音了。在这个时候，一个仆人捧上盛在一个绿色杯子里的一杯来因河的葡萄酒给于连，哇列诺夫人特别留心地叫于连注意这种酒每瓶价值九个法郎，还是直接从当地得来的。于连擎着他的绿色的酒杯，向哇列诺先生说道：

"好,现在他们不再唱那支丑恶的歌曲了!"

"老天爷! 我相信不敢再唱了。"所长胜利的回答道,"我已经命令那班乞丐安静一会儿。"

对于于连说来,这句话是太过分了。他的举动虽然适合他的处境,不过他的心肠还没有配得上它。不管他经常运用的虚伪,他觉得有一颗大的眼泪沿着脸颊流下。

他努力用绿色的酒杯遮住他的眼泪,但是要他在这个时候畅饮来因美酒,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打断人家的歌唱!"他向自己说道。"我的天主! 你忍受得了!"

幸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的颓唐而刺心的感动。收税官忽然有了唱歌的兴趣,他哼出一支皇家的歌曲,唱到曲里重叠字句的时候,便掀起一阵扰乱声音,大家来一声合唱。于连的良心凄苦地说道:

"啊! 污秽的财富啊,你将会得到的! 只能在这样的境况下和这样的伴侣里,你才能享受它! 也许你将来会获得两万法郎的位置,可是当你大吃大嚼的时候,你须阻止可怜的囚徒歌唱;你从那些可怜的口粮里剥削来的金钱,用来宴饮宾客,而且在你大开筵席的时候,他们还更倒楣呀!——啊!拿破仑啊!在你的时代里,是怎样的善良。人们从战场的危险里才能取得富贵,而不从贫贱人的痛苦里卑污地去从事掠夺!"

我承认于连在这段独白里所表现的软弱,使我对他产生一个不良的印象。他很可以配得上做那些戴黄手套的阴谋家的同党,他们想改革一个大国家的一切生活状况,而他个人不愿意承受最轻微的损伤。

于连猛然记起了他所扮演的角色了。这不是做白日梦的地方,同时和这许多贵宾同坐一桌,受人招请赴宴,是不能什么也

不说的。

一个退休的印花布制造商，贝尚松学院和于寨学院通讯院士，从长桌那一端和于连交谈。他问于连道："人人说你对《新约全书》的研究，有惊人的成绩，是真的吗？"

立刻来了一阵深沉的静寂。一本拉丁文的《新约全书》魔术似的落在一个原来是两个学院的院士学者手里。在于连回答的谈话里，有半句拉丁文，偶然念了出来。他接着背诵起来，他的记忆力居然始终如一。这种奇才，使全席的人叹服，带着喧哗的热力一直到席终的时候。于连趁着这个机会，看看同席的女人的红光光的脸，有好几个还不难看，尤其是会唱歌的收税官的夫人。

"说真话，我真惭愧，在许多夫人的面前，说了这么久的拉丁文，"他一面说，一面看着那个较美的。"如果雷比尼先生——两个学院的院士——允许的话，在他偶尔说出一句拉丁文以后，在我应该立即回答他拉丁文以前，我想试试即席把它翻译一遍。"这第二个试验，更把他抬到光荣的顶点。

在座有好几个富有的自由党人，他们是可能获得奖学金的孩子的幸福的父亲，自从上次会议以后，他们突然皈依民主党。在他们之间有一道细微的政治的裂痕，德·瑞那先生从来不愿意在他自己的家里，接见他们。这群贵人知道于连，只由于他的名声，也仅仅是在皇帝巡幸维立叶尔那天，曾经看见他骑在马上，这时候已经成为他的捧场最热烈的人了。于连不觉暗暗想道："这种圣书的文笔，他们一点也不懂，要听到什么时候，这批傻瓜才会厌倦呢！"但是恰好相反，正因为他们完全不懂，所以他们才喜欢这种文章；他们笑它。可是于连已经厌烦了！

六点钟刚刚响过，他很严肃地站起来，演讲一篇李果里的新

神学，是他刚刚学来为了明天背诵给西朗先生听的。他很愉快地继续说道："因为我的职业是叫人家背诵功课给我听，同时我也背诵功课给人家听。"

大家尽量的笑谑，尽量的赞叹，这就是维立叶尔所流行的风气。于连已经不顾礼节的束缚，站起身来要走了，同座的人都跟着站起来，这便是天才的影响。哇列诺夫人还要留住他一刻钟，为的是要他听听孩子们背诵他们的教理问答书。他们背得颠倒混淆，十分可笑，只有于连一个人心里是明白的，但是他不愿意改正他们。他暗自想道："他们连宗教上的第一教义都不懂得！"他最后向主人鞠躬，相信可以逃开了，但是孩子们还要他讲述一篇拉芳登的寓言诗。

"这是一个不道德的作者！"于连向哇列诺夫人说道。"他有些寓言，如约翰苏阿之类，竟敢讥笑最虔敬的事物，好的批评家严厉地指责过他。"在于连走出大门以前，他接到四五份邀宴的请帖。所有的愉快的宾客，异口同声地叫道："这个少年是我们本地方的光彩。"他们甚至谈论到如何使用本邑的公众的奖学金，使他去巴黎继续求学。

于连很敏捷地走出了宽敞的大门，他一边走，一边轻轻地说道："啊！流氓啊！流氓啊！"他用低微的声音，继续说了三四遍，那时餐厅里正漾起轻率的奖学金意见的回声。出了大门以后，他才愉快地、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在这个时间里，他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贵公子。许久以来，他寄寓在德·瑞那先生的家里，人们待他，虽然具备种种礼貌，然而在这千万种客气的背后，他发现了不屑的微笑和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傲。可是这个时候却使他感觉极端的不同了。他一边走一边说道："忘掉吧！从可怜的囚徒们剥削了金钱，而且还禁

止他们歌唱！德·瑞那先生当他向客人献上美酒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当着贵宾的面前，说出每瓶葡萄酒的价格。而这位哇列诺先生，在计算他的财产，如象他的房子呀，他的产业呀，等等，不断地说了又说，如果他的太太也在座，他就句句话离不了您的房子呀，您的产业呀。"

这位太太，看她对于产业显然感觉占有的快乐，刚才在进餐的时候，她还同一个仆人演了一幕可恶的丑剧呢。那个仆人不小心打碎了一只高脚杯子，使她成套的玻璃杯，损坏了一只，而那个仆人用最没有礼貌的语言回答了他的女主人。

"这两口儿配得多么恰当啊！"于连暗自想道。"就令他们愿意把他们抢劫来的财物，分一半给我，我也是不能够和他们一块儿生活的。有一天，我会泄漏了我自己的心思，我实在抑制不住他们引起我的那种轻蔑的心情！"

为了服从德·瑞那夫人的命令，于连还要参加这一类的许多宴会。他现在是时髦的人物了。人们原谅他上次充当仪仗队队员时候所穿的制服。或者宁可说他从前的不谨慎，也许正是他今天成功的真正原因。不久以后，在维立叶尔城里，人们的问题，仅在看德·瑞那先生和贫民寄养所所长之间，在夺取这个少年学者的斗争中谁得胜利。这两位大人先生同马士农先生，形成了三头政治，自从许多年以来，他们在城里称霸。人人忌妒市长，自由党人更加抱怨他。毕竟他身份高贵，生来就有优越的地位。至于说到哇列诺先生的父亲，没有留给他六百金镑的收入。他在幼年时代，穿一套苹果绿的破烂衣服。他不得不从这个可怜的情况，向上爬到了他的诺曼底的骏马。金表链，巴黎的服装，和他今日所有的好运气等被人忌妒的阶段。

在这个对于连说来还是新世界的浪潮里，他相信发现了一

个忠厚的人物，他是一位几何学家，名叫葛斯先生，被人认做过激党党员。于连决心对人只能说虚假的话，不能说其他的真实的事情。但是对待葛斯先生这么老实的人，他又怀疑起他的决心来了。他从凡尼接得许多大包的课卷，有人劝他常常回家看看他的父亲，他只好尽这愁苦的义务。一句话说完，他把他的名誉弥缝得很好。

有一天早晨，他觉得有两只手蒙在他的眼睛上，骇得惊醒了。这是德·瑞那夫人。她旅行到城里来，上楼梯的时候，四步并作一步走，让她的孩子们同一只他们一路带来的可爱的兔子玩要，她来到于连的卧室里比他们早一会儿。这瞬间是充满了甜蜜，只是太短促了一点。当孩子们把兔子抱上楼来给他们的朋友看的时候，德·瑞那夫人早就躲开了。于连欢迎他全体的客人，甚至于小小的兔子，他好象重新找着了他自己的家庭一样。他觉得自己实在爱着这些孩子们，他快乐地同他们一齐喧嚷。他们温柔的声音，天真单纯的态度，小小举止的高贵，都令他惊讶欣喜。他需要从他的记忆里洗掉一切粗野庸俗的东西，和他在维立叶尔城里所呼吸着的不愉快的空气。在城市里永远存在着破产毁灭的恐惧，穷奢极欲和贫困悲苦的斗争。他曾经去赴宴会的那一些家庭的主人，谈到他们的好酒好菜，那些自负的话语，使他们自己受辱，使听者作呕。

“你们这些贵族阶级，你们真是有骄傲的理由，”他向德·瑞那夫人说道，同时向她叙述他所赴的一切宴会。

“那么，你走了红运啦！”她一想到哇列诺夫人每次等待于连的时候，不自禁地涂上胭脂，她尽情地大笑起来了。她再说道：“我相信她有抓住你的心的计划呢！”

这天的午餐是香甜的。有孩子们在跟前，从表面看虽然有

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但是实际说来，反而增加了共同的幸福。这些可怜的孩子，重逢于连，兴奋到不知道如何来表示他们心里的快乐。仆人们不会不告诉他们，为了要教育哇列诺的子女们，那家建议增加他的薪俸二百法郎。

早餐吃了一半的时候，司达尼斯拉—查伟埃因为在大病以后，面色仍旧苍白，他突然问他的母亲："我的银质的餐具，和我的喝水的高杯子，一共可以值得多少法郎？"

"为什么问这个呢？"

"我要把它们卖了，好给于连先生那笔钱，使他同我们住在一块儿不会'上当'。"

于连两眼充满了热泪，去吻着他的颊，他的母亲哭得更厉害了。于连把司达尼抱在膝头上，向他解释"上当"二字的意义，在这个地方不应该用这个字眼，因为在这种意义下使用起来，便成为当差的仆人的口吻了。他看见自己已经讨得了德·瑞那夫人的欢心，他更找些孩子们听到感觉有趣味的生动巧妙的例子，来解释"上当"二字的意义。

司达尼说道："我懂得了，这就是乌鸦蠢笨到把它嘴里的乳酪都掉下地来了，狐狸一口抢了去。这狐狸原来是个谄媚者啊！"

德·瑞那夫人快乐得发狂，把孩子的周身，热烈的吻遍了，她也只能在把她的身子微微地靠着于连才能这样做。

忽然门开了；那是德·瑞那先生。他的严肃不欢的脸，和这里被他赶走的温柔的欢乐，成了一个奇异的对照。德·瑞那夫人的脸色苍白了，她感觉到无法再否认什么了。于连捉住了说话的机会，声音响亮。他开始向市长先生叙述司达尼愿意把银杯变卖的经过。这故事的叙述，不能引起主人的愉快的心情，这是

毫无疑义的。首先，德·瑞那先生由于他的好习惯，听到“银子”这个字，就要皱紧眉头。他曾经说过：“只要有人向我提起这个金属，常常是一篇文章的序幕，总是使得我腰包里的钱向外流出。”

但是，在今天，还有比金钱更厉害更重要的东西，就是疑心的增加。他不在场的时候，鼓舞着他的家庭的那种幸福的气氛，对于一个十分敏感的被虚荣心所控制的人说起来，那是不能甘心的。当他的夫人夸耀于连适才灌输给他的学生们新鲜的知识的时候，他想道：

“是的！是的！我完全明白了！他使得我的孩子们讨厌我。很容易地，在我的孩子们的眼里，他的可爱是百倍于我。但是我呢，到底是一家的主人。在这个年头，大家都想把合法的权威扔进丑恶的粪堆里。可怜的法兰西！”

德·瑞那夫人不停地省察她丈夫接待她的态度的细微的意味。她已经看见，她有和于连同过十二点钟的可能性，她在城里有一大堆要购买的东西，并且坚决的表示，今天非在酒楼午餐不可。无论她的丈夫如何说，如何做，她总是坚持她的意见到底。孩子们一听到“酒楼”二字，就喜欢得心花怒放。现代的假道学假正经的人念着这个字眼，是有多少的欢乐呀！

德·瑞那先生在第一家百货商店里，离开了他的夫人，因为他要拜访几个朋友。他重来的时候，比早晨还要阴沉。他自己深信全城的人都在注意他和于连两人的事。事实上，还没有一个人怀疑到舆论里面那些耻辱不愉快的部分。他们一再向市长先生说到的，仅是于连是不是接受六百法郎的工薪，仍旧留在他的家里。或者接受贫民寄养所所长的八百法郎的聘请。

这位所长今天在社交场里撞见德·瑞那先生了，他给了市

长一个最尖锐的刺激。这种不礼貌的态度，加上巧妙的掩饰，因为在外省不常有什么糊涂事儿发生，难得有些刺激性的消息，所以大家都详细的谈论着。

哇列诺先生是一个离开巴黎百里地方人们称为"绣花枕头"的人。这种人生来就是无耻粗鲁的。他的富裕的生活，自从一八一五年以来，增强了他的爱漂亮的习惯。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他统治着维立叶尔，在德·瑞那先生的命令之下，他比市长先生还要活络，他从来没有感觉到羞惭而红过脸，他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他不停地来往，不停地写信，不停地说话，他忘记了一切的羞耻。他对他个人的前途，没有丝毫的顾忌，结果在当地教会里的有权势的人眼睛里看来，他已经和他的市长权势相等。哇列诺先生曾经用某种态度对当地的杂货商人说过："给我两个你们中间最笨的。"向律师说："给我两个最无知识的。"还向医生说："指出两个欺诈的庸医。"当他在每种行业当中，搜集了最无耻的人的时候，他向他们说道："让我们一块儿统治吧！"

这类人的行为，损害了德·瑞那先生。哇列诺的粗野却什么也不在乎，就令小神父马士农在公共场所责备他撒谎，他也是毫不在乎的。

但是在他的发达兴盛里，哇列诺先生需要借细小的骄横无礼行为的细节，来坚强自己，来反抗他感觉众人有权利向他提出的严重的真实。自从阿白尔先生的拜访留给他无限惊恐以后，他的活动能力增加了一倍。他曾经三次旅行贝尚松；每次邮车，他都写了几封信件。他更借黑夜来客的手，带去另外秘密的信件。也许在贬黜西朗老教士这件事情上，他是做错了，因为这种复仇的阴谋，引起了一些深具宗教信心的人的厌恶，把他看成一个极邪恶的坏蛋。而且，这任务尽力完成以后，使他隶属福力列

代理主教绝对的势力的管辖之下，他因此接受了对方最奇怪的使命。他的政治事业，已经到达这一阶段了，当他获得了最大的快乐，写了一封匿名信的时候。不过还有一件增加他的烦扰的事，就是他的女人常常向他说起要把于连聘请来家，不这样不能满足她在朋友面前的虚荣心。

在这种情形之下，哇列诺先生早就预料到和他旧日的同党德·瑞那先生将要演出一幕完全决裂的喜剧。德·瑞那先生见到他就用粗野的言语骂他。他自然不在乎这些。不过他，可以向贝尚松甚至向巴黎写信。某个部长的表亲，可能忽然降临维立叶尔城，拿走贫民寄养所所长的职位。因此哇列诺先生不能不去和自由党人接近。因此有好几个才被请去参加于连参加过的宴会。以后他如果反对市长，他必然的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拥护。但是选举可能随之而来，寄养所和反对票是不调和的这是很明显的事。这政治的暗潮，德·瑞那夫人早就了如指掌。当于连扶着她由这个商店走进那个商店去的时候，她慢慢地把这当中的政治关系讲给他听。他们缓慢的走，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忠义大道，他们在这里消磨了几个时辰，差不多和在凡尼时一样的宁静。

这个时候，哇列诺先生正在努力忍耐，避免和他旧日的上司发生冲突。他自己先摆出不客气的架子，表示自己了不起的气概。当天这个办法虽然成功了，然而更增加了市长的怒气。

虚骄的心和爱财的观念的斗争，所能产生出来的最酸涩悭吝的情绪，没有那样难堪，如象德·瑞那先生在走进酒楼的时候所感到的。可是，恰恰相反，他的孩子们也从来没有那么欢乐，那么兴高采烈。在这种对照之下，更刺伤了德·瑞那先生的心。

他走进门来的时候，装出威风的语调说道："据我看来，我在

我的家庭里，是多余的了！”

为着回答他的牢骚话，他的夫人，把他拉在隐背的地方，嘱咐他道：“一定要遣走于连。”她适才所度过的快乐辰光，使她逸然神往，断然实行十五天来默念的计划。至于造成可怜的市长的真实烦恼的是一般市民，竟至公开戏言他对于货币的恋情。哇列诺先生慷慨得象一个小偷。他么，他用一种慷慨的作风，使自己的大名出现在义捐册子上有五六次之多，如圣若瑟夫慈善会，圣母会，圣餐会等等。

维立叶尔城里和维立叶尔近郊的绅士，在礼拜堂的捐册上，他们都是按照捐款的多寡，而依次排列捐款者的姓名。人们不止一次的看见德·瑞那先生的名字，列在最末一行。他自己辩白说他收入太少，也是枉然。教堂执事对于这一类的事情却是不开玩笑的啊。

二十三　一个官吏的悲哀

整年兴高采烈的快乐，可以在十五分钟之间，得到充分的报偿。

——卡斯梯①

让这个平凡的人留在他的千种烦忧里吧；他为什么要雇用一个富有热情的人在他的家里？实在说起来，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忠实的仆人而已；对于选择人物，他所知道的是什么呢？按十九世纪通常的办法，当一个有权势的贵族阶级的人物，如果遇见一个富于热情的人，他杀掉他，放逐他，监禁他，或者百般地屈辱他，以致那热情的人傻气地悲痛而死。然而在这里是例外了，感受悲痛的并不是热情的人！

法兰西的小城市（和许多选举政府的如象纽约城一样）的大不幸，便是不能忘掉这世界上存在着德·瑞那先生这一类的人。在一座有二万居民的城市里，这些人造成舆论；而舆论在法治的国家里是可怕的。一个富有高尚品格的慷慨大度的人，曾经做过你的朋友，而今天居住在百里以外，常常是根据了城里的舆论，来判断你的品格。可是这些舆论，往往是一群傻瓜制造的。他们因缘时会，可能变成贵族，可能变成资产阶级，可能变成妥协分

子。谁的位置爬得最高，谁就倒楣。

晚餐过后，大家立刻起身到凡尼镇去；可是第三天的早上，于连看见他们全家人又重新回到维立叶尔来。

回来还不到一小时，使于连十分惊诧的事情就发生了。他发现德·瑞那夫人正在做某种神秘的事情。当他出现在她的面前的时候，她立刻就打断了她同她丈夫的谈话，并露出很希望他即刻走开的神气。于连不等别人向他表示两次，便知趣走开。他变得又冷酷又拘束了。德·瑞那夫人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却不寻找解释。于连暗自想道："难道她正给我找来个代替的吗？就是前天，她跟我还是那么亲昵的！人们说这般高贵的太太的行动便是这样。她们犹如帝王一般，谁也没有比首相更受宠幸的了，可是他朝罢女王，回到自己的家里，桌子上已经摆好了一封逐斥贬谪他的信件。"

于连注意到，他们的谈话，每当他走近他们的身旁，就立刻中止，他们所讨论的往往是关系一座大房子的问题。这所大房子位置在维立叶尔市区之内，又老又旧，可是舒适宽敞合用，建筑在礼拜堂的正对面，在本城最繁盛的区域里。于连暗自想道："老房子和新情郎之间，有什么共通之点呢？"在他的悲哀里，无可奈何地背诵弗朗索瓦一世的美丽的诗句，借此排遣愁怀。这诗对于于连是新鲜的。不到一个月以前，德·瑞那夫人才教给他读的。那时候，这些诗句，代表了多少的山盟海誓！多少的柔情蜜意！每一字每一句都没有撒过谎！

女人常变，

① 卡斯梯(Battista Giovanni Casti,1721—1803)：意大利诗人。

信者实愚。

德·瑞那先生乘驿车上贝尚松省城去了。这次旅行，是在两小时之内决定下来的，他好象十分烦恼。回来的时候，他把一大包用灰色纸裹住的东西扔在桌子上。

他告诉他的妻道："瞧，这件蠢事情。"

一点钟以后，于连看见一个贴广告的工人进来把这个大包裹带走了。他赶忙跟着他的脚步追去，自语道："我将在第一条街的转角处就知道其中的秘密。"

他等待着，不耐烦的等待，在贴广告的人的背后，这人用他的大刷子，在广告的背面，刷满了浆糊。广告才贴了上去，于连的好奇心，立刻看出用拍卖方法出租一所大旧宅的详细情形，这所大房子是德·瑞那先生和他的夫人常常在谈话里提到的。出租开标的时间，已定为明天午后两点钟。地点在公共议事厅，用第三烛熄灭时为定的方法。于连觉得竞租的时间太短，大大失望了。因为竞租者怎么能够有充分的时间知道这个消息呢？除此之外，这广告里所签署的日期，又系倒填了十五日。于连将这张广告和贴在其他三个不同的地方的广告，每张详细看了一遍，他实在莫名其妙。

他又去看看那所出让的房子，看门的人好象没有觉察他走近他的身旁，悄悄的向一位邻人说道：

"唉！唉！浪费心力！马士农先生已经答应他三百法郎租过去，被市长踢开了。他被代理主教福力列先生请到主教官邸去了。"

于连的突如其来，使得这两个谈天的朋友，张皇失措，他们立刻闭口，不吐一个字了。

于连没有失去参观竞租的机会。他看见成群的人挤在一个暗淡的大厅里。但是大家用一个奇怪的样子彼此瞪视着。所有的眼睛注意看着一张桌子。于连在那里看见一个锡盘子，上面有三枝燃着的小蜡烛。管理竞租的传达吏叫道："各位先生，三百法郎！"

于连恰恰站在两个人的中间。一个人低声向他邻近的人说道："三百法郎，未免太贱了。至少要值八百法郎还要多。我要去加价。"

"这明明是向空中吐唾沫！有什么好处？你使马士农先生，哇列诺先生，大主教，和他的可怕的福力列代理主教以及所有教会里的党羽，跟你作对，有什么好处？"

"三百二十法郎！"另一人高声叫道。

"笨猪！"一个邻近的人斥责他道。更指着于连说道："请看！刚刚好！市长的一个奸细！"

于连急忙回头，想要斥责这个说话的人，但是那两个法朗士—孔德省的人，根本没有注意他。他们冷静的态度，使他沉默下来。这时候最后一枝蜡烛已经熄灭。传达吏拖长他的声音报告这房子应当租给某省府内的局长圣儿乐先生，时间是九年，租金是三百三十法郎。

市长一出大厅，议论开始了。一个人说道："看吧，这三十法郎，便是格左先生的狂妄，赚给市政府的。"另外一个人回答道："圣儿乐对于格左先生会报复的。他晓得打败他的。"

于连左边有一个胖子说道："缺德！缺德！这所房子，我可以给八百法郎租来，作我的工厂之用，也算是很便宜的。"

一个年轻的厂主，自由党人回答道："真是岂有此理！圣儿乐先生不属于本区教会吗？他的四个孩子不是全领有政府津贴

吗？可怜的人！维立叶尔市应该加给他五百法郎的贴补，这就完了。”

第三个人再插嘴道：“市长没法阻挡他吧！原来他是个过激派，他，干得好，不过他并不偷盗。”

有人急急应声道：“他真的不偷盗么？不对！人不偷盗，白鸽飞翔①。一切都装进公共的钱袋，年终分账，利益均沾。可要注意小索黑尔在这里，我们走吧。”

于连回来，心绪极为恶劣，他看见德·瑞那夫人非常愁闷不安。

她问他道：“你去过拍卖处吗？”

“是的。夫人，在那里我有荣耀作了市长先生的奸细。”

“他若是相信我，他早该去旅行的。”

这时德·瑞那先生出现了。他十分抑郁。午餐的时候，终席不发一语。德·瑞那先生命令于连伴孩子们回到凡尼去。这旅程是愁闷的。德·瑞那夫人安慰她的丈夫道：

“我的朋友啊！你应当习惯那件事了！”

晚间他们围炉静坐，寂寞得很。只有炉子里山毛榉着火爆裂的声音，打破四周的静寂。这是在那些最谐和一致的家庭里常有的无端的愁苦。这时候孩子当中的一个忽然欢乐地叫道：

“有人敲门！有人敲门！”

市长大声说道：“真倒楣！如果这是圣几乐先生借了道谢的名义来捣乱。我要当面把他的秘密揭穿，那太糟啦。如果这是哇列诺，不得不来道谢，该我来让步妥协哩。如果那些可恶的过

① “偷盗”与“飞翔”二词在法语同音而异义。

激党的报纸抓住了这个消息，把我当作‘九十五’先生①，我将怎样说呢？”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仆人，领了一个客人进来。这客人十分漂亮，配着一脸的黑色须髯，神气得很。

“市长先生，我名叫吉礼茂。这里有一封信，是那不勒斯大使馆参赞，波梧西骑士，托我带给你的，当我动身的时候。”吉礼茂更欢乐的加上一句道：“仅仅在九天以前。”他更看着德·瑞那夫人，带着一副活泼愉快的神情说道：“夫人，你的表兄，波梧西先生，也是我的好朋友，他说你懂意大利文呢！”

这个那不勒斯人蓬勃的兴致，把这个沉郁的夜晚，改变成为非常欢乐的良宵。德·瑞那夫人坚决的邀请他吃晚饭。她发动了她全家的人员，为了这个事忙乱起来。她无论如何要想替于连解闷，要使他忘怀白天在他耳边两次回响着的间谍的称号。

吉礼茂先生是一个著名的歌手，讨人喜欢的伴侣，他自己很喜欢交纳朋友，同时又是一个快乐的、满足现状的人，在法国这两种性格，好象不再相容了。晚餐以后，他和德·瑞那夫人合唱了一支优美的曲子，他又讲了几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大家一直玩到夜半一点钟，当于连吩咐孩子们去睡觉的时候，他们还想闹着玩。大的一个孩子说：

“再来一个故事！”

吉礼茂先生回答道：“只有我自个儿的故事了。八年前我也象你们一样是那不勒斯国立音乐院的一个小学生。我的意思是说我那时的年纪，跟你们一般大，不过我可没有福气，做美丽的

---

① “九十五”是马赛一位名唤 de Mérindol 的市长在开玩笑时爱说的一个数字，是愚蠢可笑的意思。

维立叶尔城著名的市长先生的少爷啊！”德·瑞那先生听了这句话，叹了一口气，同时望了望他的夫人。

这位年轻的歌手，故意加重语调，使孩子们乐得笑口常开。他继续说道：“我的老师任格内里先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在学堂里没有一个人喜欢他。可是他装腔作势，仿佛大家都喜欢他似的。我是一有机会，就离开学校，跑到街上去玩。跑到圣加利略小剧院去听戏。在那里我总听到神仙一般的音乐。嗳哟！我的天呀！那里最便宜的位子也得八个苏①，我怎样能凑成那八个苏的正厅座位票价呀！”他注意小孩们脸上的表情，故意大声叫道：“对于我说起来，一笔好大的款子呀！”孩子们听了，都笑起来。“幸而圣加利略剧院的经理岳万诺里先生听着我的歌唱，那时候我刚刚十三岁，他说道：‘这孩子是一个宝贝。’他走到我的面前说道：

“‘我的亲爱的朋友，你要我聘请你吗？’

“‘那么你给我好多呢？’

“‘每月四十杜卡。’

“先生们呀！这是一百六十个法郎呀！我仿佛看见天眼开啦！

“我向岳先生说道：‘好倒好！但是任先生怎么能许可我出来呢？’

“‘让给我办。’”②

“让我来办。”③最大的孩子忙说道。

---

① 苏为法国钱币名，一法郎值二十苏、一苏值五生丁。

② 原文用意大利语。

③ 原文用法语。

“正是！我的少爷。岳先生向我说道：‘孩子，先来一个签字吧。’我于是签了字。他立刻给了我三个杜卡，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许多的钱。后来他告诉我应该做的。

“第二天，我请求拜见可怕的任先生，他的老仆人带我进去。

“任先生凶狠地向我说道：‘你要我做什么？坏蛋！’

“我向他说道：‘我的老师啊！我懊悔我的一切过失。我永远不再从铁栏杆上爬出去离开学校了。以后我要加倍地用功练习。’

“‘假如我不怕破坏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最美丽的男低音，我早就把你监禁十五天，仅仅给你面包和水。小流氓！’

“我继续说道：‘我的老师啊！开恩吧！我一定要做个全校的模范。你相信我吧！但是我请求你一个恩惠，如果有人来请我到外面去唱歌，拒绝吧，你说你不许可。’

“‘你想哪个魔鬼要你这个坏蛋！你想我能够让你离开音乐院吗？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滚蛋！快滚蛋！’他于是抬起脚来要向我的屁……踢一脚。‘给你硬面包，把你监禁起来。’

“一点钟以后，岳先生来会院长。

“他向他说道：‘我来请求你帮我发财，请你同意把吉礼茂让给我，如果你许可他在我的剧团里唱歌，今年冬天我就能够嫁掉我的女儿。’

“任先生回答道：‘你要这个坏蛋干什么？我不愿意，你别想占有他。况且，即使我同意你，他本人也不愿意离开音乐院的，他刚才向我这样宣誓过了。’

“岳先生很严肃地说道：‘如果这件事仅仅关系他本人的自由意志，那就很好办理了。’说着他就从口袋里抽出他的契约，说

道：‘请看，请看，请看他的签字吧！’

“顷刻间任先生狂怒起来，摇着他的小铃，冒火得沸腾了，大叫道：‘快将吉礼茂赶出学校！’于是我被赶了出来，我哪，哈哈大笑了。当天夜里，我就登台表演，唱了一支温柔的曲子。这曲子的大意就是说波莉小丑儿想要结婚了，在没有结婚以前，他时时刻刻弯着指头计算，他的新家庭里所需要的东西，他越算越糊涂，弄得大错而特错了。”

“啊！恳求你，先生，就把这支曲子唱给我们听一听吧！”德·瑞那夫人说道。

吉礼茂唱了，全家人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直到早晨两点钟，吉礼茂先生才去睡觉，全家人都沉醉在他的优美的举止和他的亲切愉快的性格里。

第二天，德·瑞那先生和夫人给了他所需要的介绍给法国宫廷的信。

于连说道：“目前的世界，整个的社会都充满了虚伪。请看吉礼茂先生，他要上伦敦应六万法郎俸给的聘请。如果当初没有圣加利略院主的赏识，他的宏亮宽厚的歌喉，也许要在十年以后，才被世人发现，而加以赞美。……我的天，我宁肯做一个吉礼茂先生，而不肯做一个德·瑞那市长。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虽不是那样地被人尊敬，但是，他不会有象今天出租等于拍卖那种悲哀，他的生活常是欢乐的。”

一件使于连惊异的事，就是在维立叶尔城德·瑞那先生家里度过的寂寞的几个星期，他感觉是他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他除了在招待他的宴会上，感觉讨厌和愁闷以外，在那寂静的房屋里，他不是一样的能写作、读书、思考而不被人打扰么？每一分钟，他没有从他的光明的幻梦里被拖拉出来，而残酷地，强迫他

去研究一切卑陋的心灵的行动，而且更用欺骗的举动，伪善的言语，去回敬他们。

"幸福岂不是和我如此靠近么？为了获取这样的生活所需的费用，算不了什么的。由我选择，我可以和爱利沙小姐结婚，也可以和福格搭伙。……但是，一个旅行人，当他刚刚爬上了一座峻峭险陡的山峰，坐在山顶上休息一会儿，在这个休息的时间里，他感觉到甜美的欢乐。但是如果我们要强迫他永远休息在那里，他会快乐吗？"

德·瑞那夫人的精神，充满了烦忧和绝望。不顾她的决心，她向于连招认了出租等于拍卖的一切事情。她暗自想道："因此他将使我遗忘我一切的宣誓呀！"

她若是看见她的丈夫在危险或失败里，她毫不踌躇的牺牲了她自己的生命，来拯救她丈夫的生命。这正是她崇高而浪漫的灵魂的最高表现。对于这个可爱的个性说起来，倘若她看见一件豪侠义勇的举动，而不能去实行，便是悔恨的根源，其难堪有如自己犯罪所受的痛苦。可是，在有些悲痛的日子里，她又不能赶开一个极欢乐的希望，就是说她如果突然做了寡妇，她很可能和于连正式结婚。

于连爱她的孩子，远超过孩子的父亲。虽然他管教他们相当严厉，但是他永远被孩子们爱戴着。她感觉到如果她嫁给于连，她应该离开这凡尼，此地的青枝绿叶，都足以使她珍惜。她幻想着他俩在巴黎居住，继续给与孩子们以这种令人艳羡的教育。那时候，她的孩子们，她自己，于连，每个人都感到是真正的幸福。

婚姻的畸形的发展，这就是十九世纪所造成的！若是恋爱先于结婚，婚后生活的烦恼，准毁灭了婚前的爱情。一位哲学家

曾经这样说道："在那些不须工作的富有的人的家里，婚姻迅速地带来对于一切安闲享受的疲倦和烦厌，在妇女当中，只有心灵枯燥的人，才不懂得倾向爱情。"

这位哲学家的聪明话，使我宽恕了德·瑞那夫人，但是维立叶尔城里的人便不能够这样宽恕她了。她料想不到，全城的人只是忙着对她的爱情加以诽谤。因为城里发生了这件大事情，今年这个秋天都给改变得没有往年那样沉郁了！

秋季和冬季的一部分，转瞬间就过完了。德·瑞那家应该离开凡尼森林了。维立叶尔城的上流社会的人士开始忿怒，为什么他们的诽谤，对于德·瑞那先生的家庭产生这么少的影响。一星期不到，有一批正人君子，他们忽然改变往常庄严的态度，充满了完成这类使命的快乐，用一些轻微而又尖锐的话语，故意引起德·瑞那先生深深的怀疑。

哇列诺先生追逼得紧紧的，把爱利沙安插在一个高贵的而且值得社会十分钦仰的家庭里去。那家里有五个女人。他说："爱利沙害怕在冬季里找不着位置，所以她向这家人要求的工价，仅是在市长家里的工资三分之二。"还有这位小姐忽然异想天开，跑去向西朗老教士作虔诚的忏悔。同时向新来的神父也作同样的忏悔。她的用心，无非要把于连的恋爱经过详情，投诉他们。

于连回来的第二天，早晨六点钟，西朗教士便派人去叫他来。他向于连说道："我不向你追问什么，只是我请求你，如果需要的话，我命令你不要向我说什么。我坚持要你在三天以内，离开此地到贝尚松的神学院去，或者到你的朋友福格的家里去，他是常常准备着给你一个美好的前程的。一切我早看清楚了，一切我已经布置妥当了，但是你得离开，一年之内不要回到维立叶

尔城来。”

于连没有回答，仔细推敲西朗先生为自己细心安排的计划，若不加以反对，是否有损自己的尊严。何况他不是自己的父亲，现在居然代替了父亲的职权。

后来他向教士说道："明天在同一时间里，我将有再看见你的荣幸。”

西朗先生想用全力征服这个少年人，他滔滔不绝地谈了很久。于连的态度和面容带着一种最谦逊的表情，没有开口。

终于，他走开了，赶快跑去通知德·瑞那夫人。他发现她完全坠入失望里。她的丈夫刚才用相当坦率的态度，向她谈了。他天生的软弱性格，又加上他的妻是贝尚松的产业承继人的远景，决定了他把她看成是一个完全天真无瑕的人。他刚才把外间最奇异的情况告诉她。就是维立叶尔城里一般舆论，明明在非难他们了。舆论自然是错误的。他们是被忌妒引入了歧途。但是究竟应该怎样办呢？

德·瑞那夫人在某个短时期里，曾幻想于连或者可以接受哇列诺先生的聘请，而留住于维立叶尔城。但是今年的德·瑞那夫人，已经不是去年的德·瑞那夫人了。她那时是那样的简单，那样的怯懦。她致命的情欲和悔恨使她变得聪明伶俐了。当她听着丈夫谈话的时候，内心立刻感觉到别离的痛苦。这别离纵令短暂，但已是不可避免的事了。“于连离开我以后，又会坠入他的野心的计划里去，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说来，这是很自然的。我呢，天呀，我是那么的富有！可是却无力去获取我的幸福！他会忘记我，他是那样的可爱，有人爱他，而他也将爱别人的。啊！不幸的我啊！……我抱怨谁呢？苍天是公正的，我没有力量控制我自己，来结束这件罪恶，它已经剥夺了我的判断力

了。早晓得是这样，倒不如当初我用些金钱，收买爱利沙，对于我说来，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事了。我从来没有用心想过一会儿，因为恋爱的疯狂的幻想，吸收了我全部的时光。我灭亡了。”

当于连把可怕的别离的消息通知德·瑞那夫人的时候，他十分惊异的，就是他没有得着任何自私的反对。明显的，她在用最大的努力，忍着眼泪不让流出来。

“我的朋友，我们需要坚强。”她剪下一束头发，同时再向他说道。“我不知道我怎样能够生活下去。如果我死了，请你不要忘记我的孩子们，你答应我永远照料他们。无论在远处或在近处，你总要努力把他们教育成体面的人物。如果再有一次革命，贵族全被割断喉咙，孩子们的父亲，因为在屋顶上曾经杀死那个农夫，也许要流亡迁徙。我恳求你照顾我的家庭吧！……把你的手给我。我的朋友，再见吧，这是别离的最后顷刻。我已经作了这样重大的牺牲，我希望此后在众人的面前，我将有勇气想到我的名誉。”

于连已经准备接受绝望的场面。这种简单的告别，使他大受感动。

“不能，我不能接受你这样的告别。自然我要离开你，他们愿意这样；你自己也愿意这样。我走后的第三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再回来看你。”

德·瑞那夫人的生活起了变化了。那么于连真的爱着她，因为出于诚意，他才能说出要再回来看她。她的可怕的痛苦，变成了她衷心的欢乐，这种快乐的境界，是她有生以来，未曾感觉到的。一切难题对于她都容易解决了。确定可以再见到她的情人这个希望，在这最后一刹那，把她生活里一切烦闷都遣散了。从这一刻儿起，德·瑞那夫人的行为犹如她的面貌，变得尊贵，

坚决，完美，谨慎了。

德·瑞那先生不久回到家里，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最后向他的夫人说到两月前收到的匿名信。

“我要把这封信拿到游艺场去，当众宣布，这是从哇列诺那个坏蛋那里来的。这坏蛋，我从讨饭的袋子里把他拣了出来，把他造成维立叶尔城最富有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个。我要当着大众羞辱他，然后和他决斗。他把我气死了。”

德·瑞那夫人暗自思忖道：“我的伟大的天主呀！我可能因此做了寡妇！”但是同时她又自语道：

“如果我不阻止我一定能够阻止的这场决斗，那么，我简直成了谋杀丈夫的凶手了。”

她从来没有这般巧妙地去操纵她丈夫的骄傲和虚荣心。不到两点钟的时间，她已经使他明白，而且是用他本人寻出的理由，了解他应当对于哇列诺先生表现更多的友谊，而且还把爱利沙请回家来。德·瑞那夫人再看见她的祸患来源的女子这一件事，真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个念头，是从于连那里来的。

最后，德·瑞那先生经过三番四次的劝告，自己考虑的结果，来到他极痛心的牺牲金钱这一个念头上，还有对他最不愉快的事，便是叫于连在维立叶尔全城议论纷纭的时候，去哇列诺先生家作他的孩子们的教师。于连的明显的利益是接受贫民寄养所所长的聘请。但是为德·瑞那先生的名誉计，于连离开维立叶尔城，去贝尚松或者底茸修道院静修要好些。但是怎样使他决定呢？此后他又怎样生活下去呢？德·瑞那先生看到牺牲金钱的急迫，心里比他的夫人更加绝望。

对于德·瑞那夫人说，经过此次谈话以后，好象一个有决心的男人，已经厌倦了他的生活，服了一剂麻醉药以后，除非受人

唆使，已不能再有所动作，没有什么事能够引起他的兴趣了。好象路易十四临死时说的一样："当我为王的时候。"这是一句多么可羡慕的豪语！

第二天，大清早，德·瑞那先生又接着一封匿名信，这封信的笔调，极尽侮辱的能事。对于他这样的境遇，所能加上的最粗野的字眼，出现在每一行里。这封信准是某些仇恨他的下属人员所写的。这封信，又燃起他要和哇列诺决斗的怒火。他的勇气很快的来了，甚至起了一个念头，立刻去实行它。他独自一人出门，走到枪械店内，买了一对手枪，吩咐装好子弹。

"事实上，"他自语道："拿破仑王朝的严厉的统治，又要重现在世界上了。我自身没有一文钱是由欺诈得来，可以受人指责的。顶多说我监视不严罢了；不过在我书桌内有一大堆信件，允许我这样做的。"

德·瑞那夫人对于她丈夫冷静的忿怒，感觉胆寒。她再提醒他，这种决斗会使她陷于寡居的悲苦境地。而这境地是她如何地不愿意实现在自己身上的。她把她的丈夫和她自己一同禁闭在一间屋子里。她不断地向他解释了几个小时，全不生效。因为这新的匿名信，使他坚决了。最后她成功了，把给哇列诺先生一个打击的勇气，转换为给六百法郎与于连，作为他在修道院里一年的伙食津贴。德·瑞那先生诅咒了千次。为什么他从前要有那种倒楣的思想，雇用一个家庭教师到自己家里来。因此把匿名信的事，忘记掉了。

他忽然想到一个意念，稍为安慰一点。但是他还没有向他的妻子提起。这方法实在狡黠而巧妙，合乎少年人浪漫的心理，他想用较贱的价钱拉拢他，借以拒绝哇列诺重价的招请。

德·瑞那夫人却很困难向于连解释，为了她丈夫的面子方

便，于连牺牲了寄养所所长公开愿出的八百法郎的位置，很可以无愧地接受一点补偿。

于连老是这样回答她："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接受他的聘请，甚至于连念头也没有过。因为你已经使我习惯于优美高尚的生活，这班人的粗俗鄙俚会把我杀死的。"

残酷的现实，用它的铁掌歪曲了于连的意志。然而他的骄傲的心，给他一个幻想：对于维立叶尔城市长所给予的金钱，只作为借贷形式接受下来。他签署了一张借纸，注明五年以后，连本带利，一齐归还。

德·瑞那夫人存有数千法郎，埋藏在山间的小洞窟里。她战栗着把这些金钱给了于连，因为她觉得一定会被于连忿怒地拒绝的。

于连向她说道："你是否愿意使我们的爱情，变为可憎的回忆？"

于连终于离开维立叶尔了，德·瑞那先生感觉异常的高兴。当于连要从他手里接受银钱那个时候，于连感觉这牺牲太重大了。他痛快地拒绝不受。泪水涌上了德·瑞那先生眼睛，紧抱着他。于连向他主人要求写一封品行优良的证明文件。德·瑞那先生在一阵热情的冲动里，简直寻不出适当的美好的名词来称赞于连。我们的英雄，怀中仅有五个金路易的储蓄，期望在福格那里也能借得和这个相等的数目。

于连太感动了。但是当他离开维立叶尔城刚刚一里之后，虽然他在这城里遗留下那么甜蜜的爱情，他只幻想着看见一个省会的幸福，一个在战争上必争的大城，如象贝尚松那样的。

在三天的短暂的别离里，德·瑞那夫人被爱情的最残酷的幻象所欺骗。她的生活还可以忍耐得下去，在她极度的痛苦中

间，还有她和于连的最后一次相会的希望。她屈指细数别离后的一点钟一分钟的时光。终于在第三天的黑夜里，她听到预约的信号，从远方传来。穿过千重危险，于连终于在她的面前出现了。

在这个瞬间，她只有一个意念。“这是我和于连最后的一面了。”她毫不酬和她的爱人对她的殷勤，她简直象一具稍有知觉的死尸。如果她勉强自己向他表示爱情，那举动的笨拙，使效果适得其反。甚至于要触怒他。总之永别这个残酷的念头，使她无法忘记。而多疑的于连以为他已经被德·瑞那夫人忘掉了。他根据这个心理，说出来如毒螫那样的话语，她只能用沉默里流出的大颗大颗的眼泪，和战栗的握手来回答他。

“但是，天呀！你怎么能够使我相信你呢？”于连回答他的朋友态度冷淡的抗议。“你对于德薇夫人和一面相识的人还表示了一百倍诚恳的友谊呀！”

德·瑞那夫人呆呆地，如象一尊石像，只晓得回答道：“比我更悲惨的人，世界上是不会再有的。……我只希望快快死去……我已经觉得我的心变成冰块了……”

这就是他从她的口里所得到的最长的答语。

当天色接近黎明，使离别成为必要的时候，德·瑞那夫人的眼泪完全停止了。她看见于连攀住一根系在窗上的长绳上，没有话说，没有还给亲吻。于连徒然地向她说道：

“看呀！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你十分希望达到的境况。从此以后，你可以毫无懊悔的生活下去。从此你的孩子们生了最轻微的小毛病，你也不会好象看到他们已经在坟墓里了。”

她冷冷的向他说道：“你不能和我的儿子司达尼吻别，我觉得是一个遗憾。”

于连临行，受了这个活着的死尸的冷淡的吻别，深深地震动了。他在数里的行程里，别无所思，他的心灵感着剧烈的创痛。在越过一座山岭以前，还能望见维立叶尔城礼拜堂钟楼的尖顶，他频频回过头来。

二十四　省　会

在一个二十岁的人的头脑里，有的是喧嚣声，复杂的事务，未来的筹划！对于爱情是怎样的消遣呢？

——巴拿夫

后来他从远方的山峦那边，遥遥望见无数的黑色的围墙。那便是贝尚松省会护城的堡垒。“对于我，多么不同的现实呀！”他说，叹息着：“如果我是一个少尉，为保卫这座这般高贵、而富有战争价值的城池而来！”

贝尚松不仅是法兰西的一座最美丽的城市，它在文化方面，还产生了许多富有热情和富有思想的人物。但是于连不过是一个乡间小子，无法接近社会上此等显耀人物的。

他在福格家里取来一套绅士的服装，他就是穿了这套衣服，走过贝尚松的吊桥。他脑子里充满了一六七四年围攻的历史。于连想自己不久要禁闭在修道院里，趁着这短时间的自由，一定要把这古城的堡垒城围等等，凭吊一番。有两三次于连几乎被守卫的兵士捉住，因为他只顾欣赏景物，不觉深入工兵禁止众人入内的区域。那里面的干草，每年售卖一次，大约有十二法郎到十五法郎的收入。

城墙的高大，城壕的深阔，大炮的可怕的样子，使于连留连神往了几个钟头，当他走到一条大街上，经过一间很大的咖啡店，他还在那里不禁呆立赞叹。虽然他可以清楚地读出咖啡店的字样，用巨大的字体写在两扇大门上面，他还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努力振作起来，克服自己的怯懦。大步踏入巨门，看见一所长约三四十步的大厅，天花板高有二十余尺。于连这一天的生活，所见所闻，对于他都好象是幻境。

长厅里有两局弹子球，正在进行比赛，侍役们高呼胜利者的点数，玩球的人围着桌子跑来跑去，被看热闹的观众围得水泄不通。烟气从众人口里喷出，象波涛一般，把观众笼罩在蓝色的云雾里。这些人身材的高大，肩背的肥圆，举动的持重，颊须的浓密，所穿着的长大礼服，这一切都引起于连的注意。这些旧时贝尚松神气活现的子孙们，说话和嚷一样，装出可怕的战士的风采，于连在一旁呆立称羡。于是幻想着大都会如象贝尚松样的广瀚和显赫壮丽。于连已经没有勇气向这些高叫胜负、趾高气扬的“先生们”要一杯咖啡。

但是柜台后面的小姐，早已经注意到这个少年乡绅的可爱的面庞。他在离火炉前面三步远的地方站着，臂下夹着一个包袱，正在端详那用白石膏制成的一个皇帝的美丽的半身雕像。这小姐是法朗士一孔德省人，长得十分匀称，服饰适合于咖啡店的职务。她用细微的声音两次呼叫于连，微细得除开于连任何人不能听到。“先生！”“先生！”于连遇见两个大而蓝的、有无限的柔情的眼睛。这时候方才明白人家是向他打招呼的。

他于是很快地走近柜台和这个漂亮的少女，仿佛他朝着敌人前进似的。在这个庄严的动作里，他的包袱落在地上了。

巴黎的中学生，在十五岁的时候，就知道用一种高贵傲慢的

气概，出入于大咖啡店里，对于我们这位乡下佬，不应该引起一些怜悯吗？这般少年，十五岁即已阅历情场，知道应付，十八岁即对各种生活，习以为常，丧失某种兴奋的感觉了。倒是那批乡下人，具有一种深厚的热情，而表现为怯懦的心理。但是他们常蕴藏着一种欲念，这欲念一旦爆发出来，其放肆和怪诞，较之巴黎那班少年，有过之无不及。于连一面走向那个年轻的女郎，一面暗自想道，"我应该老老实实的告诉她。"怯懦的心理，一经克服，他就勇气十足的问道：

"小姐，我到贝尚松是生平第一次，我想要一块面包，一杯咖啡，我付钱。"

少女笑了一下，便脸红了。她怕因此引起作球戏的人们的讥诮和无谓的注意、戏谑，使这个漂亮的少年因此害怕，不敢再来此地。

她于是指着一张大理石的桌子说道："坐在这儿，靠近我。"这桌子几乎完全被伸向厅内的桃花心木的高柜台掩藏住了。

这位小姐故意从柜台边斜倚身体，这给她一个显扬自己美丽出众的姿态的机会。于连注意到这一点，他所有的观念都起了变化。那美丽的姑娘走来在他面前放了一个杯子，一些糖，少许面包。她很迟疑的呼唤侍役来送咖啡。因为她很清楚，只要男侍役一来，她便不能和于连面对面密谈了。

于连坠入沉思。在他的心里，正把这个金发活泼快乐的美人，和常常激动他的情绪的某些回忆加以比较，他想到自己曾经作为热情的对象，立刻就赶开了他的怯懦的心理。这个聪明美丽的姑娘，仅有一会儿的腼腆，她通过于连的眼神，认出了他蕴藏在心底的思想。

"这些烟气使你咳嗽。明天清晨八点以前来吃早餐，那时候

这里差不多只有我一个人。”

“你叫什么名字？”于连问道，带有快乐的腼腆和爱抚的微笑。

“亚芒达·碧娜。”

“在一点钟以内，答应我送给你一包小东西，就跟这个一样大？”

美丽的亚芒达沉思了一会儿。

“我是被监视着的。你所问我的事情，反而将我连累了呀！不过我要去将我的住址写在一张纸片上，你把它放在你的包裹上面，大胆的把它寄给我。”

少年说道：“我叫于连·索黑尔，我在贝尚松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

“啊！我明白了！”她很快乐地说道。“你来进法科大学的。”

“唉！不！”于连说道。“他们送我入神学院。”

完全的沮丧失望改变了亚芒达的容光，她立刻呼唤侍者来，她现在有勇气了。侍者倾倒咖啡在于连的杯子里，不屑看他一眼。

亚芒达在柜台上收纳人们付的钱，于连觉得很骄傲，他能大胆讲话。那边的球戏，争吵起来了。打球的人的叫喊和抗辩，震荡回响在那间广大的厅里，形成一阵使于连惊骇的喧嚣。亚芒达低下眼睛，沉思不语。

“若是你同意的话，小姐，”他忽然用恳切的态度向她说道。“我向人说，我是你的表亲。”

这个有力量的媚态，使得亚芒达心花怒发。她不禁暗自想道：“这不是一个寻常人呀！”她迅速的向他说道，并不用眼睛看他，因为她的眼睛正注视着是否有人走近柜台。

“我是仁里的人，在底茸附近；你就说你也是仁里那里的人，

是我母亲方面的表亲。”

“是，我不会弄错。”

“在夏季，每个星期四午后五点钟，神学院里的修士们，要从这个咖啡店的门前经过。”

“如果你思念我的话，每次当我从这里经过的时候，请你手上拿一束紫罗兰花。”

亚芒达用惊讶的眼光看他。这一看使于连的勇气变为大胆莽撞了。虽然他的脸红得厉害，他对她说。

“我感觉我爱你，我用最猛烈的热情爱着你。”

她用恐惧的态度答道：“哦，请低声的说吧。”

于连猛然记起从前在凡尼读过的《新爱洛绮丝》①。他把那里面热烈的情话，摘出来，尽量的向亚芒达背诵，他的记忆力真好，差不多背诵了十分钟的《新爱洛绮丝》。亚芒达快乐极了，于连也高兴自已的勇气。然而转眼间这个法朗士—孔德省的美丽的姑娘现出冰冷的容貌，因为她的情人之一出现在咖啡店的门口了。

那人大踏步向柜台走来，吹着口哨，摇摆着肩膀。他眼睛盯着于连。于连的心理，老是发展到极端的，在这一刹那间，他充满决斗的念头。面色变得非常苍白，推开他的杯子，露出坚决的态度。十分注意地瞧着他的情敌。当他的情敌低头熟练地在柜台上倾酒入杯的时候，亚芒达用目示意，命令于连低头，他服从了。在两分钟之间，他固定在他的坐位上，动也不动，面如死灰，态度坚决，只幻想到将要发生的事件。在这一忽儿，他的表情实在很好。他的情敌看见于连的眼睛，非常惊讶，一口气喝完一杯酒，

---

① 卢梭所著的小说。

向亚芒达说了一句话，两手插入大外套的袋子里，口里仍旧吹着口哨，注视着于连，大踏步向球台那边走去。于连站起来，愤怒到了极点，但是他不知道要怎样表示，才可以成为侮辱人的人。他放下他的小包裹，极力做出一副傲慢的颜色，大摇大摆，也向球台那边走去。

他的决心打定了，一切的小心谨慎都是枉然。虽然他的远见向他说道："刚刚来贝尚松，就跟人决斗，圣洁的宗教生涯是完蛋了！"

"这有什么关系！绝不可让人说我躲避一个耻辱！"

亚芒达已经了解他的决心了。他的态度的活泼天真和他这股儿蛮劲，刚刚成了一个动人的对照。在这一刹那间，她爱于连胜过于爱那个穿大外套的少年男子。她站起身来，她的眼睛假装着追随街心某个过客的样子，很快的便来到于连和球台之间，用身体阻挡着于连。说道：

"你当心，不要这样蔑视那位先生，他是我的姊夫。"

"这和我有什么相干？他先瞪着我！"

"你忍心使我不高兴吗？他先瞪着你，这是毫无疑义的。也许他还要过来向你说话呢。我已经向他解释说你是我母亲娘家的亲戚，说你是从仁里来的。他是法朗士一孔德省的人，从来没有离开过杜耳，也从来没有走过布果尼的道路。因此，你喜欢跟他讲什么就讲什么，一点不用害怕。"

于连仍旧踌躇着。她又赶快继续说道，她的女掌柜的想象力供给她无穷的谎话。

"无疑，他瞪着你，但是这正是他向我探问你是谁的时候。这是一个同任何人都闹别扭的人，其实他没有存心侮辱你。"

于连的眼睛紧紧地跟着那位假冒的姊夫，不放松半点。他看

见他在两张球台的稍远的那一张买了一个号码。于连听到他的宽大的嗓子，用一种威吓人的声音叫起来，“我自动的做！”于连很敏捷地从亚芒达的前面走过，朝着球台走去一步。亚芒达赶快拉着他的手臂。

“来先付钱给我。”她说。

于连想道：“这是不错的，她怕我不给钱便走了。”亚芒达和他同样的激动着，面色通红。她尽量慢慢地数还他的零钱，同时用低微的声音反复地说道：

“立刻离开咖啡店，否则我就不爱你了，其实我是很爱你的。”

于连服从命令了。他离开咖啡店，步子缓慢得很。他反复地向自己说，“我也去瞪瞪那个粗人，难道这不是我的责任吗？”这犹豫的意念，使他站在大街上咖啡店前，约有一小时之久。他注意着他的情敌是否出来，他没有出现，于连也就离开这里了。

他到贝尚松不过几小时，已经有了一次懊恨的经验。那个有风湿病的老军医官，曾经教过他击剑术，虽然教得很少，这是他认为发泄怒气的唯一的技能。如果他知道除了打架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发脾气吵嘴的方法，这番受窘便不算什么一回事了。如果真正的动起手来，对方是这样一个巨人似的汉子，岂不反而把自己打翻？

他自忖道：“象我这样一个可怜虫，没有保护人，也没有金钱。在神学院和监狱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我想我应该把这绅士的服装，寄放在一家旅馆里，再换上我的黑外套。若有机缘来到，走出神学院几小时，我就利用这时间，方方便便的穿上便服去拜访亚芒达小姐。”这个见解是很高明的。但是于连经过了许多旅馆，他连一个也不敢走进去。

最后，当他经过“大使旅馆”门前，他的不安的眼睛，碰着一个胖妇人的眼睛。她还相当年轻，肤色深浓，显出幸福而快乐的样子。他走到她的跟前，将来历告诉了她。

大使旅馆的女主人向他说道：“一定的，我的美丽年轻的修道士。我一定代你保存着这件绅士的服装，并且我会时常刷刷它们，去去尘土。这天气把毛织的衣物搁着不动，是不行的。”她取出一把钥匙，把于连引导到一间卧室里，叫他在一张纸上写出他所留存的东西。

当于连向厨房走去的时候，胖妇人向他说道：“老天爷呀！索黑尔教士先生，你有多么好的气色呀！我就去给你弄一份儿好吃的。”她更用低声接着说道：“你只须付给二十苏就够了，别的人要给五十苏的，因为你须得好好安排你的小钱袋啊！”

“我有十路易！”于连用满含骄傲的口气回答她。

“啊！老天爷呀！”这受惊的善良的女主人急忙阻止他道：“不要这般高声大气的说话。在贝尚松城里，坏蛋多得很。有人会一下子偷掉你的钱。绝对不可走进咖啡店，那些地方，充满了坏东西。”

“真的！”于连说道。这句话引起他的思虑来。

“除了到我家以外，任何地方，你都不应该去。我给你预备咖啡。你记好，在此地你永远有一个朋友和价值二十苏的好饮食。那对你是够好的了，我希望。快坐在餐桌上去吧，我将亲自侍候你吃饭。”

“我不想吃。”于连说道。“我太受感动了。当我跨出你家门槛以后，就要进神学院啦。”这个善良的女人，不让他离开，直到把他的口袋里装满了可吃的东西以后。最后于连向那可怕的地方走去。女店主站在门口，用手指点着他要走的道路。

二十五　神　学　院

八十五生丁的三百三十六份午餐，三十八生丁的三百三十六份晚餐，谁可以吃到巧克力糖呢？服从便是一切了。

——贝尚松的哇列诺

他远远的望见门上的镀金的铁十字架，他缓慢的走向前去。他的两腿瘫软，不由自主。他叹息道："那么，人间地狱就在那里，我不能脱离它了！"最后他鼓着勇气，决定去按门铃。门铃的声音，好象响在一个寂寞的空谷里。十分钟以后，一个面色灰白、穿着黑袍的人，走来替他开门。于连一注意到来人，立刻垂下双眼。这个守门人有一副古怪的面貌，突出的、鼓圆的、碧绿的瞳孔，象一个猫儿的眼睛。眼睑固定不动的轮廓，表示他待人接物，没有丝毫的同情。他薄薄的嘴唇，在突出的獠齿上面形成一个半圆弧形。这副面孔，在这个少年人的眼睛里，形成恐怖的印象。虽然不是表现罪恶的形态，至少也是十足的麻木不仁。于连一眼扫过这个虔诚的长面孔，立刻就猜出了他所代表的感情，乃是鄙视人们向他叙说的一切无关天国的话语。

于连努力抬起眼睛来。他的心跳得很厉害，因此他的声音

也在发抖。他说明他想拜见神学院的院长彼拉先生。黑衣人一句话也不说，做了一个手势，叫他跟随进来。他们从一座有白木栏杆的大楼，上了两层宽阔的楼梯。梯级都歪曲偏斜在墙壁的另一端，好象就要坍倒的样子。他们走到一扇小门前。门上有涂黑了的木头做的、我们常常在墓地上看见的大十字架，这门启闭都很困难。看门人带他走进一间黑暗低矮的房间，涂白粉的墙上，挂着两幅因年代久远而变黑了的画像。于连一人孤独地留在这里等待，感觉此刻已经走入坟墓里了。他的心猛烈地跳动，惧怕沮丧已极。如果能允许他痛哭一场，他倒感觉得痛快些。一种死的沉寂，控制了整个的房屋。

约有一刻钟之久，在于连的感觉里，已经过了整整的一天了。守门人带着阴森的鬼态，又出现在房间另一端的门坎前。他似乎不屑于启齿说话。只是作了一个手势，吩咐于连走过去。他于是走入一间更大更暗的屋子里。墙壁仍然是粉白的，但是空洞得连一件家具也没有。只是在靠门的一个角落里，在一张白木床的那一面，他看见两张麦秸编的椅子，同一张松木的靠椅，没有坐垫。在这间大屋的那一端，他看见一个人身穿破烂的黑色道袍，坐在台子前。那里有一扇黄色的玻璃窗，台子上摆着几瓶不加修整的花卉。这人好象生气的样子，面前堆了一大堆小方纸块，看他一一数过，又在纸上写了几个字。他没有注意于连来到他的面前了。于连笔直的站在屋子的中间，守门人留下他，自己早已走掉，把门关好了。

这样经过了十分钟。衣着褴褛的人老是在写字。于连的感情和恐怖，使他立脚不稳，几乎要摔倒在地板上了。一位哲学家曾经这样说过，也许是他说错了吧。“这是在天生爱美的灵魂上，对丑恶所生的强烈的印象。”

写字的人终于抬起头来了；过了一会儿功夫，于连才感觉到。并且，于连看见了这个人，他还是停留不动，好象受到这可怕的目光的打击死去了。于连畏缩的眼光，几乎分辨不清楚一个盖上了许多赤赭斑痕的长面孔。只是在前额上，显出一种象死尸那样的苍白色。在这红腮白额之间，有一对小小的黑色的眼睛，它们能叫最勇敢的人惊恐。这头颅的外围，被一些厚平漆黑的头发划明了轮廓。

"你愿意走过来，或者不愿意？"这人最后不能忍耐的说道。

于连蹒跚前进一步，好象快要摔倒，面色显出他有生以来没有过的苍白。他在满铺纸片的白木桌子的前面，约有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来。

"再靠近些。"这人又说道。

于连再向前进，伸出两手，好象在寻找可以依靠的东西。

"你的姓名？"

"于连·索黑尔。"

"你来得很迟。"他向他说时，又用可怕的眼光重新把他打量了一下。

于连不能忍受这可怕的注视，伸手向前，好象要支持他自己，他不自觉地跌倒在地板上了。

这人按铃。于连暂时失却眼睛的功用和移动的能力。他仿佛听得脚步的声音向他走来。

他被人扶起，把他安置在白木小靠椅上。他听得那可怕的人向守门人说道：

"显然的，患着癫痫病。就只缺这一手了。"

当于连能够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见红脸人仍旧继续在写字。守门人已经不在了。我们的英雄自言自语道："拿出勇气，

至少把我的观感隐藏起来。"实在他已经感觉到一阵猛烈的心痛,"如果我遭遇了什么意外,天知道他们将怎样批评我。"最后那人搁下笔不写了,从旁边看了于连一眼。

"你能回答我的问话了吧?"

"是的,先生。"于连用极微弱的声音回答。

"啊! 这就好了。"

黑衣人半身起立,拖开松木桌的抽屉,发出嗜吱的响声。他不耐烦地在抽屉里寻找一封信,结果找着了,又慢慢地坐下来,重新注视于连,好象要把他仅存的一点儿生命力劫夺去似的。

"西朗先生把你介绍给我。他是教区里的一位顶好的神父,天下仅有的忠厚好人,我三十年的朋友。"

"啊! 你就是彼拉先生,我能够同你谈话是多么的光荣啊!"于连气息奄奄的无力的说道。

"显然是的!"神学院院长赶忙接口说道,同时很憎恨地瞅着于连。

跟着嘴角不自然的肌肉的运动,在他的小眼睛里,增加了光辉。这种面貌的表情,好象一只老虎,预先玩味它的猎获物的美味的快乐。

"西朗的信很短。"他说道。好象跟自己谈话一样。"聪明人不用多讲。光阴似水流,我们不能多写。"他高声朗诵着:

"我向你正式介绍于连·索黑尔。他是生长在我的教区里,我给他洗礼,差不多已有二十年。他是一个有钱的木匠的儿子。但是他的父亲不给他一文钱。他将是天主的花园里一个出色的工人。超人的记忆,卓绝的聪明,都不缺乏。他还有一点反省能力。他的圣召将是能持久的吗? 虔诚的吗?"

"虔诚的!"彼拉神父重复地念道。他的神情表示无限的惊

异，同时双眼把于连盯着。但是在他的眼睛里，已经不缺乏人性了。

“虔诚的！”他再重复一遍，声音更低沉了。他再继续念信道：

“我向你恳求，把一笔奖学金给于连。在经过必要的考试以后，他是值得奖学金的。我已经教给了他一点儿神学，就是我们经典的古雅的波舒埃、加洛、福禄里的好神学。如果这人对你不合适，叫他再回到我这里来。你晓得的那个贫民寄养所的所长，已经答应他八百法郎的薪俸，聘请他做他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全靠上帝赐给的恩惠，我的内心一直是恬静的。我已习惯了可怕的打击了。”

彼拉神父，再拖长他的声音来念信末的签字，叹息地读出西朗二字。

他说道：“他的内心一直是恬静的，这是不错的。他的品德，值得这种报酬。在我烦厌的时候，仁慈的天主，也可能赐给我同样内心的宁静吗？”他仰头注视天空，在自己胸前画了一道十字。看见这神圣的标记，于连觉得已经减少了他自从跨进这所房子以后使他冰冻住的深沉的恐怖。

后来彼拉神父说道：“在这里，我有三百二十一个立志献身给最圣洁的事业的人，”他的声音是这般的庄严，可是已经没有恶意。“这当中只有七八个才是象西朗神父这样的人介绍给我的。这样看来，在三百二十一个当中，你将是第九个了。在我的监护之下，既没有恩惠和宽佑，也没有软弱和怯懦。我的神圣的职责，就是以生活的谨慎和严厉，来抵抗罪恶。去！去把这道门锁上。”

于连努力教自己前进，居然没有摔倒。他注意到一扇小窗

子，在进来的门的旁边，向乡间田野开着，他从这扇小窗户里看见绿色的树木了。这景色使他舒适，好象看见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

彼拉神父用拉丁语问于连道："你能说拉丁语吗？"当于连关门转来的时候。

于连用拉丁语回答道："能说的，我的圣洁的神父。"他这时候恢复了一点儿意识了。说真的，半点钟以来，在于连的眼睛里，彼拉先生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更卓越优秀。

拉丁语的会话继续进行着。神父的眼睛的表情变得温柔和平了。于连这时候的头脑，也大半冷静了。他暗自思量道："我多么脆弱啊！这些伪装的道德的表现，就把我欺骗了吗？眼前的这个男人，简直是一个和马士农一样的流氓骗子。"于连自幸有远见，把所有的钱财，都藏在他的长统靴子里面了。

彼拉神父再考试于连的神学。他的渊博的知识，使他大吃一惊。尤其当他考试《圣经》的时候，他的答语更使神父惊骇。可惜他问到那些圣人的学说时，于连一概不知，连吉诺圣者，阿居士坦圣者，波拉蒙启圣者，巴西尔圣者等等的名字都不知道。

彼拉神父暗自想道："这又是一个极端倾向'誓反教'的例子。我常常为了这个申斥西朗熟识《圣经》，太熟识《圣经》了。"

于连刚才向他说过，还没有被问到的题目，就是《圣经》上的《创世记》和前五记[①]真正的著作时代。

"对于《圣经》，这样的仔细去钻牛角，结果如何呢？"彼拉院长自己在想。"除非为了个人出风头的打算，换言之，就是那可

---

① 指《圣经·旧约全书》的前五记，即：一、《创世记》，二、《出埃及记》，三、《利未记》，四、《民数记》，五、《申命记》。

怕的‘誓反教’的精神。而且除了这种不妥当的学识之外，对于能抵偿这个倾向的‘圣人行实’却又一点也没有学。”

神学院院长询问于连关于教皇的权威的时候，他的惊异真是没有边际的。在讨论加里安教派（即法兰西教派）的教义时，这个少年人竟至能够将墨士德的全书背诵出来。

彼拉神父暗自想道：“西朗真正是一个古怪的人。为什么要把这本书教给他，为了教会他，然后加以嘲讽吗？”

彼拉神父继续考问于连，他想探索于连是否真实的相信墨士德派的教义，但是没有结果，因为这个少年人仅仅凭了他的记忆来作答。从这时候起，于连感觉精神爽适，一切都有把握了。在这种长时间的测验以后，于连开始感觉到彼拉神父对他的严厉的态度，完全出于矫揉造作。因为实际上，如果不是十五年来，神学院院长强迫着自己用严肃持重的态度对待修道的学生们，这时老早为了逻辑学的原故，向他拥抱欢迎了；因为他在于连的对话上，看到的是多么聪明的头脑，又正确又清晰。

彼拉神父自忖道：“这是一颗勇敢而健全的心灵，只可惜他的身体太虚弱了。”

他于是用手指着地板，用法语向于连说道：“你常常象刚才那样摔倒吗？”

“这还是第一次呢！守门人的面貌令我胆寒。”于连答话时面颊绯红，好象一个小孩子。

彼拉神父差不多笑起来了。

“请看！这不是世俗虚荣的表现吗？你好象已经习惯了嬉笑的容颜了。嬉笑就是虚伪的舞台，先生，真理是严肃的。但是我们在这下界的工作，不也是同样严肃的吗？你应当时常警觉反省，使良心健康刚强，用来攻击人世间软弱的人性。不应该太爱

好身外无谓的虚荣。”

彼拉再度用拉丁语发言，面露欣喜的颜色，“假设你不是西朗神父这样一个人推荐来的，我很可以用世俗虚伪的语言和你周旋，我看你对世俗的社会，已经习染太深了。我要向你说：你所请求的全部津贴，是世界上最不容易获得的东西。假如西朗神父还不配在这个神学院里，得到处置一份津贴的权利，他五十六年的宣道工作，岂不是白费吗？”

在这番话以后，彼拉神父再三嘱咐于连，假如没有他的允许，于连不得加入任何秘密结社，和任何秘密组织。

“我用名誉保证，誓守诺言。”于连回答，充分表示诚实人所有的内心的愉快。

神学院院长在这个时候，才第一次真正的露出笑容。

彼拉神父接着说道：“这说法在此地是不合格的，它教人想起世人的虚荣。这种虚荣逗引起人们做出多少过错，还时常陷入罪恶。根据教皇比约五世《修道总论》圣谕的第十七款，你对于我，应该有神圣的服从。我是你在教中的尊长。在这个神学院里，我的最亲爱的儿子，你洗耳听着吧，服从，服从，一切都是服从。你的袋子里究竟有多少钱？”

于连暗自想道：“原来如此！他所以叫我做最亲爱的儿子，原来如此！”

“三十五法郎，我的神父。”

“切实记下这个数目的用途，你须得时时向我报告。”

这个痛苦的会谈，经过整整三小时之久。于连才奉命教守门人进来。

彼拉神父向来人说道，“你去安置于连·索黑尔在一〇三号小屋子里。”

他许可于连单独居住一室。这和众人不同，简直是特殊的恩惠。

彼拉神父接着说，"搬走他的箱子。"

于连低下眼睛，才看出他的箱子就在他的面前。三个钟头以来，他望着它竟没有认出来。

到了一〇三号房间，这是一间八步正方的小室，位置在最高的一层楼上。于连可以在这里遥望城堞堡垒，在城堡以外，更可以望见划分城郊的杜伯河流过的美丽的原野。

于连不禁叫道："好一片迷人的景色呀！"这叹息的语句所表示的意义是什么，于连自己也茫然不解。在他来到贝尚松这短短的时间里，他所受到的强烈的刺激，把他的精力消耗罄尽了。他靠着窗子，坐在他室内唯一的一张木头椅子上，不觉得就沉沉睡去了。晚餐和降福的钟声，他一点没有听见，人家也把他忘记了，没有把他唤醒。

第二天大清早，初升的阳光射入小室，才把他惊醒。他才知道自己睡在地板上，已经过了一整夜了。

二十六　世界或富人所缺少的是什么

我孤独地活在地上，没有人肯降格思念我。我所知道的一切有钱的人，皆是无耻而心硬，这是我觉着自己所没有的。他们因为我的过份的善良而憎恶我。呀，我快因饥饿，或者因为看见心硬的人感觉不幸而死去了！

——杨格①

于连匆忙的刷干净他的衣服，急忙下楼。他迟到了。一位副管事严厉的斥责于连，于连并不设法解释自己，只把两臂交叉在他的胸前。

他用忏悔的口气说道："我的神父啊！我犯了罪，我愿认过。"

这个开始便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在许多修道者当中，有一批机警聪明的人，他们看见新来的对象是一个精于此道的人。休息的时间到了，于连觉得自己成了众人注意的目标。他们在他身上寻出来的，只是拘谨和静默。根据他自己定下来的格言，他把他的三百二十一个同学，都看成了仇敌。在他的眼睛里，院里最危险的人，就是彼拉院长。

过了几天，于连选择一个忏悔神父的机会到了。有人把一

张名单给他。

他暗自思忖道："啊！我的天呀！他们把我当作什么人呢？他们以为我不懂得语言是什么意义吗？"他结果选定了彼拉神父。

毫无疑义的，这件事情是这样决定了。有一个十分年青的修道者，也是维立叶尔城生长的人。从于连进神学院那天起，他就自告奋勇的愿意做于连的朋友。这时候来向于连献殷勤，教他选择神学院的副院长加斯答列先生。这样做，也许更谨慎更合适些。

"加斯答列神父是彼拉先生的仇敌。"他挨近于连的耳朵旁边说道："有人疑心彼拉先生是冉森教派[②]的。"

我们的英雄，在他进院的初期生活里，他自信是十分谨慎的，好象为选择一位忏悔神父那样，办的却是错事。一个富于想象的人，被太多的假设弄得迷失了方向。他已经把臆造变成了事实。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彻底的伪君子。他疯狂到斥责自己在这种软弱的艺术上的成功。

"唉！这是我唯一的武器了！如果我处在另外的时代里，在敌人的面前，仅仅用说话的艺术，就可以解决面包问题了。"他私自想道。

于连满意自己的行为。他注意他周围的人，觉得在外表看来，都是些清高神圣的道德君子。

---

① 杨格(Edouard Young,1681—1765)：英国大诗人，著有《寒夜集》，充满忧郁黯淡的情调。

② 冉森教派是法兰西一个教派的名称。创始人冉森（Cornelis Jansen，1585—1638），荷兰人，学于巴黎，后任卢汾大学神学教授及伊泊尔主教。该派认为神力无边，不可抵抗，蔑视个人自由意志，与耶稣会教派之教义恰恰相反。

有八个到十个的修道者，他们确实生活在圣洁的气氛中。他们觉得有过象圣德勒撒那样奇异的幻觉，和圣方济各在亚伯里山脉的维里亚山顶上接受五伤圣迹时一样的幻觉。但是这是一个最大的秘密，对他们的朋友都保守着，隐瞒着。这些被神感召的可怜的青年人，差不多永远是住在病房里。此外有百来个是在坚强的信仰中生活着，他们毫不疲倦地苦修苦炼。他们的工作几乎使他们生病，结果还是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有两三个真有卓绝的天才。内中一个名叫佚塞尔的，他确实有点学问。但是于连觉得被他们疏远嫌恶，他也同样对待他们。

在三百二十一个修道者当中，除了上面述说的以外，其余的都是些庸俗的人。他们一天到晚，都在诵读拉丁文字，越读越糊涂，越读越不能了解。他们差不多都是农家的儿子，他们不愿意辛苦的锄地耕田，愿意来到这里念几个拉丁字，就得着面包吃。经过这种观察以后，所以在于连到神学院的初期里，他就自信可能迅速的成功。“在一切事业里，都需要聪明的人，总是有工作要人做的。”他悄悄说道：“在拿破仑统治之下，我会是一个军曹，在未来的神父当中，我将是一个主教。”

他再说道：“这许多可怜的小鬼，他们生来就命定是做粗活的工人。在没有来到此地以前，他们一直吃着黑面包和酸牛奶过活。在他们的茅草盖成的小房子里，他们每年只能够吃到五次或六次的肉类。他们象古代罗马的兵士一样，觉得战争才是他们真正休息的时间。这些贫苦的粗野的农民被入神学院的快乐迷住了心。”

在同学们忧郁的眼光里，于连认识到的就是他们在每餐之后的生理上的需要的满足，和在每餐之前的急切的快乐的盼待。就是在这一批人物当中，于连应该出风头。但是他还不知道，也

是人们不愿意告诉他的，就是在许多不同的功课里，如教义、教会史等等，就是他们在神学院里所学习的，如果有谁考了第一名，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爱慕虚荣的罪恶。自从服尔泰以来，也就是说自从两院代议政治以来，只有猜疑和私人的考验，这样在一般民众里，养成了一种互相猜疑的坏习惯。法兰西教会好象已经了解书本是他们真正的仇人。每一样东西在他们的眼睛里，都是损害心灵的。学问研究一边的成功，甚至于神圣的学问，全是可怕的。谁能阻止象西耶司或格里哥尔那样卓越的人不走向别处！胆小的教会依附教皇，教皇是唯一的来拯救他们的。也只有教皇，可以麻木一般愚人的神经。由于教皇朝廷里神圣煊赫的典礼和仪仗，还可以使许多悲观有病的人的心灵感动和服帖。

于连对于各种不同的真理，已经参透了一半。但是在一个神学院里，人们说出口来的言语都是企图歪曲真理的。在这种不痛快的环境里，他很快就坠入深深的忧郁里。他勤恳的工作，很快的他就学会了一个神父应该学的许多有用的东西。不过在他的眼睛里，这一切都是最错误的东西，而且对这些，他丝毫不感觉兴趣。他觉得除了学习这些无用的东西以外，简直无事可做了。

他独自思索道："我被整个的世界遗忘了吗？"他不知道彼拉先生已经收到了好几封信，邮印上注明是从底茸寄来的。彼拉看过以后，就抛到火里烧了。在这些信里，虽然表面看来是很合适，很近情理，然而字里行间无疑的隐藏了若干的热情。重大的忏悔仿佛是在和这活跃的爱情搏斗。彼拉神父暗自想道："很好，很好，这个少年人所爱过的女人，至少她不是一个亵渎神圣的人。"

有一天，彼拉神父打开一封信，仿佛被眼泪浸湿了一半，这是一封永远断绝的信。在信里，写信人向于连说道："最后，上苍

已经开恩许我怨恨了。我不怨恨我的罪恶的制造者。因为他将永远是我在世界上最亲爱的。我所怨恨的是我的罪恶的本身。我的朋友，牺牲是定了的！你当然看得见这不是没有眼泪的。孩子们的敬礼，一齐献给你。对于他们我自然负有最大的责任，你也曾经爱惜过他们的。一个正直公平而可怕的天主，再不能在他们身上因了他们的母亲的罪恶采取报复。于连啊！再见吧，正直地对待世人吧。”

这封信的最末几行，差不多被眼泪湿透，认不清楚了。写信人开了一个在底茸的通信地址，但是那人不希望于连回信，或者回信上所用的话语，至少要使重新回到贞节的女人，读了不会脸红。

于连的忧郁，加上粗糙的食物，使他的健康开始受到严重的影响。神学院每客仅付给八十三生丁① 与伙食团的承办者。有一个早晨，福格突然出现在于连的房间里。

“好了！我到底进来了！我已经来贝尚松五趟了，为了要看见你，丝毫没有斥责的意思。神学院的门老是关着。我派人在神学院的门前站岗。真见鬼！难道你永远不离开神学院一步吗？”

“这就是我加在自己身上的考验呀。”

“我觉得你改变得太多了！好了，我到底会见你了。两个价值五法郎的漂亮金币，刚才从我袋内溜走了。我真是一个蠢猪，在我第一次旅行的时候，就应该选择这门路，把钱暗暗地给他。”

两朋友中间的谈话，简直没有完结的时候。当福格向于连说起下面的话，于连的脸色立刻变了：

---

① 生丁是法国最小的钱币名，一百生丁价值一法郎。

“顺便说一下，你知道吗？你的学生的母亲现在已经变成了最虔诚的皈依者了。”

他是用那么自然的、轻描淡写的神情讲了出来，然而在这最热情的灵魂上，已经刻上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说话的人不自觉的拨动了这灵魂上最亲切的、最关心的症结。

“是的，我的朋友，在她的最可称道的皈依里，有人说她还朝山进香哩。不过马士农神父洗不尽的羞耻，他长时期的侦察那个可怜的西朗教士，德·瑞那夫人一点儿也用不着他，她宁可远到底茸或者贝尚松来做忏悔。”

“她来贝尚松！”于连说道，连额头上都添上了红晕。

“她时常来。”福格回答道。带着怀疑的神情。

“你身边有《宪政报》吗？”

“你说的什么？”福格回答。

“我问你有没有《宪政报》带在身边？”于连重新说了一遍。他的声音安静沉着得很。“我们这里有得卖。三十苏一张。”

“怎么！甚至于在神学院里，自由党！”福格喊起来，而且他学着马士农神父虚伪而柔和的声调。“可怜的法兰西啊！”

假使就在第二天的早晨，维立叶尔城那个小修道者（在于连眼里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向他所说的一句话，不使他得到一个重要的发现，则这次的拜访，在我们的主角的心里，必定造成一个深刻的印象。自从于连进了神学院以后，他的行为，只是一连串的虚伪。他凄苦的嘲笑自己。

事实上，他的生活里最重要的行动，都是很聪明的经过若干考虑的。只可惜他疏忽了细节，神学院里的众人所注意的又只是这些细节。在他的许多同学的眼睛里，他是一个自由思想的人，可以说他完全为一连串细小的行动所出卖了。

在他们的眼睛里，于连已经判定犯了一个严重的罪恶：他思想，判断，全凭他自己，而不盲从权威和先例。彼拉神父一点也不能帮助他。在忏悔厅以外，于连从来没有单独和他谈过一次话。他总是听着而不开口，假设他当初选择了加斯答列神父，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自从于连明白了自己的愚蠢以后，他就不再烦恼了。他想认识罪恶的范围。为了这个原因，他稍微脱离他用来拒绝他的同学们的孤高而执拗的沉默。在这时，人家就有向他报复的机会了。他的进步，人家反而轻蔑他，甚至嘲弄他。他此刻才了解，自从他踏进神学院以来，没有一点钟，他不是被人讨论着，反对着。尤其是在进餐休息的时候。他的仇敌渐渐的增加，就是院内真正有德行的同学，或者稍稍文雅些的同学，他也不能得着他们的善意的谅解。要挽救这局面是不容易的，毛病是太大了，而且这努力也太艰难了。从此以后，于连要时时刻刻注意他自己。在他个人说起来，他须得扮演一个崭新的个性。

举个例子来说，他的眼睛的表情，就给了他若干的困难。在这些地方，人们的眼睛低垂，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自语道："和我在维立叶尔时期的预料是如何的不同呀！那时候我想我生活着，我只是为生活准备着。最后，我走进了人世，我发现了真理，我的周围站满了真正的仇敌，直到我演完我扮演的角色。"他再说道："多么大的困难呀！每分钟都在假冒为善。就令古代的大力士赫克里斯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都要使他的工作失败。现代的赫克里斯就是西克斯特①，他也得再谦恭地过十五年的生活，欺骗了四十个大主教，他们在他的少年时代看见他，还是很活泼

① 西克斯特（Sixte-Quint）指教皇西克斯特五世（在任期1585—1590）。

傲慢地生活的。”

他忧郁的暗自说道："在这里一点也学不到什么。至于《教义》的进步,《教会史》的进步等等,不过是一个表面的看法而已。他们所说的种种道理，不过是混淆人们的耳目，把象我这样的疯人，推到陷阱的深处罢了。唉！唉！我的唯一的优点,就是我的进步很快，能捉住他们那些无意识的话语的批判能力。试问在他们的心底，他们真正尊重它的真实的价值吗？他们也能象我一样地判断吗？我真愚蠢，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考试常得第一名,于我是有害无益的,不过增加更多的仇敌而已。侠塞尔的学问比我好些。在他的作文里，每篇都不少呓语和傻气的议论,他因此反而考到第五十名。万一他侥幸考得第一名,那反而是他不专心的结果。啊！总之,一句话,彼拉先生的一句话对于我是多么的有益呀！"

自从于连看透了实在的情形以后,长时间的苦行修炼,例如每周五次数念珠的祈祷,圣心的赞美歌唱等等,他一向认为最沉闷无聊的，而今反成了最有趣味的消遣了。他严格地检查自己以后,他决定不扩大他的策略,也不预先希望得到最好的虔诚的修道者的批评,好象院内那批标准修道者一样,时时刻刻都要做出一些引人注意的行为，来获得模范基督徒的称呼。在神学院里,如果有人在他修持的生活里表现了最大的进步,他就可以吃一个鸡蛋。

读者也许会笑起来,会高兴记起在路易十六的朝廷里,有一个贵妇人请笛梨神父早餐，给他吃一个鸡蛋的故事中他所闹的那一些笑话和错误。

于连企图做到"无罪"，这就是说对于一个年青的修道者的外表,如何行动，如何运动两只手臂，两眼如何看人等等。虽然

事实上他已经显不出世俗的形相了，不过也还没有做到一个为来世观念所吸引，完全忘记了今生的人。

在院内走廊的墙壁上，于连不断的发现用黑炭写在上面的字迹。写着这类的句子："把六十年的苦修苦炼，和天堂的永恒的欢乐或地狱的沸腾油锅的永恒的痛苦，放在天平上称一称，算得什么！"于连不再轻视他们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常常和他们接近。他自语道："我这一生将做些什么？我把天堂里一个位置出卖给那些虔信的人。要怎么样才能使他们看得见天堂里那个位置呢？用我的外表和一般平凡人的外表的不同。"

这样经过了几个月的时时刻刻的检点，于连还是带有"思想家"的神情。他的转动眼睛的神情和开闭嘴唇的姿势，并不表现出他已经具有单纯的信心，相信一切，服从一切，甚至于作一个殉道者。于连愤怒地瞧见自己在这方面被最粗野的农夫们所超过了。他们生来没有思想家的态度，这理由是十分充足的。

哪种的苦心勤劳他没有尝试到呢？为的要得着那副显出盲目的热烈的虔信的面容，准备完全信仰和完全受苦，如象我们在意大利的修道院里，时常发现的那种面容。对于我们这些平凡的人说起来，格尔尚① 已经为我们留下极好的例子在教堂的壁画里。

在一个重要的节日里，神学院的学生们都有酸白菜和香肠吃。于连的邻座注意到他对于这种幸福毫无感觉，这就是他的最最显明的罪恶之一。他的同学们从这件事看出最蠢笨的虚伪和可恶的征象来，再没有比这件事给他招来更多敌人了。他们说

---

① 格尔尚(Guerchin,1591—1666)：意大利画家。作品很多，在巴黎的卢屋博物馆内，有他的作品佛朗素华的画像；画像中，脱掉铠甲，穿上道袍。

道："请看这个资产阶级，请看这个瞧不起人的家伙！他假装看不起顶好的伙食，香肠和酸白菜！嘘，这个坏蛋！这个骄傲者！这个落地狱的！"

在十分失望的心情下，于连不禁暗自叹息道："这些年轻的乡下人——我的同学们的愚昧无知，对于他们却是极大的利益啊！自从他们来到神学院以后，教师不须在他们身上去掉我所带来的可怕的世俗的思想，不管我怎么做，他们都从我的脸上看出这思想来。"

于连留心地（差不多是妒忌地）研究来到神学院的最粗野的小乡下人。从他们脱下了粗糙的短衣，穿上堂皇的黑道袍起，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仅仅限制在对于金钱的无穷的崇拜，为着如象法朗士一孔德的人们说的那种"干的和流动的"金钱。

这就是用一种神圣的和英雄的态度表现金钱的崇高的观念。

对于神学院里的修道者，好象服尔泰小说里的众英雄一样，最大的幸福，就是丰美的饮食。于连发现他们几乎全体对于穿一件好料子衣服的人有一种内心的崇敬。这种情绪正象我们法庭上的所谓"赏罚配当权"，是按照各人的价值或低于他的价值而估定的。在他们中间常常说道："和一个'胖子'打官司，能得到些什么？"

"胖子"是汝拉山村里的土话，意思是代表一个富豪。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对于一切人当中最富有者——政府的尊敬！

一提到省长的名字，若不报以含笑的敬意，在法朗士一孔德的一般农夫的眼睛里，便算是轻率失敬。轻率失敬对于穷人，很快的就得到没有面包吃的处罚。

于连进神学院的初期，对于这班粗人他心里蕴藏的轻蔑的

情绪，有时候把自己压得透不过气来。慢慢地他的心情改变了，由轻蔑变成了同情。他想道："他们的可怜的父亲，恐怕同学里大多数的父亲都是这样，在冬季的黄昏，从田野回到自己的茅屋的时候，在家里寻不到一片面包，甚至没有栗子，没有土豆。""那么，这有什么奇怪，"他向自己说道，"在他们的眼睛里，一个幸福的人，首先是装饱了肚皮，然后是穿得漂漂亮亮的，还有什么呢！我的同学们有坚强的信仰，这就是说，他们看见神父的职业，就是这种幸福的长期的继续和保障。不但吃得好，而且冬天还有温暖的衣服。"

于连有一次听到了一个少年修道者向他的同伴说话，这是一个生来有想象力的人。

"为什么我不能够成为一个教皇呢？象西克斯特那样。他原来是一个可怜的牧猪儿呀！"

"只有意大利人才可以做教皇的。"同伴回答道。"至于代理主教，主教顾问，主教，这些位置，人家会在我们当中抽签的。夏隆的P主教，他不过是一个箍桶匠的儿子。那就是我的爸爸的职业呀。"

有一天，正在上《教义》课的时候，彼拉院长派人叫于连去，这个可怜的人高兴离开他的课堂，在那里，有一种特别的气氛使他的生理和心理都不好受。

于连发现院长接待他，正象他刚进神学院那天的可怖的情形一样。

"给我解释一下这张纸牌上写的是什么？"他向他说道。同时很严厉的瞪着他。那神情好似要把于连埋葬到土里去一样。

于连读出：

"亚芒达·碧娜，在日内湖咖啡店里，八点钟以前。说你从仁

里来的，我母亲方面的表亲。”

于连已经看到眼前的无边的危险了。这个住址是加斯笞列神父的侦探偷去的。

“当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他回答道，同时看着彼拉长老的额头。因为他不敢望着他的可怕的眼睛。“我那时候害怕得打抖。西朗教士常常对我说：这地方充满了秘密的侦探同各式各样的坏人。在同伴间搞间谍活动，告密，在这里是受鼓励的。上天愿意这么做，要把世间一切丑恶的生活指示给我们这些修道院里的年轻教士，使我们感觉到人世和一切繁华的可恶。”

“你敢当着我的面说这些话吗？”彼拉神父狂怒的说道。“小坏蛋！”

“在维立叶尔城的时候，我的哥哥们常常鞭打我，当他们忌妒我，而且又借着了一个题目来发挥的时候。”于连很冷静的说道。

“我要事实！我要事实！”彼拉先生大声喊道。他的理智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

于连一点也没有受到威吓，他继续叙述他的故事道：

“我来到贝尚松的第一天，差不多是正午了，我那时肚子饿，我走进一家咖啡店。我那时走进一个这样毫无信仰的地方，心里充满了嫌恶。但是我想在这里吃午饭，也许比在旅馆里要少花些钱。一个女人，她好象是那个店铺里的女掌柜，她可怜我这个乡下人人地生疏，她向我说道：‘贝尚松满是坏人，我替你担心。先生，如果你遇上了什么麻烦事儿，请来我这里，八点钟以前送个信儿给我。如果神学院里的门房不肯替你差使，说你是我的表亲，生长在仁里……’”

“你这些噜噜苏苏的话要调查个确实。”彼拉院长大声吼道。

他气得不能留在座位上了，在房间里大踏步走来走去。

“回到你的小房里去吧。”

神父跟随着于连，而且把他锁在小房子里。他赶快检查自己的箱子，在箱子的底层，那个要命的小纸片，还是珍贵的藏在那里。箱子里一件东西也没有缺少，只是零乱得多了。最奇怪的是箱子的钥匙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身边。于连自己说道：“这是多么的运气呀！当我还蒙在鼓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出院的许可。加斯答列先生这般慷慨，常常把出院的机会给我。他的慷慨，现在我才算懂得了。或许我竟会软弱起来，换了服装，出去看一次那个美丽的亚芒达，那么我就完结了。当他们用这个方式来侦察我，失望以后，他们就改用直接告发了。”

两个钟头以后，院长又把于连喊去。

“你没有说诳。”他向于连说道，眼光没有起初那样严厉了。“你留着这样一个住址是不谨慎的行为，你不能想象它的严重性，倒霉的孩子！也许在十年以后，它将带给你祸患。”

二十七　人生的初次经验

伟大的上帝！那是救主的“结约之柜”，现在，不幸给了触摩它的人。

——狄德罗①

读者，请原谅我叙述的简略。在于连这一时期的生活，我给你们叙述的事实太少又太不明确。并非那些事实的本身的缺乏，恰恰相反，那些事实是太多了。也许在神学院里的印象太黑暗了，和我在这些篇页里要表示的质朴的色彩不大调和。现代人因为感受生活上某些事件的痛苦，回忆起来，会减少了其他各种的欢乐，甚至展读一本故事书的快感。

企图做些虚伪的行动，于连很少成功。有些时间，他简直灰心已极，甚至半点勇气也没有了。他是不会成功的，甚至于想做一件坏事情都办不到。外界微小的帮助，就会使他的心坚定起来，要克服的困难并不大，只可惜他太孤独了，象大洋里的一只小舟一般。他暗自想道：“如果我能够成功，我整个的生命在这样恶劣的同伴中间度过去了！这一批大吃大嚼的人，他们的好梦，只是在鸡蛋炒腌肉。在午餐的时候，如何的狼吞虎咽。又如加斯答列神父之流，没有一件小错误在他们的眼睛里不是罪大恶极

的。他们将会得到权力的，但是他们付了什么代价，天呀！"

"人类的意志是坚强的，我在各种的表现上都可以看出来；但是意志就可以克服象这样的厌恶吗？伟人的工作是容易的，无论危险是怎样的可怖，在伟人的心目里，都变成了美丽。除了我自己以外，谁能了解我周围的丑恶呢？"

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受磨折的时期了。加入贝尚松兵营的精良的联队里去服务，对于他是容易办到的。他可以教拉丁文。要维持他的生活，需要的东西是简单的，哪里不可以获得满足！只是，那么一来，背弃了他的幻想，便不会再有前途，更不会再有事业。那就等于死亡。这里就是于连愁闷的日子里的一天的详细情节。

"我的骄傲老是夸奖我跟别的年轻的乡下人是不同的；唉，不同，就会发生恨恶啊！我已活得够久了！"有一天早晨，他这样自语道。这个伟大的真实，已被一个最富刺激的失败显示给他。他殷勤工作了八天，为了向一个同学表示友好，想取得他的欢心，这个同学是在圣人的气氛中生活的，在庭园里他伴着他散步，他耐心的听着他的愚蠢的会使他睡觉的议论。忽然间天色改变了，暴风雨就快来到；雷鸣了，这个圣洁的同学大叫起来，并且粗鲁的把于连推开：

"听吧！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为他自己。我不愿意被雷电烧焦，天主可以用雷把你击死，象对付一个不诚恳的异教徒，一个伏尔泰。"

于连心里充满了疯狂的愤怒。他的牙关咬紧了，两眼望着上天。天空因为雷电，现出一条条的裂痕。他也大声喊道："我

---

① 狄德罗（Denis Didenot, 1713—1784）：法国大学者，«百科辞典»（Encyclopaedia）的主编者。

应该毁灭，如果在暴风雨的时候，我还沉沉睡着的话！我们试把这一番理论去征服别的庸俗的学究吧。”

加斯答列神父的《圣史》课的铃声响了。

这些年轻的乡下人，对于困难的工作和对于他们的父亲的贫困，是那么的恐惧。加斯答列神父在这一天教授他的课程的时候，申说道：“在他们的眼睛里最可怕的东西就是政府，可是政府还没有真实的合法的权力，除非是凭借天主派在地上的神父的力量。”

“你们生活的圣洁和服从，值得承受教皇的恩典。做一根他手里的棍子吧。”他继续说道。“你们将得到最适意的位置和报酬。你们可以发号施令，毫不受人支配。一个永不动摇的位置，政府付给三分之一的薪俸，其余的三分之二的薪俸，就由你们传道宣讲所激起的信徒来奉给你们。”

加斯答列先生离开了他的讲台以后，在庭园里他的学生当中停住脚步了，那天他们听得特别留心。

“我们可以说，神父是最好的差事了。一个神父本身有多大的价值，他的位置也是同样的价值。”他再向围绕在他四周的学生说。“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就是向你们讲话的我，有几个山地的教区，那里能得到的报酬和享受，比城市里那许多主任教士要丰富得多啦。那边光是钱就很多了，不用提肥大的阉鸡，许多的鸡蛋，新鲜的奶油，同成百成千的美味的小东西。还有在那些地方，神父总是第一位。没有人敢反对他。没有一餐好酒席，他不被邀请，不被欢迎的。”

加斯答列刚刚走上楼回到他的寝室去，这些学生就分成好几小组。只有于连不属于任何小组，被抛弃在一旁，象一只长了疥癣的绵羊。在每一个小组织当中，于连看见一个同学，把一枚

钱币抛向空中，假使他猜中这落地的钱币是正面的十字还是反面的花纹，他的同伴便向他道贺不久要得着一个富足的教区。

故事接着就来了。某一个年轻的教士，接受圣职不到一年，他向老教士的女仆送了一只兔子，并且得到做他的候补人的许可了。几个月以后，那个老教士突然死去了，他于是正式接任了那个美缺。另外还有一个教士，在一个富足的大市镇里，成功地得着一个本堂教士的继承人的位置，他每餐饭都帮助那个疯瘫的前任老教士，并且细心地切烧鸡给老教士吃。

这些修道者，和旁的职业里的年青人一样，他们常常是扩大那些非常的、而具有刺激想象力的事件的效果。

于连暗自想道："我必须参加这些谈话。他们不说香肠和富足的教区的时候，就讲到宗教义理的世俗方面，以及主教和县长的纠纷，市长和教士的不和。"于连已经瞧见在他们的心里，出现了第二个天主。这个天主比另一个更可怕、更有权力，这第二个天主就是教皇。有一个人说话时声音低沉，确定不让彼拉先生听到，他说，教皇所以没有费神去委任法兰西所有的省长和所有的市长，这是因为他委派法兰西的皇帝代为执行，并且赐给皇帝一个头衔："教会的长子"。

墨士德先生著的《论教皇》这本书，于连在几番研究以后，自信已经得益不少。实在的，他的同学们都惊奇他的造诣，这事实又造成他的不幸。每次当他解释他的意见时，比他们的意见还要好，这又使他们不高兴。西朗先生对于于连的教育一向是不谨慎的，好象他对于自己那样随便，他早使于连养成一种正确的理解的习惯，而不为空言所欺骗；但是西朗忘记向于连告诫一句，对于一般没有名位的人，这习惯是一种罪恶，因为所有的正确的理解是得罪人的。

于连漂亮的言词又造成了新的罪过。他的同学们想到一个名词来表示他们为他所激起的一切的恐怖：他们为他加上了一个新头衔“马丁路德”。他们又说道：“为了这个恶魔似的逻辑，把他变得这般的骄傲了。”

有好几个年轻的修道者，他们有更鲜嫩的颜色，可以说他们比于连还要漂亮。只是于连有一双白白的手和隐藏不住的许多清洁的文雅的习惯。这种优点，在这命运把他抛进去的愁闷的房子里，也不是一种利益。他生活在这一批肮脏的乡下人里面，他们扬言他的行为非常不严肃。作者写到这里，不愿再疲劳读者们了，关于我们书中的主人翁的千百件不幸的事，我们也就略而不谈了。譬如说，同学们当中最强壮的，想把于连痛打一顿；他为了自卫，不能不带上一个铁制两脚规，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且明白表示，不只是象征意义，他是会用它的。不过在奸细的报告里，象征不能象语言一样的有利。

二十八　圣体游行

所有的心都被感动了！天主的存在似乎降临在窄狭的峨特式的街衢，因信仰者的工作向各方面铺平了细沙的道路。

——杨格①

于连的装傻、尽量谦恭，他还是不能讨好别人。因为他太跟众人不同了。他向自己说道："可是，这里的教授们，都是最精明的人，在千人当中选出来的，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的谦逊呢？"内中有一个教师，好象是被于连的逢迎骗住了。于连所有的诡计，好象他都相信了。这就是卡斯柏纳神父，是主教大堂的司仪长。有人许可他把那教堂里的主持一职给他，已经有十五年之久了。在等待的期间，他在修道院里教授"宣道"这个课程。在于连什么也不知道的时期里，这门功课是于连在课程中经常考第一名的一门。因此卡斯神父把于连引为知己，每当课毕出教室的时候，他总是热情的拉住于连的胳臂，在花园里一同散步，来表示他对于连的友爱。

一连几个钟头，卡斯神父向于连解说他的教堂里的装饰品。这未免使他吃惊。于连自语道："他的目的何在呢？"他并说教堂

里有十七件金边的祭披，丧事用的装饰品还不在这个数目以内。他们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在露邦白总理夫人的身上。这位老太太已经有九十岁了。至少有七十年，她把她结婚的礼服保存起来，那是里昂最名贵的丝织品做成的，用金线绣成的。"我的朋友，你想想看。"卡斯长老重说道。他立刻就站住了，同时睁开两个大眼睛。"这种绸料，可以自己直立起来，因为里面有许多金丝呀！在贝尚松大家都相信，总理夫人的遗嘱一下，教堂里的财产要增加至少十件祭披，其他的财宝还有许多没有计算在内；譬如说四五套法衣，为大节期的盛典用的。"卡斯长老又添说道，声音低沉了："我有理由相信那位总理夫人要留给我们八个最精美的镀金银质烛台。人们都说这宝物是从意大利买来的。是布果尼公爵查理·乐·特美莱尔从意大利买来的，他上辈的祖先曾经是得宠的大臣。"

于连暗自想道："这个人把旧衣古器向我饶舌，为了什么呢？这种仔细的准备，经过了一世纪之久，什么都没有出现。他应该不信任我！他比其余的人都要聪明些，那些人在十五天以后被人猜透了他们的秘密的目的！我了解了，这个人的野心，已经使他痛苦了十五年了。"

有一个晚上，正在上"武器课"的时候，于连被彼拉长老唤到他的屋里。他向他说道："就是明天，圣体瞻礼节，卡斯神父要你去帮助他，帮助他装饰那个大教堂。去吧，服从命令。"于连临行时，彼拉院长又叫住他说道，他的神色显得慈悲。"这得看你是不是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到城里溜溜。"

于连回答道："我有些不露面的仇人。"

---

① 杨格见前第228页注。

第二天，大清早，于连向大教堂走去，他低垂着眼睛。街上的景物和城市里早晨的各种活动，对他都有好处。城里的人，为着游行，正在装饰他们的房屋门面，张彩挂帏。他在神学院里住了许多时间，现在回想起来，不过一瞬间而已。他的思想忽然飞到凡尼去了，又忽然想起那个美丽的亚芒达·碧娜来，他此刻也许能够会见她，因为她的咖啡店离这里并不远。他远远地望见了卡斯柏纳神父靠在他亲爱的教堂的大门边。这是一个肥胖高大的男人，有一张欢乐的面孔，明朗的气色，那一天，他是一个胜利者。"我等待你了，我亲爱的儿子，"他远远地望见了于连，就叫唤起来。"欢迎，欢迎！今天的工作是长久而且艰苦。我们先吃一些早点，把我们装饱了再说吧。第二次早餐大概在十点钟，做大弥撒的时候。"

于连很郑重的向他说道："先生，我愿意一忽儿也不要让我孤独着。请劳大驾记下我到达此地的时间，五点钟少一分。"同时于连把他们头上的一面大时钟指点给他看。

卡斯长老说道："啊！神学院那些小坏蛋，使得你这般害怕了吗？你真好能够想到他们。一条两旁荆棘丛生的道路是否便减少了它的美丽呢？旅行者照样勇敢前进，让那些险恶的荆棘，寒颤枯萎吧。总之，我亲爱的朋友，工作吧，工作吧！"

卡斯长老说得不错，那天的工作是艰苦的。因为在昨夜，教堂里有一个盛大的丧仪礼节，他们因此什么也不能预备，只能在今天一个上午的功夫，把所有的一切装饰布置起来，给所有峨特式的大柱头都穿上新装，用一种升高三十尺的红色锦缎的外套，把它们装饰起来。主教先生从巴黎用驿车雇来四个绣彩匠，但是这四位先生还是不济事；因为他们不但不去鼓励他们的贝尚松的伙伴们，反而用他们的嘲笑增加了他们的笨拙。

于连看见这个形势，必须他自己爬上高梯子，他身体灵活，做来最敏捷合适了。他自告奋勇，来指挥本城的装饰匠。卡斯长老高兴地望见于连从这个梯子攀登到那个梯子。当所有的柱头都穿好了锦缎衣服时，立刻又有一件困难的事成了问题，就是谁能把五个庞大的羽毛扎成的大花球放置在主要祭坛顶上的大华盖上。还有一顶华丽的花冠，是木刻镀金的，由八个大的排列成行的半身雕像捧着，雕像是意大利的大理石做成的。但是为了走到华盖的中心点，必定要经过圣体龛的上面，还要走过古老的木头所突出部分。它也许被虫蚀了，况且高出地面四十多尺。

眼前这个艰险的工作，把从巴黎来的绣彩匠人的欢乐吓散了，刚才他们还是那般兴高彩烈，此刻只能站在地上望着，讨论了许久，没有一个人敢爬上去。于连上前拿过羽毛做的花球，立刻就带跑地爬上梯子，他把它们安置得非常的好，在华盖的中心，好象冠冕的形式。当他从梯子上下来的时候，卡斯柏纳长老把他搂在怀里：

“好呀！好呀！我要把你的功劳讲给大主教听。”这个好神父叫了出来。

十点钟的早餐，很快乐的进行着。卡斯长老从来没有看见他自己的教堂有这般美丽。

“亲爱的门徒，”他向于连说道。“我的母亲以前是这个可敬的大礼拜堂的租借椅子的人。因此我是在这些伟大的建筑里养大的。罗伯斯比尔的恐怖，毁了我们，那时我刚刚八岁，我就在堂里辅祭了，在这些做礼拜的日子，人家给我饮食。我的长处是折叠主教的祭披从来没有把那些金线折断过，这种精巧的手艺，没有一个人能够和我相比。自从拿破仑重建法兰西的宗教信仰以来，我就得到这个幸福，来指导这可敬的大礼拜堂的一切事

务。每年有五次，我的眼睛望着它装饰得这般美丽。但是它从来没有象今天这般光辉好看。它的锦缎外套，也从来没有象今天穿得这般整齐，那样的紧贴在柱头上。”

于连暗自想道：“毕竟他向我吐露他的秘密了，在这里，他向我说到他个人的私事了，这样的开心见肠；但这个显然激动的人，还没有说出什么不谨慎的话语。他毕竟做了许多工作，他是幸福的。”于连自己想道：“好的葡萄酒并未节省，怎样的一个人呀！对于我是多么好的例子呀！真有他的！”（这是他从那个老外科军医学来的一句坏话。）

大弥撒的钟声响了，“善哉盛哉”的颂词也起始了。于连想披上一件白衣参加这庄严的游行，跟着主教前进。

“那些偷儿，我的朋友，那些偷儿呀！”卡斯神父喊起来了。“你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啊！当行列出门以后，我们要看守，你和我。这些大柱头的脚下周围的饰物，假如我们只遗失一副美丽的金带的话，那我们将是运气最好的人！这还是露邦白夫人赐赠的恩物，那是从她的曾祖那个有名的公爵那里接受来的。这些都是纯金的呀！我的亲爱的朋友。”长老接着向他说，声音放得很低，挨近他的耳朵，现出一副显然激动的神色。“那金子一点都没有掺假呀！我吩咐你看守北面的侧堂，不要离开一步。我呢，我来担任南面的看守和这个大厅。我们都要注意那些神功架，就在那旁，防备偷儿的女奸细利用我们转过背脊那一会儿混进来。”

他刚说完话，十一点三刻响了。跟着那个伟大的圣钟也响了。它的声音如此宏亮而严肃，把于连感动了。他的想象不再在地上了。

神香同玫瑰花瓣的香味混合着，刺激了于连的心灵。那些化

装成圣约翰的小孩，把玫瑰花抛掷在祭坛的前面。

这个圣钟的声音这般庄严，在于连的心里，应该唤醒一点观念，就是二十个壮丁艰辛的工作，每人仅仅收到五十生丁的报酬；也许还有十五个到二十个的虔诚的信徒，不受酬劳的，帮助他们打钟。他还应该想到那系钟的绳子、大横木的损坏，和那钟本身的危险。据说每隔两世纪，这大钟必定落下一次，更应该想到当局剥削这般敲钟者的薪资的方法，或者随便付给他们几个钱，但这并不压瘪教会的象鼓样胀着的钱袋呀。

可是于连却没有这些明哲的念头，他的灵魂被雄伟宏亮的钟声所激荡，使他迷失在幻想的世界里了。他永远不能做一个好的神父，也不能做一个好的执政者，象这样容易受感动的心灵至多把他造成一位艺术家而已。在这里，果不出于连的预料之外，他的神学院里的同学，至少有五十个左右的人，（公众的仇恨和过激党主义，使他们注意到人生的真实，人家告诉他们说每一篱垣之后，都藏着过激党人。）听到这宏亮的钟声的时候，不过只想到礼拜堂里敲钟者的工钱上面。他们会应用巴内门的天才去考察民众的情绪的激动的程度，是否值得当局送给敲钟者的金钱。如果于连只想到教堂的物质的利益，他的想象力离开目的飞去，他会想到为了节省制造上的四十法郎，就失掉了省减现在付给敲钟者二十五生丁的机会了。

这一天，真是世上最晴明的日子，圣体的行列慢慢地经过贝尚松，而停止在当局所羡慕的临时搭成的辉煌的高高的祭台之前。相反的在教堂里，这时候是寂寞荒凉；那里只有半明半暗的光线和令人舒适的清凉，它是被神香和花香所熏香了的。

幽静，寂寞，和长廊的清凉，把于连引导到一个最温柔的梦境里。他简直不怕卡斯长老来搅扰他，因为他离他很远，他正在

大建筑物的那一端忙着呢。他的灵魂，差不多脱离了他的肉体的桎梏，慢步徘徊在人们信托他看守的教堂的北面，他的心沉静极了，他只看见在神功架上面，有几个虔诚的女人在那里祷告，他的眼睛这时候简直是视而不见。

这时候有一幕景象出现在他的眼前，把他的散漫的心绪拉回了一半。他看见两个女人，衣着非常名贵漂亮，两个都是跪着的。一个跪在忏悔者的席上，另一个完全挨着前一个，跪在一把椅子上。他还是视而不见的样子。正在这个时候，也许是他责任心上飘荡的情绪的敏感吧，也许是对她们的简单的名贵的衣着的欣赏吧，他注意到那忏悔堂内，没有一个神父。"奇怪，"他暗自想道："这两个美丽的太太，为什么不跪在街头的祭坛前面，如果她们是虔诚的。或者占据看台的第一排座位，如果她们是时髦的。这衣服剪裁得多好，多么高雅！"于连的脚步放慢了，为了瞧她们一瞧。

跪在忏悔者的位子上的女人，在深邃的静寂当中，听到于连的脚步声音，把头转过来一些些，忽然她发出一个小小的叫声，晕过去了。

当那位跪着的太太失掉气力的时候，向后面倾跌下去，她的朋友，挨着她跪着的，立刻跳起来救助她。同时于连看到向后倾跌的女人的肩膀，一串他所熟识的精美的大颗的珍珠项链，穿成绞链形的，映入他的眼睛。当他一眼看出了德·瑞那夫人的头发的时候，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呀！这就是她呀！那个努力去扶她的头，阻止她摔倒的女人，就是德薇夫人呀！于连这时候失掉了主宰地，向前扑去。德·瑞那夫人的跌倒，也许会牵连她的女友，一齐跌倒，如果于连不立刻上前扶住她们的话。他看见德·瑞那夫人面色苍白，完全失去了意识。她的头在她的肩上

荡来荡去。他帮助德薇夫人扶住这颗美丽的头使它靠在一张有靠背的草椅子上，他跪在她的脚边。

德薇夫人回过头来，她也认出他了。

“快走，先生，快走！”她向他说，音调里充满了强烈的愤怒。“总之，她不能再看见你。实在的，你的出现，只有使她恐怖。在她未看见你以前，她是那么快乐！你的行为太残酷了。快走！离开吧！如果你还有丝毫羞耻的话。”

这番话说得太有力量了，在这时候，于连是那么的软弱。因此他离开了。

他想到德薇夫人的时候，不禁自语道：“她永远是恨我的。”

同一时间内，圣体的行列的前几排的神父们，鼻音的歌唱的声音，已经传到教堂里来。游行队伍回来了。卡斯柏纳神父叫了于连几遍，于连没有听见，后来他亲自走来，拉着于连的胳臂，于连这时候依靠在一个大柱头的后面，把自己隐藏起来，差不多在半死的状态里。神父要把于连介绍给大主教。

“你不舒服，我的孩子。”神父向他说道，第一眼看见他这般苍白，而且行走都不可能。“你工作太辛苦了。”长老把自己的手臂伸给他。“来吧，孩子，你坐在这张小凳上，就是给圣水的坐的这张凳子上，在我的背后。我把你遮隐着。”他们现在走到大门的旁边来了。“你放镇静些吧，在大主教驾临之前，我们还有足足的二十分钟。快快恢复起你的神志吧。当他过路的时候，我把你扶持起来。因为我是强健的，有劲儿的，虽然我的年纪有这样大了。”

但是当大主教路过的时候，于连还在发抖，以至于卡斯神父抛弃了为他介绍的这个念头。

“你不要太难过吧。我再找别的机会好了。”他向他说道。

当天晚上，长老命人送来十斤大蜡烛，送到神学院的小教堂里。他说："这是于连细心照管，很快的使大烛熄灭所节省下来的成绩。"是的，没有比这件事更真实的。这个可怜的孩子，他自己是熄灭了；他看见德·瑞那夫人以后，他的心灵停止了活动，毫无感觉了。

二十九　第一次向上爬

他了解他的时代，他知道他的地域，他拥有财富。

——先驱者①

于连还没有从大教堂的意外事件把他投入的深沉的幻梦中醒觉过来。有一天早上，威严的彼拉神父遣人来叫他。

"这就是卡斯柏纳神父写来的一封信，他极力称赞你。你整个的行为，都使我满意，只是你太不谨慎而且轻率，纵然在表面上丝毫没有显露出来。虽然，一直到现在，你的心是善良的，甚至是慷慨的。你的才智是高人一等的。总而言之，在你的身上，我已经看见了一朵火花，这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

"经过十五年的工作，我差不多快要离开这座房子了。我的罪恶是管理不严，让这许多修道者自由作主；并且，既没有揭破也没有保护你在忏悔厅内曾经说过的那个秘密组织。

"在我没有离开这所房子以前，我愿意为你做些事，因为你是值得我帮助的，如果没有那个根据在你的箱子里找出来亚芒达·碧娜的住址那件事，两个月以前我就做了。我任命你做新旧约全书课程的辅导教师。"

于连感激得狂喜了。他很想跪下地来，感谢天主的恩赐。但

是他改变了一个形式，这举动更真切动人。他走向彼拉院长的身边，拿起他的手，送到唇边亲切地吻着。

“这是做什么？”院长大叫起来，现出困窘的神色。但是于连的眼睛，比他的行动还更会说话。

彼拉长老很诧异的望着他，象他这样一个人，经过如许的岁月，已经丧失了接受微妙的情绪的习惯。这份殷勤把院长的心弄得温暖了。他的声音变了。

“好吧，是的！我的孩子！我爱你。天主了解这个是极违反我自己的。我应该是公正的，对任何人既无恨，也无爱。你此生的事业是艰苦的。我在你的本质上看见有些性格是冒犯大众的。忌妒和诽谤，将永远追逐着你。不管上天把你放在什么地方。你的同伴们将永远用恨恶的眼光看着你。如果他们假装爱你的话，那将是更迫切地来陷害你。对于这，唯一补救的方法，就是恳求天主的救助。他已经赐给你，为了你的骄傲而惩罚你，被人怨恨是必要的，你的行为要纯洁，这是我所看到的你唯一自救的方法。如果你能够用一种不可征服的信心皈依真理，迟早，你周围的仇人要自己混乱的。”

许久以来，于连没有听到过友谊的声音了。我们应该原谅他的软弱，他泪如雨下。彼拉长老向他伸出两臂，把他抱在怀里，这片刻对于他们两人都是十分温暖的。

于连快乐得发疯。这个高升，对他说起来，还是初次呢。利益是很大的。为了要了解这些利益，他必得度过几个月的时间，没有一刻的清静，并且要对他所有的同学，尤其是讨厌的、多数不堪容忍的同学，作一种亲密的接触。只是他们的叫唤呼喊，就

---

① 先驱者即圣约翰。

足够使一个敏感的心灵扰乱起来。这般吃饱了穿暖了的乡下人，不知道怎样来表现他们的欢乐，除非把肺部所有的气力用在叫嚣上，不然会感觉得不够痛快的。

现在，于连单独用膳，比其他的修道者迟一小时。他有一把开花园门的钥匙，他可以到园里散步，当园内没有别人的时候。

最令于连惊奇的，他发现旁人不怎样忌恨他了。相反的，他正等待仇恨的增加。不跟任何人谈话的秘密的意愿，原是太显明了，并且造成他那样多的敌人，现今不再是可笑的骄傲的目标了。在他周围许多粗俗人的眼睛里看来，这是他的尊贵的适当的情绪。仇恨是明显的减少了。尤其是在最年轻的同学中间，他们成为于连的学生了。于连也用更多的礼貌接待他们。慢慢地，甚至于连也有了拥护的群众了。称呼他“马丁路德”已经成为不时髦的调皮了。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到他的朋友和他的仇敌呢？这一切全是丑恶的。丑恶的程度，和计划的真实一样。但是这些人却是人类唯一的讲道德的先生，如果没有他们，人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难道新闻纸能代替教士吗？

自从于连获得新的荣誉以来，神学院的院长就假装起来，若是没有第三者在场，他是绝对不和于连谈话的。这种行动，有它的谨慎的地方，对于彼拉好，对于于连也好；因为这是一种“考验”。严厉的冉森教派的彼拉的不变的原则是：“你的眼睛里真正觉得那个人有价值吗？那你就可以把障碍放在他一切的欲望上，放在他一切的行事上。如果他是真正有价值的，那么他就会铲除或推开那些障碍。”

这是打猎的季节。福格有意用于连家属的名义，赠送神学院一只牡鹿和一只野猪。这两只死了的野兽，被人陈列在从饭

厅到厨房去的通道上。因此，全院的修道者，在去吃午餐的来回路上，都可以看见它们。这成了好奇心集中的目标。野猪虽然已经死得僵硬了，然而还使年幼的人恐惧。他们伸手去碰碰它的长牙。七八天以内，大家没有讲别的事。

这份赠品把于连的家族的地位抬高到被人尊敬的社会里。这无异给予忌妒者死命的一击。这是财富所表现的一种优越。

侠塞尔和神学院最出色的几个学生，这个时候都来向于连献殷勤，并且抱怨他，为什么不早向他们说到他的父母的财富，因此使他们表现了对于金钱的失敬。

这时候在他们这一省里正在召募新兵，于连是神学院的修道者，所以免除兵役。这件事使他深受感动。“唉！那时光是永远消逝了！二十年以前，……我会开始一种英雄的生活！”

他孤独一人在神学院的花园里徘徊。他听到两个泥水匠在谈话，他們正在教会的禁地的围墙边工作。

“喂！我们得去呀，又在召募新兵了。”

“是的，在人家那个时期，真是好日子！一个泥水匠当兵，不久做了军官，不久又做了大将军，有人亲眼看见的。”

“现在你去看吧。当兵的，都是些烂叫化子。有几个钱的，留在家里不动。”

“生下地来受苦的，就该一辈子受苦。就是这么一回事。”

“啊！那个，那个是真的吗？有人说那个人死了？”第三个泥水匠说道。

“这是那批大人先生说的。你看吧！那人使他们害怕。”

“多么大的区别呀！他那时的工作是怎样的！说他被他的将官出卖了！那里头也有反叛！”

这番对话，使于连的心得了点儿安慰。当他离开那里的时

候，带着叹息，反复念着：

“那唯一的皇帝，人民对他还保持着记忆！”

考试的日子到了。于连用一种出色的方式应答着。他瞧见侠塞尔也想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表现出来。

考试的第一天，著名的福力列代理主教，委任的典试官很是气恼。他们看见呈报的成绩名单上，于连·索黑尔这个名儿，不在第一，就在第二。有人指点给他们说他是彼拉神父的么儿子了。在神学院这时流行着一种打赌的事，就是将来在考后的成绩榜上，于连一定是名列第一。凡是考第一名的人，有和大主教一道进餐的荣耀。但是在有一堂考试快终场的时候，用教会的神父为题材，一个机智的考官，已经用圣洛穆考问了于连，回头又问他对于西塞罗大哲学家的热情有何意见，因此又提到贺拉斯，维吉尔，和别的亵渎不敬的作家们。他的同学们全不知道，于连早把这些作家的作品，读得烂熟，而且有些重要的段落，都能背诵出来。他以前的成功鼓励着他，使他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在考试官反复不断的问询之下。他把贺拉斯的几首短歌行背诵了，还热烈的加以解释。考试官这时候让他自投陷阱，大约有二十分钟之久，忽然之间他的面容改变了。他尖刻地指责他在这渎神的研究上所花费的时间，以及装进他头脑去的无用的或有罪的思想。

“我是一个蠢才，先生，你有道理。”于连很谦恭的说道。他明白使他做了牺牲品的这个机敏的计谋。

就令在神学院里，也觉得考试官的这种阴谋是下流的，但这个却没有阻止福力列代理主教（这位机智的人，曾经那样聪明的组织了贝尚松的社团，并且他送到巴黎去的快报，曾使法官、省长和卫戍的军官发抖）利用他的权力和手腕，把于连的名字写在

一百九十八名上面。这样，他快乐地挫败了他的敌人冉森教派的彼拉。

十年以来，他的最大的工作，就是在夺取神学院院长的职位。彼拉院长本人遵守他向于连指示的行为的原则。他是真挚，虔敬，没有阴谋，而且对职务又很尽心的；可是，在老天的愤怒下，把一份暴戾易怒的脾气，送进这个正直好人的心里，使他深深地受到人间的损害和仇恨。人们对他的侮辱，在他这炽热的心灵里，从来没有落空的。他有一百次想提出辞职了，但是他又懂得他留在天主安排的位置上是有用处的。“我阻挡了耶稣教派和偶像崇拜的发展。”他对自己说。

在考试期间，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彼拉神父没有和于连讲过话。但是当他收到报告考试结果的公函后，他却病了八天。他看见一百九十八号之旁，明明写着在他眼睛里是代表神学院的光荣的学生的名字。这严肃的性格唯一的安慰，便是集中在于连身上他所有的关怀。还有使他更开心的是他看见于连本人，既不发怒，也没有仇恨，也不丧气灰心。

又经过几个星期了。于连有一天收到一封信，使他两手战栗。这信上盖有巴黎的邮戳。他自语道：“德·瑞那夫人到底记起她的盟誓了。”一位先生，自己签名为保罗·索黑尔的，声称是于连的亲属的，写来一封兑换五百法郎的信据。那人还附笔说道：于连如果继续研究拉丁文的好作家们，有成绩的话，同样数目的款子，每年照样寄给他。

“这就是她呀！这就是她的恩惠呀！她是在安慰我呀！为什么一个简单的表示友谊的字句都没有呢？”于连的心感动得柔软了。

他误会了这封信了。德·瑞那夫人在德薇夫人指导之下，完

全沉浸在强烈的后悔里。她不由自主地时常想到那个奇异的人，他和她的邂逅曾经震撼了她的生命，但是她却严格地拒绝和他通信。

如果我们讲着神学院的语言，我们可以在这五百法郎的寄来这件事情上认出一个奇迹，我们就要说这是福力列先生他自己，天主利用他把这份礼物赐给于连。

远在十二年以前，福力列先生初次来到贝尚松城的时候，他的随身所带的，仅仅是一个狭小的旅行袋，据一般人的传说，这个小小的旅行袋，包含了他全部的财产。他现在却是本省数一数二的大地主了。在他的飞黄腾达的过程里，他把一片土地，买过手一半，还剩有的一半是德·拉·木尔先生的继承权内应得的。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在他们两人中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诉讼。

在巴黎，德·拉·木尔侯爵先生是生活在显赫光彩中的，在朝廷里，能够运用一切权威；他现在和在贝尚松可以左右省长们的代理主教福力列打官司，自己感觉着还是有些危险的。他并不请求给他五万法郎的报酬，就是在国家的预算以内，假借某某名义可以支配这笔款子，对福力列干脆放弃这场软弱的官司，给他五万法郎了事。可是侯爵生了气，他想他自己是有道理的，而且理由十分充足！

唉！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一个裁判官没有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堂兄弟要照顾的？

为了使最糊涂的人也能看得清楚，在他得到第一次的判决书八天以后，福力列坐了大主教的四轮大马车，亲自把荣誉团的勋章送到他的律师那里去。这件事情使得德·拉·木尔先生有点惊奇，他觉得有点被他的对手的作风所压倒，并且感觉到自己

的律师的软弱。他于是去征求西朗神父的意见，西朗把他介绍给彼拉先生。

这些关系，在我们这故事的发展里，已是经过好几年了。彼拉院长用他的热忱参加这件讼事，不断的会见侯爵的律师们，他暗地研究事实的真象，他觉得侯爵这方面是对的。这样一来，他公开的成了德·拉·木尔侯爵的辩护人，反对那个无所不能的代理主教。福力列感觉大受侮辱，这侮辱还出于一个小小的冉森教徒之手！

“请看朝廷里的这个大贵族有什么了不得，他的门面装点得多么威风呀！”福力列向他的亲密的人说道。“德·拉·木尔先生连寄一个可怜的勋章给他在贝尚松的代理人都办不到，并且不久还要让人家剥夺了那个位置。可是，有人写信告诉我，这个贵人，没有一个礼拜不穿上他的礼服，挂上蓝绶勋章去到掌玺大臣的客厅里，去炫耀一番。这有什么了不得的！”

尽管彼拉院长的一切活动，尽管德·拉·木尔先生和司法部长交情很好，尤其是部里面的大小职员，凭他们一切所能做到的，经过了六年悠久的岁月，只办到在官司上没有绝对的失败而已。

因为不断的和彼拉院长通信，为了他们两个人都热烈地关注的事情，侯爵慢慢地已经赏识神父的性格了。虽然他们两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有天大的距离的，他们来往的函件里，逐渐地充满了友谊的情调。彼拉神父向侯爵说道，有人想用强力来欺侮他，强迫他离职。那个用来反对于连的不名誉的阴谋所引起的忿怒，使他向侯爵说到这个少年人了。

这个伟大的人物虽然异常富有，然而他却一点也不悭吝。他从来没有法子使彼拉神父接受点什么，甚至于他因这诉讼所

破费的邮资等等。这回事情使他利用机会，就是寄给五百法郎给彼拉心爱的学生。

德·拉·木尔先生不怕麻烦，亲自写信。这使他想起院长来。

有一天，彼拉院长忽然收到一个便条，声言有十分紧急的事件，叫他立刻去到贝尚松的郊外一家旅馆里。他在那里遇见了德·拉·木尔先生的管家。

那人向他说道："侯爵先生要我领了他的四轮轻马车来接你。他希望你读完这封信以后，在四五天以内，就答应他去到巴黎。我将利用你为我安排的这一段时间，巡视一遍法朗士一孔德省里侯爵的土地，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就由你定好一个日子，我们一同到巴黎去。"

信是简短的：

"我亲爱的先生：摆脱外省那种说不尽的烦恼吧。到巴黎来，呼吸点自由的安静的空气吧。我把我的马车派来接你。我命令它在四天以内等待你的决定。我自己在巴黎等候你，直到下礼拜二，只要你那方面答应一个'是'字，先生，我便可用你的名字，请求到一个在巴黎近郊的、最美好的教区了。你未来的富裕的教区里的居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你，但是必定忠实于你，超过你所能想象的，他就是德·拉·木尔侯爵。"

严厉的彼拉院长深爱着他自己的神学院，这是不用怀疑的，虽然院里充满了他的仇人。就在这里，十五年以来，他灌注了他所有的思想。德·拉·木尔先生的信，对于他说来，好象是一个要做必需而残酷的手术的外科医生的出现。他的辞职是定了。他给了管家三天的期约。

在四十八点钟以内，他迟疑不决，好象害了寒热病。后来，他

写了一封信给德·拉·木尔先生，并且写了一封信给主教大人，这封信是教会文章里面的一个杰作，只是太长了一点儿，若要找更稳妥的句子或者更真挚的气息那便是太困难了。总而言之，他这封信为着要给与他的仇人福力列先生在他的上司面前一点钟的难堪，不能不吐诉一切严重的抱怨，一直说到最细小卑劣的倾轧，这些都是六年以来尽量地忍受了的，终于强迫彼拉院长离开他的教区。

有人在他的柴堆上偷去了他的木料，又有人用毒药去毒杀了他的爱犬，等等。

他写完了这封信，派人把于连喊醒，于连在晚间八点钟的时候，已经上床睡觉了，他和所有的修道者一样，按照规定好的时间睡觉的。

"你晓得大主教的官邸吗？"他用很漂亮的拉丁语向他说道，"把这封信送给大主教去。我一点也不向你掩饰，我是把你派遣到一群豺狼的当中去。你的眼睛要时时留心的看，你的耳朵要刻刻留心的听。你的答话一点不要扯谎。但你想着是谁在问你，也许他会感觉真正的乐趣，要把你毁掉。孩子，我是很放心的，在我离开你以前，给你这个生活的经验；因为我一点也不隐瞒你，你送去的信件，就是我的辞职书。"

于连呆立不动。他爱彼拉院长。他的谨慎徒然地使他想到："这个老实的人离开以后，圣心教派的人定会贬低我的职位，也许还要把我赶走。"

他不能再想到他自己了。有一件事情妨碍了他，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搜索枯肠，想寻出一句既恭敬又合体的话语来代表他此时的心情，但是实在找不出话语，他的才智差不多枯竭了。

“好呀，我的朋友！你不走吗？”

“先生，人人向我说你虽然担任长期的管理，实在你身边没有一文钱的积蓄。我有六百法郎在袋里。”于连很腼腆地说道。

眼泪阻挡他继续说下去了。

“那将来也会弄明白的。”卸任院长很冷酷的说道。“快去主教官邸吧，时间太晚了。”

运气真好，这天晚上，恰是福力列代理主教在主教府的客厅内值班，大主教到省政府参加午宴。在这种情形之下，于连刚好是亲自把这封信递到福力列本人的手里。实际上，他并不认识他。

于连很惊异的看着这个神父大胆的打开实际是送给大主教的这封信。代理主教的美丽的容颜上不久就现出惊奇，还混杂着显明的快乐，可是同时保持了他的严肃。当他读信的时候，于连很喜欢他美好的风采，他有时间来仔细端详一番。这张脸，要不是有些部分带着狡猾的表情，会显得更严肃。假如有这副漂亮相貌的人不留心制止自己，就会表现出奸险狡诈来的；鼻子伸向前面，造成一道非常平直的线条，而且不幸地侧面和狐狸的面貌有着不可救药的相似。总之，这个神父对于彼拉院长的辞职书兴味很高。他衣着得这般漂亮，于连很是高兴。在旁的神父处，他从来没有看见过。

于连后来才知道这个福力列神父的特殊才智是什么。他知道如何使得他的大主教开心。这个大主教是一个可爱的老人，他注定应居留在巴黎，现在来到贝尚松，好象发配在充军地点一般。这个主教，目力很坏，最爱吃鱼。福力列神父投其所好，总是把鱼的骨头仔细的挑掉，然后才献给大主教吃。

于连静静的瞧着神父，他把辞职信又重念了一遍。忽然间，

门哗喇一声打开。一个衣冠整齐的仆人，穿得十分华丽，急忙走过。于连仅仅有转身朝向那门的时间，他看见一个小老头儿，胸前佩了一个十字架。他俯伏跪下。主教向他亲善的微笑一下，随即走过了。那漂亮的神父紧跟在他的后面，于连单独一人停留在客厅里，因此他有了自由自在的时间，来欣赏这圣洁的客厅里一切富丽堂皇的陈设。

贝尚松的大主教是一个有才华的人，经历过（不是受过挫折）侨居殖民地的长期艰苦。他的年纪已经超过七十五岁了，并且对于未来十年内会发生的事情是极不关怀的。

“那个清秀相的修道者是谁呀？我走过时好象看见他的。”大主教说道。“我定下的规则，这个时候该睡觉，难道他们不遵守吗？”

“这一个人是不睡的，他清醒着呢！我敢发誓这样说，我的主教。他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这就是你的教区里那个唯一的冉森教徒的辞职信。这个可怕的彼拉院长一直到此刻才懂得我们平时所说的不是假话。”

“那么，”主教带一个讽刺的笑声说道。“我恐怕你找不出一个象他那样有本事的人去接替他。为了要使你知道这个人的价值，我请他明天来吃午饭，你看吧。”

代理主教正想趁势谈谈关于继承人选的问题，参加点意见。但是主教不想讨论这件事情，就向他说道：

“在未安插新人以前，我们应该知道一点，为什么旧人要去。替我把那个修道者叫进来，真理原来藏在小孩子们的嘴巴里的。”

于连被人唤进去了。他暗自想道：“我将站在两个裁判官的中间。”他感觉从来没有如此勇敢过。

在他进门那会儿，他看见穿得比哇列诺先生的服装还要好的两个室内的侍仆，正在为大主教脱衣服。主教在他谈到彼拉神父以前，觉得应该考问一下于连的学业。他考问他一点教义，竟使他这样惊奇。不久他又向他谈到人道主义，维吉尔，贺拉斯，西塞罗等。于连暗自想道："这批名字，使我落得第一百九十八名。我现在没有什么可丢的了，我又要努力出一次风头呢。"他成功了，主教本人，就是优秀的人道主义者，被迷住了。

当他在省政府参加午宴的时候，一位颇有名气的年轻女孩子在席上朗诵马德伦的诗篇。他那时候有谈论文学的趣味，很快地就把彼拉神父同他的一切事件都忘记了，而却和这个修道者讨论到贺拉斯是富或贫的问题上来。主教又背诵起许多首短歌行来，但是有些时候，他的记忆力是偷懒的，于是于连接过口就把全诗背诵出来，态度是这般的谦恭。主教觉得惊奇的是于连总不离开从容不迫的语调。他朗诵了二十到三十首拉丁文的古诗，仿佛象谈他神学院里所发生的事情一样。他们讨论了维吉尔和西塞罗许多时间。后来主教不能禁止自己不向这个少年修道者说出许多恭维的话来。

"如果说还有人比你研究得更好的话，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了。"

于连说道："我的大主教啊！在你的神学院里，还可以贡献给你一百九十七个人来，都是值得你的高明的称赞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主教很奇怪这个数目字。

"可以按照官方的证据，我有荣幸在我的大主教面前说明其中的事实。"

"在神学院每年的考试里，这回的试题，正是刚才的材料。我的答案此刻承蒙我的大主教的称赞，然而那时候我的试卷仅仅

考得一百九十八名。”

“啊！你就是彼拉院长的么儿子！”主教高声喊了出来，同时笑嘻嘻的向福力列先生望了一望。“我们有时候应该拿出最大的忍耐来，等待时机的成熟。这就是好的战斗！不是吗？我的朋友。”他说完这番话，转过身对着于连说道：“是不是人家把你从梦中叫醒，特地叫你送这封信到这里来的？”

“是的，我的大主教。仅仅有一次是我单独地离开了神学院到外面来的。就是为了到卡斯柏纳神父那里去，帮助他装饰那个大教堂，在圣体瞻礼那天。”

“好呀！好呀！”主教说道。“怎么？那就是你吗？就是你有那么大的勇气，把那羽毛的花球放在那圣坛上的吗？每年我都耽心这件事，想到它我都打寒战呢。我常常害怕那要牺牲一个人的性命呢！我的朋友，你的前途远大得很，你有光辉的事业，显赫的成就。我不愿阻挡你的事业，让你饿死在这里。”

在主教的吩咐下，有人送给于连一些饼干，还有马拉加的名酒，于连大吃了一顿。福力列神父吃得更多，因为他知道主教爱看人家快乐的吃喝。

主教对于这一夜晚的余兴，越来越有兴趣了。有时候他谈到教会的历史，他看见于连一点儿也不懂得。主教又谈到康斯但丁的时代，那些王朝统治下的罗马的帝王们一时间所崇尚的道德风尚，还有泛神主义的结果所引起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在十九世纪的时代，简直把人类的心灵弄得更复杂更糊涂了，忧愁者更忧愁，悲观者更悲观。大主教注意到于连，他甚至连达西特①

---

① 达西特(Tacite,55—120)：罗马历史家，历官要职，有辩才，著有《编年史》等三十卷。

的名字都不知道。

于连直率地回答，这点也使得主教惊奇，他说，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简直没有收藏这个作家的作品。

“我真正很高兴。”主教很欢乐的说道。“你已经把我心里面为难的事情代我解决了。十分钟以来，我想找寻一个方法，来谢谢你给了我这般愉快的晚会，而且你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表现。在我的神学院的学生里，我原不期望发现一个博士。虽然你天赋的才能，没有太合乎经典，我还是愿意给你一部《达西特》。”

主教派人拿来八本书，装璜十分美丽。他要亲自在第一篇上题些拉丁文的称赞于连·索黑尔的话。大主教自矜他的漂亮的拉丁语法。结果他用一种严肃的词语对他说话。这完全和今晚的其他的谈话不调和。

“年青人，如果你老老实实，有一天我会把我管辖区内最好的教区给了你，并且离我的主教府不出百里之外；不过，你得老实。”

于连抱着这几本精装书，从主教的官邸出来，正值午夜钟鸣，他心里惊奇万分。

大主教没有提到有关彼拉的一个字。尤其是使于连惊惶的就是大主教为什么这般谦恭。他从来没有想到这样温文有礼的风度和自然的尊严气概互相结合起来。于连再看见那焦急的等待着他的沉郁的彼拉长老，这对照使他惊讶。

“他们向你说了些什么呀？”他用强硬的声音向于连叫道，当他远远地望见他的时候。

于连有点混乱，他把他和大主教的会话译成拉丁文转述出来。

“说法文吧，把主教大人亲口说的话重述一遍，一点儿也不

要增减。”卸职的院长说道。他的声音那样粗鲁，他的态度太不文雅了。

“好奇怪的礼物呀，用大主教的身份送给一个年轻的修道者！”他说道。同时翻阅美丽精致的《达西特》。那些镀金的书边，好象使他讨厌。

两点钟响了，当他把所有的经过情形都作了详细的报告以后，他允许他心爱的学生回到他自己的卧室里去。

“给我留下你的《达西特》第一卷吧。在那上面有主教大人对你的称赞的题词的那一卷。”他向他说道。“在我离开了以后，这几行拉丁语将是你在这所房子里面的避雷针。”

“因为对于你，我的儿子啊！我的继承人将象一只愤怒的狮子，它寻找可以吞噬的人。”

第二天早上，当同学们向于连谈话的时候，他发现在他们的态度里面，总隐藏了若干奇怪的东西。他于是更加小心谨慎。他暗自想道：“唉，这就是彼拉先生辞职的效果了。这件事情在整个修道院里大家都知道了。我算是他宠爱的。”这样一定会有侮辱，但是他却不能看出它来。实际的情形，和于连的猜想恰恰相反。他在睡房的甬道上所遇见的这班人的眼睛里面，已经没有仇恨的痕迹了。“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大概这又是一个更深的陷阱吧。他们玩的把戏越来越紧张了。”后来，维立叶尔城那个小修道者到底向于连吐露真情了，而且一边说，一边还在笑：“《达西特全集》啊！”

这个字一说出口，被人听见了，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的来向于连道贺。不单是羡慕他收到从大主教那里来的那个尊贵的礼物，还有亲自接近大主教，同他谈了两点钟的话的那种荣耀。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没有一点儿不知道的了。从这时起，

大家对于连没有忌妒了，只有恭维谄媚，做出十分卑微的样子。加斯答列神父，昨天还骂过他一次，态度是那样暴虐，今天呢，来拉着他的胳臂，还请他吃早饭。

由于于连天生的性格里命定的弱点，那班粗野的人的侮辱造成他心里无限的痛苦。今天他们的鞠躬谄媚，更令他难受，心中丝毫也不感觉快乐。

大约到了正午的时候，彼拉神父离开了他的学生们，照例要作一番临别的严肃的演说。他向他们说道："你们愿意享受世界上的荣耀，社会上的一切利益，指挥人们的快乐，嘲笑法律，对人无礼和肆无忌惮吗？或者你们愿意永生得救呢？在你们当中的最无知的，只须睁开眼睛，来区别这两条道路。"

他刚刚走出大门，耶稣圣心派的信徒们就去到小教堂，高声唱起："祝福你！"来了。在神学院里没有一个人把这个去职的院长的演说当成了一回事儿的。人人都这么说，"他对于他的被贬退，是很不高兴的。"没有一个修道者，是如此的简单，竟相信他的辞职是自愿的。况且这个位置和那些富商们有多么密切的经济关系呀。

彼拉长老搬出去，住在贝尚松一家最漂亮的旅馆里，借口他还有些事情没有办完，还得在这旅馆里等待一两天。

为了向代理主教福力列开玩笑，主教邀请他午餐，设法把他表扬一下。大家已经吃到最后一道点心了，有人从巴黎传来一条奇异的新闻，说彼拉神父已经任命离京城四里的N区煊赫的神父的职务。好主教很诚恳的恭贺彼拉。他在这件事情里，看出一个好的扮演使他感到高兴，给彼拉神父的才能以最高的评价。他给他一张拉丁文的最华贵的文凭；并命令福力列神父不许开口，当他竟敢起来抗议的时候。

当天晚上，大主教把他的赞美带到露邦白侯爵夫人那里去。这是贝尚松的高等社会里的一个重要的新闻。这个不同寻常的恩惠大家总猜不透。大家好象已经看到彼拉神父做了主教一样。一批最细心的人又想到德·拉·木尔先生做了大臣，于是在那天，大家都嘲笑福力列神父在社会上所表现的专横态度。

在第二天的早晨，大家欢送彼拉神父，差不多跟着他走到街上。两边店铺的商人，站立在店铺的门前，当他去拜会侯爵的律师的时候。这还是第一次，他被人很客气地接待着。这个严厉的冉森教派里的人，对于他所看见的都感觉愤慨；他和为德·拉·木尔侯爵所选择的律师们做了长时间的磋商，然后启程上巴黎去了。有两三个中学时代的好朋友，陪送他一直到车子边。唉！好漂亮的四轮轻马车啊！他们仔细瞧看车上的勋爵徽纹，简直欣赏不尽。他怯懦的告诉他们，他身为神学院院长，任职有十五年之久，这时候他离开贝尚松了，仅有由省俭存下的五百二十法郎。这些亲密的朋友搂抱着他，眼泪都流出来了。刚一转身，他们又互相诘问着道："这个好神父很可以省掉他的这个诳话的，那未免太滑稽了。"

一般平凡的人，为了对金钱的爱好把眼睛都弄瞎了，不能够了解彼拉长老出自真诚地，曾经在六个年头以内，找着必需的力量，为着和玛丽阿拉哥克教派、耶稣圣心教派、耶稣会教派、以及它的主教作斗争。

三十　野　心　家

只有公爵的头衔才算贵胄，侯爵便是可笑。对于公爵这个字，人们便回头相望。

——爱丁堡杂志

神父对于侯爵高贵的气概和差不多是欢乐的声调感觉诧异。这位未来的大臣接待彼拉神父时，一点也不讲究一个大人物那些烦琐的枉然浪费光阴的小礼节，（它们是这般的文雅有礼，对于了解它们的人又是那么卤莽非礼。）并且侯爵已经投身在他的大事业里，也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的了。

六个月以来，他定好计划，要使得国王和国家同时欢迎某个大臣——这大臣由于感恩，会使他成为公爵。

多年以来，侯爵都向他的贝尚松的律师要求他在法朗士—孔德的诉讼能有一个明白的确切的工作报告，可惜毫无结果。有名的律师，怎么能把这案情向他解释，如果他自己都不了解这些事？

神父为他带来小方纸片，解释了一切。

“我亲爱的神父，”侯爵向他说道，只用了五分钟来作一切的寒暄客套，又问了一点私人的生活情形以后。“我亲爱的神父，

在我的表面的兴盛繁荣里，我缺少时间来认真地照应我自己两件相当重要的小事情。这就是我的家庭和我私人的事务。我从大处关心的是我的家庭的财富。我能够使我的财富发展得很快的。我还关心我私人的快乐，这本是一切事件当中最主要的事情，至少在我的眼睛里面是这样。”他继续说道，察觉了彼拉眼睛里的惊讶。彼拉虽然是一个明达的人，但是他看见一个老年人如此坦白的说到他自己的快乐的事情，他也不能不奇怪起来。

“在巴黎，无疑，是可以找着工作人员的。”这个伟大的人物继续说道。“一个寄寓在六层楼上的人，当我雇用了他的时候，他于是在三层楼租了一间房子，他的妻子也跟着过着象样的日子；结果，他就怠工，他就不再努力，除掉成为一个或者看来是一个时髦的人。只要他们自己有了面包，那便解决唯一的大事了。

“对于我的诉讼，确实地讲起来，对于任何人的诉讼都是一样的。我有几位律师都死掉了，就在前天，有一个我的律师，他患肺病死了。但是，对于我的事情，就一般情形说起来，先生，你相信我的话吧，三年以来，我就放弃寻找一个合意的人，当他为我作秘书的时候，他肯认真地想一想他做的工作么？总而言之，我说了这许多，仅是一篇序言。

“我尊敬你，我敢再说，纵令我们是初次见面，我说出也不妨的。我喜欢你！你愿不愿意做我的秘书呢？我给你八千法郎的薪俸，或者是这个数目的加倍？我可以向你发誓，只要你做我的秘书，我虽然给了你这许多薪俸，我因你得的好处还更多。我把它当作我自己的事，为你保持那美好的神父的位置。一直到我们不再同意的时候。”

神父拒绝了。但是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他看到侯爵确实有些为难，于是向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意见。

“我在神学院黑暗的角落里，留下了一个可怜的少年人；如果我的观察不错误的话，他将要受到粗暴的迫害；如果他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修道士，他早就平安无事了。

“一直到现在，这个年轻人只知道拉丁文和《圣经》。但是有一天，他将要表现他的伟大的才干，不论传道宣讲，或者指导灵魂，那不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他将来要做什么，但是他有神圣的火光，他可以走得很远。我本来预备把他送给我们的大主教的，因为在我的眼睛里，他有一些些象你对人和对事那样的风度。”

“你的少年人出身如何？”侯爵说道。

“有人说他是一个我们山里面的木匠的儿子，不过我宁肯相信他是某个阔人的私生子；我曾经看见他收到一封无名或假名的信，附有一张五百法郎的兑票。”

“啊！这就是于连·索黑尔啊！”侯爵说道。

“你从哪里得知他的姓名？”神父很惊奇地说道，同时他对于他的问题，脸红起来。

“这就是我不能告诉你的事了。”侯爵回答道。

“那么，好吧！”神父再说道。“你很可以试用他做你的私人秘书，他很有办事能力，而且很有头脑；一句话说完，这是值得一试的。”

“为什么不试呢？”侯爵说道。“只问这个人是不是让人家在他脚爪上涂上油脂的人，被警察长官或者被任何人特别派到我家里来做间谍工作的？这就是我要坚决反对的。”

在彼拉神父一切使人安心的保证以后，侯爵拿出一张一千法郎的票子。

“把这路费寄给于连·索黑尔吧，快点把他叫到我这里来。”

彼拉神父说道："侯爵先生，人们看得很清楚你居住在巴黎，所以你心里才有这种念头。尤其是你身居社会上的高位，所以不认识我们这般可怜的外省人所感受的暴虐的压迫；尤其是我们这批传教士，不是耶稣教派的朋友的。他们可能不让于连离开那里。他们知道怎样作出最巧妙的遁词，他们可以回答我说他生病了，或者说邮局把信件都失落了。"

"就在这几天以内，我教部长写一封信给主教，指名要于连。"侯爵说道。

"我忘记一件应该预防的事了。"神父说道。"这个年轻人虽然他的出身很微贱，然而他的志气很高傲。如果有人伤了他的自尊心，对于你的事便丝毫没有用处，你使他变成愚笨了。"

"我就爱这种性格。"侯爵说道。"我要他做我的儿子的朋友，这样过得去了吗？"

几天以后，于连收到一封信，字迹生疏，看信上的邮戳，知道是从侠农地方寄来的。信内附寄一张汇票，在贝尚松一家商号取款。信里的意思是教他立刻到巴黎去，这封信末端签着一个假想的姓名。但是当于连打开信的时候，他全身战栗起来；因为他看见一个大的墨痕在第十三字当中。这就是他和彼拉神父私下约好的通信记号。

不到一点钟，于连被呼唤到主教的官邸去了。在那里，他受到象父亲似的仁慈的接待。大主教一面背诵着贺拉斯，一面告诉他，在巴黎有一个好的命运在等待他去接受，他又对他说了许多巧妙的称赞话。等于连感谢他的时候，向他解释事实的始末；他一句话也不能够说，因为他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主教表示对他十分的关切，主教官邸内一个小教士，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市长，市长立刻就亲自送来一张已经签了字的通行证。证

书上旅行者的姓名还未填上，留着一个空白。

当天晚间，在夜半十二点钟以前，于连已经到福格家里去了。头脑冷静的福格，对于等待着他的朋友的前程，惊异多于羡慕。

这个自由党的选举人向于连说道："这事的结局，是你将得着政府的一个位置，使你不能不参加某些活动，受报纸上的侮辱。我将来从侮辱你的话里，得到你的消息。你千万记好，就说是拿经济情形来说，我们也宁可在好的木材生意里赚壹百路易①，因为在生意里，我们是自由的主人翁，也不愿意去接受政府四千法郎的薪俸。纵令他是象梭罗门那样的君主。"

于连在这一切谈话里只看出乡村里的资产阶级的心智的狭小处。他终于要在伟大事业的舞台上显露身手，他喜欢少过些没有变化的生活，多去碰碰运气。在那里，心里并无丝毫饿死的恐惧。到巴黎去的幸福，在他眼里遮掩了一切，他梦想那里充满了险诈刁狡、假仁假义的人，但是他们都象贝尚松的主教和安地主教那般文雅有礼。他谦虚地向他的朋友表示，好象彼拉神父那封信剥夺了他的自由意志。

第二天快到正午的时候，他到了维立叶尔城，他这时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因为他计划着去看德·瑞那夫人呀！他最先到他的第一个保护人那里去，就是那个善良的西朗神父。他得到严肃的招待。

"你相信你对我有必尽的义务和责任吗？"西朗先生向他说道，也不理会他的致敬问候。

"你现在同我一道吃午饭，在我们吃饭的时间，我派人去为

① 每路易价值二十法郎。

你雇一匹马。那么，饭后你就可以离开维立叶尔了。不要在这里看见任何人。”

“听话便是服从。”于连回答道。他用神学院的修道者的姿态回答。后来他们只谈些神学和漂亮的拉丁语法的问题。

他骑上马，大约走了一里路，后来望见一片树林，没有人看见他走进去，他把自己隐藏在那里面。在太阳西沉的时候，他把马打发走了，交给邻近的一个乡下人，更晚一点，他走到一家种葡萄的农夫家里，那人同意卖给他一架梯子。并且拿着梯子，跟着他走，一直送他到俯瞰着维立叶尔城“忠义大道”的广场的那个小森林。

“你是一个可怜的逃避兵役的人……或者是一个偷运私货的商人。”农夫向他说道，同时和他告别。“但是有什么要紧呢！我的梯子卖得了顶好的价钱。就是我自己，我一生也不是没有干过一些勾当的！”

那夜是非常的黑暗。大约在早上一点钟吧，于连负着他的木梯，走进城里。他尽可能快速地游泳到激流的岸边，这流水穿过德·瑞那先生美丽的花园。河的深度，大概有十来尺，两岸皆有高高的围墙挡住。于连容易地就爬上了梯子。他自忖道：“他家的看家狗将怎样迎接我？一切问题全在这里了。”狗吠起来了，并且向他奔过来。但是他轻轻的吹着口哨，它们就走拢来摇头摆尾的献媚。

于是他从这座平台翻越到那座平台，虽然铁栅门都紧紧地锁着，可是他仍然容易地一直到了德·瑞那夫人的睡房的窗子下面，这间屋子在花园的这一面，离地面只有八尺到十尺那样高。

在百叶窗扉上有一个心形的小小的开口，这是于连很熟悉

的，那颗心形的开口，没有被一盏室内的守夜灯照明着，这使他大为失望。

“伟大的天主啊！”他私自说道。“今夜，德·瑞那夫人没有在这间屋子里居住，那么，她又在那里睡觉呢？既然我已经发现这些狗，他们全家此刻都到了维立叶尔了。但是，我可能在这间屋子里遇见德·瑞那先生他本人，或者一个陌生人。唉！唉！怎样的笑话啊！”

最谨慎的方法就是回去；但是这一着于连不能采取。“如果这是一个陌生人的话，我拔腿就跑，丢掉我的梯子。但是，如果是她呢？她将怎样接待我呀？她投入忏悔里，并且投入最高度的虔敬里，我不能怀疑这个事实。可是，到底她还记挂着我，既然她不久之前还有信给我。”这番推理，决定了他的行动。

他的心战栗着！要么就是看见她；要么就是死亡。他抛掷许多小石子在窗扉上，一点反应都没有。他把他的梯子靠在窗子的旁边，自己去敲打百叶窗格，起初是轻轻的敲，后来是用力的敲。“夜色真黑啊，人家可能向我开枪。”于连想道。这个意念把他疯狂的企图变成一个勇敢的行动了。

“这间卧室今夜晚是没有人住的。”他暗自想道。“如果有人住，无论是谁睡在这里，也应该被吵醒了。因此，对于这房间的人，再也用不着小心了。唯一的谨慎，就是不要把邻室的人惊醒。”

他下梯来，把他的梯子靠着一扇百叶窗，再爬上去，用手穿过那心形的开口处。他很幸运地很快就找着可以拉开关闭百叶窗的闩子的铁索。他把铁索一拉，于是有了一个不可言喻的欢乐，他觉得这百叶窗不再关住，而在他的力量下让步了。应该慢慢地打开，使她认出我的声音。他把百叶窗打开一点儿，足够使他

的头伸进去。同时低低地反复说道:"这是一个朋友!"

他把自己弄稳当一下,张着两只耳朵细细地听,没有什么扰乱室内深沉的寂静。但是很明白的,室内没有守夜灯,在火炉架上,半明半灭的烛光都没有一点儿,这是一个不吉祥的预兆呀。

"当心枪弹呀!"他思索了一会儿,随后用指头大胆地去敲打玻璃窗子,仍旧没有回答。他敲得更厉害了。"纵然把玻璃敲碎了,我也得干完这件事呀。"当他很重的敲打着的时候,他相信看到一点东西,在极端黑暗的中央,好象有一团白色的影子,从室内穿过。后来,他简直不怀疑这件事情了,他确实看到了一个影子,仿佛非常缓慢地要往前移来。一会儿的功夫,他感觉到一个面颊贴在他的眼睛所注视的玻璃上面。

他战栗起来,往后退了一点儿。但是那天夜晚是这般黑,就令在这一点儿距离之间,他还是分辨不出来这是否是德·瑞那夫人。他害怕第一次的呼喊;他听到一群守夜的狗,在他梯子的脚下,嗅来嗅去,轻轻的在那里咆哮。"这是我呀!"他用够高的声音重复说道。"一个朋友!"还是没有回答。那个白色的幻影已经隐没了。"请打开窗子吧,我必须和你谈话,我太不幸了!"于是他用尽全力敲打窗子,差不多要把玻璃敲碎。

一个小小的干脆的声音被听到了。窗子的铁闩移动了,他用力一推,一扇玻璃窗就打开了,于是他很轻捷的跳进室内。

那白色的幻影离开了,他抓住了她的胳臂,这是一个女人,一切勇敢的观念全消逝了。如果这就是她,她将怎样说呢?当他从一个细微的呼吸知道这就是德·瑞那夫人的时候,他将怎么样呢?

他把她拥抱在怀里,她战栗着,几乎没有气力来把他推开。

"不幸的人!你来干什么呀?!"

她的发抖的声音，勉强发出这几个字来。于连从那里看出她的真正的愤怒。

“我来看你的，在十四个月的残酷的离别以后。”

“走，立刻离开我。啊！西朗先生为什么要阻止我给他写信呢？我早就应该防止这可怕的局面的。”她用了实在是奇异的力量推开他。“我忏悔我的罪恶。上天垂怜，指示了我的迷途。”她继续说道。她的声音是断断续续的。“走！”“跑开！”

“在十四个月的残酷的别离以后。我不能不和你谈谈话，就离开了你。我愿意知道你做了的一切。唉！我既然这样爱你，值得这个密谈……我愿意知道一切。”

纵令德·瑞那夫人坚决的拒绝，于连的强有力的声调，在她的心上发生了影响。

于连热情地拥抱她，阻止她企图逃开的努力，后来又放弃拥抱她。这种不强迫的动作，使德·瑞那夫人稍稍安心。

“我要去把木梯子拉上来。”他说道。“免得因为它连累了我们。假如有一个仆人，因为听得一点声音惊醒了，到花园里绕一个圈儿的话。”

“啊！出去。恰恰相反，你马上给我出去。”她向他说道。充满了真正的愤怒。“人们对于我有什么重要呢？天主早就知道了，你此刻对我表演的这一幕可怕的戏剧，天主早就看见了，天主就要处罚我。你很卑鄙的利用了我对你的感情，但是这时候再也没有感情了。你听明白了吗？于连先生？”

他慢慢地把梯子拉上来，为着不弄出响声来。

“你的丈夫，他在城里吗？”他向她说道。他不是故意激她生气，实际他不知不觉的回到旧日的习惯上去了。

“你不要这样对我说话，求求你，开恩吧，否则我要去叫醒我

的丈夫了。我没有把你赶走，已经是罪过了。我实在可怜你。”她向他说道。她故意找话来刺伤他的骄傲。因为她知道他的骄傲是不可刺伤的。

这种亲密的称呼的拒绝①，粉碎如此温柔的联系的急遽方式，可是他还沉醉在这种联系里，这反而使于连爱恋的快乐达到癫狂的程度。

“怎么！你不爱我了吗？这是可能的吗？”他向她说道，带着从内心发出，很难用冷淡的情怀听下去而无动于中的声调。

她不回答他。他呢，很凄苦地哭泣了。

实在的，他这时候已经没有说话的力气了。

“那么，我被我的唯一的曾经爱过我的人遗忘了。从此以后，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他所有的勇气都离开他了。这时候他也不害怕遇见任何人的危险。一切都已经从他的心里逃走，除了爱情。

他静悄悄地哭泣了许久。她听见他呜咽的声音。他握着她的手，她想把手缩回去。但是在她的几个战战兢兢的动作以后，她把她的手给他了。无边的黑暗笼罩着他们。他们自己觉得并坐在德·瑞那夫人的床沿上。

于连暗自想道：“这跟十四个月以前的情形，是多么的不同啊！”他的伤心的眼泪加倍的流着。“离别实在毁灭了人类一切的情感！我最好是走了吧！”

“请告诉我你的生活的经过情形。”于连终于用被痛苦弄得差不多要窒息的声音说道。

---

① 德·瑞那夫人在上节的谈话里，称呼于连是用第二人多数而不是第二人单数，这种语调，含有拒绝之意。

德·瑞那夫人回答时，用一种冷酷的声调，语气之间，含有对于连的严厉责备。“无疑，我失足的事，全城的人都知道了，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在你的行为当中，不谨慎的地方太多。不久以后，我完全陷入了绝望。那个可尊敬的西朗先生来看我。很久以来，他想从我的嘴里得到确实的招供，没有成功。有一天，他有意把我带到底茸的教堂里去做忏悔。恰恰就是那个我初次领圣礼的教堂。他又谈到那个题目……”德·瑞那夫人说到这里，她的话被她的眼泪打断了。“多么耻辱的时候呀！我一切都承认了。这个如此善良的人，他降格来关照我，一点也不把他的愤怒的重量来压在我的身上，他陪着我痛苦。就在这个时间，我每天都给你写信，但是我不敢把它们寄给你。我细心地把它们珍藏起来。当我太痛苦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关闭在我的房间里，重读这些信札。”

“到后来，西朗先生，要求我把这些信给他看看……只有几封，我是稍稍用了点谨慎的态度写的。他把那几封信寄给你了，然而你从来没有回答过我的信。”

“绝对没有！我可以向你发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从来没有收到你寄来的任何一封信！”

“天呀！是谁人截取了它们呢？”

“你想一想我的苦痛吧！在大教堂里我巧遇你那一天以前，我简直不知道你是否还活在世界上。”

“天主赐给我特殊的恩惠，教我了解在他的面前，在我的孩子们的面前，在我的丈夫的面前我的罪恶是如何大。”德·瑞那夫人继续说道。“我相信我的丈夫从来没有爱过我，从来没有象你那般地热恋过我……”

于连倾倒在她的怀抱里，实在没有目的，而是他失去了理智

了。但是德·瑞那夫人又把他推开了，坚定地继续说下去：

"我的可尊敬的朋友西朗先生，他使我了解当我和德·瑞那先生结婚的时候，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感情交给他，甚至于我还未辨认清楚的感情。可是，在那个致命的结合以前……我从来没有感觉到那种感情。自从那些我如此珍惜的信件大大牺牲了以后，我的生活象流水般逝去，即使不是幸福，至少也是平静无事。我恳求你不要再扰乱我内心的平安吧，请你做我的一个朋友吧，……一个最好的朋友吧。"于连把她的双手都吻遍了。她感觉到他还在哭泣。"不要哭吧，你使我太痛苦了……现在轮着你对我说你所做过的事了。"于连不能说话。"我愿意知道你在神学院里的生活情形。讲完了你就走吧。"她继续说道。

他不曾想到过他要对她说的话。于连说到他进神学院的初期所遭遇到的无数的阴谋和嫉妒；然后说到他安静的生活，自从他被提拔为讲师以后。

"就在那个时候，"他再说道："在一个长期的沉默以后，这是无疑的，特别做来使我了解我今天看得太明白的事。你不再爱我了。我在你的眼睛里已经成为淡漠不相关的人了……"德·瑞那夫人紧捏了一下他的手。"就在那个时候，你寄给我五百法郎的款子。"

"从来没有，"德·瑞那夫人说道，"从来没有。"

"这是一封盖有巴黎邮戳的信。签名是保罗·索黑尔，是存心要避免一切怀疑的。"

于是在他们两人之间，立刻就引起一场关于那封信的可能的来历的猜想和讨论。气氛已经改变了。在他们两人不知不觉里，德·瑞那夫人和于连都放弃了严肃的声调。两人重新回到温柔的友情上来。无边的黑暗，彼此都看不见对方的面貌，不过

说话的语调，已经说明一切了。于连伸过一只胳臂，围抱住他的朋友的腰身。这个举动，是含有很大危险性的。她努力摆脱于连的胳臂，但是他运用非常巧妙的，用他的故事里一段顶有趣味的情节，吸引住她的注意力，这只胳臂，就停留在原来的地方，被对方忘掉了。

关于那封附有五百法郎的来信的根源，经过多方猜测以后，于连再回到他的叙述。他慢慢地恢复理智，谈叙他过去的生活，不过在这时候于连对这样的谈话，不大感觉兴趣了。他整个的注意力，集中在今夜的会见，将用何种方式结束呢？“你快走吧。”她老在他的耳边说，语调简短而冷淡。

“真个我被她赶走了，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呀！那悔恨将毒死我整个的生命。”他暗自说道。“她永远也不会给我写信了！天主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这个地方来！”自从有了这种思想，于连心坎里所有的神圣的观念，很快的就消灭罄尽了。坐在他所崇拜的女人的身边，差不多完全把她拥入了怀里，在深沉的黑暗夜色中，他还是分辨得出来。就是在这同一的屋子里，他曾经是如此的快乐过。她在哭泣，由于她胸部的起伏，他感觉到她在哽咽。他不幸地变成了冷酷的政客，差不多有同样的打算，同样的冷酷，好象当他在神学院的庭院里，看见他自己成为一个比他坚强的同学的嘲笑的对象的时候。于连继续叙述，还说到他自从离开维立叶尔以后，他所过的不幸的日子。德·瑞那夫人暗自想道：“一年的离别，我的心，差不多完全失去了过去的回忆。当我忘了他的时候，可是他还记忆他在凡尼度过的那一段幸福的日子。”她哭得更伤心了。他已经看到他叙述的故事的成功。他了解他应该施用他最后的策略，于是他忽然间说到他刚刚收到从巴黎寄来的信。

“我已经向太主教告辞了。”

“怎么！你不再回到贝尚松去了吗？你永远地离开我们了吗？”

“是的。”于连回答道，他的声音是果断的，坚决的。“是的。我要永远抛弃这个地方，因为我已经被这个地方的人甚至于在我一生中所最爱的人忘掉了。我要离开它，永远不再看见它，我到巴黎去……”

“你到巴黎去！”德·瑞那夫人用相当高的声音喊出来了。

她的声音差不多被眼泪阻塞着了。并且表现了她心内极端的撩乱。于连需要这种鼓励。他要去尝试可能决定他的悲运的一个步骤。在她惊叫以前，一点也不看见他所能产生的效果，他不再迟疑了。悔恨的恐惧，在他的心里有了绝对的势力。他冷酷地站起身来说道：

“是的，夫人，我永远离开你了。我祝你幸福，永诀了！”

他朝窗子走了几步，他已经打开窗子了。德·瑞那夫人立刻向他追去，他感觉她的头在他的肩上，而且她把他抱在两臂里，把她自己的腮贴在他的面孔上。

因此，在三点钟的对话以后，于连得到了他在最初的两点钟里如此热情地希冀着的幸福。如果这时间早些来到，爱情的重温，德·瑞那夫人心中悔恨的暂时蒙蔽，会是神圣的幸福，但是现在用艺术的手腕来得到它，那只是一种胜利了。于连坚决反对他的朋友的坚持，一定要点燃那盏守夜灯。

他向她说道：“好，你愿意我心内不留下半点会过你的回忆吗？无疑的表现在这双明媚的眼睛里的爱情，你使我看不见而失掉机会了？那么这双美丽的手的白嫩的肤色，也不能够看见了？你想想看，我也许要离开你很久很久。”

"怎样的羞人啊，"德·瑞那夫人自忖，但是她丝毫不拒绝他的可怜的合理的哀恳，那个永别的意念，使她泪如雨下。她已哭得如同泪人儿一般。但是晨曦已经开始明快地在描绘维立叶尔城东山上的青松的依稀的轮廓，沉醉在欢情里的于连不但不去，反而要求德·瑞那夫人在她的卧室里躲藏着再度过一整天，第二夜才离开她。

"为什么不呢？"她回答道。"这致命的再度堕落，把我所有的尊重都丧失完了，并且注定了我永生的不幸。"她热情地把他紧压在她的心上，"我的丈夫，已不是从前那个人了，他有些怀疑，他相信我要把他牵连在我们的不幸的遭遇里。他常常对我生气。只要他听到一点儿小小的声音，我一切就完了。他会把我当作一个无耻的贱人驱逐出去。"

"啊！这便是西朗先生的话了！"于连说道。"在我去神学院的残酷的离别以前，你从来没有向我如此说过。那时你是爱我的！"

于连说这句话时的冷漠的态度又收到效果了。他看见他的朋友转眼间忘记了她的丈夫会出现在他们的眼前的危险，而她心中感觉到一个更大的危险，就是看见于连怀疑她的爱情。

白日迅速地诞生了，阳光照明了这间卧房。于连又再获得骄傲的一切欢乐，当他再看到一个美人儿，躺在他的手臂里，甚至依在他的脚边，他唯一的爱过的人儿。在几小时以前，她还完全投在可怕的上帝的恐惧里，投在道德的枷锁里。一年来坚持自守的决心，在他的勇敢的面前，完全瓦解了。

不久，他们听到房子里有了响声。一件她还没有想到的事情，忽然扰乱了德·瑞那夫人。

"那个狡猾的爱利沙快来到这房间里了，这个大而笨重的木

梯子怎样对付呢！”她向他的朋友说道。“把它藏在哪儿呢？我把它拿到顶楼去。”她忽然带着一种欢乐的神气说道。

“那才是你从前的态度。”于连喜悦地说道，“但是你要经过仆人的房间啊。”

“我把梯子先放在过道上，我叫仆人来，故意给他一个差事。”

“你要先准备好一句话。如果仆人走到过道梯子跟前，而注意到它。”

“是呀，我的天使，”德·瑞那夫人说道，同时送给他一个吻。“你呢，你要快快的躲藏在我的床脚下。如果当我不在房间的时候，爱利沙来到这里的话。”

于连惊奇她这种突然降临的快活。他暗自想道：“实际的危险的来临，丝毫没有扰乱她，反而使她快活起来了；因为她已经忘记悔恨了。实在优越的女人啊！看，这颗心，能够占有它，实在光荣！”于连发狂了。

德·瑞那夫人拿着梯子，这个对于她显然是太沉重了，于连过去帮助她。他赞美她优美的身材，那么娇弱无力的细小的腰肢。但是突然地，她独自一人举起了大梯，好象她搬动一张椅子那般容易，她很快的就把梯子搬到第三层楼的过道上去了。她把梯子靠倒墙壁下。然后她叫唤仆人，并且预计在仆人穿衣服的时间里，她攀登到鸽子窝。五分钟以后，她再回到过道上来，她找不着木梯子了。梯子往那儿去了呢？如果于连已经用了它离开了这所房子，便没有什么危险了。但是，在这个时间里，如果她的丈夫发现了这个梯子！这个意外的事件便会成为可怕的了。德·瑞那夫人到处都跑遍了，后来她才找着梯子已经藏在屋顶下，是仆人把它搬过去的，而且把它藏好了。这件事是奇怪

的，在另一时候早已使她惊骇了。

“这对于我有什么关系呢？”她想道。“在二十四点钟以后可能发生的事件，那时候于连已经离开这里了。那对于我还不是恐惧和悔恨吗？”

她有一个模糊不清的念头，就是她应该死亡。但是这有什么紧要呢？自从一个她相信已经是永诀的分离以后，他又回到她的身旁来，还分明地看见了他。并且这次他的冒险前来，所做过的一切，表现了那么多、那么深的爱情。

当她把梯子的故事向于连叙说时：

“我将怎样回答我的丈夫呢？如果仆人向他说起了找着梯子的事。”她向他说道。她沉思了一会儿；“他们找着那个卖梯子给你的乡下人，至少也在二十四小时以后。”她说到这里，投入于连的怀中，用痉挛的动作紧搂着他。“啊！死吧！就这么样死吧！”她喊出声来，同时狂吻于连。“但是不应该教你活活饿死啊！”她说道，同时又笑起来了。

“来吧！我先把你藏在德薇夫人的房间里。这间卧室常常是锁着的。”她去守望过道的那一端。于连急忙跑过去了。“你牢记着，就是有人敲门，你也不要打开。”她一面向他说，一面把门锁上了。“不论怎么样，那不过是小孩们在游戏玩闹着。”

“你教他们到花园里来，在窗子的下面，”于连说道。“我如果看见他们，我是很愉快的。你教他们说说话。”

“好，好。”德·瑞那夫人喊着走开了。

不久她回来了，带来橘子，饼干，一瓶马拉加酒。只是她偷不着面包。

“你的丈夫在做什么？”于连说道。

“他在草拟对乡下人做生意的计划书。”

八点钟了。全房子里漾起了许多嘈杂的声音。如果在这个时候还不看见德·瑞那夫人，大家要到处寻找她的。她因此不得不离开他了。但是一会儿的功夫，她又回来了，她实在是太不谨慎了，又大胆地为他送来一杯咖啡，她害怕他会饿死了。早餐以后，她果然领着孩子，来到德薇夫人的卧室的窗子下面玩耍。他觉得他们都长高了很多。但是他们的样子变平凡了。或者说，他的观念改变了。德·瑞那夫人对他们讲起于连的名字来，最大的孩子怀着友爱回答她，对于从前的老师表示惋惜，但他觉得那两个小的孩子差不多把他忘记了。

德·瑞那先生今早不出门去。他不停脚地在房子里楼上楼下的走着。他忙着要和几个乡下人做生意，要把他今年收获的土豆卖给他们一些。一直到午饭的时候，德·瑞那夫人没有一分钟分给她的囚人。午餐的钟声已经响了，而且已经摆好了。她有心偷一盘热汤给他吃。她端着汤盘轻轻的移动脚步，向着他躲藏着的卧室走去，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忽然间她抬头看见一个仆人，面对面向她走来，这就是今天早晨搬走梯子的那个仆人。在这个时候，他也是悄悄地，轻着脚步向前走来，在过道上走得一点声音也没有，好象他在谛听什么。或许是于连轻率地在室内走动。这个仆人现出混乱的状态走开了。德·瑞那夫人很勇敢地走进于连那里。这个会见，使他战栗起来。

"你怕！"她向他说道。"我呢，我勇敢地接受了世界上一切的危险，丝毫没有皱眉头，我害怕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你离开我以后，我将独自一人。"她说完立刻跑着离开他。

"啊！"兴奋的于连自言自语道。"悔恨是那个崇高的灵魂所畏惧的唯一的危险！"

最后黄昏来临了。德·瑞那先生出门上俱乐部去了。

他的太太声称她头痛得可怕，她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很快的就把爱利沙遣走了，赶忙爬起来，给于连开门。

他确实要饿死了。德·瑞那夫人去到食品室，为他找寻面包。于连听到了一个很大的喊声。德·瑞那夫人回来的时候，向他叙述道：当她刚刚摸进食品室，一点灯光也没有，她慢慢地走到一个放面包的储藏柜前。当她伸着手去拿面包，她碰着了一只女人的胳臂。这就是爱利沙呀，她发出了一个叫声，连于连都听到了。

"她在那里做什么？"

"她在偷盗一些糖果点心。或者是她在侦探我们呢！"德·瑞那夫人说道，完全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的样子。"但是好运气，我找到了饼子同一块大面包。"

"那里是些什么东西呀？"于连说道，同时把她的围腰的口袋指给她看。

德·瑞那夫人简直忘记了。自从晚餐那时候起，她穿的围裙的口袋里，早已经塞满了面包了。

于连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表现最活跃的热情。在他的眼睛里，她从来没有这时候那么美丽。他迷惑地自语道："就是在巴黎吧，我永远也不能遇见一个更伟大的性格了。"她不习惯于这一类的细心勾当，而且具有一切的粗心的笨拙，同时她充满了一个人的真正的勇气，她只怕另外一种危险。

于连胃口大开地吃着晚餐，他的朋友坐在他的身旁，和他说着种种的戏谑话，她说今天的招待太怠慢了，今晚的大餐太简单了，因为她惧怕正正经经的说话。卧室的门，忽然间猛烈地敲响起来。这是德·瑞那先生。

"你为什么关着门？"他向她大喊道。

于连刚刚有溜藏在长沙发的下面的时间。

“怎么？你还穿得整整齐齐的吗？”德·瑞那先生一边进门，一边说道。“你在晚餐，而且你把房门锁着！”

在平常的日子里，这些问题，用夫妇间最干燥无味的语调讲出来，会使德·瑞那夫人不安的，但是她觉得只要她的丈夫低下头来，就可以看见于连。因为德·瑞那先生进门后就一下坐在于连在前几分钟坐过的那把椅子上，面对着那张沙发。

头痛作为所有的遁词。随后轮着她的丈夫向她长长地叙述他在俱乐部弹子房里的情形，他赢了一个赌注，价值十九个法郎。“运气真好！”他最后说道。这时候她看见一张椅子上，只在他们面前三步远，摆着于连的帽子。她冷静极了，她自己开始脱掉衣服，一会儿功夫，她很快的转到他丈夫的背后去，把她的长袍掷过那张椅子，恰恰把于连的帽子掩盖着。

最后，德·瑞那先生到底走了。她请求于连再为她叙述他神学院里的生活。“昨天，我简直没有听你的话。当你说话的时候，我只是想着，想着鼓起勇气把你赶走。”

可怜她就是不谨慎的本身！他们说话的声音太高了。大概已经到了早晨两点钟的时候，他们被一阵凶猛的敲门声打断了。这还是德·瑞那先生。

“快快给我打开！家里有贼！圣约翰在今天早晨已经找着了盗贼的梯子。”

“一切完结了，”德·瑞那夫人喊道，投入于连的怀里。“他会把我们两人都杀死的。他决不相信有盗贼的。我要死在你的怀抱里。我死了比活着还要幸福。”她一点也不回答她的怒气冲天的丈夫。她用最热烈的爱情拥抱着于连。

“我要拯救司达尼斯拉的母亲。”他向她说道，同时命令式的

看着她。“我从盥漱室的窗子跳到花园里，我从花园逃命。狗是认得我的。你把我的衣服打成一个小包，从窗子扔到花园里来，尽可能的快。让他打破门进来。绝对不能招认，我禁止你。宁可让他怀疑，不要把确切的证据给他。”

“跳下去，你会把你自己摔死啦！”这就是她唯一的答复，唯一的忧虑。

她同他一齐走到盥洗室的窗口，帮助他跳下去。转身她就把他的衣服一齐藏起来。后来她去给她的怒火万丈的丈夫打开门。他一进门就到处寻找，找遍卧室，找遍盥洗室，一句话也不说，迅速离开了。于连的衣服被掷出窗外了，他拾着了它，很快的朝杜伯河边花园的低处跑去。

当他跑得正紧时，他听到一颗枪弹嗞嗞的声音，从耳朵边飞过。接着又是一声枪响。

他暗自想道：“这不是德·瑞那先生，他打枪瞄得太不准确了。”守夜的狗儿，静默地跟在他的周围跑着。第二下枪，显然打中了一只狗的脚爪，因为它发出了凄惨的咆哮。于连跳上一层平台的墙垣，跑了五十步左右，为了掩护，换了另外一个方向逃跑。他听到向他叫喊的声音。并且很明显地看见那个仆人，他的仇敌，正在开枪射击。一个农夫也从花园的另一端开起枪来。不过于连已经达到了杜伯河岸。在那里，他穿好他的衣服。

一点钟以后，他在维立叶尔城一里以外了，在通向日内瓦的大路上走着。他暗自想道：“如果有人怀疑的话，他们应该向去巴黎的大路上寻找我了。”

三十一　田园乐趣

哦！田园啊，我是多么赞美你啊！

——维吉尔①

“先生准是等候往巴黎去的驿车吗？”他停留下来吃早饭的那一家旅店的主人对他说道。

“今天的驿车走，或者明天的驿车走，对我都没有多大的关系。”于连回答道。

就在他装做毫不在乎的时候，驿车到了，恰巧有两个位子空着。

“怎么！就是你吗？我的可怜的法尔古。”一个从日内瓦那边来的旅客，对和于连同时上车的人说道。

“我以为你在里昂的近郊已经安居下来啦，”法尔古说道。“在罗伦河畔优美的小山谷里。”

“好极啦，安居下来。可是我正在逃避。”

“什么！你在逃避？你，圣几乐！你有着这么一张老实的面孔，你会犯罪吗？”法尔古一边说，一边笑了。

“真的，也差不了好远。我从外省人所过的可怕的生活里逃跑出来了。我爱的是树林里的清新的空气和田园里的静穆的生

活。你一向是深知我的个性的。你常常责备我太爱空想了。我从来就不愿意听人家谈政治，现在政治却把我赶出来了。”

“那么，你是属于哪一党派的？”

“无党无派，因此我就注定失败了。你看，这儿就是我全部的政治生涯了：我爱音乐，我爱绘画。一本好书，对于我就是一桩大事情。我快到四十四岁了，我还有多少年好活呢？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至多三十年。我相信三十年以后的部长们，也许要比较能干一点；但和当今的部长比起来还是一样的不通。英国的历史，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在这镜子里，就可以望见我们的将来。将来总会有一个想扩张自己特权的皇帝；总会有人要做议员的野心，米拉波赚得来的荣誉和他数十万法郎的财产，使得外省的有钱人废寝忘食；他们把这个就叫做自由主义和爱人民。将来总会有做贵族的欲望来迷住过激党人。国家譬如一只大船，大家都盼望得到掌舵师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的报酬最多。那么，在这只船上，就绝对没有一个可怜的小位置留给一个平凡的乘客吗？”

“当然有，而且对你这样一个沉静的性格的人，一定还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位置。是不是这最近一次的选举，把你从省里赶出来了？”

“我的苦恼的生活不是从今天开始。已经很长久了。四年前，那时我四十岁，还有五十万法郎。今天我的年龄增加了四岁，可是我的财富反而减少了五万法郎，那是我出卖我的花山别墅的时候，所遭受的损失。这别墅挨近罗伦河边，那真是一个风

---

① 维吉尔(Virgil; Publius Vergilius Maro, 70—19 B.C.)：罗马最伟大的诗人，著有«牧歌»十卷，«出功歌»四卷，«伊尼易德»十二卷，所著书被称为“罗马国民史诗”。

景佳丽的所在。

“在巴黎，我厌倦了你们所谓的十九世纪文明把我们拖进的永远演不完的喜剧。我如饥如渴地向往纯朴简单的生活。因此我在罗伦河附近的万山丛里，买了一片土地。在天底下，我们再也找不出比这个更美丽的地方了。

“村子里的传教士和邻近的乡绅们，都来恭贺我的新居，逢迎奉承我有六个月之久。我邀请他们晚餐。我常常向他们说，我所以要离开巴黎，就是为了在我的一生里决不再说政治，也不要听到人家对我说起政治。正如你们亲眼看到的一样，我没有订阅任何报纸。邮差给我送来的信件越稀少，我越是快活。

“可惜这个违反了传教士的利益。不久，我就成了当地的一个大目标，一千种烦恼的恶作剧，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想每年施舍二三百法郎给穷苦的人，他们要我把这二三百法郎送给宗教的团体，如象圣约瑟夫会、圣母会等等，我拒绝了。因此我受到了上百种的侮辱。我真笨，也就因此烦恼起来。从此我不能在早晨出去享受山间美丽的景致而不遇到一件烦恼的事，来打断我的梦想，来提起我许多关于人们和他们的恶劣行为的不愉快的记忆。举个例子来说，在丰年祈祷会的盛大的游行队里，他们的歌唱使我欢悦。那大概是古希腊的和声曲子。但是他们不到我的田地里来祝福。因为传教士说的，我的田地是属于一个渎神的人的。一个虔诚的老农妇的一只母牛死了，她说这是因为靠近属于我这异教徒，从巴黎来的哲学家的池塘的原故；而且八天以后，我发现池塘里的鱼，都肚皮朝天，原来有人在塘里下了石灰，把我的鱼都毒死了。在那里，各样的烦扰简直把我包围了。当地的保安官，本来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是他想保全他的位置，总判断我没有道理。和平的田园，对我说起来，

已经变成地狱了。一旦别人看到乡村教会的领袖传教士抛弃了我，自由党的首领退休的上尉不支持我，大家都骑到我的头上来了。甚至于一年来都是我养活的泥水匠，还有在修理我的耕犁的时候，打算毫无顾忌地蒙骗我的修车匠。

“后来，我想要一点依靠，至少赢他几场官司，我变成了自由党。但是，正如你所说的，这些鬼打鬼的选举又来了，有人又要求我去投票……”

“给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吗？”

“完全不是的。给一个我太认识、太了解的人。我拒绝了。这是多么可怕的失检呀！从这个时候起，我又成了自由党人的仇敌了。我的地位，越来越恶劣了。我相信，假如有一天传教士想到要控告我谋杀我的女仆，各党里都会有二十个证人出来证明说亲眼看见我犯了那个罪的。

“你愿意在乡村里过活，又不去奉承你的邻居们，甚至于不去听听他们的胡说。多么大的错误呀！……”

“好了，现在总算如愿以偿了。我的花山别墅标卖了。如果需要，我情愿损失五万法郎；但是我已经很快乐，因为我可以离开这个烦恼的、虚伪的地狱了。静寂和田园的和平在法国只有一个地方有，我现在要到这个地方去寻找；那就是在巴黎总统府大街五层楼上。而且我正在想我将来会不会在胡莱区里，由于送圣餐面包给这里的教堂，又开始我的政治生涯。”

“假如你生长在拿破仑的时代，这一切你都不会遭受到的。”法尔古说时，两眼放射光辉，又是愤怒，又是惋惜。

“好说呀，你的拿破仑为什么不知道保住他的王位呢？我今天所受的种种的痛苦，都是他造成的。”

听到这里，于连更加注意了。在他们第一句谈话里，于连就

知道拿破仑党徒法尔古是德·瑞那先生幼年时代的好朋友，在一八一六年被他抛弃了的。还有这个哲学家圣几乐应该是某省主任秘书的兄弟。这位主任秘书很会经营公家的买卖，譬如在拍卖公共的房屋时廉价地判给自己。

"这一切都是你的拿破仑干出来的。"圣几乐继续说道。"一个忠厚的人，对什么都不妨害，当他在四十岁的时候，又有五十万法郎的积蓄，他还不能够在乡间安顿下来，在那里找寻田园的乐趣。因为他的传教士同绅士贵族们又把他赶走了。"

"啊！你不要说拿破仑的坏话吧。"法尔古叫喊起来了。"法兰西从来没有比他在位的十三年里受到各民族更高的崇敬了。人们所做的一切，全是伟大的。"

"啊！你的皇帝，愿魔鬼把他带走。"四十四岁的男人又说话了。"他只是在战场上才能表现他的伟大。还有当他在一八〇二年整顿财政的时候。那以后，他个人的品德方面，我们要如何说呢？同他那一批内臣显官，他的煊赫的声势，杜伊勒里王宫的豪华的宴会，实际都过份了。因为他给了王朝的穷奢极欲的新的版本。这版本若是加以修订，也许还能够存在一世纪或者两世纪呢！贵族同教士们，都希望时间倒流，再回到古老的版本时代。可惜他们没有钢铁的手腕，在人民面前展开。"

"这真是老出版家的口吻呀！"

"谁把我从自己的田园里赶走的？"出版家很生气的说道。"这批传教士们，拿破仑用他和教皇中间签订的契约，恢复了他们的特权，国家待他们，不等于待医生、律师、天文家一样。也不把他们一样地看作平民，使他们不忧心工作，很容易就得着他们生活的门路。假如你的拿破仑没有封过许多男爵和伯爵，今天还会有这么多傲慢无礼的贵族吗？不，这已经过时了。除了传

教士之外，最使我生气的、迫使我加入自由党的就是这一批乡间的小贵族了。”

他们的谈话是没有休止的。但是这类题材，还要占据法兰西半世纪。因为圣几乐反复申言，生活在外省是不可能的，于连就怯懦地提到德·瑞那先生来做个例子。

“见鬼，年轻人，你太好了！”法尔古高声说道。“把自己造成一个铁锤，就是为了不做铁砧，而且做了一个可怕的铁锤呢！但是我知道他已经被哇列诺欺负得够了，你认识那个坏蛋吗？那才是一个十足的坏蛋！等你的德·瑞那先生看见自己被革职，并且用哇列诺代替了他的位置的时候，他将怎么说呢？”

“那么，他将和他的罪恶面对面了。”圣几乐说道。“少年人，那么，你认识维立叶尔城了？好吧，拿破仑，愿上帝毁灭他和他的无用王朝，使德·瑞那和西朗的统治成为可能，而他们又开导了哇列诺和马士农的统治。”

这一番谈话，在于连的心上投下了一个政治的黑暗的影子，使他大吃一惊，使他从肉感的迷醉的幻梦里醒了过来。

他远远的看到巴黎的第一片外景，他的心很少感觉。对于他将来的命运的幻想，必须和他刚刚在维立叶尔过的二十四小时的、依然新鲜的记忆搏斗。他发誓永远不抛弃他的爱人的孩子，如果教士们的卤莽，再给我们带来一个共和国和对贵族的迫害，他可以牺牲一切来保护这些孩子的。

如果他到维立叶尔那一夜，他把梯子靠在德·瑞那夫人的卧室的窗子边的时候，假如他在这个寝室里发现的是一个陌生人，或者正是德·瑞那先生自己，他将遭遇到什么呢？

但是，那也是多么有趣味的最初的两点钟呀！当他的爱人很认真的要把他赶走而他坐在她的身边，申述他的理由的时候，

他们那时都在深厚的黑暗里，他挨着她坐着！象于连这样的心灵，这些记忆将要保留一辈子的。这次的会见，其他的欢乐简直又回到了初恋的时期，和十四个月以前的生活一样。

于连从深沉的梦境里惊醒了，因为车子忽然停止。车子刚走进卢梭路驿站的院子里。他向一辆走近他的两轮轻马车说道："我要去马尔麦松①。"

"在这个时候吗？先生，你去做什么呀？"

"干你什么事！走吧！"

他所有的热情都在想她。在巴黎热情成为荒诞可笑的原因就在这儿，在巴黎一个邻人永远认为别人应该多多地想到他。我写到这里，暂时保留叙述于连到了马尔麦松时的欢乐。他哭了。为什么呢？尽管今年修筑的那些可恶的白墙，把这公园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是的，先生，对于于连，正如对于后来的人一样。在阿果尔②圣爱伦岛③，和马尔麦松之间，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当天晚上，于连走进一家戏院之前，犹豫了很久。他对于这个使人堕落的地方有许多奇怪的想法。

一种深深的怀疑和不信任阻止他欣赏活的巴黎；使他感动的仅仅是他的英雄所遗留下来的许多纪念碑。

"好，我现在终于来到了阴谋和伪善的中心了！统治这儿的是福力列代理主教的保护人呀。"

他到了巴黎的第三天的晚上，好奇心终于战胜了他想在访

---

① 马尔麦松(Malmaison)是拿破仑原配夫人约瑟芬的别墅。

② 阿果尔(Arcole)是拿破仑大打胜仗的地方。

③ 圣爱伦岛(Sainte Hélène)是拿破仑失败后被放逐的地方。

问彼拉神父以前，什么都见识见识的计划。这位神父用严峻的声调向他解释有一种怎样的生活在德·拉·木尔先生的家里等待他。

“在几个月以后，如果你对他是没有用处的，那么，你仍旧回到神学院里去，这次应该由前门进去了。你就要住到侯爵的家里去，他是法兰西最伟大的贵族之一。你要穿黑色衣服，象一个居丧的人，而不象一个传道的人。我要求你每礼拜到一个神学院里去三次，我将介绍你到那边去继续你的神学研究。每天正午的时候，你待在侯爵的图书馆里，他要委派你为他写许多信件，有些为了他的诉讼，有些为了旁的事情。在他收到的每一封信上，侯爵只在边缘上批上一两个字，这一两个字已经把应该回答的类例告诉了你。我曾经保证在三个月以后，你所起稿的十二封呈给侯爵签字的回信中，他可以签字的至少有八九封。晚间八点钟，你把他的办公室收拾得清清楚楚，在十点钟，你就自由了。”

彼拉长老继续说道：“将来可能有某一位年老的太太或者某一个甜言蜜语的人，为了要你让他们看一看侯爵所接到的信，他们会拿出无边的利益来打动你，或者就干脆把黄金送到你的手里。……”

“啊！先生！”于连喊道，脸都羞红了。

“这未免太奇怪了。”长老带着苦笑说道。“你贫困到这步田地，又在神学院过了一年的生活，你还保留着这些对罪恶的憎恨。你应该生来就是一个瞎子才对！”

“这个也许是血统的力量吧？”长老低低地说道，好似他在自言自语一般。“使人奇怪的是，”他添说道，同时注视着于连。“侯爵认识你，……我也不知道什么缘故。他给你，在起初的时候，一百路易的薪金。这是一个完全任性的人，他的缺点完全在这

里。他将象一个小孩儿样同你争闹。如果他高兴的话，在不久的将来，他就可以把你的薪金提高到八千法郎。”

“你要放明白些，”神父用一种尖酸的声音再向他说道。“他给你这许多钱，并不是为了你这一双漂亮的眼睛，最要紧的是在你对他有用处。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的话，我将很少说话，尤其紧要的，是绝对不说我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啊！”长老说道。“我曾经为你打听了许多事。我还忘记告诉你德·拉·木尔先生的家庭。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同一个十九岁的儿子。那儿子高雅到了极点，不过性情有点儿狂妄。他在正午十二点钟的时候，从不知道午后两点钟要做些什么事。但是他精神充沛，坚决勇敢。他曾经在西班牙打过仗。我也不知道什么理由，侯爵希望你做年轻的伯爵罗伯尔的朋友。我曾经说过你是一个拉丁语言学家。也许他打算请你教给他儿子几句现成的拉丁语言，如象西塞罗或者维吉尔的。

“我若处在你的地位，我决不让这个漂亮的年青人向我开玩笑；并且在十分客气的对他让步以前（带一点儿讽刺），我一定要好好记着背诵着，这个‘不开玩笑的决定’至少一次以上。

“德·拉·木尔少年伯爵初次和你见面的时候，他一定要轻蔑你的，这点我不隐瞒你。因为你仅仅是一个小平民而已，他的祖先是朝廷里的贵人，在一五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为了一个政治上的阴谋，光荣地在格莱芜广场被斩了首级。

“你呢，你是维立叶尔城的一个木匠的儿子，而且你不过是他父亲雇用的一个仆人。你好好地衡量一下这些差异，而且研究一下穆列里史传里关于这贵族的家族历史。所有在他们家里吃饭的谄媚者时时刻刻都在制造一些他们所谓的精致的典故。

“你最要注意的，就是德·拉·木尔·罗伯尔伯爵先生嘲笑

你的时候，你回答他的方式。他是禁卫军骑兵队的首领，法兰西未来的贵族。你记好，不要在得罪了他以后，才来向我诉苦。”

“我觉得，”于连回答道，他的脸羞得绯红了。“我觉得有人在轻蔑我的时候，我简直不应该回答他。”

“你还不能想象那种轻蔑。它只是在夸张的客套话里表现出来。如果你是一个傻子的话，你会相信这些客套话。如果你想成功的话，你应当让自己相信这些客套话。”

“等到有一天，这里的一切对我都不适合了。”于连说道。“我回到我的一百零三号小屋去，我将被看作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吗？”

“这是毫无疑义的。”长老回答道。“全房子里所有的阿谀的人们全要背着你说你的坏话哩，不过那时，我将出头来为你说话的。我将对他们说道：这件事情是由我决定的。”

于连听到彼拉先生的声调这般尖酸，差不多到了恶意的地步，也不禁暗自悲伤，他要回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事实上，长老对爱于连这件事内心受到责备。他直接插足到另外一个人的命运里去，是怀着一种宗教上的恐怖的。

“你还要看见，”他再添说道，仍旧用同样恶劣的腔调，好象他要完成他的艰辛的责任一样。“你还要看见德·拉·木尔侯爵夫人。她是一个修长的金发女人，虔诚高贵，非常有礼貌。可惜她是十分琐细的女人。她是萧伦老公爵的女儿。这老公爵是以他的贵族的偏见著名的。这位贵夫人，在和她同等阶级的那些夫人当中，可以说是代表突出个性和某个典型的缩影。她毫不掩饰，常常提到她的祖先曾经参加过东征的十字军，这是她尊崇的唯一的光荣历史。她的家庭起初没有好多的财富，后来才慢慢地有钱的。你惊奇这件事情吗？我们不再是外省的乡下佬了。

我的朋友，你知道了吗？

"在他的客厅里，你还要看到一些大人先生们，用一种非常随便的声调来谈论我们的王子王孙。至于德·拉·木尔夫人呢，每次当她提到一位王子的名字，尤其是一位公主的名字的时候，她的声音，为着表示敬意，自然放低了。我劝告你当着她的面前，不要提到菲力普第二或者亨利第八，说他们是些怪物。他们是国王，这给与他们受人尊敬的不可改变的权利。尤其是我们这般没有高贵的身世的人，就如象你和我对他们只有敬意。不过，"彼拉更噜苏道，"话又说回来，我和你都是传教士，因为她也会把你当作一个教士的；在这个名位下，她把我们看作她的家里不可缺少的仆人，对于她的拯救是必需的。"

"先生，"于连说道，"我觉得我在巴黎居住的时间不会太长久的。"

"好吧！但是你要十分注意，一个象我们这行业的人，只有靠着这些大人先生们才有前途。在你的性格里，至少对于我说，是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因素，如果你将来不成功，你就要受到别人的迫害，对于你，没有中间道路的。你不要把自己误了，让这些人看出他们向你说的话不使你高兴。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如果你得不到人家的尊敬，你的不幸是命定的了。

"你试想想你在贝尚松会变成怎样的人呢？如果没有德·拉·木尔的意气用事，提拔你的话。有一天，你将懂得他为你所做的是多么奇异；如果你不是一个怪物的话，你将终身感激他和他的家庭。有多少比你还要博学的神父，多少年来在巴黎生活，就靠着做一次弥撒赚来的十五个苏，和在索邦① 的宣讲得来的

① 索邦(Sorbonne)：即今日的巴黎大学；创立人名罗伯尔·索邦，故名。

十个苏。……你要记住去年冬天我向你说的杜波瓦红衣主教这个坏东西早年的情形。难道你竟骄傲到自信你比他有更多的才能吗？

“就说我自己吧。我是个生性静默、平凡庸懦的人。我原来打算老死在神学院里，我竟幼稚到把我自己缠在那里。你看！当我提出辞呈的时候，已经是别人将要撤销我的职务的时候了。你知道我那时所有的财产么？我仅仅有五百二十法郎的本钱。不多也不少。我也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两三个认识的人。德·拉·木尔先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但是他伸手把我从这悲惨的命运里援救出来了。他只说了一句话，就有人把一个教区送给我。这教区里面的居民，都是些富足的人，而且他们很有礼貌，远离一切粗野的罪恶。我每年在这个教区里的进款，简直使我羞耻；因为进款太多，我的工作太少，劳力和报酬简直不能成为比例。我为什么要噜噜苏苏跟你说这许多话，就是想在你的脑子里，放进一点儿慎重，好使你永远忘记不了我的叮咛。

“还有一句话：我不幸脾气暴躁，你我两人之间，以后停止交谈，这也是可能的。

“如果侯爵夫人的高傲，或者她的儿子的恶意的戏谑，使得你在这座房子里完全不能忍受的时候，我建议你离开这里，宁可向北方走而不要向南方去，在巴黎三十里外找一座神学院去完成你的学业。因为北方有更多的文明和较少的不义；还有，”他抑低了声音，接上去说道，“我还应该向你承认的，就是贴近巴黎的报纸，常常使得那些小的暴君害怕。”

“如果我们以后还觉得我们的会见有快乐，而侯爵的府第令你不能满意的话，我就邀请你到我的教区里来做我的副手。那么，我就把我教区里的收入，分一半给你。我报答你的还不止这

个。”他打断于连的感谢的话，又添加说。“为了在贝尚松你对我所呈献的那一次奇怪的贡献。幸而那时候我还有五百二十法郎，假如我那时身无半文，你不是就把我救了吗？”

长老这时候已经改变了他的冷酷的声调了。于连大大的惭愧，他感觉得泪水涌上了眼睛。他恨不得投在他的朋友的怀抱里去。他不能自禁的这样说道，他说话时矫饰自己，表现出十足的男子气概：

“从我睡在摇篮里的时候起，我的父亲就恨我，这是我最大的不幸；但是我不再抱怨我的命运了，因为我从你身上重新找到一个父亲了，先生！”

“这很好，这很好，”长老很为难的说道。正好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做神学院院长时代常常说的话：“绝对不能说‘命运’这个词，我的孩子，以后你应该说‘天意’。”

马车停住了，车夫走到一扇高大的门前，举起敲门的铜锤来叩门。这是德·拉·木尔府第。为了不使过路的人怀疑，这几个字是雕刻在大门上黑色的大理石上的。

这种矫饰使于连不以为然。“他们是那么害怕过激党！他们在每一段篱笆后面都看见有一位罗伯斯比尔和他驾来的囚车。他们又常常令人好笑到这个地步，他们竟至这样的替他们的房子做广告，好让暴徒在闹事的时候，容易找到它，容易打劫它。”于连心里这样想，也老老实实的告诉了彼拉长老。

“天哪！我的可怜的孩子！恐怕不久的将来，你就成了我的副手了！这是多么可怕的思想呀！”

“我觉得再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了。”于连说道。

守门人的庄严的态度，尤其是庭院里的清洁整齐，使于连大为羡慕赞美。这一天阳光灿烂地照耀着。

“多么壮丽的建筑呀！”他向他的朋友说道。这是在伏尔泰死前的年代里建筑的那些圣·日耳曼区的府邸之一。正面看起来是如此呆板。建筑上的时髦和美丽之间从来没有相隔得这么远过。

三十二　初见世面

滑稽而且动人的回忆：在十八岁的时光，一个人好象孤独而无依靠；第一次出现在沙龙里，女人的一顾足以使我胆怯；我越想取悦，我越变成笨拙，我曾把我无意识的行动想入非非；一个人因严厉的看我一眼，我会把他看作仇敌。在这一切怯懦的可怕的不幸里，一个美丽的日子是多么的美丽呀！

——康德①

于连惊惶失措地站立在庭院的中间。

"理智点，冷静点。"彼拉神父说道。"你刚才心里还有许多可怕的倔强的思想，现在你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呀！你的贺拉斯的nil mirari（永远的冷静）到哪儿去了？你想想看，这一群仆人，他们看到你呆呆的立在这里，他们将如何嘲笑你呀！他们会把你看作是他们同等的人，只是经过不公正的提拔，你便在他们的头上了。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这般和颜悦色，对你很善良，很愿意指导你，实际他们是要把你推入某种笨拙和嘲弄里去的。"

"我才不把他们这些放在心上！"于连说道，同时咬着自己的嘴唇，这时候他又把瞧不起人的态度表现出来了。

在第二层楼上，在走到侯爵的办公室以前，这两位先生穿过了许多客厅，啊！我的读者，这些客厅你们也许觉得忧闷的程度和华丽的程度是相等的！假如有人把这样富丽的客厅送给你们，我想你们一定要拒绝居住的；这里是呵欠和无聊的议论的产生地，它们增加了于连的迷惑。他暗自想道："住在这样富丽的地方的人，怎样会不快乐呢？"

这两位先生终于到了这华丽住宅当中最丑陋的一个房间。阳光几乎不能射进来。室内有一个瘦削而矮小的人，他有一对十分灵活的眼睛，头上戴有金色的假发。神父转身把于连介绍给他。这是侯爵。于连简直认不出他是侯爵，他觉得他的态度是如此温文有礼。这已经不是在布雷·列俄僧院的那位态度如此傲慢的伟大的爵爷。在于连的眼里看来，他头上戴的假发，未免太多了一点。由于这一点印象的帮助，他才一点儿也没有被吓住。亨利第三的朋友的后人，为什么会有这种使他开始觉得有一种大可怜悯的姿态呢？他太瘦削了，而且十分激动。但是不久之后，他注意到侯爵有使人最愉快的谦恭；和他交谈的人，没有一个不感觉满意的。比贝尚松城里的大主教，还要使人愉快。这觐见只经过了三分钟的时间。他们出来的时候，神父向于连说道：

"你注意看侯爵，好似看一幅画一样。这些人所说的礼貌，我虽然不敢说我是一个内行，也许不久以后，你比我还更懂得些。可是你这种大胆的凝视，我总觉得有点儿失礼。"

他们又坐上马车，马车夫赶到林荫大路旁边停下来，神父把于连引导到许多大厅里。于连看见这里简直没有什么家具。他

---

① 康德(E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大哲学家。

看到一架镀金的、美丽的摆钟(据他看来，这钟表现一个猥亵的题材)，有一个十分文雅的先生，笑着向他们走来，于连向他微微鞠躬一下。

走来的先生，微微含笑，把手放在于连的肩头上。于连吓得战栗起来。倒退了几步，气得脸都涨红了。彼拉神父看见这个情形，虽然他平时很严肃，现在也笑出眼泪来了，因为走来的先生，是一个裁缝呀!

"我给你两天的自由。"在出门的时候，神父向他说道。"那时，你才可以被引见给德·拉·木尔夫人。你在这新巴比伦最初的日子里，换一个别人会把你当作一个少女看待。如果你不得不毁掉你自己的话，立刻去毁掉你自己吧。我将摆脱顾念你的弱点。后天早晨，这个裁缝要给你送两套衣服来。那时候，你给为你试衣服的孩子五个法郎。最要紧的，在这些巴黎人的面前，千万不要让他们听到了你的声音。如果你吐出一个字，他们立刻就发现了你的秘密，知道你是外省人，想尽方法来嘲笑你了。这就是他们的才干。后天正午的时候，到我的家里来。……去吧，毁了你自己吧。……我竟忘了你得按照这些地址去订长统靴子、衬衣和帽子。"

于连注意看纸上写着的数行地址。

"这是侯爵亲手写的。"神父说道。"这是一个料事如神的、非常积极的人。他喜欢自动的把事情办好，不愿命令别人干。他把你雇用在他的身旁，就是为了可以省掉他这类的麻烦。只要这个聪明人说出半个字来，你就懂得他全部的意思去实行。你自问有足够的聪明吗？这是将来要表现出来的。多多注意吧!"

于连照着指定的住址，去购买各种用品。每走进一家店铺，他一个字也不说。他注意到人家都尊敬地接待他。尤其是那个

靴匠，在他的账簿子上，记下了于连的名字。他写的是于连·德·索黑尔①。

他去到伯尔拉塞斯大公墓，遇见了一个十分恳切的人。在他的谈话里，知道他是一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他亲自把尼元帅的坟墓指点给于连看，并且说道：一个聪明的政府，剥夺了他立一块墓碑的光荣。当他同这个自由主义者分离的时候，他紧握住于连的手差不多要把于连抱在怀里，只是于连怀里的表飞走了。他这次的游逛，获得丰富的经验。两天之后的正午，他去到彼拉神父那里，神父觉得他有点儿异样，把他注视了许久。

"也许你要变成一个自命不凡的人了吧。"长老用十分严厉的脸色向他说道。于连好象是一个非常年青，服重丧的人；实际说来，他的举动是很好的，但是那个好神父本人是太乡村气了，因此他看不出于连还保持着这种在外省同时是文雅和尊贵的肩膀摆动的姿式。侯爵看见于连文雅的态度，和神父的看法完全不同，他向神父说道：

"我想教索黑尔先生去学习跳舞，你反对吗？"

神父惊呆了说不出话来。

"不，"到底他回答了。"于连并不是传教士。"

侯爵亲自上楼，两步梯子当作一步走。他从一个没有铺着地毯的小楼梯上去。他亲自去把我们的主角安置在一间极美丽的阁楼里。从这房间的窗子望出去，可以看到爵府的广大的花园。他问他在成衣店里买了几件衬衫。

"两件。"于连回答道，看到如此伟大的一位爵爷问到这些琐碎的事情上，使他惊呆了。

---

① 加一"德"字，表示他出身贵族。

"很好。"侯爵再说道。他的态度庄严，语言简短，而且用的是命令的口吻，在于连心里造成一个印象。"很好！再去买二十二件吧。拿去，这里是你第一季的薪金。"

他们从阁楼下来的时候，侯爵唤来一个年老的仆人，"阿撒，"他向他说道，"你服侍索黑尔先生。"几分钟以后，于连单独一个人在一间十分富丽的图书室里。这时刻真甜蜜。为着使他的情绪不受人家惊扰，他藏躲在一个幽暗的小角落里。从那里，他狂喜地注视耀眼的书脊，他自言自语道："我可以读这一切的书籍，在这儿，我怎样会不快乐呢？德·瑞那先生会以为受了大辱，如果他只做了侯爵刚才为我所做的百分之一。"

"但是，看这些须要缮写的稿件。"一直等到这件工作完了以后，于连才敢走近藏书。当他打开伏尔泰的集子的时候，快乐得差不多发了狂。他跑去打开图书室的门，知道不致被人捉住，才很快乐的展开八十卷大书。这些书都装订得十分华丽，是伦敦最上等的装订工人的杰作。于连的赞叹达到顶点，没有比这个更使他兴奋的了。

一点钟以后，侯爵进图书室来了。他注意看于连的抄录。他很惊奇地注意到于连写 Cela（这）这个字，写了两个 l，变成了 Cella 了。他暗自想道："长老向我说关于他的学问的话，会不会是一个捏造的故事呢？"丧失了信心的侯爵，很温柔的向他说道：

"你对于字的拼法还不十分有把握吗？"

"这是真的。"于连说道。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做下的错事。侯爵的宽大的恩惠把他的心变柔和了。他不禁回想起德·瑞那先生粗暴的声音。

侯爵暗自想道："法朗士一孔德省里的这个小教士所做的，简直是浪费时间。可是我极需要一个可靠的人呀！"

"Cela 这个字，写起来只用一个l。"侯爵向他说道。"当你抄写完毕的时候，重看一遍，把你有点儿怀疑的字，向字典里面查看一下。"

在六点钟的时候，侯爵教人来喊于连。侯爵看见于连穿着长统的靴子，他显然表示烦恼的样子。"我要责备我自己的疏忽了。我忘记告诉你，每天在五点半钟的时候，你应该穿得整整齐齐的。"

于连不了解地瞧着他。

"我要说的就是你应当穿上袜子。阿撒以后会提醒你的。今天我为你道歉吧。"

说完这几句话，德·拉·木尔先生把于连引导到一间金碧辉煌的客厅里去。如果在同样的机会里，德·瑞那先生再也不会错过机会，三步并作两步，抢着向前，第一个人首先走入客厅。他的旧主人那种小小的虚荣心，使他踩着了侯爵的脚，因为侯爵素来有风湿痛的病症，这样使他感觉到十分的痛苦，不禁自语道："想不到他还是一个傻瓜，差不多把别人的脚跟都踏住了。"他把于连介绍给一位身材高大、威严可畏的女人。这就是侯爵夫人了。于连觉得她有一种粗鲁无礼的样子。有一点儿象维立叶尔县长莫洪的夫人，在那次她参加圣查理节日聚餐会的时候。客厅里的极端的煊赫富丽，搅乱了于连的心，德·拉·木尔先生说的是些什么话，他都听不清楚了。侯爵夫人仅仅瞟了于连一眼。在几个男人当中，于连认出那个少年安地主教，这个重逢，于连高兴得难以形容。几个月之前，在布雷·列俄的盛会里，这个少年主教还降低了身份，和于连说过几句话呢！这位年青的主教，无疑地惊异于连注视着他的温柔的眼光，而无心认清楚这个乡下人。

聚集在这个客厅里的这些男人，在于连看来，多少有点忧郁

和不自然。巴黎的人低声说话，而且不把小的事件夸大。

一个漂亮的年青人，上唇留着两撇小胡须，面色苍白，身材瘦长，在六点半钟的时候来到客厅里，他的头非常的小。

“你永远要人家等候你。”侯爵夫人说道。他那时正在亲吻侯爵夫人的手。

于连知道这个人就是德·拉·木尔伯爵了。他第一眼就发现伯爵这个人是很迷人的。

他暗自想道：“这是可能的吗？就是那个人，他的使人难堪的嘲弄，会把我从这所房子驱逐出去吗？”

由于详细的观察罗伯尔伯爵，于连注意到他穿的是长统靴子，还带着马刺；“而我就应该穿普通鞋子，显然当作他的仆人。”一会儿大家开始晚餐了，于连听到侯爵夫人说了一句严厉的话，同时把声音提高了一点儿。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内，他瞧见一个年轻的人儿，有金栗色的头发，体态匀称，非常秀丽，她走来恰好坐在他的对面，然而她一点也不使他喜欢。在他的仔细观察以后，他思忖着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美丽的眼睛。但是这双眼睛透露出一种内心的可怕的冷酷。随后，于连又发现它们有抑郁厌倦的表情，它在考察别人，但是它们总记得应该威严可畏。“德·瑞那夫人也生得有一对美丽的眼睛，”他暗自想道。“有许多人称赞过她。但是那一对眼睛同这一对眼睛，完全没有类似之处。”于连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分辨出，玛特儿小姐——他听见别人这样称呼她——的眼睛里时时刻刻闪耀着的是一种机智的火花。至于德·瑞那夫人的眼睛，当它们激动的时候，却是热情的火花，或者当她听到人们叙述邪恶的故事，而引起它们正义的愤怒。在晚餐快完的时候，于连才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字眼，来表达德·拉·木尔小姐的眼睛的美的类型：“它们是闪烁的，”于连暗

自想道。还有，她太象她的母亲，于连越来越不喜欢那位侯爵夫人，他简直不愿意再看她。相反的，他觉得罗伯尔伯爵非常的可爱，没有一点不是好的。于连简直被他迷惑住了。以至于对他既没有忌妒的念头，也没有恨恶的意思，因为他比自己更富足，更高贵。

于连觉得侯爵有些厌倦的态度了。

大概在上第二道菜的时候，他向他的儿子说道："罗伯尔，我请求你好好地看待于连·索黑尔先生。他是我刚才雇请来替我办事情的。我预备把他栽培成一个人，如果'这'是可能的话。"

"这是我的秘书。"侯爵向他邻近的人说道。"他写 Cela 这个字，写两个 l 呢！"

所有的人，都集中眼睛看于连了。于连向罗伯尔伯爵点头致意，不过弯得太过份了一点。一般说起来，人人都喜欢看他的仪表。

一定是侯爵说到于连所受教育的方式，因为有一位座上客，把贺拉斯搬出来考问他。于连心里暗自想道："又是贺拉斯。在贝尚松的大主教面前，我获得成功。很显然的，他们只晓得这个作家吧。"从这个时候起，于连又能控制他自己了。而且很容易就控制住了自己。因为在他的眼睛里，德·拉·木尔小姐，简直不象一个女人。从他在神学院那个时候起，他把男人都看作卑贱的动物，很难使他自己被他们吓住。假如饭厅里的陈设，没有这么华丽，他就更能保持他的全部的冷静了。事实上，还在压抑着他的是两面各有八尺来高的镜子，从它们里面，他在谈着贺拉斯的时候，他有时可以望见询问他的人。对于一个外省人说来，他的语句实在不算冗长。他有一对美丽的眼睛，战栗的和快乐的羞怯——在他回答得很好的时候——更增加了它们的光彩。满座

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使人愉快的少年。在一个庄严的晚餐席上，这种考试，增加了不少的趣味。侯爵做出了一种手势，请求那个问话的人，更进一步难一难于连。他暗自想道："这是可能的吗？他真的有点儿学问吗？"

于连按照自己的意见回答，克服了他的怯懦的心理，表示出来的不是机智，（这对一个不懂巴黎语言的人说来是不可能的，）可是他有新颖的思想，虽然表达得不够娴雅，不够恰当，可是他精通拉丁文这一个事实是大家看见的。

于连谈话的对方，是一个国家碑铭学院的院士，恰巧，他懂拉丁文，他发现于连是一个很好的人文学者，他不害怕使他脸红，故意找些难题来为难他。在他们舌战得最热烈的时候，于连终于忘掉了饭厅内富丽的陈设。他谈到了拉丁的诗人们，甚至发表了一些对他们的看法，而是对方在任何书里都没有看到过的。对方是一个正直的人，恭维起这个年轻的秘书来了。幸而这时候开始讨论贺拉斯是穷苦的，还是富有的，可爱的，纵欲的，无忧无虑的人，如象莫里哀和拉芳登的朋友侠伯尔一样①，写诗是为了娱乐自己，抑或是一个穷得要死的桂冠诗人如象诽谤拜仑爵士的少沙一样②，跟随着朝廷写些歌颂帝王生日的短诗。人们还讲到奥古斯丁大帝和乔治四世③统治下的社会状况。在这两

---

① 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法国大喜剧家；重要作品有«伪善者»，«恨世者»，«唐璜»，«吝啬鬼»等。
拉芳登（La Fontaine，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著书十二卷。
侠伯尔（Chapelle，1626—1686）：法国诗人。

② 拜仑（Byron，1788—1824）：英国大诗人；重要作品有«哈罗德游记»，«唐璜»，«海盗»，«曼芙列特»，«该隐»等。
少沙（Southey，1774—1843）：英国诗人。

③ 奥古斯丁（Auguste）：罗马皇帝，生于公元前六十三年，死于公元十四年。
乔治四世（George IV）：英国国王（执政期1820—1830）。

个时代里，贵族是有绝对的权力的。但是在罗马，贵族亲眼看着自己的威信被麦生伦① 剥夺去了。麦生伦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骑士吧了。在英国，贵族把乔治四世缩小到有一点象一个威尼斯的总督的地位。这种讨论，好象把侯爵从麻痹状态里挽救出来，晚餐一开始，厌倦就把他投在这种麻痹状态里了。

于连简直不了解这些近代人的名字，如象少沙，拜仑爵士，乔治四世等等，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他们的名字呢！但是没有一个人不注意到，只要是谈到罗马历史上的事迹，而且从贺拉斯、马第亚、达西特等人② 的作品可以引用的这些事迹，他有不可争辩的优势。他毫无忌惮地把从贝尚松大主教那里得来的意见变成了自己的，这些意见都是在和这位教长的那次著名的辩论当中学来的；而且它们都是别人乐意接受的。

当人们倦于谈论诗人的时候，侯爵夫人降低了她的身份，看了于连一眼。因为凡是她的丈夫感觉快乐的，她便赞赏；这是她的法律，她永远遵守不渝的。"这个年轻的教士，也许在他的笨拙的举动的下面，隐藏着一颗受过教育的心。"靠近侯爵夫人的院士对她说。于连好象也听到了什么似的。这两句事先做好了的句子，正投合女主人的爱好。她赞同这一句关于于连的话，很满意曾经邀请了这位院士来晚餐。"他使侯爵开心了。"她想。

① 麦生伦(Mécène)：罗马骑士，死于公元前八年，以保卫文艺著名。

② 马第亚(Martial 43—104)：是拉丁诗人。贺拉斯见前第43页注。达西特见前第267页注。

三十三　学　　步

这个充满了耀眼的光明和成万人群的伟大山谷，迷惑了我的视线，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一切都是我的尊长，我的神志昏迷了。

——列拉的诗①

第二天一大清早，当玛特儿小姐从一扇用书脊掩蔽得很好的秘密的小门进来的时候，于连正在图书室里抄写信件。当于连正在欣赏这种巧妙的设计的时候，玛特儿小姐大吃一惊，在这个地方遇见于连，使她现出很懊恼的样子。于连看见这位带着卷发的纸卷儿的小姐，态度是强硬的、高傲的，差不多是男性的。德·拉·木尔小姐有一个秘密，就是当她的父亲不在室里的时候，常常悄悄的来到她父亲的图书室里，盗阅各种书籍。于连的出现，使她今天早晨的企图，没有成功。还有更使她心里不畅快的，就是她今天早晨，是来寻找伏尔泰著的《巴比伦的公主》的第二集，这部书是卓越的皇家和宗教教育的适当的补充读物，是圣心教派的杰作。这位可怜的女孩子，在十九岁上，她的精神上已经需要强烈的刺激，而不得不从小说里寻觅兴趣了。

罗伯尔伯爵在三点钟的时候，也来到图书室里。他特地来

研究一种日报的，为了在晚间好讨论政治。他很高兴再遇见早已忘掉了的于连。在于连的眼睛里，他简直是一个最完善的人，他请于连骑马。

"我父亲给我们的假期，可以直到晚餐的时候。"

于连了解"我们"这两个字是指谁，觉得他更可爱了。

"天哪！伯爵先生，"于连说道。"如果要砍倒一棵八丈高的树，把它锯开，剖成薄板，我敢说我做得顶好；但是讲到骑马呀，这一辈子没有骑过六次呢！"

"好吧，这就算是第七次吧。"罗伯尔说道。

实际上，于连记起了那次某皇帝驾到维立叶尔城，而且相信那次他骑得非常的好。但是当他们从薄罗衿树林回来的时候，正好在巴喀路的中心为了躲闪一辆两轮轻马车他跌下马来，周身盖满了泥土。幸亏他有两套衣服，可以更换。在晚餐的时候，侯爵想要同他说话，问他今天午后游玩的消息。罗伯尔赶忙含混地回答过去。

"伯爵先生太厚爱我了，我感谢他，而且也知道这厚爱的价值。"于连说道。"他给了我一匹最驯良、最美丽的骏马，然而他究竟没有能够把我拴在马上，因为这个疏忽，在桥边的那条长长的街道上，我摔下来了。"玛特儿小姐忍不住笑了出来，后来她更不谨慎地询问起详细的经过来了。于连很容易的就应付过去了。他有优雅的风度，然而他自己却不知道。

"从象这样的一件小事情上，"侯爵向那位院士说道。"就可以推测得出这个小小的传教士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乡下人！这样的事真是从来没有见过，以后也不会看见的。还当着太太们的面

---

① 列拉(Reina,1772—1826)：意大利律师和诗人。

前，叙述他的不幸的遭遇呢！"

于连使他的听众如此舒服地听着他的灾祸，到晚餐末了的时候，一般人谈话的内容，已经转移了方向，玛特儿小姐还向她哥哥问了许多关于这不幸的事件的详细情形。她不断地问下去，于连因此有了许多机会，和她美丽的眼睛遇见，他敢于直接回答她的问话，纵令她不是直接在问他。后来三个人都笑起来了，好象在森林深处的一个小村里的三个年轻的乡下人。

第二天，于连去听了两堂神学课程，回来以后，又抄写了二十来封信件。他发现在图书室里，就坐在他的旁边，有一个不知名的少年，穿着很是考究。但是他的表情很恶劣，而且面貌上分明表示出忌妒。

侯爵进图书室来了。

"你在此地做什么？唐波先生。"他用严厉的声音向新来的人说道。

"我以为……"年青人说道。同时很卑贱地谄笑起来。

"不，先生，你不以为……。这不过是一次试用，可是他是一个贫苦的人。"

年青的唐波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走了出去。他是院士——侯爵夫人的朋友——的侄儿，打算做个文人。院士早就要求侯爵让他作秘书。唐波在远远的一间房子里做工作，自从他晓得于连得到了宠爱，就想来分沾一点儿，早晨便把他的办公桌搬到了图书室里来了。

午后四点钟，于连内心经过一点小小的犹豫以后，他仗着胆子去拜访罗伯尔伯爵。伯爵快要骑马出门了。他看见于连要求和他一同出门，心中有些碍难，因为他是完全有礼貌的。

"我想，"他向于连说道。"你可以立刻到骑术学校去，几个

星期以后，我将很愉快的同你一齐骑马出游。”

“我希望有感谢你对我的厚爱的光荣；先生，请你相信。”于连用一种十分严肃的态度接着说道。“我完全明白我对不起你的地方。假如你的马没有因我的笨拙而受伤，而且它又是闲着的话，我希望今天再骑它一次。”

“真的！我亲爱的索黑尔，你要自己负责。你要想到我已经向你提出了警告和反对的理由了；事实上，现在已经是四点钟了，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他一骑上了马，向少年伯爵问道：

“有什么方法才不会从马上跌下来呢？”

“很多的方法呀！”罗伯尔回答道，同时哈哈大笑起来。“譬如，身子朝后坐。”

于连驰马前进，他们已经来到路易十六广场里。

“啊！冒失的年青人，”罗伯尔说道。“这里的车子太多了。并且那些赶车的人，都是些不谨慎的家伙！一旦跌在地上，他们的两轮马车，就会从你的身上辗过；他们不会冒伤害他们的马嘴的危险，突然勒住缰绳的。”

有二十余次，罗伯尔明明看见于连快从马上跌下来了，但是骑马出游终于结束，没有发生意外的事件。回到家里的时候，少年伯爵向他的妹妹说道：

“我向你介绍一个勇敢的冒险家！”

晚餐的时候，罗伯尔从餐桌这一端远远地向那一端他的父亲说话，他为于连的勇敢说了些公平的话，“在他的骑术里，能够称赞的，也只有勇敢而已。”年轻的伯爵在早晨已经听到洗刷马匹的仆人，在庭园里谈论于连坠马的事。他们都很恶意的在嘲笑他。

尽管于连得到的恩惠是如此地深厚，他不久就觉得在这个家庭里，他是完全的孤独的。他们的习惯和风尚，在他看来，都是稀奇古怪的。他总是在犯错误。他的过失，就是全府的仆人的快乐。

彼拉神父已经到他的教区里去了。他想道："如果于连是一棵软弱的芦苇，就让他枯萎吧，如果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就让他自己打出一条出路来吧。"

三十四　德·拉·木尔爵府

他在那里做什么？他在那里喜悦么？
他想在那里取悦于人么？

——龙沙尔①

在德·拉·木尔爵府的高贵的客厅里，于连觉得一切都是稀奇的，反过来，那些肯降低身份来注意他的人，也觉得这个面色苍白，穿着一身黑衣服的青年人，也是怪模怪样的。德·拉·木尔夫人在她的丈夫面前建议，当他们家里有显贵的客人来吃饭的时候，可以把于连派开，给他另外的差事做。

“我有意把我的实验一直推行到底。”侯爵回答道。“彼拉神父认为损害雇用在我们的周围的人的自尊心是错误的。我们只能依靠对于我们有抵抗力的人……。这个人除了他的古怪的样子，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至多不过是一个又聋又哑的人罢了。”

“我为了要了解这个阶层，”于连对自己说道。“我应该记下所有到这个客厅里来的人的姓名，和几句关于他们的个性的批评。”

他在第一行里记下这个家庭里的几位朋友，他们拚命向于

连献殷勤，相信他是受到侯爵的宠爱的人。这不但是些穷鬼，差不多都是些没有骨气的人，但是我们赞美今天在贵族的客厅里可以找到的那个阶级的人的时候，应该说：他们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没有骨气的。他们中间有的人愿意让自己受侯爵的侮辱，而德·拉·木尔夫人向他们说一句难听的话，他们就起反感。

在这家主人们的性格里，有太多的骄傲和太多的烦闷。他们为了解闷，喜欢凌辱别人，以致他们不能希望有真正的朋友。但是，除了下雨的日子和可怕的烦闷的时候，——这种揶揄人的时候到底很少，人们觉得他们还是彬彬有礼的。

如果那五六个如同父亲一般爱护于连的谄媚者，一旦离开了德·拉·木尔的爵府，侯爵夫人将要陷在长时间的孤独里了；而在和她同阶级的女人的眼里，孤独是可怕的，这是"丢脸"的标记。

侯爵待他的妻子非常好，他时常注意她的客厅里的人是否够多了；并不是要贵族，因为他觉得他的新同僚们，如果作为朋友到他家里，不够高贵；如果作为属员带到家里来，又不够有趣味。

日子稍稍久一点，于连就参透了这些秘密了。政治问题是资产阶级家庭的谈话资料，在危急的时候，才在侯爵的这个阶级的家庭里谈起。

欢乐的需要，即使在这厌倦的世纪里，它的力量还是这样的强大，甚至于在有宴会的晚上，只要侯爵一离开客厅，大家都溜走了。只要不讥笑上帝、教士、国王、有地位的人、朝廷保护下的

---

① 龙沙尔(Pierre de Ronsard,1524—1585)：法国大诗人。

艺术家，或者每一件已经承认了的东西；只要不赞美柏朗日[1]、反对派报纸、伏尔泰、卢梭和一切胆敢说一点直话的东西，人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谈论一切了。

即使有十万埃居的收入和蓝绶勋章，也不可能对抗这客厅里的规章。只要有一点儿活泼的思想表现出来，就是粗野的举动了。纵然有高雅的风度，周全的礼貌和适合别人的愿望，从每个人额头上看出来的却是厌倦。前来问候致意的青年人，都担心会说出什么使人怀疑到他们思想的事情，都担心会泄漏他们读过的几本禁书，于是在几句关于罗西尼[2]和当时的天气的几句漂亮的谈话以后，便沉默下去了。

于连观察出经常维持这客厅里的谈话的，是两个子爵同五个男爵，他们都是德·拉·木尔在大革命流亡外国时认识的。这几位先生，他们每年每人都有六千到八千金镑的收入，有四个是《日报》的支持者。有三个是《法兰西新闻报》的支持者。其中的一个每天都得讲点宫廷里的故事。在他的故事里，"可了不得"这个字眼从来没有省略过。于连注意到他胸前挂有五个十字勋章，其余的人，一般只有三枚。

另外一方面，在候见室里，我们可以看到那儿有十来个穿着制服的仆人。整个晚上，每隔一刻钟都要献上一次冰制食物或茶。在夜半的时候，还有一种佐以香槟酒的晚餐。

他差不多不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很认真地听这如此华贵和金碧辉煌的客厅里的平凡的谈话。就是为了这个理由，于连有时候才一直留到最后。有些时候，他注意观察那些说话的人，看他

---

① 柏朗日(Béranger,1780—1857)：法国歌曲作家。

② 罗西尼(Rossini,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

们自己是否觉悟到他们所说的一切，连自己也在嘲笑自己。他暗自想道："我的墨士德先生，我能背诵出来，他说的比他们好一百倍，然而他也是非常令人厌倦的。"

感觉到精神上郁闷的，不只是于连一个人。有些人吃大量的冰，来安慰自己。还有一些人，在晚上剩下的辰光，为着安慰自己，高兴地说道："我从德·拉·木尔爵府出来，从那儿我知道了俄罗斯……"

许多阿谀逢迎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告诉于连，说不到六个月之前，德·拉·木尔夫人酬报一个来往了二十多年的客人，把他升迁为省长。这就是那个可怜的男爵布内洪先生，自从复辟以来，他是一个副省长。

这一件大事情，鼓舞了这些先生们的热忱；从前他们为了一点儿小小的事体都要生气的，现在是再也不生气了。屋里主人对待客人，很少有疏忽怠慢的地方，但是于连已经在席上听到侯爵同他的妻子当中两三个简短的对话，这些对话对坐在他们旁边的人说来是残酷的。这些尊贵的人对于不是"乘国王马车的人"的子孙，从来不掩饰他们的真实的、轻蔑的态度。于连感觉到"十字军"这个字眼，当他们叫着它的时候是唯一的神圣的，他们的脸上立刻就呈现一种深沉的庄严的表情和含着无限的敬意。至于普通的所谓敬意，永远含有阿谀谄媚的成分。

在这种煊赫和烦恼的环境当中，于连所感到兴趣的，只有德·拉·木尔先生了。有一天他很高兴的听到侯爵抗议对于可怜的布内洪先生的升迁，他丝毫没有尽到力量。这不过是向侯爵夫人讨好而已。于连从彼拉神父那里，知道了真情。

有一天早上，神父同于连在侯爵的图书室里，研究同福力列那桩永远打不完的官司。

“先生，”于连突如其来的说道。“每天同侯爵夫人一块儿吃晚饭，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呢？还是他们给我的恩惠呢？”

“这正是特别的恩惠呀！”神父取笑地回答道。“那个国家学院的院士N先生，十五年来都在他家里献殷勤，还不能够为他的侄儿唐波先生争取到这个荣誉呢！”

“先生，这对于我说起来，是我的职务当中最艰难辛苦的一部份了。我在神学院里还没有这许多烦恼。我亲眼看到德·拉·木尔小姐有时候都在打呵欠呢，虽然她一向习惯了这个家庭的朋友们的和蔼。我真害怕我会沉沉睡去。你施点恩惠给我罢，请为我要求得到那些无名的小饭店里去，付四十个苏，就可以吃一顿晚饭。”

神父，一个骤然显贵的人，他自己觉得能够同一个大贵人共同晚餐，应该是多么荣幸的事！正在他尽力使于连了解这种感觉的时候，有一个轻微的声音使他们两个人都转过头来。于连才知道是德·拉·木尔小姐在一旁听他们的谈话。他不觉面红耳赤了。她来到图书馆里，为了寻找一本书，他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她都听在耳里了。为了于连刚才说的话，她把他看重了一些。她心里想：“这个人不是生来下跪的，和老丑的神父确实有点儿两样。主啊！他是多么的丑陋呀！”

晚餐的时候，于连简直不敢看德·拉·木尔小姐。但是她很和善地和他说起话来。这天晚上，他们等候着许多客人。她请求于连留下来。巴黎的少女，根本就不喜欢年纪相当大的男人，尤其是在他们穿着不整齐的时候。于连并不需要具备好多的智慧，就看出了布内洪先生的同僚们，留在客厅里，光荣地变成了德·拉·木尔小姐通常嘲笑的对象。这一天晚上，也不知道她是有意呢，或者无意，对待使她烦恼的男人十分残酷。

德·拉·木尔小姐是一个小团体的中心人物，这个团体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聚集在侯爵夫人其大无比的靠背椅子后面。其中有柯西乐侯爵，格吕伯爵，陆兹子爵，还有两三个年轻的军官，有的是罗伯尔的朋友，有的是他妹妹的朋友。这些先生们坐在一张蓝色的大沙发上面。沙发的那一端，面对着光辉的玛特儿的座位，于连静悄悄地坐在一张极矮的小细草椅子上。所有的逢迎的人都羡慕他这个谦恭的位置。罗伯尔很合礼地把他父亲的年轻秘书留在那个位置上，所用的方法是跟他谈话，或者是每天晚上提到一两次他的名字。这晚上，德·拉·木尔小姐问到他贝尚松城所在的那座山到底有多少高。于连简直答不出来，那座山比巴黎城内的蒙玛特山高还是低。这个小团体里所说的话，常常使于连开心的大笑；但是他觉得自己绝不能够想出类似的话来说。就如象一种外国语言，他听得懂，说不出口。

玛特儿小姐的朋友在这一天，和来到这宽大的客厅里的人处在一种继续不断的敌对状态里。爵府里来的朋友，起初是按着他们的名位加以选择过的。别人可以想象得出于连是不是留心的；每一件事都引起他的兴趣，不论是事情的本身，还是做这件事情的令人可笑的方法。

"啊！这里就是德古烈先生！"玛特儿说道。"他的头上没有假头发了！他是否要依靠他的聪明和智慧，一步踏入省府衙门呢？他夸耀他的秃头，还说他的脑袋里装满了高贵的理想！"

"这是一个博闻广见的人，他熟悉地球上所有一切的事物。"柯西乐侯爵说道。"他也常常来到我的叔父主教家里。他能够继续着好几年在他每一个朋友的身旁编一套谎话，而他有两三百个朋友。他知道怎样去培养友谊，这是他的才能。你们看看他就是这样的，在冬天，早晨七点钟，在他的一个朋友的门口弄

得浑身污泥。”

“他时常争吵；为了争吵，要写上七、八封信。随后，又和解了，为了表达友情，他又写上七、八封信。他把他的心意，坦白诚恳地表现出来，心里不隐藏丝毫秘密，这完全是正人君子的风度。这也是他最光荣的优点。当他有事情要请求他人帮助的时候，他的这种优点特别表现得分明。我的叔父的属员里有一位代理主教，当他说到德古烈先生自从复辟以来的生活的时候，那真好玩极了。我要领他来看你们。”

“呸！我才不相信那些话呢；恐怕这是一般小人彼此在职业上的忌妒的把戏。”格吕伯爵说道。

“德古烈先生的名字，将永远留在历史上了。”侯爵再说道。“他同蒲拉神父，达列朗先生，波若·底·波尔哥先生等等，一同参加了复辟运动。”

“这个人曾经有过几百万法郎。”罗伯尔说道。“我不了解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自讨没趣。我的父亲对他的讥诮，有时残酷得可怕。譬如有一天，我的父亲从桌子的这一端向那一端叫道：‘我亲爱的德古烈先生，你背叛你的朋友有多少次啦？’”

德·拉·木尔小姐说道：“他真的背叛过他的朋友了吗？然而谁又没有背叛过呢？”

“什么！”格吕伯爵向罗伯尔说道。“山克列尔先生，这个著名的自由党人，也到你们家里来了；真是见了鬼，他来这儿做什么？我应该接近他，向他说话，使他说话。别人说他聪明得很。”

“但是你的母亲怎样接待他呢？”柯西乐先生说道，“他的思想，是这般的放肆，这般的热烈，这般的独立……”

“你们请看吧！”德·拉·木尔小姐说道。“这里就是一个‘独立’的人！你看他向德古烈先生鞠躬，把身体弯到地面上了，而

且抓住他的手。我相信他快要把那人的手拖在嘴唇旁边去亲吻了。"

"德古烈先生一定和当权的要好到我们不能相信的程度。"柯西乐先生再说道。

"山克列尔到这里来为的是营谋国家学院的院士。"罗伯尔说道。"柯西乐，你快看他怎样向L男爵敬礼！"

"即使跪下来，也没有这样卑贱。"陆兹先生发言了。

"我的亲爱的索黑尔，"罗伯尔说道。"你是有脑筋的人，而且从山里面来。请留意，千万不要象这个大诗人一样的鞠躬，哪怕对方是伟大的天主。"

"啊！这里就是一个顶顶聪明的人，巴东① 子爵先生。"德·拉·木尔小姐摹仿着仆人的声音说道，这个仆人刚才通报过他的名字。

"我相信就是贵府的仆人都要嘲笑他的，什么样的名字，巴东（手杖）子爵！"格吕伯爵说道。

"名字有什么用处？有一天他会对我们说，"玛特儿说道，"你们想想看，布熔② 公爵的名字第一次宣布出来的情形。我以为，他的名字，别人还没有习惯啊……"

于连离开了沙发边，还是很少能领会到一个轻率的嘲笑所具有的动人的细腻之处。如果一个嘲笑能引起他笑，他认为它应该是合理的。在这班少年人的谈话里，他只看到通常的侮辱人的音调，而这种音调刺激了他。他的外省人的或者是英国人的谨慎，甚至让他从他们的谈话里看到了嫉妒，当然这一点，他是

---

① 巴东（Bâton）意义即手杖。

② 布熔（Bouillon）意义即羹汤。

弄错了。

他暗自想道："罗伯尔，我看他为了写一封才二十行的信给他的上校，竟起了三次草稿，如果他一生里曾经写出一页象山克列尔先生所写的信，他一定高兴得很。"

因为他的地位太不重要了，所以没有人注意他，他挨次地接近了几群客人；他远远地跟着巴东子爵，想听他讲话。这个如此聪明的男子，有着一副忧愁的外貌，于连看见他只在他说出三四个富有刺激性的句子的时候，才稍稍振作精神，有点儿生气。于连觉得这种聪明，需要充分的客观条件来发展的。

子爵简直不能说简短的句子。他说出来的至少是四五句，而且每句写下来都要有五六行长，为的是可以出语惊人。

"这个人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做论文。"有人在于连的背后说道。他回过头来，当他听见有人讲到侠尔伟伯爵的名字的时候，他喜欢得脸都红起来了。这是当代最伶俐的人。于连在《圣爱伦回忆录》上[①]以及拿破仑亲口传授的事迹的片断中，常常看见他的名字。侠尔伟伯爵的谈话是简短的；他的话如同闪电，公正，激烈，而且深刻。如果他谈论到一件事情，立刻我们就觉得他把那个讨论推进了一步，他在辩论里举出许多事实来。听他说话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在政治上，他是一个厚脸皮的犬儒派。

"我呀，我是独立的，"他向一位先生说道，这人胸佩三枚勋章，他显然是在嘲笑这位先生。"为什么人家要我今天的意见同六星期以前的意见一致呢？如果真的这样要求，那我的意见将是我的暴君了。"

---

① 《圣爱伦回忆录》(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是拉斯·卡兹(Las Cases)的作品，是作者和拿破仑谈话的记录。

四个庄重的年轻人围着他，露出不高兴的表情，这些先生不喜欢这种开玩笑的方式。伯爵知道自己的话太过火了。幸而他瞥见了正直的巴朗先生，这是一个假冒正直的伪善者，伯爵想去找他谈话，客人又渐渐围拢来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可怜的巴朗先生要吃亏了。由于他的品行和道德，纵然他丑极了，当他最初进入社会，经过了难以描写的奋斗以后，他娶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女人，她已经死了，巴朗又和第二个非常有钱的女人结婚，可惜她从来没有在社交场中出现。他现在非常谦逊的享受着六万金镑的年金，他门下也有许多奉承他的人了。侠尔伟伯爵和他说到这一切，对他一点也没有怜悯。不久在他们两人的周围，大概有三十来个人。所有的人都面带笑容，甚至于那些庄重的年轻人也笑了，他们是本世纪的希望啊！

"他来德·拉·木尔爵府里做什么呢？明明白白他是来受众人揶揄的呀！"于连想，并且走到彼拉神父的身边问道。巴朗先生告辞走了。

"好的！"罗伯尔说道。"瞧，我父亲的一个奸细现在走了。现在只剩下那个矮小的跛脚拉比里了。"

于连暗想道："这是谜底吧。但是，谜底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德·拉·木尔侯爵要接待巴朗先生呢？"

严厉的彼拉神父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愁眉苦脸地听着仆人们通报来客的名字。

"这简直成了一个巢穴。"他也象巴西尔那样说道。"我看来的都是些无赖子。"

这是因为严厉的神父还没有认识高等社会的特点是什么。但是从他的冉森教派的他的朋友们那儿，他对这些人得到了正确的观念，这些人仅仅靠着他们为党派效劳的巧妙，或者是他们

的无耻的产业，才能够来到这客厅里。在这一夜里，有好几分钟，他都用心尽力的回答于连的迫切的问题。后来他忽然停住，恼恨自己说了别人的坏话，而且把这看作是一件罪恶。他是冉森教派的，脾气急躁的人，而且把基督教的仁爱看作是一种责任，因此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就是斗争。

“这个彼拉神父有着怎样的一张面孔呀！”德·拉·木尔小姐说道，当于连正走近大沙发的时候。

于连觉得这句话是触犯了自己。实际说起来，她是有道理的。我们不用怀疑，彼拉先生是这客厅里最正直的人。但是他的长满了红色疹子的脸，被良心鞭策着、痛苦着、激动着。在这个时候，把他弄得非常的丑陋。于连暗自想道：“那么，相信面貌么，彼拉神父因为一点小过错受到良心责备的时候，面貌才显得可怕；然而那个人人都知道的奸细拉比里的脸上，我们看起来却是一种纯洁而宁静的快乐的表情。”彼拉神父已经对他周围的人让步了；他雇用了一个仆人，衣服也穿得非常整齐了。

于连注意到客厅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所有的眼睛，都一致的望着门边，突然静了下来。仆人通报著名的托礼男爵的来到，最近结束的选举惹起了所有的人对他的注意。于连走向前去，把他看得很清楚。男爵主办一个选举区的选举，他有最精密的思想，要把某一个党派的选举票，就是一些小方纸，完全偷窃出来，而且还进去同样多的小纸片，上面写着他愿意选举的人的姓名。他这种有决定意义的行动，被几个选举者看见了，当时就给他下不了台。这个好人儿在这件大事情以后，到现在脸孔还是灰白色的。还有一些坏人，嚷出了“苦工”这个字眼。德·拉·木尔先生很冷淡的接待他。可怜的男爵很快的就逃走了。

“他匆匆忙忙的要离开我们，就是为了要到那个伯爵先生①家里去。”俠尔伟伯爵说道，大家都笑起来了。

这天晚上，满堂宾客，有一堆沉默无言的要人，还有一批阴谋家，大多数是坏蛋，但都是聪明人，川流不息地来到德·拉·木尔的客厅里，有人说他的爵府，简直成了一个总长的衙门了。那个小唐波就在这些人中间初露锋芒。他的认识虽然不够精深，但是他的语言很有力量，足以补偿这个缺点了。

“为什么不把这个人监禁十年？”他说这话，正是于连走近他所在的一群人的时候。“人们应该把蛇蝎丢在地牢里，我们应该让它们死在暗处，否则它们的毒焰增长起来，那就危险了。一千埃居的罚金，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他穷的话，那更好；但是他的同党将替他付出钱来的。应该是五百法郎的罚金同十年地牢的监禁。”

“啊！仁慈的天主！他们说的这个怪物是谁呀？”于连私自想道。他很欣赏他的同僚这种激昂的声调和夸张的口气。院士的心爱的侄儿的憔悴瘦削的小脸，在这个时候是丑陋的。于连不久就知道，被谈论的是当代的最伟大的诗人。

“啊！怪物啊！”于连轻声叫道。慷慨激昂的眼泪，打湿了他的眼睛，他暗自想道：“啊！小贱货！我会看你自作自受的。”

他又想道：“总而言之，这一群是侯爵领导的党的敢死队！被他毁谤的这个出色的人，多少的勋章，多少的闲职，他得不到呢？如果他把自己出卖的话。我不是说他出卖给纳哇尔先生的庸碌内阁，而是出卖给我们曾经看见的那些一个接一个上任的、还算是正直的总长当中的一个。”

---

① 当时著名的魔术家。

彼拉神父从远处向于连招手；德·拉·木尔先生刚刚向他说了一句话。于连这时候两眼下垂地听着一位大主教的悲叹。后来当他脱身能够挨近他的朋友的时候，他发现他被那个讨厌的小唐波纠缠住了。这个小怪物心里虽然怨恨他，但因为于连的被宠幸靠他得来的，所以也来逢迎他。

“什么时候死神才能让我们摆脱这个老腐败呢？”那个小文人这时候正在谈论可敬的罗兰爵士，所用的就是那些形容词，而且说出来象《圣经》一样的有力量。他的特长是通晓许多活人的传记，他刚才很快地评论了在英格兰新登极的国王统治之下可以获得政权的每一个人物。

彼拉神父走到隔壁的客厅里去了，于连跟着过去。

“侯爵不喜欢那些低劣的作家，我警告你。这是唯一引起他反感的。要通晓拉丁文希腊文，如果你能够的话，还要通晓埃及和波斯的历史等等，他将尊敬你，保护你，把你当作一个学者。千万不要用法文写，哪怕只有一页。尤其是关于在你的地位之上的那些严重的问题，你更不能批评，否则他把你看成低劣的文人，让你倒楣下去。为什么你居住在一个贵族的公馆里，还不知道加斯特里公爵关于达朗伯尔同卢梭的名言：‘这种人什么事都要议论，可是没有一千埃居的年金。’”

“一切都象在神学院里，”于连想道。“一样的被人知道了。”他写过八页到十页相当夸张的文章：这是对于那个年老的军医官的历史的颂词，照他说起来，是这位军医官把他教养成一个有丈夫气概的人。于连自言自语道：“而且这个小抄本一向都是锁着的！”他赶忙登楼跑到自己的卧室里，把他的手抄本烧掉了，再来到客厅里，那些漂亮的坏蛋都走了，客厅里只剩下了戴勋章的人。

围着仆人们刚刚抬进来安排好的餐桌，坐着七、八位太太，非常高贵，非常虔诚，又非常做作，年纪都在三十到三十五岁之间。那个漂亮的德·菲花格元帅夫人，进门来就请求原谅，说她来得太晚了。这时候已过半夜，她走去坐在侯爵夫人的身边。于连一看见她，内心万分的感动，因为她的眼睛同流盼的神情，完全同德·瑞那夫人一样。

德·拉·木尔小姐的那一群人数还是很多的。她正忙着应和她的朋友们嘲笑那个不幸的达莱伯爵，这就是那位最著名的犹太人的唯一的儿子，他的有名是由于他的财富，是靠借钱给国王和人民打仗而获得的。那个犹太人不久以前才死，他留给他儿子的是每月十万埃居的进款，同一个名位。唉，提起那名位，那就太著名了！象他处在这种特殊的境遇当中，就需要单纯的天性，或者坚强的意志力。

不幸的是这位伯爵是一个怀着各种雄心的好人儿，这些雄心都是谄媚他的人鼓动起来的。

格吕先生说有人给了他向德·拉·木尔小姐求婚的决心。（有可能做公爵的、且有十万金镑年金的柯西乐侯爵也在向她求爱。）

“啊！你们别错怪他下过决心啦。”罗伯尔很凄然的说道。

这个可怜的伯爵达莱，最缺乏的也许就是意志力了。就性格这方面说，他可以做国王。他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但是他没有勇气履行到底。

“单是他那一副尊容就够受了，”德·拉·木尔小姐说道：“就可以使他永远感觉快乐了。”他的面貌是不安和失望的奇异的混合；但是我们常常在他的脸上很明白地看出自命不凡的表情和法兰西最有钱的人，特别是当他长得还不错，还不上三十六

岁的时候，应该有那种果决的风度。“他是怯懦地傲慢啊，”柯西乐先生说道。格吕伯爵，罗伯尔，和两三位蓄着小胡子的年青人任意的嘲笑他，而不使他怀疑到。最后，响过了一点钟，他们才送他回去。

“这种天气，在门口等着你的，是你的阿拉伯名马吗？”罗伯尔向他说道。

“不是的。这是一对新的马，远不及阿拉伯种的昂贵。”德·达莱先生回答道。“左边一匹，我付了五千法郎，右边一匹马，仅值一百路易；但是我请你相信我们只有在晚间才把这一匹驾上。因为这匹马跑起来，步伐完全和另一匹一致。”罗伯尔的想法使伯爵想到象他这样身份的人才适合爱马，只是不应该让他的马淋在雨里。他走了以后，这些先生不一会儿都走完了。他们一边走，一边还在讥笑他呢。

于连听到他们在下楼的时候发出来的笑声，不禁暗自想道：“我终于看见了和我情况相反的另一极端！我一年没有二十个路易的进款，和一个每点钟有二十个路易的收入的人并肩站在一起，而人们却嘲笑他……这样一个现实正可以医治一个人的嫉妒。”

三十五　敏感和虔诚的贵妇

只要人们习惯于平淡无奇的言语，一个稍微激烈的思想，在那里便成了粗野；谈话捏造事实的人是不幸的。

——福卜拉斯①

光阴过得很快，在几个月的试用以后，于连又到了接受薪俸的时候，爵府的管家把第三季的薪俸送给他了。德·拉·木尔先生曾派给他一件新差事，为他管理布勒塔尼同诺曼底两省的田地。于连从此常常旅行到那些地方去。他主要的职务是负责有关和福力列神父之间的著名的诉讼的通信工作。彼拉先生已经教过他了。

于连根据侯爵在各种文件旁边潦草简短的批注而写成的信件，差不多完全可以签字了。

在神学院里，他的教师们都抱怨于连太不用功，但是他们还是把他看成最出色的学生。这些各式各样不同的工作，于连都用全部的、隐藏着痛苦的野心的热忱去料理。因为工作过度，很快地使于连失掉了在外省时红润的脸色。在他的神学院的年轻的同学眼睛里，那种苍白的颜色，正是代表于连的功绩。他也感

觉到他的巴黎的同学没有贝尚松的那么坏，也没有那么容易在一个埃居前下跪；他们都相信于连得了肺病。侯爵给了他一匹马。于连害怕在外面骑马的时候被他们看见而对他们说这种运动是医生命令他做的。

彼拉神父曾带他到好几个冉森教派的场合去，于连十分的惊奇。他以为宗教的观念是和伪善的观念和希望发财的观念不可分地连接在一起的。他羡慕这些热忱的、严厉的人，他们没有想到过预算。有几个冉森教派的人把于连看成朋友，给他劝告。另一个新鲜的世界，又展开在于连的眼前。在冉森教徒内，他认识了亚达米哈伯爵。他大约有六尺高，自由党人，笃信宗教。在他的国家里，他是被判处死刑的。他的笃信宗教和热爱自由这种奇特的矛盾，感动了他。

于连对待年轻的伯爵很冷淡。罗伯尔觉得于连对于他几位朋友的戏谑，答话过于激烈。于连在一两次失礼以后，决定自己再不和玛特儿小姐说话了。在德·拉·木尔爵府的人们，对他自始至终是彬彬有礼的；但是他总觉得自己已经不被人看重了。他的外省的常识，使他引用了一句粗俗的谚语——"全新的就是全好的"——来解释这个变化。

也许他现在比初来的时候更理智了。或者是巴黎的礼仪所产生的最初的魔力，已经消失了。

只要一停止工作，他就陷入了致人死命的厌倦里。这就是——让人羡慕的，但是按照地位不同，却又划分得如此周全的，如此有分寸的——礼貌所造成的感情枯萎的结果，那便是高等社会的特色。有一颗稍微敏感的心的人，就看得出这些矫揉

---

① 是小说人物之一，专门向女人献媚的人。

造作。

自然，我们可以责备外省人的声调平庸，或者不够礼貌，但是在回答别人的时候，总带着一点热忱。在德·拉·木尔爵府里，于连的自尊心从来没有受过伤害，然而通常到了一天的终了，在前厅拿他的蜡烛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想哭一场。在外省，一个咖啡店的侍仆，当你走进他的咖啡店的时候，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他就会对你发生兴趣，但是这意外的事情，如果损害了他的自尊心，那么他一面同情你，一面会把你不愿意听的话重复说上个十遍。在巴黎人们要笑你也得小心地躲起来，但是你永远是一个陌生人。

我们不再叙述一大堆曾使于连闹过笑话的冒险故事，假使那些不算太大的笑话。一种疯狂的敏感使他犯了千百种的错误。他的全部乐趣在于自卫：他每天练习放枪，他是许多著名武术教师的好学生。他一有了闲功夫，他并不象以前要把它用在读书上面，他却跑到马厩去要那些最强悍的马来骑，和骑术教师骑马出去，他差不多每次都要跌下来。

由于他坚持工作，沉静，聪明，侯爵觉得他很有用。慢慢的侯爵把所有比较难处理的事情都委托给他办了。侯爵在政务闲空的时候，便聪明地处理他的私事。因为他地位高，消息灵通，在交易所的买卖常是幸运的。他买了许多房子和森林，但是他还是很容易动怒。他常给人几百个路易，但为了几百个法郎却要打官司。世间上有一些有钱的人，还有一颗高贵的心，他们在一切的事业当中所找寻的是娱乐而不是效果。侯爵最需要的是一个参谋长，在他的所有关于银钱的事业里，他希望这个人能够料理得清清楚楚，使他容易察阅，一目了然。

德·拉·木尔夫人，虽然她有一个谨慎的性格，但是她有时

候还有些嘲笑于连。由敏感所产生的“不可预料的事”是一般贵妇人所害怕的；这是和礼貌绝对相反的。有两三次，侯爵站在于连这方面，向她说道：“如果他在你的客厅里是可笑的，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却是胜利的。”在于连这方面呢，他相信自己已经捉住了侯爵夫人的秘密了。只要仆人一通报德·拉·茹玛特男爵的名字，她对什么都可以发生兴趣。男爵是一个冷酷的人，有一张沉着的脸孔，高，瘦，丑陋，然而穿着却非常考究；他的一生都是在宫殿里度过；一般说来，他言语最少，对什么都不发表意见。这就是他生活思想的方式。德·拉·木尔夫人如果能够得到他做她的女婿，她将是疯狂般的欢乐。

三十六 说话的姿态

他们最大的任务，便是沉静地判断人们日常的细小事件。他们的智慧在阻止对小事发大怒，或防备有声誉的人将小事件渲染而传播到远方。

——格纳地斯①

于连是一个新到的陌生人，因为他生性高傲，不愿意每事问人，幸而也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有一天，一阵暴雨把他赶进了圣峨洛路上的一家咖啡店里，他看见有一个穿海狸皮礼服的、身材高大的人被他的阴郁的眼光惊住了，于是也回看他，完全象从前在贝尚松时亚芒达小姐的情人一样的回看他。

于连常常责备自己，轻易地放过了前一次的侮辱，因此不能忍受这一次的注视。他立刻上前请求解释。穿礼服的那人用最脏的话来骂他。全咖啡店里的人都走拢来把他们两人团团围住。过路的人也在门前停住了脚。由于外省人的谨慎，于连总是带着一支小手枪；这时候他的手放进袋里捏住手枪，不过他有些发抖。然而他是很聪明的，只是反复的对那人说：

"先生，你的住址？我看不起你。"

他说了又说，只有这三句话，使得群众都奇异了。

"咳！尽管咒骂的人，应该把你的住址给他了。"穿礼服的男子听到大众重复说出的意见，他没有办法，只好把五六张名片，向于连的鼻尖扔去。幸而没有一张打中了他的脸。于连决定要在他被侵犯到了的情况下，他才开枪。那个人走了，不时还回转身来用拳头威胁他，咒骂他。

于连觉得自己浸在汗水里面了。"这个最下流的人真把我气死了！"他十分气愤的自言自语道："我怎样才能解除这种屈辱的感觉呀？"

他想立刻决斗。但是一个困难挡住了他。在这样大的巴黎城里，到什么地方去找寻一个证人呢？他没有一个朋友。自然他有几个认识的人，但总是六个星期的熟识之后，彼此就疏远了。"我是不合群的，这才是对我的严厉惩罚呀！"他想道。结果他记起了九十六连队的名叫李也潘的一位少尉。他常和这个可怜的老军官斗剑。于连一向对他是诚恳的，现在正好找他。

李也潘说道："我很愿意做你的证人，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你不能打伤你的仇人，那么，当场你再和我决斗。"

"同意了。"于连很快乐的说道。他们按照名片上写着的地址，到圣日耳曼镇最远的地方去找波梧西先生。

那是清晨七点钟。一直到了让人把姓名通报进去的时候，于连才记起这很可能是德·瑞那夫人的亲戚，从前驻罗马或那不勒斯大使馆的随员，他曾经有过一封信，介绍那个歌唱家吉礼茂的。

于连把自己的一张名片，和昨天那人掷下的一张名片，同时交给一个高大的仆人。

---

① 格纳地斯(Gratius)：德国神学家，死于1541年。

他同他的见证人等了足足三刻钟，他们才被引到一间布置得十分精美的房间里。他们看见一位身材魁梧的青年，穿着一身橙红白三色的晨服，有点象个玩偶；他的容貌表现了希腊美的完整和无意义。他的头部非常的仄狭，纯粹金色的头发，再美丽也没有了，它们被烫成波纹形的，非常当心地卷过，没有一根纷乱的。九十六连队的少尉暗自想道："这个该死的自负的人，原来为了把他的头发卷成这个样儿，他才使我们久等呀。"五颜六色的晨衣，早晨穿的裤子，甚至于绣花的拖鞋都是合式、精心的杰作。他的高贵而潇洒的容貌，使人看见了就觉得它又端正又出色，是理想中的可爱的人。他使人感到惊奇和畏惧，象开玩笑那么轻松但却又是这般庄严。

九十六连队的少尉向于连解说，在粗暴地向他脸上掷了名片以后，又使他等了这么久，可以说这又是一件新的冒犯。于连听了之后，粗鲁地闯进波梧西先生的房间里。他很愿意表示出一种傲慢不逊的样子来，同时也愿意有一个有教养的表现。

波梧西先生那种温雅的态度，造作的高傲，同时又是自满的神气，以及令人羡慕的优美的环境，使得于连如此惊诧，以致在一转眼间就完全忘了要表现出来的傲慢不逊的样子，——这并不是他昨天见到的人。他惊奇得不得了，因为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这样文雅的人物，而不是他所寻找的野蛮的粗人；他惊诧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把人家掷给他的名片递了一张给他。

"这是我的名字。"时髦的人说道。对于他，于连从早晨七点钟就穿上的黑色的衣服，并没有引起他的尊敬。"但是我不懂得，有何种荣幸……"

他说最后这句话时的姿态，把于连的脾气激动了一部分。

“先生，我是来同你决斗的。”于连对他说道，把事情都解释出来。

查理·德·波梧西先生，在一阵熟思以后，觉得相当满意于连的黑色服装的剪裁。“这明明是斯多卜公司缝制的。”他暗自想道，同时还在听他讲话。“这件小背心样式高雅。连长靴子也是好的。不过，从另一方面说，这套黑色的服装，大清早就穿起！未免……也许更能阻挡子弹。”波梧西骑士想道。

自从他仔细分析以后，他回到一个完美的礼貌上来，差不多把于连完全平等看待了。他们商量了相当久，事情是很微妙的；结果，于连不能否认这个显明的事实，就是他眼前的这个青年，彬彬有礼，同昨天那个辱骂他的粗人，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于连简直不想走了，所以才拖长他的解释。他也看出波梧西骑士的骄矜，他谈到他自己的时候也是这样称呼，而为于连只简单的称呼他为“先生”感觉诧异。

他欣赏他态度的庄严，还混合着某种谦恭的自负。但是这庄严的态度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很惊奇，对方说话的时候，那舌头转动的奇特的方式……但是，无论如何，他找不出一点点的理由，要同对方争吵。

年轻的外交家很有礼貌地解释决斗这事件，但是卸职的九十六连队的少尉，坐在那里已经一个钟头，他两腿微微分开，两手按在股上，两肘向外突出，此刻也断定了他的朋友索黑尔先生一点儿也没有理由和人决斗；因为事情很明白，有人偷盗了这个人的名片。

于连离开的时候，心情坏到极点。波梧西骑士的马车停在院子里的石阶前等着；于连偶尔抬起眼睛认出了车夫就是昨天的那个人。

瞧见了他，扭着他的短大衣，把他从坐位上拖下来，用马鞭抽打他，这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两个仆人要保护他们的朋友；于连挨了许多拳头：同时他摸出了一支手枪，就向他们开起来，他们逃跑。这一场事件在一分钟之内就结束了。

波梧西骑士走下楼来，态度庄严得令人喜爱。他用大人物的口吻重复地说："什么事？什么事？"他的好奇心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作为外交家，他的自负不允许他露出一点感到兴趣的样子。当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时，他的表情还显出傲慢的样子和从不离开外交家面孔上的略带快活的冷静。

九十六连队的少尉已经看出波梧西先生有决斗的念头；他想用外交家的方式给他的朋友发起决斗的优先权。他大声叫道："这一下子，可有决斗的理由了？"

"我也这样想。"外交家重复一句。

"我撵走这个流氓，让另外一个人来赶车。"他向他的仆从说道。

有人走去打开车门。骑士坚决要请于连同他的证人坐上他的车子。他们去找波梧西先生的一个朋友，他给他们指定一个清静的地方。他们一路上的谈话真是融洽。只有一件令人奇怪的事，就是外交官还穿着晨衣。

于连暗自想道："这些先生们，虽然出身很高贵，一点也不象到德·拉·木尔家来吃饭的那些人使人感到无聊；"一会儿他又想道，"我现在了解他们，不拘世俗礼节，就是为了这个原故。"他们谈到昨晚的芭蕾舞，观众认为美妙的舞女。这两位先生用暗示的方法说出许多刺激性的故事，是于连和他的证人完全不知道的。于连也没有如此笨拙，假不知以为知，很虚心地承认自己的寡闻。骑士的朋友喜欢于连的坦白。他向于连解释这些故事的

内容，又详细，又好。

有一件事情使得于连十分惊奇。在大街的中心，建筑起一个临时的休息所，为了圣体瞻礼那天的游行行列而设的。他们的车子走到这里停下了。他们说了许多笑话，这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说教士是大主教的儿子。在想晋封公爵的德·拉·木尔的府上，谁也不敢说出象这样的一句话来。

决斗很快的就结束了，于连的胳膊上中了一粒子弹，他们用手帕把伤口扎起来，而且用烧酒把手帕打湿了。波梧西骑士很有礼貌的要求于连允许用他们坐来的车子送他回去，当于连向他们说出德·拉·木尔的公馆的地址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外交官同他的朋友，交换了一个眼色。于连雇的马车在那里等着，但是他觉得这些先生们的谈话比那个九十六连队的少尉的谈话，要有趣味得多了。

“天啊！一场决斗，原来不过如此吗！”于连心中暗想道。“因为找到了这个车夫，我现在多么快乐！否则还得忍受咖啡店那种侮辱的痛苦，我将是多么不幸啊！”他们趣味横生的谈话，差不多没有间断过。于连到现在才了解外交家的装腔作势，在某些事上面，确实是有效用的。

他暗自说道：“在出身高贵的人们中间，厌烦和说话并不是分不开的。他们嘲笑圣体瞻礼的游行行列，非常猥亵的故事，他们都敢讲，而且有声有色地详细地讲了出来。他们缺乏的仅仅是对于政治的认识，但是他们谈话时声调的文雅，和他们的表情的正确和细致，就把这些缺点补偿完全。”于连对他们发生了热烈的爱慕，“假如我能够常常看见他们，我将是多么幸福呀！”

他们刚刚分开，波梧西骑士就忙着到处打听消息：消息不如他想象的光彩。

他完全为好奇心所驱使，想知道他决斗的对手是什么人，然后决定他是不是应该向对方作一次按照礼貌应该做的拜访。他初次得到的一点点消息，使他丧失了勇气。

“这一切都令人生气！”他向他的证人说道。“如果要我承认和德·拉·木尔先生的一个小秘书决斗，况且还是为了我的马车夫偷了我的名片这桩事，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的确，这件事会让人笑话的。”

就在当天的晚间，波梧西骑士同他的朋友到处去说：“这个索黑尔先生，是一个最完美的年轻人。他实在是德·拉·木尔侯爵最亲近的朋友的一个私生子。”没有一点困难，谣言就散布开了。当这种谣言根深蒂固的时候，少年外交家同他的朋友就降低他们的身份，来拜访了于连几次，在受伤十五天后他还在他的卧室里养病的时候。于连自认有生以来，只进了国家歌剧院一次。

“这真是太可怕了！”他们向于连说。“大家都只到那儿去；你第一次出门，就应该去看‘荷里伯爵’①。”

在歌剧院里，波梧西骑士把于连介绍给吉礼茂，这是著名的歌唱家，他那时名气很大，很成功。

于连差不多把骑士认为是眷恋的对象了。骑士使于连醉心的，是他的自尊，不可思议的自大，和年轻人的傲慢混在一起。举个例子来说，骑士有点儿口吃，他就聪明地看到一个伟大的贵族就应该带有这么一点儿缺点。于连从来没有看见有趣的讥嘲和一个可怜的外省人应该摹仿的完美的仪态，象他这样的表现在

① “荷里伯爵”是一个两幕的歌剧。史克里布作剧，大音乐家罗西尼在一八二八年为此剧配上最美妙的乐曲。

一个人的身上。

人们时常看见于连和波梧西骑士在歌剧院里进出，这个结交使人常常提到他的名字了。

“好吧！”一天德·拉·木尔先生向于连说道。“你真是我的密友，法朗士一孔德的一位有钱的贵族的私生子吗？”

于连正要提出抗议，说这个谣言他没有帮助散布过，但是侯爵把他的话打断了。

“波梧西先生绝对不愿意同一个木匠的儿子决斗的。”

德·拉·木尔先生说道：“我知道，我知道的。现在已经轮到我来证实这个故事了。我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那只消花费你半点钟的时间：每逢歌剧上演的日子，在十一点半钟的时候，到剧院的休息室里，当上流人出来的时候，去露面一会儿。我看你还有些乡下人的样子，应该改过来。况且，认识认识一些伟大人物，也没有什么坏处。也许有一天，我还要你为我向他们办理些事务上的交涉呢。到票房去走走，使人们认识你，入场券已经给你预备好了。”

三十七 风湿病

我被迁升，不是因为我的功绩，是因为我的主人得了风湿病。

——伯多洛堤①

读者也许惊异这种随便的、而且近于亲切的语调。我们忘记叙述六个星期以来，侯爵为风湿病所侵扰，留在家里静养了。

德·拉·木尔小姐同她的母亲到绮野尔去看望她的外祖母。罗伯尔伯爵不常来看望他的父亲，父子之间，感情虽然十分融洽，但是一见了面，反而无话可说。在这种情形之下，德·拉·木尔先生只有找于连作伴了。亲近的结果，他发见于连是一个颇有思想的人。他念日报给他听，不久，这个年轻的秘书，就能够选择有趣味的篇幅了。有一种新报出版，是侯爵所厌恶的；他发誓绝对不看这个报纸，然而倒是他自己每天都要提到它，这使得于连发笑，并叹息权力和思想之间的斗争的可怜。侯爵的这种小家气使他恢复了和如此大的贵族整夜在一道容易失掉的冷静。侯爵极厌烦这些卧病的日子，为了消遣，他教于连诵读"弟特里弗"②给他听。他从拉丁文当场译出，侯爵听得颇有兴趣。

一天，侯爵用十分礼貌的腔调和于连谈话，这种态度，常使

他不能忍耐的。他说：

“我亲爱的索黑尔，请你允许我送给你一套蓝色的衣服：你认为适当的时候，你穿着它到我这里来。在我的眼睛里，你就成了萧伦伯爵的弟弟，这就是说，你是我的朋友老公爵的儿子。”

于连不大明了这是什么意思；就在当天的晚上，他改穿了蓝色的服装，去拜会侯爵了。侯爵把他当作一个平等的人看待。于连的心是能够感到真正的礼貌的，但是礼貌上的细微的差别，他还是分不出来的。在侯爵这种奇特的思想以前，于连早已发誓他不可能受到侯爵更有礼貌的接待了。这晚他起身辞出的时候，侯爵特别道歉说，因为风湿病的原故，不能送他出去。“这是怎样可羡慕的才干呀！”于连自语道。

一个奇怪的念头立刻涌现在于连的心里了：“这老头儿在嘲笑我吗？”于是决定去征询彼拉神父的意见。这人不及侯爵那样温文有礼，只用吹口哨和谈别的事情来回答他的问题。第二天早上，于连又穿上黑衣，拿着公文袋和函件，去会侯爵，请求签署，侯爵又用旧日的方式接待他。夜间于连穿上蓝衣，气氛完全改变，又和前夜一样，受他非常有礼貌的接待。

侯爵向他说道：“你既然有好心，常来看望一个可怜的老病人，而不觉得讨厌，你便应当把你生活里的一切细小故事，向他坦白陈述。只须明白的有趣的说出，不必有所顾虑。”他又继续说道：“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娱乐和消遣，生活里只有娱乐才是真实。一个人不能每天在战场上搭救我的性命，也不能每天送

---

① 伯多洛堤(Bertolotti)：意大利传记学家，死于1780年。

② 弟特里弗(Tite-Live，59 B.C.—19 A.D.)：拉丁历史学家，这里指诵读他的著作。

我价值百万的礼物；假如我有一个里芳荷①在我的长椅子的旁边陪着我，他每天都可以替我解除一个钟头的痛苦和烦闷。在革命的时期，我移居汉堡，常常和他见面的。”

于是侯爵就向于连叙述里芳荷和汉堡居民当中发生的趣闻。他们要四个人在一起才能了解他的一句机智的话。

德·拉·木尔先生的社交，减少到仅有这一位小小的教士了。他本想使于连快活，他却激起了他的自尊心。既然侯爵要他说真话，他也决心把自己的一生完全说出，但是隐藏了两桩事情：第一便是他绝对崇拜的一个名字，恐怕一说出口，会使侯爵生气的；第二便是他完全不信神，这一点对于将来做传教士的他是太不合适了。他和波梧西骑士的小纠纷，来得正是时候。侯爵听到圣峨洛街的咖啡店内的一幕，一个粗鄙的马车夫对于连的辱骂，大为发笑，甚至笑出了眼泪。这正是主人和被保护者之间完全开诚相见的时期。

德·拉·木尔先生对于这个奇怪的性格，感觉很大的兴趣。起初他对于于连的可笑的举动感觉有趣而加以姑息；不久他又觉得轻言细语地纠正这位青年所犯的错误，更是一件有趣味的事。“其他的外省人，一到巴黎，总觉得一切都可以赞美。”侯爵想道，“但此人却憎恨一切。那些人有太多的矫饰，而他却丝毫没有矫饰，是笨汉才把于连看成笨汉。”

这一冬气候严寒，风湿病不见好转，经历数月之久。

侯爵自忖道：“有人对于一头美丽的长毛猎犬，发生眷恋，为什么我这样耻于去喜欢这个小教士呢？况且他具有个性。我就

① 里芳荷(Kivarol，1753—1801)：法国十八世纪著名文学家和新闻记者，以诙谐、幽默著名。

把他当作我的儿子又有什么不合适呢？这个奇特的思想如果继续下去，在我的遗嘱里，我将要付出价值五百路易的一颗钻石的代价。”

侯爵一旦了解被他保护的人的坚强性格以后，每天叫于连做一些新的事务。

于连发现这位大人处理同一事件，常常告诉于连两种矛盾的决断。这使得于连害怕，他想这可能使他遭受严重的牵累。每次和侯爵一起工作的时候，他总带上一本记事簿子，把侯爵的一切决定都记下来，并且请求侯爵签字。于连又请了一位书记，叫他把每件事情的决定，都抄录在一本特殊的记事册里，同时也把往来的各种信函的抄件保存在里面。

这个建议，侯爵起初觉得可笑而且讨厌透了。但是不到两个月，侯爵就感觉种种的便利了。于连又请求侯爵雇用一个从银行里出来的伙计，用复式账登记于连所经管的土地上的全部收入和全部支出。

这种部署，使侯爵对于自己的家事，一目了然，引起他的兴趣自己去做两三桩新的投机生意，用不着他的经手人帮助，而且这些经手人，总是偷盗他的。

“你可以自己取用三千法郎。”有一天他向他的年轻的经理说道。

“先生，我的品行可能因此受到毁谤。”

“那么，你需要什么呢？”侯爵生气地回答道。

“请你作出一个决定，并且请你亲手把它写在记事册上，说明你允许给我三千法郎。还有，这是彼拉神父出主意要做的这一切簿记，而不是我的创见。”侯爵写这个决定的时候，一面听他的管家波瓦松先生报账，一面表示真正厌烦的神色。

晚上，当于连穿着蓝衣出现的时候，侯爵从不谈到一切事务。侯爵给于连的恩惠容易迎合我们的主角的永远痛苦着的自尊心，以致他很快的就不自主地对这可爱的老人发生了眷恋的心思。这并不是说于连是重感情的，如象巴黎人那样了解这个意义；但是他也不是一个怪物，自从老军医官死了以后，没有一个人和他谈话，有这般的亲善。他惊异地察觉，侯爵为顾全他的自尊心，在礼貌里很多慎重的地方，是他在老军医官那里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他终于了解，老军医官对于他的十字勋章比侯爵对于他的勋章还要骄傲一些。侯爵的父亲是大贵族呀。

一天早晨，于连穿上黑衣，为着事务和侯爵接洽以后，还同他消遣一些时光，侯爵把于连留下足足有两小时之久，要给他几张纸币，是侯爵的代理人刚从交易所送来的。

"侯爵先生，在我请求你允许我说一句话的时候，我不希望离开我应该对你的深深的敬爱。"

"说吧，我的朋友。"

"希望侯爵先生允许我拒绝接受这个施与。这不是对于黑衣人应有的措施，象这样会完全破坏了别人宽许蓝衣人的方式。"他非常恭敬的行礼，抬起头走出去，绝不回顾。

这番话引起侯爵的兴趣了。当天晚上，他就把它讲给彼拉神父听。

"我亲爱的神父，现在我应该向你承认一件事情了。我知道了于连的身世，我准许你不要再保守秘密。"

侯爵自忖："他今天早上的举动是高贵的，并且我将使他成为贵族。"

又经过一些日子，侯爵终于可以出门了。

他向于连说道："去伦敦住两个月吧。特别的和普通的邮

差，将把我接得的信函和我的批语带给你。你写好回信，再送还给我，将来信放在回信里面。据我计算，这样不过稽迟五天。”

在到加来去的大路上急驰的时候，于连对于派他去做什么事情感到莫名其妙。

我们将不叙述，于连带着怎样的一种憎恨的、近乎恐怖的情绪，踏上了英国的土地。我们知道他对于拿破仑有热情。他把每一个军官，都当作罗哈德桑爵士，把每一个贵族，都当作巴塞斯特勋爵，圣爱伦岛上的罪行就是在他们命令下干下的，想由此使自己取得十年内阁大臣的地位。

在伦敦，他才认识世界上最高的傲慢是什么。他和俄国的贵族互相结识，因为他们把秘密的生活经验传授给他。

他们向他说道：“我的亲爱的索黑尔，你有一种先天禀赋的冷静的态度。你‘对于现实的感觉，好象距离有千里那么遥远’。这是我们努力寻找不到的。”

柯哈莎夫王子向他说道：“你没有了解你的时代！‘你常常做别人期望你的相反的事情。’说实话，这才是现时代唯一的教条呢，我劝你不要疯狂，也不要作假。因为别人等着正是要你疯狂，或者虚伪，如果做了，就和上面的训诫相违背了。”

有一天，于连在菲慈弗克公爵的客厅里，得到无上的光荣，因为公爵邀请他同柯哈莎夫王子吃饭，人们等待了他足足有一点钟那么久。在二十多个等候他的人的中间，于连所取的态度，至今驻伦敦大使馆的年轻秘书们还在引用。他的表情真是千金难买的。

不管他的一般纨袴朋友的取笑，他坚持要去看著名的费理伯·范。自从洛克以来，他是英吉利唯一的哲学家了。他找到这位哲学家的时候，正是他刚坐满七年监牢。于连暗自想道：

“在这个国家里，贵族不开玩笑的。至少范是受了侮辱，被人家轻蔑了。”

于连觉得他快乐果敢；对贵族阶级的愤怒，足以使他消愁。当于连离开监狱的时候不禁想道：“这是我在英国遇见的唯一无二的快乐的人。”

范曾经向于连说道：“对于暴君最适用的观点，就是神权的观点。”

我们当作玩世的看法，略去他的其他的学说不谈了。

于连回到法国，德·拉·木尔先生问他：“你从英国为我带来什么有趣的思想呢？”他沉默不答。

“你带来怎样的思想呢？有没有趣味呢？”侯爵再坚持的追问下去。

于连答道：“第一点，哪怕是英国的最理智的人，每天也要疯狂一点钟。这个国家的神，就是一个自杀鬼，每天都要拜访疯子的。

“第二点，无论什么人，一踏上英国的国土，他的智慧和才能，便失掉了百分之二十五的价值。

“第三点，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比得上英国的风景的美丽、可爱、动人。”

侯爵说道：“现在该我说了。”

“第一点，你在俄国大使馆的跳舞会上，为什么要说在法国有三十万二十五岁的青年热烈地盼望战争呢？你以为那对于君王们是中听的吗？”

于连答道：“向我们这般大外交家讲话，真令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喜欢展开严重的讨论，如果我们守着报纸的一般的立场，人家便把我们当作傻子。假使我们敢于陈述真实新奇的事，

他们便吓住了，不知如何回答，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他们便会派大使馆的一等秘书来，说你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侯爵笑着说道：“不错。只是我敢打赌，有远见的先生，你还没有猜到你去英国干什么？”

于连答道：“请饶恕我吧，每礼拜一次，我到陛下的大使馆吃饭，这位大使，真是最有礼貌的人。”

侯爵说道：“你去的目的，就是寻找这个十字勋章，看吧，就在这儿。我不愿意使你抛弃你的黑衣，而我已经习惯了和我的蓝衣人会谈的快乐语调。没有我的新的命令以前，请好好记住：以后当我看见这个十字勋章的时候，你便是我的朋友萧伦公爵的小儿子。公爵六个月以来，在外交界服务。”说到这里，侯爵富有恩惠的语言忽然中断，继续用严厉的口吻说道：“注意，我不要你离开你原来的身份。否则，对于保护者与被保护者都是一种过失和不幸。几时我的诉讼你感觉讨厌，或者我感觉你不合宜，我代你求一个好的教区，如同我们的朋友彼拉神父的那样，‘其他，什么也没有。’”侯爵用冷漠的语气补叙道。

这个十字勋章，使于连的骄矜得到满足。他现在说话比从前多，他相信没有以前那么常常受到侮辱，也没有以前那么常常被人家没有礼貌的当作谈话的目标，在激烈的谈话里，这种没有礼貌的话是每一个人容易说出口的。

这个十字勋章弄来一个奇特的拜访。来拜访的人是哇列诺男爵。他来巴黎为了向内阁致谢他的封爵和交结于连，他将要被任为维立叶尔城的市长，代替卸职的德·瑞那先生。

当哇列诺说人们在不久以前，才发觉德·瑞那先生是一个过激党人，于连不禁暗自发笑。事实是这样的：有一次下议院议员的大改选，这位新的男爵，是内阁提名的候选人，在省的选

民大会上，事实上是非常过激的，德·瑞那先生反而为自由党人所拥戴。

于连想知道一点德·瑞那夫人的消息，可是没有成功；男爵好象还没有忘掉他们旧日的竞争，真是不能猜度的。最后他请于连劝导他的父亲，在将要举行的选举上，投他一票，于连答应写信回家。

"骑士先生，你应该把我介绍给德·拉·木尔侯爵先生。"

于连自忖道："不错，我应该介绍。但是这样一个大混蛋！……"

他答道："事实上我不过是德·拉·木尔公馆里的一个小仆人，所以不能靠我去介绍。"

于连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侯爵，晚间他特别说到哇列诺的希望，和他自从一八一四年以来的一切行为和态度。

德·拉·木尔先生用严重的态度回答道："明天你不但要向我介绍这位新的男爵，而且后天我还要请他来吃晚饭。他将是我们的一位新任省长。"

于连冷冷地答道："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便要为我的父亲请求贫民寄养所的所长这个位置。"

侯爵用欢乐的态度说道："好极了，我同意。我接受批评。你已经长成了。"

哇列诺先生告诉于连，维立叶尔城的彩票局局长，刚才死了。于连暗想把这个位置送给德·萧南，倒是十分有趣的事。这个老蠢才，于连曾在侯爵的卧室里拾得他的请求录用的信。侯爵在向财政部长请求这个位置的信上签字的时候，听到于连给他讲述的那份请求书，开心得大笑起来。

德·萧南先生刚被委任。于连才知道省议会曾为葛斯先生

请求这个位置。葛斯是一位有名的几何学家，为人正直慷慨，每年年金收入不过一千四百法郎。他居然每年将六百法郎借与死去的局长，以维持后者全家的生活。

于连对于他自己刚才做过的事，十分惊骇，这个死者的家庭今天怎样生活呢？这个思想使他忧郁起来。他自己想道："这不算什么，如果我想成功的话，我还要做出许多不公道的事情来。而且我更应该知道怎样运用动听的感慨话来掩饰。可怜的葛斯先生啊！配得上带这勋章的是你，但是有这颗勋章的却是我，我当遵照给我这勋章的政府的意旨而行动。"

三十八　抬高身价的装饰是什么

你的水不能解我的渴，渴了的先知说。可是这却是地亚伯基尔最新鲜洁净的泉水。

——蒲力可①

一天，于连从塞纳河岸边的维尔矶墅归来，这地方是秀美的，又是德·拉·木尔最关心的，因为它是他所有的产业当中，唯一的一块属于波里法士·德·拉·木尔的了。于连回到家里，就发现侯爵夫人和她的女儿，已经由绮野尔回到爵府来了。

于连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花花公子了。他很了解在巴黎的那种生活的艺术。他对德·拉·木尔小姐的态度非常冷淡，他好象完全忘记了过去的那一段时间里的事情了，那时她曾经是那么快乐地要他把从马上跌下来的情形详细地告诉她。

德·拉·木尔小姐觉得于连长得高大些了，而且面色灰白。他的身段，他的一举一动，再找不出外省人的气味了；他的谈吐也不同了，别人在那里看出来有着太多的严肃和过份的认真。他的谈话充满了理智，由于他的自尊心，他的动作一点也不卑贱；人们只感觉他把太多的事情都看得严重了。总之，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很重信义的人。

“他缺少的是潇洒的风度，而不是聪明。”德·拉·木尔小姐向她的父亲说道，而且她把他送给于连十字勋章那件事来取笑父亲。“我的哥哥向你讨一枚勋章，要了十八个月，而且这还是一个拉·木尔家族的人呀！……”

“是的，于连有意外的遭遇，是你向我说到的拉·木尔家族的后代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仆人通报雷兹公爵来了。

玛特儿感觉到为不可避免的呵欠所纠缠；看到他，她好象又认出她父亲客厅里那些古老的镀金的装饰和旧日的客人一样。她想象到在巴黎又要过十分烦厌的生活了。可是在绮野尔，她却怀念着巴黎。

她暗自想道：“我居然有十九岁了！这些镀金的蠢才都说，这是幸福的年纪。”她的目光停留在八本到十本新诗集上，这是她到外省旅行的时候，有人搬来堆集在客厅的小桌子上的。她不幸比柯西乐、德·格吕、德·陆兹诸位先生和她的其他的朋友们都聪明些。她可以完全想象得出他们见着她将要说的话：外省的美丽的天空，诗歌，南方，等等。

这双美丽的眼睛流露出无限的烦厌，而且更坏的，是表示出追求快乐的绝望。她的眼睛停留在于连的身上。她想：“至少，这个人不和别人完全一样呀！”

“索黑尔先生，”她说道。语调是这般活泼，这般简捷，一点儿也没有女人的气概。这是那些高等社会的年轻的女人常用的腔调。“索黑尔先生，你参加今晚雷兹先生的跳舞会吗？”

---

① 蒲力可（Pellico，1789—1854）：意大利文学家，在狱中九年，写成有名的《狱中记》。

"小姐，我还没有这个光荣，被介绍给公爵先生。"(我们可以听出来这一句话和这个头衔，是一个骄傲的外省人很不愉快地说出口来的。)

"他托我的哥哥领你到他的家里去。如果你去过的话，你就可以把维尔矶墅那儿的情形详细地告诉我。也许我们春天要到那儿去。我想知道那边的别墅是否还可以居住，它周围的风景，是否同人们传说的一样美丽。世界上有许多美名令誉，都是人们故意夸大的。"

于连不回答。

"同我的哥哥一道来参加跳舞会吧。"她添说道，声音干脆极了。

于连恭敬地鞠躬。"这样说起来，就是在跳舞会中，我也要向她家庭里每一份子报账。我不是用钱雇来的办事的人吗？"于连又生气地说道，"只有天才明白，我要对女儿说的，会不会打乱了父亲的，哥哥的，母亲的计划！这简直是一个君主的朝廷。在这个朝廷里一个人要做一个完全无用的人，可是同时又不能让他人有任何抱怨的地方。"

"这个大女孩子太使我不快了！"他心中暗想道，同时看着德·拉·木尔小姐走过去。因为她的母亲叫她，要把她介绍给她的一批女朋友。"她太时髦了，她的衣服露出整个的肩头……她比旅行之前脸色还要苍白。这些金栗色的头发淡到没有颜色的地步！人们还以为是阳光照成这样的呢！……她行礼的样子是多么的傲慢呀！看人的样子，也是多么的傲慢呀！简直是一个皇后的姿态啊！"德·拉·木尔小姐刚刚叫她的哥哥说话，在他要离开客厅的时候。

罗伯尔伯爵挨近于连的身旁说道：

“我亲爱的索黑尔，为了去赴雷兹先生的跳舞会，夜半的时候，你愿意我到哪儿去找你？他叮咛我一定要把你领去的。”

“我很知道由于谁我得着这许多的恩惠。”于连回答，同时深深地鞠躬快达到地面了。

罗伯尔向于连说话的声调，彬彬有礼，关照周到，使得于连的坏脾气也无从发泄，只好在他自己的回答里，研究出一个太亲切的字眼来，他从那里却找到了卑贱的痕迹。

当晚，他赴跳舞会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雷兹爵府的豪华富丽。在爵府的入口院子里，张着广大的帐幔，是用深红的细布做成，上面砌着金色的星星。再没有比这个更雅致的了。在这个帐幔之下，院子布置成一片开着花的橙树和夹竹桃树的树林，而且花盆很当心的埋在地下，埋得很深，所以让人看起来，这些花树好象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一样。车马经过的道路，都是用细白沙铺过的。

在我们的外省人的眼睛里，这一切的东西凑合在一起，简直是太不平凡了，他从来没有梦想到世界上有如此的豪华。一下子，他的被激动的想象使他的坏脾气远离了一千里。在车子里，去赴舞会的途中，罗伯尔伯爵是快乐的，于连呢，却只看到黑暗；他们刚踏进了院子，两人的心情又互相交换了。

罗伯尔在如许的繁华富丽当中，只注意到几件被忽略的琐事。他计算每一样事物的费用，当加到一个相当高的总数的时候，于连注意到他露出近乎忌妒的表情，并且生起气来了。

至于他呢，刚走进人们在跳舞的第一间客厅里，就被迷住了。他叹赏左右的事物，甚至于感动得有些怯懦起来。大家都忙着走进第二间客厅，门边拥挤得很，以致于连想前进后退都不

可能。第二客厅的布置是仿照摩尔帝王的宫廷①。

"这是舞会中的皇后呀！我们都应该承认。"一个有小胡子的少年人说道，他的肩头，已经撞着于连的胸膛了。

"整个的冬天芙蒙小姐是最美丽的。"一个邻人回答说话的人，"现在看到自己降到第二位了；你看，她的神色多么奇怪呀！"

"真的，她用种种方法要使人喜欢她。看吧，看吧，跳'对舞'的时候，她单独在中间跳的时候，她的微笑是多么可爱。真的，真是千金难买的呀。"

"德·拉·木尔小姐有着欢乐的主人的样子，那是她的胜利给她带来的，就是她自己也感觉到了，别人会说她不愿意回答对她说话的人。"

"真好，这就是诱惑人的艺术啊！"

于连想看看这个诱惑人的女人是什么模样儿，可惜枉费气力：因为七八个身材高大的男人遮住了他的视线，使他一点儿也瞧不见她。

"在如此高贵的态度里，有多少的妩媚。"有小胡子的少年人再说道。

"这一对蓝色的大眼睛，如此慢慢地低下来，恰当它们要泄漏真情的时候。真的，再没有比这个更巧妙了。"邻近的人说道。

"你看，在她的旁边，美丽的芙蒙小姐，显得多么平凡了。"第三个人说道。

"这个端庄的态度，好象在说：如果你是配得上我的男人，

---

① 摩尔帝王的宫廷(Alhambra de grenade)：十三世纪开始修建的，有富丽的园林，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宫殿。

对你会是多么可爱啊！”

“唉！谁有资格配得上高尚的玛特儿呢？”第一个人再说道。“也许是一个君主，美丽，聪明，身材匀称，战争的英雄，年纪至多不过二十岁。”

“俄国皇帝的私生子……通过这个婚姻，可以给他造成一个王国。或者更简单些，就是达莱伯爵吧。他那一副尊容，简直就是一个穿戴了衣冠的农夫。……”

门边不挤了，于连能够进去。

“在这批公子哥儿的眼睛里，既然她是这般使人注意。那么，她值得我耗费一点精神去研究她一下。我将了解这些人的审美观点是什么！”于连想道。

因为他用眼睛去追寻她，玛特儿也注视他了。于连暗自想道：“我的责任在呼唤我了。”这时候他除了表情冷酷之外，心里已经没有愤怒了。他的好奇心使他前进，同时感到欢乐，玛特儿那种领口很低的装束，很快地，投合了他的爱好，事实上，那爱好对他的自尊心丝毫没有逢迎讨好的。他自思道：“她的美，真有青春的魔力。”有五六个年轻人把于连同玛特儿隔开了。他认得刚才在门边谈话的几位，也在这里面。

“先生，你整个的冬天都在这里的。今晚上这个舞会，在这个季节里，真的要算最美丽的了吗？”她向他说道，他不回答。

“这种方形舞我觉得很可爱。这些太太们跳得也很熟练。”年轻的人都回过头来，观看最幸福的人是谁，她是坚决的要他作一个答复，可是他却令人泄气。

“我不是一个正确的裁判员，小姐。我过的是写字的生活！象这样豪华的跳舞会，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

有小胡子的青年人们，听到于连的谈话，表示愤恨。

“索黑尔先生，你是一个圣贤。”她再说道，对他更感觉趣味了。“你观察所有这些跳舞会，所有这些庆祝会，象一个哲学家如象卢梭那样。这些疯狂的事儿只能使你感到惊讶而不能引诱你。”

这一个名字把于连的迷梦惊醒了，把一切美丽的幻想，从他的心里驱逐得干干净净。他的嘴角显出轻蔑的表情，也许太过份了一些。

“约翰一雅各·卢梭，”他答道，“在我的眼睛里，他只是一个傻子，当他打算批评上流社会的时候；他不懂得它，而却带了一个暴发户的仆人的心到那里去。”

“他写成了《民约论》。”玛特儿用尊敬的音调说道。

“虽然是宣传共和政体，推翻君主权威，但是只需一个公爵，改变一下他饭后散步的方向，陪伴了卢梭的友人，卢梭就要沉醉在幸福当中。”

“唉！是的。卢森堡公爵在蒙特莫朗西的时候，就曾陪伴一位管德先生往巴黎那边去……”德·拉·木尔小姐回答，感觉欢乐，带着初次尝到教育别人的愉快和豪爽。她沉醉在她的博学里，好似一个法兰西的院士发现了弗赫里斯国王的存在。于连的目光停留在她的脸上，锐利而且严肃。玛特儿的兴奋是短促的。她的对方的冷酷深深地扫了她的兴致。她最惊骇的是：她向来习惯如此冷酷对待一切男人，现在居然有一个男人如法报复她了。

正在这个时候，柯西乐侯爵急急忙忙地向德·拉·木尔小姐走来。在两三步远处，他停留了一会儿，因为人太拥挤，他不能顺利通过。他望着她，一边因为这个障碍微笑。年轻的伍雷侯爵夫人正挨在他的身边，她是玛特儿的表姐。她的丈夫扶着她的胳

臂，他们新婚到现在，只有十五天。伍雷侯爵，也十分年少，他有一种痴情，通过这种门当户对且有公证官证明的婚姻，又发现他的妻子美丽无比的时候的那种痴情。伍雷先生，等到他年老的伯父一死，他就要做公爵了。

当柯西乐侯爵不能穿过群众的时候，只能面含微笑，远远地注意玛特儿。她也把一双天蓝色的大眼睛瞧着他和他左右的人。她自忖道："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一群人更平凡的了！只要看这个柯西乐侯爵，他希望和我结婚。他是温文有礼，他的态度完好也正如伍雷先生一样。只要他们不使我厌倦，这些先生们真是和蔼可亲的。如果他和我结婚，也会带着象伍雷这种沾沾自喜满足的态度跟着我到舞会里来。假如我和他结了婚，一年之后，我的车，我的马，我的衣服，我的距离巴黎二十里的别墅，这一切都是尽美尽善的，这一切可使一个暴发户嫉妒得要死，譬如罗瓦维尔公爵夫人；但是以后呢？……"

玛特儿对这些希望感到厌倦了。

柯西乐侯爵终于走到她的身旁来了。他向她说话，她在想心事，没有听他的。她把他的声音和舞会喧嚷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她机械地用眼光跟着于连。他呢，具有一种尊敬并混合骄傲和不满意的态度，远远的离开了她。在一个角落里，远离着来往的人群，玛特儿也看见了亚达米哈伯爵，他在他的国内，已经是判处死刑了的，这事实读者早已知道。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他有一位亲眷，曾经嫁给孔地王子。这点回忆多少可以保护他对抗教会的暗探。

玛特儿暗想道："我这时候才了然死刑足以使人扬名，这是唯一不能用金钱购买的东西啊！"

"呵！我刚才想到的简直是一句顶好的俏皮话！可惜它不能

在用得着的时候说出来。”玛特儿很喜欢把事前准备好的俏皮话，使用在谈话里。她的虚荣心也一样大，因此她不能不对她自己感到满意，在她充满闲愁的面貌上，却呈现了一层幸福的颜色。柯西乐侯爵继续不断的和她讲话，以为成功就在眼前了，于是叨叨不绝的再说下去。

玛特儿自忖道：“那个坏蛋能非难我的俏皮话呢？我愿意回答人们的批评：子爵男爵的称号可以购买，十字勋章，可以赠送。我的哥哥不是才弄到手一个吗？他干过什么事呢？一个职位，那也是可以得到的。十年的兵营生活，或者有陆军部长这样的亲戚，就可以象罗伯尔一样当骑兵中队长了。一笔大的财产！……仍然是最难得的，因此也是最有价值的。你看，这真奇怪了！这和一切书本上说的恰得其反。好！要发财吗，可以同大富翁荷斯奇德的女儿结婚。我的话的确很深奥。唯有死刑才是人们不愿意追求的事。”

她向柯西乐问道：“你认识亚达米哈伯爵吗？”

她的态度，好象是从辽远的天边回转来了。这个问题和可怜的柯西乐侯爵五分钟以来对她所谈的，没有丝毫的关系，他的生性最和气，这时候也不能不困窘起来；不过他是一个聪明人，而且是以聪明出名的。

他暗自想道：“玛特儿的个性真是奇特！这是不合适的。但是她却能够把社会上的好地位带给她的丈夫！我真不了解德·拉·木尔侯爵要怎样做。他和社会上各阶层里最优秀的人物来往，他是一个永远不会沉下去的人物。况且玛特儿这种奇怪的个性还可被认为是天才的表现。有这样高贵的血统，又有这样庞大的财产，她的天才，一点也不可笑了。而且是怎样的出色呀！聪明，特性和灵巧两种能力合在一起，只要她愿意，就可以做到

又和气又可爱……"因为要想同时把两件事情都做好是困难的，侯爵用没有感情的语气回答玛特儿，好似背书一样：

"谁不认识这个可怜的亚达米哈呢？"他于是就把亚达米哈的未遂的荒谬可笑的阴谋的历史向玛特儿叙述了一遍。

"真荒谬！"玛特儿好象对自己说话一样。"可是他到底做了。我要认识一个有丈夫气概的人，请你把他领到这儿来吧。"她向侯爵说道，侯爵非常不满意。

亚达米哈伯爵也是一个公开的赞美德·拉·木尔小姐的人，他赞美的是她的高贵的、近乎无礼的态度；他看起来，玛特儿是巴黎最美丽的人儿。

他向柯西乐先生说："如果她坐在王位上，该是多么美丽啊！"他丝毫没有困难的就让自己给领到她那儿去了。

在上流社会里有不少的人，要想证明再没有一件事象谋反那样的下流了，譬如过激党的气味。还有什么比没有成功的过激党人更丑恶的呢？

玛特儿的眼光讥嘲着亚达米哈和柯西乐两人，但是她却高兴听他谈论。

她暗自想道："一个阴谋家来赴舞会真是有趣的对照！"她发现这个人蓄着小胡子，好似一个休息中的狮子；但是她不久观察出来他只抱一个态度："实用和实用的赞美。"

除了在他的国家里建立两院制度的政府以外，更没有值得年轻的伯爵注意的事了。他高兴的离开舞场里最漂亮的人儿玛特儿，因为他看见进来了一位秘鲁国的将军。可怜的亚达米哈伯爵，对于欧洲感觉失望，只好想假使南美洲各国强大起来，就可以把自由还给欧洲，这自由是米拉波给过南美洲的。

一群有小胡子的青年，如潮涌一般，挤近玛特儿的身边来

了。她十分明白亚达米哈没有受自己的迷惑，对于他的离开，感觉不快；她看见他向秘鲁将军谈话的时候，黑眼闪闪放光。德·拉·木尔小姐用一种不可测度的庄重的眼光在这群法国青年人中间溜动。她的这种态度，是她的竞争者所不能仿效的。她想他们当中有哪一位甘愿被判处死刑，假使他有一切最好的机会。

她这奇特的眼光使得不太聪明的人得意，但使其他的人感觉不安。他们害怕玛特儿有刺人的和难以回答的言语，冲口说了出来。

玛特儿暗自想道："高贵的出身，给人千百种优点，没有这些优点令我生气，譬如从于连身上可以看出来。但是高贵的出身又使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内心的优点萎缩了。"

这时候有人在她的跟前说道："亚达米哈伯爵是山·纳查荷一徂蒙特的次子。他们的祖先彼蒙特曾经努力拯救过一二六八年被斩首的孔纳但，不幸没有成功，这是那不勒斯地方最高贵的家族之一。"

玛特儿自言道："请看，这却是活跃地证明了我的格言！高贵的身世，摧毁了人的性格和力量，没有这力量，人们便不会自己甘愿领受死刑了。我今晚特别敏感，注定了要想起许多没有道理的事情。唉，既然我象别的女人一样，不过是一个女人，应该跳舞才是……"她答应了柯西乐侯爵再三的请求，他在这一小时以内，曾经几次请求她和他作一种快步舞。玛特儿要在她哲理推究的失败里寻找消遣，想让自己是最迷惑人的，柯西乐先生因此快乐到极点了。

不是跳舞，也不是使宫廷里最漂亮的青年对自己倾倒的快乐，能够使她消解愁闷。迷人的力量不能再大了。她是舞会里的皇后，自己也明白，可是她的态度还是冷静的。

一小时以后，他把她送回到原来的位子上时，她自忖道："和柯西乐这样的人在一起，我将过的是怎样一个湮没无闻的生活啊！……"她忧闷地自语道："假设离开巴黎六个月之后，在使巴黎所有的女人都羡慕妒嫉的舞会当中，都不能找到快乐，那要到哪儿去找呢？况且我是一个被社会的敬重所包围，这个社会的成员，我不能想象有比他们更好的了。除了几个贵族，和一两个于连那样性格的人以外，更无其他的资产阶级的人了。"她越想越愁苦了。"而且什么优越的条件，命运没有给我呢：身世、财富、青春，唉！除了幸福，一切都给了我。"

"我优越的条件当中最成问题的是他们整夜向我说起的聪明。我相信我有，因为明显地我让他们都怕我了。若是他们敢于谈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同我讨论五分钟以后，他们便会喘不过气来，好象在我一点钟以来所谈的事件上突然得到一个很大的发现一样。我是美丽的，我有这个优点，它是斯达埃尔夫人①愿意牺牲一切来换取的。可是事实上，我闷得要死。若是我把我的姓换成柯西乐侯爵的姓，我便有理由少烦闷了吗？"

"可是，天啊！"她继续想道，差不多要哭出来了。"他岂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吗？他是这世纪教育的杰作。你见着他的时候，他总是找些可爱的、甚至聪明的话来向你说；他是一个十足的好人……不过这个索黑尔是一个奇怪的人。"她自语道。在她的眼睛里忿怒的表情代替了忧郁的表情。"我早就通知他我有话要和他讲，可是他竟不肯再露面了。"

---

① 斯达埃尔夫人（Madame Staël，1766—1817）：法国有名女作家。曾因政见不和，三次被放逐流亡国外。

三十九　跳　舞　会

衣服的奢侈，灯烛的辉煌，迷人的香味，漂亮的肩，美丽的臂，花团锦簇的、兴奋精神的洛西尼的音乐和西塞力的图画，我已经离开了我的躯壳！

——《于塞利的旅行》①

德·拉·木尔侯爵夫人向她的女儿说道："你在发脾气呀！我警告过你，在跳舞会上这是不礼貌的。"

玛特儿用轻蔑的态度回答道："我只感觉头痛，这里实在太热。"

正当这个时候，好象要证实德·拉·木尔小姐的话一般，老男爵托礼忽然昏倒了。人们不能不把他抬出去。大家都说他中了风，这真是一件扫兴的事。

玛特儿丝毫不关心这件事。她心里早有一个成见：绝不管年老的人和喜欢说悲惨事件的人。

她继续跳舞，来避免关于中风的谈话。其实男爵托礼并没有中风，过了两天，又出现在交际场所了。

她跳完舞又自忖道："为什么索黑尔先生还没有出现。"她用眼睛四处寻觅，发现他在另一间客厅里。说来太奇怪了，他好象

已经失掉了那泰然自若的、而且对他是这样自然的冷酷态度；他已不再有英国人的气概了。

玛特儿自语道："他在同亚达米哈伯爵谈话，那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他的眼睛充满了阴沉的热情。他好象一个乔装的王子，他的神采越见骄傲了。"

于连渐渐走近她所在的地方了，老是不断地和亚达米哈谈话；她目不转睛的注视着他，为的研究他的容貌，想在那里找出高贵的特征，而足以使一个人值得被判处死刑的荣誉的。

当他经过她跟前的时候，他向亚达米哈伯爵说道："不错，丹东[②]真是一个大丈夫！"

玛特儿自语道："天呀！他会是丹东吗？他自己倒有一个高贵的面孔，而那位丹东却丑陋得可怕，我相信他简直是一个屠夫。"于连更走近她的身旁来了，她毫不迟疑的叫住了他。她故意的骄傲的发出一个问题，这问题从少女的口里说出来，未免太奇特了。

"丹东不是一个屠夫吗？"她向他说道。

"不错，在某一些人的眼睛里。"于连回答她，含有一种难以掩饰的轻蔑的表情，而且因为和亚达米哈的谈话，眼内还充满了火花。"但是不幸在许多好身世的人的眼睛里，他是塞纳河上麦瑞地方的一位律师，换言之，小姐，"他恶意地继续说道："当他开始他的生活的时候，还不是象我在这里所看见的几位贵族一样。在美人的眼睛里，丹东有一个极大的缺点，这倒是实在的，他生得太丑了。"

---

① «于塞利的旅行»(Voyages de Uzeri)：书名，作者不详。

② 丹东(Danton)：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政治家，死于断头台上。

最后这几个字说得真快，态度奇特，而且无疑的很少礼貌。

于连等候了一会，身子的上部，略微向前倾斜一点，态度是高傲的谦恭。他好象要说："我是受了薪金不能不回答你，我靠薪给过活的。"他不愿意抬起眼睛来看一看玛特儿。她呢，睁着两只美丽的大眼睛望着他，自己好象是他的奴隶一样。最后，因为沉默继续下去，他望着她就象一个仆人在接受命令的时候，望着他的主人一样。虽然他的眼睛迎面地碰着玛特儿的，她不断地用一个奇特的眼神注视着他的眼睛，于连用一个明显的匆遽离开了她。

"他真生得十分漂亮！"最后玛特儿从梦想里醒过来，自言自语道。"对丑陋作了这样高的赞美！从来不想到他自己！他不象格吕，或者柯西乐。这个索黑尔的态度有点儿象我的父亲在跳舞会里装扮拿破仑的时候所表现的态度。"她这时候完全忘记丹东了。"说真的，今天夜里，我真烦闷！"她抓住她的哥哥的胳臂，强迫他陪着她在舞场内绕一个圈儿。一个意念忽然来到她的脑子里，她决定继续听于连和那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中间的谈话。

人是非常的多。玛特儿终于追上了他们，离她有两步远，亚达米哈正走近一张茶盘，要取一杯冰水。他的身子半侧着向于连谈话。他看见一个穿着绣花衣服的胳臂，在拿取他取用的那杯子旁边的一杯冰水。那刺绣似乎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完全转过身来，看这只胳臂究竟属于何人。就在这一瞬间，他的高贵而天真的黑眼睛现出了一种轻微的轻蔑的表情。

"你看这个人！"他向于连放低声音说道。"这便是×××国的大使，阿哈斯里王子。今天早上，他把引渡我的事向你们法国外交部部长德·倪法尔先生提出了。你看他正在那边玩'惠斯

脱'①呢。德·倪法尔很有意把我交出来，因为我们曾于一八一六年交给你们两三个谋反的人。若是他们把我引渡给我的国王，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我就会被绞死。而且将是这群漂亮的蓄着小胡子的先生们当中的一个，把我捉下。"

"无耻！"于连用半高的声调喊出来。

玛特儿听着他们的谈话没有错过一个字眼。闲愁已经消逝无踪。

"没有象他们这样无耻的了。"亚达米哈伯爵继续说道。"我对你谈到过我自己，是为了用一个活的例子来打动你。请看阿哈斯里王子吧，每五分钟，他就得看一下他的金羊毛勋章，他胸前佩了这个小玩意儿就不知道多么喜欢了。这个可怜的人真是不合时宜。在一百年以前，这种勋章是一个显著的荣誉。可是他如果生在那时代，他是绝对得不到的。如今门第高贵的人，仅有阿哈斯里这一姓人，还在迷恋那金羊毛的勋章，不惜吊死整个城市的人做代价，去换取那个小东西。"

"他是付了这许多代价吗？"于连着急地问道。

"不，不是的。"亚达米哈冷酷的回答道。"他也许把他国内三十几个富有的地主，被认为是自由党的，抛在河里了。"

"怎样一个怪物呀！"于连再说道。

德·拉·木尔小姐用极浓厚的兴趣侧耳倾听他们的谈话，她离他太近，以致她美丽的头发几乎接触于连的肩膀。

"你太年轻了！"亚达米哈回答道。"我向你说过，我有一个妹子，嫁到普洛万斯省，她仍然是漂亮，善良，温柔。她是一位好主妇，对于她的一切职务忠实，虔诚，但是没有信心。"

---

① 惠斯脱(Whist)：英国纸牌名，两人对玩的。

“他说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德·拉·木尔小姐想道。

“她是幸福的。”亚达米哈伯爵继续说道。“她在一八一五年是幸福的。那时我躲在她家里，在昂地伯附近她的田地里。好，当她听说尼元帅被处死刑的时候，她跳起舞来了！”

“这是可能的事情吗？”受了打击的于连说。

“这是党的精神。”亚达米哈继续说道。“在十九世纪里，无所谓真实的热情。因此在法国，人人多愁闷。人人作了最残忍的事，但是还不感觉到残忍。”

“糟糕！”于连说。“至少，人们犯罪，应当乐意去犯的；可见犯罪只有这点快乐的好处，而且我们也只能用这个理由来为犯罪辩护。”

德·拉·木尔小姐听得入神，完全忘记了她自己，不知道如何是好。她差不多站在亚达米哈和于连的当中。她的哥哥用胳臂扶着她，习惯了受她的支配，举眼望着室内别的地方故意表现被群众阻挡了的样子。

“你的话说得有理。”亚达米哈说道，“人们做什么事都没有快乐，事后也不再记得它，即使是犯罪。我可以向你指出，在这个舞会里，也许有十来个人，将要被判为谋杀犯。他们自己把它忘记了，世界也把这件事忘记了。①

“那些人因为他们的爱犬的脚爪受了伤害，会感动得落下泪来。在拉塞斯神父公墓里，有人来到他们的坟墓上去抛鲜花，正象你们在巴黎说得那么迷人，这些人会告诉你，勇敢的骑士应

① “这是一个不满意的人说的。”（引自莫里哀在《达尔杜弗》剧本里的附注。）——原注。

有的美德都聚在他们身上，而且会谈到他们生在亨利第四时代的祖先的伟大的功绩。不管阿哈斯里王子手段多好，如果我不被吊死，能在巴黎享受我的产业，我愿意请你和八九位被人尊重而且毫无悔意的杀人犯吃饭。

“在这个宴会上，只有我们的血液，你和我的才是唯一纯洁的。但是我将被人轻蔑，被人怨恨，好象一个吃人的怪物或者一个过激党人。你呢，你只是被人轻蔑，因为你生在普通平民的家庭，而是混迹在高等社会里的。”

“一点儿也不错！”德·拉·木尔小姐说道。

亚达米哈惊骇地看着她，于连却不屑于望她。

“且看我所领导的这次革命，”亚达米哈伯爵继续说道。“革命所以没有成功，只是因为我不愿意砍掉三个无辜的人的脑袋和散给党七八百万的财产。这财产藏在一个钱柜里，我掌握着它的钥匙。今天渴望把我吊死而在暴动前用亲密的字眼称呼我的国王，就会给我以最高的勋章，假使我砍掉那三个人的头，散了这几柜子的钱，至少我可以得着一半的成功，而我的国家也可能有这样的宪章……世界上的事情的进展，都不过如此，好象一局棋罢了！”

“那么，”于连眼中有火地说道，“你便不知道这个游戏，现在呢……”

“现在我必须砍掉几个人的脑袋，你要那么说吗，如象那天你对我说的，我不会靠拢革命党的右派来充数。”亚达米哈满面愁容的重说道：“你，等你在决斗中杀了人，我会告诉你，那是比假手刽子手动刀更要漂亮得多。”

“真的！”于连说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假如我不是这样卑微而有权力，我将绞死三个人，为了救护四个人的性命。”

他的眼睛充满了良心的火焰和对于人类不公允的判断的轻视。这双眼睛，撞着在他身旁站立的德·拉·木尔小姐的眼睛。他的轻蔑的神情，不但不改变为温文有礼的态度，反而增加起来了。

她受了深深的刺激。可是她却从此以后没有力量忘却于连。她忧愤地拉起她的哥哥远远地离去。

她自语道："我真应该喝潘趣酒，还应该多多的跳舞。我要选择一个最好的，不惜任何代价表示一下。好！这个出名无礼的德·福化格伯爵。"她接受他的请求，他们一道跳舞。她想："现在我一定要让人家看看这两个当中谁更无礼。我要明白的讥诮他，需得我先使他谈话。"不久，所有跳对舞的人，仅仅维持跳舞的表面姿势，大家都不愿放过一句玛特儿的讽刺的答话。德·福化格伯爵感觉极度不安，只好用漂亮的言辞来粉饰，不能找到有思想的话语，他只是蹙额作态而已。生了气的玛特儿，对他非常残酷，把他当作一个敌人。她疯狂般跳舞，一直跳到天明。最后出场的时候，已经疲乏得可怕了。当她坐车回府的时候，她所剩余的一点儿气力仍然使她发愁和感觉不幸。她被于连轻视，而她却不能轻视他。

于连本人达到了幸福的顶点，不觉陶醉在音乐、花朵、美丽的女人、一般的漂亮里面。尤其是他今夜里的想象，他想到自己的声誉和人类的自由。他向伯爵称赞道："多么美丽的跳舞会呀，在这里真是什么也不缺少了。"

"只缺乏思想。"亚达米哈伯爵回答道。

伯爵的脸上泄漏出轻蔑的表情，这种轻蔑是格外的刺人，因为可以看得出来，是为了礼貌，他才不得不把轻视的表情掩饰起来的。

"有你在这儿,伯爵先生,思想就是叛逆,不是吗?"

"我靠了我的名字到这儿来。在你们的客厅里面人是憎恨思想的。他们欣赏的思想,应当不超出歌剧的唱词,于是由它得着了报酬。但是有思想的人,如果在他突出的言词里,有毅力,有新的见解,你们便称他是寡廉鲜耻。你们的法官,不是把这个形容词加在古力意①头上了吗?你们把他和柏朗日②一并放在监牢里去。在你们法国人当中,凡是一切在精神上稍有价值的,教会就想方设法把他们交给轻罪法庭。而且上流社会反而因此喝起彩来。"

"你们的社会被囚困在因袭的牢狱里衰老起来。……你们总不能在军威的英勇之上超出他人。你们可以产生密哈③,但是绝对不能产生华盛顿④。我在法国,只是看到虚荣。一个人在说话时想别的事情,很容易冲口说出不谨慎的话,主人便以为受了侮辱。"

刚说到这里,载着于连的伯爵的车子已经停在德·拉·木尔公馆的门前了。于连实在很爱他的阴谋家。亚达米哈伯爵曾经给了他一个美丽的称赞,显然由于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你没有法国人的轻薄,而且懂得实用的原则。"恰恰在前天的晚上,于连看过加西米·德拉伟业⑤的悲剧《玛丽诺·法黎荷》。

"伊斯列·伯的席阿,军械厂里的一个简单木工,不是比所

---

① 古力意(Courier,1772—1825):法国作家。

② 柏朗日见前324页注。

③ 密哈(Murat,1767—1815):法国的将军。

④ 华盛顿(Washington,1732—1799):美国开国总统。

⑤ 加西米·德拉伟业(Casimir Delavigne,1793—1843):法国诗人和剧作家。

有的这些威尼斯贵族富有性格吗?"我们的有叛心的平民向自己说道。"这些威尼斯贵族,他们的尊贵,可以上溯到公元七百年,在查理曼大帝前一个世纪。至于今夜跳舞会里的最高贵的贵族,勉强上溯,至多不过远到十三世纪。然而,在这些身世如此高贵的威尼斯的贵族当中,人们记住的偏是伊斯列·伯的席阿这样的人!"

"一次阴谋,消灭了社会的偏见所赐与的一切的头衔。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一下子跳到他对死亡的看法所决定的地位上去。就是心智也失掉了它的力量。"

"在哇列诺和德·瑞那这般人的时代里,丹东今天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恐怕还不够资格作一个皇家检察官的代理人吧!"

"我在说什么呢?丹东会卖身投靠教会;他会变成一个部长。因为这伟大的丹东偷盗过。米拉波① 也出卖了自己。拿破仑也曾在意大利偷盗了数百万金钱,否则他的事业便会为了贫穷的原因如白斯居② 一样,而被阻止。只有拉法耶特③ 从来没有偷盗过。"于连自思道:"人究竟应该偷盗么?人究竟应该将自己卖掉么?"这个问题打断了他的思想,只好读革命的历史,来消磨夜里剩下的时光。

第二天,当他在图书室内写信的时候,他还想着亚达米哈伯爵的谈话。

在长久的幻想以后,他自语道:"事实上,如果这些西班牙的自由党人,犯下了罪而且把人民牵涉进去,他们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扫除。"

---

① 米拉波(Mirabeau, 1749—1791):法国大演说家,政治家。

② 白斯居(Pichegru, 1761—1804):法国有名将军。

③ 拉法耶特(La Fayette, 1757—1834):法国军人及政治家。

他忽然叫道，好似在睡梦中惊醒转来："他们不过是一群又骄傲、又爱多嘴的小孩子……正是象我一样！

"我曾经做过什么艰难的事情，让我有权利来判断这些可怜鬼呢？他们在一生当中毕竟是敢作敢为。我呢，象一个人在餐毕时叫道：'明天我不吃饭，但是我并不会因此就不象今天这样的强壮和欢乐。'谁知道一个人在伟大行动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感觉呢？……因为总之那些事不象开一下枪那样容易就做成了。"

这些高深的思想为一个出人意外的事情打断了，那便是德·拉·木尔小姐到图书室来了。

他是这般的沉浸在对于不能被征服的人如象丹东、米拉波、加罗[①]的伟大的性格的赞赏里，虽然他的眼睛停留在德·拉·木尔小姐的身上，但是他并没有想到她，没有向她鞠躬，也可以说没有看见她。最后当他睁着的大眼睛明白地看出她在面前的时候，眼睛里的光芒便消逝了。德·拉·木尔小姐感觉到这件事，心情十分凄苦。

不知道为什么，她请他取一部威尼著的《法兰西史》，这书放在最高的一个书架上，这样使于连不能不去找比较高的一个梯子来。于连安置好梯子，取下指定要的书给了她，但是仍然不能想到她。当他把梯子放回原处的时候，在匆促中臂肘触着书柜上的一块玻璃，哗啷一声。玻璃粉碎在地上的噪声，才算惊醒了他。他赶忙向德·拉·木尔小姐道歉。他努力要想做得有礼貌些，但也不过是礼貌罢了。玛特儿了解显然她打扰了他，而且了解他宁肯继续思索在她未来以前沉浸其中的思想，而不愿意同她谈话。她注视了他很久，才慢慢地走开了。于连看着她走开。他

---

① 加罗(Carnot, 1753—1823)：法国将军兼学者。

欣赏着她现在朴素的打扮和前夜穿的华贵的装束两者间的对比。两种容貌间的差别，也差不多同样的惊人。这个少女，在雷兹公爵的舞会里是那样骄矜，现在差不多有了一种恳求的神气。于连自言自语道："的确，这件黑色的袍子更能表现她的身材的美丽。她走起路来高贵得象一位皇后。但是她为什么穿着丧服呢？"

"若是我问人她为什么穿着丧服，我会被人看成傻瓜。"于连现在方才从他热情的深处醒转来。"我必须把我今天早晨写的这些信札再看一遍。上帝知道我会在它们里面找出多少漏掉的字和疏忽的地方。"当于连正勉强集中注意在读第一封信时，他听到旁边有丝绸衣服嗞嗞擦动的声音。他忽然转身，看见德·拉·木尔小姐离桌不过两步之远，她在微笑。这第二次的打扰，使于连生气极了。玛特儿十分明了她在这个少年的眼睛里，实在没有地位。她的笑容，不过是为了掩饰她内心的不安。这一点她是成功的。她赶忙说道：

"索黑尔先生，显然你是在想一些很有趣味的事情，不是把亚达米哈伯爵给我们送到巴黎来的一些奇异的叛逆的故事吗？给我说究竟是什么？我渴望知道。我一定能守秘密，我向你发誓！"这些语句为什么能从她的嘴里说出，连她本人也非常惊异。怎么！她竟向一个下人恳求起来了！她内心越来越感觉不安了。她换了一种轻率的态度说：

"你一向是如此冷酷的，有丰富的思想性，象米开朗琪罗①那样的先知，什么把你改变了呢？"

这个锋利而不谨慎的问话，大大地伤害了于连，使得他流露

① 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天才艺术家。

出他所有的疯狂。

“丹东的偷盗是正当的行为吗?”他向她骤然说出这句话,越来越是盛气凌人。“匹野蒙①的革命党人和西班牙的革命党人,应当用罪恶的手段来陷害人民吗?把军队里的位置和勋章,送给无功无德的人,是正当的吗?佩带这些勋章的人,难道就不害怕皇帝回来吗?他们应当让都灵②的国库被窃夺吗?总之,小姐呀!”他一面说,一面走到玛特儿的面前,态度可怕得很。“想驱逐愚昧和罪恶,离开世界的人,应当用暴风雨的姿态出现,无恶不作吗?”

玛特儿感觉恐怖,不能忍受他的目光,倒退了两步。她瞧了他一会儿,对于她自己感觉的恐怖,好象有点害羞,用轻松的步子离开了图书室。

---

① 匹野蒙(Piémont):意大利的一部。

② 都灵(Turin):意大利的名城。

四十　玛嘉锐特皇后

爱情！为了叫我们得到愉快，什么样的疯狂你不能办到呢？

——《葡萄牙女修士书简》①

于连重读他的信札。当午餐钟声响起时，于连自语道："在那位巴黎的美人儿的眼睛里，我定是多么的可笑啊！把我所想的，老老实实地告诉她，这是怎样狂妄的一件事啊！也许并没有那么狂妄吧。在那种情形下，我说真话是应该的。

"为什么她来过问我个人的私事？她的问题提得太不慎重了，太不适合她的身份了，而且也太不适合习惯了。我对于丹东的思想，绝不是她父亲用金钱雇我要我服役的一部分。"

于连走进餐厅，德·拉·木尔小姐的重孝服装引起他的注意，使他忘了他的坏心情，最使他奇怪的，是这一家人当中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穿黑衣服。

餐后他感觉已经完全从那控制了他一整天的、过份的兴奋里恢复过来。真巧，通晓拉丁文的那位院士也在座聚餐。于连自思道："如果，象我猜测的一样，询问德·拉·木尔小姐穿孝是一件笨事，那么，这个人是最不会取笑我的了。"

玛特儿用一种奇异的神情注视着他。于连自语道："这便是这地方的女人们卖弄风情的态度，正象德·瑞那夫人曾经对我描绘过的。今天早晨我对她没有妥协，我没有屈服在她的谈话的念头的下面，因此我在她的眼睛里增加了价值，反正都是一样。不久她的高贵的和鄙视我的念头，会发生报复的意念。我随她做下去好了。我失掉的那位是怎样的不同呀！她有怎样可爱的性格啊！怎样的天真啊！我比她自己先知道她的思想；我看得见她的思想是怎样诞生的；在她的心里，我唯一的敌人，便是她对于她的孩子的死的恐惧；这是一个合理而且自然的情爱，甚至我觉得是可爱的，虽然它给我带来痛苦。我真是一个蠢笨的人。我从前对巴黎所抱的想法使我不能欣赏这个崇高的女性。

"多么不同啊，伟大的天主！我在这儿找到了什么呢？枯萎而高傲的虚荣心和各式各样的自尊心，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了。"

午餐吃完以后，众人离座。于连自言道："我不要别人拉走我的院士。"当大家都到花园里去的时候，他接近了他，特别表现温柔恭顺的样子。对于《欧拿尼》② 上演的成功，院士的忿怒，他表示同感。

"若是我们仍然处在密书的时代③！……"他说。

"那么，他就不敢了。"院士叫道，他作了一个象达尔玛④ 的手势。

---

① 《葡萄牙女修士书简》(Lettre d'une Religieuse Portugaise)：书名，内容写出女修士变态心理。

② 《欧拿尼》(Hernani)：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名剧。

③ 指不经过审讯程序，一封密信即可使人入狱或充军的时代。

④ 达尔玛(Talma，1763—1826)：法国著名演员。

关于一朵花，于连引用维吉尔在《约丽》诗中的一些句子，他认为没有能和达益神父的诗相比拟的。总之，于连想方设法，尽量的奉承这位院士，说完这些以后，他用最不关心的态度，向他说道："我想德·拉·木尔小姐承继她某一位伯父，才为他服丧戴孝。"

"怎么！你在这个家庭里生活，你还不知道她的疯狂吗？"院士突然停下，对他说道，"实在说来，奇怪的是她的母亲允许她这样做；我们背后说吧，这个家庭里的人，并不都是意志力很强的。玛特儿的性格力量，实在超过一切，事实上支配了他们。今天是四月三十日！"院士说到这里停住了。用一种意味深长的态度盯着于连。于连也尽可能地用一种最有风趣的微笑回望着他。

于连自忖道："支配全家，穿着丧服，和四月三十日。这三件事当中有什么连带的关系呢？我一定是比我想象的还要笨拙。"

"我向你承认……"他向院士说，眼睛继续着在发问。"我们去花园里绕个圈子吧！"院士道，他高兴地找到一个机会，来叙说一个又长又漂亮的故事。

"怎么！你真的不知道一五七四年四月三十日发生的事件么？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发生在哪里？"于连惊奇地问道。

"发生在格来芜广场。"

于连稀奇万分，一听了这话，仍旧对事实毫不明白。那个好奇心，对于悲剧性的趣味的期待，和他的性格这样相合，使他的眼睛发出光辉，这光辉是说故事的人喜欢在听故事的人眼里看到的。院士很高兴得着了这一对从来没有听过这故事的耳朵，于是详详细细地告诉于连：在一五七四年四月三十日，有一位在他

那世纪里可算最漂亮的孩子，名叫波里法斯·德·拉·木尔的，同他的朋友比野蒙地方的绅士名叫安尼伯·柯可纳索的，在格来芜广场，被砍掉了脑袋。德·拉·木尔是皇后玛嘉锐特·德·那发尔崇拜的情人。院士添加说道："请注意德·拉·木尔小姐的名字是玛特儿—玛嘉锐特啊！

"拉·木尔是阿朗松公爵的宠幸的人，同时也是那发尔国王的密友。那发尔国王就是拉·木尔的情妇玛嘉锐特的丈夫，他们在亨利第四时代结婚的。

"一五七四年圣灰礼仪节① 那一天，整个宫廷里的人，都聚集在圣日尔曼宫，随伴着可怜的查理九世，因为这是他行将晏驾的时候了。加莎琳·德·美第奇皇后把一批王子囚困在她的皇宫里，他们是拉·木尔的朋友，他想设法救助他们，于是派了二百名骑兵，来到宫墙之外。阿朗松公爵害怕了，把拉·木尔交送给刽子手。"

"但是使玛特儿感动的事，据她亲自向我说，在七八年前，她才十二岁的时候，亲自告诉我，为了一个人头，一个人头啊！……"说到这里，院士举眼望着青天。"……这个政变，最使玛特儿感动的一段，就是玛嘉锐特皇后躲藏在格来芜广场侧近的屋子里，胆敢出面向刽子手要求她的情人被砍掉的头颅。行刑的次日午夜时分，她抱着那个头，坐上她的马车，亲手把它埋葬在蒙马特山脚下的一个教堂里。"

"这是可能的吗？"于连喊道，感动着。

"玛特儿瞧不起她的哥哥，因为，如你所看见的，她的哥哥对这祖先的故事，一点儿也不介意。每逢四月三十日，也不穿孝服。

---

① 圣灰礼仪节(Mardi Gras)是狂欢节的末日。

自从那个有名的处刑以后，为着纪念拉·木尔对于这位柯可纳索的亲密的友谊，（这位柯可纳索是意大利人，名字叫安尼伯，）这一家子的男人，都取了这个名字。而且，”院士放低声音说。“而且这位柯可纳索，据查理第九说，是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的案件中最残酷的暗杀者之一。但是我亲爱的索黑尔，你和这家子同桌共餐，怎样能够不知道这些故事呢？”

“这便是为什么德·拉·木尔小姐在餐桌上两次用安尼伯这名字叫他的哥哥。我当时还以为是听错了呢。”

“那是一种斥责。最奇怪的是侯爵夫人让她的女儿这般狂妄。这位大小姐未来的丈夫还会有更疯狂的事好看呢！”

这一番话以后，跟着五六句讥讽的句子。这位院士眼睛里所透露出来的欢乐和恶意，使于连不大满意。他暗自想道：“我们同是这一家子的两个奴仆，躲在旁边说我们的主人的坏话，但是这位院士的举动，丝毫不会使我惊异。”

有一天，于连撞见这位院士跪在德·拉·木尔侯爵夫人的面前，为他外省的一个侄儿，向夫人请求委任一个征收烟税的官职。

德·拉·木尔小姐的一个小女仆，也象从前的爱利莎一样，追求于连。她当晚告诉他，她的女主人，穿着孝服，绝不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怪癖，在她的性格里，实在是根深蒂固了。她衷心爱着这位拉·木尔，当时最敏慧的皇后所爱的情人，为了营救他的朋友而牺牲了生命。况且是怎样的朋友呀！皇太子和亨利第四。

于连习惯了德·瑞那夫人在举动中流露出来的自然，在巴黎女人的身上看到的，只是装腔作势；即使他的性情不是忧郁的，他也找不出话来对她们说。德·拉·木尔小姐是个例外了。

他的观念改变了：不再把高贵风度所有的那种美，认为是内心的无情。他已经同德·拉·木尔小姐作过多次长谈，在春季的好天气里，她情愿同他在花园里面沿着客厅的洞开的窗子下面散步。有一天她告诉他她在读阿比尼著的历史同布朗多著的书。于连想道："她读这类奇怪的书籍！但是侯爵夫人却禁止她读斯各特的小说！"

有一天她把刚刚在《星球回忆录》中看到的一段故事讲给他听：在亨利第三在位时，有一位少妇发现了她的丈夫不忠实，便刺死了他，她讲的时候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芒，证明她的羡慕是多么真诚。

于连的自尊心得到满足了。这个受众人尊敬的人儿，据院士说，还是支配全家的人儿，而今居然屈尊在他的面前，差不多用对待朋友的态度，和他讲话。

于连顷刻间又转念一想："我弄错了！这不是亲密，我不过是一个听讲悲剧的人，这是为了她需要说话呀。这一家以为我是有学问的人。我也要去读布朗多，阿比尼，《星球回忆录》等，这样我就可以应付她向我述说的故事了。我愿意离开这种只听人讲的被动角色。"

他和这个举止骄矜而却又和易近人的少女的谈话，渐渐地变得更有趣味了。他已经忘记了他扮演的一个叛逆的平民的悲惨的角色。他觉得木尔小姐很有学问，而且也有理性。她在花园里所发表的意见和在客厅里的主张迥然不同。有时她表现一种热情和直爽，同她平时所表现的冷酷和骄傲，简直是绝对矛盾的。

"同盟军的战争是法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有一天她向他说道，眼睛里闪耀着才智和热情的光辉，"每一个人，为着他所崇

拜的理想而战斗，为着他的党的胜利而战斗。再也不象我们的皇帝的时代，只为着一个十字勋章，而从事战斗。你应该同意那时候的人没有这样的自私和卑贱。我爱那个时代。”

他向她说。“而且，波里法斯·德·拉·木尔便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至少他是在被爱着，好象是说被爱是甜蜜的。哪有一个现在活着的女人摩着她的情人被砍掉的头，而不发生恐惧的呢？”

德·拉·木尔夫人叫唤她的女儿。虚伪要它有效，便应当遇事隐藏；然而于连却向德·拉·木尔小姐透露了一半他对于拿破仑的崇拜。

于连独个儿留在花园里，自己说道：“那便是他们超过我们的优越的地方。他们祖先的历史使他们脱离庸俗的情绪，而且他们没有衣食的忧愁！”他想到这里，更痛苦地添说道：“怎样的惨痛啊！我是不配讨论这些大事的。无疑地我会把它们看错的。我的生活不过是一连串的虚伪，正因为我每年没有一千法郎的进款购买我的面包。”

玛特儿跑回来。她问他：“先生，你在想些什么？”

这个问题含有亲密的意思。她喘气的跑回来，是为着和他在一起。

于连对于自己鄙弃自己，感到厌倦，为了满足自尊心，便毫无隐瞒地把刚才自己所想的，老实地告诉了她。他对于这样一个富人表白他的贫穷，实在有点害羞。他竭力用骄傲的声调表明他并不是要求什么。在玛特儿眼睛里，于连从来没有今天这般漂亮，她发现他有一种敏感和坦白的表情，那是他平常所没有的。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于连又在爵府的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沉思；他脸上不再有那种哲学家所有的严峻的傲慢，这种表情

是由于他素常的自卑感刻划在他脸上的。德·拉·木尔小姐也在花园里和她的哥哥奔跑，假装伤了她的脚，使于连扶着她走到客厅的门口。

于连自语道："她假着我的胳臂，态度实在特别！是我片面的自负呢？抑或她真正对我发生了兴趣？她听我讲话的时候，即使我向她承认我的自尊心受到痛苦的时候她的态度是这样的温和！但是她对于每个人却是如何的骄傲啊！如果有人在客厅里看见她这种表情，必定要异常的惊奇的。这种柔和温顺的态度，她确实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的面前表现过。"

于连对于这种奇怪的友谊，竭力不愿意把它过份夸张。他把这种友谊比作武装的贸易。每天他们遇见了，在他们还没有恢复头一天的近乎亲密的语气之前，他们差不多总是问自己："我们今日是朋友呢？抑是敌人？"在起初交谈的几句，还没有什么内容，两方只注意到形式。于连了解只要有一次他让自己受到这位高傲的小姐的侮辱而不报复，那就一切都完了。"若是须得争吵，那么，我先来维护我自尊心应有的权利，比后来为抵御她看不起我的表示，以致我为了我个人的尊严也不作任何让步的时候，不更好么？"

有许多次，当玛特儿心情不好的时候，她试试对他摆出贵族妇女的气概，她在这些试验里虽然做得非常细腻，但是于连却凶猛地抗拒着。

一天，他骤然打断她的话语，向她说道："德·拉·木尔小姐有什么事命令她父亲的秘书么？他必定听从她的命令，而且恭敬地执行。但是除此以外，他便无话向她叙说了；他并不是雇来把他的思想告诉她的。"

于连的这种作风和所有奇怪的疑惑，把前几个月他在这华

贵的客厅里所发现的无聊都丢掉了，在这客厅里，什么都要当心，不管取笑什么事情，都是不适宜的。

“如果她爱我那才有趣咧！不管她爱不爱，我总是这个聪明少女的心腹朋友。”于连继续思想道：“在这个小姐的面前，我看见全家的人都战战兢兢的，尤其是柯西乐侯爵，比别的人更怕得厉害。这个青年，如此有礼貌，如此温柔，如此勇敢，而且兼有家世财产种种优点。假如我有其中的一样，就心满意足了。他疯狂的恋爱着她，换言之，象一个巴黎人能够恋爱的那样，他应当娶她。为了准备婚约，德·拉·木尔先生叫我写过多少封信给两家的公证人啊！我呢，当手中拿着笔管的时候，我感到我自己是如此的卑微。然而两小时之后，就在这个花园里，我却胜过这位如此可爱的青年。因为究竟她的偏向是很显明而坦白的。或者，她憎恨他的原因，是她眼中已经把他看作是她将来的丈夫了。她对于那事是太骄矜了！至于她对于我的恩惠呢，我是作为一个心腹的仆人而得到的。

“不是的！不是我发了疯，便是她在追逐我。我愈向她表示冷淡和恭敬，她愈来找我。这也许是事先准备好的，装出来的；可是每次我意外地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眼睛便亮了起来。巴黎的妇女们可以装假到这样的地步吗？这有什么要紧呢！表面上看来她是欢喜我的。我就权且享受这表面的欢乐吧。天呀！她是多么的美丽啊！她的那对蓝色大眼睛，在近处去看，并且象她常常那样看着我的时候，使我多么喜爱啊！今年的春天和去年的春天有多么大的区别呀！那时我生活在三百个肮脏而且恶劣的伪善者的中间，是多么的可怜和不幸！那时我只好借性格的力量，把我支持着，我也几乎变得和他们一样的恶劣。”

在怀疑的日子里，于连曾想："那个少女是在对我开玩笑罢了。她和她的哥哥约好来愚弄我。但是她又好象非常轻视她的缺乏毅力的哥哥。她曾对我说：'他是勇敢的，此外便一无所有了。而且在西班牙人的剑的前面他才是勇敢的。在巴黎一切都使他害怕，他看见到处都是被嘲笑的危险。他没有敢于离开习俗的思想。常常是我被逼迫起来保护他。'仅仅一个十九岁的少女，在这个年龄，一个人是否能够时时刻刻忠实于她预先计划好要做的虚假呢？

"另一方面，每次德·拉·木尔小姐用她的蓝色的大眼睛盯着我，有一种特殊的表情的时候，罗伯尔伯爵总是走得远远的。这种远避的态度总引起我的疑心。他不应该为了他的妹子选择他家里一个'下人'而生气吗？因为我曾听到德·萧伦公爵用'下人'这个字称呼过我。一想到这件事，忿怒便代替了一切的情绪。这就是这位古怪的老公爵所喜爱的老语调么？"

"总之，她是漂亮的！"于连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凶残得象老虎一般。"我一定要得着她，然后跑开。在逃跑中，谁阻挡我，谁遭不幸！"

这个念头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他简直不能思想任何其他的事件。整天的时间就这样很快地过去。

每次他找些正经的工作来做，不要胡思乱想的时候，他的思想更迷失在深邃的幻梦里；一刻钟以后又清醒转来，野心勃勃，头脑昏乱，对于这个意念发出呓语："她爱我吗？"

四十一　少女的王国

我崇拜她的美丽，但是我畏惧她的心灵。

——梅里美①

假设于连把夸张玛特儿的美丽的时间，或者他对于她的家庭的高傲怀恨的时间，用来研究客厅里所发生的事情，他一定会了然玛特儿为什么能够主宰她周围的一切。只要有人触怒了德·拉·木尔小姐，她懂得怎样用一句俏皮话惩罚他，她的俏皮话，那么有分寸，选得那么好，表面上看来那么有礼貌，而且说得那么恰到好处，让人家事后愈想，愈觉得伤痛。她渐渐变成了一个伤害他人自尊心的可怕的人。因为她对于她家里的人竭力希望的事物，不觉得有丝毫的价值。她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冷酷自持的人。贵族的客厅，在离开以后，是很可以向人夸耀的。但也仅此而已。完全无意识的庸俗的谈论，再加上虚伪，结果使人要呕吐的陈腐，不能忍耐下去。礼貌本身在头几天还有点道理，在最初的兴奋和惊讶之后，于连便有这样的感觉，他向自己说道："礼貌不过是忿怒休止时的表现，而脾气发时，便会产生忿怒。玛特儿时常感觉烦厌，也许她会到处感觉烦厌，于是说说讽刺别人的话，成了她的一种消遣和真正的快乐。"

也许是为着寻觅更有趣味的牺牲者，除了她的长辈，那位院士，和那五六个比她的阶级较为卑下的、想向她献殷勤的人以外，她才对柯西乐侯爵、格吕伯爵以及二三个高贵的青年给以希望。他们这些人对她说来也不过是接受讽刺的新的对象罢了。

因为我们爱慕玛特儿，我们痛苦地承认，她接到过这些青年人当中好几位的情书，并且偶然也回复过。我们应该赶紧声明一句这个人物是个例外，是超乎那时代的习俗的。我们不能用不慎二字去责备她，如象我们责备圣心修道院里的女学生一样。

有一天，柯西乐侯爵交还给玛特儿一封她前夜写给他的足以招祸的信。他以为他做了这样谨慎的举动，对于他的事可以推进一些。但是她在函札里所喜欢的正是不谨慎。她的快乐是玩弄她的命运。那天以后，六个星期之内，她没有和他交谈。

她把这些少年人寄来的情书看作娱乐，在她的眼睛里，这些情书都是一模一样的。总之不外乎最深的热情和好难排遣的愁闷之类的话。

她向她的表妹说道："他们都是同样的完美无缺的人，准备出发去朝拜巴勒斯丁圣地。你还能想得出比这更乏味的东西吗？我一生里要收到的信件都是这样的了！在每隔二十年之间，这些信件，随着时髦的职业的种类，可能有一次的改变。在拿破仑帝国时代，情书一定不是这样的没有颜色。那时高等社会的青年，曾经看过或做过一些真正伟大的事迹。我的伯父N公爵，他就参加过瓦格拉姆的战争。"

"挥舞战刀是需要怎样的聪明呀？他们遇到战争，便要时常夸耀了！"玛特儿的表妹德·圣-海锐弟德小姐说道。

---

① 梅里美(Mérimée, 1803—1870)：法国小说家。

“好的！我喜欢听这些故事。经历一次‘真正’的战争，如象拿破仑的战争，一次的战斗杀了上万的士兵，那表现如何的勇敢啊！当一个人置身在危险当中，提高了他的灵魂，而且把它从崇拜我的那些人陷入的烦闷里救了出来，而且这烦闷是富有传染性的。他们当中究竟有哪一个有意做出非凡的事呢？他们希望和我结婚，那真是一个好打算。我既有钱，我的父亲又可以提拔他的女婿。唉！寻得一个比较有点趣味的人是可能的吗！”

玛特儿对于生活的看法，既是这般深刻，这般坦白而富有诗意，这个使她的谈吐变得不近人情，如象我们所看见的那样。时常因为她的一言一语，在她的有礼貌的朋友的眼中，认为是一种玷污。那些朋友差不多都承认，她如果不是那么时髦，那些朋友就几乎要承认，她没有一个妇女应有的精细，她说话的态度未免过激了一点。

就她那一面说，玛特儿对待那些在薄罗衿森林里聚集的漂亮的骑士，太不公平了。她瞻望将来，并不觉得恐怖（即使那是一种强烈的情绪），而是（在她的年纪说来很少有的）觉得一种嫌恶。

她究竟还希望什么呢？财产，身世，智慧，美丽，别人这么说，她自己也这么相信，这一切被幸运之神都加在她的身上了。

这位圣日尔曼镇的最为人羡妒的女承继人在她开始发觉和于连散步的乐趣的时候，她的思想情况是这样的。她惊异他的骄傲，她羡慕这位小资产阶级的人的能干。她自忖道：“他会象莫里神父一样，将来得着主教的位置。”

不久，我们的英雄用来对付她的许多思想的反抗态度（老实的，不是装出来的）竟攫住了她的心。她不断的思索，她把谈话的细节，完全告诉她的女友，她发觉她不能够维妙维肖地说出

来。

一天，有一个思想，忽然在她的脑海里闪烁，她快乐到令人不能相信的程度。她对自己说道："恋爱的幸福，已经降临到我的身上了。我坠入恋爱，我坠入恋爱，这是很明白的！在我这样的年龄，一个美丽而且聪明的少女，假设不在爱情里，又往何处去寻找生命的乐趣呢？我对于柯西乐，格吕，这一批人，永远不会对他们有爱情。要说我爱他们，那才真冤枉咧！他们是完善的，也许太完善了。总之，他们使我烦厌！"

她读过的小说，如象《曼侬·莱斯科》，《新爱洛绮丝》，《葡萄牙女修士书简》等书中所有关于热情的描写，又在她脑子里一一出现了。的确这些热情都是伟大的，轻率的爱情，是配不上象她这样年龄和身世的少女的。她以为只有亨利第三时代和巴松匹野时代的法兰西所表现的英雄气概才足以当爱情之名而无愧色。此种爱情，绝不在障碍的面前卑微地屈服；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来。"现在没有象嘉沙琳女王或路易十三那样的宫廷，对于我是怎样的不幸呀！我觉得我能胜任一切最勇敢、最伟大的事。假如有一个勇敢的国王象路易十三，叹息在我的脚前，什么我不能做出来呢？我会把他带到文德省去，如象德·托礼男爵喜欢说的话一样，再从那里重新征服他的王国；于是再不会有宪章了。……而且于连会帮助我。他所缺少的是什么？名位和资产。他将来必定获得一个名位，必定获得一份资产。

"柯西乐什么都不缺乏，在他这一生里，将不过是一个半激进党半自由党的公爵，一个优柔寡断的人，言语代替了行动，永远不走极端，因此到处是在第二流。

"哪个伟大的事业，当它开始的时候，不是走极端呢？伟大的事业成功之后，在一般人的眼里，才象是可能的事。对了，在我

心里统治着的就是爱情和它的奇迹；我已感觉到爱情的火焰，在鼓动着我，实在说来，上天应该赐给我这个恩惠的。他不会枉然的将一切的优点放在一个人的身上。我的幸福，值得我本人去争取的。我今天的生活，绝不是我昨天的生活的冷淡的抄袭。

"我敢于恋爱一个社会地位离我那样遥远的人，已算是伟大和勇敢了。让我们看吧，他能继续值得我的爱恋吗？只要我发现他有一点软弱，我便把他抛弃。一位有高贵身世和中世纪骑士性格的少女（这是她父亲说的），如象一般人这样推崇我的，总不应该有蠢才的行动。"

"若是我真爱上了柯西乐侯爵，我的行动岂不是象一个蠢才吗？我将把我极端鄙弃的、我的表姊妹们所享受的那一套幸福重新再版。我预先知道这个可怜的侯爵要向我说些什么，我要回答他些什么。一个使人打呵欠的恋爱，算什么呢？象这样还不如笃信宗教，修道好些。我也会象我的表妹那样签定一个婚约吗？在这婚约里，长辈们都感动了，假如他们并不由于对方的公证人在结婚前夕增加最后的一个条件而生气的话。"

四十二　他是一个丹东么

焦急不安的需要，这便是我的美丽的姑母瓦洛娃的玛嘉锐特·德·瓦洛娃的德性，她不久要和拿瓦尔王结婚，那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用亨利第四的名义称王于法国的人。玩弄的需要，便是这个可爱的公主的德性的秘密；因此酿成她从十六岁以来和她的弟兄们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但是一个少女能做出什么游戏呢？她所有的一切最宝贵的——她的名誉——她一生中最关怀的东西。

——查理九世的私生子安固列① 公爵的《回忆录》

“于连和我不须签定婚约，也不须请求一个公证人来表演资产阶级的礼节；一切都是英雄的举动，一切都是偶然的产儿。除了他缺乏高贵的身世，这就是玛嘉锐特·德·瓦洛娃皇后对于当时最杰出的青年拉·木尔的爱情。如果宫廷里的年青人，都是遵循习俗的、想到冒险就把脸都吓得发白的人，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到希腊或非洲的短短的旅行，便是勇敢的最高表现了，况且他们还是成群结队才敢走。一旦发觉自己是孤单的，他们就害怕起来。他们所怕的不是阿拉伯野蛮人的戈矛，而是他人

的嘲笑，害怕闹笑话，会使他们疯狂。

“反过来，我的小于连只喜欢个人行动。这个得天独厚的人，绝没有一分钟想到去求别人的支持和帮助！他轻视一切的人，这便是我不轻视他的理由。

“若是于连出身贵族，只是贫穷，我对他的爱情便算是一件平凡的傻事，不足称道的，只是一个门户不当的婚姻而已。我绝不做那样的事。因为那样便缺乏伟大的恋爱的特征；我需要的是克服巨大的困难和前途的变化无常。”

德·拉·木尔小姐对于这些美丽的幻想，想得太专心，以致第二天，在柯西乐侯爵和她的哥哥的面前，不知不觉地称赞起于连来了。她的言语太夸大了，因此刺激起他们的忿怒。

“你要当心这个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啊！”她的哥哥叫道。“若是再有一次革命，他会把我们都送上断头台去的。”

她不答复，赶忙嘲笑她的哥哥和柯西乐侯爵对这种精力所引起的恐惧。其实是惧怕遇到意外，惧怕遇到意外而毫无办法。

“先生们，你们老是怕人取笑。这怪物不幸已于一八一六年死去了。”

德·拉·木尔先生说道：“在有两党的国家里面，没有什么是可以取笑的。”

他的女儿早已懂得他说话的意思。

她向于连的敌人说道：“先生们，要是这样，你们一生里有你们怕的呢！事后有人会告诉你说：‘这不是一只狼，这不过是狼的影子罢了。’”

玛特儿随即离开他们。她的哥哥的话，使她恐怖，使她非常不安。但是第二天她感觉那些话是对于连的最高的评价。

---

① 安固列（Charles de Valois, duc d' Angoulême, 1573—1650）。

“在这个世纪里，一切的能力都已死亡。于连的能力使他们恐惧。我要把我的哥哥的话告诉他，看他怎样回答。我要选择他的眼睛发出光辉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不会向我撒谎。”

在长久的不明晰的幻想以后，她添说道：“他定是一个丹东！好呀，革命会再起来，柯西乐和我的哥哥将要担任一个怎样的角色呢？已经早注定了，便是绝对的屈服。他们将是英勇的绵羊，不声不响的听候敌人开刀。他们死时惟一的恐惧，仍然是怕有伤风雅。至于我的小于连则不然，若是有过激党的人来捉拿他，只要他有一线希望逃走，他也必定会打破敌人的脑袋的。他是不怕有伤风雅的，他。”

最后这一句话，使她沉思，唤起了她的痛苦的回忆。并且剥夺了她全部的勇气。这个字使她想到了德·格吕、德·柯西乐、德·陆兹同她自己的哥哥这一批人的讥诮。他们一致不满意于连的教士的腔调：又谦卑又虚假。

“但是，”她突然再说道，眼睛里充满了欢乐的光辉。“不管他们用意是什么，他们的讥评的尖锐和频繁，只证明于连是我们今年冬季所遇见的最出色的人物。他有缺点，他有可笑的地方，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是伟大的，他的伟大惊住了他们，虽然他们在其他的方面是如此的善良而宽大。他明白自己穷，为修道而求学，他们呢，是骑兵队的队长，不需要学习，这是最舒适了。

“可怜的孩子，他永远穿着黑袍，容貌好象一个教士，虽然有这些缺点，但是为了免于饥寒，又有什么办法呢？可是他的长处还是骇坏了他们，没有比这件事情再显明的了。至于象传教士那样的表情，只要我们两人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没有了。这些先生说出他们自以为是的一句别致而惊人的话语时，他们不是首先拿眼睛瞧于连吗？我常常注意到这件事。然而他们很知道，

除非被问到的时候，他绝对不同他们交谈的。他只同我一个人谈话，因为他相信我的灵魂高尚。他只回答他们相反的意见，不超过礼貌的范围，他立刻又变得恭恭敬敬的了。至于他同我在一起的时候，会滔滔不绝地讨论几小时，只要我有丝毫反对的意思，他便不十分坚持他的意见。在整个冬季里，我们没有听过一次枪声；引人注意的，不过是语言而已。我的父亲，他是高人一等的人，把我们的家运发扬光大起来，只有他才尊敬于连。其余的人都恨他，但是除了母亲的教友以外，却没有人敢轻视他。”

德·格吕伯爵对于养马有很大的嗜好，也许他是假装的。他把时间都花在他的马厩里，常常在那里吃他的早餐。这种伟大的热情，加上他不苟言笑的习惯，很能得到他的朋友们的敬仰。他是这小圈子里的鹰。

第二天，他们刚才聚集在德·拉·木尔夫人的椅子背后，德·格吕的意见，为柯西乐和罗伯尔两人所支持，乘着于连不在那里，他们就攻击玛特儿对于于连所抱的偏见；而且不是在适当的时候，差不多他们一看见德·拉·木尔小姐就开始了。她立刻了解这当中奥妙的意义，兴奋的参加这个谈话。

她暗自想道：“看呀，看他们联盟来反对一个天才。他没有十路易的年金收入，他除了被问到的时候，不能够和他们谈话。在他的黑色衣衫之下，他们都怕他。若是他也有肩章，又将如何呢？”

她从来没有这样的出色过，对方的攻击一开始，她便给与格吕和他的党羽以诙谐的讽刺。当这些漂亮的武官的诙谐的火焰终于被扑灭了的时候，她向格吕伯爵说道：

“只要明天有一位法朗士—孔德省的山区里的一位乡绅，发觉到于连是他的私生子，再给他一个正当名位和几千法郎，六个

星期之内他就象你们这些先生蓄起小胡子来了，六个月之内象你们这些先生一样变成了轻骑兵的军官了。到那时候，他伟大的品格不复是笑柄了。将来的公爵先生，你呢，我就会看见你坚持另外一套陈旧的理论，说是朝廷上的贵族，胜过外省的贵族。我再向你追紧，你还有什么话说呢？如果我故意把于连的父亲说成一个西班牙的公爵，在拿破仑的战争时代被俘虏，囚在贝尚松。而且这位公爵因良心的责备，在他临死的时候，承认了他的儿子。这样一来，你还有什么话说呢？"所有这些不合法的身世的假设，在德·格吕和柯西乐看来，都是有伤风雅的。那就是他们在玛特儿的理论里所能理解的了。

不管罗伯尔是多么服从，她的妹妹说的话是太明显了，他也装出一种严厉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应该承认是和他的微笑而和善的面容不相称的。他也大胆的说了几句话。

"我的朋友，你生病了吗？你用教训来回答笑话，除非你病糊涂了。"玛特儿回答她的哥哥，面貌稍稍严肃起来。

"宣传道德，你！你是想谋一个省长的位置吗？"

玛特儿很快地忘记了德·格吕的忿怒、罗伯尔的脾气和德·柯西乐先生的无言的失望。她须得拿定主意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捉住了她的心灵的一个致命的念头。

"于连对我相当诚实，"她向自己说道，"当他那样年纪，处在卑微的地位，被惊人的野心弄得很不幸福时，他需要一个女朋友，也许我就是那个女朋友。但是我没有在他那里发现爱情的表示。若是估计他性格上的大胆，他一定会把他的爱情向我说出来的。"

这种疑惑的情绪，反复地同自己争论，从此便占据了玛特儿整个的时间；每次于连和她谈话的时候，便会为这些争论而寻觅

得到的新鲜的理由，来驱遣从前容易坠入的闲愁。

因为她是一个有智慧的、可能要做部长、把森林还给教会①的人的女儿，德·拉·木尔小姐在圣心修道院时便是众人极力谄媚的对象。因此造成她的可怕的性格，从此不能加以补偿。别人使她相信，由于她的家世财产种种原因，她应当比一切人幸福。这便是一般王子公主们的闲愁和他们的疯狂大胆的根本原因。

玛特儿不能摆脱这个观念的决定性的影响。一个人无论如何的聪明，总不能够在十岁的幼年，抗拒全修道院的谄媚。况且这些谄媚，在表面上又是非常有根据的呢。

自从她断定自己爱上了于连的时候起，她便不感觉愁闷了。她每天都庆幸自己，已经决定投身在伟大的热情里面。"这个玩意儿是很危险的，"她想，"好得很，一千倍的好得很。"

"没有伟大的热情，所以我在十六岁到二十岁的这一段人生最美好的日子里，也一直是厌倦的，我已经虚度了我的美好的青春。我的欢乐，完全消耗在听从我的母亲的朋友们的、没有意义的理论。象别人说一七九二年，在哥布朗的时候，她们也并不是完全象她们今天所说的那么严肃。"

正当玛特儿被激情所骚扰的时候，于连不了解她的眼光为什么长久地停留在他的身上。他觉察到罗伯尔伯爵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冷酷了。至于德·格吕，德·陆兹和德·柯西乐这般先生们的态度，最近也更高傲了。不过他早就习惯了这一切。随便哪一天晚上，只要他出风头超过了适宜于他的地位的程度，这种不幸就会降临到他的身上。假使不是因为玛特儿给与他的特别

---

① "把森林还给教会"见后文第482页注。

的优待，和这小圈子引起他的好奇心，他一定不会在午餐后随着这群漂亮的留着小胡子的少年们陪伴德·拉·木尔小姐到花园里去的。

“不错，”于连向自己说，“我不能再装作没有看见了，德·拉·木尔小姐盯着我的时候，她的表情真太奇特。但是她的美丽的蔚蓝眼睛即使在无拘束地盯着我的时候，我也总是观察出她的眼睛里有探询的、冷酷的和狡黠的神气。这可能就是爱情吗？和德·瑞那夫人的目光比较起来，多么不同呀！”

一天晚餐以后，于连随着德·拉·木尔先生到书房里去，又快快地回到花园里来。他很莽撞地走近围着玛特儿的那一群人，因此听见了几句声音很高的话。她正在嘲弄她的哥哥。于连清楚地听到他的名字被人提到两次。他出现在他们跟前，一片深沉的静寂突然降落下来，他们枉自努力打破这阵沉寂。德·拉·木尔小姐和他的哥哥心情非常激动，以致不能找出另外的话题。德·格吕、德·柯西乐、德·陆兹这一班先生和他们的一位朋友，对于于连表现出一种冰冷的态度，他立刻离开了他们。

四十三　圈　　套

> 不连续的话语，偶然的聚合，在富于想象的人的眼里，都变成最后的证据，若是他心里还有光明的话。
>
> ——席勒①

第二天，罗伯尔同他的妹妹正在谈他的时候，于连突然走来，他刚走近他们，那个象死一般的沉寂，如象前夜一样地表现了出来。他的疑虑如今是没有边际了。“这些可爱的年青人是否约好同我开玩笑呢？事实上应当承认那是非常可能的，比较假想那是德·拉·木尔小姐对于一个贫穷秘书的热情要自然得多了。首先，这一类的贵人是否有热情？捉弄人才是他们的特长。他们对于我的可怜的辩才发生忌妒。忌妒是他们的一种缺点。根据这种看法，都解释明白了。德·拉·木尔小姐想让我相信她挑中我，其实不过是让我在她的未婚夫面前出丑。”

这个残忍的怀疑完全改变了于连的心理状况。这个思想在他的心里遇到爱情的萌芽，那是不难摧毁的。这种爱仅仅是建筑在玛特儿罕有的美丽上面，或者更是植根在她的象皇后那样的举止和令人艳羡的装扮上面。从这一方面说起来，于连却是成功的。一个聪明的乡下人到了上等阶级的社会中间，我们相信，

最使他惊诧的，莫过是上流社会的漂亮的女人了。过去这些日子里，使于连梦想的，绝不是玛特儿的性格。他自己也明白他一点也不了解这个性格。他所看到的一切，也许只是外貌。

玛特儿对于礼拜天的弥撒，是无论如何也不肯缺席的，她差不多每次都陪伴着她的母亲去。假使在德·拉·木尔的公馆的客厅里有一个不谨慎的人，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胆敢任意地讥嘲到帝王或教会的权益，不论他是出于诚恳或者是出于假想，玛特儿立刻会摆下一副冰冷严厉的面孔。这时候她的眼光是如此的锋利，和她家里的一张古老的画像一样，高傲到缺乏表情的地步。

于连证明了她常有一二卷伏尔泰的最富于哲学意义的书籍在她的屋子里。原来他本人也常偷窃数卷精装的书。因为他取出一册书的时候，便把邻近的数册，放置稀疏一点，因此就使他取书所留下的缺空，不会显露痕迹。但是他不久便发现另外一个人也是在念伏尔泰。于是他便玩了修道院里常玩的一套把戏。他故意放些毛发在他以为可能引起德·拉·木尔小姐兴趣的书上面。果然，在几星期内看不见它们了。

德·拉·木尔先生对于书店老板常常送来些“假回忆录”表示不满意，特别命令于连购买一些比较具有刺激性的新书。为着避免这些有毒的读物在家庭里传开来，他命令于连把这些书籍安置在侯爵卧室内的一个小书橱里。于连不久也发现这些书籍迅速地失了踪影，虽然这些书对于帝王和教会都存着敌忾。他确信这些书不是罗伯尔偷去阅读的。

于连对于这个发现给以过份的重视，以为德·拉·木尔小

① 席勒(Schiller, 1759—1805)：德国文学家。

姐在玩马基雅维里那套口是心非的把戏。这种虚伪的作风，在他的眼里有可爱的地方，差不多是她精神上惟一可爱的地方。对于伪装的厌烦，对于道德性的呆板的谈话的厌烦，才走到这个极端。

宁可说这是他过份刺激他自己的幻想，而非被爱情的牵引所颠倒。

于连对于德·拉·木尔小姐有种种的梦想，譬如她的窈窕的身材，精致衣履的爱好，手指的白晰，胳臂的美丽，举止的娴雅等等，是在这些梦想之后，他才坠入情网。为着完成这些可爱的梦想，他把她当作加莎琳·德·美第奇的皇后。对于他想象中她的这个性格说起来，并没有太深奥太狡猾的地方，这是马士农、福力列和加斯答列的最高理想，在他少年时代羡慕的对象。简单说来，这是他想象中的巴黎人的典型。

还有比相信巴黎人的性格更深奥，更狡猾，更荒唐的事吗？

于连暗自想道："这三个人合在一起嘲笑我是有可能的。"假使我们没有看见他的眼光在回答玛特儿的眼光时所有的那种冷淡的表情，我们不会很了解他的性格的。一种苦涩的讥讽，拒绝了德·拉·木尔小姐的友谊，这友谊是她在惊异中有两三次大胆地对他表示出来的。

这个少女的心情，本来就是很冷静、忧郁、善于理解问题的。受了于连的怪癖的刺激以后，一变而为热情充沛，如象每个生物具有的本性那样。不过在玛特儿的性格里，还有极大的骄矜的成份。把她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的这种情感一开始就伴随着一种黯淡的忧郁。

于连自从来到巴黎以后，已经分辨得出这不是简单的忧郁。

她对于从前所贪恋的，如象晚会、看戏和多种的娱乐都不去参加了。

法国人唱的歌调，玛特儿听得烦闷要死，可是，于连（他把歌剧闭幕时来接她当作一种职务）注意到她还是尽可能的常常让人领到这儿来。他以为觉察她已经在常有的待人接物的适当的举止上有点失了分寸。有时候她存心刺伤别人，用侮辱人的玩笑回答她的朋友。他觉得她对于柯西乐侯爵特别讨厌。于连想道："除非这位少年爱财若命，才不会抛开这个女孩子，因为她太有钱了。"至于他本人呢，玛特儿对男性威严的侮辱，使他非常气愤，于是对她的态度更加冷酷了。有时他甚至用无礼的态度回答她。

不管他怎样决心不受玛特儿的好感的表示的欺骗，这些表示有时是很显明的，于连的眼睛开始发现她非常的美丽，有时因了她太美丽而感觉局促不安。

他向自己说道："这些上流社会的年青人的手腕和耐性，终究会战胜我这个缺乏经验的人。我应该离开这个地方，结束这一切！"

侯爵恰好委托他管理他在朗格多克许多处的田房产业。为了这件事，他须作一次旅行。德·拉·木尔先生很勉强地答应了他。除了他本人的野心以外，于连已经变为侯爵的化身了。

于连在预备行装的时候，自言自语道："到底他们并没有把我愚弄着。德·拉·木尔小姐对这些先生的玩笑不管是真的，或者借此取得我的信任，总之，这一切对于我，不过好玩罢了。假使这不是对付木匠的儿子的阴谋，德·拉·木尔小姐的举动，就不能解释了。但是她对于柯西乐侯爵的态度，也不能解释，和对于我的一样。例如昨天她真正发了脾气，我高兴看见她为了我

的原故斥责一个年青人，这个少年的尊贵富足，恰象我的平凡穷苦。那真是我的最大的胜利，它将使我在游荡于朗格多克的平原上坐在旅行的马车里的时候，仍然是快乐的。”

他故意偷偷地动身。但是玛特儿比于连知道的更清楚，知道第二天他将离开巴黎，有长时间的分离。她借口一个使她发狂的头痛病，因客厅的闷热，病势加重。她到花园里散步了很久，她拚命用她伤人的嘲笑，把罗伯尔、柯西乐侯爵、格吕、德·陆兹和好几位特地来德·拉·木尔公馆吃饭的少年贵族朋友一齐赶走，她注视于连，态度非常奇异。

于连自思道：“这个目光，也许是一幕喜剧！但是呼吸这般急促，但是这一切激动！呸！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资格来批评这一切的事情吗？这是巴黎的女人当中最完美而最细致的一位啊！这种急促的呼吸，差不多快碰着了我。也许是从她心爱的列昂丁·费[1]那里学习来的吧。”

他们现在是单独地在一起。他们的谈话显然是不起劲的。真正感觉不幸福的玛特儿自语道：“不！于连一点儿也没有了解我。”

当于连向她告别的时候，她用力握住他的胳臂，向他说道：“今晚你将接到我的一封信。”她的声音变得使人听不出是她的了。

这种情形使于连立刻大受感动。

她继续说道：“我的父亲，对于你为他的服务有相当的尊重。明天你‘应该’不走。找一个推辞的理由。”她说完便立刻跑开。

她的身材是迷人的。这一双脚实在是美丽无比。她奔跑时

---

① 列昂丁·费(Léontine Fay)：著名女伶。

姿态的娴雅，使于连欢欣着迷。但是当她走开到影儿都看不见了的时候，我们猜他的思想又变成什么样了呢？他对于她刚才说“应该”二字时含有命令的语气，感觉受了侮辱。路易十五在将死的时候，也是受了“应该”这两个字的刺激，这两个字是他的御医不应该使用的，况且路易十五也不算一个成功者！

一小时以后，仆人送给于连一封信，这简直是一封宣布爱情的信。

于连自语道：“这笔调是没有什么虚伪的。”他想借文字的批评，来控制他的欢乐，这欢乐已经满布在他的两腮的上面，使他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了。

他忽然间，高声大叫，热情在于连的心里控制不住，沸腾起来了。“我呀，一个贫穷的乡下人，我居然得到一个贵妇人的爱情的告白。”

他一面竭力抑制他的快乐，一面说道：“至于我呢，还做得不坏。我知道保持我的自尊心，我没有向她说过我爱她。”他研究起她的字体来了，德·拉·木尔小姐写一手漂亮的英国式的小字。他需要一种体力的工作，来使他忘掉会使他发狂的欢乐。

“你的别离，使我不得不说话……不能再看见你，是我不能忍受的……”

一个思想，忽然打击于连，好象是一个新的发现。打断了他对于玛特儿的书信的研究，而且增加了他的快乐。他叫道：“我战胜了柯西乐侯爵。我只是正经的谈话！他是非常的漂亮，他有小胡子和漂亮的军服。他在最恰当的时候，常常能够找到一两句又聪明又机智的话来说。”

于连享受了片刻欢娱无比的时光。他在花园里乱跑，幸福得发狂了。

后来，于连上楼到了他的办公室，让人把自己的名字报到侯爵的房里，幸而德·拉·木尔侯爵还没有出门。他拿几封从诺曼底寄来的信给他看，说明因为要料理诺曼底的案件，对于到朗格多克的旅行，不能不延缓一些时候。

当他们把一切事件讨论完毕的时候，侯爵向于连说："我很高兴你不走。'我欢喜看见你。'"于连辞出，侯爵的话使他有点不安。

"我吗，我要去诱惑他的女儿！因此使她和柯西乐侯爵结婚的事变为不可能。而这婚事是侯爵未来的快乐。纵使他不能得着一个公爵，至少他的女儿，在国王面前有一坐位。"于连忽然想去朗格多克了，他不顾玛特儿的情书，也不顾刚才他给侯爵的那番解释。这种道德的观念象闪电般迅速地消逝了。

他自语道："我是多么的好啊！我，一个平民竟至怜惜起这样贵族阶级的家庭来了！象我这样的人，萧伦公爵称呼为下人的！侯爵怎样迅速地增加他的巨大的财产呀！当他在宫廷里得着消息，知道第二天有一个政变的可能的时候，他就预先售卖了他的公债券。而我呢，被残酷的上天抛在最低下的阶级里，而上天又赐给我一颗高贵的心，但是没有一千法郎的年金，换言之，没有足够买面包的钱。'更确切些说，没有面包。'我竟至拒绝在我面前已经呈现出来的欢乐！我艰辛地旅行在寂寞的沙漠里，刚刚寻得一点清泉，可以解除我的口渴。我的天呀！我岂能出此笨拙的举动！在这自私的沙漠里，即人们叫作的'生活'里，每个人都是为着自己打算的。"

这时候他记起了德·拉·木尔夫人，特别是她的女友那些太太们给他的轻蔑的眼光。

战胜了柯西乐侯爵的欢乐，完全击败了道德的规诫。

于连说道："我多么喜欢他生气呀！我可以多么放心大胆地请他吃我一剑！"于是他作击剑的姿势。"今天以前，我不过是一个村学究，我在卑微地浪费一些勇气。自从我有了这封信以后呀，我便是与侯爵平等的人了。"

"不错！"他缓慢地向自己说道。内心感觉无限的欢娱。"侯爵和我的价值，已经比较过了。结果是汝拉山的穷木匠占据了重要的一方面。"

"好吧！"他叫道。"我就是这样签署在我的回信上。德·拉·木尔小姐呀，你不要想我会把我的地位忘掉的。我将要使你明白，而且深深地使你感觉到，你是为了一个木匠的儿子，背负了有名的居·德·柯西乐曾经跟随过圣路易参加十字军的战争的这些家族的后裔。"

于连不能控制他的欢乐。他不得不走到花园里去。他的房间，他把自己锁在里面的那间房间，仿佛是太窄狭了，不够他呼吸。

"象我这样一个汝拉山的可怜的乡下人，"他不断地对自己说。"我，被判定永远穿着这套愁苦的黑衣服！啊唷！假如我早生二十年，我也会象他们一样穿着军服。在那时候，象我这样的人，不是被杀，便是在三十六岁上做了将军。"紧握在他手里的那封信，给他带来了一个英雄应有的身份和姿态。"现在，这是事实，穿了这件黑衣，到四十岁的时候，可以得着十万法郎的年俸和蓝绶的勋章。如象波维大主教一样。"

"好呀！"他向自己说，脸上浮着魔鬼的笑容。"我比他们聪明。我知道选择我的这个时代的军服。（他感觉他对于教会的野心和服装的眷恋越来越强烈。）好多的红衣主教出身比我低，他们却有统治权！例如我的同乡格朗威尔……"

于连内心的激动渐渐地平静下来了。谨慎又重新浮现上来。如象他的老师达尔杜弗①一样，自己对自己说出下面的一段台词，这是他熟读而又能背诵的。

我可以相信这些话，
是一条诚实的诡计：
…………
我决不相信如此甜蜜的话，
除非我所追求的，她的恩惠，
来证明话里的含意皆是真的。

（《达尔杜弗》第四幕第五场）

“达尔杜弗，也是被女人毁了的。他也是和别人一样，是一个好人。一样的有前程的……我的回信可能被暴露……为了这个原故，我找到了这个方法。”他说话的时候，语调很缓慢，带着含蓄凶猛的重音。“回信的开头我们权且先引用几句崇高的玛特儿信中最显明的句子吧。”

“不错，但是柯西乐侯爵的四个仆人会向我扑来，把我的原信抢出来的。”

“不，我身藏利器，人人都知道我有这样的习惯，会向当差的开火。”

“好呀！也许他们当中的一个有这勇气，向我扑来，因为他想得到一百个拿破仑钱币的奖赏。我打死他，或者打伤他。好得很，这正是他们所要求的。他们很合法的把我丢在牢里。我到法

① 达尔杜弗（Tartufe）：莫里哀的剧本《达尔杜弗》里的主角。（《达尔杜弗》即《伪善者》。）

庭受审，法官按律定罪。把我放逐在波西地方，和方唐先生和马加农先生[1] 作伴。在那里，我便和四百个穷鬼马马虎虎地困在一起……”他想到这里，忿怒的站起来大叫道：“我竟会同情这些人！他们处置老百姓的时候有没有同情心呢？”这句话才是他对德·拉·木尔侯爵的感恩的最后一个叹息，不管他怎样，一直到那个时候，这思想是使他受困窘的。

“慢点，先生们啊！我明白你们悄悄的玩弄的这套小把戏。马士农神父和修道院的加斯答列先生不比你们的手段差的。你们把这封‘煽动’的信件拿去，我将变成柯尔马的家洪上校[2] 第二。”

“等一下，先生们，我要把这封致命的信包藏妥当，送给彼拉长老保存。他是一个诚实的冉森教派的人，因此不会被钱袋里面的东西所引诱。不过……也许他会拆开这些信件……我应该把这信寄给福格。”

我们可以说于连的目光是凶猛的。他的面貌是可怕的，使人觉得是一种纯粹犯罪的表情。这表示一个不幸的人在和整个的社会作战。

“拿起武器来！”于连叫道。他一步跳下德·拉·木尔官邸的石阶。他走进街角一个代书人的店里，他使他害怕。他把德·拉·木尔小姐的信给他，说道：“抄下来！”

代书人工作的时候，他给福格写信。他求他好好照管一个有价值的寄存品。他忽然停下笔对自己说道：“邮局的信件检查所

---

① 方唐(Fontan)和马加农(Magalon)是被拘在波西(Poissy)监狱的两个新闻记者。

② 家洪上校(Caron，1774—1822)是法国第一王朝时代的上校，曾在上莱因区的柯尔马(Colmas)城，立有战功，后因谋杀罪被枪毙。

会拆开了我的信，会把你们所要的那封信交给你们……先生们，不要枉费心力吧。"他跑到新教的书店里，买了一本大《圣经》，巧妙的把玛特儿的信放在《圣经》的封面里，然后紧紧的扎好。他把这包裹，交给载客的马车，寄交福格的一个工人。这个人的名字，可以说在巴黎是无人知道的。

这件事做完以后，他回到德·拉·木尔的官邸，快乐而轻松。他叫道："现在是轮着我了。"他走进卧室，把门锁起来，脱了他的外衣。

他开始给玛特儿写回信。"怎么！小姐，那是德·拉·木尔小姐借她父亲的当差阿撒的手，送给一个汝拉山的穷木匠一封太富诱惑性的信，无疑地，是在向他的简单的头脑开玩笑吗？……"他于是抄下来信中表示爱情最明显的词句。

他这封信真使波梧西骑士外交的谨慎为之减色。那时还只有十点钟，于连陶醉在幸福里，陶醉在一种对自己的权力的感觉里，对于这种感觉还是全新的，他走进意大利歌剧院，他倾听他的朋友吉礼茂的歌唱，音乐从来没有使他这样兴奋过。他简直象一个天神。

四十四　少女的心事

多少困难的事儿！多少无眠的长夜！苍天！我将遭受蔑视吗？他自己也会看轻我，但是他已离开，他已远去。

——阿尔弗赫·德·缪塞①

玛特儿在写信以前，也不是没有经过内心的斗争的。不管她对于于连的好感是怎样开始的，不久这好感便征服了她的骄傲。这骄傲从她幼年时代起，就是她内心唯一的主宰。这个又冷酷又高傲的心灵，还是第一次被热烈的感情所激动。不过纵使这种热情征服了她的骄傲，但是这种热情仍然有忠实于她的骄傲的习惯。两个月的斗争和新奇的感觉，可以说改变了她整个的精神状况。

玛特儿以为自己看见了幸福。这一个远景，对于一个勇敢的具有高度智慧的心灵的人，是不可抵抗的。但是它还得长期的和她的自尊心，和一切世俗的见解斗争。有一天上午七点钟，她跑到她母亲的屋里去，请求许可她到维尔矶墅去居住。侯爵夫人甚至不愿意回答她，劝她回去睡觉。这是她尊重世俗的谨慎和因袭的最后的努力了。

怕做错了事，怕违背格吕们、德·陆兹们、柯西乐们认为是神圣的见解，在她精神上没有多大的力量。这一般人天生不会了解她的。如果只是购买一辆马车或者一块土地，她早就征询他们的意见了。她真正的恐惧，是于连不喜欢她。

"或者，他也是只有一种超人的外表而已？"

她最憎恨缺乏个性，这就是她反对她周围那批漂亮的年青人唯一的理由。他们越文雅地讥嘲不合时宜，或者以为是顺着她，而顺得不好，他们在她的眼里，越是没有地位。

"他们是勇敢的，不过只有勇敢而已。"她问自己："究竟他们怎样勇敢呢？在决斗上。但决斗也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一切都是可以预先料定的。甚至于决斗的人跌倒后应当说的话。躺在草地上，把手放在心上，给与对方一个宽大的饶恕，更对那永远相思的美丽的人儿表扬一番。她依然好好儿地活着，在你死掉那天，她也会赴跳舞会，以免惹起他人的疑心。"

"一个人能够率领一中队的铁骑兵，去冒生死的危险，但是遇到了孤独的、奇怪的、预料不到的危险，才真会出魂！"

"唉！"玛特儿叹息道，"在亨利第三的朝廷上，才能够找着由于个性而伟大和由于身世而伟大的人啊！假使于连曾经在查拉② 或者芒孔都③ 两地服过务，我就不会有任何的怀疑了。在那些强有力的全盛时代，法国人民不是供人玩弄的木偶。在战争的日子里，是最不容人犹豫的了。"

"那时候人们的生活，还未变成苦守监牢的死囚，如象埃及

① 阿尔弗赫·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 1810—1857)：法国大诗人。

② 查拉(Jarnac)是法国 Cognac 省的一个城镇，那是Anjou公爵战胜加尔文教徒(Calvinistes)的地方(1569)。

③ 芒孔都(Moncontour)是法国 Vienne 省一个城镇，也是 Anjou 公爵战胜新教徒的地方(1569)。Anjou 公爵就是后来的亨利第三。

的木乃伊，裹在同样的尸布里，永远不变的。”她更加上说道。“是的，那时候在晚间十一点钟，从加莎琳·德·美第奇所住的色瓦松宫出来独自回家，比今天去阿尔及尔[1]旅行，还需要更多的勇气。在那时代，一个人的生活是一连串的偶然。现今，文明和警察总监，已经驱逐了偶然，生活里已经找不出料不到的事了。如果不及预料的事在我们的思想里出现，有说不完的俏皮话来表现它；要是它出现在行动里，那么，我们的恐惧超过任何胆小的人。任何由恐惧而引起的疯狂，都可原谅。怎样一个退化而烦厌的世纪呀！若是波里法斯·德·拉·木尔从坟墓里伸出他的被砍掉的头颅，他看见他后代的十七人在一七九三年任人宰割如象羔羊一般，他作何感想呢？死是一定的了，不过自卫和杀掉至少一二个过激党人，又会是有伤风雅了！啊！在法兰西的英雄时代，波里法斯·德·拉·木尔的世纪里，于连可以作骑兵队的队长，而我的哥哥呢，他应该做青年教士。他的举止适当，眼中有智慧，唇上有理由。”

几个月以来，玛特儿想遇见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结果失望。因为她和几个高等社会的少年通信，使她得到一点儿快乐。这个放肆的行动，是非常不相宜和不谨慎的。在柯西乐，和他父亲萧伦公爵，以及萧伦的全家看来，会认为是一种耻辱的。他们看见预料的婚姻不能成就，很想知道其中的理由。在那些日子里，每次她写了一封这类的信，便不能安睡。虽然这不过是回人家的信罢了。

但是现在呢，她竟敢说她已经坠入了情网。她“首先”（多么可怕的字眼啊！）写信给社会上最卑贱的阶级的人。

---

① 阿尔及尔（Alger）：阿尔及利亚首都。

这事情如果被人发现，可以断言是一个永久的耻辱。凡曾来看过她母亲的女人，谁敢庇护她呢？还有什么借口可以减轻客厅里可怕的讥评呢？

言语已经是可怕的了，何况更落痕迹在笔墨上！拿破仑知道在白浪签署降约的消息时，曾感慨自叹道："事有不应当写在纸上的啊！"于连曾经把这句警语告诉了她，好象预先给她一个教训。

但是这一切都无关紧要，玛特儿的忧虑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她忘记了她的行为在社会上可能发生的影响，那充满耻辱和不可洗刷的污点。因为她背叛了她的阶级。玛特儿写信给一个和柯西乐们、德·陆兹们、吕格们绝对不同的人。

于连性格的深处的"不可知"，即使和他处在普通关系的时候，已经使她恐怖了。现在她竟要把他作为情人，也许主人呢！

"万一他能够完全支配了我，他那时的野心又是怎样呢？我将象梅德[①]那样对自己说：'在那么多的危险当中，我仍旧是我自己。'"

她相信：于连对于贵族的血统一点也不起敬意。更进一层，也许他对于她没有丝毫的爱情！

在这些可怕的疑虑的时间当中，女人的骄傲的思想又出现了。不耐烦的玛特儿叫了起来："象我这样一个女孩子，际遇应当是不平凡的啊！"自从她在摇篮里便灌输在她脑海里的骄傲，开始和她的思想决斗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于连的动身促进了一切。

（这样的性格，幸而世间少有啊！）

---

① 梅德(Médée)：据希腊神话是埃特斯(Aétès)王的女儿，帮助哲生(Jason)去取金羊毛，后被弃，杀哲生之子以复仇。

夜间很晚的时候，于连狡猾地把一个很沉重的箱子拿到门房里去,他故意叫一个当差的代他搬运那只箱子。而且这个当差的就是追求德·拉·木尔小姐的使女的人。“这个举动也许不会有任何结果,”他自己说道,但是如果成功,她必定相信我已经走了。他在这玩笑里,满怀欢娱的睡去。玛特儿却整夜未能阖眼。

第二天绝早的时候，于连乘着没有人看见他，就溜出了公馆。但在八点以前,他又回转来。

他刚走进图书室,就看见德·拉·木尔小姐出现在门边。他把回信交给她。他想和她说话是他的责任，没有比在这里说话更方便的了。但是德·拉·木尔小姐不愿意听他的话，立刻走开了。于连高兴她这样,因为他不知道应该和她说些什么。

“若是这一切不是和罗伯尔伯爵约好的把戏,很明显的，便是因为我的充满冷酷的眼色，使这位贵族的少女对我燃起了奇怪的爱情。若是我便因此对这个金色头发的大玩偶发生妄想,我就太傻了呀!”这一番推想,把他变得比从前更冷酷更有打算了。

他再说道：“在这场尚在准备的战争里,身世的骄傲，象一座高山，是她和我当中的军事阵地。这高山，便是我进攻的目标。我留在巴黎是一个大错。行期的稽迟,使人轻贱我,而且暴露了我的弱点,如果这一切不过是一个玩笑。离开又有什么危险呢？如果他们是在和我开玩笑,我也和他们开玩笑好了。如果她对我的好感有几分真实,我的离别便会使那感情浓厚百倍。”

德·拉·木尔小姐的信给与于连的虚荣心一个如此真切的满足,以致他嘲笑他所遭遇的事情,而竟忘了严肃地考虑离开的好处。

在他的性格里,一个致命的因素,便是对于自己的缺点感觉

异常的敏锐；他被自卑的感情弄得十分困苦。他自己更不相信在这回小受挫折之前，已经获得不可相信的伟大的成功。大约在九点钟的时候，德·拉·木尔小姐再出现在图书室的门前，抛给他一封信便跑开了。

他把这封信拾起来，说道："好象这要变成一篇专门写情书的浪漫史啊！敌人战略有了错误，我将报以冷酷和道德。"

她请求他给她一个确定的答复，其意十分恳切，这更增加了于连内心的快乐。他高兴地写了两页回信，来愚弄那些想捉弄他的人。在信的结尾数行内，他更开玩笑的说道：他已决定明天早晨起程。

信写完了。他想："花园里便是我交信的地方。"他走到花园去，看了看德·拉·木尔小姐的卧房的窗子。

那间卧室在二层楼，在她母亲的房间的旁边，但是下面还有一间大的中二楼。

这二层楼非常高，当于连在菩提树的路径上行走时，他把信件拿在手里，从德·拉·木尔小姐的窗子内看出来，实在望不见他。这些经人修剪得非常好的菩提树所形成的穹顶，把她的视线挡住了。"怎么！"于连生气的说道。"又是一件不谨慎的事！如果他们真想玩弄我，让人看见我手里拿着一封信，恰好中了敌人的诡计。"

罗伯尔的房间恰好在他妹妹的卧室的上层。如果于连从菩提树所形成的穹顶的下面出现，这位伯爵同他的朋友们便会把他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

德·拉·木尔小姐，从她的窗后出现，他半露他的信札，她点头示意。于连立刻跑回他的卧室，在楼梯上就幸运地遇见美丽的玛特儿。她把信接过去的时候，态度是那么沉着，眼睛含着

笑意。

于连向自己说道："即使在六个月亲密的关系之后，她敢于接受一封我的信的时候，在那可怜的德·瑞那夫人眼里有的是怎样的热情啊！我相信她从来没有用过含笑的眼睛看过我啊。"

在他回信的其余部份，他没有说得同来信一样的明白；他是以为这些无聊的玩笑可耻吗？他继续思想："但是她的漂亮的晨装，娴雅的风采，怎样的不同呀！一个富于审美观念的人，在三十步以外看见德·拉·木尔小姐，一眼之下，就可以猜出她在社会上所属的阶层。请看，这就是人们所谓的一望而知的优点。"

他想着笑着，但是他的全部的思想还没有向自己表明；德·瑞那夫人没有柯西乐侯爵为他牺牲；那时候他唯一的情敌，就是那个卑贱的区长夏果先生。这人自称姓莫洪，因为现在没有姓这个姓的人了，所以他就这样自称了。

五点钟的时候，于连接得第三封信，是从图书室的门缝抛进来的。德·拉·木尔小姐又照样的跑开了。于连一边笑一边说道："我们有的是谈话的方便，偏偏要耗费这许多笔墨。足见敌人要获得我的信札，而且还要获得许多的信札，这是很明白的事！"他不急于拆开这封信，他想："一定是些更漂亮的句子。"但是他念信的时候，脸色变白。信内仅有八行：

"我需要向你谈话。今晚我必定向你谈话。晚钟敲一下时，到花园里来。取得放在井旁的园丁的大梯子，安置在我的窗下，爬进我的屋子里来。有月色，不要紧。"

四十五　那是一个圈套么

啊，一个伟大的策略，从计划到实行，当中的一段时间是多么残酷啊！多少无谓的恐惧，多少犹豫不决。有关生命，还有比生命更重大的，就是荣誉！

——席勒

于连想："这就严重了！"深思了一会儿，他又说道："这里面的用心太明显了。唔！这个美丽的小姐本来可以和我在图书室里谈话。在这里，感谢天主，我们是有绝对的自由的。侯爵怕我拿账簿去麻烦他，绝不到这儿来。唔！除了德·拉·木尔先生，罗伯尔伯爵是唯一到这儿来的人，可是他们差不多整天都不在家。人们很容易觉察他们在什么时候回爵府来，高贵的玛特儿呀，为配她，一位王子也不算得太尊贵，现在居然要我去做这种可怕的不谨慎的事情了！"

"很显然的，他们想陷害我，或者，至少要和我开玩笑。起初，他们要用我的信来陷害我，因为我的信是谨慎的；于是，他们要我干一桩比白天还要明显的事。这些漂亮的年青先生，以为我是太笨，太自负了。见鬼！用一张梯子，爬上二丈五尺的高楼，而且在最明亮的月光里！他们有时间看见我，即使在邻近的

公馆里也能看见我，我在梯子上真好看呀！”于连跑进他的卧室里，开始一边整理他的箱子，一边吹着口哨。他决定要动身，甚至不写回信。

但是这个聪明的决定不能把内心的平安给与他。关了箱子，他忽然说道：“如果碰巧玛特儿是诚意的！那么，我在她的眼里，便成了一个十足的懦弱者。我一点资格都没有，因此，我所需要的是伟大的性格，这些性格是能够兑现的，不是一种过誉的假想，而是要用坚决的行动来证明……”

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刻钟之后说道：“否认了有什么好处？她会以为我是一个懦夫。我不但失掉了高等社会里一位最出色的人儿，如象在雷兹公爵的跳舞会里，他们评论她的一样，而且失去了一个无上的欢乐，这欢乐就是眼见一位公爵的儿子，不久自己也要做公爵的柯西乐侯爵，在我的胜利里变为牺牲品。这一个漂亮的少年，具有我所缺乏的一切条件：机智，身世，财产……

“这种懊悔将伴我终身。并非为着她，天下有的是情妇！

……但是荣誉只有一个！

“老唐底野格说，现在非常明显，我在第一个危险面前就退却了；想起从前和波梧西爵士决斗那件事，不过是一句笑话而已，现在却是两样了。我可能被一个佣人剥得精光，这还算最小的危险，最糟的怕因此丧失了名誉！

“这就严重了，我的孩子。”他用加斯孔地方的快乐的心情和土音说道。“事关‘荣誉’，再没有一个象我这样被命运扔在下层阶级的穷鬼，能找到同样好的机会；我可能再度获得幸运，但是

比起这一回就差劲了……”

他作了长时间的考虑，匆忙地踱来踱去，有时骤然地站住。屋子里面安置一个雄伟的黎塞留红衣主教的大理石半身雕像，不由他自主地吸引住他的视线。这个雕像被灯光照着好似严厉地盯着他，斥责他缺乏法国人的性格应具有的大胆：“伟人啊，在你的时代，我还会迟疑吗？”

于连终于向自己说道：“最坏吧，就算这一切是一个圈套，对于一个少女，这却是太黑暗，太冒险了。他们知道我不是一个沉默的人。因此他们要杀我。在一五七四年，波里法斯·德·拉·木尔的时代，这是很好，但是今天的德·拉·木尔便不敢。那些人和以前的不一样了。德·拉·木尔小姐是如此被人妒忌！四百个客厅明天都要传说她的羞辱的事，而且是多么骇人听闻的新闻呀！

“仆人们彼此瞎说我怎样得着宠幸了。我知道，我已经听见他们这样说……

“另一方面，还有她的来信。他们或者以为在我的身上。他们可以在她的房间里捉住我，把信取走。我将对付二、三、四个人，谁知道呢？但是他们在哪里去找寻这许多人呢？在巴黎哪里去找这些事后不乱说话的佣人呢？法律使他们惧怕。……那还用说！连格吕们、柯西乐们、德·陆兹们也在内。他们要我在那个时候，在他们眼前表演滑稽的脚色，好使他们开心取乐。当心别和亚伯拉尔① 一样啊，秘书先生！

“好，那么，先生们，你们将来要带着我的伤痕的，因为我会瞄准你们的面孔。好象在巴萨里亚②，凯撒的冲锋陷阵的兵士一样……至于信件呢，我能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于连把最后两封信抄写了副本，隐藏在图书室里精美的伏

尔泰的一卷书当中。至于原信呢，已由他亲自付邮寄走。

当他转来的时候，他又惊异又害怕地对自己说道："我将陷入一个怎样疯狂的泥淖里去了呢？"他已经有一刻钟没有想到就要到来的夜晚，他将要做些什么。

"但是，假设我拒绝了，以后我必定会轻蔑我自己！在我整个的一生里，这种怯懦成了我自卑的主题。这样的自卑必是我难熬的痛苦。我不是为了亚芒达的情人感觉痛苦么？我宁肯犯一个显明的罪恶，我还会饶恕自己，因为一经认罪之后，我就不会再想到它的。"

"怎么！一个命运，为着幸运而使人不能相信的命运，把我从平凡里提拔出来，去和法兰西具有最高贵的名姓的人为敌，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即使公开说出我比他们低下，我心里还是愉快的！总之，不赴约便是怯懦，'怯懦'这个字眼决定一切。"于连站起来叫喊，"……而且她是非常的美丽呀！"

"如果这不是一个陷害的勾当，她是为了我表现一个怎样大的疯狂呢！如果这是一个迷人的骗局，见鬼，先生们，且看我来更严重地回答这个玩笑，而且我必定这样做。"

"但是如果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他们捆缚我的双臂，他们或许要安置一些精巧的机关呀！"

他含笑地说道："这事好象一场决斗，我的武技教师说过：每一剑都有法躲避，不过仁爱的天主愿意我们结束，让一方忘记了招架。总之，我是要用这个来回敬他们！"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枪，

---

① 亚伯拉尔(Abailard)是爱路易丝(Héloïse)的情人，家属和教会阻挡他们的结合，因之殉情而死，两人合葬于巴黎拉昔思神父公墓。

② 巴萨里亚(Pharsale)：地名，凯撒与邦柏人作战，打胜仗的地方。

虽然火药都是能够爆发的，他还是把它重新换过。

还有好几个钟头的等待。于连为着消遣时光，特别写信给福格。

“我的朋友，请你不要打开这信内附上的信件，除非出了不幸，你听见我遇到了想象不到的事，那时你把我写给你这信稿的人名擦掉，便抄写八份，交给马赛、波尔多、里昂、布鲁塞尔等地的报纸。十日以后，把信稿印出来，第一份寄与德·拉·木尔侯爵。两星期之后，将其余印出来的，在黑夜里，散布在维立叶尔城的街市上。”

这一份用故事体裁写的，除非出了不幸福格不能拆开的，短短的为自己洗雪的备忘录，于连尽可能地不牵涉德·拉·木尔小姐，但是把他自己所处的地位却描写得非常正确。

当晚餐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于连才裹好了他的包裹。这钟声使他的心跳，他的想象被他刚才所拟定的故事萦绕着，预先感觉到有一个悲剧要来到的。他已经看见自己为仆人所捉拿，捆缚起来，打入地窖里。他的口里塞有东西，使他不能语言。地窖里还有一个仆人监视着他。如果为了那个高贵的人家的荣誉，需要这个冒险的故事有一个悲剧的结局，很容易下毒药使他的生命结束，还可以不留下丝毫的痕迹。于是他们宣布他病死了，然后把他的尸体安放在他的房间里。

于连象一个悲剧作家一样，被他自己制造的故事感动了。当他走进餐厅的时候，恐惧万分。他注视所有穿着制服的仆役，研究他们的面貌。他对自己说哪几个已被选做今晚的差事？亨利第三王朝的故事，在这家庭里实在是太熟悉了，而且时常被人提起来。若是他们感觉自己受了侮辱，必定会比较同阶级的人更有决心来报复的。他注视德·拉·木尔小姐，想在她的眼睛

里研究出她家内的安排，只见她面色苍白，看起来和中世纪人的脸型一样。他感觉她从来没有这样崇高的气概，她真是美丽而且动人的。他差不多爱上了她。他用拉丁文自语道："她的苍白的脸色已经宣布了她的伟大的计划了。"

晚餐后，他故意在花园里作长时间的散步，德·拉·木尔小姐没有出来。如果在那时他有机会能和她说上几句话，就可以减除他心上的重担了。

为什么不承认那件事呢？他害怕。因为他已经决定了要干，他沉浸在这种情绪里也就不怕害羞了。"只要到了做的时候，我能找得到必要的勇气，我这时候感觉怎样，又有什么关系呢？"想到这里，他就察看情况，试试梯子的重量。

"这个家伙，"他微笑着对自己说道。"这便是我命中注定要使用的！在此地如同在维立叶尔要使用的东西呀！但怎样的差异啊！"他叹了一口气。"那时我不必怀疑那个我为她冒险的人儿。而且危险的程度也是有天渊之别呀！"

"如果我在德·瑞那先生的花园里被人杀了，我的名誉可以丝毫不受损害。很容易的把我的死亡的原因含糊过去。但是在这里呢，什么丑恶的话，在德·萧伦、德·格吕、德·雷兹这等人的大公馆里说不出呢，后辈人会拿我当妖怪看的。"

"两三年后，"他继续想道，不禁发出笑声，讥嘲自己。这个观念使他疲惫，"两三年后，谁来替我伸雪呢？假使福格真正刊布了我的遗札，这不过在不名誉的事情上，更增加一件罢了。哼！我被收留在一个家庭里，为了报答我在这里得到的款待和给我的厚爱，我却刊印小册子公布它那里发生的事！我破坏女人的名誉！啊！万万不可以的，我宁肯受人欺骗。"

这真是一个恐怖的夜晚。

四十六　夜半一点钟

这花园是很大的。按照美术的图样，近几年来才修好。但是其中的树木已有百年之久，我们在那里寻出一种乡野的风趣。

——马新吉尔①

当时钟敲响十一下的时候，于连正想写一封变更前意的信给福格。他故意弄响他房门的锁，好象他已经把自己关在房内。实则他用轻轻的步子踱出房来，观看全屋子的动静。特别注意仆役们睡觉的第五层楼。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德·拉·木尔夫人的一位侍女正在请客，许多仆人围住在那里欢乐地饮酒。于连暗想："象那样欢笑的一群，想必不是参加黑夜的差遣的人。如果是的话，他们会更紧张一些了。"

最后他到花园里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站住。他又想道："如果他们的计划是不使府中的仆役得知，他们就会将捉我的人从墙上吊进花园来。

"如果是柯西乐先生冷静考虑这件事，他必须避免这件事与他所希望和他结婚的人儿有关。那么，在我尚未踏进她的房间以前，他就应当把我捉住。"

他做了一次非常正确的军事的侦察以后，他想道："这是用我的名誉在作赌注了。如果我有了差错，我不能寻觅任何的借口，对自己说：'这不是我预料到的。'"

夜色是令人失望的清明。十一点钟，月亮早已升起。十二点半钟时，向花园那面的整个官邸，都被皓月照明亮了。

于连自忖道："她是疯狂了。"当钟鸣一点时，罗伯尔的窗内尚有灯光。于连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他只看见这件事的危险，对这约会没有丝毫的热忱。

他去搬来那个笨重的大木梯，等候了五分钟，为了给她一点时间作最后决定，一点过五分，他把木梯安放在玛特儿的窗前。他轻轻地往上爬，手中紧握手枪，奇怪的竟没有遭到攻击。当他爬到窗口，窗子无声地打开了。

"先生，你来了呀！"玛特儿说，充满了无限的激动。"一小时以来，我不断地在追随你的行动。"

于连十分困窘，不知如何是好。他一点也不感觉在恋爱，他在困窘当中，他觉得自己应该勇敢点，他企图拥抱玛特儿。

"呸！"她推开他说道。

他非常高兴受到拒绝，他急忙把四周扫了一眼，月光是如此的明亮，它在德·拉·木尔小姐的卧室里照出的影子是黑的。

于连想道："很可能有人藏在那里，使我不能看见。"

"你外套的口袋里藏着什么？"她问他，高兴地找着了谈话的材料。她感到说不出的痛苦；谨慎和胆怯的情绪对一个出身高贵的女孩子，是那么自然地又恢复了它们的势力，使她痛苦不安。

---

① 马新吉尔(Massinger)是十七世纪英国戏剧作家。

“我有各种武器和手枪。”于连回答道，他也喜欢有些话可说了。

“你必须把木梯放下去。”玛特儿说。

“它是太大了。可能把下面客厅或中二楼的窗子打碎。”

“你不应当打碎窗子啊！”玛特儿回答道。试着用通常谈话的声调来说，但是没有成功。“我想你用绳子系在梯子的第一格上，可以慢慢地把它放下去。我手里总是准备着一些绳子的。”

于连想：“这是一个坠入情网的女人了！她竟敢说出她在恋爱了，她假装得如此冷静，如此聪明，这许多事实足以告诉我：我不是象我傻想的战胜了柯西乐先生，我简直就是他的继承者了。事实上这于我何关呢！我真爱她吗？我战胜侯爵唯一的一点，就是使他因为有了一个情敌而大大的生气，而且这个情敌就是我，这将使他更要大大的生气。昨夜他在多童里咖啡店里看见我的时候是多么的骄傲，佯装不认识我的样子，后来他不得不鞠躬的时候，是怎样恶意的向我鞠躬啊！”

于连把绳子系在木梯子的第一格，他轻轻的把它放下，将身子向阳台外间尽量倾斜，使梯子向外，以避免接触窗子上的玻璃。他想：“若是有人藏在玛特儿的屋子里，这便是一个扑杀我的好机会了。”一个深邃的沉静统治了四周。

梯子接触到土地。于连使它横躺在墙边的花坛上。

玛特儿说道：“我的母亲会怎样说呀，当她看见她的美丽的花朵被摧残了的时候……你必定要把绳子抛下。”她用极端冷静的态度说道：“要让人看见这绳子一直牵到阳台上，那才难以解释呢！”

于连故意用玩笑的口吻，装着克里奥尔的土腔，（因为府邸里有一个女仆，便是圣多明各的人。）问道：“我将怎样走掉呢？”

“你吗？你将从房门出去。”玛特儿说道。她十分高兴有了这个念头。

“啊！这个人真值得我一切的爱情啊！”她想。

于连刚把绳子放到下面花园里，玛特儿抱住他的臂膀，他以为被一个仇敌捉住了，急忙转身，抽出一把匕首。她相信听见一扇窗子打开的声音。他们一动也不动，几乎停止了呼吸。月光照出了他们的全身。声音不再发出，一切静寂，更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了。

于是他们的困窘又开始了，双方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于连料定门已紧紧的锁好。他想看一下床下，但是他不敢。“他们很可以藏一两个仆人在那里的。”他怕将来后悔，会责备自己这样失慎，最后，他还是看了。

玛特儿陷入可怕的怯懦所产生的忧虑里。她感觉她的处境太可怕了。

最后她问道：“你把我的信怎样处置了？”

于连想道：“如果有些先生们在窃听的话，这是一个怎样好的机会来打破他们的计划，使我避免战斗。”

“第一封信藏在一册厚大的新教的《圣经》当中，昨夜的邮车已经把它带走很远了。”

他把这些事情，以至细小情节，都谈得非常明白，务必使可能藏在两个红木大柜子里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两口柜子是他尚不敢去探察的。

“其余两封信也已付邮，也象第一封信一样，寄到同一的地方。”

“天呀！为什么有这许多的戒备？”玛特儿惊异地说出。

于连想道：“说谎又有什么好处呢？”他完全承认了他的怀

疑。

"所以，那就是'你'① 在回信里冷酷的原因了。"玛特儿叫道。她的声调与其说是温柔的不如说是疯狂的。

于连没有注意到她声调的变化，用"你"的亲密的称呼，使他昏了头，他这时候内心的怀疑，方才消逝无踪。他觉得自己在自己的眼里升高起来。他竟敢把这个如此美丽、如此引起他敬意的少女紧抱在怀里，他只遭到了一半的拒绝。他和以前在贝尚松同亚芒达在一起的时候一样，靠着他的记忆，背诵了几段卢梭的小说《新爱洛绮丝》当中最美丽的句子。

"你有一颗英雄的心。"她回答他，没有十分留意听他的词句。"我承认，我想试试你的勇气。你起初的怀疑和你的决心，表明了你比我相信的还要英勇。"

玛特儿勉强努力用单数的"你"字称呼他，她显然是太注意这种生疏的谈话的方式，而忽略谈话的内容，虽有这种"你"字的称呼，然而在语调里并无柔情。过了一会儿，于连并不感觉有什么快乐。他奇怪着为什么不感觉幸福。最后他靠了自己的理智，去了解幸福在哪儿，他才觉得他已经被这骄傲的少女尊重，她从来不随便赞美别人的。他从这个理解里，才得到一种自尊心满足的幸福。

真的，那不是他有时候在德·瑞那夫人那里寻得的心灵上的狂欢。天主啊！怎样的差异呀！在开始的时候，他的感情里一点儿柔情也没有，那不过是野心满足后的幸福，于连这个人又是具备非常的野心的。他重新谈起他所怀疑的人，和他用什么方法来防备。他一边说着，一边想到怎样来最好地利用他的胜

① "你"：法国人用单数的你，表示亲昵，玛特儿第一次这样称呼于连。

利。

玛特儿仍然感觉困窘，好象被自己做的事情所惊住了似的。她寻着一个谈话的题目，似乎高兴一些。他们谈到以后怎样再会面。他满意自己在谈话中再度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敢。他们要对付许多很伶俐的人。很明显地小唐波是一个侦探。然而玛特儿和于连都不是缺乏机智的人。

在图书室里可以商量一切。还有比在那里相会更容易的事吗？

于连再说道："我可以在公馆里到处来往，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甚至于在德·拉·木尔夫人的房间里。"要走进她的女儿的房间，必须经过她的房间。如果玛特儿认为他还是常常攀梯而上这样更好的话，他也会怀着一颗沉醉在快乐里的心，冒这个小的危险。

玛特儿听他说，却被他得胜的态度惊住了。她对自己说道："象这样他已经是我的主人了。"玛特儿这时候已经被懊悔所捉捕。她的理智认为她所表现的显然的疯狂是可怕的。如果她能够的话，她愿意把她自己和于连一齐毁灭。等到她的意志力使她的懊悔心沉默下来的时候，怯懦的情绪和贞操的观念又使她苦痛而感觉悲哀。她简直没有预料到她现在会陷入这般可怕的苦痛里。

她最后对自己说道："和情人谈话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为了完成责任起见，她充满柔情地向他说起话来。这柔情表现在她所用的语汇里，而不是表现在她的声调里。她把她近几天来对于他的决定说了出来。

她决定如果他能遵照她的指示，借园丁的大梯，攀登到她的房间里来，她将完全属于他了。但是从来没有人把象这样温柔

的事情，用一种冷淡的、文雅的语调说了出来。

一直到现在，这个幽会是冰冷的。这使人把爱情看成是可憎恶的东西。对于一个不谨慎的少女说来，这是怎样的一课道德的教训啊！为着这样的片刻，值得牺牲一个人的前途吗？

在长久的不安之后，（我们从外表观察，这也许是恨恶的结果，一个女人的自尊的心理，即使在这样一个坚强的欲望之下，也很困难地才能屈服下来。）玛特儿终于做了他的可爱的情妇。

就事实说，这些欢乐是有一点"勉强"。宁可说是他们在那里摹仿热烈的恋爱，而不是真实的在恋爱。

德·拉·木尔小姐以为她是在对她自己和她的情人完成一种义务。她自忖道："可怜的孩子，他表现了这样英勇的举动，他应当享受幸福，否则便是我缺乏个性了。"可是她用了永久不幸的代价，来购买她所感觉的需要，而这需要又是如此残酷的。

不管她怎样猛烈地企图克制自己，她还是完全履行了她的诺言。

没有懊悔，没有斥责，就这样度过了这奇异之夜，只使于连感觉着奇异，而不感觉着幸福。比较他在维立叶尔最后的二十四小时，那情况是有怎样的差别啊！"伟大的天主啊！这些巴黎的漂亮的礼貌，破坏了一切，甚至破坏了恋爱，"他在他的不正确的观念里说道。

他站在大的红木柜子里这样的沉思默想。因为他们一听到隔壁德·拉·木尔夫人的屋子里开始有了响声，于连就躲进那里面去了。玛特儿跟随她的母亲去望弥撒，女仆也跟着离开了屋子。于连在她们转来工作以前，早就逃走了。

他骑上马，驰向巴黎附近的麦东森林里，寻找一个最隐僻的处所歇下来。他真是惊异多于欢乐。幸福一阵一阵地涌进他的

心里，象一个年青的少尉做了一件惊人的事情之后，被总司令一下子提升做上校，所感到的幸福一样。他感到自己升高了很多。在前夜晚高出于他的一切，现在或是和他并肩，或者甚至低下去了。于连离开巴黎愈远，幸福愈是一点一点的增加着。

如果在她心灵里没有丝毫的柔情的成份，这是因为——不管这句话说出来怎样令人奇怪——玛特儿在她对他的全部行为里，是在完成一种责任。那夜的一切，除了她所感觉的羞愧和不幸，并非绝对的幸福，如象小说里所描绘的那样之外，没有什么是她所不及预料的地方。

她向自己说道："我是否犯了一个错误？我对他没有爱吗？"

四十七　古　　剑

现在我想，严肃的——是时候了。欢笑是对罪恶太严重的讥讽，被道德称为罪过。

——《唐璜》十三章

她没有来吃晚饭。晚间她到客厅里来了一会，但是她没有看于连。他觉得这种举动太奇特了，“但是，”他想，“我应当承认，除了在我习见的日常生活的动作以外，这些上流社会的习惯，我不懂得；她将来会告诉我这一切的。”虽然他的心是这样想，他却被极端的好奇心所激动。他研究玛特儿面貌的表情，他不能不承认她的态度冷酷，而且含有恶意。显然她已不是前晚的那个女人，那时她的欢乐——或者装出来的欢乐——太过份，以致不能象是真的。

第二天同第三天，她表现同样的冷淡。她不看他，她好象觉不到他也在那里。于连被极度的不安所吞食。第一天激起的胜利的感觉，现在已经离开了他有千里之远。他自忖道：“是不是她又重新规规矩矩地做人了？”但是这句话用到骄傲的玛特儿的身上，是资产阶级的平凡口吻了。

于连想：“在日常生活里，她不信仰宗教。她爱宗教，只是因

为它对于她的阶级是有利的。”

“或者，由于一种单纯的女性的软弱，她不能不严格地责备她所犯下的不能补偿的过错。”于连相信他是她的第一个情人。

在另外一些时候，他又向自己说：“但是，我必须承认在她的举止里，没有丝毫天真，单纯，或温柔的表情。我没有看过比她更象才从王位上下来的女王。她轻视我吗？只是我的出身微贱这个原因，就够她责备她自己为了我做的事情了。”

当于连心里充满了成见的时候，这些成见是他在书籍里得到的，或者在维立叶尔城里经验到的，他的心正追逐一个温柔的情妇的幻影，这妇人从她使她的情人幸福的那一分钟开始，便忘记了她自己的存在，玛特儿的虚荣，比起那个甜蜜的回忆来，对他是多么的残酷呀！

两月来她已经不发闲愁，也不为闲愁所苦，因此没有丝毫可怀疑的，她对于连已不再有兴趣，于连已经丧失了他的最大的利益。

“我把一个主人交给我自己。”德·拉·木尔小姐在她屋子里激动地踱来踱去向自己说道。“幸而他充满了荣誉，但是如果我把他的自尊心逼到了尽头，他会报复的，甚至于把我们的关系暴露出来。”最奇特的失足，还不能医治厌烦，这便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不幸。玛特儿从前实在没有过情人，在这种生活的情形之下，就是最冷酷的灵魂，也应当具有一些柔情的幻梦。她陷入在最苦痛的反省里了。

“他有处置我的无限权力，因为他的政策是恐怖，如果我逼他太甚，他可以残酷地惩罚我。”单凭这一个观念，就足以使德·拉·木尔小姐诅咒于连，因为在她的性格里，勇敢占第一位。除了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当作孤注一掷的意念之外，没有一样东西

能够刺激她，医治她经常发生的烦愁。

第三天，因为德·拉·木尔小姐坚决的不愿意看他，显然不管她的意思，他在餐后还是跟随她到了弹子房。

"喂！先生，你以为你已经得到了支配我的强大的权力了吗？"她用不可抑制的忿怒向他说。"因为你竟不顾我明白表示出来的意愿，打算向我谈话……你怎么能够如此狠心和不正派地跟我这样谈话呢？你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人有这样的大胆吗？"

再没有象这一对情人的谈话这样的可笑；他们两人都不知不觉的被一种相互憎恨的情绪所激动；因为彼此都没有忍耐的性格，只有维持上流社会的习惯。他们很快的明白宣言从此断绝交往。

于连说："我向你发誓，永久保守秘密。我愿意再声明一句，从今不再向你交谈一语。如果你的名誉不因此太显著的改变而遭受到影响的话。"说完这话，他就恭敬地鞠躬，然后离开了她。

他并没有多大困难就完成了他认为一种义务的事情。他决不相信自己会深深地爱上德·拉·木尔小姐。在三天以前，当他被藏在大红木柜子里的时候，没有疑问的，他还没有爱上她。但是他看见自己已经和她永远绝交了，他的心灵里一切起了迅速的变化。

他的残酷的记忆开始追想那夜晚的一切情景的细节，真实留给他的印象是最最冷酷的。

在宣布永远绝交后的第二天夜晚，于连简直要疯狂了。他不得不承认他确实爱上了德·拉·木尔小姐。

可怕的斗争跟随着这个发现而来；他的心完全被扰乱了。

八天之后，他不但不能向柯西乐侯爵显示骄傲，而是简直想抱着他痛哭一场。

痛苦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它给他带来忍受痛苦的智能，他决定到朗格多克地方去。他忙着收拾行李，到驿车站去。他感觉他要昏倒了，当他到达驿车站的时候，有人告诉他碰巧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在第二天开到杜鲁斯去的车子还剩有一个位子。他决定租下这个位子，然后回到德·拉·木尔的公馆里，向侯爵报告他的别离。

德·拉·木尔侯爵刚刚出去了。于连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下，踱进图书室内等候。在进门以后，他就看见德·拉·木尔小姐，他的情绪是怎样的呢？

一看见于连进来，她故意做了一个使人不会弄错的恶意的表情。

于连在不幸和惊异当中，失去了他的神志，竟一时软弱起来，用一种出自衷心的柔情的声调，向她说道："这样，你不再爱我了么？"

"我恨我委身于第一个来到的人。"玛特儿一边恼恨自己地哭着，一边说道。

"于第一个来到的人！"于连叫道，同时冲到当作古董藏在图书室的一把中世纪的古剑那边去。他的痛苦，他以为向德·拉·木尔小姐谈话时，已经达到了最高点。当他看见她流着羞愧的眼泪的时候，这痛苦更增加到百倍之强。若是他能够把她杀掉，他便是最幸福的人了。

当他从剑鞘内相当困难地抽出剑来的时候，玛特儿被这样新奇的感觉着迷得幸福起来，骄傲地走到他面前，眼泪业已停止。

他突然想到他的恩主——德·拉·木尔侯爵，"我将杀死他的女儿吗？"于连向自己说，"怎样可怕啊！"他做出一个好象要把

剑扔掉的动作。他想："她看见这喜剧必定会大笑出声。"这个念头一来，便恢复了他的冷静。他好奇地注视着古剑的锋口，好象要寻觅一些生锈的斑点，他用极端沉静的态度，还剑在鞘内，挂在原来的金色的铜钉上。

这一切的举动，自始至终，进行得非常的迟缓，大约经过了一分钟之久，德·拉·木尔小姐惊异的望着他。她向自己说道："这样，我几乎被我的爱人杀了。"

这种想象，把她引到查理第九和亨利第三的最美丽的时代去了。

她在于连面前呆立不动，比较平常还要高些；他刚把剑挂好，她注视他，眼睛里的恨意已经没有了。应当承认她在此刻是非常迷人的，没有任何女人比她更象巴黎的"玩偶"了。（这个名称，是于连对巴黎妇女的反抗的象征。）

玛特儿想道："我又会爱上了他。那么，他便会想着他是我的主宰了。刚才坚决地向他讲话之后，不应该立刻再堕落了。"她逃走了。

于连看着她跑开时说道："天呀！她多么美丽！那就是这个人儿，在不到两星期以前是那么热情地把她自己抛在我的臂里来……那时光永远不再来了吗？那是我的错！临到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对我有关的行动里，我竟至还不感觉！……我必须承认我的个性是平凡和不幸的。"

侯爵回来了，于连急忙向他告别。

"到哪里去？"侯爵问。

"到朗格多克去。"

"不，如果你愿意，你将有更重大的使命。若是要走，到北方去。……用军队的名词来说，我正把你禁闭在公馆里。我允许你

至多不过有二三小时的离开。我可能随时都需要你的。”

于连鞠躬，不说一句话就走了，侯爵大吃一惊。他不能说话，他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在那里，他可以自由地向自己夸张命运的残酷。

他想："看起来，我甚至连离开都不能够！天知道，侯爵还要把我留在巴黎多少时候。伟大的天主啊！我将变成什么样？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商量。彼拉神父不会让我说完第一句话，亚达米哈伯爵会因此要求我参加一次政治阴谋。

"看来我已疯狂。我感觉着，我是疯子了。

"谁能指导我？我将变成什么样？”

四十八 残酷的时刻

她向我招认了，她详细地说出一切细小的情节。她如许美丽的眼睛，固定在我的视线上，描绘她感觉到对于另一人的爱情。

——席勒

狂欢的德·拉·木尔小姐只想到几乎被杀的幸福。她甚至向自己说道："他值得作我的主宰，因为他爱我已经爱到杀我的程度。要多少漂亮的上流社会的青年融在一起，才能做出象这样的一个热情的举动啊！"

"我必须承认他实在是非常的漂亮，当他爬上椅子，把古剑挂回装饰墙壁的人指定的挂剑的那奇特的地方的时候！总之，我爱他，并不是发了疯的。"

假设在那个时候有某种讲和的合式的方式表现出来，她很乐意接受。于连锁在屋子里陷入痛苦的绝望里。在一阵疯狂的思想里，他很想投在她的足下。假设他不把他自己藏在隐僻的地方，而在公馆里和花园里乱跑，随时有发生好机会讲和的可能性，也许他在一转瞬之间，会把可怕的不幸变为最强烈的幸福。

但是我们责备他缺乏狡猾，可是有了狡猾，可能阻止他拔剑

的崇高的动作，这会儿，在玛特儿小姐的眼睛里，这动作却是变得非常的美丽。这种对于于连有利的乖谬想法，使她快乐了一整天；玛特儿对于她曾经爱过他的短暂的时间，脑海里造成了一个销魂的想象，而且对于它的消逝，感到惋惜。

"就事实说，"她对自己说道。"我对于这个可怜的孩子的热情，在他的眼睛里，不过是从午夜的一点钟起，当他爬梯子上楼，胸怀武器，直到早晨八点钟为止。一刻钟之后，在圣瓦丽尔望弥撒的时候，我才开始想到他可能是我的主宰，用威吓手腕，使我服从他。"

那天晚餐以后，德·拉·木尔小姐不但不回避于连，而且向他说话，并叫他跟随她到花园里去；他服从了。他缺乏这种经验。玛特儿没有发觉，她也屈服在自己对于连重新点燃的爱情之下。她觉得同他并肩散步，有极大的快乐。她好奇的注视在早上曾经握剑要杀死她的那双手。

不过，经过这一切发生的事情之后，再恢复从前那样的谈话，不会有任何困难了。

玛特儿渐渐对于连推心置腹，吐诉她的衷曲了。她发觉这种谈话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她甚至向他冗长地描叙她从前同柯西乐、德·格吕诸人所经历的转瞬即逝的热情的冲动。

"怎样！德·格吕也在内吗？"于连叫道。一个被遗弃的爱人的忌妒完全在这句话里爆发出来。玛特儿已经看出了他这点，可是并没有使她生气。

她继续折磨于连，向他详细叙述她旧日的热情，真是绘影绘声，形容得很美妙。他听着她形容那些就象在她眼前的事，他注意到她说着的时候，她在自己的心里也象有新的东西发现，他觉得非常痛苦。

由忌妒引来的悲哀，已经达到不能再痛苦的境界了。怀疑到自己的情敌被爱，已经是很残酷的事。再听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详细申诉自己的情敌在她心里所引起的爱情，无疑是痛苦的顶点了。

呵！这时候对于于连自认胜过德·格吕同柯西乐的骄傲心，真是惩罚够了！当他把他们微细的优点向自己夸大的时候，他内心感到怎样的悲哀！他轻蔑他自己，又是怎样出于热情的善意呀！

玛特儿在他的眼里是超过了神圣的，他的崇拜的强度，已经不是言语所能形容。同她并肩散步的时候，他暗中注意她的手、臂和女王似的姿态，他是完全被爱情和不幸所摧毁，差不多快跪在她脚下，呼号出来："怜悯吧！"

于连的内心不停的反复这个思想："这个非常美丽，高出一切的人儿，一经爱我之后，无疑地，便会很快地爱上德·格吕先生了！"

于连对于德·拉·木尔小姐的诚恳并不怀疑。在她一切的言语里，坦白的声音，表示得很明白。为了使他的不幸达到极点，有时候她借着她一度对于德·格吕先生所有的情感的力量，她说到德·格吕，就仿佛她现在还在爱着他似的。她的声音含着一股爱情，于连分辨得十分明白。

在他的胸腔里，即使灌满了熔化的铅，也没有这样的痛苦。他不幸到了这个地步，叫他怎样能够猜得到这是因为和他说话，德·拉·木尔小姐才会这么高兴去回忆她以往对德·格吕先生或是柯西乐先生有过的不坚定的爱情。

于连的痛苦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就是在这一条种着菩提树的小路上，没有几天之前，他等候着一点钟响，他爬进她房间

里去，今天他又听她详细地、忠实地描叙她对于他人的爱情。一个活人，是不能够忍受比这个更尖锐的痛苦了。

在她母亲呼唤了三次以后，玛特儿才在九点半钟以后离开了花园和于连。“我今天所爱的人为什么不比从前快要爱上了的人更高明呢？”她这样想，并不确切明了。

象这样残酷的亲昵，经过了长长的八天之久。玛特儿有时候象是找寻，有时候也不躲避和他谈话的机会，谈话的题目，在两人看来都是一种残酷的欢娱。她不但向他招供她对于他人的情感，而且向他背诵出她所写的情书，所谈的情话。逐字逐句的背出，没有丝毫的遗漏。最后几天，她怀着一种恶意的欢喜注视于连。他的痛苦对于她是一种活跃的乐趣；她从那里看出她的暴君的软弱，她因此才敢于去爱他。

我们知道于连对于生活毫无经验，他甚至没有读过小说。假设他稍微不象那般笨拙，可以冷静地向这位他对她既是如此爱慕，而她又这样奇怪地向他表示衷曲的少女说道：“纵然我和那般先生们比较，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总是你所爱的人啊……”

如果被他猜中了，她会快乐起来的。总之，成功全靠于连表达他的心意的时候的态度和他所选定的适当的时间。无论如何，他可以好好地，从玛特儿已经认为单调的情形中有利地解脱出来。

“你不再爱我了，而我是崇拜你的。”于连有一天在长久的散步之后，迷失在恋爱和悲苦里，向她说道。这真是他所能犯的最大的错误了。

这句话在一瞬间摧毁了德·拉·木尔小姐对他叙述衷曲的一切快乐。她开始惊异在经过这一切之后，他毫不对她所说的生气；她甚至想象，他要说出这句傻话的时候，他也许已经不爱

她了。她向自己说道："他的骄矜无疑地窒息了他的爱情。他不是那样的人，眼看别人把他放在如象德·格吕、德·陆兹、柯西乐这般人的底下，虽然到现在为止，他不得不承认他们比他要高一等。不，我将永远不要再看见他匍伏在我的脚下！"

前几天，在他的痛苦里，于连常是天真地、热烈地赞扬这些先生们的光明的性格。他甚至言过其实，这个态度的转变没有逃过德·拉·木尔小姐的注意，可是她猜不出原因。于连赞扬他相信被自己的爱人爱上了的情敌，他的疯狂的心情同情于情敌的幸福。

他的话，太坦白，却是太愚笨，顷刻间改变了一切。玛特儿确定她是被爱了，因此非常的鄙视他。

当他说出不合适的话的时候，她正同他散步；她立刻离开了他，她最后的一瞥里表示出的轻蔑是可怕的。回到客厅，整个晚上，她没有看他一眼。这轻蔑的念头到了第二天，占满了她整个的心，八天来她把于连当作心腹朋友，那种快乐的冲动，此刻已经烟消云散。现在看见他就感觉讨厌了。不久玛特儿的感情到了嫌恶的地步。当她的眼睛偶然碰到他时，没有什么能够形容她那种过份的轻蔑。

于连全不知道玛特儿思想活动的过程，可是他精明的自尊心辨别出来了她的轻蔑。他很知趣，在她面前尽可能地极少出现，而且绝不看她。

象这样的不见面，对他无非是逼着自己去领受致命的痛苦。他以为他的痛苦还在增加。他向自己说道："一个人的内心的勇气，到这儿算完了。"他坐在府第的最高一层楼上，面对小窗，混过他漫长的日子。百叶窗当心地关好，从那里他至少可以偷看德·拉·木尔小姐，当她在花园里走动的时候。

在晚餐后，他看见她和德·格吕、德·陆兹，或者某一位她曾经向他承认爱过的人散步，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于连从来没有想到痛苦会有这般强烈；他差不多要叫喊出来；如此坚强的心灵终于彻底的摧毁了。

凡是和德·拉·木尔小姐无关的思想他都觉得可恨，他连一封最简单的信都写不下去了。

"你发疯了！"侯爵对他说道。

于连恐怕他猜透了自己的秘密，佯言生病了，居然使侯爵相信了他的话。在晚餐的时候，侯爵把他将来的旅行拿来开玩笑，对他是幸运的，玛特儿了然这旅行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于连躲避她已经有几天了。那些如许漂亮的青年人，（比较这个苍白阴沉的人儿，凡是他们所有的都是他所没有的，可是从前被她爱过，）他们再也没有能力把他从她的幻想里拉了出来。

她向自己说道："一个寻常的女孩子，可以就客厅里引人注意的漂亮少年当中找到中意的人。但是一个具有天才的性格，绝不遵循通常人的思想的途径。"

"象于连这样的人，他所缺乏的，不过是我所有的资产。我若作他的伴侣，可以不断地让人注意，一生绝不致默然无闻。我绝不象我的表姊妹们不断的怕发生革命，她们对于革命发生恐惧，甚至不敢埋怨一个不会为她们驱赶马车的人。我确信我一定能演个角色，演个伟大的角色。因为我选择的这个人具有个性和无限大的野心。他所缺乏的是什么？朋友和金钱？我都可以给他。"在她心里多少还有一点把于连当作一个下人看待，他的财富是随人心愿可以给与的，而爱情呢，则更不许加以怀疑了。

四十九　滑稽歌剧

啊！这爱情的春光，
好似四月天不定的荣华！
时而阳光表现一切的美丽，
时而乌云带走了一切。

——莎士比亚

玛特儿被她的前途和她所希望扮演的奇异的角色的思想所占据。不久她就后悔从前和于连在一起的那些干燥的和抽象的讨论。她自己对于她深邃的思想发生厌倦，她又惋惜起她同他在一起得到的幸福的时光了；对于最后几次的会晤的回忆，每次想起来，总是悔恨的。有时她简直被悔恨所征服了。

她向自己说："如果人有弱点，那么，对于一个象我这样的少女来说，只能为了一个有价值的人，才忘掉了自己的职责，也是值得的。将来人们绝不会说，打动我的是他的漂亮的小胡子，他的骑马的姿态，而会说是他关于法国前途的深刻的论点，他的对于将要在我们这里爆发的事件，可能和一六八八年英国革命相似的看法。"

她回答她的懊丧的思想道："我已经被诱惑了。我是一个软

弱的女人，但是至少我不象一个玩偶，被外表的长处迷住了。我爱他的面貌，它代表着一个伟大的灵魂的突出性格。”

“假设有一次革命来到，为什么于连·索黑尔不能扮演罗兰那个角色呢？为什么我不能扮演罗兰夫人那个角色呢？我喜欢这角色胜过于斯达埃尔夫人那角色，行为不道德，在我们的时代里，将是一个障碍。自然人们找不出第二个弱点来责备我；否则我会羞死了。”

玛特儿的梦想，我们应当承认，并不都是象刚才写下来的那么严重。她暗地里望望于连，即使在他的细小的举动当中，也发现有迷人的地方。

她自语道：“毫无疑义，我已经摧毁了他心里一切是非曲直的观念。”

“八天以前，这可怜的孩子，在花园里，对我说出那句天真的爱情的话，他那悲哀的满怀热情的样子足够证明了。我会对这样一句充满尊敬和热情的话生气，应该承认我这个人太反常了。难道我不是他的妻子了吗？他的话是很自然的，而且，应该承认，它是很可爱的。于连经过我和他冗长的谈话，在谈话里，我承认只是狠心地向他述说，我对生活的烦闷，使我对于于连所嫉妒的那些高等社会的年青人所有的爱情的变动以后，他仍是爱我。但愿他知道他们对于他没有丝毫的危险！和他一比，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没有生气的，都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了。”

在这样的反省当中，玛特儿用铅笔信手在她的手册上描绘。她绘成了一个侧面像，使她惊异欢欣，因为这素描非常象于连。“这是上天的意思！这是爱情的奇迹！”她欢乐地叫道。“我自己还不知道就已经画成了他的肖像。”

她跑到她的卧室里，把门关上，取出颜色，努力地描绘，想把

于连的像画出来，但是没有成功。而无意间信手画成的那个侧面像，总是最相象的。玛特儿非常高兴，她在那张画像上，看出了热情的明证。

她一直到很晚，侯爵夫人派人来唤她到意大利歌舞剧场去的时候，她才离开她的手册。她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用眼睛找寻于连，设法叫她的母亲邀请他陪伴她们。

他却没有出现。在包厢里面陪伴她们的只是几位庸俗的人物。歌剧演第一幕的时候，玛特儿怀着最强烈的热情想念她所爱的人；但是到了第二幕，有一句爱情的格言，刺中了她的心，这格言的旋律真不愧是西马荷沙①的杰作。歌剧中女主角唱道："我是应当受惩罚的，为了我对他过份的崇拜，我是太爱他了！"

自从她听见这个伟大的歌曲的时候起，世界上的一切在她心里都消逝了。别人向她说话，她也不回答。她的母亲抱怨她，她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望着她的母亲而已。她的欢乐达到了一个高潮，她的热情和于连近几日来对她的强烈的欲望可以相比。神圣的谐和的乐章，歌颂爱情的格言的音调，她觉得是那样的适合于她的处境。她所有不直接想念于连的时候，都被这歌声吸引住了。因为她对于音乐的爱好，那天晚上，她到了德·瑞那夫人过去想念着于连的时候所常有的情形。毫无疑义的，幻想的爱情，比较真实的爱情，来得更活跃。但热烈的时光是短促的，它太了解它自己了，它不停地批判自己，它绝不会使思想走错路，因为它本身就是用思想制造起来的。

回到家里，不管德·拉·木尔夫人怎样说，玛特尔佯装发烧，在钢琴上反复弹奏那个名曲，度过了那夜的一部份时光。她

① 西马荷沙(Cimarosa,1749—1801)：意大利作曲家。

唱出迷惑了她自己的名曲的歌词：

应该惩罚，应该惩罚，
太爱了，实在太爱了。

那夜晚疯狂的结果，是她相信自己已经战胜了爱情。这一页将要给不幸的作者带来不止一种的伤害。冷酷的灵魂会斥责它是猥亵。就是说在巴黎客厅里出风头的少妇，她们当中如果有一个人有了玛特儿的疯狂的行动，这也绝不能说作者在诬蔑她们。书中的这一个人物完全出于想象，社会的习俗以外的想象，在历史上这些习俗使十九世纪的文明处在一个显著的地位。

使冬季舞会生色的年青女孩子们，她们所缺少的绝不是谨慎。

我也不以为我们应当责备她们太看轻光明的前途、车马、田产和一切足以使人在社会上增加地位的东西。她们并不讨厌这些有利的条件。因为它们平常是欲望的目标，并且使她们倾注心中所有的热情在它们上面。

象于连这样赋有才干的人，他们的归宿也绝不是爱情；他们坚决地、密切地依靠一个集团，一旦这个集团翻身了，社会上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要象雨点一样地落到他们的身上。不幸的是不属于任何集团的研究学问的人，甚至连最微小的、不可靠的成功都将受到别人的指责。崇高的道德就靠打劫他们而成功的。啊！先生啊！小说好象一面镜子，摆在大路上。有时它照出的是蔚蓝的天空，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泥沼。而怀着这面镜子在他行囊里的人，有时却被你们加以不道德的罪名！当他的镜子照见污泥的时候，你又会骂这面镜子。我们不如去责备这泥泞

的大路，或者去责备检查这条路的人，为什么让水滞留下来形成泥潭呢？

现在读者或已明了，在我们这个谨慎并不少于德性的时代里，现在大家既然同意了象玛特儿这样的性格不能存在，那么我再继续这个可爱的女孩子的疯狂的故事，就不怕引起别人的愤怒了。

第二天一整天，她觅取机会向自己证明战胜了她的疯狂的热情。她最大的目的是做出使于连不喜欢的事。可是他的一举一动，她都没有错过。

于连是太不幸了，激动得太厉害了，以致不能猜透这种复杂的热情的举动。他更不了解她所有对他有利的思想情况，因为这样他做了牺牲品，他的倒楣也许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厉害。他的行动，已经很少被他的理智所裁制。如果有一位悲观的哲学家告诉他："赶快想法子利用那对于你有利的机会吧；在巴黎常见的这种突然的爱情，至多不过维持两天。"这些劝告，于连必定不会了解。不管于连受了刺激，感觉到怎样，他还是有荣誉观念，他的第一个职务便是谨慎，他也明了这个。征求别人的意见，向第一个来人倾诉他的痛苦，可能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可以和一个穿过一片炎热的沙漠的人，忽然从天上得着一滴冰凉的雨水所感觉着的幸福相比。他明白这种危险，他害怕用滚滚的热泪来回答一个不谨慎的人的乱问。于是他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

他看见玛特儿在花园里散步了许久，当她走开以后，他到那里去，他到她摘过一朵花的玫瑰丛那里去。

夜是黑沉沉的。他可以沉溺在他的不幸里，而不怕被人看见。在他看来，德·拉·木尔小姐必定爱上了方才同她谈笑甚欢的一位少年军官，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是的，她曾经爱过

他，但是她已经看出他是多么平凡，值不得爱。

于连用坚信的语气说道："实在的，我算不了什么！总之，我这个人是很平凡的，很庸俗的。他人固然很讨厌我，我自己也厌恶我自己了。"他对于自己性格上的优点，以及过去的热烈地爱着的一切事物都产生了可怕的憎恨。在这样"歪曲的幻想"的情形之下，还要借幻想来判断生活，这是聪明人最容易犯的错误。

有好几次，自杀的念头跑到他的脑子里来。这自杀的想象，实在富有迷人的力量，它好象一个甜蜜的休息。这是一杯赐给旅行在沙漠里将要渴死热死的可怜人的冰水。

他叫道："我的死更增加她对我的轻视！我将留下怎样一个坏的回忆呀！"

坠落在这最残酷的痛苦的深渊里，一个人只有从勇气里寻觅拯救。于连没有足够的智慧向他自己说："我必须勇敢。"但是当他抬头仰望玛特儿的房间的时候，他从百叶窗隙缝内正望见她熄灭灯火。他想象在他整个的生命里，仅仅看到过一次那间漂亮的房屋。唉，仅仅只有一次啊！他的想象已经不能再朝前进了啊！

钟鸣一下。刚听到钟声，他忽然自语道："我要用梯子爬上去，纵然仅留一分钟。"

这不过是灵机一动，好的理由泉涌似的来到他的心上。他向自己说道："但愿我能更幸福！"他急忙找寻梯子去，园丁已经把梯子捆锁住了。借他手枪上的机头，他把锁链打断。于连这时候，好象具有超人的力量，绞开了锁住梯子的锁链上的一环。几分钟以后，他已经能够支配这个梯子，把它放在玛特儿的窗前。

"她或者会生气，用轻蔑的言语骂我。但是管它做什么？我给她一吻，最后的一吻。然后回到我的屋里自杀了事。……总之，

在我死以前，我的唇接触了她的腮。”

他如飞似地攀登上去。他敲打她的百叶窗。过了一会儿，玛特儿听见了。她想打开百叶窗，但是梯子挡住了。于连紧握着支开窗子用的铁钩，冒着坠落下去的很大的危险，把木梯拚命一摇，使它移动一点。玛特儿才能够把百叶窗打开。

他半死不活地跳进屋子里去。

“那是你呀!”她说时，投进了他的怀抱里。……

…………

谁能描写于连的喜出望外的幸福？玛特儿的幸福也差不多和他的相等。

她向他批判她自己，诅咒她自己。

“惩罚我，为了我可怕的骄矜。”她向他说，同时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好象要闷死他似的。“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奴隶，我必须跪在你的面前请你饶恕我过去想对你的背叛。”她离开了他的怀抱，跪到他的脚下。“真的，”她向他说，仍然是沉醉在幸福和爱情中；“你是我的主宰，永远统治我吧。当你的奴隶要背叛你的时候，严厉地惩罚她吧。”

有一个时候，她从他怀抱里挣扎出来，点燃一枝蜡烛，于连竭尽最大的努力，方能挡住她剪去一边头发。

“我要让我记忆，”她对他说。“我是你的奴婢。万一恶劣的骄傲心又引我走入迷途，把这些头发拿给我看，你便说：‘已经不是爱情的问题了，你的心灵现在纵然有怎样的变化，也不相干，你已经发誓要服从，按照你的荣誉服从吧。’”

最好聪明一些，不把这种疯狂和幸福所表现的极度的快乐描写出来。

于连的道德和他的幸福一样地高涨了。“我必须沿梯下去

了。"当他看见花园那边烟囱高处的东方开始发白的时候，他向玛特儿说，"为了你牺牲我自己，值得我放弃几小时的幸福，人的心灵可能尝到的最奇异的幸福，那是为着顾全你的名誉而作的牺牲。若是你知道我的内心，你便会了解我是在费力勉强我自己。你会对待我常常象现在这样吗？凭良心说，我已经很满足了。让我告诉你，自从我们第一次约会之后，小偷儿不是怀疑的唯一的对象。德·拉·木尔先生在园内设了一个守卫的人，柯西乐先生也被侦探包围了，他每天晚上做的事，别人都知道……"

"可怜的孩子，"听到这里，玛特儿大笑出声。她的母亲和一个女仆被笑声惊醒，忽然间她们隔门招呼。于连望着她，她申斥那个女仆，脸都泛了白，她不愿意和她的母亲谈话。

"假如她们有意打开窗子，她们便看见梯子了！"于连对她说道。

他再把她搂在怀里，紧抱了一下，自己纵身出窗，沿着梯子滑下，不是步步的走下。转瞬间，他已经到达地面了。三秒钟之后，梯子已经重放在菩提树下，玛特儿的荣誉得救了。于连惊觉转来，才知道自己周身是血，而且是差不多裸体一样。他急忙滑下来的时候，不小心受了伤。

过度的幸福恢复了他性格里原有的充沛的精力，在这个时候，即使有二十个人来攻打他，只不过为他再增加一种快乐，幸而他的武力没有表现的机会。他把梯子安放在原来的地方，再把链子捆上。他也没有忘记将窗下花坛边梯子着土的地方所遗留的痕迹抹掉。

当他在黑暗里用手在松软的地上摸着是不是所有的痕迹都被抹掉了的时候，他忽然感觉有东西落在他的手上，这是玛特儿剪下的一束头发，从楼上抛了下来。

她在窗口。

她用相当大的声音向他说："这是你奴婢送给你的，是一个永久服从的记号。我愿摒弃我的理智，请你做我的主人。"

于连被征服了。几乎又想拿着梯子攀登上去。但是终究被理智战胜了。

由花园回到屋子里去，也不是容易的事。他用力拧开地下室的一扇门，到了房子里面，他又不得不尽可能轻轻地撬开他自己的房门。在忙乱里，他甚至连放在衣袋里的钥匙也忘记在他刚才匆忙离开的那间小卧室里了。他想："但愿她想到把这个要命的证据藏起来。"

最后疲乏胜过了幸福。当朝阳初上的时候，他便沉沉睡去。

早餐的铃声，险些儿没有把他叫醒。他终于来到餐厅。跟着玛特儿也走了进来。于连的骄傲心，得到甜蜜的满足，当他看见这个众人奉承的美丽的人儿眼内充满了爱情的光辉。但是转瞬间他的谨慎又提出了警告。

玛特儿借口梳头的时间太匆促，把头发打扮得让于连一眼就发现了她昨夜在头上剪去所牺牲的那片地方。如果有什么能够破坏这样美丽的一个面貌的话，玛特儿已经做到了。她的美丽的金黄色的头发，有一边在离头顶半寸的地方被剪去了。

早餐的时候，玛特儿的一切举动，都和她这种不谨慎是互相标榜的。我们可以说她好象要让大家知道她对于连的疯狂的爱情。幸而那天德·拉·木尔先生和夫人一心想着的是将要举行的(没有把德·萧伦先生包括在内)颁发勋章的典礼。快要餐毕的时候，玛特儿不经意之间对于连称呼为"我的主人"。他甚至连白眼珠都羞红了。

这也许是偶然的事，或者是德·拉·木尔夫人故意的安排，

玛特儿在那天简直没有一会儿单独的时候。夜晚由餐厅到客厅的时候，她找到向于连谈话的机会：

“我一切的计划都被破坏了。你或者以为这是我的一个托辞吗？妈妈方才决定让一个女仆晚上睡在我的房里。”

这一天象电光似的一闪就过去了。于连达到了幸福的顶点。第二天从早上七点钟开始，他便坐在图书室里。他盼望德·拉·木尔小姐能够到那里去。他写给她一封永远写不完的情书。

两个钟头以后，到了吃早饭的时候，才看到了她。那一天她很仔细地把头发梳好，用了最高妙的技巧，把剪去的那一部分隐盖得没有痕迹。她看了于连一两次，眼神是有礼而安详，压根儿就谈不到称呼他“我的主人”这个问题了。

于连惊讶到喘不过气来……玛特儿差不多责备自己每一件为他做的事情。

经过成熟的思考，她早已决定这个人即使不是怎样的平凡，至少也不是值得她对他的这一切的疯狂热爱。总之，她已经不再想到恋爱了。那一天她对于恋爱已经感到厌倦了。

至于于连，他内心激动得象个十六岁的孩子，在那象是永远吃不完的早餐里，害怕，惊诧，失望等等情绪，轮流地来折磨他。

一到他能够合于礼貌地离席的时候，他便如飞地跑到马厩里去，把马备上鞍子，急驰离开爵府。他恐怕自己有弱点，暴露出来失掉体面。他一边在麦东森林里驰骋，一边向自己说道：“我当用肉体的疲乏把这颗心杀死。我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应该遭遇这样的失宠。”

当他转回爵府的时候，他想：“今天我不应当再做什么，再说什么，肉体也要象我的精神一样的死掉。”于连不再活着了，仅仅是他的尸体还在那里活动罢了。

五十 日本花瓶

> 他的心起初不了解他的高度的不幸，他的被扰乱多于被感动。但是理性转来之后，他才感觉到不幸的深度。生活上的一切欢乐已经毁灭，他只感觉到尖锐的失望把他撕毁。身体上的苦痛不用说了。因为身体上所受的苦痛，怎能和这个相比？
>
> ——约翰保罗①

晚餐的铃声响了，于连仅有时间穿上衣服。在客厅里，他看见了玛特儿正怂恿她的哥哥和柯西乐侯爵答应她那夜晚不要到徐尔伦的德·菲花格元帅夫人家里去消磨他们晚上的时光。

在他们的眼里，她不可能更迷人更美丽了。晚餐之后，德·陆兹先生，德·格吕先生，和他们的几个朋友都来了。我们可以说，德·拉·木尔小姐重新培养兄妹之爱，维持最适当的行动。虽然那夜晚的天气非常的可爱，她却不愿意到花园里去，反坚持要他们在德·拉·木尔夫人坐着的靠椅的周围陪伴着她。蓝色的沙发便是这一群人的中心，好象在冬天的习惯那样。

玛特儿对花园已经起了反感，至少开始讨厌花园了，因为花园和于连的回忆联在了一起。

悲运挫折了智慧的锋芒，我们的英雄犯了错误，他在草椅边停下不走。就在同一地方，他曾经获得多么辉煌的胜利。今天没有人向他说话，他在那里好象没有被人看见，或者还要更坏。德·拉·木尔小姐的朋友中靠近沙发那头的，好象故意把背朝着他，至少他心里是在这么猜想。

他想："这象是朝廷上的失宠。"他想研究一下那些想拿轻蔑态度来对付他的人。

德·陆兹先生的伯父在宫廷里有重要任务。于是这位漂亮的军官，每次和人谈话的时候，一开始总要先提到这个动人的不同平常的消息：他的伯父七点钟就起身到圣克鲁去，预计在那里过夜。这个消息看起来好象随口偶然说出来的，但是它从来没有漏掉过。

当于连用一个失恋人的严肃的眼光来观察德·柯西乐先生，他觉察这位善良而可爱的少年人认为什么事都是命定。若是他看见一件稍关紧要的事件，经人解释为简单的和自然的原因，他必定变为忧闷而愤怒。于连向他自己说道："这里面至少有一点疯狂的成份。这个性格和柯哈莎夫王子给我描绘的亚历山大国王的性格完全相象。"于连来在巴黎的第一年，可怜他刚从神学院出来，这般可爱的少年待他那么客气，如此新奇的恩惠简直把他炫惑住了。他对他们只有羡慕，一点也不敢批评。他们真实的性格，此刻方才开始在他的眼睛里露出了轮廓。

他忽然想到："我在这里很不合适。"他想用什么方式离开这张小小的草椅子，才不太露出窘迫的丑态。他想找出这个方式，

---

① 约翰保罗，原名 Richter (Jean-Paul-Frédéric)，德国作家及哲学家(1763—1825)。

他向已经被他事占领的脑子乞求一些新的事物。他不能不求助于他的记忆。我们还须承认象这类的计谋的常识他是太不丰富了。这可怜的孩子太没有经验了，当他站起来离开客厅的时候，他的窘态完全暴露出来，大家都注意到了。在他一切的举动里所表现的不幸，真是太明白了。三刻钟以来，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身份卑下而讨厌的人，其他的人也不屑于隐瞒对他的看法。但是他方才对他的情敌所作的批评性的观察，阻止他把自己的不幸看得太悲惨。前夜晚发生的事件的回忆，便是他的自尊心的支持。当他独自走进花园里，他想道："他们比较我纵有千种的优点，玛特儿总没有对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如象在我的生命里，曾经有两次降格相从那样的举动。"

他的聪明不能再向前去。他完全不能了解这个奇怪的人儿的性格。偶然之神把她弄来支配了他整个的命运。

第二天，他骑了马，很快地跑，想使他自己同所骑的马一同疲乏死去。晚间，他没有打算挨近玛特儿从来没有离开过的蓝色沙发。他注意到罗伯尔伯爵甚至不愿意看他，当他在房内撞见了他的时候。他想："这人向来是很有礼貌的，他这种做法，是很勉强他自己的。"

对于于连说来，睡眠可能是幸福。不管他的身体多么疲乏，太迷惑人的记忆开始侵入了他的整个的想象。他没有这个聪明，看出在巴黎附近森林里加鞭急驰，仅仅影响他本人，对于玛特儿的心意却没有丝毫作用，只是把他自己的命运交给偶然支配。

他想只有一件事能够消除他无限的痛苦，那便是和玛特儿谈话。然而他敢对她说什么呢？有一个早晨，在七点钟的时候，他正在这样沉思的时候，忽然看见她走进图书室来。

"我知道，先生，你想同我谈话。"

“伟大的天主！谁告诉你的？”

“总之，我知道。你管他是谁？”

“假使你缺乏荣誉，你可以败坏我，至少你可以尝试败坏我。但是这个危险，我想不会是真实的，并且不能够阻止我做一个诚实的人。先生，我已经不再爱你了，我的疯狂的幻想使我走错了路……”

在这可怕的打击之下，失恋和痛苦的于连，还要想替自己辩解，再没有比这个更可笑的了。失欢的事，岂是言语能够替自己辩解的吗？但是理智已失却控制他的动作的权力。一种盲目的本能，驱使他拖延他的命运的决定。他觉得只要他还能够说话，一切就还没有完结。玛特儿没有听他的话语，即使于连说话的声音也刺激了她，她不了解他怎么敢拦阻她。

道德的观念和骄矜的身世，在那天早上所产生的悔恨，也使她变得同样的不幸。她觉得把自己给与一个农家出身的小教士，他有支配她的权利，实在是等于毁灭了她。当她极度夸张她的不幸的时候，她自己说道：“这事差不多好象我失身于一个仆人似的，应当领受惩罚。”

一个有勇敢而骄傲的性格的人，从对自己生气，到对别人动怒，只有一步距离；而且在这种情形下泄愤，便是一种强烈的欢乐。

顷刻间，德·拉·木尔小姐把最难堪的侮辱加在于连的身上。她有无限的聪明，而这种聪明在伤害别人的自尊心，使那人感觉残酷的伤痛，那技巧是成功的。

在他的生活里，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屈服在较高的智慧和强力之下，这智慧是为了对他的最强烈的恨恶所鼓动起来的。不但没有丝毫袒护他自己的意念，他的动摇的想象，反转轻视起自己

来了。他听了这些有分寸的严厉的轻蔑的话语，他自己感觉受了侮辱，同时把他的自负心理打得粉碎，他听了之后，以为玛特儿说得很有道理，而且说得还不够多。

在她这方面呢，她的骄矜得着非常适意的满足，象这样便把她前几天感觉到的对他的错误的崇敬惩罚够了。

还是第一次，她不须考虑就很容易地把自己想到要骂他的残酷的话语冲口说出来。她不过重叙这八天来她心里对于爱情的反对一方面的话语。

每一个字把于连的可怕的痛苦增强了一百倍之多。他想逃跑，德·拉·木尔小姐威风凛凛地捉住了他的胳膀。

他向她说："请你注意，你说得太高声了。隔壁屋里的人，可以听到你的话呀。"

"有什么要紧！"德·拉·木尔小姐很骄傲的回答。"谁敢向我说他听见过我的话？你的卑贱的自尊心所造成的对我的看法，我要一下子永远把它从你的自尊心里清除出去。"

当于连能够离开图书室的时候，他感到这样地惊诧，反而对自己的痛苦，不大感觉到了。"她不再爱我了。"他向自己反复地说，高声地说出，好象使自己明白所处的地位。"好象她只爱过我八天或十天，而我倒要爱她一生一世之久似的。"

"没有几天以前，她在我的心里还算不了什么，完全算不了什么，难道这是可能的吗？"

骄傲的欢悦洋溢在玛特儿的心里。象这样她可以和他永久破裂！完全战胜了这样强有力的倾向，使她万分高兴。她想："这样一来，那位小先生会明白而且一劳永逸的明白他没有，而且将来也不能有任何支配我的权力。"她是如此的幸福，因为这个时候，在她心里已经没有爱情的存在了。

在这样残酷的、屈辱的一幕之后，对于一个比于连热情较少的人说来，恋爱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没有片刻忘记她的高贵的身份，德·拉·木尔小姐向他所说的不愉快的话如此有条有理，我们冷静的思索一下，好象她骂得很对似的。

在这样惊人的一幕之后，于连首先寻得的结论，便是玛特儿实在具有无限的骄傲。他坚信在他们两人当中，一切永远完了。然而在第二天早餐桌上，他在她面前仍然是那样的笨拙而胆小。这个过错在这时以前，他还是不曾犯过的。在小事上也象在大事上一样，他从前很明白他应该怎样做和要怎样做的；而且他还实践得很好的。

那一天早餐以后，德·拉·木尔夫人叫他去取一本小书，这是一本少见的具有叛逆性的小册子，早上才由她的教士悄悄地送过来的。于连把它从架上取下来时，撞倒了一个古老的、形象丑怪的蓝色磁花瓶。

德·拉·木尔夫人站立起来，发出一个痛苦的叫声，特别走过去摸摸她心爱的花瓶的残骸。她说："这个古老的日本花瓶是我的姑祖母——雪梨修道院大姆姆送给我的。而且是荷兰人送给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再由他转送给他的女儿的……"

玛特儿不断地注视她的母亲的举动，看见自己一向厌恶的丑怪的蓝色花瓶打碎了，感到非常的快乐。于连沉默无言，毫不发窘。他看见德·拉·木尔小姐就在他的跟前。

他向她说道："这个花瓶，已是破碎不可复全。从前主宰我的内心的情绪也是这样的；我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对我所犯的疯狂的道歉。"

他走开了。

他离开的时候，德·拉·木尔夫人说道："真的，别人看见会

说，这个索黑尔先生很骄傲而且很满意他方才所做的事。”

这句话直落在玛特儿的心上。她自语：“不错，我的母亲猜得对，激发他的正是这种情绪。”只是在这个时候方才终止了她对于昨天那一幕的欢悦。“好啊！一切都完了！”她故作镇静地对自己说：“总之，这是一个大的教训，这个错误是可怕的、屈辱的！足以使我一辈子谨慎小心。”

于连想：“我说的不是真实吗？为什么我还要受到从前对这个疯狂的女人所有的爱情的折磨呢？”

但是这爱情非但没有象他所希望的那样慢慢熄灭下去。反而迅速的增长起来。“真的，她是发了疯。”他对自己说道。“疯了就不可爱了吗？世界上难道还有比她更漂亮的女人吗？凡是最优美的文化所能产生出来的活跃的欢乐的东西，不是完全汇聚在德·拉·木尔小姐一人的身上吗？”这些过去的幸福的回忆，占领了于连整个的心灵，而且迅速的摧毁了他的理智工作。理智是无力和这类的回忆斗争的。严厉的抑制的结果，反转增加了往事的魔力。

日本花瓶打碎二十四小时以后，无疑的，于连是世界上最最痛苦的人。

五十一　秘　密　记　录

> 我叙述的一切，我都亲眼看过。如果我看见的时候弄错了，那么我告诉你的时候，却一定没有骗你。
>
> ——《给作者的信》

侯爵派人来叫他。德·拉·木尔先生好象变得年青了，他的眼睛发着亮光。

他向于连说："我们来谈一谈你的记忆力吧。据说它是很神奇的。你能够默记四页，再去伦敦背诵出来吗？并且不能有一个字的错误……"

侯爵翻阅当天的《日报》，故意隐藏他的严厉的态度，实际毫无效果。这态度是于连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即使研究到福力列的讼事的时候。

于连早已习惯了对于这种轻松的语调应当装做被它欺骗了的样子。

"这一份《日报》，也许并不很有趣味。但是，如果侯爵先生许可的话，明天早上我将有荣幸完全背诵出来。"

"什么，即使是当中的广告吗？"

"完全正确，而且不漏一字。"

“你能向我保证你的话语？”侯爵忽然用严重的口气说出。

“是的，先生。打搅我的记忆力的，只有对不能遵守我的诺言的恐惧。”

“事实是这样，昨天我忘记向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不要请你宣誓，绝不向人说出你将要听到的话。我已经很知道你的为人，不愿加以那样的侮辱。我替你担保了。我要带你到一个客厅里去，有十二个人在那里聚会，你将记下每个人所说的话。

“不要感觉困难。这绝不是一个混乱的谈话。每人将依次发言，虽然不是有一定的次序。”侯爵用一种非常自然的、轻松的、文雅的态度说出来。“我们说话的时候，你可以写下二十多页。然后你同我回到这里来，把这二十页缩减成为四页。就是这四页而不是那一份《日报》，你明天早上向我背诵出来。然后你赶快离开这里，你乘车的态度，应当象一个年青人作取乐的旅行那样。不要使人注意到你的目的。你将去到一个伟大的人物的面前，那里你更要表现你的机智。你须得骗过他周围的一切人，因为在他的秘书和仆役当中有不少通敌的人，他们随时随地在侦探我们的旅行者——替我们办事的人，以便设法在半路上阻止我们的联络。

“我将给你一封并不重要的介绍信。

“当那位大人注视你的时候，你便抽出这一只我现在借给你在旅途中使用的表。好好带上，它能大大的帮助你的。把你的表拿给我。

“公爵本人会亲自动手写下你默记在心里、那时向他说出来的那四页记录。

“这事做完以后，如果那位大人向你问询，你可以告诉他你所参预的那个会议的详情，但不可说得过早。

"你从巴黎到这位部长的府宅去的旅行期内，你有一个消遣的方法，便是假想着有一些人会向索黑尔神父先生射击一颗子弹。于是，他的使命完结。我将有一个长期的等待。因为，我亲爱的呀，我们怎样知道你的死啊？纵然你有怎样的热心，也不能使你跑来把死信告诉我们呀！"

侯爵严重的继续说道："快跑去购买一身新衣，把你打扮成两年前的样子。今夜晚你应该假装成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但在旅行的时候，你却应当象寻常那样。这一切使你惊奇，你的疑心使你猜中了这秘密吗？是的，我的朋友。你要去听取他们的意见的当中，有一位可尊敬的人，可能把消息传出来。那么，在某个夜晚，在某处好的旅店内，你去吃晚餐的时候，有人会给你吃鸦片烟。"

于连说："最好是多走三十里，而不必走直路。我想是到罗马去……"

侯爵立刻表现一种高傲不满的态度，这是从布雷·列俄以来，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

"先生，到了我觉得应该告诉你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我不喜欢多问。"

于连诚恳地回答道："问题不在那儿。先生，我向你发誓，我想得很坦白。我的心意想寻觅一条最安稳的道路。"

"是的，你好象是想得很远。不要忘记一个使者，特别是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不要露出勉强别人相信你的态度。"

于连感觉屈辱，他实在错了。他的自尊心想寻找一个借口，但是寻找不着。

德·拉·木尔先生说道："你应该知道一个人犯了过错的时候，应该在心里常常反省。"

一小时以后，于连在侯爵的接待室里，他的穿着，好象一个仆役。老式的服装，不太鲜明的领带，态度中充满了乡村学究的穷酸。

侯爵一看见他就放声大笑。只是在这个时候，于连才证明了他是值得相信的。

德·拉·木尔先生暗想道："若是这个少年把我卖了，还有谁个可以相信呢？我们要做事，总须相信人。我的儿子和他品质相同的出色的朋友，勇敢和忠实可抵十万人。若是需要战斗，他们会战死在殿前的。他们知道一切……只是缺少这时候所需要的这种才能。见鬼，如果我在他们当中能够看见一个人可以默记着四大页，而且可以跑一百里路而不被人察觉。罗伯尔和他的祖先一样，知道怎样见危授命，任何军人都知道这样做的。"

侯爵陷入一个深邃的幻想里。他叹着气说："至于见危授命的话，或者这位索黑尔也能够做得和他一样的好。"

"我们上车吧。"侯爵说。好象想赶走一个讨厌的观念一样。

"先生，"于连说道。"当他们为我预备这身衣服的时候，我已经把今天的《日报》的第一页熟记在心里了。"

侯爵拿过《日报》，于连一字不差的背了出来。"好，"侯爵说道，那夜他象很有外交手腕，暗自想道："在这个时候，这少年在专心背书，便不会辨识我们所经过的街道了。"

他们到了一间大客厅，外表有些阴沉沉的，一部分装有板壁，一部分张有绿绒帷幕。在客厅当中，有一个愁眉苦脸的仆人，刚刚安顿好一个大餐桌，他随后用一块大的有墨水渍的绿毡铺在桌上，把它布置成一张写字台，这条绿毡一定是某一个部里剩下来的。

这房子的主人，身材非常的高大，他的姓名没有经人说出。

于连从他的面貌和谈话，知道他是一个深思远虑的人。

按照侯爵的示意，于连留在桌子的下方。为着不使人注意他，他开始削鹅毛笔尖。他从眼角里望出去，数出七个谈话的人。但是于连只能看见他们的背面。其中两个向德·拉·木尔先生谈话是出于平等的口吻，其他的人对他，似乎有或多或少的尊敬。

有一个新来的人并未通报。于连暗想，这里真奇怪，人人进来不经过通报。这种谨慎的戒备是否给我的面子？全体都起立来欢迎这位新来的人。他所佩带的出色的勋章和在客厅内其他三位的相同。他们谈话声音很低。于连为着明白这位新来的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仅能由他的举动面貌加以断定。他又矮又肥，面色通红，眼睛发光，除了满脸的野猪式的恶毒的神气以外，没有别的表情。

于连的注意差不多被同时到来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吸引了去。这人又长又瘦，穿了三四件背心。他的眼光是和蔼的，他的举止是有礼貌的。

于连想道：这正是贝尚松老主教的相貌。这个人显然属于教会，年龄象是不超过五十五岁，却没有人能比他更具有慈父般的态度了。

年青的安地主教来了。当他向众人一望，眼睛盯着于连的时候，显出非常惊异的神情。自从布雷·列俄的典礼以后，他们从来没有交谈过。他的惊异的眼光，使于连发窘，而且使于连生气。他向自己说道："怎么！认识了一个人的结果，反而常常是倒楣的么？这些不认识的大人们，一点也不使我不安，但是这位少年主教的眼光使我寒栗！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很奇特而且很不幸运的人。"

接着有一位深黑矮小的人喧闹地走了进来，一进门就吵，面色黑里透黄，神情略带疯狂。这个说话不断的家伙进门以后，原先所有的人便四下分散，显然是在避免听他的罗嗦。

他们离开壁炉，走近了于连占据的写字台的下方。他的神情愈来愈紧张，因为到后来他纵然努力，不能避免不听见他们的话，他的经验纵然很少，也了解他们毫不掩饰地说的话却是很关紧要，他所看见的这些大人先生们对于这些事却是应当保守秘密的！

于连虽然尽可能的削得慢，也已经削好了二十几枝鹅毛笔了，眼看这个占手的事也快要做完了。他从德·拉·木尔先生的眼睛里寻找命令，却毫无结果，显然侯爵已经忘记了他。

于连削笔的时候，暗自想道："我担任的真是一个可笑的角色。可是这些面貌如此平庸，而所负的责任对于他们自己或者对于人民却又是如此重要的人，他们应该是很敏感的。我的不幸的眼光，含有一种讯问的意思，不恭敬的颜色，无疑地会刺激他们的。如果我低着头不看他们，又好象我故意在听取他们的话语。"

他的困窘已经达到极点，但却听见了不少奇怪的事情。

五十二　讨　论

共和国！在今天只有一个人，为了公众的利益，肯牺牲自己的一切。成千成万的人只知道享受他们的欢乐和虚荣。在巴黎，人们因马车而不因品德被人重视。

——《拿破仑回忆录》

仆人匆忙地进来报道："公爵大人……"

那位公爵一边进来，一边骂道："闭口，你真是一个蠢货。"他说得这样好，而且这样有威风。于连不由自主地想到懂得怎样对人发脾气便是这位大人的全部学问了。

于连抬起眼睛，立刻又低下去。他已经猜中了新来的这人的重要。他很担心这一眼可能是一种不谨慎的举动。

这位公爵虽是五十多岁的人，但是穿得象一个花花公子，走起路来一弹一弹的。这人头狭鼻大，整个面庞向前凸出；很难找到更高贵，同时又丝毫没有意义的神气了。他的到来，决定了开会。

于连正在那里观察别人的相貌，忽然被德·拉·木尔先生的声音打断了。他说："我向各位介绍索黑尔神父先生；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仅仅在一点钟以前，我才告诉了他可以荣膺的一

种使命。为了证明他的记忆力，他已经能够背诵《日报》的第一页。”

房主说道：“呵！关于那个可怜的N的国外新闻吗？”他急忙拿起报纸，因为表现他的地位的重要，他看着于连的态度，有一种戏弄的意思，他向于连说：“先生开口吧。”

大家沉默静寂，全场的眼睛都注视于连。他背诵得非常之好。在二十行之后，公爵阻止他说：“够了。”目光象野猪的矮小的人坐下，他是主席，他刚刚坐好，便指着一个玩纸牌的小桌给于连看，且作手势叫他把它带过来放在侧边。于连坐定，写字的用具都已经布置妥当。他数数坐在绿毡周围的人，恰恰是十二个。

“索黑尔先生，”公爵说道，“你且退到隔壁一间屋里。过一会有人会叫你进来的。”

屋内的主人露出焦急的样子。他低声向他身旁的人说道：“百叶窗还没有关闭。”他更笨拙的向于连高声叫道：“从窗外偷望是没有用处的啊！”于连想：“不管怎样我现在是被人拉进去参与一个阴谋了。好在这不是那些可以引到格来芜广场去的阴谋。即使有危险，为了侯爵我也是应该的，也许还不只是这样。有一天，我的疯狂可能给他许多痛苦，但愿这是一个机会，能因为这个给他一点补偿，这便是幸运了！”

一面忙于对他的疯狂和不幸沉思默想，一面他注视这个地方，好使自己永远不要忘记。这时候他才记起刚才来的时候，他没有听见侯爵把街名告诉仆人。而且侯爵是雇一辆马车来的，他从来不这样的。

于连沉溺在这默念里很久。这间屋子挂着镶了宽的金边的红绒帷幔。一张靠桌上有一个大的象牙的基督受难的十字架，

壁炉架上有装订得富丽精致、书边刷金的德·墨士德先生①的《论教皇》一书，于连打开书看，装做没有听的样子。隔壁的人谈话的声音一会比一会高。最后门开了，有人来叫于连。

主席说："各位先生，请你们记住，从这个时候起始，我们是在×××公爵的面前讲话。这位先生，"他指着于连，"他是一位教士，忠于我们的神圣事业。因为他具有奇妙的记忆力，很容易的把我们谈话的细节记牢重叙出来。"

他指着那一个具有父亲的态度，穿上三四件背心的人说："请先生发言。"于连暗想最好称这位先生为穿背心的人。他展开纸写下许多。

（这里作者很想开天窗，留下一页空白。出版家说："这未免不好看。象这样轻松的作品，缺乏雅观，便是死亡。"

作者回答说："政治是套在文学颈项上的一块石头。不到半年，政治便淹死了文学。政治在幻想的趣味里，好象和声音乐里的枪声。这噪声虽非有力却有刺耳的意味，它与任何乐器的声音都不调和。这个政治要得罪一半的读者，而且使另一半的读者讨厌，因为在他们早晨的报纸里业已见得更特殊和更有力的陈述。"

出版家说："若是你的人物不谈政治，那就已经不是一八三〇年的法国人了。你的书也就不再是一面镜子，象你所要求的了……"）

于连的会议记录，整整有二十六页之多。这里只能发表一

① 德·墨士德(de Maistre, 1753—1821)：法国宗教哲学家。

个乏味的摘要。可笑的地方太多，就会令人讨厌而难于相信（请参看《审判官报》）。

穿背心的、有父亲的态度的人，（也许是一位主教，）常常微笑，他的眼睛被浮肿的眼皮所笼罩，发出奇特的光芒，神情不算犹豫。他们叫首先向公爵（于连暗想究竟是什么公爵）发言的这位人物，提出各种意见，好象是首席检查官一样。在于连看来，他所说的都是游移不定的言辞，而且没有明确的结论，正如人们时常责备一般官场的那样。在讨论的时候，公爵对他甚至加以斥责。

在说了几句道德的和宽大的哲学的话语以后，穿背心的人说道：

"高贵的英国，在一位不朽的伟人彼特的领导之下，费去四百亿法郎来阻止革命。若是这个会议允许我讨论，用坦白的态度提出一个忧郁的想法，英国不很知道怎样对付象拿破仑这样的人。特别在没有方法，而只依赖一组好的意愿来抵抗他的时候，除了各自为谋，真是没有决定性的策略。"

"啊！又在赞美暗杀了！"房子的主人带着不安的样子说道。

主席愤怒的叫道："做做好事，免了你那些情感的说教吧。"他的野猪似的眼睛，发出野蛮的光辉。他向穿背心的人说："继续说吧。"主席的腮和前额都变得发紫了。

"高贵的英国，"这位发言人又说，"今天是被摧毁了。因为每个英国人在付出他的面包的价值以前，须得更付出四百亿法郎的利息，用来抵抗过激党人活动。他们已经失掉彼特了啊！"

一个装出地位极重要的样子的军人说道："他们还有威灵吞公爵。"

"先生们，请肃静。"主席叫道，"若是我们仍然在辩论，我们

把索黑尔先生请进来，就是无用的了。”

公爵带一种生气的态度，注视这位阻挡他说话的人，（这人从前是拿破仑的一位将官）说道：“我们知道先生有很多的意见。”于连了解这句话涉及个人的私事，而且颇有攻击的意味。众人发笑。这位倒戈的将军大怒起来。

“先生们，不会再有彼特了。”这位发言人再说，好象一个对说服听众感到失望的人。“纵使英国再有一位彼特，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欺骗国家两次。”

“那就是一位得胜的将军波拿巴·拿破仑从今不会再在法国出现的原因。”这位军人又叫道。

这一次主席和公爵都不敢发怒。虽然于连相信在他们眼里看出很有愤怒意思。他们低下了眼睛，公爵也仅仅发出了一声可使众人听见的叹息。

但是说话的人生起气来了：

“我知道你们渴望我赶快说完。”他说话时带着火气，完全把微笑的礼貌和于连相信他的性格应表现的有分寸的语言，放在一边：“你们渴望我赶快说完。你们一点也不重视我所作的努力，我不愿意叫任何人的耳朵不舒服，不管它们有多少长。好啦，先生们，让我简短地发言：我用浅显的话向你们说，英国已经拿不出一文钱，拿来做那个事业。即使彼特本人转来，用尽他的天才，也不能再骗欺英国的小地主，因为他们知道短暂的滑铁卢之役，已经耗费了他们十亿法郎。既然你们喜欢听明白的话。”发言人继续说，愈来愈激烈了。“我要向你们说，‘自己想法帮助自己吧！’因为英国没有一个几尼① 可以帮助你们。英国不出

① 几尼是英国旧时金币，一几尼值二十一先令。

钱，奥、俄、普三国有的是勇气，可是没有钱，和法国打仗，顶多只能支持一两次战役罢了。

“或者有人希望过激党人所征集的少年兵士，在第一役里便被击败，也许在第二役里，但是到了第三役，在你们有成见的眼睛里，即使把我看成一个革命党徒，但到了第三役，你们一七九四年的兵士已经不是一七九二年所征的农民了。”

说到这里，有三、四个人一齐打断他的谈话。

主席向于连说：“先生，请你到隔壁屋子里去，整理你写下的记录的前一段吧。”于连非常抱歉的走了出去。发言人刚刚提出来的各种可能正是他经常想着的问题。

他想：“他们怕我讥诮他们。”当他被叫转来的时候，德·拉·木尔先生正在庄严的发言，素来就了解他的于连感觉得很好玩。

“是的，先生们，特别是对于这个不幸的民族，我们可以说：‘它将是神吗？桌子或盆子吗？’寓言家叫道：‘它将是神！’先生们，对于你们，这名贵而深奥的话语，似乎应用得上。照你们这样做去，高贵的法国将会象我们的祖先所造成的那样，如象我们在路易十六死前还看见过的那样。

“英国，至少是英国的贵族，和我们一样憎恨卑贱的过激党主义。假使没有英国的黄金，普、奥两国仅可作战两三次而已。是否这样就足够使占领幸运成功呢？如象黎塞留先生在一八一七年很蠢愚地浪费掉了的吗？我却不那样想。”

说到这里，又有人打岔，但是被大家的嘘声止住了。这次打岔的仍然是那位旧皇朝的将军。他希望得到勋章，并且想做秘密记录的整理人。

在喧嚷的声音静寂下来以后，德·拉·木尔先生再说道：

“我却不那样想。”他说话的时候，特别注重“我”字，那种傲慢的态度，于连感觉有趣极了。他一边挥舞他的笔，写得差不多和侯爵说话一样快，一边心中想道：“真表演得好啊！德·拉·木尔用了一个很恰当的字胜过了这位倒戈的将军的二十场战征。”

侯爵用极有分寸的声调说道：“一个新的军事占领，不仅是靠外国人的力量。凡是在《地球报》上写鼓动人的文章的青年，可以供给你三四千个青年军官，其中也许有不少的能干人，如象克列伯尔、阿诗、儒尔丹、皮什克鲁那些大将军一样的，但不是那样的善意罢了。”

主席说：“我们不知道怎样尊重他们，我们应当使他们不朽。”

德·拉·木尔先生继续说：“最后，法兰西需要两党，不仅是名义上有区别，而且实际上有显著的区别。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应当摧毁的。一方面是新闻记者，选民，舆论，换言之，是青年人和所有羡慕他们的人。当他们被自己的空话的声音迷住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定的条件去花费公家的预算。”

说到这里，又有人打岔。

“你，先生，”德·拉·木尔先生用一种可称赞的尊贵和非常自然的态度向打岔的人说道：“你没有花费，如果这个字眼你听来刺耳朵的话，那么你贪污了属于国家的预算支出的四万法郎和你从皇家经费中得到的八万法郎。

“好吧，先生，既然你逼着我说，我就大胆地把你举出来作个例子。如象你的曾跟随圣路易从事十字军东征的高贵的祖先，你应当用这十二万法郎，至少让我们看见一支军队，甚至于一营人，半营人，哪怕只有五十个人，准备好去打仗，不顾生死地忠于我们的事业。你现在仅有一些仆人，在叛乱的时候，他们只使你

害怕而已。

“先生们，朝廷、教会和贵族，明天都会消灭。若是你们不能在每一省组织一支五百个忠心的人的队伍，我之所谓忠心，不仅有法兰西人的勇气，也有西班牙人的坚定。”

“如果一八一五年① 再来，这个队伍的一半应当是我们的子侄，真正的贵族。他们每个人身边跟随的，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准备好了三色帽章的小资产阶级的人，而是象卡德里诺那样的又简单又坦白的农民，我们的贵族将要教育他。若是可能的话，那将是他们的同胞的弟兄。让我们当中每个人牺牲他的入款的五分之一，拿来组织成每一省内有一支五百忠心的人的队伍。那么，你们才可以信赖一次外国军队的占领。外国的军队绝不会单独的进占到底茸，若是他们不能在每一省里寻得五百个友军。

“外国的君王不会听从你们的话，除非你们告诉他们有二万个贵族准备拿着武器为他们打开法兰西的大门。你们会说这件事情很艰难。先生们，但是我们的头是值得这个代价的。在言论自由和我们贵族制度的存在，两者当中，惟有死斗而已。作厂主，作地主，或者拿着武器，随便我们选择。如果愿意，可以小心谨慎，但是绝不要作笨伯，张开你们的眼睛吧。

“我用过激党人的歌调告诉你们：‘组织你们的队伍。’那时候会有一位高贵的居斯塔夫·阿朵尔夫被君主制度面临危险所打动，冲到离开他的祖国三百里以外去，对你们所作的正如居斯塔夫对新教王子所作的一般。你们愿意继续空谈而不行动吗？

① 一八一五年是法国革命浪潮高涨时期，那年六月，拿破仑在滑铁卢打了败仗。

五十年以后，在欧洲只有共和国的大总统，没有国王了。随着R—O—I（国王）这个字，僧侣和贵族都要一同消灭。我只能看见‘候选人’向肮脏的‘群众’谄媚逢迎。

“你们不能说现在的法国，没有一个为大家所爱戴、熟悉而值得信任的将军，军队只是保卫皇室和教会的利益，没有一个有经验的老兵。可是相反的，在每一个普、奥联队里，都有五十个久经战斗的下级军官。

“二十万小资产阶级的青年，都是醉心于战争……”

“不要再谈这些令人不快意的事实了，”一位庄重的人用自负的语气说道，这人显然是教会里的一个权威人士，因为德·拉·木尔先生不但不发怒，而且欢笑，这却使于连深深地注意到了。

“先生们，不要再谈这些令人不快意的事实了。我们撮要来说，一个人有一条腿烂坏了，必须要锯掉的时候，如果他向他的外科医生说：‘这条腿是很健康的。’一定不会受到欢迎的。先生们，若是我可以用这个比喻的话，这位高贵的××公爵，便是我们的外科医生。”

于连想：“重大的话终于说出来了。今夜晚我要驰去的地方便是××。”

五十三 教士 林地[①] 自由

一切生物的第一个规律，是保种，是生存。你播下了有毒的种子，反而说看见长成了麦穗。

——马基雅维里②

这位庄重的人物继续发言；别人一看就知道他很老练；他用一种温和而适当的语调说出这些重大的事实，使于连喜欢得了不得。

"一，英国没有一个几尼来帮助我们；节约同休谟在那里是时髦的。就是那些'圣者'，也不能给我们金钱。布鲁罕先生反而会讥笑我们。

"二，没有英国的金钱，就不可能希望欧洲的国王多打仗，顶多不过打两场，可是两次战争对付小资产阶级是不够的。

"三，在法国须组织一个武装的政党，否则欧洲的君主政治连这两次战役也不能够冒险去做。

"还有第四点我敢向你们建议的便是：

"没有教士，法兰西的武装政党不能成立。先生们，我大胆地向你们指出这一点，因为我可以向你们证明。你们必须把一切都给与教士。

"一，因为日夜料理他们的事务，且受远离风潮的、权能很高的人的指导，他们离开你们的国境有三百里……"

"呵！罗马，罗马！"主人叫了出来。

"先生，是的，罗马！"红衣主教用骄傲的神气继续说："不管在你年青的时候，流行着的是怎样机智的笑话，我敢大胆地说，在一八三〇年，只有在罗马的领导下的教士们才能够使下等社会的人民听他们讲话。"

"五万个教士，在他们的领袖指定的日子里，说出相同的话语，总之，兵士从人民当中来的，他们被教士的声音感动，比较世间歌词的宣传力量大多了。"（这个人激起了低低的怨声。）

"教士们的智慧胜过你们。"红衣主教提高他的声音继续说。"朝着主要目标：'法国要有一个武装的政党'，你们所采取的步骤，都为我们所采取了。"说到这里，他列举事实，例如送了八万支枪到文德去的是谁呢？……等等。

只要教士没有他们的林地，他们什么都没有了。遇到第一次战争，财政部长就会写信告诉他的办事人，除了给教士们的钱以外，没有别的钱了。究竟法国不信神，她爱战争。谁给她战争，将要加倍的出名，因为作战，用粗俗的话说吧，便是使耶稣会的教士饿死。作战便是把那些骄傲的鬼怪——法国人——从外国干涉的威胁下解放出来。

大家高兴地听着红衣主教讲话。他再说："德·列哇尔先生应当离开内阁，他的名字实在是无谓的刺激。"

听到这句话，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一齐说起话来。于连

① 法国天主教会的森林，在大革命时充公，其后天主教士与其所组织的政党，极力主张归还教会。

② 见前第20页注。

想："我又要被遣出去了。"但是连那个聪明的主席自己也忘记于连的存在了。

所有的眼睛都注射在于连所认识的一个人的身上。那便是首相德·列哇尔先生，于连曾经在德·雷兹的舞会上看见过他的。

正象新闻纸记载议会的情况所说的，"混乱达到了极点。"足足有一刻多钟，才恢复了勉强的沉静。

于是德·列哇尔先生站起来，用一种传教人的腔调说：

"我不肯定地对你说我不贪恋首相的位置。

"先生们，那件事我看来已经很明白，就是我的姓名引起许多中间派的人反对我们，增加了过激党人的力量。我很乐意辞职。但是天主的意向仅是少数人可以看见。"他说话时，眼睛盯着红衣主教。"而且我有一个使命。上天对我说：'你或者上断头台，或者把法国君主制度重建起来，把议会削弱到路易十五统治时的情形。'而这个，先生们，我将要做到。"

说到这里，他停住，坐下。屋子里静寂极了。

于连想："这真是一个好演员。"这一次他又和往常一样地错了。他把别人想得太聪明了。德·列哇尔先生参加了这样热烈的一夜的辩论，特别是受了讨论时的诚恳的态度的激动，这时候却相信他所负的使命。这个人有的是勇气，却没有头脑。

在很能动人的"我将要做到"那一句话以后，一片沉寂中，夜半十二点钟响了。于连感觉钟声庄严，又有点悲哀，他深深地被感动了。

讨论继续下去更有精神了，特别是有不可相信的率直。于连有时想道："这些人会使我中毒。他们怎样能够对着一个平民说出这些话来？"

两点钟响了，他们仍然继续说话。房主人已经睡了很久了。德·拉·木尔先生不得不摇铃叫人更换蜡烛。德·列哇尔首相在一点三刻的时候离席，曾再三仔细地研究过他身旁的镜子里的于连的面貌。他的离去使众人好象感觉舒适了一点。

当仆人在更换新烛的时候，穿背心的人向他旁边的人耳语道："天才知道那个人将要向国王说些什么。他可以开我们的玩笑，破坏我们的前途。"

"我们应当承认他非常的自负，到这里来出席，实在有点无耻。做首相以前，他常常到这里来。但是一经作了高官，一切改变了，把一个人所有的兴趣都沉没了，他自己应该感觉到的。"

首相一出去，拿破仑手下的将军已经阖上了眼睛。在这个时候，他谈他的健康，伤痕。他看了看表，然后走了。

"我敢打赌，"穿背心的人说。"这位将军去赶首相；他去道歉，说他不应该到这儿来，而且说他在领导我们。"

这些半睡的仆人把蜡烛换完了，主席说："先生们，我们再开始讨论吧。我们再不要彼此辩驳。我们要想到，四十八小时之后，我们在外边的朋友将要诵读这报告。刚才谈到了各部部长。现在德·列哇尔先生离开了我们。部长干我们什么事呢？我们将来可以控制他们。"

红衣主教发出一个巧妙的赞许的微笑。

年青的安地主教用集中的抑制下的、可怕的偏见，热烈地说道："据我看来，没有比较总结一下我们的情况更容易的事了。"在这个时候以前，他一直沉默。据于连观察，他的眼睛，起初是柔和而沉静，在开始讨论的第一小时里，便活跃起来。现在呢，他的心灵好象维苏威火山喷出的岩浆。

他说："自从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一四年，英国只有一个错处，

就是不出来直接对付拿破仑本人。自从他封公赐爵，登极为王，天主赋予他的使命便告了终结；除了毁掉他，没有别的办法。《圣经》上不只一个地方教训我们怎样铲除暴君。”（在这里引用了几句拉丁文。）

“先生们，今天应该毁掉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巴黎。全法国抄袭巴黎。在每一省维持五百兵士有什么用处？这不过是冒险而无结果的企图。把法国和巴黎本身的事情混在一起有什么益处？只是巴黎因它的《日报》和它的客厅养成了这个祸害。我们让新巴比伦灭亡吧。”

“我们必须终止教会和巴黎的冲突。这样的灾祸也是属于王室的世俗的利益。为什么在拿破仑的统治下，巴黎竟不敢啃气？问一下圣宏士① 的枪炮吧！”

………………

于连和德·拉·木尔先生一直到早上三点钟才离开那里。

侯爵又疲倦又惭愧。他用恳求的口吻和于连谈话，这算是第一次了。他请求于连保证不要泄露出去刚才偶然被他看见的他们过度的热情。“不要向我们的外国朋友谈到这件事，除非他坚决要知道我们疯狂的年青人的情形。政府推倒了对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将来做上红衣主教，逃避到罗马去。而我们则被农民屠杀在宫堡里。”

根据于连所写的二十六页的会议记录，侯爵再做成秘密记录，在四点三刻才做好。侯爵说：“我疲乏得要死。这个秘密记录很容易让人家看出来结尾处尚欠明白。我一生所做的事，没有比这件事使我更不满意的了。好吧，我的朋友，”他继续说道，

① 圣宏士(Saint—Roch)：教堂名，拿破仑曾经在那里枪杀过敌党。

“快去休息几小时，恐怕有人把你虏了去，让我把你锁在你的屋子里。”

第二天，侯爵领于连到离巴黎相当远的一座孤立的寨子里去。在那里看见了一些奇怪的人，于连判断他们是教士。他们给他一张护照，上面写的是一个假的人名，但是载明真实的去向，这旅行他在此时以前是假装不知道的。他一个人坐上了车子。

侯爵对于他的记忆力，没有丝毫的耽心。于连已经把秘密记录向他背诵了好几次。他最害怕的是于连中途被人拦截。

当于连离开客厅的时候，侯爵用友谊的态度叮咛道：“最要紧的是装成一个纨袴少年，为着消遣而旅行。也许昨夜的会场上，就不只一个是假装我们自己人的。”

这旅行又迅速又愁闷。于连刚一离开侯爵的视线，他顷刻间就忘记了他的秘密记录和他重大的使命，只想到玛特儿对他的轻蔑。

行过了麦次几里的一个村落，驿站的站长来告诉他没有马匹了。那时已是晚间十点钟，于连感觉很不痛快，要求一顿晚餐。他到门前散步，不觉经过马厩的院子，果然厩中无马。

于连自忖：“这个人的态度非常奇特。他用一双粗野的眼睛打量我。”

他开始怀疑这人所说的话。他想晚餐后逃走，为着想知道点这地方上的一些事情，他离开了房间，特别来到厨房火炉旁边烤火取暖。他的快乐是怎样的大，当他忽然在那里看见有名的歌唱家吉礼茂先生！

这位那不勒斯的艺人，坐在他叫人搬到火炉旁边来的靠椅上面，他高声叹气。他一个人说话比围着他的二十个张口结舌

的德国农人说得还多。

他向于连嚷道："这些人把我毁了。我已应许明天在玛祥司歌唱。有七个王子从远道来听我。"他意在言外地说道："但是让我们出来呼吸点空气吧。"

他们在路上走了一百步，在不至于被人听见的地方，他向于连说道：

"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吗？这站长是一个骗子。我散步的时候给了二十个苏与一个穷孩子，他告诉了我一切。村落的那一端的马厩里有十二匹马。他们想阻止某一位跑差的人。"

于连天真烂漫的说道："真的吗？"

仅仅发见了骗局是不够的，但是须要离开那里，这正是吉礼茂和他的朋友不能办到的事。最后这歌唱家说："我们等到天亮吧，他们怀疑我们，是你，或者是我，是他们要陷害的。明天早晨，我们定一顿好的早餐。当他们预备的时候，我们便出门散步。于是我们逃走，另外雇马，赶到第二站去。"

"你的行李呢？"于连说，他想道，被人差来阻挡我的人，或者便是吉礼茂自己吧。他们吃了晚餐就去睡了。于连刚睡着，忽然被人声惊醒。原来有两个人毫无顾忌地在他屋子里谈起话来。

他认识一个是站长，手拿一个提灯，灯光射在于连拿到他房间来的旅行箱子上。站长侧边还有一个人，正在打开的箱子里面静静地搜索。于连仅仅能够看见这人的衣袖，是黑色的，而且是紧紧地扣着。"这是教士所穿的会衣。"于连想道，并且轻轻地握住他枕下的小手枪。

站长说道："教士先生，不要怕他会醒过来。我们拿给他们喝的酒，就是你亲手预备的那种。"

教士回答说："我没有找着任何文件。很多换洗衣服，香水，发油，零碎的东西。这是一个时代的青年，只知道个人欢乐的。送信的使者可能是另外的一个，他装做意大利人的口音讲话。"

这两个人挨近于连，在他旅行大衣的口袋内搜寻。他很想把他们当作强盗杀掉，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后果。他很有意这样做……他自思："那样，我便成了一个蠢人，我会连累了我的使命。"大衣搜查之后，教士说："这人不是外交界的人。"他走开，幸而走开了。

于连自忖："假使他到床上来摸我，叫他倒楣！他很可以来刺杀我，我不能忍受这个苦痛的。"

教士转过头来，于连半开了眼，他怎能不大吃一惊呢！这是加斯答列神父呀！真的，这两个人虽然故意低声交谈，但是一开始，他象似对两人中的一个的声音就有点熟识。于连很有意为这世界除掉一个最怯懦的混蛋……

"但是，我的使命呵！"他自忖。

教士和他的陪从出去了。一刻钟以后，于连假装醒觉，他高叫惊醒了全屋的人。

"我中了毒，"他叫道。"我难过得要命！"他想托词去救吉礼茂。但是发觉他被酒内所含的鸦片烟麻醉到半昏迷的状态。

于连对于这类的玩笑早有戒备，晚餐时只吃他从巴黎带来的巧古力糖果。他本想叫吉礼茂快走，但是无法把他叫醒。这位歌唱家应声说："若是有人给我整个的那不勒斯王国，我也不愿意抛弃我睡眠的快乐呵！"

"但是那七个王子呢！"

"让他们等着吧。"

于连只好独自走了。到了那位伟大人物的家，没有遇见其

他的事件。他费了一早上的功夫，想进谒那位大人，但是没有成功。幸而在四点钟的时候，公爵出外，呼吸空气。于连看见他走出，不迟疑地走拢去求布施。离公爵有两步的距离时，于连从怀里抽出德·拉·木尔侯爵的表，故意拿给他看。那人不看于连，只是说道："远远地跟随我来。"

走了四分之一里路的距离，公爵忽然走进一个小的咖啡店。便是在这一个下等客栈的一间小屋里，于连光荣地向公爵背诵出他的四大页。当他念完的时候，那人向他说道："再念一遍，慢慢地念下去。"

这位王子做完一些记录。他说："步行到下一站。把你的行李和车子放弃在这里。尽你所能，跑到斯特拉斯堡去。本月二十二号（谈话的当天是十号）午后十二点半再回到这咖啡店来。我出去以后半点钟，你才可以离开这里。不许说话！"

这便是于连仅仅听到的几句话。这些话足够引起他最高的佩服。他想："一个人办事应当这样。如果这位大政治家三天前听到那批感情冲动的爱说话的人，他将会说什么呢？"

于连用两天的功夫，到了斯特拉斯堡。他想他在那里无事可作。他故意绕了一个大圈子。"如果加斯答列神父那鬼家伙认出是我，他便不会轻易地把我放过……他会感觉怎样的快乐，玩弄我，而且使我不能完成任务。"

幸喜这位身任教会的管理北方国境的警探长的加斯答列长老，没有把他认出来。在斯特拉斯堡的耶稣会修士虽然是很热心稽察，却没有注意到于连。他穿上他的蓝色礼服，戴上他的十字勋章，俨然是一位喜欢打扮的年青军官。

五十四　斯特拉斯堡[①]

幻惑，使你得着了爱情！它的全部力量，表现着痛苦的权力；它的迷人的欢乐，它的甜蜜的享受，都只是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外。看见她睡时，我不能说：她是完全属于我了；她的美丽，她的天使般的温柔与软弱，请看她委身在我的权力之下，好象是上天特别给与怜念，用来迷惑一个人的心。

——席勒的《短歌》

于连被迫在斯特拉斯堡度过八天的光阴。他试用武功和爱国的思想自己排遣。那时他是否仍在恋爱当中，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仅仅感觉在他痛苦的心灵里，他的幸福也象他的幻想，玛特儿占了绝对的统治的地位。他需要他性格上所有的精力，来支持他，避免坠入失望的深渊。一切不与德·拉·木尔小姐有关联的事情，他简直不能去想。他的野心和他的虚荣的简单的成功，在往日可能使他离开德·瑞那夫人引起的感情，现在却被玛特儿全部吸引去了。他在他的将来，到处都看到她的形影。

从将来的各方面看，于连只看见失败。我们在维立叶尔城所看到的那个于连，如何自大和骄傲，现在却坠入在一种非常可

笑的自卑的心理当中。

三天前，他可以很高兴的杀死加斯答列长老，但此时在斯特拉斯堡若是有一个小孩和他寻衅争吵，他一定会相信这个小孩是有道理的。回忆过去的生活，他所遇见的敌人和仇家，于连总是觉得自己是错的。

这个健康的想象力，从前不断的，用最鲜明的颜色描绘一个成功的前途的，现在却变为一个不可和解的仇敌。

旅行人的绝对的孤独的生活，增加了这个黑暗的想象的力量。朋友比什么不高贵呢！"但是，"于连自语道："是否有一颗心为我跳动呢？即使我有一个朋友，荣誉不容许我永久的沉默么？"

他忧闷地在基尔郊外骑马。这是来因河岸边的一座小镇，因了德赛克斯[2]和古维洪·圣希尔[3]而驰名不朽。一个德国农夫，把那些因为这两位名将的勇敢而出名的小溪、道路、来因河上的岛屿，一一指给他看。于连用左手牵着缰绳，右手展开圣希尔元帅回忆录中的地图。一个欢乐的呼声使他抬起头来。

这是他在伦敦认识的柯哈莎夫王子。几个月前，这个人曾经指点他最高的傲慢的简单方法。柯哈莎夫对于自己的技术是很忠实的：他刚到斯特拉斯堡，来基尔不过一小时，一生里从未读过一行关于一七九六年的围攻的文字，开始向于连大谈而特谈这个史迹。那位德国的农夫用惊异的眼光看着他；因为这个乡下人知道足够的法国话，了解这个王子的瞎吹。于连的思想和这乡下人的思想相差何止千里。他用惊异的眼光注视这位漂

---

① 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法国亚尔萨斯省的省城，1870年并于德国，1918年归还法国。

② 德赛克斯（Desaix，1768—1800）：拿破仑部下名将。

③ 古维洪·圣希尔（Gouvion Saint—Cyr，1764—1830）：法国名将。

亮的青年，欣赏他骑马的娴雅的姿态。

他自思："这是一个怎样快乐的性格啊！裤子多么合身，头发剪得多么漂亮！唉，倘若我是象他那样，也许她不会在爱我三天之后，便发生了厌恶吧。"

这位王子向他说完了基尔围攻之后，他再向于连说道："你有一个潜修教派的教士的脸色，我在伦敦指示给你的沉着的原则，做得太过份了。忧愁的态度不能算是风雅；你需要的是一种厌倦的神情。若是你发愁，那是因为你有欠缺，在某些事情上失败了。"

"这是表现自己低下。反过来如果你仅是厌倦，低下的却是徒然讨你欢心的那个人了。我亲爱的人啊，所以你必须了解自轻的心理，错误是多么的严重啊！"

于连抛掷一个埃居给那个张嘴静听出了神的乡下人。

"好，"王子说，"还要娴雅的态度，高贵的睥视。很好！"说完他便纵马疾驰而去。于连追随其后，充满了愚拙的赞美。

"啊！假使我象那样，她不会宁可喜欢柯西乐而弃掉了我！"他的理智越被这位王子的玩笑所刺激，他越轻视自己不熟悉这些技巧，深以没有这些风度为不幸。自己厌恶到了顶点。

王子觉察他实在忧愁不堪。在回到斯特拉斯堡时，他问道："啊！我的亲爱的，你遇了坏人，失掉了你所有的金钱？或者爱上了某一位年青的女戏子？"

俄国人仿效法国人的风尚，总是距离了五十年。他们现在才在路易十五的时代。

这些对爱情的戏言，使于连眼中含泪。他忽然自忖："为什么不和这样可爱的人商量呢？"

他向王子说道："是的，是的，我的亲爱的，你看我在斯特拉

斯堡坠入情网，而且失恋。居住在邻城的一个漂亮的女人，在三天的热恋之后，把我抛弃在这个地方，这个改变简直要了我的命。”

用假造的名字，他向王子描绘玛特儿的行为和性格。

柯哈莎夫说：“你不用说完，要使你对于你的医生发生信心，让我代你说完你的心腹中事。这个少妇的丈夫，享有一笔巨大的产业，或者她本人属于当地的最高贵的家庭。她必定对于某些事情引为骄傲。”

于连点头，已经没有勇气再说下去。“很好。”王子说，“这里有三剂相当苦的药，你必须立即服用。”

“第一：每天必须去看望那夫人，你怎么称呼她？”

“德·杜波娃夫人①。”

“这样一个怪姓！”王子说时，放声大笑。“但是请你原谅我，在你觉得这个姓是崇高的。主要的每天都要去看望德·杜波娃夫人。在她眼里，尤其不要暴露颓丧和受了刺激的样子。你须记得你这时候的最大的原则：故意做出和人所期望于你的相反的样子。表示出你受到她的宠爱八天以前的神情。”

“唉！那时我是沉静的。”于连用失望的态度叫道。“我想我是在怜悯她。”

“灯蛾扑烛自焚，”王子继续说道：“一个和世界一样古老的比喻。”

“一，你每天去看她。

“二，你要追逐一位和她交往的女人，外表上不要露出热情来。你了解吗？我不瞒你，你的角色是难演的。你演的是喜剧，

① 德·杜波娃(De Dubois)：De 是贵族的姓氏的冠词。bois 是木头的意思。

如果有人猜出你在演喜剧，你便失败了。”

“她太聪明啦，我太笨！我会失败。”于连忧愁地说。

“不然，你只是比我所想象的坠入情网更深而已。德·杜波娃夫人只顾到她自己了，好象所有的女人，上天给了她们太多的尊贵，或者太多的金钱一样，她看见的是她自己而不是你。因此她不认识你。在二三次爱情冲动中，她舍身于你，这是因为她想象的努力结果，她拿你当做她梦想的英雄，而不是真正的你……

“但是，见鬼！这都是些基本的道理，我亲爱的索黑尔，你还是个小学生么？

“天呀！我们进这商店去吧。这里是一条漂亮的黑领带，有人说是柏林香街约翰·安徒生所制造的。看我的面上，买了这根，把你颈项上缠的那根丑恶的黑绳子扔掉吧。”

“现在，”当他们从斯特拉斯堡第一家袜衫店里出来的时候，王子说。“德·杜波娃夫人所交往的是怎样一些人物？天呀，怎样的一个姓名！亲爱的索黑尔，你不要生气，真出乎我的意料……你将追逐哪一个呢？”

“一个非常正经的女人，是拥有巨资的袜商的女儿。她有世界上最漂亮的眼睛，这眼睛可给我无限的欢乐。无疑的她在地方上占最高的地位。但是在她的一切伟大当中，若是有人谈到商业和店铺，她就会害羞，显得狼狈不堪。不幸的是她的父亲曾是斯特拉斯堡最知名的商人。”

“所以，”王子笑着说。“你可以断定，若是有人谈到‘实业’，你的美人儿必定想到她自己而忘记了你。这个可笑的弱点是神圣的，而且是很有用的，这个弱点，可以使你看着她的美丽的眼睛而发生的疯狂减少些。成功是一定的。”

于连想到了常到德·拉·木尔爵府来往的德·菲花格元帅

夫人。她是一个美丽的外国女人，嫁给元帅仅有一年，便成了寡妇。她终身唯一的目的好象是使人忘记她是“实业家”的女儿。因为要在巴黎见重于人，她便担任了道德会的首领。

于连衷心羡慕王子。为了得着他的玩笑手法，于连还有什么代价不肯付出呢！这两个朋友的谈话是无穷尽的。柯哈莎夫万分高兴，没有一个法国人曾经这样长久地听他的谈话。王子满意地想道：“这样看来，我已经得着听我讲话的人，同时教训了我的老师。”

“我们完全同意，”他已经给于连重复说了十遍，“当你向这位年青的美人谈话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在德·杜波娃夫人面前，向袜商的女儿谈话的时候，不要露出丝毫的热情。相反的，你写信的时候，应当表示热烈的爱情。看一封写得好的情书，是一位一本正经的妇女最高的快乐是片刻的舒畅。她不玩弄喜剧，可是她喜欢听她心的声音。因此每天写两封信。”

于连垂头丧气说道：“绝不，绝不。我宁肯让人把我放在乳钵内磨成粉末，而不愿意写两三句文章。我是一具死尸，我的亲爱的，不要对于我更有什么希望；让我死在道旁吧！”

“谁叫你修辞造句？我皮包里有六卷抄好的情书，而且有适宜于各样性格的女人，即使具有最高的德行的女人的情书。你知道喀里斯基不曾在离伦敦三里的梨西蒙·拉·德拉斯地方，追逐过全英国最美丽的教友派的女信徒么？”

当他在早上两点钟离开他的朋友的时候，于连已经不是那样的悲惨了。

第二天王子雇得一个抄写的人，两天以后，于连得着五十三封情书，编号清楚，专为送给最有道德和最愁闷的女人的。

王子说：“为什么这情书仅限于五十三封的理由，因为喀里

斯基被人拒绝了。但是，既然你仅仅希望在德·杜波娃夫人心里造成一种印象，如果你被袜商的女儿虐待，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每天都骑马出去，王子对于于连喜爱非常。他不知道要怎样来奉承他的新朋友才好，他终于提议要把他的表妹——莫斯科的一位巨富的承继人嫁给于连，“一经结婚之后，”王子说。“我的影响和你所带的十字章，两年之间，便使你升为上校。”

“但是，这十字章不是拿破仑给的呀！”

“有什么要紧？是他发明的十字章么？在欧洲第一个十字章的历史远着呢！”

于连已经是快接受了。但是他的任务叫他快去接近那位伟大人物。离开柯哈莎夫的时候，他允许时常给他写信。他得着他所带的秘密记录的回信，急速跑回巴黎。但当他自己单独地待过两天之后，远离法国和玛特儿，在他看来，是一种比死还痛苦的刑罚。于连自言自语：“我不同柯哈莎夫所献给我的百万资产结婚，但是我遵循他的劝告。

“总之，诱惑的技术是他的专长。十五年来，他的思想无时不萦系在这件事情的上面，他今年已经是三十岁了。

“我们不能说他缺少聪明，他是又精明又狡猾。热情和诗意在这种性格里是不可能存在。他是一个律师，那又是他不会做错的另一理由。

“我必定那样做，我要去追逐德·菲花格元帅夫人。

“或者她会使我讨厌，但是我愿意看她美丽的眼睛。那双眼睛很象世界上曾经爱过我的那个人儿的。

“元帅夫人是一个外国人，这是一个新的性格，值得观察。

“我疯了，我要淹死了。我应当听信一个朋友的劝告，不应当相信我自己。”

五十五　道德的任务

若果我用如许的谨慎和留心来追求这欢乐，那么，这对于我便不是欢乐。

——洛卜德卫佳①

我们的主角刚刚回到巴黎，会见了侯爵，他好象对于回复的信息，感觉十分为难。于连立刻跑到亚达米哈公爵那里去。这位漂亮的外国人，既有曾经判处死刑的光荣，又有他的举止庄严，性情诚恳。在这两种优点之上，再加上高贵的身世，在德·菲花格夫人的眼里，特别中意，因此她常常会见他。

于连向他郑重地剖述心曲，承认他是非常的爱她。

亚达米哈回答说："她的德性最纯洁，又最高尚，只是有一点儿做作的和夸张的气息。"

"有些日子，虽然我了解她的每个字，但是我绝不懂她的全句的意义。她常常使我想到我懂的法文不多，没有别人说得好。你若结识她，将使你出名，增加你在社会上的地位；但是让我们到比斯托那里去吧，"这位想得很周到的亚达米哈说道，"他曾经追逐过这位元帅夫人。"

董·第也各·比斯托一句话也不说，只听他们将事件说给

他听，好象一个律师在他办公室内那样。他有一张象和尚那样肥大的面庞和严肃无比的态度，长满了黑须，此外他是烧炭党②的一位好会员。

最后，他向于连说："我知道了。德·菲花格元帅夫人有过情人呢？抑或没有？因此你有一些成功的希望没有？那就是问题的所在。我可以向你说，我呢，是失败了。现在我一点也不感觉苦恼，我这么想，她常常发脾气，我过一会向你说她是很喜欢报仇的。

"我倒没有感觉她有这种善怒的个性，这个个性倒是一种天才，能在一切行动上表现热情的光彩；相反地，是赖着她那荷兰人的松松懈懈、慢慢吞吞的脾气，她才成了这样少见的美丽，这样鲜艳的红润。"

于连对于这个西班牙人的顽固、迟钝、松懈的心情，感觉不耐烦。有时，他不由自主地说出些单音字来。

"你愿意听我说吗？"比斯托严肃地对他说道。

"请宽恕法国人的急躁性。我是在倾耳静听啊！"于连说道。

"德·菲花格元帅夫人真是沉溺在憎恨里。她不怜恤任何人。她常常批评她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如象律师和可怜的作曲家如可列一般的穷文人。你知道么？"

我有一种怪癖

---

① 洛卜德卫佳(Lope de Vega，1562—1635)：西班牙诗人。

② 烧炭党(Carbonaro)：十九世纪初成立在意大利的秘密政党，因其党人集会时，常伪装为烧炭者，故名。以推翻专制政治，驱逐奥地利人，建设共和政治，扩张民权自由为目的，曾于一八三〇年发生暴动。

我爱马洛特①……

于连不得不忍耐地听他把歌唱完，这个西班牙人很满意地用法文唱着。

这个神圣的歌词，从来没有被人这样不耐的听着。当比斯托唱完的时候，他说："元帅夫人也曾经把这首歌的作者赶走。"

"有一天爱情在酒馆，……"

于连怕他又会滔滔不绝的唱了起来。幸而他只分析了歌词。这首歌的确是又猥亵又龌龊。

比斯托说："当元帅夫人对于这首歌生气的时候，我对她说：在她那样阶级的妇女，不应当读所有出版的愚蠢的读物。无论虔信和严肃进展到什么地步，法国总是存在着'酒馆文学'。

"'当心啊！'当她让人把这一位可怜的支半薪的作家从每年一千八百法郎的位置上革职的时候，我向德·菲花格夫人说，'你用你批评的武器攻击这个歪诗人，他可以用他的歪诗来回敬你。他可以为了你做一首歌来讽刺道德，讽刺镀金的客厅；喜欢笑谑的人将要引用他讽刺的诗句。'你知道吗？先生，元帅夫人怎样回答我呢？'为着救主的原故整个巴黎会看到我去送命的。这将是法兰西的新奇的景象。人民可从这里学习尊重品德。这会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日子。'她的眼睛从来没有象这时候那样美丽。"

于连叫道："她的眼睛原来是举世无双的啊！"

"我知道你很钟情，"比斯托又郑重地说，"她没有使她走向报仇的道路的激烈的个性。但是，如果她喜欢损害别人，那是因

① marotte(怪癖)与 Marote 同音异义，后者是人名。

为她的不幸。我怀疑是'内心的痛苦'。难道这不会是一个厌倦了她的生活的伪善者吗?"

这个西班牙人说到这里，默默地看着于连足足有一分钟之久。他郑重地继续说:"那就是问题的焦点，那就是可以给你有点希望的理由。两年来我是她最卑贱的仆人。那个时光里，我常常思念到那个问题。我坠入情网的先生啊！你的一切的将来,都要依靠这个伟大的问题。她是一位厌倦了她的生活,因为她的不幸而变为恶毒的伪善的女人。可不是吗?"

亚达米哈终于摆脱了深深的沉默，说道:"就象我以前跟你说过二十次的那样，这会不会是法兰西人的虚荣心呢?对于她的驰名的布商的父亲的记忆，便作成这位冷酷忧郁的性格的不幸。对于她只有一种幸福,便是住在多里得① ,受一位忏悔师的折磨,他每天都会向她指出:地狱的门每天是打开的。"

当于连走出来的时候，比斯托愈加郑重的说道:"亚达米哈向我说你是属于我们的。有一天，你要帮助我们重新获得我们的自由。所以我愿意在这件小的游戏当中帮助你。不错，你应当知道元帅夫人的文字语调。这里是她亲手写的四封信。"

于连叫道:"我要把它们抄下来,再还给你。"

"我们所说的话,不要让任何人从你口里知道一句啊!"

"绝不,以名誉作证。"于连叫道。

"好的,愿上帝帮助你!"这位西班牙人说道。他沉静地把亚达米哈和于连送到楼梯口。

这一幕使我们的主角稍为高兴起来。他的脸上差不多要露出笑容来。他对自己说道:"瞧,这位虔诚的亚达米哈,竟帮助我

---

① 多里得(Tolède):西班牙城名。

干一件不正经的把戏！”

在和比斯托郑重的谈话时间当中，于连不断注意阿里格尔公馆内的大钟所报的时刻。

晚餐的时间快到了，他又将看到玛特儿！他回家来，留心衣服，仔细地修饰起来。

他下楼梯时自忖道：“这是第一个错误。我应当一字不改地遵循王子的指示才对。”

他又上楼来到他的卧室里，更换一件旅行用的不能再简单的衣服。

他想：“现在我最要紧的，就是控制我自己的表情。”那时正是五点半钟，晚餐在六点。他决定下楼到客厅里去，那里空寂得没有人的影儿。一眼就看到那张蓝沙发，他急忙跑去跪下，亲吻玛特儿靠放胳臂的地方，他感动得落下泪来。顷刻间他的两腮火烧起来。他发怒地向自己说：“我必须摆脱这种愚蠢的敏感，它会把我毁了的。”他拿起一张《日报》把态度镇静下来，从客厅走到花园，来回走了三四次。

他战战兢兢地把自己好好地隐藏在一棵高大的橡树后面，才敢抬起头来望望德·拉·木尔小姐的窗子。那窗门紧紧闭着，他几乎要昏倒在地上了。靠在橡树上经历了很久的时间，然后歪歪倒倒地走过去看园丁的大梯子。

这铁链子，他从前在怎样不同的情形下拉断了的，到此刻还没有修理好。于连被一阵疯狂的热情所激动，拿起铁链来放在唇上吻着。

从客厅到花园，往返的踱了很久，于连感觉着可怕的疲劳。他深深地感到这是他初步的成功。“我的眼睛将要黑暗无光，不会把我出卖了！”客人渐渐地来到客厅，没有一次门打开，不在他

的心里掀起一阵死一般的恐惧。

大家开始入座。最后德·拉·木尔小姐出来了，总是守着她的习惯，使众人等候她。她看见于连的时候，满面通红。因为他回来的消息还没有人告诉过她。遵从柯哈莎夫王子的劝告，于连只注视她的手；它们却是颤动得很厉害。他自己看到如此情形也慌张到不可形容的地步，他所满意的便是他面上表现出疲乏的态度。

德·拉·木尔先生称赞他。过一会，侯爵夫人也向他谈起话来，对于他疲乏的态度又询问了一番。于连不断的想："我不应当多看德·拉·木尔小姐。但是我的视线又不应当躲避她。应当做到我的不幸发生以前八天那个情形……"他有理由满意他的成功，继续留在客厅里。他还是第一次对女主人献殷勤，他竭尽全部的力量，和她的客人交谈，谈话的空气活跃起来。

他的礼貌得到了报酬。大约在八点钟前后，仆人报告德·菲花格元帅夫人来了。于连立刻避开，迅速地穿得非常考究的出现在人前。德·拉·木尔夫人以为于连这样有礼貌，感到无限的愉快，为着表示她的满意，特别向德·菲花格夫人谈到他的旅行。于连特别坐在元帅夫人的身旁，在使玛特儿不能注意到他的眼睛那个位置。在这样一个位置，他可以按照恋爱术的一切规则，对于德·菲花格夫人施以极度的爱慕的表示。柯哈莎夫王子所送给他的五十三封信的第一封便从这长篇爱情的演说里揭开了序幕。

元帅夫人说她要去滑稽歌剧院。于连也跑到那里。他撞见波梧西骑士，他带于连到一个先生们的包厢里，就在德·菲花格夫人的包厢的旁边。于连不断注视着她。当他回到公馆来时，自语道："我必须保有一个'攻城'的日记。否则我会忘记我的攻

击。"他努力写了二三页关于这个讨厌的题目，几乎做到没有思念过德·拉·木尔小姐的地步，他自己很满意这结果。

在他旅行的期间里，玛特儿差不多忘记了他。她常常这样想："这不过是一个寻常的人罢了。他的名字使我记着一生里最大的过失。我必须诚心诚意地转回到世俗所谓的谨慎和荣誉的一切的见解上去。如果一个女人忘记了这些，便会丧失了一切。"她表示和柯西乐侯爵商议许久而未得解决的婚约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他快乐得发狂；假如有人告诉他玛特儿使他这样骄傲的内心的想法，只是消极的忍受，那才会使他惊奇哩。

等到德·拉·木尔小姐一看见于连，她所有的见解都改变了。她自语："事实上他才是我的丈夫。若是我诚心诚意的回到我的聪明的选择，显然，他才是我所应该嫁的。"

她料定于连会来麻烦她，会露出失恋的痛苦；她准备好怎样来对付他！因为她想餐毕离桌的时候，毫无疑义的，他会向她说话。事实上恰恰和她预料的相反。他老是坐在客厅里不动。甚至不向花园那边张眼一望。可是只有老天知道，他心中的苦痛是怎样的大呢！德·拉·木尔小姐想到"立刻得着一个解释要好些"，她就独自走到花园里去，却不见于连跟来。玛特儿在客厅的门跟前踱来踱去，她看见他很殷勤的向德·菲花格夫人描绘来因河畔那些山丘上的颓败的堡垒，而且把它们的细节都形容出来。他自然不免说了许多感伤的而且动人的话，在许多客厅里，这便称为才智。

假使柯哈莎夫王子那时候在巴黎，他必定非常骄傲。因为那夜晚的情形，正符合了他的预言。

以后几天，于连的行动也是值得他赞许的。

政府里的人，有一个秘密组织，他们正计划着要颁发几个勋

章。德·菲花格元帅夫人坚持她的叔祖父应当领受骑士勋章，德·拉·木尔侯爵也想为他的岳父得着这同样的恩惠；他们于是联合进行，元帅夫人为了这件事几乎每天都到德·拉·木尔公馆里来，于连是从她的口里知道侯爵快要做部长了：他向宫内亲信送上一个很聪明的计划，在三年以内，取消宪章，而不致引起怎样的乱子。

若是德·拉·木尔作了部长，于连可以希望当一个主教；但是在他眼里，这一切重要的利益似乎蒙上一层障碍。在他的想象里，对于这些利益只感觉模糊，也就是说非常遥远。把他折磨得发疯的，那可怕的失恋，使他看见生活里所有的利益都在他和德·拉·木尔小姐之间的关系里。他预计着，在五六年的努力之后，他会再获得她的爱恋。

如象我们所看见的，这颗冷静的头脑已经完全错乱。在过去使他出色的一切特性，现在只剩下了一点儿坚忍。丝毫不移的遵从柯哈莎夫王子给他的建议，每天夜晚他坐在德·菲花格夫人的身旁，但是他简直找不出一个字同她谈叙。

为了要在玛特儿的眼睛里显出自己的创伤完全医治好了，这种种努力，使于连消耗了他所有的精神。当他和元帅夫人在一起时，他好象是一个仅仅活着的人；甚至于他的眼睛，也好象身体上受着极端痛苦一样，失掉了所有的光彩。

因为德·拉·木尔夫人的见解，完全和可使她成为公爵夫人的丈夫的意思相同，这几天以来，她到处歌颂于连的功德。

五十六 道德的爱

自然在亚德林也有那样华丽尊贵的衣着，但未能超越自然的力量在春天秋天所表现的。至于满达仁并没有什么美妙，无疑的，是由他的举止看出了足以使人欢悦的地方。

——《唐璜》十三章八十四节

元帅夫人想道："这一家人对于事物的见解，很有一点疯狂的成份。他们都被他们的少年神父迷住了，自然呀，他的眼睛是相当漂亮的，不过他只会听话。"

在他这方面呢，于连觉得在元帅夫人的态度里，找到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完整的"贵族的沉静"的典型，这典型表现出一丝不苟的礼貌，更表现出任何强烈情绪都不能产生。出人意料的举动，对于自己缺少控制，差不多会象对下边人没有尊严一样地能激怒德·菲花格夫人。感情方面最小的表示，在她看起来都可能是一种应该脸红的"道德的昏迷"，它大大地损害了一个高等阶级的人的品格。她的最大的幸福便是谈论国王最后一次的狩猎；她心爱的书籍便是圣西蒙公爵的《回忆录》，特别是关于家谱的那一部分。

于连知道什么位置最适宜在灯光下去欣赏德·菲花格夫人的美。他先到了那里，用心的安放他的椅子，避免看见玛特儿。

她对于他的那种故意的躲避，感觉诧异极了，有一天她离开蓝色的沙发，来到元帅夫人的靠椅的侧边的小桌旁边工作。于连从德·菲花格夫人的帽子下边望过去，对于玛特儿可以观察得很详细。这一双大眼睛是支配他的命运的，在如许近处观看，起初使他恐惧，继后把他从呆板的习惯中拉出来，他于是大谈特谈，而且谈得很好。

他虽然和元帅夫人谈话，但是他的目的是给与玛特儿的精神一种刺激。他谈得非常的兴奋，以致德·菲花格夫人对于他所说的一个字也不懂得。

这算是头等功绩。如果于连有意来完成这个功绩，而谈到日耳曼的神秘主义、高级的信仰和耶稣会的教义，元帅夫人会立刻以为他是属于超人，是被召来改造时代的。

德·拉·木尔小姐自思："他和德·菲花格夫人谈话这样冗长，这样起劲，实在有些怪，我不愿意再听下去了。"在那一晚，她抱定决心不再听于连讲话，虽然在事实上她感觉着困难。

午夜的时候，当她拿着蜡烛，伴着她的母亲回到卧室的时候，在楼梯上，德·拉·木尔夫人对于连尽量的赞扬。玛特儿很生气，她睡不着。只有一个想法使她平静下来："我在一个人身上所轻蔑的，也许正是在元帅夫人眼里认为最有价值的。"

至于于连呢，他已经按着计划行动，他是没有那样的痛苦了。他的眼睛，偶然落在柯哈莎夫王子所给与他的包裹五十三封爱情信的俄国皮套上，看见第一封信信尾注有："第一封信在初次见面后八日寄出。"

于连叫道："我已经过期了！我遇见德·菲花格夫人已经很

久了。"他立刻抄写这第一封情书。这封信是充满了颂扬道德的论调和令人讨厌得要死的说教。于连读到第二页便幸福地沉沉睡去。

几小时以后，强烈的阳光把仍然靠在书桌上的他惊醒了。他的生活里最痛苦的时光之一，便是每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这时他会想到他的失恋。那一天他抄完了信，几乎要笑出来。他自语："那是可能的吗？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少年这样写他的情书！"他数了数占九行的句子有好几句。原信下面，他看见一个用铅笔写的注脚：

"此信须自己送去，骑马，打黑领带，穿蓝大衣，交信给门房时，态度忧郁，眼色极端的愁闷。若是遇见内室女仆，偷偷地揩眼睛，并且同她谈话。"

这一切都一字不差的照着做了。

于连从德·菲花格公馆出来的时候想道："我所做的真是大胆。倒楣的柯哈莎夫！他竟使我向这样一位著名有德性的妇女写情书！我将受到极度的轻视，而且再没有什么好让我开心的了。事实上，这是使我可以感觉到的唯一的喜剧。是的，把一个这样可憎恨的人，叫做'我'的；当作嘲笑的对象，倒很使我开心。如果照着我自己的意思去做，为了消愁解闷我甚至于可以犯罪。"

一月以来于连生活里最美好的时光，便是把他的马牵回马厩之时。柯哈莎夫曾特别关照他无论在什么借口之下，都不要顾盼抛弃了他的情妇。但是马蹄的声音和于连用马鞭叩马厩的门以及唤人的习惯，玛特儿都是异常熟悉的，有几次把她吸引到窗帘背后来。窗帘是纱的，于连可以隔着它看到里面；他在自己的帽子的边沿之下用某种方式可以看见她的身材而不接触她的

眼睛。他向自己说道："象这样，她不能看见我的眼睛，那便不算我在看她。"

晚上，德·菲花格夫人对待于连，完全就象她并没有收到早上他用沉郁的神气送给她的门房那封富有哲学和宗教的神秘的信札一样，前一天晚上，偶然显示给于连能够流利的谈话的方法，所以他今天又把位子安排好，可以再看见玛特儿的眼睛。在她的一方面呢，看见元帅夫人来到一会儿，便离开了蓝色的沙发，这样表示她离弃了她通常的伴侣。德·柯西乐先生对于她这新的癖好，露出惶恐的样子。德·柯西乐的痛苦，减轻了于连的不幸所造成的残酷的痛苦。

这一件在他生活里没有料到的事，使得他说起话来象个天使；好象在可作为崇高的道德之宫的心里，也一样可以产生自尊心似的，当元帅夫人上车的时候，自言道："德·拉·木尔夫人是不错的。这个少年修道士是有些出色的地方，前几天也许我在这儿吓住了他。就事实说：在这一家里所遇见的人都很轻薄。我只能在这里看见依赖老年的帮助而完成的德性，而且很需要老年的冷静。这个年青人一定看得出差别在哪儿；他写得好；但是我很害怕在他给我的信里要求我的意见，他只是出于不自觉的情爱罢了。

"不过，许多皈依天主的人，都是象他那样开始的啊！尤其是他的文体和我所看到的年青人写的信不同，这一点使我预料得到他的前程。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这个少年修道士的散文般的感动人心的话里，可以看出一位严肃而具有信念的人。他将来一定有象马西农① 那样的美德。"

---

① 马西农(Massillon 1663—1742)是法国著名说教者。

五十七　教会里最好的位置

事业！才干！功勋！都好！但是你要加入党派。

——《特列马克》①

这样，一个主教的位置和于连本人，这两个意念，在这位夫人的脑子里第一次联系起来。这位夫人是迟早分配法兰西教会里最好的职位的人。可是这种利益，一点也不能打动于连。这时候他不能去想和他的失恋无关的事情，一切都加重了这痛苦。譬如看见他的卧室，他就难受。每晚当他拿着烛台走进卧室，每一件家具，每一件微小的装饰品，都好象发出声音来，向他残酷地宣布他的倒楣的新的遭遇。

"这一天，我可有一个指定的工作，"他走进卧室时对自己说道，很久以来他没有这么兴致勃勃了。"希望这第二封信也象第一封信那般讨厌。"

这封信实在是更加讨厌了。他抄写的东西，在他看来如此的荒唐，以致他后来只好按行死抄，而不问意义是什么了。

他自言："这东西比外交学教授在伦敦教我抄写的孟斯特尔条约公文，还要罗唆。"

他忽然想起德·菲花格夫人写给那个庄重的西班牙人比斯

托的信，他忘记还给他了。他把它们找出来。这些信和少年俄国贵族给他的情书，差不多是同样的无聊，空泛得很，毫无内容和意义。表面看来是无所不指，而实际上一无所指。于连想："这笔调真象爱洛尼人的竖琴。在这一切关于虚无、死亡、永生等等崇高的思想里，我真正看见的，只是对别人的耻笑的一种恐惧而已。"

我们刚才节略的那段独白，连着重复说了半个月。抄着一种象是《启示录》的注解，使于连沉沉入睡。第二天他用忧闷的态度把信送去，然后把马牵回马厩里，希望在那一刹时看见玛特儿的衣光鬓影。夜来若是德·菲花格夫人不上德·拉·木尔公馆里来，他便到戏院里去。再加上工作，这便是于连的单调的生活。当德·菲花格夫人来拜会侯爵夫人的时候，他的生活比较有趣味了。他可以从元帅夫人的帽檐下面，偷看玛特儿的眼睛。他也可以滔滔不绝的谈论。他的富于诗意与情趣的句子，开始具有一种风格，越来越动人，越来越漂亮。

他感觉到他所说出来的在玛特儿眼中看来是无聊可笑的。但是他想用流利的言词打动她。于连想："我所说的愈是错误，愈能使她高兴。"于是他大胆地夸张某些自然的景致。他很快的觉察要在元帅夫人的眼里不显得粗野，应当避免简单而合理的意见。他象这样说下去，详略增减，完全以他所取悦的这两位贵妇的眼色为转移。

总之，他这样生活，没有无所事事地过日子那么可怕了。

"但是，"有一天晚上他自己说道。"我在这里抄写这第十五封可怕的论文，以前的十四封都无错误的交给了元帅夫人的当

---

① «特列马克»(Télémaque)系法国作家费纳龙(1651—1715)的小说。

差了，我将有荣幸把她的写字台的抽屉都塞满了。然而她对待我好象我从来没有写过一封信一样。这一切的终局可能是什么呢？我这样的恒心，会不会使她讨厌，也象使我自己讨厌一样呢？我必须承认柯哈莎夫的朋友，那个俄国人，爱上了里西蒙的教友派的那个美丽的女信徒，在他那个时代，他必是一个可怕的人，没有人比他更讨厌了。”

正如一个平庸的人，偶然碰见名将作战，于连不了解这个俄国少年对于这位英国少女的心上所作的攻击是怎样的。前四十封信的唯一目的，只是对于冒昧作书之事请求饶恕而已。这位温柔的也许是厌倦得要命的人，应当养成她一种习惯，便是叫她常常得着比她日常生活有趣味一些的信。

一天早晨，有一封信交给于连。他认识信封上的德·菲花格夫人的贵族纹章。他怀着一种几天前想不到的兴奋拆开那火漆封口，那只是一张晚餐的请帖。

他赶忙想到柯哈莎夫王子的教训。不幸这位俄国少年希望他象托哈那样轻松，只要他做到简单理智的地步。于连对于他在元帅夫人餐席上应抱的态度，踌躇了很久，不能自己决定。

客厅富丽堂皇到了极点，好象是朱丽王宫典雅娜女神的画廊一般，板壁间装饰着大幅油画，油画上有几处涂抹的地方，于连后来才知道这屋里的女主人以为画中的情景有些不甚合礼的地方，因此把它们修改过，涂抹掉。他想：“这是一个怎样有道德的时代啊！”

在客厅里，他看见三个人，曾经参与过秘密会议的。其中一位，便是某地方的主教，他是元帅夫人的伯父，执掌财政大权，有人说他从来不会拒绝他的侄女的要求。于连一边忧郁地微笑，一边向自己说道：“我已经跨了多大的一步啊！我对于这件事是

多么的淡漠！我居然在这里同×××地方有名的大主教用餐。”

菜肴很平常，谈话又很讨厌。“这简直是一本坏书的目录。”于连想道，“关于人类思想的一切伟大的题目都谈到了。但是听了三分钟以后，我们会发问：占上风的是说话的人的夸大呢？抑或是他的可怕的愚昧呢？”

无疑地读者已经忘记那个名叫唐波的小文人。那个院士的侄儿，将来的教授，好象是被雇来用他卑鄙的诬蔑来破坏德·拉·木尔公馆的客厅的名誉的。

于连从这个小人物身上得到最初的看法：虽然德·菲花格夫人没有回信，但她对于这些信内所表现的情绪是宽容的。唐波先生想到于连的成功，他的阴暗的心灵就象被撕碎了似的。但是就他一方面讲，一个有作为的人，和一个蠢笨的人一样，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假使索黑尔做了那个尊贵的元帅夫人的情人，”这位将来的教授暗自打算，“我就可以在德·拉·木尔爵府里摆脱他，因为她会用有利的方式把他安置在教会里。”

彼拉长老为了于连在德·菲花格公馆的成功，大大地教训了他一番。这是因为严谨的冉森教派和贞洁的元帅夫人的专制的、革新的、耶稣教派的客厅之间，存在着一种“宗派的嫉妒”。

五十八　曼侬莱斯珂[1]

他一经了解修道院的愚笨，便很容易地称白作黑，或称黑作白。

——里其顿白克[2]

那位俄国人的告诫当中，绝对禁止在谈话里和收信人有所争执。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不应该放弃倾心的羡慕的衷忱；所有的情书，都是根据这个假设出发的。

有一个晚上，在歌剧场德·菲花格夫人的包厢里，于连拚命的赞美《曼侬莱斯珂》剧内的芭蕾舞，他这样说的唯一的理由，便是觉得它毫无意义。

元帅夫人说，这个芭蕾舞远不及普莱服神父的小说。

于连又惊又喜地想道："怎么！一位具有这般崇高的德性的人儿，会赞扬一本小说！"德·菲花格夫人在一个星期内，常有两三次提到她对于小说作家的绝对轻视。他们用他们的无聊的作品，引坏了年青的一代。可怜这些人，他们太容易犯官能上的错误了。

元帅夫人继续说："别人说《曼侬莱斯珂》可算在这类不道德的、危险的书籍当中占第一位的了。一颗犯罪的心的软弱和应

受的苦痛，据人说，细致深入而逼真地描写出来。这不能避免使你的拿破仑在圣爱伦岛批评说：这本小说只是为仆役们写的。”

这句话使于连恢复了他的精神的活动。“有人想在元帅夫人面前毁掉我。他们告诉了她我仰慕拿破仑的热忱。这件事一定使她很不高兴，所以她才有意使我知道。”这个发现使他整夜感觉兴趣，而且变为一个有兴趣的人。当他在歌剧场的前厅辞别元帅夫人的时候，她向他说：“先生，请记得若是一个人爱我，就不应该爱拿破仑。我们充其量只能接受他是老天安排定的，而且这个人没有灵巧的智慧足够欣赏艺术的杰作。”

于连反复的自语道：“‘若是一个人爱我！’这句话也许没有意义，也许极有意义。这便是语言的神秘。为我们这般可怜的乡下人所不能了解的地方。”当他抄写一封漫长的给元帅夫人的情书的时候，他的思想完全寄托在德·瑞那夫人的身上。

第二天，元帅夫人用一种在他看来是装出来的冷漠的态度说道：“怎么！昨夜你从歌剧场回家，在写给我的信里，说了一大篇伦敦和里西蒙，这是为了什么？”

于连很难为情；他只是一行一行的抄写，而没有想到他写的是什么，显然忘记把原稿的伦敦、里西蒙等名词改写为巴黎和圣克鲁。他开始说了两三句话，可是没有法子说完。他简直想大笑起来。最后构思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一句回答她的话。“因为我被那个关于人类的灵魂的最崇高而最有兴趣的讨论所鼓舞，我的灵魂可能离开了给你的这封信，弄得文不对题了。”

他自语道：“我既然逗起了她深刻的印象，我便可以消除长

---

① «曼侬莱斯珂»(Manon Lescaut)：法国作家普莱服(Prévost)的小说，后经人改编为歌剧。

② 里其顿白克(Lichtenberg, 1742—1799)：德国物理学家及幽默作家。

夜中一部分的愁苦。"他从德·菲花格公馆用跑步的姿态走了出来。他回到家里，把前一夜所抄写的那封信的底稿重看了一遍，他迅速的发现了那位俄国少年谈到伦敦和里西蒙的那些出了岔子的段落，于连惊异地感觉到那封信仍可算是富有柔情的。

他的语言，表面上是很轻松的，可是他的信札很严肃而且有启示录的深邃，相形之下，使他成了一个不平凡的人。元帅夫人特别喜欢那些冗长的句子，这和不道德的伏尔泰所创造的时髦的、短简的文体大不相同。虽然于连在谈话里，努力删去他意识里真心的话语，但仍然不免含有反对君主和渎犯神圣的色彩，这些都不能逃出元帅夫人的注意。她周围的人都具有崇高的德性，常常在整个晚上不发表一点意见。看来每一件新奇的事物都深深地打动了她，但是同时她相信被打动的原因，是在她自身的不坚定，她把这过失称为："保留了时代的轻薄的玷污。"

这类的客厅，只是有人想得到一种恩惠时，才值得去看看。于连这种乏味的生活，读者一定也感觉到他的无聊。因为这时期正代表我们的主角的旅程的荒野地段。

在于连这一段生活被德·菲花格夫人的那个插曲所夺去的时间里，德·拉·木尔小姐须得努力控制她自己，避免思念到他。她的心灵变为激烈斗争的战场。有时她自慰能够轻视这个如此愁苦的青年，但是他的谈话使她不由自主的着迷。最令她惊异的便是于连的绝对的虚伪。他向元帅夫人所说的没有一句不是谎话，至少也是他虚构的幻想，玛特儿逐字逐句的明白这一切。这种阴险的权谋给了她极深刻的印象。"他的思想是怎样的深刻啊！"她自思道，"和那些浅见的蠢人，或者卑鄙的骗子如象唐波先生那样的人，虽然说的相同的话，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别是怎样的大啊！"

可是，于连的日子也是很难过的。每天必须出现在元帅夫人的客厅里，对于他是一种最痛苦的义务。这种勉强的表演的努力，最后剥夺了他一切的精力。常常在夜里，当他经过德·菲花格公馆的广阔的庭院时，靠着性格和理智的力量，他才免于陷入绝望的深渊。

他想："在修道院里，我已经胜过了失望。但是那时候的远景是多么可怕啊！不论幸运不幸运，看见自己的一生，不得不和世界上最被人轻视、最令人讨厌的人密切相处了。只过了短短的十一个月，到了第二个春天，我竟变成了象我这样年纪的年青人当中最幸福的一个。"

可是所有这一切漂亮的理由，常常在可怕的现实的面前失却了功效。每天他在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都要看见玛特儿。他从德·拉·木尔侯爵叫他写的许多信件里，知道她快要和德·柯西乐先生结婚了。这位漂亮的少年每天来到爵府两次。这些举动在一个失恋的情人忌妒的眼睛里，没有错过一件。

当他相信他已经看到了德·拉·木尔小姐对待她的求婚者很好，每次回到他房间里时，他不能不把玩一阵他的手枪，而且对手枪发生爱意。

他自己说道："唉！把我衣服上的记号剥去，跑到巴黎二十里外一个寂寞的森林里，结束了这残酷的生涯，岂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吗？在那里我不会被人认识。我的死在两个星期内会是一个谜。但是在两星期以后，有谁再关心我呢？"

这想法是很聪明的。但是第二天一眼瞥见玛特儿的胳臂，在她的长衫的袖子和手套之间，足够使我们的少年哲学家沉溺在残酷的回忆里，可是这些回忆却使他贪恋生活。他自语道："好吧！我要实行俄国人的计划到底，看这一切将怎样结局呢？"

“对于元帅夫人呢，在我抄完这五十三封信以后，我便不再写了。”

“对于玛特儿呢，这六个星期的痛苦的表演，或者使她的忿怒仍然不变，或者可以获得片刻的和解。伟大的天主啊！我会高兴死了！”他已不能想下去了。

在很久的幻想以后，当他恢复理智的时候，他自思道：“这样看起来，也许有一天真的我会得着幸福，但是接着又恢复了她的严厉，建筑在我的无能取悦于她的上面的严厉，会重新开始。我那时将是丝毫没有办法了，我将永远遭受摧残而被毁灭……对于她那个性格，有什么保证可言呢？唉！我的举动将缺乏娴雅，或者我说话的态度将是沉重而且单调。伟大的天主啊，我为什么是我呢？”

五十九 厌 倦

为热情牺牲是对的。但当他没有热情也这样做！
啊，这愁闷的十九世纪啊！

——吉洛德①

德·菲花格夫人起初读到于连的长信，并不感觉快乐，后来开始对这些信，发生兴趣了。只是有一件事使她烦恼。“可惜索黑尔先生，不完全是一个出家人！否则，可以得着一种亲密的交往。而今他既挂着十字勋章，又穿着一套差不多是资产阶级的衣服，我们的交往，便容易暴露在残酷的批评里，到那时，将怎么解释呢？”她不能想下去了。“恶意的女友们会猜想，甚至会散播谣言说：他是我娘家的亲戚，一个卑贱的小堂兄弟，或者是一个在国民兵团受到勋章的商人。”

一直到她遇见于连的时候为止，德·菲花格夫人的最大快乐，便是在她的姓名旁边，签上“元帅夫人”。后来一种病态的暴发户式的虚骄，对于一切都觉着不满意，现在却和她的新发生的兴趣起了斗争。

元帅夫人说：“使他成为巴黎附近某教区的代理主教，那件事在我是多么的容易。但是这位没有任何头衔的索黑尔先生，还

是德·拉·木尔先生的小书记，多么叫人作难啊！”

这个畏惧流言的心灵，还是第一次受了一种趣味的感动，这种趣味和她所希望达到的阶级和社会地位都是不相符合的。她的老门房已经注意到，每次当他送上这个面带愁容的美丽的少年的信札的时候，元帅夫人对于仆役讨厌和不在意的神情忽然消逝了。

她的生活方式具有一种野心，在使他人赞羡，而自己内心深处，并不因为这种成功而感到真正的欢娱，自从她开始思念于连的时候，便感觉这种生活的无聊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假设她前一晚同这位奇怪的少年谈叙一小时，第二天整天她的侍女便不会受到虐待。她的日渐增进的名誉，足以抵御写得极好的无名信件。唐波曾供给德·陆兹、德·柯西乐、德·格吕这般年青先生两三个极其聪明的诽谤元帅夫人的故事，而这些先生们又都不问究竟而乐于传播，但是也毫无用处。元帅夫人的生性对于这些庸俗的诽谤并不加以阻止。她只向玛特儿谈谈她的怀疑，而且常常得着安慰。

有一天德·菲花格夫人问了三次有信寄来没有之后，便骤然决定回复于连，这是厌倦生活的胜利。在给于连写第二封信时，元帅夫人感觉用她的亲笔写这样平凡的一个信面，“德·拉·木尔侯爵府内交索黑尔先生，”实在有点不适当，因此骤然停下笔来，几乎不能再写下去。

晚间她用冷漠的态度向于连说：“你应当带几个写好你的住址的信封给我。”

---

① 吉洛德(Anne-Louis Girodet de Roussy, 1767—1824)：法国十九世纪名画家。

于连想："我真是变了情人而兼仆役了。"他鞠躬，而且高兴地扭歪着脸，做出侯爵的老仆人阿撒那个样子。

那夜晚，他便把写好的信封交给她。第二天很早，他便接着第三封信。他只读了开始的五六行和末尾的两三行。其实那封信充满了细密小字至四页之多。

渐渐她养成了甜蜜的习惯，差不多天天写信，于连忠实的抄写俄国人的信稿作为复函。这可能是夸张的文体的效果吧，德·菲花格夫人对于来往信札中词意的毫无联系，并不表示丝毫诧异。

假使这位自愿的侦探于连的小唐波告诉她这些信都没有拆开，便乱抛在于连的抽屉里，她的自尊心所受的刺激是怎样的大呀！

有一天早上，门房给他送进图书室来元帅夫人的一封信，玛特儿遇着这个仆人，看见那封信和于连亲笔写的自己的住址。仆人出去的时候，她便走进图书室来，那封信还放在桌边；于连忙于写字，还没有把信放进抽屉里去。

玛特儿把信拿着叫道："这不是我能忍受的啊！你完全把我忘记了，我是你的妻子啊！先生，你的行为是可怕的呀！"

说了这几句话，她的骄矜的声音被她可怕的不适宜的行动窒息住，使她不能往下说去。她泪如泉涌的哭了出来，于连看来她快停止呼吸了。

于连惊诧而且慌乱，还不了解这一幕对于他是怎样的有价值和幸福。他帮助玛特儿坐下，她差不多依靠在他的怀里了。

他看见这个动作的最初一刹那快乐到了顶点，紧接着，他便想到柯哈莎夫的教训："我可能因为一个字而全部失败的。"

那个计策所需要的努力是艰苦的，以致他两臂僵硬起来。

"我甚至不应该容许我自己把这个柔软迷人的身躯紧贴在我的心上。否则，她会轻视我，她会虐待我。怎样可怕的一个性格啊！"

诅咒玛特儿的性格的时候，便是他百倍地宠爱她的时候。他觉得在他胳臂里的是一位皇后。

于连的无情的冷酷的态度加重了她的骄矜的痛苦，这痛苦好象要把她的灵魂撕成粉碎。她早已丧失了那种冷静的态度，可以帮助她在他的眼神里去寻觅那时他对于她的感觉。她没有注视他的勇气，她害怕遇见轻视她的表情。

一点也不动的坐在图书室的沙发上，掉头避开于连，她陷入骄傲和爱情可能使一个人的心灵遭受的最强烈的痛苦里。她刚才做了怎样可怕的事！

"我这个不幸的女人，现在给我注定了的，便是看见使我最屈辱的和解也被拒绝！而且被谁拒绝？"这个痛苦得发疯的骄傲的人想道："被我父亲的一个仆人所拒绝！"

她大声叫道："这是我不能忍受的呀！"

于是忿怒的站了起来，把她前面两步的于连的桌子抽屉拉开，她发现那里面有八至十封未曾拆开看过的信札和刚才门房送进来的一样，她好象被恐惧冻结着，呆立着。她认识于连的笔迹，虽然在每个信封上的字迹，有故意做作的地方。

她简直失了理性的大叫道："你不但同她相好，而且你还看不起她。你这个一文不值的人，反转来轻视德·菲花格元帅夫人！"

"啊！饶恕了我吧！我的爱人。"她说时跪了下去。"看不起我，若是你愿意。但是要爱我。离了你的爱，我不能够生活下去的。"她说到这里，完全昏倒在地。

于连自语："看呀！这个骄傲的女人，居然躺在我的脚下了！"

六十 剧场的包厢

好象最黑暗的天空，预告暴风雨快要来到。

——《唐璜》四章七十五节

在这一切巨大的变化当中，于连的感觉惊奇多于感觉幸福。玛特儿的咒骂证实了俄国人的计策是多么的高明。“少说话。少行动。便是我得救的唯一的方法。”

他把玛特儿扶起，一句话也不说，把她放在沙发上，渐渐地她哭起来了。

为着掩饰起见，她把德·菲花格夫人的信拿在手里，她慢慢地把它们拆开。当她认出了元帅夫人的笔迹的时候，她明显地紧张地跳了一下。她一页一页地翻着这些信，并没有看，其中大多数每封有六页之长。

“至少，你回答我吧。”最后她用含有祈求的声调说出来，但是不敢看他。“你知道我是骄傲的。这是我的地位上，甚至我的性格上的不幸，我也承认。因此德·菲花格夫人把你的心从我这里夺去了……可是她是否曾为你牺牲了一切，如象这致命的爱情引起我为你牺牲的一样？”

冷冷的沉默，便是于连全部的答案。他想：“她有什么权利

拿一个有荣誉的人所不当犯的不谨慎的行为来责问我？”

玛特儿想要看这些信，可是她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使她没有读信的可能。

一个月以来，她已经不幸福了。但是这个高傲的心灵，却是非常不愿意自己承认是感情作用。只不过是偶然的机会才造成了这次的爆发。一瞬间的忌妒和爱情战胜了她的骄傲。她坐在沙发上很靠近他。他看见她的头发和白玉一般的颈项，一瞬间他忘记他所应做的事，他把他的手围着她的腰，差不多要把她拥抱在怀里了。

她慢慢地把头转向了他。他惊异她眼里极度的痛苦。眼睛往常的高傲的表情丝毫不存在了。

于连觉得自己再没有力量支持下去了，逼着自己做的勇敢的举动，实在使他痛苦得要命。

于连自语道：“那对眼睛，转瞬间除了最冷酷的轻蔑之外，更无其他的表现了，如果我这时候为爱她的快乐所卷去的话。”她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和无力完成的话语，在这时候一再地为她的太多的骄傲所引起的行动，表示深深的悔恨。

“我也是骄傲的啊！”于连也用半死不活的声调说，他的脸上的表情说明了他的体力衰弱到了极点。

玛特儿急忙转过头来看他。听着他的声音就是一种幸福。这幸福对于她好象是已经绝望的了。这时候她想起她的高傲，也只有诅咒罢了。她很想寻觅到一个反常的、令人不能相信的举动，以便向他证明她崇拜他，而且轻蔑自己到了怎样一个境界。

于连继续说：“也许是因为这点骄傲，你才对我有片刻的垂青。一定是因为我有这点勇敢坚定的丈夫气概，你此刻才尊重我。我可能爱上元帅夫人……”

玛特儿战栗起来。眼睛露出奇异的表情。她预备静听他的宣判的话。这举动完全没有逃脱于连的注意，他感觉他的勇气微弱下去了。

"唉！"他一边听到自己的嘴里说出的那些废话，好象是别人发出的声音，一边又暗自想道："但愿我能够用吻盖遍你白晰的腮，而使你不会警觉啊！"

"我可能爱上元帅夫人，"他继续说。他的声音继续微弱下去。"但是她对于我的兴趣怎样，我还没有确定的证据……"

玛特儿注视他；他也让她看。他希望他的面貌至少没有出卖他自己。他感觉爱情穿入到内心最弯曲的折绉里面。他从来没有对她爱慕到这个程度，他和玛特儿几乎是同样的疯狂。假使她具有足够的勇气和冷静继续下去，他准会跪了下来，放弃这一切虚伪的喜剧。他有足够的勇气继续说下去。他心里呼叫道："啊！柯哈莎夫啊！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呀？我怎样的需要你一句话，来指点我的行动！"这时候他的声音说：

"即使没有其他的情感，感恩的念头也足够使我系恋元帅夫人。她对于我是宽大的。当我被人轻蔑的时候，她安慰我……我不能放置无限的信任，在某些表面上是无疑地极端愉快、而也是不能持久的事件上去。"

"啊！伟大的天主啊！"玛特儿叫道。

"好吧！你将给我怎样的保证呢？"于连再说，声音严厉而且坚定，好象片刻间要放弃外交上的谨慎的方式。"哪一种保证，哪一位神明，能够保证说你这时候对于我的倾向能够维持两天以上呢？"

她握着他的手而且对着他说："如果你不爱我，我的爱情和我的悲运，便是我的保证。"

她刚才所作的猛烈的举动，稍为移动了一点她的围巾。于连看见了她的迷人的肩膀，她的稍微蓬乱了的头发，唤起了他的一个甜蜜的回忆……

他快要屈服了。他自思："一句不谨慎的话语，我便会重新开始过去一连串在失望中度过的日子。德·瑞那夫人常常找出理由来做她内心支配她作的事。这位高等社会的少女，绝不让她的心受感动，除非她向自己用好的道理证明她的心是应该受感动的。"

在一转瞬之间他参透了这个真理。而且在一转瞬之间，他又寻回了自己的勇气。

他把玛特儿紧握着他的手抽了回来，用一种显明的恭敬的态度离开了她一点。再勇敢的人也不能再走远一点。他于是收集散在沙发上的德·菲花格夫人的函札，又用外表上极有礼貌、而在这时候又非常残酷的态度，说道：

"德·拉·木尔小姐肯允许我考虑这一切。"他迅速地离开了图书室。她听得他继续把所有的门关上。

她自己说："这怪物真沉得住气。

"但是，我说的什么？怪物！他是聪明、谨慎而善良。那是我错了，我犯了人所不能想象的过失。"

这种见解继续保持下去，那一天玛特儿差不多是幸福的。因为她完全属于爱情。我们会说这个心灵从没有被骄傲激动过，怎样的骄傲啊！

夜来在客厅里，当仆人高唱德·菲花格夫人驾到的时候，玛特儿恐惧得颤栗起来。这仆人的声音在她耳里好象是一个凶兆。她看见元帅夫人就受不了，她马上离开了客厅。于连对于他痛苦的胜利，很少感觉骄傲，怕他自己的眼光被人看见，他没有在

德·拉·木尔公馆里吃晚餐。

他的爱情和幸福，自从他离开了战斗的那一刻起，迅速增加了。他已经责备他自己了。他向自己说："我怎么能够拒绝她呢？要是她不爱我了呢！一转瞬间便可转变这骄矜的心灵，我必须承认我待她实在太残忍了。"

晚上，他觉得他应当到滑稽剧场德·菲花格夫人的包厢里去。她还特地邀请过他。玛特儿不会不知道他出席了或是无礼的缺席了；因为他明明知道玛特儿在注意他。但是临到晚上，他没有勇气跨进社交场所。他若是说出真话来，他会失掉他的幸福的一半。

十点钟敲响了，他应该出面了，幸而，看见元帅夫人的包厢里坐满了女太太们，他被挤到门口，完全被帽子遮住了。这个地位使他避免了一场笑话。那时台上正在演唱玛特孟里阿·塞格里托；加洛琳的失望的神圣的声调，使他泪如雨下。德·菲花格看见了这些眼泪。这些眼泪，和他平时脸上原有的刚强的表情，对照起来，差异怎样的大啊！因此使这位贵妇人的心，也受了感动。虽然这颗心多年来已经被暴发户的骄傲分泌出来的腐蚀的酸质浸透了。她还剩下来的那点女人的柔情，迫着她说话，她想在这个时候听她自己的声音，借此欢娱一下。

她对他说道："你看见德·拉·木尔家的女太太们了么？她们在第三层。"于连立刻很有礼貌的靠在包厢前面把头伸出去，他看见玛特儿；她的眼睛里也闪着泪光。

于连想："今晚不是她们进剧场的日子，她是怎样的性急啊！"

玛特儿要求她母亲同来剧场，虽然有一位献媚的人让给她们的包厢，不合她们的身份，因为她想看看那晚于连是否和元帅夫人在一起。

六十一　使她恐惧

请看你们的文化的美丽的奇迹！把爱情作为一个平凡的事件。

——巴拿夫①

于连跑到德·拉·木尔夫人的包厢里去。他的眼睛首先看到玛特儿的含泪的眼睛。她哭得无法停止。那包厢里都是些不相关的人，就是借包厢给她们的那位朋友和那位朋友相识的几个男人。玛特儿把她的手放到于连的手里，她好象忘记了她的母亲在旁边的恐惧。声音差不多被眼泪哽塞住了，她对他只说了一个字："保证！"

于连自己也很感动，暗自说道："至少我不要向她说话。"他假意的用他的手掌把眼睛遮住，借口说第三楼包厢里光线太亮，刺激了他的眼睛。"若是我说话，我只要一开口，她就不会再怀疑我的感情受了极大的激动，我的声音会出卖我，一切可能再失败下去。"

他这时候内心的战斗比早晨还要艰苦。他的精神已经有些动摇了。他怕看见玛特儿的虚荣心受到伤害。他陶醉在爱情和欢乐当中，拿定了主意不说一句话。

据我看来，这是他的性格上最美丽的特点。一个人要是能够这样努力克制自己，可以飞得很高，走得很远。

德·拉·木尔小姐坚持要带于连回公馆去，幸而雨下得很大。侯爵夫人使他坐在自己的对面，不断地向他说话，不让他和她的女儿有说话的机会。我们或者可以说这时候侯爵夫人在帮助于连培养幸福。他已经不再害怕为显明的爱情毁掉自己，于是把自己沉溺在疯狂的热情里。

我敢说当他回到屋子里的时候，于连跪下来把柯哈莎夫王子给他的那些情书吻个不止。

他疯狂般的叫道："伟大的人啊！我怎能不感谢你呢？"

他渐渐的恢复了冷静，他把自己比做方才打了胜仗的将军。他对自己说道："我的优越的利益是确定而且无限。但是明天将有什么事件发生呢？转瞬间一切都会丧失。"

他热情冲动地打开了拿破仑在圣爱伦岛口授的《回忆录》，强迫自己读了长长的两小时。哪怕只有他的眼睛在看，他还是逼着自己读下去。在这种奇异的阅读当中，他的头脑和内心已经达到了企图建立最伟大的事业的境界，他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独自工作。"她的心和德·瑞那夫人的心大不相同。"他对自己这样说，不再向前追想。

"使她恐惧。"他突然这样感叹，同时把他的书扔得远远的。"我只要能使敌人畏惧我，他就会服从我，那么，他也就不敢轻视我了。"

他沉醉在欢乐中，在他的小屋里走来走去。事实上，这幸福与其说是由爱情产生的，不如说是由骄傲产生的。

---

① 巴拿夫见前第8页注。

“使她恐惧！”他骄傲地重复说，实际他确是有理由骄傲：“即使在最幸福的时刻，德·瑞那夫人还常常怀疑我的爱情是不是和她的爱情相等。这儿我正在降服的是一个魔鬼，正因为是一个魔鬼，所以必须‘降服’！”

他很明白第二天早晨八点钟玛特儿就会到图书室来。他九点钟才到那里。虽然是焚烧在爱情的火焰里，但是他的理智控制了他的心。几乎没有一分钟他不向自己重复着说：“常常使她困在这个大疑团当中：‘他爱我吗？’她的优越的地位，和她周围的人给她的奉承话，使她有点太相信她自己了。”

他看见她脸色苍白，安详的坐在沙发上，但是显然的，她已经失去了行动的力量。她向他伸出了手：“朋友，真的我冒犯了你，你可能是在跟我生气吧？”

于连没有预料到这个简单的语调。他几乎泄漏了他自己内心的秘密。

“你要保证，我的朋友。”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她希望打破这个沉默，又继续说道，“那是对的。把我拐走吧，让我们逃到伦敦去。我将永远毁了，被人看不起了。”

她有勇气从于连那里缩回了她的手，盖着她的眼睛。她的谨慎的和女人的贞洁的观念，一古脑儿又回到她的心灵里来了。她最后叹了一口气说道：“好吧，破坏我的名誉吧！那便是一种保证。”

于连想：“昨天我是幸福的。因为我有勇气严格地对待我自己。”沉静了一会儿，等待他对于他的内心有足够的控制力以后，他用一种冰冷的语调说道：

“一旦到了上伦敦去的路上，就用你自己的话说吧，一旦名誉被破坏了，谁又能向我保证你那时候还爱我呢？谁又能向我

保证我坐在驿车上，一点也不使你觉得讨厌呢？我又不是一个怪物，毁坏了你的名誉只有使我更倒楣。成为障碍的不是你在社会上的地位，不幸的，是由于你的性格。你能够向你自己保证，一连爱我八天吗？"

于连向他自己低声说道："唉！让她爱我八天吧，只要八天，我就可以幸福地死去了。将来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生命，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神圣的幸福，只要我愿意，马上就可以开始，它全靠我自己了。"

玛特儿看见他在沉思默想。

她牵着他的手说道："象这样，我完全配不上你了。"

于连抱住她。但是同时经验的铁手捉住了他的心。"要是她看出我是多么的钟情于她，崇拜她，我又会失掉了她。"在放开她以前，他又恢复了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的态度。

那一天和以后许多的日子，他知道怎样隐藏他的过度的幸福。有些时候他甚至连把她拥抱在怀里的快乐都放弃了。又有些时候，幸福的狂喜胜过了谨慎的警告。

在花园内，为遮盖梯子用的金银花藤编的花棚旁边，于连常常跑到那里去呆呆地站着，远远地观望玛特儿的百叶窗子，而悲叹爱情之无常。一棵极大的橡树就在跟前，那树的躯干遮住了他，不至于被那些多管闲事的人看见。

他和玛特儿经过的这地方，使他很痛苦地记起了极大的不幸。过去的失望和现时的幸福的对比太强烈了，他的性格不能够支持这种刺激。满眼含泪，他把玛特儿的手捧在唇边吻着说道："就是这里，我常过着思念你的生活。就是这里，我常常探望那百叶窗，等候几小时之久，期待能够幸运的看见这只手打开百叶窗的时刻……"

他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了。他用极真实浓厚的色彩描叙他从前极度的失望。情词恳切，决不是别人能想到的。短促的叹息证实了他现时的幸福，结束了过去可怕的痛苦。

"我的天！我在做什么？"于连骤然清醒，想道，"我毁掉我自己了。"

他惊慌到了极点，他相信他已经在德·拉·木尔小姐的眼睛里，看见爱情在减少了。那不过是一个幻觉；但是于连的面貌上的表情，骤然改变了，蒙上了一层死一般的苍白的颜色。他的眼睛的光芒一下子消失了，一种含有恶意的高傲的表情紧跟着就代替了最真实、最热烈的恋爱的表情。

玛特儿用柔媚和不安的心情向他说道："我的朋友，你怎样了？"

于连生气地说道："我在撒谎，我在向你撒谎。我责备我自己撒谎。但是天主知道我尊重你不应该向你撒谎。你爱我，你对我忠诚。我并不需要捏造些空话来讨好你。"

"伟大的天主呀！十分钟以来你告诉我的那些好听的话，难道都是空话吗？"

"我的朋友，我狠狠地责备我自己说了这些空话。从前我对一个爱我而且令我讨厌的女人就说过这些话。这是我的性格上的缺点，我在你面前指责我自己，请你原谅。"

苦痛的眼泪流满了玛特儿的两腮。

"只要过去有一件小事刺激我，现在又有机会想到它，"于连继续说，"我的讨厌的记忆，在这时候我诅咒它，记忆常常使我想起些无聊的事，我也就随随便便地说出口来了。"

玛特儿用可爱的天真的态度说道："那么刚才我在不知不觉之中，作出一些使你不高兴的事了。"

“我记得有一天经过金银花架的时候，你采了一朵花，德·陆兹先生从你手里拿了去，你也就随他拿了去。我仅仅离开你不过两步远。”

“德·陆兹先生吗？不可能的。”玛特儿用高贵的态度回答。这态度对于她是很自然的。“我不会做出那样的事。”

于连立刻回答：“我不会弄错的。”

“好吧，就算是真的吧。我的朋友。”玛特儿一边说，一边忧愁的低下了眼睛。她明明知道，好几个月以来，她不允许德·陆兹先生有这样的举动。

于连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情望着她。他自语道：“我错了。她爱我并不弱。”

晚上，她笑着责备他对于德·菲花格夫人发生的兴趣。“一个中产阶级的人爱上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女人！只有这种人的心是我的于连不能使它发生疯狂的了。她已经把你改变成了一个花花公子。”她说时用手玩弄他的头发。

在他以为自己被玛特儿轻视那段时间里，于连是巴黎社交场中穿着得最漂亮的男人当中的一个。不过比起这种人来，他有一个优点。一旦他打扮好了，他也就不再想到他的打扮了。

有一件事仍然刺激玛特儿，于连还在继续抄写俄国人的信札，送给元帅夫人。

六十二 老 虎

唉！怎么是这些事，而不是其他呢？

——博马舍①

一个英国的旅行家叙说他怎样和一只老虎亲密的生活在一起的故事：他饲养它，常常抚摸它；但是在他的桌子上总是预备好一把装上了子弹的手枪。

于连只在玛特儿不能从他的眼里察觉出他幸福过份了的表情的那些时刻，他才听任自己沉溺在过度的幸福里。他严格地执行他的任务，就是有时候要向她说几句严厉的话的任务。

他惊异地发现了玛特儿的柔情和她过度的热诚，到了快要把他的自制力量完全摧毁的时候，他有勇气骤然离开她。

玛特儿有生以来，第一次坠入情网。在她看来总是慢得象乌龟爬行的生活，现在是势若飞梭了。

但是因为她的骄傲必须由某一种方式寻觅一条出路。她愿意不顾一切的去经历爱情可能使她碰到的各种危险。反转是于连谨慎起来了。她听他的话，唯有在危险来到的时候，她不顺从他的意志了。她对他是顺从的，差不多是低声下气的。但是她对在她家里的每一个走近她的人，不论是亲戚或是佣人，却更加

傲慢无礼了。

晚上在客厅里，当着六十个人的面前，她会把于连叫住，和他个别的谈得很久。

一天小唐波坐在他们旁边。她请他到图书室去替她取一本斯摩列作的谈到一六八八年革命的书。他露出犹豫不走的神情。她立刻表示一种带侮辱性的傲慢态度说道："你什么事都不着急！"这种态度对于于连的心灵，可以说是一个绝大的鼓励。

他向她说道："你留意到这个小怪物的眼色了吗？"

"他的伯父在这客厅里，侍候了我家十一二年。否则，我可以叫人立刻把他赶出去。"

她对于德·柯西乐、德·陆兹这般人的举动，在形式上非常有礼貌的，可是在实际上还是那样的叫人冒火。玛特儿狠狠地责备自己过去对于连说了许多的秘密话，她也不敢向他承认她对于这几位先生作为垂青对象的夸大表示，也差不多全是没有任何用意的。

纵然她有坚定的意志，她的女性的骄傲阻止她每天向于连说："因为向你提起德·柯西乐先生把他的手放在大理石台子上来接触我的手的时候，描写我对他软弱，没有缩回我的手，我觉得是一种快乐。"

但是现在呢，每逢这些先生当中有人和她说话几分钟，她就一定要找一个问题问于连，用这样的借口，使于连常常在她的身旁。

她发现她已受孕，她欢乐地把这件事告诉于连。

"你现在还怀疑我吗？这不是一个保证吗？我已经永远是你

---

① 博马舍(Beaumarchais, 1732—1799)：法国大作家，著有«费加罗的婚礼»等。

的妻子了。”

这个宣告使于连大吃一惊。他几乎要忘记了他的行动的原则。“我怎么能够故意抱冷淡无礼的态度，去对待这个可怜的少女呢？她为我毁了她自己。”要是她有一点痛苦的表情，她聪明的使人家听她的可怕的烦恼的声音的时候，他也再没有勇气向她发出一句残忍的话了；虽然，经验告诉他，为着维持他们的爱情，这残忍的话是必需的。

一天，玛特儿对他说：“我要写信给我的父亲。他不但是我的父亲，他还是我的朋友。因此，你和我打算欺骗他，哪怕是一分钟，也是不应该做的。”

“伟大的天主，你要做什么呀？”于连惊恐地叫道。

“我尽我的责任啊！”她答道，眼睛里放射着快乐的光辉。

她以为自己比自己的爱人要豪爽一些。

“但是，他会不顾我的名誉把我赶走。”

“赶走你是他的权利。我们应当尊重它。我将把我的手臂交给你，我们将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前门走出去。”

于连惊呆了，请求她再等待一个星期。

她回答：“我不能。这是荣誉的呼声。我看见我的责任，我必须立刻履行。”

“好！我命令你等待！”于连最后说，“你的荣誉现在是安全的。我是你的丈夫。我们俩的地位将因这个严重的举动发生变化。我也有我的责任。今天是星期二，下星期二是德·陆兹公爵在家宴客的日子。当德·拉·木尔先生晚间回家的时候，由门房把那封决定命运的信送给他。……他唯一的思想是使你做公爵夫人，我敢确信。他知道我们的情形后，你想他会多么不幸。”

“你的意思是说，要想想他的报复吗？”

“我可怜我的恩主。损害他，使我伤痛。不过我不怕，任何人都不怕。”

玛特儿终于让步。自从她把她的新情况告诉了于连之后，这是第一次他用命令的口气向她说话。他从来没有这样深地爱她。他的心灵的温柔的部份，快乐地把她的新情况当作借口，来避免向她说残酷的话。向德·拉·木尔侯爵招认这件事，深深地激动了他。他将要和玛特儿分离吗？她看见他离开的时候，不管有怎样的痛苦，过了一个月，她还会想到他吗？

他还有一个差不多程度相等的恐惧，那就是想到侯爵要向他发出正义的斥责。

晚上他向玛特儿谈话，承认他的愁闷的第二个原因；接着，由于被爱情所迷惑，而又承认了第一个原因。

她立刻改变了颜色。

她对他说：“真的，离开我六个月，会是你的不幸吗？”

“无边的痛苦。那是世间上使我唯一怕看到的。”

玛特儿非常快乐。于连很会扮演他那个脚色，使她相信，她是两人中得到爱情更多的一个。

命定的星期二终于到来了。午夜侯爵回府，他看见一封给他的信，注明无人在侧时，由他亲自拆阅。

我的父亲：

我们当中一切社会的关系已经破裂，剩下的只有自然的关系了。除了我的丈夫，你是，而且永远是我的最亲爱的人。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我想到我给你带来的痛苦，可是为了我的耻辱不被公开，让你有时间考虑和应付，我不能再拖延下去，而不告诉你我应该告诉你的事。如果你的爱心

——那个我知道你对我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能够赐给我一部份小小的赡养费，我将住到你所愿意我们去住的地方，例如在瑞士，我将和我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他的姓名是如此的不出色，以致没有人能够认识索黑尔夫人，维立叶尔城的一个木匠的媳妇，就是你的女儿。你看，我写出这个姓名，使我感觉很多的痛苦。我怕你对于连的忿怒太过火，照理虽然是很公正的。我的父亲啊，我将作公爵夫人，我爱他的时候，我便知道这件事。因为是我先爱上了他，是我去诱惑了他。我从你那儿得着一个高贵的灵魂，不能将注意力固定在本是或近似庸俗的人物上。过去我为了讨你的欢心，徒然地幻想过柯西乐先生。你为什么将真正有价值的人物放在我的眼前？当我从绮野尔回来的时候，你亲自告诉我："那个少年索黑尔，是唯一能够使我欢乐的人。"这个可怜的孩子，同我一样的忧愁这封信可能给与你的痛苦。我不能使你避免你处在父亲的地位所受的刺激。请你权且作为一个朋友那样的爱我吧。

于连素来尊敬我。假使他有时向我说话，那只是由于他对于你有极深的感恩。因为他天生的高傲的性格，对于地位比他高的人，除了礼节上需要以外，他从来就不理会。他对于社会上的阶级的差异，实在有一种天生的敏感。这是我，我羞愧地向我的最好的朋友承认，而绝对不能向其他的任何人承认的：是我有一天在花园里自动地抱住了他的手臂。

在二十四小时以后，你为什么还要向他发怒呢？我的过错是不可补救的。如果你要责备他，那就由我替他表示他对你的尊敬和他忤逆了你的痛苦。你将不会再看见他。

但是我到他所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去，同他住在一起。那是他的权利，也是我的义务。他是我的孩子的父亲。若是你的恩惠能够给我以六千法郎的生活费用，我将用感恩的心情接受它。否则于连打算去贝尚松住家，开始教授拉丁文和文学的职业。不管他的出身是多么低，我却能够断定他会高升腾达的。同他，我不怕不能出头。假使革命发生，我相信他一定是首要的人物。对于任何一个向我求婚的人，你能够有如此的期许么？他们有的是美丽的冠裳和丰富的财产，但是我不能把那个作为爱慕他们的理由。我的于连即使在现在的君权统治之下，也可以达到高的地位，若是他有百万的资财和我的父亲的庇护……

玛特儿知道侯爵通常是接受第一个印象支配的人，于是写了八页之多。

当德·拉·木尔先生正在念信的时候，于连对自己说道：“怎样办呢？第一我的义务，第二我的利益在哪里呢？我欠他的实在太大。假如没有他，我可能还是一个卑贱的下人，而且还是一个不配受到别人憎恨和讨厌的下人。他把我栽培成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我的‘不得不做的’下流行为也就更少见了，更卑鄙了。这事的效果，比较他给我一百万的损失还要多。我胸前的十字勋章与外交的差事，都是他提拔我的。我应当怎样感激才对。

“若是他自己执笔描写我的行为，他将怎样写呢？”

于连骤然被德·拉·木尔先生的老仆所惊扰。“侯爵立刻要见你，不管你穿着衣服还是没有穿着衣服。”这仆人走过于连的身旁时，更用低声说道：“他大发脾气，当心啊！”

六十三 软弱的地狱

雕琢这颗金刚钻的时候，一个笨手的玉工弄坏了几个最光亮的棱角。在中世纪，我将怎样说呢？仍然在黎塞留①统治下的法国人还有意志的力量。

——米拉波②

于连看见侯爵正在生气。也许这位贵人表现失掉身份的举动，在他一生里这算是第一次。他把能够来到他口里的一切的侮辱的话语，都向于连抛去。我们的主角，惊异而不能忍耐，但是感恩的心，并没有丝毫动摇。"这个可怜的老人啊！在一转瞬之间，看见他心中蕴藏很久的美好的计划完全毁灭！但是我应该回答他；否则，我的沉默会增加他的忿怒。"于是他抄袭莫里哀的名剧《达尔杜弗》中的主角的台词说道：

"我不是一个天使……我曾经好好地为你服务，你也很慷慨地报酬了我……我是很感激的。但是我仅仅二十二岁……在这个房子里了解我的思想的，仅有你同那个可爱的人……"

"魔鬼！"侯爵叫出。"可爱的！可爱的！你觉得她可爱的那一天，你就该滚蛋。"

"那时我也努力做过。我不是曾经向你请求过到朗格多克产

业地去吗？”

被痛苦征服了的侯爵怒气冲冲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脚走累了，倒在一把有靠手的椅子上。于连听见他用含糊不清的语调自言自语：“这不算是一个坏人。”

“是的，我对于你不是一个坏人。”于连叫道，同时跪了下来。但是马上他感觉这举动极可羞耻，又立刻站了起来。

侯爵真是气坏了。当他看见了这个举动，又把许多可怕的侮辱，平时只能在马夫的嘴里听得到的，此刻说出口来扔在于连的身上。这些咒骂的新奇，也许起了一种发泄忿怒的作用。

“怎么！我的女儿将来叫做索黑尔夫人！怎么！我的女儿将来不是公爵夫人！”每次这两个念头清楚地呈现出来，德·拉·木尔先生就象受到酷刑一般痛苦，他的内心的冲动再也无法控制了。于连害怕挨打。

逢着侯爵头脑冷静的时候和他开始习惯了他的不幸的时候，他责备于连的话很有情理。他向他说：“你应当逃走。先生，你的责任是逃走……你是人类当中最卑贱的。”

于连走到桌边写出：

“很久以来，生活对于我便是一件难堪的事了，现在我要结束了它。我怀着无限的感恩的心情，请求侯爵接受我对于我死在他公馆里所引起的烦扰的道歉。”

写完以后，于连说道：“请侯爵先生屈尊看看这张纸……杀了我，或者叫你的亲信的仆人杀了我。现在是早晨一点钟。我要到花园里朝着后墙去走走。”

---

① 黎塞留见前第127页注。

② 米拉波见前第379页注。

当他走开时，侯爵向他叫道："滚到魔鬼那里去。"

于连想道："我知道的。他看见我把让他的仆人杀死我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他就不会生气了，……很好，让他杀了我吧。这是我给他的一种满足。但是……天呀！我爱惜生命……我为了我的儿子，还需要生活。"

这个念头还是第一次那么清楚地在他的想象里出现，在他只感到危险的最初几分钟的散步之后，完全把他的心占据住了。

这个对待下一代有责任的意念是崭新的，使他成为一个谨慎的人。"怎样对付这个愤怒的人，我需要他人的意见。……他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什么都做得出来。福格离得太远了，而且他不懂得象侯爵这样的人的心情。"

"亚达米哈伯爵……我可以确定他会永久的为我保守秘密吗？不应因诉苦而造成行动，把我的处境弄得更复杂了……唉！唉！只剩下沉郁的彼拉神父了……他的心胸被冉森教派教义弄得狭窄了。一个耶稣会的混蛋，也比较更认识社会，更了解我的事情……只须我说出我的罪恶的时候，彼拉先生就可能打我。"

达尔杜弗的天才帮助了于连。"好吧，我去向他忏悔。"这是他在花园散步整整两小时之后，做出的一个最后的决定。他不再想到他会被一个枪声惊恐。睡神已经把他捉住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于连业已离开了巴黎有好几公里，他去敲严肃的冉森教派教士的门。这人对于他所谈叙的机密，并不十分诧异，于连很感觉奇怪。

"我也许应该责备自己。"这位神父说，关切的感情，多于激怒的心情。"我早就相信我猜到这个爱情了。我的不幸的孩子，我对于你所有的友爱阻止我告诫那位父亲……"

于连连忙对他说道："他会怎么办呢？"

这时候，他很爱这个神父，要掩饰这种感恩的心情，是很难办到的。

于连继续说："我看有三个可能。第一，德·拉·木尔先生可能把我弄死。"于是他说出他留给侯爵的那张宣布自杀的遗书。"第二，他可能叫罗伯尔伯爵明白地挑起我和他决斗……"

"你会接受吗？"神父说时，忿怒得站了起来。

"你还没有让我说完。我绝不能向我的恩主的儿子开枪。"

"第三，他可能叫我远走。若是他对我说：'到爱丁堡去，到纽约去。'我将服从。于是他们可能将德·拉·木尔小姐的行为隐藏过去。但是我绝对不能忍受他们毁掉我的儿子。"

"可以丝毫不用怀疑，那将是这个恶良心的人的第一个意念了……"

在巴黎，玛特儿处在失望当中。早晨七点钟的时候，她去看过她的父亲了。他把于连的信拿给她看。她怕他会把死看成高贵的举动。"而且没有我的许可？"她向她自己说。内心有无限因忿怒而生的痛苦。

她向她的父亲说道："若是他死了，我也活不下去。把他弄死的是你……你或者因此高兴……但是我对他的鬼魂发誓：立刻我就戴孝，让大家都知道我是守寡的索黑尔夫人。我还要发出讣闻。你可以相信我做得出来。你将会看见我既不懦弱，也不畏怯。"

她的爱情到了发狂的地步。现在轮到德·拉·木尔先生说不出话来了。

他开始用几分理智来注视这个事件。早餐时，玛特儿没有出来。他发觉她什么都没有对她母亲谈说，他就象卸下了一个重担子，觉得非常称心。

于连从马上下来。玛特儿派人来叫他。差不多当着她的女仆的面，她便投在他的怀里。于连并不感激这种狂热。他和彼拉神父长时间的商量之后，已经变为很诡秘，而且很有远见的了。他的幻想已经被各种可能的打算所摧毁，剩下的只有冷静的头脑。玛特儿满眼含泪，告诉他她已经读了他的自杀的信。

"我的父亲可能改变他的意见。给我这个欢乐，立刻动身到维尔矶墅去。快骑上马，在他们餐毕以前，离开公馆。"

因为于连一点也不抛弃他的惊异而且冷静的神情，她便放声大哭起来。

当她把他抱在臂里时，她狂热地叫道："让我来处理我们的事吧。你知道和你分离并不是我愿意的啊！用写给我女侍的信封写信给我，找个外人来写封面。我要连篇累牍的写给你。再见，快跑。"

最后这两个字刺痛了于连的心。但是他还是听从了。他想："这真是要命，即使在他们最称心的时候，也要找出方法来伤害我的。"

玛特儿坚决地反对她父亲的一切最谨慎的计划。除了下列的一个基础以外，她绝对不愿意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同她的父亲协商。她的基础便是：她将是索黑尔夫人，同她的丈夫贫穷地住在瑞士，或者同她的父亲住在巴黎。她坚决反对秘密分娩的建议："那样人家便会加我以诽谤或侮辱。我将要在婚后两月，同我的丈夫出门旅行。以后我们就容易假定我儿子出世的适当的时候了。"

这个坚定的意志，虽然几次被侯爵用强烈的愤怒压抑下去，但是事实上他的心已经动摇了，时时刻刻都犹疑不决。

在他软弱下来的时候，向他的女儿说道："这里有每年一万

镑的进款的存折。快拿去给你的于连吧。叫他赶快取了出来，好使我无法收回。”

为着服从玛特儿，她喜欢命令人的性格是他所熟知的，于连作了四十里无谓的旅行。他到了维尔矶墅料理佃农的账目。侯爵的恩惠的举动使他转来。他向彼拉神父请求寄住。在他远离期中，这神父变为玛特儿的最有用的帮助者和最好的友人。每次他被侯爵问到的时候，他总向他证明，除了正式当众结婚以外，其他的办法在天主的眼里都是一种罪恶。

神父加添说道：“幸而在结婚这个观点上，世俗的见解和宗教的见解是相符合的。德·拉·木尔小姐性子急躁，连她自己也不肯保守秘密，谁能够保证这事不被人知道呢？假如我们不许可光明正大的当众举行婚礼的话，社会上的人将更长久的谈论这个奇怪的门户不相当的婚姻。应该一下子把一切都说出来，不论在表面上和实际上都没有丝毫的神秘。”

“不错。”侯爵沉思地说道，“用这个方法，三天以后才通知结婚，成了一个没有思想的人的冗长的废话了。不过利用某一次政府反对过激党的政治风潮中，许多人的注意力不在这方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悄悄的举行。”

德·拉·木尔先生的两三位朋友，看法和彼拉神父相同。他们眼睛里认为最大的障碍，便是玛特儿的坚决的性格。虽然侯爵已经明白了这些好的理由，但是他的内心仍然不能够习惯于放弃他的女儿能够得到公爵夫人头衔的希望。

他的记忆和想象里充满了各种的欺骗和虚伪，这些在他年轻的时候还是很可能的呢。对需要屈服，对法律畏惧，在他看来，皆是可笑的，而且对于他这个阶级的人是不名誉的。近十年来，他对于他的爱女的前途所做的美梦，现在完全觉醒了。他所付出

的代价，真是无比的昂贵呀！

他自语道："谁能预料到呢？一个性格这般傲慢，才情这般高超，对于她的姓氏比我还骄傲的女孩子！来我家里向我请求答应她的婚姻的，都是法兰西最出色的人物！

"我们应该把谨慎心完全抛开。这个时代注定要把一切都弄混乱。我们在朝着混沌前进！"

六十四　一个聪明人

省长骑在马上自言自语："为什么我不能做部长、总理、公爵呢？请看，我要这样去作战……。用这个方法，我可以把革命党人都监禁起来。"

——《地球》①

没有一种理由足以摧毁十年来如意的梦想的潜力。侯爵感觉老是发怒是不合道理的，但又不能断然加以饶恕。他有时对自己说："如果这个于连能够偶然死掉……"象这样，他的愁闷的想象因为追求最可笑的幻梦才得着一点慰藉。这些幻梦把彼拉神父的明智的理由的势力弄瘫痪了。象这样经过了一月的光景，协商没有进展一步。

在这家庭的事件中和在政治的事件中一样，侯爵常有一些聪明的见解，他可以因此连着兴奋三天。在这种时候他不会欢迎一个指导他怎么做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是用正确理由作根据的。但是理由的受不受到他的采纳，那又要看这理由是不是支持他心爱的计划了。他可以用诗人的热忱，工作三日之久，使事情到某一阶段，第四天他便不再关心那些了。

起初于连对于侯爵的迟缓决定，感觉怅惘。几个星期以后，

他开始猜到德·拉·木尔先生在这件事上还没有任何决定。

德·拉·木尔夫人和全家的人都以为于连到外省旅行，处理田地上的事情去了。他隐藏在彼拉神父的住宅里，几乎每天都和玛特儿会面。她每天早晨同她的父亲有一小时在一起。但是有时候一连几个星期他们俩都不提起占据了他们全部思想的事情。

侯爵有一天向她说："我不愿意知道那个人在哪里？你把这封信交给他吧。"玛特儿念道：

> 朗格多克的土地，每年的收入有二万零六百法郎。一万零六百法郎给我的女儿。一万法郎给于连·索黑尔先生。当然我连地也一并送掉。告诉公证人分开来写两份馈赠的契约。明天给我送来。从此以后，我们当中便没有任何关系了。啊，先生这一切岂是我所预料的吗？
>
> 德·拉·木尔侯爵

玛特儿读完信，欢乐的说："我非常感谢你。我们将住在爱居永别墅里。那地方是在亚仁同玛芒德的中间。据说那地方的风景同意大利的风景一样的美丽。"

这个赠与引起于连最大的惊异。他已经不是象我们过去所认识的那个冷酷而严厉的人了。他全部的思想只用到他儿子的身上，这笔意外的财产，对于象他那样贫穷的人实在是非常可观。这财富使他产生了野心。他遥想他同他的妻子每年有三万六千镑的进款时的光景。至于玛特儿，她的全部感情都集中在对她的

---

① 《地球》是法国当时的报纸。

丈夫的崇拜上了。她的骄傲坚决，要用丈夫的名义称呼于连。她最大的企望，也是唯一的企望，便是她的婚姻得着公认。她消磨时间在过份称颂她的选择的谨慎上，将她自己的命运和一个优越的人的命运发生联系。个人的价值在她的头脑里是最时髦的。

他们差不多一直分开。事情太麻烦，谈论爱情的机会又太少，完成从前于连所策划的明智的计策的好效果。

结果玛特儿对于很少和她真心爱上了的人儿见面这件事不能忍耐了。

在她气恼的时候，她写信给她的父亲，她的信开头好象奥赛罗① 说的那样。

我的选择，足以证明我宁肯要于连，而不愿意要社会所给与德·拉·木尔侯爵的小姐的一切利益。根据地位和虚荣而来的快乐，在我的眼里，不值一钱。现在我离开我的丈夫生活，快到六星期之久。这足以表明我对你的敬重。在下星期四以前，我便要离开我父亲的家。你的恩惠已经使我们富足。除了可敬的彼拉神父，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我将要到他那里去，他将为我们举行婚礼。婚礼完成后一小时，我们便去朗格多克。除了有你的命令，我们永远不再回到巴黎来。最使我痛心的，便是这一切将给人编出故事来诋谤你和我。希望一般愚昧的群众的讽刺，不会迫使我们优秀善良的罗伯尔特别找来和于连决斗。在那个情形之下，我知道我没有任何方法制止他。我们可以在他的内心里找到平民翻身反抗的心情。啊！我的父亲。我跪下来恳求你，

① 奥赛罗是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的主角，因嫉妒杀死他的妻子。

求你下个星期四到彼拉先生的教堂来参加我的婚礼。这可使恶意的诽谤的刀锋，为之钝挫。你的唯一的儿子的生命和我的丈夫的生命也都得了保障……

这封信使侯爵的精神陷于一种奇异的困窘里。可是最后总得拿个主意呀。所有他的习惯，他的世俗的朋友，都丧失了他们的力量。

在这奇特的情况下，他的少年时代的经历所形成的性格上显著的特点重新恢复他旧日的力量。从前流亡时的苦难把他变成了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两年之间，曾经享有巨大的资产和在朝廷上的显著的权力，一七九〇年因革命而演成的流亡生活，把他投入可怕的惨境。他想用这课艰苦的教训去改变这个二十二岁的少年人的心灵。事实上他置身在他现有的财产中，并没有受他的财产的支配。但是这个没有使他受到金钱腐化的意志，却使他沉浸在希望他女儿得到一个贵族称号的疯狂的热情里。

在过去这六个星期里，侯爵有时候感觉应该使于连富有。他以为贫穷就是卑贱，对于德·拉·木尔先生本人是一种屈辱。他的女儿的丈夫不可能是贫穷的。他于是要对他抛掷大量的金钱。第二天他的想象又改变了途径。他好象知道于连已经听见这金钱的慷慨所表现的无声的言语。他会改名换姓，逃避到美洲去，写信报告玛特儿说他已经为她死去了。德·拉·木尔先生想象这封信已经写就，而且他猜想这封信对于他的女儿的性格可能发生影响。

玛特儿的信打破了他的这些如此幼稚的梦想的那一天，在想了很久怎样去杀死于连或使他失踪以后，他又梦想怎样替他

建立一笔惊人的资产。他把他的一个产业地的名称给他。为什么他不可以让于连承袭他的爵位呢？他的岳父萧伦公爵先生，自从他的独养子在西班牙战死以后，和他谈了好几次，希望把他的爵位传给罗伯尔……

侯爵对自己说："我们不能不承认于连富有奇特的办事的才能，而且大胆，前途必定光明……但是在他的性格的根本处，我发现有可怕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这个印象，也许多少有些真实。"这点真实愈难捉摸愈让富于想象的老侯爵害怕。"有一天我的女儿对我说的很妙(在一封删掉的信里)：

"'于连不属于任何客厅，任何派系，他没有依靠任何力量的支持来反对我。若是我抛弃他，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这不是说，他对于社会的现状茫无所知吗？……我曾经对他说过两三次：唯一的真正的未来的显贵便是那些客厅的后补人。

"'不，他没有一个律师的不失掉一分钟或一个机会的精明和狡猾的天才。他绝不是路易十一那样的一个性格。反之，我听见他引用最不爽快的格言……我简直弄不懂，……他向自己重复这些箴言，……是不是为控制自己的情感呢？

"'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他不能忍受别人的轻视。这一点我是确定的。

"'真的，他没有高等社会的宗教的虔诚。他本能的不尊重我们……这是错误的。但是一个修道士的心灵所不能忍受的，只应该是享乐和金钱的缺乏。他却是完全不同，他无论如何不能遭受别人的轻视。'"

被她的女儿的信函所逼迫，德·拉·木尔先生看见有作决断的必要了。"最后还有一个大问题：因为他知道我爱我的女儿超过一切，而且知道我有十万埃居的进款，他才大胆地从事

追求她么？

“玛特儿却坚决否认这个……不，我的于连，不，关于这一点我不愿意胡乱猜想。

“这是一种真正的可靠的爱情吗？抑或仅是一种平庸的欲望，借此来抬高他自己到一个崇高的地位呢？玛特儿有先见之明。她已经先感觉到了这个疑窦可能在我这方面毁了他。因此她才承认：是她先爱上他的……

“一个性格象这样高傲的女孩子，竟会忘掉自己的身份，先做出有形的动作！……一天夜晚在花园里抱住他的胳臂，多么可怕呀！就好象她没有别的一百种方法，没有这么无礼的方法来告诉他，她看中了他似的。

“越是代自己辩护，越是暴露自己的过错。我不相信玛特儿。……”那天侯爵的揣想比平常更有收获。但是习惯的力量战胜了他，他决定拖延时间，并且写信给他女儿。因为双方是在一个公馆里写来写去。德·拉·木尔先生不敢和玛特儿辩论对抗，他怕一下子骤然让步，什么都完结了。

去信：

当心不要再干傻事。这里有一张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给与于连·索黑尔·德·拉·伟业骑士先生①。你看我为他做了什么。不要违反我，不要再问我。叫他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动身去到斯特拉斯堡报到，他的军队驻扎在那里。这里还有一张向我的银行取款的支票。服从我。

① 于连·索黑尔·德·拉·伟业骑士先生，已经是有封地的贵族称号了。

玛特儿的爱情和快乐无边无限；她愿意利用她的胜利，立刻写回信：

如果德·拉·伟业先生知道你肯为他做的一切事情，他的感恩的心情，将使他不知所措，只有跪伏在你的足前。但是在这仁慈中间，我的父亲已经忘记我了。你的女儿的荣誉在危险之中。一个不慎可以造成一个永久的玷污，二万埃居的进款也不能补偿。除非你答应在下月里面，我的婚礼在维尔矶墅公开的举行，我才能将你的委任状交给德·拉·伟业先生。时间我请你不要延长，你的女儿将只能用德·拉·伟业夫人的名义，出现在社会上。亲爱的爸爸，我是怎样的感谢你救我脱离了索黑尔这个姓氏……

回信是出乎意料的。

服从，不然我取消一切。战栗吧，你这不谨慎的小女孩子。我还不知道你的于连是怎样的一个人，你比我知道得更少。让他动身到斯特拉斯堡去，努力依正道行事。十五天以后，我再把我的意见告诉你。

玛特儿对于这回信的坚决感觉惊异。“我不知道于连”这句话使她坠入一个梦想的深渊，引起种种最迷人的假定。但是她相信这句话是真实的。“我的于连的智慧，并未披上客厅的卑贱的‘制服’。我的父亲不愿意相信他的优越，正因为事实上证明他是优越的。

“但是，假设我不服从他这个怪脾气，我预料可能有一场公

开的争吵。众人的诽谤会降低我在社会上的地位，会使我在于连的眼里，也不可爱了。在这有伤体面的事件以后，……十年的贫苦，因为一个男人的能干而选中他作丈夫，这一件傻事要不让人笑话，除非是有钱。假设我愿意离开我的父亲到遥远的地方去生活，他已经老了，会把我忘记。罗伯尔将娶一位可爱的、精明的女人。年老的路易十四，还为布果尼公爵夫人所诱惑……"

她决定服从。她没有把她父亲的信交给于连看。他的猛烈的性格可能做出些什么傻事情来的。

晚上，当她通知于连他已经是骠骑兵的中尉了，他有说不出的快乐。我们可以从他一生的野心和现在对他的儿子的热情，想象出他的欢乐的程度。姓氏的改变，使他受了刺激而表现最大的惊异。

他想："总之，我的罗曼史已经结束了。所有的功劳都是我自己的。我已经能够做到让这个骄傲的怪物爱我了。"他这样想，抬头注视玛特儿："她的父亲不能离开她而生活。她又不能离开我而生活。"

六十五　暴　风　雨

我的天啊，给我以平庸吧！

——米拉波

他的精神沉溺在思虑里，她向他表示的热烈的亲爱他不过回答一半。他阴沉而静默。在玛特儿的眼里，他从来没有这样伟大而值得崇拜。她耽心他的自尊心引起的猜疑会破坏整个的局面。

她看见彼拉神父差不多每天早晨都到公馆里来，由他那里，于连不能猜透她的父亲的一点意旨吗？侯爵本人，在一阵兴奋之下，不会写信给他吗？得着这样伟大的幸福以后，怎样才能解释于连的严厉的态度呢？她不敢问他。

她"不敢"！她，玛特儿！从这个时候起，在她对于连的感情里，添上了一种模糊的、难料的近乎惧怕的成份。这个干枯的心灵感觉到一种在巴黎那种可羡慕的过度文明中长大的人可能有的全部热情。

第二天，一清早，于连已经来到彼拉神父的住宅了。驿马停在院子里，拖着一辆从邻近的驿站租来的破旧的车子。

这位严肃的神父向他怒容满面的说道："象这样的行装，已

不适合你现在的身份了。这里有二万法郎，是德·拉·木尔先生送给你的。他叫你在这一年内花掉它。尽可能不要闹出大笑话。（把这样大一笔钱抛给一个少年，在神父眼里，等于赐给一个犯罪的机会。）

"侯爵还叮咛过：'于连·德·拉·伟业先生是从他的父亲那里得着这一笔钱的。至于他的父亲的名字，我用不着再写出来了。德·拉·伟业先生或者以为应该送给一份礼物给维立叶尔城的木匠索黑尔先生，因为他曾经把他养育成人……'"神父接着说，"我将来可能办这桩事情。我终于办到使德·拉·木尔先生和那位诡计多端的福力列代理主教和解了。他对于我们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是在事实上统治贝尚松的人。要使这个人完全默认你的高贵的身世，便是这个部署当中不成明文的一个条件。"于连再也不能控制他的狂欢，他拥抱了这位神父，他看见他被人认识了。

彼拉先生把他推开。说道："咄，咄！这些尘世的虚荣，有什么意思呢？至于索黑尔和他的儿子们，我要用我的名义，每年送给他们五百法郎的赡养费。这笔赡养费，分开来付给他们每一个人，一直到我不满意他们的时候为止。"

于连已经恢复冷酷高傲的态度了。他表示他的谢意，但是措词浮泛，绝未受着任何拘束。他对自己说道："那件事是可能的吗？我便是可怕的拿破仑放逐在山里的某贵人的私生子么？"每分钟都加强他的信念。这个见解在他看来，越想越可能。"……我对我的父亲的忿恨，便是一个证据……我将不再是一个怪物了。"

在这个独白发生以后，没有几天，法兰西陆军中最出色的骠骑兵第十五团，在斯特拉斯堡的广大的校场里，正在演习作战。

德·拉·伟业骑士，骑着一匹最漂亮的阿尔萨斯的马，这匹马花了他六千法郎。他已经是中尉了。除了在一个他从来没有听人说过的联队的名册上，他从来没有作过少尉哩。

他的不可测度的气概，他的严厉、近乎恶意的眼睛，他的苍白的脸色，他的不变的冷静的态度，从第一天起，便树立了他的声誉。不久以后，他的全面而合度的礼貌，他的射击斗剑的技能，都使他的同僚注目，放弃了公然向他开玩笑的意思。迟疑了五六天以后，这联队里大家都发表赞成他的意见了。有些年纪大的喜欢嘲弄人的军官说："这个少年人一切都有。就是没有年青人的样子。"

于连从斯特拉斯堡写信给西朗先生——维立叶尔城的老教士，他现在已经差不多老得不能再老了。

> 我不怀疑你将怀着欢乐的心情知道我的处境渐趋丰裕美满。这里有五百法郎，我请求你悄悄地，不要说出我的姓名，分给那些现在象我从前一样贫穷的不幸的人。我不怀疑你愿意帮助他们，亦如从前帮助我那样。

于连陶醉在野心里，而不是陶醉在虚荣里。他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外表上面。他的马，他的制服，他的仆人的装束，都是保持那样的规矩，可以说到了英国的王公那样庄严的地步。由于恩宠，刚刚才作了两天的中尉，他已经在盘算为了至迟能象过去的大将军一样，在三十岁上，就能做到司令，那么到廿三岁，就应该在中尉以上。他只想到他的荣誉和他的儿子。

在这样最无羁束的野心的欢乐当中，他看见一个德·拉·木尔爵府的年轻的仆人带着一封信来到，他立刻被惊住了。玛特

儿写道：

> 一切都完了。尽可能快的跑回来。牺牲一切，如果需要，就是开小差也可。你一到，就到××街××号的花园的小门旁，在马车里等我。我将在那里同你谈话。也许我可以把你领进花园。一切都完了，我怕无可挽回。信靠我。在患难里，你将知道我是忠诚的而且坚定的。我爱你。

几分钟以后，于连得着长官的许可，骑着马飞一般的离开了斯特拉斯堡。可怕的忧虑吞噬着他，当他到了麦次站，他实在没有力量再骑马前进了。他跳上一辆邮车，用一种差不多不可相信的速度，到达了那指定的地点，德·拉·木尔公馆的花园门外。园门一开，玛特儿也不管别人会怎么说，就立刻投入了他的怀抱。幸而那时才早晨五点钟，街上还没有人走动。

"一切都完了。我的父亲怕看见我的眼泪，星期四的夜晚走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这就是他的信。读吧。"她同于连上了马车。

> 我可以饶恕一切，只是因为你有钱而后诱惑你，这诡计是无可宽容的。不幸的女儿，你且看这可怕的真实。我以荣誉作质的告诉你：我绝对不允许你同这个人结婚。我保证每年给他一万镑的进款，只要他愿意远远的去生活，离开法国，最好去到美洲。看看这封信。因为探访他的事迹我所得到的回信。这个无耻的流氓，他自己还有脸逼着我写信给德·瑞那夫人。你若再写关于这个人的事，就令是一行，我都不愿意读。巴黎和你，都使我感觉恐惧。我请你对于将要

发生的事情，绝对保守秘密。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个坏人。这样做，你才可以再得着一个父亲。

“德·瑞那夫人的信在哪里？”于连冷冷的问道。

“在这儿。我本来想等你有了准备以后，才交给你。”

信　件

我为了神圣的宗教和道德的责任，先生，使我不能不对你采取这个苦痛的办法。一个不可违背的原则，使我在这个时候，诽谤我熟识的人，只是为着避免一个更大的变故。我所感觉的苦痛，应当被责任感所克服。先生，那是太真实了，你问我真情——那个人的行为，看起来可能是不可解释的，或者竟是诚实的。我们想最适宜的，将是把真实隐藏或掩饰一部份，谨慎和宗教都需要这样。但是你所要知道的这人的行为真是绝对不可以饶恕，而超过于我的言语所能形容。这个人贫穷而贪婪，由于十足的伪善，和专门诱惑软弱与不幸的女人，来替自己取得地位，改变自己的身份。我艰苦的责任使我再说，我不能不相信，于连先生没有任何宗教的信念。凭良心，我不能不想到他在一个家庭取得成功的一个方法，便是诱惑最有支配力量的女人。表面上好象是无私的，而且满口的小说的词调。其实他的最大的目的和唯一的目的，便是怎样支配那个家庭的主人和支配主人的财产。他遗留在他后面的只是不幸和永久的懊悔……

这封很长很长的、有一半字迹被泪水弄模糊了的信，的确是德·瑞那夫人亲笔写的。这封信写得甚至比往常还要用心。

于连看完信说道："我不能责备德·拉·木尔先生，他是公正而谨慎的。哪个父亲愿意把他的爱女送给这样一个人呢？再见吧！"

于连跳下马车，向他的停在街口的邮车跑过去。他好象已经忘记了玛特儿。她追了他几步。但是认识她的商人已经来到他们的店门口，他们的注视使得她迅速的回到花园里去。

于连向维立叶尔前进。在这个迅速前进的旅途上，于连虽然有意写信给玛特儿，实际也不可能。因为他的手只能在纸上写出一些不能辨认的字迹。

一个礼拜日的早晨，他到了维立叶尔。他走进一家武器店，店主对于他新近的幸运恭维了又恭维。因为这件事已成了地方上的最大的新闻了。

于连费了很大的劲，才使他了解他要买一对手枪。武器店的主人，因他的请求，为他装上了子弹。

大钟连敲三下。这是法兰西乡村里熟知的一个信号。在早晨的各种钟声之后，宣布弥撒开始了。

于连走进维立叶尔新造的礼拜堂。这建筑物的高窗子都悬挂了大红的窗帷。于连选定德·瑞那夫人的凳子后面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他觉得她正在虔诚的祷告。看见曾经热烈地爱过他的女人，使于连的手臂战栗得如此厉害，以致他起初不能实行他的计划。"我不能！"他对自己说道，"自然的，我不能。"

在这个时候，辅佐弥撒的年轻执事，为祭礼中的"举扬圣体"摇铃。德·瑞那夫人低头。在一个时间里，她是完全被披肩的绉折所遮掩了的，于连不大认得出是她了。他瞄准她放了一枪，没有打中；他再放第二枪，她倒了下来。

六十六　悲惨的详情

不要期待由我而来的软弱，我已复仇，我应该死亡。我在这里，为我的灵魂祈祷。

——席勒

于连站着不动，他什么都看不见了。当他恢复了一点儿知觉的时候，他看见所有的善男信女，从教堂里蜂拥般跑出来。神父也离开了祭台。于连用一种缓慢的步伐，随着几个狂叫的妇女走动。一个想要比别人逃得更快的女人，猛烈地撞着了他，他倒了下去。他的脚被群众所推倒的椅子绊住。起来时，他感觉他的颈项被人捉住了。这是一个穿制服的警察把他逮捕了。于连这时又想使用他的手枪，但是第二个警察抱牢了他的胳臂。

他被带到监狱，拘囚在一间屋子里，加上手铐，让他独处一室，狱门双重锁闭。这一切迅速地完成，他一点也没有感觉到。

“我的天，一切都完了……”他清醒过来，高声说道。“不错，十五天以后上断头台……或者在这以前我先自杀。”

他不能再往前想。他觉得他的头就象被人凶猛地抓住似的。他睁眼看看周围，是否有人在这样做。过了一会，他沉沉睡去。

德·瑞那夫人没有受到致命的枪伤。第一颗子弹穿过她的

帽子。当她掉转头时，第二颗子弹已经发出。那子弹打中了她的肩膀，说来非常奇怪，子弹打碎了肩骨后，却被肩骨弹回。碰着一个峨特式的石柱，打脱了一大片石块。

在长久的而且痛苦的包扎医治之后，一位严肃的外科医生对她说："我对于你的生命，犹如对于我的生命一样的保证安全。"她深深地感觉愁苦。

很久以来，她就一心想死了。她给德·拉·木尔先生那封信，是被她现在的听忏悔的教士强迫写的，这行为给了这被长期的愁苦弄衰弱了的人以最后的一击。这愁苦是于连的离别造成的。但是她自己却把它叫做"痛悔"。她的指导者，一位少年的教士，既有道德，也有热忱，新从底茸来，却是没有把这件事弄错。

德·瑞那夫人想："象这样死去，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手，就不是罪恶。天主或者会饶恕我，我在死神面前感觉欢乐。"她不敢再加上这一句："而且死在于连的手里，那真是最大的幸福了。"

外科医生和所有赶来看她的朋友们刚刚离开了她，她便让人叫她的女仆爱利沙近前。她很惭愧地向女仆说道："看守监狱的人是一个残酷的人。他必定会虐待他，他以为这么做，会使我高兴。……我忍受不了这个意念。难道你不能够好象你自己主动的一样，去把这个包着几个路易的小包，交给看守监牢的人吗？你要告诉他，宗教不允许他虐待他。……尤其是他不可对别人提到送了他这些金钱。"

在我们上面叙述的情形之下，于连才受到维立叶尔城的狱吏的人道的待遇。仍是那个效忠政府的狱吏诺瓦鲁先生，我们曾经见过阿白尔先生的来到，使他多么害怕。

一位审判官来到监狱里。于连对他说："我蓄意谋害人命，我在某家武器店里买的手枪并且装上子弹。刑法一千三百四十二

条载得明白，我应受死刑。而且我等待死刑。”审判官的小聪明不了解这个坦白的言语，故意多方发问，有意使被告的言词矛盾不符。

于连含笑地对他说：“难道你没有看见我象你希望的那样承认我的罪过吗？先生，走开吧。你不会失掉你所追逐的。你将有判定我的罪过的快乐。快离开我吧。”

“我还有一个讨厌的责任须得完成。”于连想。“我应当写信给德·拉·木尔小姐。”他写道：

我报了仇，不幸，我的姓名将出现在新闻纸上。我将不能从这个世界上悄悄地逃出去。我请你饶恕我这些。在两个月内，我将死去。我的复仇是残酷的，正如离开你的痛苦一样的残酷。从此以后，我禁止我自己再写或者说你的姓名。你也总不要提到我，即使是对我的儿子。沉默是唯一的尊敬我的方法。在一般寻常人的眼里，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杀人犯……。在这个危急的时刻里，请你给我这个保证：你忘掉我。这个大祸，我劝你不要向任何人谈说。要好几年，你才能耗尽我在你性格里所看出的所有浪漫和冒险的成份。你天生是应该生活在中世纪的英雄当中；经了这番遭遇，表现出中世纪的那种坚强的性格吧。但愿应该发生的事情，让它在秘密中完成，而且不要连累你。你化一个假的名姓，不要有一个寄托心腹的人。若是你绝对必需一个朋友的帮助，我把彼拉神父交给你。

不要告诉任何人，特别是属于你那个阶级的人，如象德·陆兹、德·格吕等。

我死后一年，同德·柯西乐先生结婚；我请求你那样

做，我以丈夫的资格命令你。绝对不要给我写信，我不会回信的。虽然我没有亚哥① 那样坏，但是我也要象他那样说：'自此以后，我将不再说话了。'

将无人再看见我说话或写信。这是你从我这里接得的最后的话语和最后的崇拜了。

于连·索黑尔

这封信寄出之后，于连稍稍清醒过来，才第一次感觉非常痛苦。野心的希望，一个一个的都要从他的心里被"我将死去，应该死了"这句庄严的话语粉碎了。死本身在他眼里并不是"可怕的"。他的一生，不过是痛苦的长期准备，他并没有忘却最大的不幸是什么。

他自语道："怎么！假设在六十天之内，我必须和一个善用武器的人决斗，我会软弱到不断地想到那件事，而使内心感到恐怖吗？"

他用了一点多钟彻底的分析这件事。

当他一直到把自己内心看明白，真理在他眼前就象他的监狱里的石柱一样清楚的时候，他才想到懊悔。

"我为什么要后悔呢？我受了最大的侮辱。我杀了人，我应该死，就是这样。和人类的账算清以后，我死去。我没有留下任何没有完成的责任，我也不亏欠任何人。我的死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地方，不过是死在刑具之下罢了。不错，只是那一件，在维立叶尔城的资产阶级的人们的眼睛里，已经够羞耻的了，从心理的观点来看，还有什么更使人看不起的呢！这儿还有一个方法，得着

① 亚哥(Iago)：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里面的奸人。

他们的尊敬。便是在去到断头台的路上，我向观众抛掷大量的金子。使对我的纪念和金子发生连系，在他们的心眼里，那便是辉煌不朽的了。”

他这样考虑了一分钟之后，问题很明白了，于连向自己说道：“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工作了。”他便坠入深沉的睡眠里。

晚间九点钟了，看守监牢的人送晚饭进来，把他叫醒了。

“维立叶尔城的人怎样说？”

“于连先生，当我就职的时候，在皇家法院里十字架的前面，我曾经宣过誓，使我不得不闭口。”

他闭着口，可是没有走开。于连看见这个卑鄙庸俗的伪善者，感觉兴趣。他想：“他希望五个法郎作为出卖他的良心的代价，我要叫他多等一会儿。”

看守监牢的人，看他吃完了饭，还没有作诱惑他的试探，他试用虚假而且柔顺的态度说道：

“于连先生，我对于你的敬爱，逼迫我向你说话，虽然他们说这是违背了法庭的利益。因为那或者可以帮助你，好准备你上法庭时的答辩。……——于连先生的心肠是好的，如果我告诉他德·瑞那夫人已经好些了，他一定非常高兴。”

“怎么！她还没有死吗？”于连站起，忍不住叫了出来。

“怎么！你一点也不知道么？”看监的人先用愚笨的样子说出来，跟着就露出快乐的贪财的神气：“最好是先生送点什么给外科医生，根据法律他是不应该说话的。可是为了取悦于先生，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他告诉了我一切……”

“总之，那伤害不会要命，”于连用不耐烦的神气走向前去对他说，“你能用你的生命来保证吗？”

看守监牢的人，虽然是身高六尺的大汉，却很怕他，直向门后退去。于连看出自己用错了方法，便又坐下，抛掷一个拿破仑银币给诺瓦鲁。

当那个人的叙述向于连证明了德·瑞那夫人的伤不会致命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忍不住要哭出来了。他骤然命令道："出去！"

看监的人服从出去。牢门刚刚关闭，于连叫道："伟大的天主！她没有死。"他跪下，痛哭得热泪满面。

在这崇高的顷刻，他成了有信仰的人了。

教士们的伪善算什么呢？它能破坏真理和天主的伟大么？

仅仅从那个时候起，于连才开始懊悔他所犯的罪。

从巴黎到维立叶尔，他身体上所受的刺激和半疯狂的状态，在这时刻才平静下来，由于一件巧合的事，使他不至于绝望。

他的泪水象泉涌般无穷无尽，他对于将来的判罪没有丝毫的怀疑。

他自语道："这样，她会活下去的！她活下去为了原谅我，爱我……"

第二天早晨很晚了，看守监牢的人把他叫醒：

"于连先生，你今天必定精神饱满。"那人向他说道，"我已经进来过两次了，但是我不愿意把你惊醒。这里有两瓶美酒，是我们本区的教士马士农先生送给你的。"

"怎么！那个流氓还在这里吗？"于连说。

"是的，先生。"看守监牢的人低声说。"请不要那样大声说话，那是对你有害的。"

于连大笑。

"在我的处境之下，我的朋友，只有你才会对我有害，如果你

对我不再和气了，也不再仁慈了。……以后一定会好好报酬你的。”于连打住自己的话，更拿出不可抵抗的气概：这气概立刻被一块钱的赏赐所证实。

诺瓦鲁先生又滔滔不绝地说话。把他所知道的关于德·瑞那夫人的一切详情都告诉了他。只是完全没有提到爱利沙小姐来过。

这个人的卑贱，真是无以复加了。一个观念浮现在于连的脑子里：“这个丑恶的巨大的收入，可能不过三四百法郎，因为狱内囚犯很少。我可以允许给他一万法郎，若是他愿意同我逃到瑞士去……困难是在劝他相信我。”想到要同这样一个坏蛋作长期的商量，于连感觉讨厌，他又想到其他的事件上去了。

到了晚上又没有时间了。一辆邮车在午夜时分来把他带走。他高兴他的旅伴，那些警士们。早上，他到了贝尚松的监狱，他们很和善的把他安置在峨特式的碉堡的最上边的一层。他判断这是十四世纪初期的建筑。他欣赏它的动人的雅致和灵巧。在一个很深的天井的那一端，从两道高墙当中的窄狭空间望过去，可以看到一片优美的远景。

第二天经过一次审问，以后连着几天让他静静地呆着。他的内心是安静的。他感觉他这件事非常简单。“我存心杀人，应当处死。”

他的思想没有在这个问题上逗留。至于审判，在大庭广众中出现的苦恼、辩护，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小麻烦，讨厌的仪式，临到那天，他才有时间去想它们的。死亡是怎么样一个情形，他差不多也完全不去想它：“判决以后，再去想它吧！”生命对于他不再是讨厌的了，他从新的角度观察事物。他不再有野心。他很少想到德·拉·木尔小姐，懊悔占据了他整个的心，德·瑞那夫

人的影子常常呈现在他脑子里，尤其在夜深人静，高楼上只有鹗鸟的歌声打扰的时候。

他感谢上天，没有让他把她打死。他自语："真奇怪啊！我从前以为由于她给德·拉·木尔侯爵的信，永远摧毁了我未来的幸福，但是在那一封信之后，还不满半个月，我一点也不想到当时缠绕我的事情了……每年二三千镑的收入，安静地住在象凡尼那样美丽的山间……从前我是快乐的……我不曾认识什么才是我的幸福！"

另外一些时候，他忽然从他的椅子上跳起来。"如果我把德·瑞那夫人打死了，我会自杀的。……我需要这个肯定，好使我不害怕我自己。"

他对自己说："自杀！那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些对于可怜的被告，这样只讲形式及固执己见的法官们，他们为了挂十字勋章，可以把最好的公民绞死……我要摆脱他们的管制，还要避免他们用坏丑恶的法国话的谩骂，让外省的报纸去称赞他们的谩骂是辩才……"

"我大约还有五六个星期好活……"几天以后，他想道："自杀！天呀！我不。拿破仑尚且活下去……"

"而且，生活对我是适意的。这是个很安静的地方。我一点也不觉得烦厌。"他含笑说下去。于是他抄了一张单子，写着他要人从巴黎寄来的书名。

六十七　碉　　堡

一个朋友的坟墓。

——斯得尔伦①

他听得过道里传来很大的声响；这不是人们来他的牢房的时候；鹗鸟叫着飞走了，门打开了。可敬的教士西朗手执拐杖，浑身战栗，紧紧地和他拥抱。

“唉！伟大的天主！这是可能吗！我的孩子……怪物！我应当说。”

于是这位善良的老人，不能再说出一句话来。于连怕他跌倒。他不能不扶他到椅子边，使他坐下。时间的手，沉重地落在这个从前很有精力的人的身上。在于连眼睛里，他只残留着他过去的影子罢了。

他缓过气来，说道：“仅仅在前天，我才得着你从斯特拉斯堡寄来的信，还有你送给维立叶尔城的穷人的五百法郎。他们把信送到李维律山里来，我隐退在那里——我的侄儿约翰的家里。昨天，我才知道你闯了大祸。……啊！老天爷呀！那是可能的吗？”老人不再哭了，他好象已经不会思想，机械地说道：“你会需要这五百法郎的。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我的神父！我需要见你。"于连感动地说，"我还有钱剩下。"

但是他已经得不到明确的答复了。西朗神父时而洒下几滴眼泪，无声地从两腮滚落下来。后来又望着于连，当他看见于连拿起他的手放在唇上去亲吻时，这位老人真有些茫然自失的样子，从前非常生动的面貌，那么有力的表现了最高贵的情绪的，而今竟成了迟钝的表情。过一会一个乡下人上来寻找这位老人，他对于连说："你不要叫他说话太多，累着他了。"于连便知道上来的人是他的侄儿。

这个访问把于连淹死在残酷的痛苦里，他想要大哭一场都不可能。一切对于他皆是忧愁而缺乏安慰。他感觉他的心在胸膛里面开始结冰。

这时间是他犯罪以来最残酷的一刻。他方才看见了死亡，而且是它最丑陋的一面。伟大的心灵，慷慨的胸怀，这一切幻想皆已消逝，好象一片云彩遇到了暴风一样。

这种可怕的情况经过了几小时之久。精神中毒之后，身体上的医疗和大量的香槟酒是必需的；可是于连以为求助于这些东西是怯懦的。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他在窄狭的碉堡里，整天的踱来踱去。日暮时他大叫道："我真是疯了！在我和别人一样的死去的情况下，我才应该看见这个可怜的老人而感到忧郁。趁着年轻力壮的时候，突然的死去，正好让我避免这愁苦的衰老残年。"

不管他怎样和自己争辩，于连觉得自己感动得象一个懦弱的人，因了这个访问，实在使他变得软弱了。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一点粗野和伟大的痕迹，或者罗马人的道德观念。死亡在他

① 斯得尔伦(Sterne，1713—1768)：英国作家。

面前，似乎显得那么崇高，好象是不容易到手的东西一样。

他自语："那便是我的温度计，今天晚上，比较引导我到断头台去的勇气低了十度。今天早晨，我还有这个勇气。总之，有什么要紧呢？只要它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转回到我的身上来就行了。"这个温度计的看法，使他感觉有趣，而且使他消愁。

第二天早晨他醒来的时候，很以前一天的颓丧为可羞耻。"我的幸福和我的宁静发生了动摇。"他差不多决定要写信给检察官，要求不许人来看他。他想："福格呢？如果他也来到贝尚松，看不到我，他的痛苦是怎样的大呢？"

也许已经有两个月，他没有想到福格了。"在斯特拉斯堡的时候，我是一个大傻瓜。我的思想没有超出过我的衣履的范围。"对于福格的想念，很使他挂怀而且感动。他在屋子里不安地走来走去。"我现在真正降落在死亡的水平线下二十度了。……如果这种软弱增加起来，最好自杀了事。若是我象一个乡村学究那样的怕死，马士农神父和哇列诺这般人是怎样的快乐啊。"

福格来了，这个单纯而且善良的人，痛苦到发狂的地步。他的唯一的念头，若是他有念头的话，便是卖尽他一切的财产，来诱惑看守监狱的人，救出于连来。他向他谈了很久德·拉法列特先生① 逃狱的故事。

于连对他说："你使我痛苦。德·拉法列特先生是无罪的，而我是有罪的。虽然你不是那样想，你使我想到这中间的不同。"

"但是，那是真的吗？怎么！你要把你所有的财产卖掉？"于连说道，忽然变为不信任和留心观察的样子。最后，福格兴奋地

---

① 德·拉法列特(de Lavalette,1769—1830)：法国大将军。拿破仑失败之后，判处死刑，被他的夫人救出。

看见他的朋友，终于回答到他主要的问题上来了，他趁机仔仔细细地把他希望从每一份产业上得到的钱，连一百法郎都不放过地算给他听。

于连想："对于农村的地主，这真是一个崇高的努力呀！他禀性是那样的节省，那样的吝啬，有些小事情，使我看了就要脸红，他竟肯为我牺牲！我在德·拉·木尔公馆里，我见到的阅读累列这小说的漂亮的少年人当中，决不会有一位干出这种傻事情来的；可是除了那些特别年轻，承继得有大量的财产而不知道金钱的价值的人以外，这些漂亮的巴黎人当中，有哪一个能够作这样的一种牺牲呢？"

所有福格的说话在文法上的错误，他的庸俗的姿势，好象都看不见了，于连投身在他的怀里。外省人和巴黎人比较的时候，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尊敬。福格看见在他的朋友的眼里所表现的热忱，还以为是他同意逃走呢。

西朗先生来访问时，使于连失掉的全副力量，又因福格崇高的举动，带还给他了。他还很年青；但是，照我的意思，他是一棵美好的植物。他的性格，还没有从仁慈变为狡猾，如象大多数人那样，年龄的关系，可能使他有一种心地善良的美德，来纠正自己过份的猜疑。……但是这些无益的预言，有什么用呢？

不管于连怎样的努力，审讯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他的答话总使事情简单明了："我杀了人。至少想要杀人。而且是蓄意的。"他每天重来复去，总是这样说。但是审判官总是形式主义的。于连的供认绝不能减少审讯的次数，审判官的自尊心受了损害。于连不知道他们已经有意把他迁移到一个可怕的地牢里去，更不知道由于福格的活动，他们才把他仍然留在一百八十级高的美丽的房屋内。

福力列代理主教是福格的重要的主顾之一，他们都托他供给烧火的木柴。这善良的商人，得接近这有力的代理主教。福力列先生向他说，他自己被于连的良好的性格，和他从前在修道院服务的成绩所感动，打算向审判官为于连说情。福格听了，有一种说不出的欢乐。他已经得着一个打救他的朋友的希望了。出来的时候，他匍匐在地下请求这位代理主教在做弥撒时代他布施十个路易，来祈求被告的释放。

福格真是犯了一个他料想不到的错误。福力列先生绝对不是一个哇列诺。他拒绝，而且特别使这个善良的乡下人了解，最好是把他的钱保留着。这位代理主教明白要把事情弄清楚，难免有失谨慎的地方。他劝他用这一笔钱去做好事，分给可怜的囚犯，他们真是什么也没有的人。

福力列先生想："这个于连实在是一个奇特的人，他的行动是不可解释的。对我说来，不应该有不可解释的事。……或者可能把他造成一个殉道者……总之，我必定追究这件事情到底。或者，可以找到一个机会使那个德·瑞那夫人内心发生恐惧，因为她对于我们没有敬意，在内心深处，她是恨我的。或者我可以利用这一切，和德·拉·木尔先生和好，他对于这个小修道士，好象有一种偏爱。"

诉讼的和解，已经在几星期之前就签了字。彼拉神父离开贝尚松以前，也曾叙述过于连的神秘的出身。那一天正是这个不幸的人在维立叶尔教堂里暗杀德·瑞那夫人的日子。

他只看见在他死前有一件不快意的事件，那便是他父亲的探监。他把他要写信请检察官禁止一切访问的事和福格商量。一个做父亲的使儿子看到害怕，尤其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怕看见他，这深深地刺激了这位木柴商人的、小资产阶级的诚实的心。

他自以为懂得了为什么那样多的人强烈地憎恶他的朋友。为了同情朋友的不幸，他把他的感觉深深地藏在心里。

“总之，这类的秘密，总不能应用在你的父亲身上。”他冷酷的回答道。

六十八　有权力的人

在她的举止里，有如许多的神秘。在她的身材里，有如许多的优美。她可能是谁呢？

——席勒

第二天很早，碉堡的门就打开了。于连猛然惊醒。他想：“啊！仁慈的天主！我的父亲来了。怎样不愉快的场面呀！”

就在这时候，有一位装束得象乡下人的妇人，投入了他的怀抱。他简直认不出，来的便是德·拉·木尔小姐。

“你这个坏人啊！我得到你的信，方才知道你在哪里。你所说的犯罪，不过是一个高贵的报复，让我看见了在这胸膛里跳动的心是如何的伟大！我到了维立叶尔城才知道这件事的……”

虽然他对于德·拉·木尔小姐怀有偏见，——不过他还没有很明白的向自己承认——他还是觉得她美丽极了。就她的言语行动说来，于连怎么不能看出她具有一种无私的高贵的感情，远远超过寻常渺小庸俗的心灵之上呢？他还是相信他爱的是一个女王，过了一会儿以后，他用一种稀有的高贵的言词和高贵的思想，对她说道：

“未来在我眼睛里，非常的清晰。我死了以后，我把你再嫁

给柯西乐先生，他是愿意娶一个寡妇的。这个可爱的寡妇的崇高而稍微浪漫的心灵，在这一次奇特的事件以后，在她的生活里是伟大而又悲壮的事件以后，将使她复归于平庸的谨慎的信仰，而使她降格的欣赏那个少年侯爵的极真实的价值。你会安于世俗的所谓幸福，身世，富贵之类的东西。……但是，亲爱的玛特儿，你这次到贝尚松来，如果引起了人的猜疑，对于德·拉·木尔先生，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便是我绝对不能饶恕我自己的。因为我业已给与他这样多的苦痛了！那个院士会说他的胸怀里养了一条毒蛇。”

“我必须承认，”德·拉·木尔小姐半恼怒地说道，“我没有料到你有这样多的冷酷的理智和对于将来的顾虑。我的侍女差不多和你一样的谨慎，替她自己办了一张护照，就用米失勒夫人的名义，我搭上邮车，来到这里。”

“米失勒夫人怎么这般容易能够来到我的身旁呢？”

“啊！你仍是我所选中的那个超人啊！起初我会见一个审判官的书记，他说我到碉堡来是不可能的。我送给他一百法郎。金钱到手之后，这个诚实的人叫我等等，又故意刁难起来。我想他要借机会骗我。……”她停口不语。

“又怎样了呢？”于连说。

“你不要生气，我的小于连。”她一面说话，一面拥抱他。“我只好把我的名字（假名）告诉那位书记，他拿我当成了巴黎的年轻的女工，爱上了漂亮的于连……真的，他是这样说的。……我对他发誓说我是你的妻子，我应该得着每天看望你的特权。”

于连想：“真正疯狂到了顶点。我已不能阻止她。总之，德·拉·木尔先生是如此伟大的一位贵族，舆论很容易找个借口替将来娶这位动人的寡妇的青年上校辩护解释的。我的死亡，将

遮盖一切过失。"他欢娱地放纵他自己在玛特儿的爱情里面；那是疯狂，那是心灵的伟大，那是最奇怪的梦境，她向他郑重地建议，同他一道自杀。

在这最初的狂热以后，当她已经习惯了和于连见面的幸福以后，一种强烈的好奇心突然侵入了她的心灵。她研究她的情人，觉得他的伟大实在超过她的想象。波里法斯·德·拉·木尔[①]好象复活转来，而且更英勇了一些。

玛特儿拜访了本地的第一流的律师，因为她太露骨地赠送他们金钱，有点得罪他们。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接受了。

她迅速地得到这个结论：凡是纠缠不清、关系重大的事件，在贝尚松这个地方，必定要靠福力列代理主教来解决。

用米失勒夫人这个微贱的姓名，要接近这位教会的权威，她一开始就遇到了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但是有一个关于一位美丽的时装店少妇的谣言，传遍了全城，说她为爱情弄癫狂了，特别从巴黎来到贝尚松，安慰这个少年的修道士——于连·索黑尔。

玛特儿一个人在贝尚松的街道上徒步跑来跑去。她希望人家不要把她认出来。总之，她想在民众中制造一个深刻的印象，这对于她的事情不是无益的。她甚至疯狂地想到在于连到断头台去的中途，她会使他们暴动起来救于连。德·拉·木尔小姐自己以为穿着得很朴素，如象在忧患里的女人应当的那样；事实上她是穿着得已经那样足以引起众人的注目了。

她已经成了贝尚松大众注意的目标。经过八天的请求以后，

---

① 波里法斯·德·拉·木尔(Boniface de La Mole)是玛特儿的老祖宗，也是玛特儿的最崇拜的偶像。他和女王热恋，后来被斩首。每当这祖宗死难的祭日，玛特儿必服丧戴孝，来纪念他，见前第四十章。

她才得到福力列先生的召见。

不管她是多么的勇敢，可是一位有势力的教会的领袖和一个重大的谋杀案，这两种观念在她的心里，结合得这样紧，以致当她按主教官邸的门铃时，不禁战栗起来。当她一级一级地走上楼梯到这位代理主教的房内去的时候，她几乎不能动步。主教官邸的冷静，使她胆寒。"我可能坐在一个圈椅里，这椅子把我的胳臂捉住，我便会失踪了。我的女仆将来找我的时候向谁去追问呢？警察队长决不会有任何行动……我在这座大城里是孤独的！"

当德·拉·木尔小姐一看见这个房间，便好似得了安慰。首先，替她开门的人，是一个穿着漂亮制服的仆役。她等候召见的那间客厅，陈设华丽而且精致，和庸俗的富贵气不同，就是在巴黎，也只能在少数高等的家庭里才找得着。她一看见福力列先生带着一种长辈的神气向她走来，她以为自己置身危险境地的意念消逝了。她甚至在这张漂亮的面孔上找不出一丝那种有力的、差不多是野蛮的、为巴黎社会所反对的性格的痕迹。在贝尚松支配一切的这位教士半露笑容，表示出他是上流社会的人，有修养的教士，有能力的行政官。玛特儿感觉她在巴黎了。

只须几分钟的时间，福力列先生便办到使玛特儿向他承认她就是他的劲敌德·拉·木尔侯爵的女儿。

"在事实上我并不是米失勒夫人。"她说，立刻表现她出身高贵的气概。"这个供认对于我并没有怎样大的损失。因为，先生，我来向你商量怎样才可使德·拉·伟业先生逃出监狱。第一、他的犯罪，不过是因为一时的糊涂。他开枪射击的那个女人，现在已经很好。第二、为了贿赂下面的人，我可以立刻拿出五万法郎，我还可以答应加倍。最后我本人同我全家对于救赎德·拉·伟

业先生的感恩，将为那恩主做出任何可能的事情来。”

德·福力列先生，听到那个姓名后，就表示惊异。玛特儿把几封陆军部部长写给于连·索黑尔·德·拉·伟业的信函，拿出来给他看。

“先生，你看我的父亲对于这个人负责栽培。那是很简单的，因为我秘密地和他结合了。既然有了这一点奇特的关系，我的父亲希望在宣布他和一位德·拉·木尔家里的人正式结婚以前，把他升作高级军官。”

玛特儿注意到德·福力列先生的善意的以及和悦的表情，当他得着重要的发现时，迅速地消逝。现在在他脸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带有几分虚伪的狡猾表情了。

这神父起了疑心，他重新又把这些文件慢慢地看了一遍。

他自思：“从这奇异的坦白的言语，我将采取什么态度呢？顷刻之间，我便和德·菲花格元帅夫人的一位女友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位著名的夫人便是大主教××的全能的侄女，人们可以借他升为法兰西的大主教的。我一生以为远在将来的梦想，突然呈现在我的眼面前，这件事可使我达到我长久希望的目的。”

玛特儿独自和这位有权力的人在一间和外界隔绝的屋子里，她起初惊异他为什么忽然间变了颜色。她不久就向自己说：“怎么！这位拥有权力和享受的教士，这般冷酷，这般自私，如果他不能发生任何影响，那还有什么更坏的呢？”

看见这不及预料的捷径，可以达到主教的高位，他的眼目都昏眩起来了，同时惊叹玛特儿的才能，这都使得德·福力列先生有一刹那不再怀疑。德·拉·木尔小姐看见他差不多要跪下来，他的野心强烈到使他浑身发抖的地步。

她想：“一切都明了了。德·菲花格夫人的朋友在这城里没

有不能办到的事。”虽然不免带有还是非常痛苦的妒意，她却是有勇气地说出于连是元帅夫人的密友，在她家里几乎每天和大主教××会面。

“若是你从本省主要居民当中选出三十六位陪审官的名单内，随你去继续的抽四、五次，”主教加重语气的叙说，眼里带着野心的表情，“若是在每个名单上，我不能寻出八到十个朋友和那团体里最有智慧的人，我可以说是太没有运气了。我差不多总可以得着多数，比定罪需要的大多数还要多。你看，小姐，在我是怎样的容易使犯人得着赦免！……”

讲到这里，这教士忽然闭口无言，好象被他的话语的声调惊住似的；他向教外的人承认了些决不应该说的事情。

但是轮到他使玛特儿惊骇，他告诉她于连的奇怪的故事中，最使贝尚松的社会奇怪的，尤其发生兴趣的，就是他过去曾经激起了德·瑞那夫人最大的热情，而且曾经长期的彼此热恋着。德·福力列先生不难察觉，这故事引起对方极度的不安。

他想：“我可报复过来啦。这便是驾驭这位坚决的少女的唯一的方法；我不怕找不出法子来的。”高尚的、而且不易驾驭的气概，在他眼里，更增进了这位绝代美人的可爱，他看见她几乎在他面前祈求。他完全恢复了镇静，他毫不犹豫地使用匕首刺在玛特儿的心上。

他轻描淡写地向她说：“我一点也不诧异，若是我们知道那是因为妒忌，索黑尔先生方才用手枪连发两弹射击他从前那样恋爱过的女人。自然她须得寻觅安慰，最近，她常常看望底茸的一位名叫玛基诺的神父，这是冉森教派的教士，和所有的冉森教派的教士一样的不道德。”

在他发现了她的秘密以后，德·福力列先生随心所欲的折

磨着这个漂亮的少女的心。

"为什么?"他说时特别把热情的眼睛注视玛特儿。"为什么索黑尔先生特别选择了教堂为谋杀的地方，假设不是恰好在那个时候，他的情敌在那里举行弥撒呢?一般人都同意你所保护的幸运的人，具有无限的聪明和更多的谨慎。假设他躲藏在他熟知的德·瑞那先生的花园里，还有比那个更简单的事吗?在那里,差不多可以确定不会被人看见,不会被捕或怀疑。而且很容易地把他所忌妒的女人置之死地。"

这个理由,表面上看来,非常正确,把玛特儿弄得生气了。这个骄矜的心灵,虽然浸透了无谓的谨慎,(在高等社会里,以为这种谨慎是代表个人的心理,)却不能迅速地体会到嘲笑这种谨慎的快乐，虽然这种快乐是热情的心最敏于感受的。玛特儿生长在巴黎的高等社会里，热情很少和谨慎分离;从窗子跳了下去的,都是住在六层楼上的。

最后,德·福力列神父已经确信他能左右她了,他使玛特儿知道,(自然他是在说谎,)他可以任意安排控诉于连的检察官。

在三十六位陪审官抽签决定之后，他至少可以向三十位亲自作直接的商洽。

假如玛特儿在德·福力列先生的眼里看来不是那么漂亮，他不会和她这样坦白说话的,除非在五六次的会面之后。

六十九　阴　　谋

一六七六年，在加斯特尔①，我的邻人谋杀了他的姐姐，这位先生业已杀过一次人，他的父亲对裁判官行了五百埃居的贿赂救了他的性命。

——洛克②：《法兰西旅行记》

离开主教官邸之后，玛特儿毫不迟疑地写信给德·菲花格夫人。连累自己的恐惧，并不能阻止她片刻。她恳求她的情敌给德·福力列先生一封信，须完全出自大主教××的手笔。她甚至于请求德·菲花格夫人亲身跑到贝尚松来。这个举动出自妒忌而骄矜的心灵，真算是勇敢极了。

遵从福格的劝告，她特别谨慎，没有把她做的事情告诉于连。不然，看见她，他会感到不安。因为他接近死亡，变得比一生里任何时候都要更诚实，不但对于德·拉·木尔先生，而且对于玛特儿，感觉悔恨。

"怎么！"他自思道，"我和她在一起，怎么有时候觉得心不在焉，甚至于觉得厌倦。她失身于我，我竟这样的报答她。我真是一个坏人吗？"在他野心勃勃的时候，他很少想到这个问题；那时候在他眼里，不能成功，才是唯一的耻辱。

在玛特儿跟前，于连所患的精神的痛苦，更因他在她身上引起的最疯狂的异乎寻常的热情，加重起来。她说的尽是为了搭救他，她愿意做出的种种奇特的牺牲。

玛特儿被她引以为自豪的完全战胜了她的骄傲的一种情绪所激发，不愿意看见她自己生活里每一分钟白白地过去，而没有干出一件惊险的事情。在她和于连会见的时候，她总是喜欢作最奇特的、而对于她是最冒险的计划。看守监牢的人，大大的受了贿赂，让她在监狱里自由来去。玛特儿的思想并不只限于牺牲她的名誉，即是使整个社会知道她的事情，她也满不在乎，跪在疾驰的御车的前面，恳求君王赦免于连，为了引起君王的注意，而不惜被御马踏死，这一切不过是这种兴奋而勇敢的想象所能创造的最渺小的一个幻梦。靠着她那些在御前服务的朋友，她相信自己一定会被允许进入圣克鲁御园里，被君王召见。

于连感觉不大当得起她这般的忠忱，其实他已经对英雄主义感到厌倦了。现在只有一种单纯的、天真的、差不多是羞怯的温情，才能打动他，至于玛特儿高傲的心灵，却总是伴随着群众和别人的批评。

在她所有的苦闷当中，对于她情人生命的担心当中，——她不愿意在他死后还独活下去——于连感觉到她心里有这个秘密的欲望，把她的极度的热情和崇高的行动来轰动社会。

于连对于这一切的英雄主义，已经不能有所感动，只觉得愤怒。如果他更知道她所干的那些使福格的忠诚的、非常理智的、有节制的心灵屈服的傻事，还不知道要怎样的愤怒呢？

---

① 加斯特尔(Castres)：地名。

② 洛克(Locke, 1632—1704)：英国哲学家。

福格简直不知道应该怎样责备玛特儿的忠诚才好，因为他本人也愿意牺牲他所有的财产，冒生命的危险去救于连。他看见玛特儿挥金如土，他惊得目瞪口呆。最初几天，那位和所有外省人一样尊重金钱的福格，看见她那样的慷慨用钱，很受感动。

后来，他发现德·拉·木尔小姐的计划常常改变，而自慰的是，他已经寻找出一个词儿来责备这位使他疲倦的性格：她是"多变的"。从这个形容词到外省人的最厉害的骂人的话："昏头昏脑"，这中间只有一步的距离。

"真奇怪，"有一天玛特儿走出监狱的时候，于连想道，"以我为对象的这样强烈的一种热情，反使我丝毫无动于中！可是两个月前我却是那样的崇拜她！我读书深知一个人和死亡接近时，对于万事失却兴趣，但可怕的是一个人觉得自己忘恩负义，而不能改变。那么，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吗？"他为了这个对他自己责备得非常厉害。

野心已经在他心里死去了，另外一种热情在野心的尸灰里冒出芽来。他把它叫作谋杀德·瑞那夫人的悔恨。

事实上，他爱她到了发狂的地步。当他独居孤处、无人搅扰的时候，他能够把整个心沉浸在从前在维立叶尔城或是在凡尼别墅所过的那些幸福的日子的追忆里，而感到一种奇异的幸福。那些日子生活里的最细小的情节，在当时一转瞬间就过去了，然而今天追忆起来，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新鲜和迷人的力量。他绝对不再想念他在巴黎的成功，他已经觉得讨厌了。

这倾向一天一天的增长，已经有一部分被玛特儿的忌妒心猜到了。她很明澈的感觉到她在和孤寂的爱作斗争。有时她恐怖地说出德·瑞那夫人这个名字，她看见于连发抖。从此以后，她的热情无边无际，不可测度了。

她用最大的慈悲心肠对自己说道："若是他死了，我便跟着他一道死去。巴黎的客厅知道象我这个阶级的女孩子，能够崇拜一个待死的情人到这个地步，他们将怎样的批评呢？象这样的感情，必须回到英雄的时代，才能够找着；就是这类的爱情，鼓动着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那个时代的人心。"

在她欢乐到极点的时候，她把于连的头紧紧地压在自己的心上，她带着恐怖的心情对自己说："怎么！这个可爱的头颅，真是命运注定要落下来么？哼！"她又为一种并不缺乏幸福的成份的英雄主义所鼓动，"我这嘴唇，现在虽然还吻着这些美丽的头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将要变得象冰一样的寒冷。"

这些英雄主义的幻想和可怕的情欲的回忆，紧紧缠绕着她不放。自杀这个念头，本身就是这样的吸引人，从前，距离这颗骄矜的心还是那么遥远，现在却渗透了进去，并且占了绝对统治的势力。玛特儿骄傲地自忖："我祖先的热血，到我还不会冷却呢！"

她的情人有一天对她说道："我要求你一个恩惠：把你的小孩寄养在维立叶尔城，德·瑞那夫人将要小心指导养育小孩的乳姆。"

"你说的话太残酷了……"玛特儿脸色变白。

"真的，我求你千万饶恕。"于连叫道，从他的幻梦里惊醒转来，把玛特儿搂在怀里。

他拭干她的眼泪，他又很巧妙地谈到他刚才想到的题目。他的谈话，充满了悲观的哲学的调子。他谈到他快要完结的将来。"心爱的，我们必须承认，热情不过是人生的意外事件。但是这种意外的事件，仅仅发生在超人的心灵里。……我的儿子的死亡，也许对于你的骄傲的家庭是一种快乐，仆人们将来会看得出

来。被漠视将是这个蒙羞的和不幸的孩子的遭遇。……我希望过一个时期，虽然我不愿意说出来，但我有勇气料得到：你将要遵从我最后的劝告，同柯西乐侯爵结婚。”

“怎样不名誉啊！”

“不名誉这个字，不能够和象你这个姓名的人联合在一起。你将是一个寡妇，一个疯人的寡妇，如此而已。我还要更进一步说，我的犯罪，也无所谓不名誉，因为这里面并没有银钱的动机。也许你的婚期来到的时候，某一位哲学的立法者，战胜了他的同时代的人的偏见，废除了死刑。那时会有人用朋友的口吻当作一个例子举出来说：‘瞧！德·拉·木尔小姐的第一个丈夫是一个疯人，但不是一个坏人或罪人。把他的头砍掉是不合理的……’到那时候，我被人追忆起来，绝不是太坏。至少要过了一些时候……你在社会上的地位，你的财产，而且允许我这么说，若是他一经作了你的丈夫之后，你的才干，将要使德·柯西乐先生，做出一些事业来，是他没有你的帮助的时候所办不到的。他有的只是家世和勇气。若是在一七二九年，仅凭这些条件，也可以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但在一世纪后的今天，便成了不合时宜的人，只是自负不凡罢了。想作法兰西青年界的领袖，还需要其他的因素的。

“你将要以你的坚强的和冒险的性格，帮助你丈夫加入政党。你可能继投石党的那些塞维尔人和那些农格威尔人之后，在政治舞台上有所活动。但是，到那时候，亲爱的朋友啊，现在鼓舞你的神圣的火焰便会冷下去一点了。”

“请允许我对你说吧，”在他说了许多预备的话语以后，再说。“十五年之后，你会把从前对我的恋爱当作一阵疯狂，虽然可以饶恕，但总是一种疯狂……”

他骤然停住，而且默默沉思。他又重新考虑对于玛特儿非常不愉快的那个意念:“在十五年之后，德·瑞那夫人仍然钟爱我的儿子,但是你老早就把他忘记了。”

七十 安 静

因为那时我是疯狂，现在却清醒了。啊！哲学家只看见瞬间的事，这眼光是如何的短浅啊！你的眼睛不是生来追随情感的地下工作的。

——歌德夫人

这个谈话被一次审问打断了，跟着又和请来替他辩护的律师商议。这是他充满了飘渺温柔的幻梦的生活里最不愉快的时候。

于连向审判官和律师所说的话，没有两样。"杀人有'杀人'与'预谋杀人'，我很抱歉！先生们，"他含笑地添加说道，"但是这个可以使你们的工作减到非常简单的地步。"

当他摆脱这两个人时，他向自己说："总之，我必须勇敢，显然，我比这两个人都勇敢。他们把那个决斗的不幸的结局看作最大的灾祸，看作'恐怖之王'；然而我要到那一天才严肃地正视它！"

于连更用一种哲学的推理，和自己争辩："在生活上我会认识一种更大的不幸。第一次到斯特拉斯堡的时候，我以为被玛特儿抛弃了，我那时的痛苦，比现在强烈得多。……试想我那时

热烈追求的对象，就是这种完全的亲昵，今天得到了，反转使我感觉冰样的寒冷……事实上，我单独一人的时候，比较这个如此漂亮的女孩子分去我的寂寞的时候，还要快乐得多。……"

循规蹈矩的律师相信他疯了，和一般人的看法一样，以为是忌妒把枪放在他的手里。有一天这律师大胆地告诉于连，不管是真或是假，在辩护上总是一个好的理由。但是这位被告，转瞬之间，变得热烈而坚决。

于连大怒，高声狂叫道："记住，先生，你一生也别再想提起这可怕的谎话。"小心谨慎的律师在这时恐怖极了，恐怕被他杀死。

决定的时间快来到了。他预备他的辩护的词句。贝尚松和全省的人民，都只谈说这有名的案件。于连本人却不明白这一切详情，因为他请求决不要向他谈起这一类的事件。

那一天福格和玛特儿打算告诉他市井的传说，在他们看来已经表现了许多的希望，于连在听到第一个字的时候，就把他们挡住了。

"让我过我的幻想的生活吧。你们的琐碎的顾虑，实际生活的细节，对于我总不免有些打扰，会把我从天上拖了下来。人们可以安排自己的死法，我呢，我只愿意用我自己选择好了的方式去死。'他人'与我何关？我同'他人'的关系骤然间便可解决。开恩吧，不要再向我提到那些人；只看见审判官和律师，在我已经够受的了。"

他对自己说："事实上，好象我的命运注定我死在幻想里。象我这样不出色的人，死后不到十五天，一定被人忘记得干干净净。要去玩弄那套喜剧，我们必须承认，那真是太傻了。

"然而奇怪的是一直到死期迫近，我方才知道怎样享受生活

的艺术。”

他在碉堡的最高处，窄狭的平台上，踱来踱去，消磨他最后几天的时光。他一边散步，一边吸着玛特儿托人到荷兰买来的最上等的雪茄烟，他不怀疑，全城的望远镜都在等候着他的出现。他的思想在凡尼，他从来没有向福格谈到德·瑞那夫人。但是这个忠实的朋友，曾经有两三次告诉他说，她的健康迅速地恢复了。这句话在他的心里发出了共鸣。

于连的精神，差不多整天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玛特儿却忙于现实的事件，正合于贵族的身份，她已经能够使德·菲花格元帅夫人和德·福力列先生间的直接通信发展到这样亲密的阶段，在他们的信里“主教”这个名词已经谈到了。

那位可敬的主教，有委派教士的大权，在他侄女的信上附笔加上了一句话：“这可怜的索黑尔不过是一个糊涂虫，我希望把他交还给我们。”

福力列先生看见这两行字喜出望外，他不怀疑自己能够把于连救出来。

在抽签决定三十六个陪审官的前夕，他向玛特儿说：“假使没有这个过激党人所规定的法律，规定无数的陪审官的名单，而其实只不过把善良人的势力取消，判词是我可以保证的。N教士不是因为我，他才能赦免的吗？”

第二天抽签，决定了一个名单，德·福力列先生看见其中有贝尚松教会的五个人，感觉愉快，而且在不属于本城人中间，有哇列诺、莫耶诺、萧南这批人。他向玛特儿说：“我可以首先保证这八位陪审官，前面五个不过是‘机器’，哇列诺是我的代理人，莫耶诺欠我一切的恩惠，萧南是一个什么都害怕的傻瓜。”

报章把陪审官的姓名传遍了全省。德·瑞那夫人在她的丈

夫不能形容的震惊之下，也希望来到贝尚松。德·瑞那先生所能得着的是她的许诺，到贝尚松之后，绝对不离开她的病床，以避免叫她出庭作证那个不愉快的事。维立叶尔城的前任市长说："你不明白我的处境，我现在是他们所说的'脱党'的自由党人，无疑的，哇列诺那坏蛋和福力列他们，很容易让检察官和审判官做出使我不快意的事。"

德·瑞那夫人很容易的便服从她的丈夫的命令了。她自言道："若是我出现在审判厅里，好象我在要求报仇似的。"

虽然她对她的听忏悔的教士和德·瑞那先生作了小心谨慎的诺言，可是她一到贝尚松，就亲笔给这三十六个陪审官当中的每一个人写信：

先生：在判决那天，我不出庭，因为我的出席，对于索黑尔先生的案件，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在这世界上，我热情地希望着的，只有一件事：那便是索黑尔先生的得救。不要丝毫怀疑，那个可怕的意念：因为我的原故，把一个无辜的人弄死，这会使我的残余的生命中毒，而且无疑地会断送了我的生命。当我还在活着，你们怎么能定他死刑呢？不要这样吧，无疑的，社会无权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特别是象于连·索黑尔这样一个人的生命！在维立叶尔城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常有精神错乱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少年人，有不少的仇敌，但是即使在他的仇敌当中，谁个能够怀疑他的可以羡慕的才能和深邃的学问呢？先生，请注意你们要裁判的，不是一个寻常人呀。在和他相处十八个月里，我们大家都认识他是一个虔诚明智而且勤恳的人；但是一年中有两三次，他会发忧郁狂，以致达到精神错乱的境界。维立叶尔城

的全体居民，同我们消夏的凡尼村的邻居，我的全家，和区长先生本人，都可以为他作见证，证明他是一个可以效法的虔诚的人；全部《圣经》他都可以背诵。假设他不是一个虔诚的人，岂能消费多年的岁月，研习这圣书呢？我的儿子将恭奉这封信给你，他们尚在孩提的时代，先生，请你屈尊询问他们，他们可以把这个可怜的青年的详情告诉你，使你相信判他有罪，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你不是为我复仇，而是把我弄死。

他的仇敌怎样能够辩驳这个事实？我的创伤，只是他一阵疯狂的结果，这疯狂是我的孩子们往常看见过的。我的伤势，并没有怎样的危险，还不到两个月的调养，我便可以由维立叶尔坐车到贝尚松。先生，若是我知道，你对于释放这个无辜的人，以避免法律的野蛮，还有丝毫的怀疑，我愿意离开仅因我的丈夫的命令而躺卧的病床，跑到你的面前来，跪下祈求。

先生，请你宣布此案并非蓄意杀人。那么，你将不会责备自己错流一个无辜者的血了……

七十一　审　　判

这地方将永久纪念这个案件的审判，对于被告的兴趣太高，发生纷扰。他的罪行是奇特的，但不是残暴的。这样漂亮的少年，他远大的前程快要结束，人们对他的怜悯越是增加。女人们向认识的男人发问："他会判死刑吗？"我们可以看见她们在期待答复时脸色变白。

——圣保夫①

这一天，德·瑞那夫人和玛特儿最畏惧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城里奇特的情景，更增加了她们的恐惧。甚至连福格这样有坚定的意志的人，情绪上也起了波动。全省的人，都跑到贝尚松来看审判这个浪漫的案件。

好几天以前，所有的客栈，就住满了人。审判长到处被人包围，索取旁听入座券。全城的太太们都想出席这个审判，有人沿街叫卖于连的肖像。……

为了这危急的时刻，玛特儿还存留着一封信，是大主教××亲笔写的。这位教长领导法兰西的教会，而且可以使人升任主教的，竟至屈尊请求释放于连。审判的前夕，玛特儿把这封信带

给那位有力的代理主教。

接见完毕，当玛特儿流泪走出的时候，德·福力列先生终于抛弃了外交家深藏不露的气概，差不多自己也受了感动的样子，对她说道："陪审官方面的意见，我完全负责。在那十二个被委任调查你保护的人的罪状是否成立，特别着重是否蓄意杀人，其中有六个是忠诚于我的前途的。而且我已经告诉他们我是否能够升任主教，就全靠他们了。德·哇列诺男爵，我曾使他作维立叶尔城的市长，他又完全可以支配他的两个属员莫耶诺和萧南两位先生。就事实说，只有两个陪审官思想上有问题，但是无论他们的思想怎样的自由，在大事上，他们仍然是很服从我的命令。而且我已经请求他们象德·哇列诺先生一样投票。我听说第六个陪审官是一个工业界里的人，是一个巨富，而且是一个极爱说话的自由主义者，正有意和陆军部做一桩生意，无疑的，他也不愿意得罪我。我已经使人告诉他，哇列诺先生有我最后的话。"

玛特儿耽心地说："这位哇列诺先生是谁？"

"假使你知道他，你便不会怀疑我们的成功了。他是一个大胆发言的人，无耻而且粗野，生就来领导那些傻瓜的。一八一四年的革命把他弄惨了，我还要提拔他作省长。如果别的陪审人——不愿意照他的意思投票，他甚至于能够出手打他们。"

玛特儿感觉有一点可靠了。

晚间还有一场争论等着她。为了不延长那不快意的、在他眼里看来结局已经定了的场面，于连决意不开口。

他向玛特儿说："有我的律师发言就够了。我只是长时间里在我的敌人面前出丑。这些外省人，被我靠着你的迅速的成功惹

---

① 圣保夫(Sainte-Beuve，1804—1869)：法国著名批评家。

恼了，相信我吧，他们当中没有一位不愿意判我死罪，虽然当我上断头台时，他们还会痛哭得象傻子一般。”

玛特儿答道："他们希望看见你受辱，那是再实在不过的。但是我决不相信他们是残酷的。我亲自到贝尚松来，和我的痛苦的情景，使妇女们都同情了我。你的美貌，更可完成其余的同情。只要你当着审判官的面前说一句话，听众皆属于你了……”

第二天九点钟，当于连离开监狱到审判厅去的时候，警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拥挤在院子里的群众推开。于连前夜睡得很熟，他非常沉静，他心中只涌起一种情绪，便是对于这些忌妒的、虽然并不残酷却准备在他被判处死刑时喝彩的人，起了一种哲学上的怜悯。他被迫留在群众当中一刻多钟，他不能不承认他的出现，在群众中引起了一片柔和怜惜的批评，这真使他大吃一惊。他没有听见一句不好听的话。他自忖："这般乡下人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恶劣。”

当他跨进审判厅的时候，他被这建筑物的华丽所打动，这是一种真正的峨特式的建筑，一大群漂亮的小石柱头，雕琢得异常的精细。这景象使他以为到了英国。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的注意力全被被告席对面的、审判官和陪审官上面的、坐满三个楼座的十二个到十五个漂亮的妇女所吸引。他转过身来朝着公众席，只见圆形的四围楼上，都是妇女，坐得满满的。而且大多数都很年青，他还觉得都很美丽；她们的眼睛发光，充满了兴趣。厅内各地，人众拥挤；门口还有人争吵着想挤进来。看守的人，简直没有方法使人们安静下去。

所有寻找于连的眼睛发现他出来了，坐在为被告预备的稍微高的位置上，他受了一阵诧异和关切的低声的欢迎。

那一天大家会说他还没有二十岁；他穿得非常简单，有异常

娴雅的风度；他的头发和前额，实在有点迷人，玛特儿坚持要替他打扮。于连的脸苍白极了，他刚坐在被告的位子上，就听见四面都有人说："天主呀！他是多么的年青呀！……但是，这只是一个孩子呀！……他比较他的像片还要好看得多呀！……"

坐在他右边的法警对他说："我的被告呀，你看见坐在楼座上那六位太太吗？"警士把陪审官所坐的圆阶之上突出的小看台，指给他看，并且继续说："那是省长夫人，旁边是M侯爵夫人，她非常的爱你；我亲自听见她向审判官为你求情。再过来那位是德薇夫人。"

"德薇夫人！"于连叫道，他的脸马上红了起来。他想："她一离开这儿，便会写信告诉德·瑞那夫人的。"因为于连还不知道德·瑞那夫人已经到了贝尚松。

大家倾听见证人的报告，经过了几小时之久。检察官刚起头控诉，于连对面小楼座上的太太们，已经有两个哭了起来。于连想："德薇夫人不是那么容易感动的。"然而他却发见她满脸通红了。

检察官说着不好的法文，故意夸张这罪行的野蛮；于连注意到德薇夫人旁边的太太，露出极端反对的表情。几个陪审官显然认识这几位太太，同她们谈话，似乎在使她们放心。于连想："到现在为止，看来一切皆是好的预兆。"

一直到那个时候，于连对于特来看审的一切男人，感觉单纯的轻视。因为检察官枯燥的辩词，使他这种嫌恶的情绪更加强烈了。但是渐渐地于连的心情变冷，在这些以他为对象的同情的表示前变冷了。

他满意他的律师的坚定气概。当他开始辩护的时候，于连低声向他说道："不要花言巧语啊！"

律师说："他们从波述埃① 书中偷盗得来的那些攻击你的强调语气，反而帮助了你。"事实上他的辩护还没有满五分钟，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把她们的手巾捏在手里了。律师好象受了鼓励，于是对陪审官说了一些极有力量的话语。于连战栗，他觉得自己要落下泪来。"伟大的天主！我的仇人会怎样说呢？"

他快屈服在包围他的那种柔情下了。幸而他遇见了哇列诺男爵先生的傲慢的眼光。

"这坏蛋的眼睛发出火光。"他想："对于这卑贱的心灵说来，是怎样的胜利啊！若是我的犯罪，只是发生这一个效果，我便应当诅咒它。天主知道，在冬天的夜晚，他将怎样向德·瑞那夫人讲到我啊！"

这个意念抹去了其他一切的念头。跟着于连被群众喝彩的声音惊觉转来。因为律师刚才说完了他的辩护词。于连想到他应该和律师握手道谢。时间过得真快。

人们把点心送给律师和被告。在那个时候，于连才被一个特别的情形打动，没有一个妇女离开法庭回家用餐。

律师说："我的天，我快饿死了。你呢？"

于连答："我也是一样。"

"看呀，你看省长夫人正在进餐。"律师向他说，同时用手指着楼座。"拿出勇气来。一切进行得很好。"审判又开始了。

审判长作总结的时候，子夜十二点的钟声响了。审判长不能不停了下来；在静寂中，在普遍的焦急的情绪里，钟声的回响充满了大厅。

于连想道："这便是我的末日开始了。"他感觉被责任的观念

---

① 波述埃（Bossuet，1627—1704）：法国大主教，演说家，作家。

所鼓动，直到那时，他控制他的情绪，抱定主意，沉默不语。但是当审判长问他还有没有话要补充的时候，他站了起来。他看见对面德薇夫人的眼睛在灯光照耀之下，好象闪闪发光。他想：“她或者在落泪吧？”

“陪审官先生：

“对于轻蔑的恐惧，使我说话。这种轻蔑，我本来以为死的时候，是可以不在乎它的。先生们，我没有荣耀属于你们那个阶级。你们可以看见我是一个乡下人，不过对于自己处境的微贱，敢作反抗的举动罢了。”

于连用一种肯定的声音继续说：“我不向你们祈求任何的恩惠，我一点也不幻想，死亡正等待着我，而且它是公正的。我曾企图刺杀最值得敬慕的一位女人，德·瑞那夫人曾经象慈母般的对待我。我的犯罪行为是残暴的，而且是蓄谋的，因此我是应该定死罪的。但是，陪审官先生们，即使我的罪没有这样重大，我看见也有许多人，不会因我的年少而怜惜我，他们愿意惩罚我，借我来惩诫一般少年，——出身微贱，为贫穷所困扼，可是碰上运气，稍受教育，而敢混迹于富贵人所谓的高等社会里的少年。

“先生们，这便是我的犯罪行为，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因为事实上，我决不是被我的同阶级的人审判。我在陪审官的席上，没有看见一个富有的农民，而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的人……”

于连用这种语调说了二十分钟。他说了他心里蕴藏了好久的话语。检察官受贵族阶级的恩惠的，在他们的座位上气得跳了起来。但是，虽然于连的辩论，多是抽象的话语，在场的妇女，个个泪如雨下。德薇夫人也把手绢放在眼睛上了。在结束辩论

以前，于连重新回到蓄意谋杀，懊悔，和从前比较幸福的时候，他对于德·瑞那夫人的子女般的和无限的崇拜。……德薇夫人叫了一声，昏过去了。

陪审官退庭到他们的小房间的时候，时钟正敲一下。没有一个妇女离开了她们的座位；有几个男人，眼里也噙着泪水。起初大家谈得很起劲；渐渐地因为陪审官老是拖延他们的判决，普遍的疲乏开始使会场寂静下来。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灯光已不如以前那样明亮。于连已经十分疲乏，听他附近的人的讨论这拖延是好的还是坏的征兆的问题。他很高兴知道众人都为他希望；陪审官还不出来，但是没有一个妇女离开回家。

时钟刚刚敲过两下，忽然发生一个大的骚动。陪审官待的那间小室的门打开了。德·哇列诺男爵迈着威严的台步走了出来，其余的陪审官都在后面跟着。他咳嗽一声，然后宣布说，根据了灵魂和良心，全体陪审官一致认为于连·索黑尔犯了杀人大罪，而且是蓄意杀人，由这个意见得的结论一定是死刑。死刑是过了一会才宣布的。于连注视他的表，记起了德·拉法列特[①]先生，那时正是两点一刻。他想道："今天是星期五。"

"不错！今天是定我罪行的哇列诺的最快乐的日子……我是被人严密的监视着，以致玛特儿不能象德·拉法列特夫人那样来救我。……这样，三天以后，在同一个时间里，我便知道怎样面对那个大不可知的渺茫。"

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一个叫声，将他的注意唤转到人间的事务上来。他周围的妇女，呜咽涕泣；他看见所有的脸貌都转向峨特式的方柱上面的一个小楼厢。他后来才知道玛特儿藏身在那

---

① 德·拉法列特见前第570页注。

里。因为那叫声没有再起，大家又开始望着于连。警士正为他在人群里打开一条道路来。

于连想："让我试试看不要让哇列诺那坏蛋有任何可以嘲笑我的地方。他宣布讨论的结果，而后判定为死刑时的态度，是怎样的沉郁而谄媚啊！然而那位可怜的审判长，虽然作了多年的法官，在判我死刑的时候，也满眼含泪了。哇列诺借此报复了从前在德·瑞那夫人面前的情敌是怎样的快乐啊！…… 我不能再看见她了！那是完了！我们当中最后的诀别是不可能了，我感觉得到……如果我能把我对我犯的罪过所感到的憎恶，全部告诉她，我将是怎样的幸福啊！

"只把这句话告诉她就行了：我觉得我被公正地判了罪。"

七十二[①]

于连被带回监狱，禁在一间为死囚预备的牢房里。他在平时最细小的事情都不会放过，现在竟至没有发觉他没有被带回他的碉堡上去。他想着如果在死以前，幸运地见到德·瑞那夫人，他应该对她说些什么。他想她会阻止他说话的，因为开始便会向她描绘他内心的悔恨。“在这样的举动之后，怎样能够使她相信我唯一爱的是她呢？毕竟，我要杀她的动机是出于野心，还是出于对玛特儿的爱情？”

临睡躺到床上的时候，他才发觉被单是粗布作的。他张开眼睛，自语道：“啊！我是在地牢里，因为我已经判了死刑。这是公正的……

“亚达米哈伯爵曾经告诉我：丹东在他死的前夕，曾经用他的粗暴的声音说：这真奇特，斩首这个动词，不能有各种时间的变化。我们可以说：我将被斩首，你将被斩首，但不能说：我已经被斩首。”

于连继续对自己说：“为什么不能呢，若是我们有另外一个生命？……真的！如果我遇见信徒们的天主，我便完了。他是一位暴君，因此他充满了复仇的意念；他的《圣经》只叙述些残暴的惩罚。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我甚至从来不愿意相信有人能真心的

爱他。他没有怜悯的心，(他记起了《圣经》中的几节，)他将会用一种残酷的方法来惩罚我……

“但是如果我遇见的是费纳龙[2]的天主！他或者会向我说：你将大大地获得饶恕，因为你曾经爱得很多……

“我果真爱得很多么？唉！我爱过德·瑞那夫人，但是我的行为是残暴的。这方面和别的方面一样，我为了漂亮出色的虚荣，而放弃了简单平凡的真理。

“还有，怎样的前途呢？……如果遇上战争，是骑兵队的上校，在和平的时候，是公使馆的秘书，然后升任大使。……因为不久我便学会了政治那一套把戏……而且纵使我是一个大傻瓜，德·拉·木尔的女婿还会有敌人要怕么？我干的傻事都会被饶恕的，或者甚至会被人看作优点。一个有声誉的人，在维也纳或伦敦享受最阔绰的生活……

“不准是这样，先生，三天之后，就上断头台了。”

于连对于他的这种机智的戏谑，不禁大笑起来。他想：“的确，一个人有两个我。见鬼，哪个人有过这般灵巧的思想呢？”

“好的，不错的！我的朋友，三天之后上断头台。”他回答阻挡他的自我。“德·萧南先生要租一个窗子并且和马士农神父各付一半租金。好呀，这两个有德行的人当中，对于这租金究竟哪一个骗哪一个呢？”

他忽然想起了何特甫[3]所著的戏剧《万士纳》中的这一段：

---

① 以下四章，原书无题。

② 费纳龙(Fénelon，1651—1715)：法国大主教，以演说和著作著名。

③ 何特甫(Rotrou，1609—1650)：法国的诗剧作家。

纳地斯纳：

……我的灵魂已经准备好了！

国王（纳地斯纳的父亲）：

断头台也准备好了，把你的头送上去吧。

于连想："这真是一个好答案啊！"于是他沉沉睡去。早上有人紧紧地抱住他，把他叫醒。

"怎么！时间已经到了吗？"于连睁开他的憔悴的眼睛说。他想他已经落在刽子手的手里了。

那是玛特儿。"幸而她没有了解我的意思。"这想法使他恢复了他的冷静。他看见玛特儿变了，好象害了六个月的重病似的。真的，她是认不出来了。

"福力列那个坏蛋把我出卖了。"她对他说，同时使劲扭自己的手；忿怒阻止了她涕哭。

于连回答："昨天我发言的时候漂亮吗？我没有预备，临时发言，还算是平生第一次呢！真的，恐怕也算是平生最后一次了。"

在这个时候，于连玩弄玛特儿的性格，冷静得象一个弹钢琴的熟练的琴师在玩弄琴盘上的键子那样。……他继续说："显贵的出身的优点，不错，我是没有的。但是玛特儿伟大的心灵，已经把她的情人抬到和她一样的高度。你相信波里法斯·德·拉·木尔在审判官的面前，表现得更好一点吗？"

那一天玛特儿的温柔，好象住在六层高楼上的贫家女一般，这绝不是出于假饰。但是她不能够从他那里得着更简单的话。他不知不觉地已经把她以前常常折磨他的苦痛，还给她了。

于连自语："人们不知道尼罗河的源头，因为它不允许人类的眼睛看见河流之王，如象一条普通的溪流的源头那样；因此

没有任何人的眼睛会看见我于连是软弱的了。何况他并不软弱呢！但是我有一颗容易感动的心；最普通的言语，若用真实的声调说出来，可以使我的声音变柔和，而且甚至于使我的眼睛落泪。有多少次那些心肠冷酷的人轻视我，就是为了这个原故！他们还以为我在恳求恩惠，这便是我所不能忍受的。

“据说丹东在断头台下，因思念他的夫人而受感动，但是丹东曾经使一个充满了花花公子的国家坚强起来，而阻止了敌人来到巴黎。……惟有我自己才知道我能够做出什么来。……在他人的眼里，我至多不过是一个‘也许’而已。

“如果在我的地牢里的，不是玛特儿，而是德·瑞那夫人，我能够控制我自己吗？我的过度的失望和悔恨，可能被哇列诺们和所有的本地的贵族们，当作是我对于死亡的卑下的畏惧；那些脆弱的心，是靠着他们的金钱的势力，才不致堕落，他们是多么骄傲啊！刚刚把我定了死刑的莫耶诺先生和萧南先生准会说：‘你看一个木匠究竟能生出怎样的一个儿子来呢！一个人可以变得博学，聪明，但是内心呢？……内心的品质，不是学得到的。’甚至连这个可怜的，正在哭着的，或者说连哭也不能再哭的玛特儿……”他望着她哭红了的眼睛说，把她抱在怀里，眼见这种真实的苦痛使他忘记了他的推理。……他自语：“她也许哭了一个整夜，可是将来有一天她回忆起来，会感到怎样的羞耻啊！她会想到这是她情窦初开的时候，被一个平民的卑贱的思想迷住了。……柯西乐是太软弱了，配不过她，而我却相信他会成功的，她可以使他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一个坚强伟大的有计划的灵魂，
应有权力支配一般的庸俗鄙俚的灵魂。

“唉！这倒真有趣。自从我被判处死刑以后，我一生里所知道的诗句，好象都回到我的记忆里来了。那是一种衰退的表现吧！”

玛特儿用沮丧的声音重复地对他说：“他在隔壁那间屋子里。”他终于注意到她所说的话了。他想：“她的声音是软弱的。但是她性格的高傲，仍然在她的腔调中完全表现了出来。”她抑低了喉咙，为了避免发脾气。

他温柔的说：“谁在那里呀？”

“律师。请你在申请上诉的呈文上签字。”

“我不要上诉。”

“怎么！你不要上诉。”她站起来说，眼里射出愤怒的光芒，“请问，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时候，我感觉有勇气去死，而不致使人太取笑我。谁敢保证说两个月之后，在这个阴湿的地牢里，作了长期的禁闭以后，我还有这同样勇敢的情绪？我料想得到和那些教士和我的父亲的会晤……没有比这个更不愉快的事了，让我去死吧。”

这个出于意外的反对意见，激起了玛特儿性格中的骄傲本质。在贝尚松监狱的牢房开放的时候以前，她不能去看福力列神父，因此她把怒气转向于连发泄。她曾经爱慕过他，但是在这一刻钟的时光里，她尽量诅咒他的性格，她自己的悔恨，她错爱了他。从前在德·拉·木尔公馆的图书室里辱骂他的那个玛特儿，又重新活起来了。

他向她说：“为着你的家族的光荣，上天应当把你降生为男人。”

他想："但是我自己呢，如果我还要在这个讨厌的地方待上两个月，作为那般贵族们侮辱耻笑的对象。（这是一个过激党人的话）而唯一的安慰是这个女疯子的诅咒，那我才真是傻子呢！……好的！后天早上，我将要和一个冷静的、技术高超的、著名的人决斗……'非常高超'，魔鬼说：他的枪弹绝不会有一次落空的。好的，果真这样，就好了。"玛特儿继续滔滔不绝地吵闹。"不！决不！我决不上诉。"他向自己说。

这样决定之后，他坠入梦幻里："……邮差在六点钟经过，照常地把报纸送进来；八点钟，德·瑞那先生看完报纸以后，爱利沙用脚尖轻轻地走进去把报纸放在她的床上。过一会儿她醒了。她读着读着忽然心乱起来了，美丽的手发抖了，她将继续读到这几个字：'十点五分，他的生命终止了。'

"她将倾洒热泪，我知道她；我暗杀她的事，一点也不关紧要，一切都会忘掉，一切都会饶恕。唯有我打算杀死的那个人才是真心真意地为我的死而痛哭的人。"

"啊！这才是一个对比！"他想。玛特儿的争吵又继续了一刻钟之久，在这一刻钟里，他想的只是德·瑞那夫人。不管他自己怎样的努力，而且不停的答着玛特儿的话，他就是不能把他的心灵从维立叶尔城里那间卧室的回忆里解脱出来。他看见贝尚松的《日报》放在橙黄色的软缎的被褥之上。他看见那只白晰的、战栗地抓紧了报纸的手。他看见德·瑞那夫人在啜泣。……他望着每一颗泪珠从她的可爱的脸颊上滚下来。

德·拉·木尔小姐简直没有法子让于连答应，于是她请了律师进来。幸而这人是一七九六年远征意大利的队长。曾和玛律埃同事过的。

照例他反对这位被判死刑的人的决定。于连为了表示敬意，

把他的理由一一解释给他听了。

“我的天，我们可以同你那样的想。”斐力克斯·瓦洛(律师的姓名)先生终于对他说，“你还有整整的三天，可以上诉。我的职务是每天要来看你。如果有一个火山爆发在这个监狱的下面，从今天起，两个月之内，你便得救了。”他看着于连说，“你也可以病死的。”

于连和他握手。“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人。让我再考虑一下吧。”

当玛特儿伴随律师出去的时候，他感觉对于律师比较对于玛特儿有更多的友谊。

七十三

一点钟以后，他正睡得很熟，他觉得有泪水滴在他的手上，他惊醒了。“啊！这又是玛特儿，”他在半醒的状态中想道。“她忠实于她的理论，用柔情攻击我的决心。”不愿意再看见重演动人的一幕，他不睁开他的眼睛。他记起了伯斐果①在逃避他的妻子时所做的诗句。

他听得一个奇异的叹息声。他睁开眼睛，那是德·瑞那夫人。

“啊！我在死以前又看见你，是不是一个幻梦？”他这样叫道，同时投身跪在她的脚前。

“但是，夫人，请你饶恕我。我在你的眼里，不过是一个谋杀犯。”他平静下来连忙说。

“先生，我来恳求你上诉。我知道你是不愿意的。……”她的呜咽哽塞了咽喉，她不能继续说下去。

“恳求你饶恕我。”

“若是你愿意得到我的饶恕，”她向他说，同时站了起来，急忙把她自己投入他的怀抱里。“那么，立刻对你的死刑提出上诉。”

于连不停地吻着她。

"这两个月内，您每天来看我吗？"

"我向你发誓。每天都来，只要我的丈夫不阻止我。"

"我签字！"于连叫道，"怎样，你饶恕我！那是可能的么？"

他把她抱在怀里。他疯狂了。她轻轻的叫了一声。

她向他说："不要紧，只是你把我弄伤了。"

"在你的肩膀上！"于连叫道，泪如雨下。他离开了她一点，很热烈地吻她的手。"亲爱的，最末一次我在维立叶尔您的卧室里的时候，谁能料到今天的事呢？"

"那时谁又能够料到，我会向德·拉·木尔写那封不名誉的信呢？"

"你要知道我永远爱的是你，除了你，我从来没有爱过别的人。"

"那是可能的吗？"德·瑞那夫人也欢欣地叫了出来，她靠在跪在她面前的于连的身上，他们两人静静地哭泣了很久。

于连觉得在他的生命里，没有一个时光，可与这个时辰相比拟的。

很久以后，当他们能够说话的时候，德·瑞那夫人说："还有那位年青的米失勒夫人，或者宁肯说德·拉·木尔小姐。因为我真的已经相信那个奇特的罗曼史！"

于连回答："只是在表面上是真实的。她是我的妻子，但不是我的爱人。……"

他们争着彼此倾诉，争着告诉对方，有一百次之多，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对方不知道的事情说出来。写给德·拉·木尔先生的那封长信，是听德·瑞那夫人忏悔的青年教士起的草稿，而

---

① 伯斐果(Belphégor)：古神名。

后由她缮写的。她对他说："宗教使我犯了一个怎样可怕的罪啊！虽然我已经把那封信当中最可怕的段落减轻了……"

于连的欢欣和幸福，向她证明他是完全饶恕了她。他从来没有这般疯狂地爱过。

德·瑞那夫人在谈话里告诉他："我仍然相信我是虔敬的。我真心真意地信赖天主。我也相信——事实证明了——我所犯的罪是可怕的，而且从我见到你的时候起，甚至从你向我放了两枪的时候起……"这时候于连也不管她话没有说完，不停地吻她。

"放开我，"她继续说，"我要和你说清楚，恐怕以后要忘记了。……自从我看见你，我的本分的观念完全消逝了。只剩下了对你的爱。其实'爱'这个字还太弱了。我对你所有的感情，就是我只应该对天主有的感情：尊敬、爱情和服从的混合。……真的，我不知道你在我心里所引起的什么感情……若是你向我说：给看守监牢的人一刀，这罪恶在我考虑以前，便会犯了。请你，在我离开你以前，把这件事向我解释明白。我想把我的内心看个明白，因为两月之后，我们便永远分别了。……真的，我们到那个时候会分开吗？"她笑着对他说。

于连站了起来叫道："我收回我的话，我不愿对死刑上诉，即使你想用毒药、刀子、手枪、火炭或任何另外一种方法，终结你危害你自己的生命，我也不对死刑上诉。"

德·瑞那夫人的表情骤然改变。最活泼最温柔的情绪，一变而为深沉的幻梦。

她最后对他说："如果我们马上死去呢？"

于连答道："谁知道人死后将要如何呢？也许是苦痛，也许是虚无。我们为什么不能甜蜜地在一起度过两个月的光阴呢？两

个月里有不少的日子。我总不会比这个时候更幸福的了。”

“你以后绝不会有象现在这么幸福的时候吗?”

“绝不会!”狂欢的于连重复说,“我对你说话如象对我自己说话一样,天主不许可我夸大。”

她露出怯懦而忧郁的笑容说:“对我这样说话,就是命令我。”

“好的!你发誓,凭着你对我的爱情发誓。不要用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方法自杀,……”他继续说:“记住你必须为我的儿子活下去。因为玛特儿作了德·柯西乐侯爵夫人之后,便会把他丢给仆人养育的。”

“我发誓。”她冷冷地说道,“不过我愿意把你亲手写的和签字的上诉的呈文带出去。我要亲自去找检察官。”

“当心,这会连累你自己的。”

“在公开的到监狱里来看你以后,在贝尚松和法朗士—孔德全省,街谈巷议里,我已经成了女主角了。”她很忧愁地说,“严格的廉耻的界限已经越过……我是一个失掉名誉的女人。真的,这一切都是为你……”

她的声调是这般的凄惨,于连抱着她,尝到了一种对他说来还是崭新的幸福。这已经不再是爱情的陶醉,而是高度的感恩。他第一次觉察到她为他牺牲的程度是大的。

一定是有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通知了德·瑞那先生,他的妻子曾到于连的监牢里,作了长时间的访问。因为三天以后,他派车来接,命令她立刻转回维立叶尔去。

这个残酷的分离,是于连生活的不幸的开始。两三个钟头以后,有人告诉他有一个好玩阴谋、没有能够在贝尚松的耶稣教派里出风头的教士,从大清早起,便在监狱门外的街上站立

着，雨下得很大，这位教士有意在外表上装做一个殉教的人。于连正是心情不佳的时候，而这套愚蠢的把戏，更使他深受感触。

那天早上，他已经拒绝了这位教士的访问，但是这个人决意要于连对他作忏悔，以便在贝尚松青年妇女界里博得名声，因为他可以造谣说他在于连那里得着了心腹的话语。

他高声宣布，他将不论日夜地站立在监狱门前："天主差遣我来感化这个叛教者的心……"下层的市民，常常是喜欢看热闹的，人数愈来聚集愈多。

他向他们说："我的兄弟们呵！我要整天、整夜待在这里，从现在起我要每天每夜待在这里。圣灵对我说过：我从上界得到了一个使命，救赎这位青年索黑尔的灵魂的应该是我。请你们同我一起祷告……"

于连最讨厌闹事情，和任何可以引人对他注意的事。他想趁着这个机会，在不被人认出的情况下，离开世界；但是他仍然存着再和德·瑞那夫人会见的希望，而且他是疯狂地爱着她。

监狱的大门，朝着一条最热闹的大街。这个满身污泥的教士，故意在那里造谣惑众，使他的灵魂感受威胁。"无疑的，每分每秒他都在念读我的名字，这真比死刑还要苦痛。"

每隔一个钟头，他叫了对他忠心的那位管钥匙的人两三次，出去看望那个教士是否还在监狱门口。

管钥匙的人老是向他说："先生，他双膝跪在泥泞里。他高声祈祷，为你的灵魂念诵祷文。……"

于连想："讨厌的家伙！"正在这个时候，他果然听见一阵嗡嗡的声音，这是那一群人在应答祷文。当于连看见那个管钥匙的人也在蠕动他的嘴唇，背诵拉丁文的祷词的时候，他简直不能

再忍耐下去。管钥匙的人说："他们开始说你有一副铁石的心肠，才能够拒绝这样一个圣洁的人的拯救。"

于连气得发狂，叫道："啊！我的祖国！您还是这样的野蛮呀！"他大声的继续推理，没有想到管钥匙的人还站在他的身旁。

"这个人想在报纸上登载他的新闻，你看他一定会得着的。"

"啊！可诅咒的外省人啊！在巴黎我便不会受这样的搅扰。那里的人要起欺骗的手段来要比这里的人高明多了。"

最后他额上汗下如雨，向管钥匙的人说："叫那个圣洁的教士进来吧！"管钥匙的人立刻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欢乐地出去了。

那个圣洁的教士，面貌丑得可怕，而且浑身是泥。这时候冷雨淅沥，更显得地牢里阴暗潮湿。教士想抱吻于连，用一种自己首先感动了的态度向他谈话，最卑鄙的伪善是太露骨了；于连一生里从来没有这样的生过气。

教士进牢来一刻钟之后，于连变成十分怯懦的人了。他还是第一次觉得死的可怕。他想到行刑后两天，尸体开始腐烂的情形……

他快要表现他的软弱，或者扑向这个下等教士，用铁链子把他勒死，忽然一个意念来到他的脑里，便是请求这个圣人在那一天为他作一个四十法郎的弥撒礼拜。

那时已是正午，教士出狱去了。

七十四

教士刚一出去，于连大哭起来，简直哭得死去活来。过了一阵子，他对自己说，如果德·瑞那夫人在贝尚松，他会对她承认他的软弱……

正当他最惋惜他崇拜的那位女人不在身旁的时候，他听见了玛特儿的脚步声。

他想："在监狱里最大的不幸，便是不能把门关上。"凡是玛特儿向他说的，只是刺激了他。

她告诉他在审判那天，德·哇列诺先生已经得着他的省长的委任状了，因此敢于轻视德·福力列先生，而有兴致的把他定了死刑。

"德·福力列先生刚才对我说：'你的朋友为什么故意唤醒而且攻击那般"资产阶级的贵族"的虚荣心呢？为什么要谈到"阶级"？他给他们指出为了他们政治上的利益他们应该怎样做；这些傻子不但没有想到，甚至都快哭出来了。这种阶级的利益，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判处别人死刑的恐怖。我们应当承认索黑尔先生处理事情太幼稚了。假使我们不能由特赦救他，他的死实在是一种自杀……'"

玛特儿没有把一件她已经确信不疑的事告诉他：就是福力

列神父看见于连无法救回了，相信抱着做于连的继承人的希望，是对自己的野心有益的。

在无法可解的愤怒和厌烦下，他差不多快疯狂了，他对她说道："快去为我参加弥撒礼拜，让我安静地待一会儿。"玛特儿对于德·瑞那夫人的探监，已经很是忌妒。而且方才知道她离开了贝尚松，明白于连生气的原因，于是放声大哭起来。

她的痛苦是真实的，于连明白这一点，于是更加愤怒。他迫切地需要孤独。但是他怎样能够得着孤独呢？

玛特儿用尽了各种方法，都不能缓和他以后，终于离开了他。但是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福格又走进来了。

他向这位忠实的朋友说："我需要孤独……"因为看见福格不肯走，他再说道："我正写一篇请求特赦的呈文……而且……请你不要再谈死亡的事。若是那天我有特别的需要，让我先向你说。"

于连终于得着孤独的时候，他感觉比先前还要颓丧，还要怯懦。这个衰弱的心灵所剩下来的一点力量，在他向德·拉·木尔小姐和福格的面前掩饰自己的情况中，已经消耗完了。

临到晚上，有一个想法使他得到了安慰。

"今天早上，死亡在我看来是那么丑恶的时候，假如有人通知我要执行死刑，'群众的眼睛可以说是光荣的针刺'，也许我的步态会有点不自然，就象一个胆小的纨袴子初进客厅一般。假设在这些外省人当中，有几个明眼的人，他们便会猜出我的软弱……但是不会有人'看见了'。"

他这样分析之后，他的不幸好象减轻了些。他自己唱着说："我现在是一个懦夫，可是没有人知道。"

还有一件差不多更不愉快的事情，在第二天等待着他。很久

以来，他的父亲便说要来看他，那天于连还未醒来，白发的老木匠业已在他的地牢里了。

于连觉得自己很衰弱，他期待着最不快意的斥责。好象故意增加他的痛苦的感觉，达到无以复加的境界，那天早上，他深深感觉未曾爱过他的父亲的懊丧。

当管理钥匙的人将地牢稍微打扫整理的时候，于连自语道："命运使我们在世界上处在一起，我们彼此竭尽可能的互相损害。他在我将死的时候，还来给我一个最后的打击。"

当他们面前没有别人的时候，这位老人开始了他的严厉的斥责。

于连不能忍住他的眼泪。他忿怒地自语："这是怎样毫无价值的软弱啊！他要到处向人夸大我的缺乏勇气。对于哇列诺和统治维立叶尔城的一般愚蠢的伪善者说来，又将是怎样的一个胜利呢？他们这般人在法国终是伟大的，拥有社会上的一切利益。到现在我至少可以说：他们金钱也得到了，真的，一切的荣誉都堆积在他们的身上。但是我？我有的只是内心的高贵。

"现在这里有一位大家相信的见证，他将向维立叶尔的居民夸大地证明：我在死亡之前，是软弱的！我将要被人认为，经过这次大家都能了解的磨难，变成一个懦夫了！"

于连快要陷在绝望里。他不知道怎样才能遣走他的父亲。要装假到能够骗过这位明察的老人，当时是超过了他的能力之外。

他在心里把能够逃避的方法一一地都想完了。

他忽然叫出："我有钱存着。"

这句天才的话，改变了老人的脸色和于连的地位。

于连比较沉静地继续说道："我应该怎样处理呢？"他的话所

收的效果，使他脱离了卑微的情绪。

这个老木匠利欲熏心，决不放走这笔钱。他感觉要把这款项留一部分给他的哥哥。他热心地谈了很久。于连已经能够嘲弄他了。

“好吧！关于我的遗嘱，天主已经给了我灵感：我给我的哥哥每人一千法郎。其余的一起给你。”

老人说：“很好。其余的应当是我的。既然天主赐恩感动了你的心，若是你愿意象一个好的信徒那样死去，你应当偿清你的一切的债务。还有我为你预先垫付的养育费，教育费，你还没有想到……”

最后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于连痛心地对自己重复的说：“这就是父爱！”看守监狱的人过一会走了进来。

“先生，在长亲探监以后，照例的，我送给我的客人一瓶好的香槟酒。这酒比较贵一点，六个法郎一瓶。不过它可以使人心里快乐。”

于连用一种孩子的热情说道：“拿三个酒杯进来。而且再叫两个我听见在过道上散步的犯人进来。”

看监的人把两个囚犯领了进来，这是两名屡犯，即将送回狱里去的。这两个犯人是很乐观的人，而且非常的精明、勇敢、镇静。

他们当中的一个对于连说：“若是你给我二十法郎，我就详细地把我的生活告诉你。它真是‘妙’极了。”

于连说：“要是你向我撒谎呢？”

他答道：“绝不。你看我的那个朋友，很忌妒那二十法郎。若是我胡说，他会揭穿的。”

他的故事实在是可厌恶的。这故事说明了一颗勇敢的心，

在这颗心里，只有一个欲望，就是钱。

他们走出去以后，于连已经不是先前那个人了。他对自己生的怒气都消逝了。自从德·瑞那夫人离开以后，他就陷入了那种被懦弱激起的剧烈的痛苦里，现在变成了郁闷。

他对自己说："只要我少受一点外表的欺骗，我就可以看出巴黎的客厅里充满着的都是些象我父亲一样的正人君子，或者是象这些犯人一样的精巧的坏蛋。他们是对的，客厅里的那些人，每天早上起来，从来不用想到这个刺心的问题：'今天的午饭怎样得来？'他们因诚实而自傲！因此当他们作陪审官时，骄傲地定下因饿得快要昏倒而偷了一个银盘的人的罪行！

"但是如果有一个法庭，审问的是一个部长职位的得失问题，我的那些客厅里的诚实的人们所犯的罪，恰巧和这两个犯人因急于吃饭所犯的罪一样……

"世界上并没有'自然法'。这个词儿不过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儿戏，对于那天不肯放松我的，祖先靠路易十四时代充公案件发财的检察官，是有价值的。到了有明文规定用刑罚来禁止某件事的时候，才有'法'。在有法律之前，合乎'自然的'只有狮子的力量，或者动物饥寒时的需要，更简单的用一个字表示，便是'欲'。啊！我们所尊敬的那些人，不过是幸运的偷儿，没有被当场拿获的坏蛋罢了。社会派来攻击我的原告，就是因为一件不名誉的事而发财的。我犯了杀人罪，我是公正的被定了罪。除了杀人这件事以外，定我罪行的哇列诺，对社会说起来，比我为害百倍。"

"好呀！"于连愁苦地但不是愤怒地添加道："虽然我的父亲是悭吝的，然而他比这一切人都有价值些。他从来没有爱过我。最后我更因为一个不名誉的死亡而玷污了他。怕没有钱使用，人

性软弱的另一方式的表现，所谓悭吝的，使他在我遗留给他的三四百路易上寻得无上的安慰，和他的生命的安全的感觉。他将来会在某一个礼拜天的午餐后，把他的金子拿出来，给所有维立叶尔羡慕他的人观看。他的目光好象对他们说：有这个代价，你们当中哪一个不愿意让一个儿子去上断头台呢？"

这个哲学也许是真实的，不过它必然的使人渴望死去。象这样经过了五天漫长的日子，他对玛特儿温柔而有礼貌，他看见她已被最强烈的忌妒心所激怒。有一个晚间，于连很认真地想到了自杀。德·瑞那夫人离开所引起的痛苦，已经使他的心灵枯竭了。不论在真实的生活里或幻想的世界里，再没有能够使他快乐的事了。运动的缺乏，开始影响到他的健康，并且把一个年轻的德国学生所有的那种软弱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给了他。他已经失掉了男性的高傲，这性格可以用一句有力的誓言，驱逐开包围在不幸者的精神上的某些不高贵的意念。

"我爱真理！……但是真理在哪里？到处都是伪善，至少也是欺诈。甚至最有德性、最伟大的人也不例外；"他的嘴唇露出厌恶的表情……"哼！人绝不可相信人！"

"××夫人为她的可怜的孤儿募捐的时候，对我说：某某王子刚刚捐了十个路易。撒谎！但是我说什么呢？拿破仑在圣爱伦岛上……宣布愿意让位给罗马王①，也不过是一套欺骗罢了！

"伟大的天主啊！如果象他这样的一个人，当患难来到，要他严格地尽他的本份的时候，也要卑下的玩骗人的把戏，别的人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

---

① 罗马王是拿破仑的儿子。

“真理在哪里？在宗教里……不错！”他带着一个极端轻蔑的苦笑添加道：“在马士农、德·福力列、德·加斯答列这般人的嘴里，……也许在真正的基督教义里？可是今天的教士没有比从前的信徒们多得着点什么。圣保罗得到的也不过是出命令谈话以及被人谈论而已。

“呵！如果有一个真正的宗教…… 我真是个傻瓜！我只看见一座峨特式的教堂，令人起敬的花玻璃窗子；我的软弱的心，从那些窗子上去想象一个教士……我的灵魂会了解他，我的灵魂需要他……而我所找到的却是一个头发肮脏的混蛋……除了打扮，简直和波梧西骑士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一个真正的教士，一个马西农，一个费纳龙……马西农主持了杜波的主教典礼。圣西蒙的《回忆录》让我看低了费纳龙，不过他算是一个真正的教士。……那么柔和的心灵在世界上就会有聚会的地点了……我们不会孤立了。……这位好教士会给我们宣讲天主。但是什么样子的天主？不是《圣经》上的天主，气量狭小的、残酷的、充满复仇情绪的暴君……而是伏尔泰的正直、仁爱和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天主。……”

对于那部他能背诵的《圣经》的回忆，引起了他的烦恼……“但是，这三位一体的神啊！在我们的教士们可怕的利用之下，怎样能使我们信从呢？

“孤独地活着！……怎样的苦痛啊！”

于连拍打着自己的额头，说道：“我变得疯狂而无理性了。我在这监狱里是孤独的；但是并不是孤独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曾有那个有力的责任的观念。我为我自己规定的责任，无论正确的或是错误的，好比一个坚强的树干，在风暴中我可以依靠；我动摇过，我受过颠簸。总之，我不过是一个人……但是我并没

有被风暴卷去。

“是地牢里阴湿的空气，使我想到孤独的……。

“为什么一面诅咒伪善，一面还要伪善呢？压住我的不是死亡，不是地牢，也不是潮湿的空气，而是德·瑞那夫人的离别，如果是在维立叶尔，为着与她相会，连着几个星期，不得不躲藏在她家的地窖里，难道我会抱怨吗？”

他高声的带着苦笑的说：“我受了同时代的人的影响。只是自己对自己说话，离死亡不过两步之远，我还是伪善的。……啊！十九世纪啊！

“一个猎人在树林内放了一枪，他打到的东西落下来。他跑去捉它。他的靴子撞倒一个两尺高的蚂蚁窝，他毁坏了蚂蚁巢穴，把蚂蚁和它们的卵都踢得很远。……这些蚂蚁当中的最有哲学头脑的也不会了解这个巨大而可怕的黑东西——猎人的靴子，忽然之间用一个不可相信的速度，冲进了它们的巢穴，事先还有一个可怕的响声，而且伴随着一束红的火光。

“因此死，生，与永恒，对于那些器官发达到足以领悟的人说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蜉蝣在夏季一个长昼里，早上九点钟诞生，晚间五点钟死去。它怎样能够了解‘夜’这个字的意义呢？

“再给它五个钟头的生命，它就会看见而且了解夜是什么了。

“我自己也是这样，二十三岁就死了。给我五年的生命让我同德·瑞那夫人生活在一起吧……”

他开始象魔鬼那样狞笑，“讨论这些大问题是多么愚蠢啊！

“第一，我是伪善的，就象有人在旁边听我一样。

“第二，我剩下来的日子是这么少，我竟忘了生活和恋爱。

唉！德·瑞那夫人是不在这里了！也许她的丈夫不会再让她回到贝尚松。让她来继续败坏自己的名誉。

“这便是我感觉孤寂的原因，而不是因为缺乏一位正直、善良、全能、一点也不恶毒、一点也不报复的天主。

“啊！若是他果真存在。……唉！我会伏在他的脚下，对他说道：‘我应该死。’但是，伟大的天主啊，善良的天主，宽大的天主，把我所爱的她还给我吧！”

这时候夜已深沉。在一两个小时安静的睡眠之后，福格走了进来。

于连觉得自己又坚强又果断，象一个洞悉自己的灵魂的人。

七十五

他向福格说："我不能和那位可怜的夏伯纳神父开玩笑，叫他到我这里来；他会因此三天吃不下饭去。不过还是请你尽力为我找一个彼拉先生的朋友，不会玩阴谋的、冉森教派的教士吧。"

福格已是不耐烦的等候着这个开始。于连把一切事情都要做得合理，使得外省的舆论无法批评。因德·福力列神父先生的帮助，虽然他的听忏悔的神父选择得不好，于连在地牢里还是教会保护的人；假使他稍微主动一点，他就可以逃出监去。但是地牢里的坏空气发生了效果，他的脑力变弱了。这一切只是在德·瑞那夫人转来时，才使他更加觉得幸福。

"我的第一个责任是对你的。"她说时把他抱吻着："我从维立叶尔逃了出来。……"

于连对她没有一点自尊心，把他的软弱时候的情形，都告诉了她。她对于他是亲切而又可爱。

晚上，她一离开监狱，就把那个死钉着于连不放的教士，请到她姑母家里来。因为一心只想在贝尚松高等社会的妇女中获得声望，所以德·瑞那夫人很容易请他立刻去布雷·列俄修道院，做九天的祷告。

没有言语能够形容于连的恋爱的疯狂。

靠着金钱的力量，和利用或妄用她的著名虔诚的发财的姑母的势力，德·瑞那夫人可以每天和他见面两次。

玛特儿听到了这个消息，忌妒到发狂的地步。德·福力列先生曾经向她承认，即使他不顾自己的地位，违背一切习俗的危险，也只能办到使她每天去看她的朋友一次。玛特儿叫人跟着德·瑞那夫人，所以她的最小的举动，她都能够知道。德·福力列先生用尽了狡猾的头脑，和他所能想出的方法，向她证明于连是配不上她的。

在这一切的苦痛里，她只是更加爱他。而且差不多每天她都要跟他大大的吵闹一场。

于连愿意用一切的力量，对待被他那么严重地危害了的少女，一直到最后，他要做个正直的人；但是每时每刻都是他对德·瑞那夫人所有的奔放的热情占了优势。到了用拙劣的理由，不能使玛特儿相信她的情敌的探望是无害的时候，他对自己说道："总之，这场戏快要闭幕了；如果我不能装得更好一点，对我说来，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德·拉·木尔小姐听说德·柯西乐侯爵死了。德·达莱先生那位如此富有的人，竟敢对于玛特儿失踪这件事，说出了令人不快的话；德·柯西乐先生跑去请他对于那些话公开否认……德·达莱先生使他看他收到的匿名信，信内充满了极巧妙的、和德·柯西乐侯爵本身的事近似的情节，使得那位可怜的侯爵不能不一望即看出了事实的真相。德·达莱先生竟加以缺乏谨慎的嘲笑。淹没在怒气和不幸里，德·柯西乐先生要求赔偿的办法是那么强烈，以致那位百万富翁提出和他决斗。愚拙得了胜利。可怜这样一个值得爱慕的巴黎的青年，不到二十四岁，便丧失了

性命。

这个噩耗，在于连已经软弱了的心灵上更造成了一种又奇怪又病态的印象。

他向玛特儿说："可怜的柯西乐。对于我们一向是非常合理而且正直。从你在你母亲的客厅里有不谨慎的行动以后，他就应该恨我和我争吵。因为被人蔑视所引起的憎恨，常常是猛烈的。"

德·柯西乐先生的死，改变了于连对于玛特儿的将来的一切计划。他又费了几天的功夫，向她表明她应当接受德·陆兹先生的求婚。他向她说："这个人胆小，但并不太虚伪，无疑地将来是有出息的。他的野心比可怜的德·柯西乐更沉着而坚忍。而且因为他家里从来没有公爵的封号，他一定是不反对娶于连·索黑尔的寡妇的。"

玛特儿冷冷地回答说："而且是一个鄙视了伟大的热情的寡妇；因为才过了六个月，她就已经看到她的爱人舍了她去爱上另一个女人，况且这个女人正是他们不幸的根源呢。"

"你这话是不公道的；德·瑞那夫人的探监，将给在巴黎为我求恩赦的律师以特别的理由。他会形容杀人者怎样受被杀者的看顾。那可以发生相当的影响。也许你有一天，会看见我变成一个戏剧中的主角呢！……"

一种发狂而不能报复的忌妒，一种绝望的悲苦的延长，因为即使于连得救，又怎样再获得他的心呢？因为爱这个不忠实的情人超过一切而感到的羞耻和苦痛，把德·拉·木尔小姐投入郁闷的沉默里，福力列先生的殷勤照顾和福格的率直坦白，都不能使她脱离这个苦境。

至于于连呢，除了被玛特儿剥夺去了的时间以外，他生活在

爱里，几乎没有想到明天的事。当这种热情达到了顶点，没有丝毫虚假的时候，它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力量，使得德·瑞那夫人差不多也享受到他的无忧无虑和他的甜蜜的快乐。

于连对她说道："从前我们一同在凡尼森林里散步，我可能是如此快乐的时候，我却让强烈的野心，把我的心灵携带到幻想的地方去了。你的温暖的迷人的胳臂就在我的唇边，可惜我那时不但没有把它压在我的心上，反而让我为了前程的幻想，把我从你这儿夺去；我曾参加了无数的斗争，企图建立我的伟大的前程。……唉，若是你不到这监牢里来看我，我到死也不会认识幸福是什么。"

有两件事情来打乱了这平静的生活。听于连忏悔的教士，虽然他是个冉森教派的人，但是他逃不出耶稣会派的阴谋，在不知不觉之间，也变成了他们的工具。

有一天他来对他说，除非他愿意犯可怕的自杀的罪恶，他应当竭尽一切方法获得恩赦。教士们在巴黎司法部有极大的势力，因此有一个容易的方法，可以做的：便是他公开的回头改过。

"公开的！"于连重复他的话，"哈！哈！哈！这一下子我才知道你了。我的神父。我才知道你也会象其他的传教士一样的演喜剧啊！……"

这位冉森教派的教士慎重地回答道："在你的年龄，从上天得到的你的动人的面貌，甚至你到现在还使人无法解释的犯罪的动机，德·拉·木尔小姐为着营救你的英勇的举动，以及你的被害者对你所表现的惊人的友谊，这一切都把你造成了贝尚松的女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她们为了你把什么都忘记了，甚至把政治也忘了……

“你的回头改过，可以感动她们的心，而且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你能够对宗教有很大的贡献。我所以迟疑，就是因为有一个无关紧要的理由，那便是耶稣会派的教士们在同样的情形下也会采取同样的举动！因此即使在这个能够逃脱他们掌握的特殊的案件上，他们还会捣乱的！但愿不要这样就好了。……你的改过使人坠落的眼泪，可以抵消伏尔泰十版书籍的腐蚀的效果。”

于连冷酷地答道：“若是我轻蔑我自己，我还有什么呢？我曾经怀抱野心，但我绝不愿意责备自己，当时我是按照时代的精神行动。现在我活一天，算一天。但是要我向任何怯懦的诱惑让步，我将一下子变成非常的不幸……”

另外一件事，使于连很受感触的，是从德·瑞那夫人那儿来的。不知道是哪一位诡计多端的女友，劝动了这个天真而怯懦的心灵，说她的职务是到圣克鲁宫廷里去，跪在查理第十的膝下哀求。

她和于连分开，而又来找他这件事，对她说来就是一个牺牲，而且在这样的一种努力之下，她全不顾念当众出丑，在另外一个时候，这事对于她是比死还更要坏，而现在在她眼里却不算什么了。

“我要到皇帝那里去，我要高声地承认你是我的情人。我要说一个人的生命，而且象于连这样一个人的生命，不用考虑是应当存在的。我要说你是因妒忌而起了谋杀我的意思。有很多可怜的青年人的例子，在同样的情形下，他们的生命被陪审官或皇帝的仁心所救赎了……”

于连叫道：“我不要再见你了，我要叫人关上我的监狱的门。而且明天我必定失望地自杀，假使你不向我发誓，你不做任何使

我俩在众人眼里出丑的事。上巴黎去这个念头，一定不是出自你的本心，告诉我那个使你想到这个诡计的女人是谁……

“让我们快乐地度过这短暂的生命旅途中所余下的少数日子吧！隐藏着我们的存在吧。我犯的罪是太明显了。德·拉·木尔小姐在巴黎有很大的势力，相信她能够做出人力所能办到的事。在外省里，一切有钱有势的人都反对我。你的行动，更会激怒那批有钱的、中庸的、生活宽裕的人的……不要再给马士农们，哇列诺们，和其他成千的比他们好的人们笑话了。”

地牢的坏空气，于连已经是忍受不住了。幸而人们告知他应该受刑的那一天来到了，美丽的太阳，使万物都欢欣鼓舞起来，于连浑身充满了勇气。露天中行走，给与他一种愉快的感觉，好象在海上漂泊太久的舟子，忽然登上陆地散步一样。他自语：“前进吧，一切都很顺利。我一点也不缺乏勇气。”

这个头颅，从来没有象在快落地的时候，那么富有诗意。从前他在凡尼森林里享受的那些温柔的时光的回忆，极其有力地涌现在他的头脑里。

一切都进行得又简单又得体，在他这一方面更无任何的虚伪。

前一夕他告诉福格：“至于情绪，我不能保证；这样恶劣、这样阴湿的地牢，使我常常发烧，连自己都不认识了。但是恐惧呢，不，他们绝不会看见我变色的。”

为了使福格在他的末日的早上，把玛特儿和德·瑞那夫人带走，他事先做好了准备。他曾经对他说：“把她们装在一辆车子里，你安排好，使邮车的马，急驰前进。她们将互相拥抱着，或者互相表示出一种不共戴天的仇恨。在这两种情形之下，这两个可怜的女人，都会排遣一点她们心中可怕的痛苦。”

于连曾经要求德·瑞那夫人发誓活下去，为了好照顾玛特儿的孩子。

“谁知道呢？”有一天他向福格说，“也许在死后，我们还有知觉。既然安息是一定了的，我非常喜欢安息在俯视维立叶尔的高山上的那个小山洞里。我也曾对你说过：我夜里隐避在这个小山洞里，俯瞰法国最富足的省份，野心燃烧着我的心，那便是我那时候的热情。……总之，那小山洞对于我是宝贵的，无可否认的，它的位置足以引起哲学家的灵魂上的羡慕。……好吧，这些贝尚松的教士们，可以把一切东西拿来换钱。若是你知道怎样办的话，他们会把我的尸首卖给你的。”

福格料理这愁苦的事件却是很成功的。在他的屋里，他的朋友的尸体的旁边，他正在孤独地度过长夜，忽然间在他大惊之下，他看见玛特儿走了进来。没有几小时以前，他把她留在贝尚松十里以外的地方。她的面目表现出昏迷的神气。

她说：“我要看他。”

福格既没有勇气说话，也没有勇气站起来。他用手指着地板上一件蓝色的大衣，里面包裹着于连的遗体。

她急忙跪下。波里法斯·德·拉·木尔和玛嘉锐特·德·那瓦尔的故事的回忆，无疑地给了她超人的勇气。她的战栗的手打开这件大衣。福格把眼睛转向别处。

他听得玛特儿迅速地在屋子里走动。她点燃了几支蜡烛。当福格有勇气看她的时候，她已经把于连的头放在一张大理石的小桌上，她站在桌前吻那前额……

玛特儿伴随她的爱人一直到他生前所选定的墓穴上去。很多的教士护送着棺材，没有人知道她独自坐在一辆披着黑纱的车子里，把她如此爱过的人的头颅，放在她的膝盖上。

象这样前进，到了汝拉山的一个高峰，在一个小的山洞里，黑夜中，煊赫的照耀着无数的蜡烛，有二十个教士做着安葬的祈祷。丧葬的行列经过许多小村庄，那里的居民，被这奇特的礼节所吸引，都跟随着上山来。

玛特儿穿着长长的丧服，出现在他们中间。祈祷完毕后，她向群众抛掷数千枚的五法郎的银币。

她独自同福格留下来，她愿亲手埋葬她的情人的头颅。福格痛苦得快要发疯了。

在玛特儿的布置下，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买来意大利的大理石的雕刻，把这个荒野的山洞装饰起来。

德·瑞那夫人忠实于她的诺言，没有用任何方法自寻短见。但是在于连死后三天，她抱吻着她的儿子，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九五三，十，重译，上海。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红与黑
作者＝（法）司汤达
页数＝６２９
ＳＳ号＝１０１７８１０６
出版日期＝１９７９年０４月第１版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